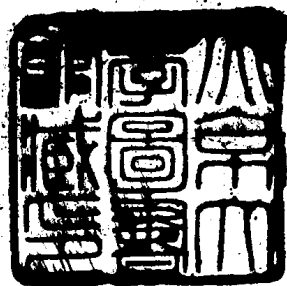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571/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六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續古今考八卷

〔金〕元好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舊鈔本

..... 一

箐齋讀書錄二卷

〔明〕周洪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二四

兩山墨談十八卷

〔明〕陳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李鑾刻本

..... 四六

灼薪劇談二卷

〔明〕朱承爵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一八〇

古今原始十四卷

〔明〕趙鉞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邵廉刻本

..... 一九五

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四卷

〔明〕林有望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饒仁卿刻本

..... 三六一

常談考誤四卷

〔明〕周夢陽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 五四六

秕言四卷

〔明〕鄭明選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六一二

學林就正四卷

〔明〕陳耀文撰
石家莊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六八一

玉唾壺二卷

〔明〕王一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八二四

續古今考八卷

〔金〕元好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古今考

九卷》提要

續古今考序

宋魏了翁有古今考三十八卷行世所言皆周漢以後朝禮樂制度典章文物海內翕然宗之自馬相國之子端臨為文獻通考一書出而海內置魏氏之書於不問矣遺山先生以宏覽博物之才兼探賾鉤深之學起而續之元元本本有得必書不特魏氏所有者概置不錄即馬氏所曾言者亦悉從沙汰識者以為在困學紀聞容齋五筆之上吾知津梁後學流澤無窮矣永樂四年吉安後學解

續古今考序

縉題

續古今考卷之一

三老

元好問遺山著

古三老之名有四解左氏三老凍餒杜注云上壽中壽下壽也王制三老五更孔疏云天下之所父事者禮最尊漢以桓榮為三老李躬為五更是也漢書晉夫三老此鄉亭之小吏也又庶老國老死事之老亦為三老見禮經疏

稱名

續古今考

卷一

一

今人稱名有習而不察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母亦稱嚴君而今專以屬父又曰喪其祖遇其妣是祖母亦稱妣而今專以屬母南史何平子曰尊老在東稱母也今反以屬父陳元方稱府君曰高明之君稱祖也今又反以屬父孔安國隔三十七世稱孔子為先君而今又專稱亡父為先君左氏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男子亦稱寡也禮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是正妻稱側室也秦稱樗里子為嚴君衛蒯聩

稱母為少君唐裴勛稱父坦之為十一郎唐元宗稱父睿宗為四哥尤奇

東漢侯霸稱祖曰家公顧氏家訓江東士庶痛則稱稱祖是父之廟號也

古人稱名有互異者宜存之以資博雅史記以蚩尤為古諸侯孔安國亦云九黎君號蚩尤而大戴禮云庶人之貪者為蚩尤是蚩尤非定名也史記以老子謚曰聃而鄭康成註曾子問云老聃者長老之通稱非李耳也許慎說文又言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蔡

續古今考

卷一

二

邕書老子碑云孔子問禮時已二百歲故聃然老觀又一說也今以九京為塋者之通稱而水經註九京在京陵縣似專指晉地孔傳太原者平陽之地之通稱似與詩稱太原有殊今以杏壇為孔子講禮所而司馬彪註莊子以為澤中之高處似不專屬孔子今以鄭櫻桃龍陽君為男寵而十六國春秋以櫻桃為鄭世達家姬鄧誘戰國策正義以龍陽君為魏王幸姬前魚之泣即貫魚之義

丈人

續古今考卷之一

三老

元好問遺山著

古三老之名有四解左氏三老凍餒杜注云上壽中壽下壽也王制三老五更孔疏云天下之所父事者禮最尊漢以桓榮為三老李躬為五更是也漢書晉夫三老此鄉亭之小吏也又庶老國老死事之老亦為三老見禮經疏

稱名

續古今考

卷一

一

今人稱名有習而不察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母亦稱嚴君而今專以屬父又曰喪其祖遇其妣是祖母亦稱妣而今專以屬母南史何平子曰尊老在東稱母也今反以屬父陳元方稱府君曰高明之君稱祖也今又反以屬父孔安國隔三十七世稱孔子為先君而今又專稱亡父為先君左氏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男子亦稱寡也禮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是正妻稱側室也秦稱樗里子為嚴君衛蒯聩

稱母為少君唐裴勛稱父坦之為十一郎唐元宗稱父睿宗為四哥尤奇

東漢侯霸稱祖曰家公顧氏家訓江東士庶痛則稱稱祖是父之廟號也

古人稱名有互異者宜存之以資博雅史記以蚩尤為古諸侯孔安國亦云九黎君號蚩尤而大戴禮云庶人之貪者為蚩尤是蚩尤非定名也史記以老子謚曰聃而鄭康成註曾子問云老子者長老之通稱非李耳也許慎說文又言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蔡

續古今考

卷一

二

邕書老子碑云孔子問禮時已二百歲故聃然老觀又一說也今以九京為塋者之通稱而水經註九京在京陵縣似專指晉地孔傳太原者平陽之地之通稱似與詩稱太原有殊今以杏壇為孔子講禮所而司馬彪註莊子以為澤中之高處似不專屬孔子今以鄭櫻桃龍陽君為男寵而十六國春秋以櫻桃為鄭世達家姬鄧誘戰國策正義以龍陽君為魏王幸姬前魚之泣即貫魚之義

丈人

束脩此束脩似與袁樞傳同人唐六典國子生初入
置束帛一壺脩一束與脩人分為二

先生

人疑朱子註論語有酒食先生饌以先生為父兄於
古無出考儀禮有司徹章先生之肴折脣一膚一康
成註先生長兄弟也朱子本之而加一父字耳

齋

又疑周禮王齋日三舉是齋時用牲更盛而朱子註
齋云不飲酒不茹葷似佛家之齋考莊子顏回曰四

續古今考

卷一

五

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孔子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朱子蓋本諸此而說者謂本儀禮喪服章
既練素食哭無時云云不知康成註素食為平素所
食非蔬食也

職方

三通論職方俱言三代之時尚無南越至漢武始開
不知堯典曰宅南交即交趾也故史遷舜本紀有北
伐息壤南撫交趾之語禹貢之金銀齒革即南越物
也晉書隋書以交廣為禹貢揚州故昌黎詩曰暫欲

繫舟韶石上上賓虞舜整冠裾廣東韶州原以韶樂
得名肅慎者今之寧古塔舜之營州也顧寧人以幽
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似未確

墨子

墨子非樂篇曰嗚呼舞洋洋箏言孔章上帝弗常九
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必壞喪引湯之官
刑之詞也與今書所載孰為古拙呂氏春秋引商書
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亦較今
書為奇崛

續古今考

卷一

六

續古今考卷之二

元好問遺山著

內兄弟

內兄弟有二解其一姑之子稱舅之子也其一儀禮所謂厭內兄弟於房中蓋內賓宗婦也皆同姓故謂之內今以稱婦弟婦兄則誤矣聲伯以外弟為大夫則又同母異父之弟也爾雅曰婦之黨為娣兄弟婚之黨為姻兄弟此則異姓兄弟之稱矣

別子

續古今考

卷二

一

別子有三解陳澧曰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室者是也一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是也一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亦得稱別子也

王制

王制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絀而行事所言為天子之禮越絀之義取諸未葬以前不得通三年而言未葬也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殯既葬則皆

續古今考

卷二

二

祭不以已之私喪廢社稷尊神之祀也夫既殯既葬則外祭不廢而宗廟之祭不言可知曾子問稱天子崩國君薨則祝聚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羣主各反其廟當羣主聚於祖廟之時象其同然以憂子孫之凶禍自不遑於享祀卒哭成事則子孫之哀稍減羣主皆反後來者侍於其側而坐觀皇祖之饌此非新祔者之安亦非孝子之所安也然則時祭之行當在卒哭祔廟而後矣杜氏云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之常祀自宜如舊三年禮畢乃審禘昭穆而同於吉可知三年不祭即左氏持祀於主之意言不祭新死者於廟非謂廟中之祭竟三年不行也然則春秋之譏我祭何歟曰閔之吉禘文之大事皆殷祭也喪未終而殷祭於廟非禮也若夫不配之祭而又何譏焉

改元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是不踰年而改元也疑商人以丑為正既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然不書正月而書十二月者又恐是漢儒之點竄

改元之制歷代亦無一定唐廢終三年喪舜禹皆行之殷則奉嗣王祗見厥祖蓋在十一月而練練而祔之後太甲行之踰年正月即位者周也

婦人

孔子曰有婦人焉古註文母也疑子無臣母之義朱註是姜也又疑犯北雅之誚顧寧人常深疑之獨樵書以為婦字乃殷字之訛蓋膠鬲也

八士

蕭穎士遊蒙山詩曰尚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似以續古今考 卷二

三

周有八士為隱者流也與作者七人一例當必別有所本

古字

三傳極多古字余嘗戲集之在左氏則告曰諗荅曰合念曰愾教曰蕙毒亦曰蕙無準曰無藝監功曰植車耦曰淳鐘列曰肆問曰舊脩曰蔽短墻曰隱獲曰止止曰尸煮曰胹礪曰膊晏曰肝詈曰詢搨曰拔擊曰監野餞曰饌鹽亦曰監習曰貫不善終而莖曰葵鮮不敢從曰不敢自加鼎曰陪鼎斷獄曰蔽教然曰

擗然縛曰廢改曰賈益曰豸藏曰表又曰微過曰汰

溺曰旋又曰私羣至曰麋至忠賓曰恩賓位次曰著

微細曰銳水濁曰滋繩曰約懼獲罪曰懼選屢見曰

駭見改又曰悞誤曰頗勝曰雋行夜曰振敗曰燭擊

亦曰扶跛曰蹇吐曰散詎曰蹇語曰咋中曰麗背當

心曰龜勿書曰勿籍哭會曰幾憂約曰隱度高曰揣

度深曰似相土曰物公穀則狂曰忤無禮曰化過曰

跌持曰標疾曰僕服曰帖豫曰踊擊曰擎誤曰偵與

曰筭將遽行曰鑿行妹曰媚更曰華懼曰怖迷曰迕

續古今考 卷二

四

驚曰迥曰慳打曰挽來曰登來國語則視上曰覲土

享年曰登年羣好曰曹好搏腐曰拍腐無罪曰無郵

縛曰紡寧入於恭曰陷而入於恭尤曰兜流涕曰洵

涕待曰須斷曰契作樂曰厲樂

古人

古人規模闊大不似後世法禁之嚴故夫子生周時敢學夏禮而之杞敢學殷禮而之宋徒以年代久遠文獻不足為歎然則當其足時兩國之禮不以更姓易代而不行也大雅稱公劉徹田為糧其正當夏后

極盛行貢法之時而周之國中業已自行徹法矣

康王

周康王以冕服即位於喪次蘇子瞻譏毛西河遠引博証以為帝王之禮不與士大夫同是也然伊訓孔疏謂春秋之世有莫殯即位者有踰年即位者莫殯即位者告殯而為喪主康王是也踰年即位者改元而為國主經傳無所考惟何休云即者就也先謂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終喪事也大抵人主之在初喪也以冕服即位於未成服之

續古今考

卷二

五

前而以喪服宅憂於_之之後其踰年也假冕服之暫以行改元之禮_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胡安國悞據高宗諒陰之說以居憂之禮混即位之文引虞夏二書以為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視其事不知舜禹之攝皆禪代之事非繼世也蔡傳引之悞矣

續古今考卷之三

元好問遺山著

公羊

公羊最陋惡如春王正月而以為黜周王魯宋穆諫國而以為釀禍宋襄敗泓而以為文王之戰祭仲廢君而以為合盟之權於外大惡書於內大惡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何所忌憚乎賊不討不書葬不知討賊與葬君有何交關乎子同生而以為病桓則是直彰公繼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之說又自相矛盾

續古今考

卷三

一

矣諸侯不再娶杜撰無稽之說也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向為博物君子何不引不再娶之禮以辭之而乃以棄經未終為說乎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以同母故為加親於羣公子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仲嬰齊卒而謂弟可以後兄是并父母昭穆而全不知矣何休所謂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尤屬穿鑿商人兄終弟及未聞有父子之稱也況仲嬰齊與歸父皆大夫拜并無君臣之分者乎以為人後故稱仲嬰齊然則襄公二十二年之叔老卒彼又為何人

之後而不稱姓乎叔術妻嫂而以為賢許止戡父而
有時故以昭六年書仲孫何忌為讎二名啟王莽禁
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為是而啟漢武開
邊疆武之禍以天王出居於鄭為不能乎母而啟武
后易唐之漸不知其時惠母已崩也實與而丈不與
聖人不若是之舞文也享國長故不為之諱本惡享
國短故為之諱本惡聖人不若是之齷齪也其他穿
鑿附會不一而足更有三家村陋儒何休者加以枝
節纖緯之詞真賣餅定言也北史所載劉蘭殺公羊

續古今考

卷三

二

見公羊白日現形崇蘭而卒余毀公羊殆三十年何
其鬼之能靈於昔而不靈於今耶

穀梁

穀梁紕繆處稍遜於公羊而亦不少其最可怪者杞
伯姬遇於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也已近小說家
矣魯桓子同生曰疑故志之此即王莽幸增秩懷能
生男與皆留新郡之意乃真是後世小人陰賊不肖
心事豈有聖人而有此書事之心乎即春秋非孔子
所作而三代以上史官恐斷無王莽其人者

以諸侯未葬為稱子則桓公十三年衛宣公未葬亦
書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而盟於洮反書
衛子何也謂立子以長不以賢則太王之舍泰伯立
王季文王之舍伯邑考立武王何也以齊人執單伯
執子叔姬為道淫不知行人者官名也不稱行人非
貶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亦非少女而始嫁也魯有
送者齊有逆者單伯為得而淫之襄六年莒人滅鄆
左氏云鄆恃賂也謂恃賂魯而慢莒也鄆滅而晉人
且來討曰何故亡鄆公穀兩家以為立異姓故曰滅
續古今考 卷三 三

鄆春秋無此書法也昭四年魯又取鄆蓋又取之於
莒也公穀之臆見以為鄆已滅矣何以魯復取之故
為此異說歟

明堂

或問明堂即太廟即國學之說漢儒聚訟何以折之
余以為孟子但云王者之堂而已並無他說即明堂
位一篇亦並無祭祀學校之言且天子七廟立於京
師而周公立明堂於洛邑豈有不祀宗祖於國中而
遠享於千里之外之理周禮大司樂有圜丘之樂有

方邛之樂有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而不及明堂趙邠卿云周王者朝諸侯於方岳皆有明堂而畿內則立於王城之南七里亦並無祭祀之說然毛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或是周人尊崇文王欲以配天而又嫌日至之郊已配后稷故於季秋之享帝而為是舉與洛邑為周人東都而洛誥曰王入太室裸想即其地與然詩序與孝經均非三代以上之書也至於即國學之說則經傳尤無明文矣月令以為王者夏日

續古今考

卷三

四

之所居與青陽總章元堂並峙於太廟之前史記公玉帶上明堂圖魏晉以降動議明堂至數十萬言迂誕可笑周必大玉堂雜記稱宋仁宗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以為明堂即太廟之義亦未免附會

禘祫

左氏有禘無祫公羊毛詩有祫無禘周禮並無禘祫載禮有禘有祫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謂朱干玉戚之舞僭天子故也非謂其誠敬之衰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

後在魯為墨翟之學云云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可証載禮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訖

七著

康成註士虞禮尸飯措餘於篚云古飯用手也後人引博飯楊飯以証之恐古人不如是之拙按詩曰有饌簋殮有捭棘匕匕即箸也或又疑儀禮宗人執畢康成以畢為棘心又恐匕即畢也非箸之謂然則紂之玉杯象箸則又何說

盤庚

續古今考

卷三

五

盤庚三篇首篇是為臣時所作以祖乙驕侈乃謀徙居湯之上都此說本於康成而王伯厚困學紀聞載之君陳是周公之次子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此說見於鄭氏詩譜

婚禮

婚禮不賀而罕虎如晉賀夫人何也按禮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亦賀也然不曰娶妻而曰有客若謂佐其供具之費焉客者何客則鄉黨僚友之賓客也

諸侯

禮諸侯不祖天子然而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矣禮天子七廟立於畿內然而王入太室裸祀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俱在洛邑則直似漢之原廟矣

祭尸

古無無尸之祭惟祀天無尸見曲禮疏節服氏之逆尸車為后綴配天而有尸也然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尚書大傳帝入唐郊丹朱為尸淮南子周公郊天太公為尸又似郊天竟有尸也王伯厚以尸為蠻續古今考

卷三

木

續古今考卷之四

古註

元好問遺山著

六經古註之最平正者如鄭氏訓學字為誦習人不知為人有所不知則教誨之而不愠怒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於梓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朝聞道謂朝聞有道之世則夕死亦可蓋悲天憫人之意也費而隱言世道違責則君子隱去天地位萬物育直指帝王趙岐註為長者折枝按摩也以枝為肢方於長

續古今考

卷四

者二字有屬毛傳不日成之不與民立日限期也中庸疏三年之喪父母適子正妻也不專主父母故更云父母以別言之履帝武敏歆帝為高辛氏蓋姜嫄從乎帝而見天也孔氏註紂於大麓謂大錄萬幾之政能調燮陰陽故烈風雷雨勿迷人也其迂繆者鄭氏註亦既覲止為男女構精之構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為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故婦人過五日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左之左之為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為陰道喪戒之事君子不盡人之歡懽為

飲食不竭人之忠忠為衣服註夢齡事以為文王憂勤損壽武王安樂延年大德教化指天子小德川流指諸侯堯典四岳即上羲和羲仲四人之子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謂即曾孫之婦子王后太子也見乎蒼龜動乎四體謂四體即龜之四體也又以竹為王芻以梅為枏坐少所見多所怪之累趙岐以文王望道而未見為殷祿未盡文王望紂而不救誅道詞即秦客之度詞角弓箋母禁詞母從女象有女之者禁今勿女故母為禁詞一切碩人作大德解

續古今考

卷四

二

而以白華碩人為以大之人以齊子豈弟為即齊子發夕之義訓為闡明發行而又引古文尚書以弟為聞必欲翻毛傳樂易之說謂與他豈弟不同蓋亦本爾雅也爾雅勞來強事翦篲勤也故以翦商為勤商

京房

京房載成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故帝乙歸妹夏傳以為湯嫁妹也鄭康成謂盤庚以祖乙奢侈乃謀徙湯之舊都故首篇是為臣時所作而史記又云盤庚崩後人思盤庚苦小辛乃作盤庚

三篇尚書正義曰舜耕歷山夢耆與鬻等尚書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左氏以冥彼周行為能官人以公侯卿大夫各居其列也

曹交

趙岐註孟子以曹交為曹君之弟不知宋滅曹在魯昭公時戰國時無曹君也

昏椽

康成註昏椽靡佚以椽為椽女子之陰乃是景十三王傳中事三代上無此刑也

續古今考

卷四

三

王伯厚

王伯厚以矢魚為射魚引古賦註以傳說為女巫陳司業以屋漏為當室之白非暗室也禮有陽厭之說詩所云不愧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王明齋說射侯者言矢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作侯像矢集布上之形禮記考工皆以射中為諸侯然則天子士大夫竟不射侯耶

曾子問

曾子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明也事皆不

與也王制亦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古今不易之正禮所以張曲江為唐代大賢而以奪情一節頗不滿人心然喪服大記云君既薨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纓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玩此數語又似喪中未嘗不從政未嘗不為君所使也註欲曲合大記則云王制之三年不從政指庶人也非大夫也欲曲合王制與曾子問則云所服王事即金革之事也

續古今考

卷四

四

商書

或曰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遽稱元祀似屬改元之始

史記

史記有意為褒貶如進項羽陳涉為世家而黜淮南衡山為列傳是也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曹緝相國而留侯絳侯稱封爵食其稱主石奮稱萬石君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

漢書

漢書諸王傳以時代先後與諸臣間列至魏收始將諸王宗室次於后妃之後東漢書又分疎屬為宗室諸宗作皇后紀子長以外戚世家包之而別為呂后作紀孟堅列於外戚是矣必附於四夷之後又何耶專為元后立傳專為王莽得國而設亦特例也歐公五代史又改為家人傳他如刺客游俠日者龜茲此史記之偶然也後漢之黨錮唐書之方鎮五代史之一行六臣伶官義兒亦因其偶然而非史例也若儒

續古今考

卷四

五

世家

仲子齊之世家也此史記所祖然陳涉何嘗是世家耶封建已亡漢書改為列傳極當五代史之十國世家宋史為吳蜀世家皆非也孟堅作新市平林公孫述載記晉書因之叙十六國為載記不若五代史以

輯丹為附錄東都事畧以遼金夏為附錄也
傳

史遷作衛霍傳凡從征者附之陳壽作王粲傳徐幹等亦附之若人人一傳必煩矣有平準書故桑孔無傳有封禪書方士無傳然則成傳靳陶舍等伍被猶為冗立也後世貪多不已謬乎公主傳始於唐書為太平安樂故也

表

史記十表功臣侯者四篇漢書強分功臣為二篇奏

續古今考

卷四

六

入古今人表為後人所譏東京以後無表唐書宰相世系亦屬湊拍方鎮表僅書官名州郡不書主將何人何順何逆何時歸朝何時削平亦非完善五代史職方考十國年譜即表意也

續古今考卷之五

元好問遺山著

新舊唐書

宋吳縝作新唐書糾繆分二十目錄層層駁辨是矣然瑕瑜不可盡掩若高祖起事太原而本紀即總書某人據某處則新勝於舊矣高士廉傳舊書攬入朱桃椎武后紀舊書詳述侯祥麟語新書刪之極為得體封常清高仙芝募兵關輔戰周南市人之卒原在哥舒敗亡之後作史者自應列哥舒在前方有眉目

續古今考

卷五

一

不然唐府兵雖亡續騎尚在何以草草如是新書先列哥舒極為扼要然封常清臨死上表叙潼關之情形表不死之心情文排惻頗有可觀而新書全刪之裴延齡敗壞天下過於李希烈而不入奸臣傳裴貞一李漸榮同死昭宗之難而不入烈女傳何也他如張柬之敗進士王元感論三年喪極有關係亦復不載則舊勝於新矣

新書房元齡字喬舊書房喬字元齡舊書子儀長六尺新書子儀長七尺二寸新書安樂公生方覽鏡畫

眉兵入被誅舊書公主聞變與武延秀閉門格闘良久始敗新書不為龐勛立傳附見於康承訓傳中舊書亦不為龐勛立傳附見於張仲方傳中新書言孫道茂受朱泚官而舊書言泚入長安城時道茂已卒新書李懷仙傳摹戰國策極佳舊書元載傳拖沓重複幾不可耐異樂名妹四字竟重累言之不成文義沈傳師議天后紀仍宜書中宗在房陵做春秋書昭公在乾侯之義蓋駁吳兢也舊書載之最詳而新書亦復不做此例

續古今考 卷五

王肅

曹魏王肅為博學多聞之儒北魏王肅亦為博學多聞之儒且俱仕於魏遇合亦奇曹魏王肅奏明帝以漢武聞太史公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據肅言則太史非為腐形而始作謗書也乃為謗書而始入腐形耳

宋書

宋書柳元景傳魏太武冠攻穎崔浩密有異圖元景

從弟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謀泄浩誅而光世南奔云云是浩之誅非為史禍也何以魏書本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條

李牧

李牧國策極言其寬史記言不受命捕得斬之通鑑主史記大事記主國策

高祖

高祖本紀贊史遷以忠質立義明乎繼三代者高祖也最為得體班氏遠引秦龍之劉累以為漢承堯運

續古今考 卷五

三

豈非附會列傳中亦以韓增之貴本於周烈杜延年之貴本於唐杜世祿以霍光之貴為霍叔苗裔更可嗤矣

西漢

西漢人字多雷同汲黯韋賢韓安國三人俱字長孺雋不疑東方朔二人均字曼倩司馬相如薛廣德二人均字長卿蓋寬饒黃霸二人均字次公孔光杜欽二人均字子夏王商翟方進二人均字子威其他猶多未暇枚舉東漢之竇融字周公袁安字召公亦奇

編年

皇甫持正編年紀事論極佳稱春秋非左傳則事不詳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畧強欲倣春秋而遺失甚多此子長紀傳之體所以不廢云此語蓋專為蕭茂挺重編年而輕紀事發也

古史

蕪子由古史最陋刪黃帝紀而增入醫家刪老子傳而附入佛家以光武為不如高祖是拾馬文淵石季龍之唾餘以霍光為不能調護昭帝是猶顏淵早亡

續古今考

卷五

四

而責孔子以不善教以養生也光之不學無術正坐使宮人著窮檐事耳乃反以此責之尤怪

貪利

貪利至戰國而極矣蘇子得東西周兩國之金而說下水聶政亦直進百金為母壽蔡母慨以四十金之贏而贈溫國鄭朝請以三十金而復取趙之祭地馮雕請金三十金而縱反間以殺宮他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之士聞頓弱請王資臣萬金而遊韓魏張儀得金千金而夸鄭袖公孫衍請魏王與百金而敗齊

趙之約胡衍取金於蒯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樗下先生以百金而為衛客說魏王其他稱博者凡三四見既貪且博風俗之無賴可以想見

秦制

即官少庶子御史太守丞相上柱國太尉縣令等官皆秦制也俱見於國策

張蒼傳

史公張蒼傳以御史大夫一官聯絡數人首序蒼為御史大夫中序周苛周昌趙竟任教曹窋相繼為御

續古今考

卷五

五

史大夫而末又序張蒼為御史大夫

續古今考卷之六

東漢

元好問遺山著

東漢書以董宣為酷吏倣史遷以郅都為酷吏也殊不知宣非都比也宣與周紆樊豐皆不過搏擊豪強而已實一時之賢臣史遷惡都當文帝寬仁之後首作悻悻舉止以結主知而傷元氣故以為酷吏之冠真良史垂戒之心非范氏所知惟循吏則專數古人而漢廷無一焉雖以吳公文翁之賢而寧見於後傳

續古今考

卷六

且序酷吏必屢稱天子以為能未免露諂書之意矣或曰郅都不救賈姬殊似正人余答之曰此都之所以媚太后也猶之高頴之斬張麗華所以媚獨孤后也卒之二人終得罪於兩后小人所以枉自為小人也或曰都不與臨江王筆似非媚太后者曰此則都之所以媚帝也試觀田叔燒梁獄詞豈非君子小人用心之別與都之言曰亡一姬復一姬進是固以人命為戲也以此誘君心君心尚可問乎

諸子

穆天子傳有膜拜字樣漢後人作也越絕書本漢人袁庚所作自為隱語於篇尾故所稱地名沿革直至元封二年商子二十六篇雖奇崛不可句讀而殿中御史之疏實出是書其非孝公之世明矣晏子春秋俚淺已甚參以孔子曾子見晏子等語尤為不倫管子龐樸煩冗非一人之筆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或并篇而無解其自相矛盾者如桓公十日齋戒召仲三三觴三行而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后諫戒勿用監刀易牙等語屢稱而屢不同且有西施毛嬙等

續古今考

卷六

二

語年代隔數百年矣墨子脩城門脩梯等篇與莊難讀既曰非攻矣乃有脩城脩水等篇既曰非儒矣乃南遊使衛載書甚多亦自相矛盾也所染篇抄襲呂覽兼愛明鬼純盜佛經至詆孔子為白公尤悖論道者老莊荀列之外惟闕尹子最超忽其餘自鬻子以下無識焉

莊子

莊子內七篇推尊堯舜孔顏至蘧伯玉亦不敢輕而天運篇則並三王而詆之其自相矛盾者皆偽作不

止盜跖漁父數篇為贗也

抄襲

漢人好敷衍湊集以成一書故淮南要畧一篇全用莊子大戴禮投壺哀公問曾子大孝篇與小戴合保傳一篇又全寫賈子投壺一篇又倣儀禮其餘愛荀淮南莊列呂覽申韓均相抄襲

法言

法言十三篇如修身學行篇之前必以四字作韻已屬小巧其中評子胥曰卒眼之評六國曰方內方求

續古今考

卷六

三

問餘耳曰光初稱文帝曰宮不女全是割裂文義測度猜謎讀之欲嘔末云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懿尤屬無恥乃前見美於韓公後見美於溫公實不可解或有云美新校閣是谷永非雄雄年七十有一卒不連天鳳五年者按楊子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楊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為不逮事

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楊子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為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祀甘泉楊子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矣

晉史

晉史雖唐代所成似無隱諱然王隱本書久已遺失太宗諸臣未免約畧宋人舊本而為之故諸葛長民劉毅二傳極言二人之凶邪恐非實錄

續古今考

卷六

四

梁武

梁武時錢以三十五為一百後五代以七十七為一百今所謂短串者每百僅一二文耳是錢法今善於古也梁時銅貴故有稿眼縱環等名且以鐵為之然天界寺所存銅佛相傳梁時所鑄幾重百萬斤則無怪乎銅之貴矣

漢武光武

漢武受隆慮公主錢千萬許為其子昭平君贖死罪及公主卒昭平君殺主傳帝以為法不可壞仍誅之

光武視趙孝王病王求寬李子春罪帝不許及孝王薨帝心不忍乃寬子春之罪一則取其錢而陷人於死盜賊之行一則執法於前而原情於後聖賢之心也

竹書

竹書紀年支離敷衍為偽書無疑然為之解者以殺季歷者為文丁非文王也太甲殺伊尹者是戰國人竄入以敝田和晉三卿之類否則前命尹為卿士後言祠保衡為無着矣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皆以續古今考卷六

携王為伯服不知為王子余臣似宜存之以脩一考

續古今考卷之七

南齊

元好問遺山著

南齊以蕭衍為義師隋書以李淵為義兵因作史者身立其朝不得不為定哀之微詞也宋書為沈約所修在齊之際何以文帝紀則書上崩於舍元殿零陵王傳則書薨於其避諱甚屬無謂至於汝陰之書但袁粲劉暹之書反雖乖正義或曰為齊臣故為齊諱云爾

續古今考卷七

通鑑

通鑑遇一年兩紀元之事必硬刪其一如後唐閔帝改元應順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刪去應順則閔帝之數月天子無故遭刪矣

賈誼

賈誼文翁俱是漢代第一流人物而太史公以愛幸二字加之殊不得體李延壽作北史稱辛德源與裴讓之均為名臣矣又稱漢相愛有龍陽之好張雕武

入儒林傳矣又稱其少時統其師王元則愛之教學尤勤之數人者使無其事不可証也有其事亦宜為賢者諱過乃以庾信之與蕭韶馬周之與李義府同稱則謬矣

韓文公

韓文公張中丞傳後叙事雜議論倣史遷屈原伯夷二傳體也在史遷因兩賢無多事蹟而昌黎為人辨証不得不爾非史家正體也歐公五代史慣襲此調殊為非是

續古今考

卷七

二

劉孝威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使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詩李使人也又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知新錄言之最詳

晉書

晉書酈牛金是一事夏侯姬通小吏牛金生元帝又一事通鑑合而一之

北史

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嘲狗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云云序傳中又載為李神僞語班史乳宣帝者本紀為趙徵卿而吉傳又為郭徵卿皆一人手筆而不相照應如此

三國志

三國志鄭泉願得四時甘脆置兩頭美酒五百斛云云晉書畢卓傳亦有此數語是卓之襲泉歟抑史家之互相襲歟

秦惠

續古今考

卷七

三

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年此改元之始而漢文帝所因也然古人列侯自稱元年功臣表稱平陽侯曹參元年諸侯王表稱楚王戊二十一年不以為嫌也以四字改元者魏之太平真君唐之天冊萬歲是也以三字改元者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也

碑

碑有補史之所不及者如漢令長官最久有官一紀而不遷者孫叔敖碑曰仲夏之節視事一紀史稱王稚子為溫令而碑云為河內令又有上谷府卿祝其

縣卿之官吏所不載也又河南尹下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亦史所不載也華山廟碑云漢武修封禪有存仙殿望仙門盧懷慎碑稱本名德慎宋廣平碑稱不受安西都護趙含章之賄事發且曰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等語皆史所不載至於以碑正史之訛者如碑書盧懷慎卒於開元四年而新書乃稱臨卒語宋璟以上享國日久之語史稱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言圖形戢武閣

續古今考

卷七

唐制

唐三銘三注三唱而後予官李春始畢乃過門下省即今之過堂也告身即告勅也天寶末官爵濫而米粟貴所以有將軍告身易一醉之語流外即未入流令史所作官也故張元素被太宗一問出身而面如死灰黃福綽有再一轉便入流之語晉華潭侍謹奉還所假在丞相軍咨祭酒版鼂錯言里有假士連有假五百即今之劄付官也

印

戰國時業已用印蘇秦佩六國相印是也高帝弄御史大夫印而顧趙克其來久矣王伯厚云棄符節而用印始於周顯德六年想符節廢於周耳非印始於周也然漢晉官替代皆別鑄印惟尉用一印見晉書孔琳之傳

署理

今官有署理實授之分其來最久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蓋即項梁所殺者漢書王訢作扶風令官館馳道修治天子喜拜訢即真然則其初固署也

續古今考

卷七

五

續古今考卷之八

元好問遺山著

狀元

狀元之名極為清貴然通考言天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授秦州司戶參軍忤知縣路冲冲械繫之於獄太平興國時又改授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八年第一甲亦授知縣與推官蓋宋時之狀元尚無定官也進士之至多莫如宣和放榜至八百五人嘉定五百人

唐進士

續古今考

卷八

一

唐重進士輕明經王凝與姨母弟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叔衣見彥昭曰君不若舉明經此後遂為深仇潘好禮之子舉明經好禮惡之枷其子於縣門然昌黎贈張童子云明經試禮部者歲三十人能貫串者須十年之久是亦非易事也

宋進士

宋進士選官不過主簿程明道中進士為鄆縣主簿今以其年少輕之是也老泉以修建隆禮書非進士亦選文安縣主簿

大司馬

杜詩鮮大司馬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以狀聞世祖賜絳戟往河東剪滅諸賊乃拜成臯令陸遜為大將軍功業爛然孫權欲其出身之正乃使卿里重辟舉為秀才二事極相類皆以降官為尊寵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謂之知某縣張谷墓表歷官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蓋知縣雖同而京朝官崇卑則異也

續古今考

卷八

二

漢碑

漢碑太濫宜有晉人之禁如胡廣陳實各有三碑袁滿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一碑已屬不倫逢童碑年才十二且有門生孫理王升等十有三人

周處

晉史周處討齊萬年力戰而死陸平原作周孝侯碑稱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與史不符

綱目

綱目必非朱子所作大抵門人附會之書朱子方責文仲子作元經擬春秋之妄豈肯躬自蹈之即綱目中舞文弄字之弊亦有不可枚舉者凡偏安之主稱殂不知尚書之帝乃殂落堯非偏安之主也凡小人卒稱死不知尚書之五十載陟方乃死舜非小人也范增書死荆軻書盜豈非以成敗論乎符氏毛后以死節與之呂氏楊后不以死節與之豈非自亂其例乎既杜撰書楊雄為莽大夫矣而他人之臣莽者不書是偏惡也既倣漢晉春秋以昭烈為漢帝矣而其

續古今考

卷八

三

子則書後主是自相矛盾也

裴松之

裴松之補三國志如駁辨官渡之兵數核正黎陽之婚期以蔡邕歎卓為誣罔証孫郎襲許為乘時俱極該博至於補魏受禪識書三萬餘言及鍾繇殺兎婦蔣濟夢亡兒掘地得范明友之奴等事貪奇好博實為晉書志怪之祖志中無酷吏傳所載之王思及松之所補魏畧之劉頴大抵酷者流也無循吏傳所載之任峻杜畿大抵循者流也

李鄴侯

李鄴侯伐北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冤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且言德宗晚好鬼道乃得見用而舊書更言其請開廬山瑟瑟與王璵格幹同傳輕之太甚微溫公通鑑取李繁家傳大為闡揚則鄴侯一代偉人幾黜然無色

五代史

五代史是非頗謬於聖人如元行欽首明嗣源之反又殺其子從璟與莊宗臨危誓髮志如皎日莊宗死

續古今考

卷八

四

而出奔豈無再圖匡復之意及至罵明宗折股而死市人皆哭直是顏段一流人物歐公以為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志之所在公何以知之烏震事趙王鎰鎰為張文禮所弑震討文禮文禮執其母妻以招之震不顧文禮乃斷其手鼻繼之震軍軍中皆不忍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厲卒破鎮州歐公以為不忠不孝夫委質事人王陵溫嶠趙苞之事皆事之無可奈何也不能兩全必以一端予之所以厲忠節也歐公一筆抹殺亦屬太刻張憲涕泣而拒張昭遠亦以出奔

見殺不得列於死事然則李友出奔而春秋與之陳
文子出奔而夫子稱之何也至安重誨一傳先立四
柱後作四股分應雖此體始於國策而終覺小巧

續古今考九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金元好問撰考好問著述存者有遺山集
中州集續夷堅志佚者有壬辰雜編此外諸家著
錄別無他書此編莫省所自來前有永樂四年解
縉序詞意凡鄙殊不類縉文其論晉書以十六國
爲載記不若東都事畧以遼金夏爲附錄決非金
人之言中間屢引困學紀聞文獻通考案王應麟
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其作困學紀聞据
袁桷序應麟時年五十餘歲當在咸淳末年好問
卒於憲宗七年丁巳卽宋理宗寶祐五年是困學
紀聞書成在其歿後二十年通考雖成於宋末元
初其刊行於世則在元英宗至治二年在好問歿
後又六十餘年皆不應預爲徵引至解論語有婦
人焉引來集之樵書又引顧炎武語皆明末
國初之人解中庸屋漏引陳司業之說今見陳祖范
經咫中祖范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銜事在乾隆十六年則此書直近時人
所爲本可不著於錄以其託名古人故存而辨之
不使售欺焉

箐齋讀書錄二卷

〔明〕周洪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箐齋讀書

錄二卷》提要

箐齋讀書錄卷上



三皇制器論

南臯子曰易大傳伏羲始畫八卦作結繩為網罟以
佃以漁神農斷木為耜操木為耒以教天下黃帝充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
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
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衣服自
黃帝始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遂謂鮮食自伏羲始
粒食自神農始衣服冠履自黃帝始殊不知生民之
類非若鳥獸之食昆虫草木以自活也非若鳥獸之
有羽毛鱗甲以自衛也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
衣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履也
何以踐霜雪今必曰鮮食粒食始於羲農衣服冠履
始於黃帝則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飢黃帝以
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不幾於滅乎夫
謂鮮食粒食始於羲農固不足徵猶為無害於義乃若
謂衣冠之制始於黃帝遂使後世肖羲農之像者皆
無衣服冠履之儀元時廟貌徧於天下皆被以木葉
而已且八卦之畫網罟耒耜之作千萬世所不能易

非神聖智巧之至不足以及此而亦不能為衣服冠履以避風雨霜雪之患耶况結繩網罟非絲麻則不可以為之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為布帛織皮以為裘褐衣服冠履必皆有之但質野樸陋至黃帝而始為冕旒充纁玄衣黃裳之制則文且美耳傳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二十五絃之瑟神農削桐為琴糾絲為絃則皮革絲縷之用當時固已有之此雖非出於聖經儒者未必深信要之羲農之王天下必不止於衣木葉而已凡為羲農之像者當加之以衣服冠履可也

管輅讀書錄卷上

又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市場始於神農衣裳舟車牛馬門柝杵臼弧矢始於黃帝至於宮室棺槨書契則後世聖人蓋兼指羲農而言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學者以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但指為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皆無所用予以為不然蓋因民食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木之實也

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作之前亦必乘桴而濟矣不然則凡川澤不可得而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執紼白未作之前亦必脫粟而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執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戶以防禽獸之患者矣但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禽獸之害者矣但不若弧矢之利耳如曰未造此物之前更無餘物之用則吾不信也

充儉德論

管輅讀書錄卷上

傳曰堯茅茨不翦土階三等南臯子曰堯未必然也堯之道允執其中而已以堯之奄有四海君臨天下而儉如是豈得為中執以經考之玄纁文繡聖人非不用也而用之於衣裳黼黻之制珠璣琅璫聖人非不用也而用之於機衡圭璧之屬但用於其所當用而不及侈耳使其朝諸侯之際垂衣裳執珪璋奏六律八音之樂受五玉三帛之贄而乃舍茅茨之下土階之上其可乎執或曰茅茨土階蓋其燕居而非正朝亦猶禹之惡衣服而美黻冕云

陸氏叛周論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籙厥玄黃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叛民弱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開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篋於弔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

箬務讀書錄卷上

心之不易服哉南韋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篋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無遺哉不過殲

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棄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廢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氏曰晉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革命曰怨殷頑

箬務讀書錄卷上

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周頑民論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以多士多方周公反復折以大義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未嘗斥之以為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無忿疾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為頑民以為目其人為善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日其人為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怒不已何望其改過以從善哉是成康不達聖人馭下之柄矣予以為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以為頑哉者君陳畢公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也非告殷民也斥之以為頑亦不為過也非

管務讀書錄卷上

告其人而欲曲稱其凌德滅義者以為多士不亦迂乎讀者不察告民與命官之詞不固而妄詆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自此而銷燦則亦甚矣

豫讓論

遷史以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為刺客以予觀之則有未當焉者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魯莊公懼割地與齊和後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沫執首劫桓公以求歸所侵地沫肆匹夫之勇以劫諸侯固不足道然其以身殉國非聶政荊軻之可比也專

諸吳人也為公子光刺吳王僚乃弑君之大賊豈但為刺客而已哉聶政為嚴仲子殺韓相俠累荊軻為燕太子刺秦王則固刺客之尤而死不足以善其道者也至於豫讓臣事智伯甚見尊寵遇以國士則智伯固其君也君為人所殺而捐軀以報之臣職所當然也其不幸而事不成天也乃以之與身為弑逆代人報仇者並列為刺客不亦謬乎觀讓之友勸讓以委質於趙求報襄子而讓答曰既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也此數言者凜然

管務讀書錄卷上

君臣大義皎如日月可以垂戒天下後世而無愧者也當是時周道衰人紀壞而讓獨為其君報仇如此可謂能守君臣之大義者矣或曰智伯始帥韓趙魏反共滅之夫智伯信所謂好利而驚者也豫讓事之而不去為不智不去而不能止其貪暴為不忠乃拳拳於國士之報尚何贖哉曰不然讓先事他君而不說及事智伯而智伯尊禮之則固不當去矣且讓之明孰與智過讓之識孰與却臧二子預見韓魏之變以告智伯智伯不聽使讓能言之亦豈見聽哉夫以由求孔門高弟猶不能不仕季氏而其仕季氏也亦

不能止顯史之伐智伯之貪不滅季氏而諫之賢不速由求如欲其不臣智伯是望之以為魯閔也如欲其止智伯之貪暴是望之以為伊周也伊周魯閔之行由求之所不能也而謂諫可為之乎然諫雖不可為伊周魯閔而其懷不二之心以守君臣之大義者則卓乎不可與刺客伍也予故著之以告讀史者

項羽論

項羽墮下之敗嘆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楊雄氏曰漢屈群策群策屈辟力楚散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予以為羽之亡實天亡之也羽但知天之亡已而不知已之所以獲罪於天耳秦為不道天既剿絕其命羽詐坑秦卒二十餘萬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卒之弑義帝江中真所謂亡秦之續耳天安得不亡之哉揚氏以為非天之故失之矣

著錄讀書錄卷上

留侯論

蘇子瞻謂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故圯下老人所為深惜乃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有所忌竊以為恐不然也夫子房家世相韓亡欽為報讎而不可得又秦并天下

欲帝萬世子房見其勢如雷電鬼神豈能逆知其遷

至族滅而可待以酬素願哉且秦法雖酷而防衛甚疎故將墜乎荊軻秦舞陽之許子房有見於此安在其博浪之推之不舉也使於此而不舉則報韓之志何時可伸耶其意蓋曰吾所以為此者為君親耳雖死亦不憾也况韓既亡屠孤子立藉使有湯武之德則亦不能佐以興復矣今必責之以伊尹太公之事不亦難乎彼荊軻聶政代人報仇而死不足以善其道乃援之以況子房蓋亦甚矣若夫圯下老人之傲史云子房欲毆之而聞其老使老人果少焉子房未

著錄讀書錄卷上

必不之毆也子房忍辱以事之者俟觀其言何如耳使其言無益子房亦豈無怒哉然其言有益焉如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此子房所以佐漢高以擒韓信滅項羽也然則子房博浪之舉不可謂不智而老人教之忍者初不在乎圯下之辱而存乎其言也歟

韓信論

綱目書法罪當死者則田某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則曰殺某官某韓信之反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豈信之罪不當死乎曰信之罪固當死矣而其死者非漢誅之呂后殺之也曰信欲襲呂后太子

以為謀逆后為漢社稷計而致之死非為已也今必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耶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惟陳師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舍人弟謝公著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言信與稀通欲從中起以應稀信果反矣既擒而獲之亦當繫獄以俟帝歸聲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據變告之言以赤元勳之族故綱目特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所以著呂氏之失也夫以高帝臨馭天下而右擅殺如此卒之人疑之毒趙王之禍以至專制海內盡王諸呂而幾危劉氏者其幾已萌於此矣

著錄讀書錄卷上

綱目安得不著其失以示戒哉夫把伯姬為子求婦而春秋猶書之以為婦人亂政之戒况呂后之失為尤甚者乎學者不得其意而疑信不當死殊不知大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呂氏預政之失而分註以備言者又有以詳韓信反逆之誅其垂戒可謂備矣

鄧攸論

晉鄧攸逃石勒之難步走擔其兄及弟之子絀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汝汝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又明日攸繫之于樹而去其

後不復有子時人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見於乎父子至親雖顛沛之際亦惟一子則當竭力以圖兩全不幸而又禍然後死生存亡一聽之天可也乃棄之若草芥既朝棄而暮又又繫之而去則父子相戕而陷於不仁矣不仁而無後矣理必然也予嘗見有置酒者召伶人獻技以娛賓客伶人設為故事使孺子為攸子悲啼彷彿之狀眾賓皆為之灑泣夫千載之下見其彷彿者猶不勝悲如此而攸何忍之哉然則若攸者可謂厚於兄弟而薄於父子者矣其所厚者固可以為後世法其所薄者亦可以為後世戒也

著錄讀書錄卷上

虞書夏書辨

先儒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愚竊以為不然夫堯典待虞史作舜典待夏史作則夏書之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乎藉使二典為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為虞夏之書猶後世晉書修於唐而未嘗名唐書唐書修於宋而未嘗名宋書也蓋古者墳典之書皆當世史官所記堯典虞史所記舜典以下虞史所記夏商周之書各其史所記意必編年紀事各備一代之制至夫

子集而刪之以為百篇之書而刪定之後唐史所記
惟堯典一篇虞史所說則舜典以下凡十五篇唐書
約而虞書多且堯典篇末即載虞舜之事與下文舜
典文勢相續故省唐書之稱而總之曰虞書也先儒
有見於篇首稽古云者意為虞史之言然既云舜典
以下夏史所作則禹皋二謨之首亦何以有稽古之
稱哉是以為史氏之稽古者非也或由是而疑以為
堯舜禹皋稽古言聖賢皆稽古道而行者按周書言
稽古者二曰惟稽古崇德象賢其下崇德象賢即稽
古之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其下建官亦稽古之
等語讀書錄卷上

事今以為堯舜禹皋稽古而下文則稱其功德之盛
謀謨之美初非見有稽古之意是以為聖賢之稽古
者亦非也蓋所謂稽古者夫子刪定之際闕包之詞
也歟

堯命羲和四子

新安陳氏謂諸家以分命申命四子為作四時曆其
說不通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為曆既成而分職以
頒布審訂考驗者方為可通愚竊恐其不然蓋上文
敬授人時者是言曆既成而頒於民即古者以冬頒
來歲之朔也而分命申命四子者正欲其考驗已行

之曆而均次將來之曆耳如羲仲則以春分之旦察
旭日之景於時而為卯中於地而在卯位則日景正
而曆無差矣然不但已也又驗之晝夜之刻又驗之
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齟齬焉則曆信無
差矣此考驗已行之曆然也其曰平秩東作者則欲
其均次明年之春曆以俟冬而頒之亦猶今欽天監
編次來歲之時之曆春夏之交其功已畢此均次將
來之曆然也訂傳既曰分職頒布又曰以曆之節氣
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夫分職以考驗可
也分職以布者豈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
等語讀書錄卷上

叔頒秋冬之曆乎來必若是紛紜而不統於一也陳
雅言推行其說以為春分之旦先測日景日景既正
然後以春月歲功方興之事均次先後之宜以頒於
民夫以唐虞萬邦之廣而待春分之後始以曆之節
氣授之有司其能及於天下乎其說尤不可通矣詳
味經意非必先測日景而後平秩東作觀下文於羲
叔先言平秩南訛而後言敬致於和叔止言平在朔
易而不言日景為可見矣蓋平秩平在云者命四子
以作四時曆而不拘拘於分至之日其餘考驗之事
則皆在分至之日也

南廣水非黑水之辨

禹貢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蔡傳云地志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鷄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大于南海按水經之說為近之而以為在南廣則非也漢之張掖即今甘州甘州之西十里許有水焉名為黑河自西南山中來折流入于西北荒遠莫窮所之此得非水經之所謂黑水乎其源出甘州而在雍之西北其流入南海而在梁之西南其正西則蓋流繞崑崙折支之外皆人跡所不到而無所據見故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以其

管輅讀書錄卷上

在二州之西也地志犍為郡即今叙州府南廣縣即今南溪縣顧師古註但云南廣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初未指為禹貢之黑水也至輿地志以為禹貢黑水而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一統志皆襲其謬殊不知南廣溪在敘州之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御蠻部經永城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其源狹小其淺處皆可涉且其流入岷江而趨東海何以謂之至三危而入南海哉又蜀郡縣舊志載永康石泉二縣亦有黑水則蜀之黑水凡三皆非禹貢之黑水也

麗水非黑水辨

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匡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諾江其曰麗水即古之黑水也按雲南貴州志金沙江即古麗水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以犁麗聲相近故又呼麗江歷鶴慶北勝至姚安則黑白二鹽井江入焉至東川府則名納夷又名黑水下流入閬岬即歷建昌烏蒙北流至馬湖出叙州入江今樊氏以為入於南海非矣又雲南之西南緬甸有大江廣五里亦名金沙江源出西番而徑趨南海得非禹貢之所謂黑水源

管輅讀書錄卷上

出張掖而流入緬甸乎是金沙江有二其在緬甸者流而南其在麗水者流而北也樊氏但知金沙江之為麗水麗水之為黑水而不知其彼此異源南北殊流故誤如此

西洱河非黑水辨

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洱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按雲南志大理府西洱河即古葉榆澤其源出鄧川州賧北山下至大理則合十八溪之水而諸為澤與漾備江合流

入瀾滄江以歸南海樊氏以麗水為黑水者固非矣而程氏又以西珥河為足以界別二州殊不知西珥之水出鄧川至葉榆始大則其源流皆在西南徽外亦僞足以別柔雍之境哉

三危山辨

書傳云三危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又云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夫麗水即今雲南之麗江也謂三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危皆遠為蠻徽舜之竄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之在燉煌者為是故後漢西羌傳註

管輅讀書錄卷上

謂三危在燉煌縣東南也况麗水既非黑水而黑水出張桓三危在燉煌則與經所謂道黑水至于三危者合且三危既宅之文繫於雍州山川之後則臨峙麗水者為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和夷辨

書傳云和夷地名鼎氏以為二水和水即雅州和州夷水出巴郡魚腹縣東南過俱山縣又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按魚復今夔州府奉節縣俱山夷道皆今荊州府長陽縣地夷水即長陽之清江源出施州建始縣行數百里至長陽由故俱山縣以下始通舟楫

至宜都縣入江然既謂和水出雅州而夷水乃在巫山之陽荊州之境相距四千餘里經以和夷並稱未必如此之相遠也且梁之西南皆夷和夷指夷落言意如烏夷葉夷雅夷之類云

雲夢非澤辨

雲土夢作又傳以為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作史者夢可耕治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當夏則曰既豬震澤則曰底定荊澤則曰道蒨澤被益諸是皆見其為澤之象禹嘗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哉以雲

管輅讀書錄卷上

夢為澤周職方始有其文而擇者又謂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由今觀之西自枝江東抵江夏南望華容北距安陸地方千里而江漢洞庭實交疏其中既有八九百里之澤又何地足以容之哉今荊州之地實平曠而多陂塘意當時江漢洞庭水溢則平地皆水及水患已去故雲之土見夢可耕治也是雲夢在當時為二地至周始以名澤職方之雲夢固非禹貢之雲夢也然楚水之所鍾者莫大於洞庭職方捨洞庭而言雲夢且又無明跡之可指安知其所謂雲夢者非洞庭乎恐洞庭之在

周為雲夢亦猶在兩時為九江也

九江孔殷非因於江漢

元時科舉之文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意江漢為大九江為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派雖小而鍾為洞庭則甚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資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別而後與漢合至今學者猶師其說而亦曰九江之甚正因江漢之朝宗非矣

三峽不經見

天下山水載禹貢者四十有五蓋莫有險於三峽者皆務讀書錄卷上

禹之道江未必不用力於此而三峽不經見何哉曰岷山道江則江之源有所稽矣江漢朝宗于海則江之流有所歸矣今三峽實據荆梁之交而荆梁載江之首尾如此其備則三峽不待言而見矣或曰禹貢書法貴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豈三峽雖險而無蔽障以煩疏鑿哉曰是不然禹道江之後三峽中猶有巨石橫截中流行人易舟沿汭者至宋郡守趙氏始鑿而去之然後沿汭無易舟之苦故名其處為趙江豈有大江行數百里亂石崢嶸之中而無蔽障之可去者哉郭璞曰已東之峽憂后所鑿

蓋亦謂因其蔽障而鑿之耳

雲南歷代通塞

史記楚莊驕始通滇其後秦常類畧通之至漢武又通焉始置郡故世儒皆謂三代以前未通中國然義叔之宅南交而在交趾則雲南之東南徼也大禹之道黑水而入南海則南雲之西南徼也意雲南在當時即所謂建五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塞焉故後人遂以為自周以前未通中國亦指秦漢既通之後歷代或通或塞則周以前通塞之靡常者蓋亦如是焉耳

皆務讀書錄卷上

荆揚齒革之貢

或問荆揚不產犀象而禹貢荆揚皆以齒革為貢何哉曰林邑交趾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荆揚之域故荆揚以齒革貢也曰其地始闢於秦漢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何貢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建長而東王者况經言揚州之貢島夷卉服所謂島夷正指海嶠諸國而言卉服出於島夷則齒革之出於島夷者夷又何疑也

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王化者所

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賸妾之屬里巷淫奔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一句累出者如彼共之子王風及鄭魏唐曹之詩皆有之有二句重出者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鬱之詩皆有之有四句重出者如齊風之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幽風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但易一二字耳國風雖有華變之異其亦與雅頌異矣今其詩如王事靡盬為句凡十有一樂只君子為句凡十有七心之憂矣為句

管輅讀書錄卷上

二十而國風大小雅皆有之有二句同者如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糾葛屨可以履霜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之類國風及小雅皆有之有三句同者幽風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小雅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但更二字而已有五六句同者召南之詩曰嘒嘒草蟲趨趨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小雅之詩曰嘒嘒草蟲趨趨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但更一句而已其餘音響之相似者不可枚舉且變風之詩有淵奧難曉者先儒謂後世工文

之士所不能及信矣予意當時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之里巷歌謠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為詩者之相蹈襲也蓋太師隨其事意裁削潤色而使之文耳此其所以詞有淵奧而句有雷同者也况孔子刪三千以為三百使其言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釐正之哉由是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則同其采于里巷者雖淵奧未必不文於大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采于里巷者自爾其文予皆未信也

管輅讀書錄卷上

管輅讀書錄卷上終

著齋讀書錄卷下

周正



武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層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

著齋讀書錄卷下

長子之為第一子也皆故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

易

著齋讀書錄卷下

陳定宇張敬言史伯璠吳洲賴汪克寬輩則以遠宗漢儒之說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駁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秋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悞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于左云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九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陰山李氏曰一陽後十一月至已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始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

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後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說始于夏書急乘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辛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

皆齊讀書錄卷下

以建丑之月為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正書謂舜承堯改正朔則此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終始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以建寅為正未聞其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鬼戊午師逾孟津桑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

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又改時與月可證謂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近世汪氏謂以唐曆遯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於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末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

皆齊讀書錄卷下

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世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記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乎詩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必益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為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為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幽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

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建夏事也。借使豳風為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日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建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為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為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

著齊讀書錄卷下

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建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共朱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迭嘗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敦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九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故史伯璠又因其

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教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拘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也？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

著齊讀書錄卷下

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起日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

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與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煥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

著齊讀書錄卷下

如初執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持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求歲後舉之如初故謂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于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

宰帥屬觀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懸治象者挾日缺之則不過旬日而即缺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在如山虞之仲冬新陽未者乃在九月仲夏新陰未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至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為阱獲溝瀆秋令塞阱杜獲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

著齊讀書錄卷下

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禮為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火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

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挾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繫

著錄讀書錄卷下

漢儒之誤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各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著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時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于

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則守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

著錄讀書錄卷下

霖以震又云兩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于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電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電四年正月大雨電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

缺文恐雨雪當有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
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
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
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
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
雪雨露不和則為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況秋
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
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
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
十六年正月雨水冰裏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

著齊讀書錄卷下

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
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
曰或歲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
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
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
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
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歲冰之月無冰可歲
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
先荐饗廟今當廟荐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
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

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
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
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水冰孔氏謂仲冬時猶
有雨雨着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
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
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水冰故書之以記
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水冰而郡賊起安
知春秋之書雨水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
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
正月雨水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

著齊讀書錄卷下

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
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
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
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
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
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殞霜殺穀何
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
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其
傳錄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
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此蒲昭十三年五月大蒐于此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濊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此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此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此蒲二十二年春蒐于此蒲定十四年秋蒐于此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

著齊讀書錄卷下

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徐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末有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

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朱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枉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未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于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者蓋主漆洧言漆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枉

著齊讀書錄卷下

十月未可成與梁况當九月築場十月獲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枉已成十二月而與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撥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撥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

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陽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城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廵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參于太祖按晉張暉所引周志之言見于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又孟夏嘗參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著辭讀書錄卷下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注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歲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朔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

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與同意夫十一月寒涸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蓋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方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月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歲秦

著辭讀書錄卷下

視三代誤矣

予作周正辨欲求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或嗤焉惟黃門童公許之且謂嘗見元儒戴氏亦如此說但今求其集未得

堯命契為司馬

史記謂堯與契皆帝嚳子許慎說文契為堯之司徒蓋有據而云也故書舜命契以敷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孟子曰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以放勳之命而朱子集註以勞耒數言為命契之詞是也學者不知舜之命契為申命故

誤以此章為舜命契而於下文放勳之命為不通矣

三代直道而行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三代以直道待其民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註之意簡而精矣諸儒不得其說乃以厲之三代之民故謂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非經傳之旨矣今不必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為夏商

著齋讀書錄卷下

周而熟誦之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人之意瞭然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民何預哉

伯牛之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癘也夫癘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偏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雖夫子惜之亦必不執其手矣癘之說非是

川上之嘆

川上之嘆程朱以為道體不息信矣請衍其說日月

之升沉寒暑之代謝風雲之鼓舞雨露之沾濡山岳之高峙河海之下流草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化各底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固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所見而嘆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吳程以逝字指道斯字指水非矣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為譬道也

飲不可以醉為節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一曰潰也其曰不至亂者蓋祖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

著齋讀書錄卷下

之言耳雖有垂戒之美意而非字之本義也予以為醉者飲卒其量而浹洽為則潰矣未敢必其不至亂也何則醉猶寐也亂猶夢也寐者多夢其不夢者寤矣醉者多亂其不亂者亦寤矣方其將寐而未寤也猶或之覺及其既寐則冥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猶或之覺及其既醉亦冥然而已醉而冥然則耳無聞目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惛惛也惛惛者惛者矣安在其不為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又亂醉所為也飲而不及亂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必酒之訓曰德將無醉

言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天子之燕諸侯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禮載鄉飲之義雖曰修爵無笑是不過表其合權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節文終遂安燕不亂言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至於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是君雖以醉為勸賓雖以醉自任而坐作升降不失其節則亦未嘗以醉而

著齋讀書錄卷下

忘禮也若夫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醉且亂矣然此夫子所謂百日之錯一日之澤而非常飲也如許氏之說則醉者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不可以不醉也其言之獎將不率人以酒而遠文王之訓乎夫子嘗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此雖聖人謙已以勉人而實戒人之醉也至於惟酒無量不及亂者蓋以人之於飲有能與否故不為量雖不為量亦不欲其醉以及於亂也朱子註云酒以為人合權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蓋取夫許氏之說而未之察也

讀汲冢書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疎迂無百篇雄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讐謬訛今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新以黃鉞縣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新以玄鉞縣諸小白之旗又以先誠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仇也

著齋讀書錄卷下

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以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惜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秦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于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反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

蚩和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簪齋讀書錄卷下終

簪齋讀書錄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周洪謨撰洪謨有羣經辨疑錄已著錄是書卷首一行題南臯子述篇中皆自稱南臯子前有正德丁卯陳旦引詞云是文安先生精神心術所在羽翼經傳闡明意義最爲精切惜篇帙首尾俱未載姓氏恐歲久傳疑敢引其大畧於端今觀上卷中如黑水和夷諸辨頗見攷据三皇制器諸論則義甚平淺下卷辨論周正凡十餘條力主蔡氏改時不改月之說反詆孔鄭爲非極爲博辨至於僖公二年春正月日南至之文夏正必不可通則直斷以爲左氏妄意增改可謂不顧其安矣其他論伯牛非患癩之類亦皆純以臆斷不足與辨也

兩山墨談十八卷

〔明〕陳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李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山墨談

十八卷》提要

刻兩山墨談序
水南先生現河先生
執諸廣兩山之百石
左右圖書板橋山水
貌立本心于文信外膠
泊然漠然也孝子公
聊得過溪先生出其
初著一兩山墨談序
受而卒讀而清之先
生曰夫自古拓源造

束言紛淆或亂雜而
無章是故管輅豪傑
歸虛玄立執言辨
沿常襲通納多偏繆
偏繆則浮繁越則固
辨辨則誕玄玄則事
證則晦均之謂繆又繆文
筆觀焉先生是語之
書大則根經據史訂疑
考誤小則別字與物窮

情盡矣矣而匪浮繁
而匪固辨而多決玄而
多時證而多晦昭博求
而得說者也且如衆之
之以備史贊之是以法談
存之是以稽實錄而析
中言先生曰予何能
惟學與志庶幾望肩爾
李子廼以語司訓林
子曰是則美矣可以信矣

新之文獻其永有繼
 而先生之集其疏一以
 手事子回後又以此
 吾烏出將來不物
 手羅持為之表報
 於是原法林子為次第
 以編而付梓梓人
 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知德書縣事四會
 李彙祥書

兩山墨談卷之一

吳興陳震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
 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
 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鮮孟子之文曰古人謂
 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
 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
 言為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
 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
 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啓之成湯伊尹宜不忍
 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
 紀中作仲廢嫡而更立諸弟諸弟子或爭立
 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蓋起於沃丁
 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
 末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
 為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
 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襁褓之
 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為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

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板玄之也故予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任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謂雖徧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爲湯子謂商世於契有玄王之稱則主癸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爲羣廟矣而以厥祖爲湯則主太甲爲孫而言子謂主癸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祔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

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祗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疑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謚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謚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祔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爲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序於告廟之後揔已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聳動太甲而攝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脩輔而勉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策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闢在殯之說予

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徂當在元祀之末或二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于時湯既就葬而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序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然則孟子曷為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子少

東畢談

卷之一

東

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為可議抱衾與裯鄭氏以裯為牀帳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

行况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君命之意與殷其雷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為無見但小星為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為說久矣然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倡而於意亦未然夫諸妾既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日抱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蓋宮中嬪妾常夕例番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尚宮司寢之設唐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床簀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裯自為卧具裯本裯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宮壺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作詩以咏嘆之是為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

則鑄之於鼎若曰為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為
備像百物而使民知神奸者誕辭也夏亡而鼎
入於商商亡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
自國語左傳墨子史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
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
國璽然者於是爭起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
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
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
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
為禮經所載鍾彝名數辭義而獨未嘗及詩易
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枕上
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
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豈無淪沒之理且泗
非周之境內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
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亡本非
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為
子糾非所當立乎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有

歲之後吾君下世有化吾君命而廢吾所立者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
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
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
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
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
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
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
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
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絕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
之義謂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
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
是非未易臆決

歷王書曰齊桓公殺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是非未易臆決
兄故昭昭也
也然則疑未足據

昔人謂戰艦曰不能隋梁唐請伐陳文帝答詔

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必
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隋書爲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舊殊
今即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
愆而刻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
王頴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贍登宦途以死徐
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魂凡此皆當改削者
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

爲正

卷之十一

八

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
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
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
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頒霜殺菽三
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
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
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
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
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太甲之篇
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
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即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
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
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
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

暴君

卷之十一

九

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
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遭
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
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
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闕爭
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
昔人謂鴟夷子皮告闕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
得說諂以敗闕氏此該謬也

紀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
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樂既歿同憂患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
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遣
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
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閼天之徒患之求得
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
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

史記

卷之十一

太十

十

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
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
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冤侮雅遜朝夕必
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
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
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
必敬故資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
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羑里其疑而伯
姬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

也而又肯資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
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
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塞懷寵等篇大槩取
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
暴拯民為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反復其意實
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
者也豈非不韋之私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
奸說歟

史記

卷之十一

太十

十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
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莊姜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
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
為後子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
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
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
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雖然此實相如之夸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為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計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載之統封太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而已當其時謂

畢談

卷之一

主

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持以上勳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餘也而若溪乃斷其諛諛蓋天性不復能自新於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熙霏雪錄云晉陳壽為武侯佐嘗被撻百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按壽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亮所誅壽父亦坐髡故壽為亮傳言其將畧非長無應敵之

才是壽恃以挾父恨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者戰而用騎其始也千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走歸灞上為事始之証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起傳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之末行者已乘馬何言始秦末也

畢談

卷之十

主

晉書符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為善陰臨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符堅之弟融出為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年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為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奏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聞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
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越象無差弗可犯
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
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夫一豎也一天道
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
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嘗與渾共生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
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
畢恭
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渾亦晉史傳鍾氏于
列女然因其言而樂其心正可鑒矣今呂東萊
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為之掩瑕特抹
之爾
詩言載儉欺驕諸家皆以儉為田大名長祿曰
儉欺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為田畢
而遊園載儉於輶車以欺其驕逆予謂大弊西
曰儉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大於車上息
馬於轅下於以行園而游也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
曰臣人者謂已為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
主使彼臣已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
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面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
見

畢恭

卷之十

東萊

兩山墨談卷之一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霆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
瀨上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
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食而去女子嘆
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
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
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
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
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自沒時年
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
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
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爲夏賓者爲之
也

王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
而刻畫爲象須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
侯故不敢田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
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
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
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
則爲衍字矣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願與諸侯相視豈先王
謹微昭等之禮哉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
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
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
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
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
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
文用遂立以爲文券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
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後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

本學錄

本學錄

本學錄

本學錄

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爲一也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在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子疑周官服貢必其織文織綺之類蓋諸侯貢以克服飾者固未嘗成服以貢也若五服五章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子諸侯豈敢輒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左氏必有本也呂氏紀載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

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致亡高誘註授乃勾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家勾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載有授豫之事惟索隱引紀年云翳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所謂太子豈即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即翳矣但勾踐至翳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即翳而諸本字誤耶然淮南子又謂翳賢不欲為王遜於山穴之中越人

未學

卷五

復難考姑闕之

古今胥以周宣王為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蓋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為盛主也

耶律德光入洛屠磔犬羊今縣掛諸宮門以為禳校始嘗鄙其夷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

秋三月紀有國人讎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之然則契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為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為箏又曰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磬叟拌五絃之琴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籥乃拌磬叟之所為瑟蓋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畧知也

未學

卷之二

六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氏固剥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

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說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幾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爲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

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言救焚而濠水致涸也求之于古可對宋國亡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珠雕抵罪出亡宋公使人問珠所在詒以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蓋尚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劾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既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予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于杞封受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然則爲殷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

其敗滅然後以微子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書許止弑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弑而實則弑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辭殺之名也世說皆謂止不嘗藥故書弑君則與左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冢嫡亦稱太子孟孫獵得麇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為太

不墨談

卷之二

九

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智伯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頗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蓋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故稱謂無等如此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騾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

王者之船騾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騾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為小臣蓋謂周武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為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為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賢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不墨談

卷之二

十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群臣酒酣王為群臣祝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子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為賢而舉侶群臣欲

其繼美史趙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爲預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魔之機高氏註曰招至也魔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魔機故曰務以自佚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爲人上者不務勤身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顛躋覆敗而不足悔是出車入輦乃招魔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之斧句類

墨談

卷之二

中

情欲篇曰罇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上文引喻蓋謂罇以酌之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間萬物之類交亂人心胃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者亦衆矣此所以在人大貴之生常亦易盡也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損陰陽以主陰陽論夫大貴君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殆不可曉

予前辯程嬰杵臼存孤事爲非妄其趙朔趙同

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世家載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

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則不惜可見史記之自相抵牾且足以証括等之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屢見於春秋左傳可証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招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措如此則呂

墨談

卷之二

中

祉淮西之行其爲意久矣旣而事蹶勢敗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絕武穆則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譏口也

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蓋竊列子化人遊之意而踵爲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周

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遊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事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于千秋庭因有月宮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于帝前請帝合眼二人遂乘鸞而昇暨開眼則過一大門樓清寒襲人所見歷次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王

墨談

卷之二

三

皇之城也俄爲一天神擠而下倭爾驚寤則身在榻上李明妃尚侍寢此則又倣明皇之事而繼爲之者然其意境雖酷似化人而所述繁鄙其詞之不逮遠矣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以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純之反士入于雜則與純誠者相去霄壤矣然予觀其爲傳乃叙於伶人宦者之後則誅貶之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曉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酈商令其子寄紹之出將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給祿非迫於絳侯之劫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紹係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冀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墨談

卷之二

三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訖引契丹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訖久以厚賂結納朔方豪雋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傳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六年而後和訖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燾去政宣之世不遠意其登載無誤而參以正史其

不同如此豈貴未出使之前說固嘗預招誘之
勞耶

兩山墨談卷之二

墨談

卷之二

天圭

兩山墨談卷之三

吳興陳霆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胥謂周勃以此
覘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
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
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觀禮云右
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
氏之計已定若為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耳予按齊湣王之亂王孫賈入市大呼曰淖齒
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
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衆者矣
今以袒右為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
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
不見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
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
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
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
用喻樗留後門之策退張浚于福州俾爲閩浙
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廬陵羅大經曰兵法
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
項羽救趙既渡河沉舟破甕持三日糧示士必
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
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
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
置主上于何地救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樗
之見未可非也

墨談

卷之三

二

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懼爲退師
三十里訖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投機之
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寢所楚之警備一
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劫持之術特世遠莫
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魏博田氏欲襲
奪之嵩以爲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
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帥之寢室而竊其

枕前金合以返翌旦嵩馳使還之且日夜來有
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亟
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蓋以敵人
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
此固所以褫魏博之魄者也然則子反之懼而
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
取信于公羊乘堙之說予謂元本宋之謀大夫
事勢既亟則敢死而爲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
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
異人也已

墨談

卷之三

三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諫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時孟孫附季氏以景伯之言爲拂當國者之意
故曰景伯何得爲賢而乃逆人之意欲止伐邾
之舉耶蓋景伯之言諸大夫之意也故下文諸
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
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諸

大夫之意本謂今封國之鮮存者由大之不能字小故小亦不克事大用是致借亡也然伐邾則失信與仁危不可免景伯知事之必危夫安得不言且邾不能事大固矣而魯亦不能字小是其德等也乃獨以衆加之於理可乎時諸大夫與季孟之意見不合故雖飲酒不樂而出其前後文意明白如此註者不知於惡賢而逆之釋云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於知必危何故不言釋云若知必危

墨談

卷之三

四

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以不危故也於魯德如邾句下釋爲孟孫忿答諸大夫之詞顛錯破緒大非本旨又按明年與爲邾伐魯孟孫謂何求焉則伐邾爲甚孫黨於季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

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

墨談

卷之三

五

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凶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實之史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于京師煬既殞于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

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建迷樓于江都二說不同
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
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問瓊花底事也香銷
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
師古然迷樓記序致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
不之從豈以江都爲煬廣敗亡之地而迷樓實
其荒淫之跡故所取信必于顏氏耶

退之順宗實錄載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
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叙文是日至中書欲與

墨談

卷之三

大

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
叱直省直省俱入白執誼若今之爲文者必曰
今直省通執誼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俱乃
入白今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
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檀弓石駘子卒
一章凡四用沐浴珮玉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
退之所用殊朴贍有古風竊可喜也

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

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
也離俗覽曰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
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鮮曰任亦將也今
按任車乃賃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賃
車以至齊也比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賃
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
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然而語
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

墨談

卷之三

大

不通間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
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
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
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
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
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即毛人之國乃知偏氣
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太妃與瑯琊國小史牛
姓者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

宣帝疏之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
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議
然約始謂夏侯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
今史通并鶴林王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為牛金
所生殆癡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
母而去楚恐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
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桑而交攻楚怒發兵滅
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

墨談

卷之三

八

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
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
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叙上
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懷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
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
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
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寇之上下文云今君相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功莫大焉寇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寇之
上言其為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寇之
上也故下云寇之上不可以加二寇字一意也
索隱上音貫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
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
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者也予謂習流
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
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習涉意習流即

墨談

卷之三

九

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諸
流人哉

史記武王九月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本謂
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于畢祭畢
星也畢宿主下方兵伐之事祭于畢祈天祐也
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
禴于畢夫禴乃宗廟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
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為祀先審矣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

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以玄孫之孫爲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謂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

墨談

卷之三

十

之偉平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討又與群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灼索隱之說皆非漢書改偉平爲危哉類氏因有事發則與田主相累之釋商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已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平已私則天理勝乎人僞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爲自勝若是者乃爲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也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悞遂爲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爲幼度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

墨談

卷之三

七

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錄者小悞爾呂東萊晉書詳節叙禦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悞色旋命駕出遊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旣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

語爲韋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
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
用爲田器今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即此
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中云在湯誓曰余一
人有皐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至十三
年鄭人伐滑中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
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決爲散逸今按二言
見存于湯誥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

墨談

卷之三

上

父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睹父爲客相延食
驚註謂衆賓相進使食驚今按相延者款導之
意謂賓主相款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
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闔註以闔爲闔謂闔門也今按闔者馬不出門
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
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戮之衆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

墨談

卷之三

上

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
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
喻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
論者謂宣子爲其主莫古暮字又靈公虐趙宣
子恒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蚤而假寐麇嘆而言曰不忘恭敬社稷
之鎮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
禮王之外朝三槐爲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
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麇爲晨造趙
所矣旣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爲
趙庭之植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簡於史伯中云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
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爲舜所自出史趙曰
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
至叟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
孫嫁爲賈尚書子璵婦岳州破彼虜明日以衣
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

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之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願肯少屈其志哉咄咄真可敬也韓詩今載輟耕錄予往見別本篇句絕不同蓋好事者亂真莫可致審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廳壁記云唐六典上州

墨談

卷之三

三

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天爲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應官職觀其詩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句不覺流出此朱子之所以有譏也江州之謫未爲遠惡而一聞商

女琵琶之音連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戚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云特有激之詞倘信其爲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三

墨談

卷之三

三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曰所爲請雨者以爲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諛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

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苞苴行耶諛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書所載事詞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使人徧走群望授之祝詞即用其所自責者然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譚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遣詞以問之胡旦胡

墨談

卷之四

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蓋二公後皆封侯而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夫傳貴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濟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渙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

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屬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嘗禘于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嘆詳見馬端臨禘禘考及春秋師說等書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行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

墨談

卷之四

三

世

墨談

卷之四

四

世

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錄善誘文爲善陰陽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安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龜恐亦傳會

月中常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胥贊月娥

之美不知實矣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唐鼓吹詩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實師之史稱其早喪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竟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引

卷之四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識沈約因謂晉元帝本

牛氏所出于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冲尅意論

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健實繼晉而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嘗君上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僖之上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爲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爲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侶也然魯獨有所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爲魯避大報之僭然爲說窒礙矣桓十四年八月辛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祭則謂春秋嘗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爲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旣以爲非時又以爲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

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
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為是言陋矣按
商紂之世武王襲稱而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
少南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為武王事
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
固為書學者當知也

栢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為婦人之詩以栢舟

墨談

卷之四

太七

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棟孔叢子載孔子讀栢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

氏震曰按汎彼栢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侶

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

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

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

則栢舟為婦人詩固無疑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北奪晨林甫將潘黃

室奔鬼質敗謀與元處崔柳固持李宗覆其

法本出於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

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

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

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

於史詞倡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詞非宜然

則漢書非史詞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

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

則武帝之愚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

墨談

卷之四

八

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

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持其一耳褚不能備

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

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頤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

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

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

始見于此遂為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穆王

作史記以自警昂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時而始見也

史記叙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也而為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然則褒姒為有罪之人褒姒實

墨談

卷之四

光

當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偽的也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丕鄭使召公子重耳于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使人弔且導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而諸公子皆亡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備極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也蓋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卻稱之徒亦立

墨談

卷之四

光

敵克鄭方召重耳于翟呂卻亦召夷吾于梁呂卻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賂之意故重耳讓于夷吾有苟殺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觀此二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也左氏叙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為可居之貨向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卻之情非可測惠公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牆之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懷公之濫殺又足啓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

此固天以相文公之霸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畧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聖文王拜稽首太公於後亦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為聖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野史載微宗夢

墨談

卷之四

十一

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迨方士王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將事觀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微宗事初嘗嗤其誕妄今閱此碑乃知微宗自以為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于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為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汲書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

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王

磬告糴于齊容齊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王磬之說予考王磬事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畧曰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前主與王磬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墨談

卷之四

十一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為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我二字周官注皆音俄然則儀即我也非漢人傳授之異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答之言金仁山疑為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摘者師曠謂太子曰瞋臣無見為人辯也惟耳之恃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汗汝色赤

白人色不壽夫曠瞽者也聲之清汙耳可得則
色之赤白目安得觀今即其一語之頃而前後
相反若此則謂終始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
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
詭而不自覺夫詞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
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
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
倭人亦自謂福為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

墨談

卷之四

上

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
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
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
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
予意倭之先不超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
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拜基之
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
同而左氏遺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

亦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
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
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
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
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
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
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
子曰晉若過師必于穀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
於北方之岸為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

墨談

卷之四

中

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
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
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
是故哭按呂紀所叙視三傳為詳獨其語脉支
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
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鰓也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
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
下狀侶爾有髻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

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爲然今
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繫指凡
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四

墨談

未卷之四

太主

兩山墨談卷之五

吳興陳寔

容齋洪氏曰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
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
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
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
涉也予因是考之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
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
趾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
緣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甸宣之任故詩
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
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然則詩
序繫二南於周公召公者其意在此是說也予
嘗於試策中及之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
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

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
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
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
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
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九侯當是被脯其
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于直諫皇王大紀
楚詞集註爲說畧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
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
要之誠厚誣矣高說已詳辯于筆林中聊復一
墨談

卷之五

三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于一時至
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
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
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
閣上治墨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
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
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
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啓太

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褱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
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
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
因爲表出

洪容齋曰逸周書載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周廟
以紂與二妾之首先馘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
之伐紂順天應人紂死則已矣何至梟戮俘馘
且用之于祭乎知其必不然也愚觀洪氏之說
大率同朱子之見然此但折之以理耳未若證
之以事之爲決也按武成史記大傳等書牧野
之戰在二月甲子紂以是日自燔則已斃之屍
其存於煨燼者宜無幾迨武既定商始渡河而
歸則既四月矣是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
戌柴望告成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于上帝夫當柴燎之時距紂之斃
期三閱月矣然則武王雖欲用紂于郊度其已
存之屍當亦潰爛臭穢是可聞之上帝乎且聖
人爲海內討惡見惡尚不怒況於軀之已斃者

墨談

卷之五

三

哉此在事理決無甚焉者也予因是而考之世
倂解其畧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獻于
國庶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以
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詳其本意倡謂告廟之
餘乃告祭天地與稷其曰以斬紂身告于天云
云者謂告天以斬戮紂軀之事也洪氏不原其
意直謂用紂于郊殆此文惑之耳然是書克殷
解既謂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
小白至此後謂太師負商王紂懸首自新妻二
首赤旂前言小白而此云赤旂其言之無據
此亦可例矣

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
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
金故物也瓊島乃即蒙古輦首之石積而為山
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
后訛為蕭太嘗記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
之句舉以屬妃妃即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夸
警妙以今地里計之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大

液池等在今時當介都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
築城隍我朝因之前之山池臺島則在禁樂
之西南矣

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按矢魚者射而取也
宋史交州傳丁璉踰而射魚意即古之矢魚耳
公穀皆作觀魚謂陳魚而觀之也於矢義欠通
容齋五筆曰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
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于
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偏示客曰六

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
預坐驚歎摘伏邁頃聞此事於張子韶不能追
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于誰手後之君子當
有知之者矣按洪氏之言如此是誠得之傳聞
其於事之本末殊為乖錯也蓋斯事具載于中
興紀聞其言曰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
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
伯玉公達為郡從事遂命為之記今但傳其篇
有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

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其全文也因具載之首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未云諸儒謂伯王從事此州游學茲久宜刊文石庶幾永永無極據此則經閣在姑蘇伯王作記時蓋未嘗守河陽也但不知游士郡僚各為記與曾子固驚伏之說何自而起然張記通篇雖警峭至論其要妙則莫踰所傳之數語云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羹之菜蓴為第一四月蓴生而無葉名雉尾蓴第一

卷之五

肥美

肥美蓴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膾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羹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供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罔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據翰

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耳於蓴羹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當俟博考

宋徽宗數微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竄之柙州輔疏具本傳續綱目載其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垌極遊樂而后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頃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

卷之五

七

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凡輔之疏大要如此宣和遺事載輔入諫其表語畧曰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于油幢千金之子不闢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為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臣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為陛下之眷臣京不為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為祖宗惜乎近聞

有賊臣高休揚散乃無籍小人巧進佞諛黃桑
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娼
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
倡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
陛下貴為天子深居九重信匹夫之邪言幸下
賤之發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
下可不自恥乎度賊臣初意必惜藝祖夜幸普
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創業之初焦
心勞思出與大臣謀取天下之策非私行而為

史記

卷之五

荒淫也臣願陛下改過遷善思藝祖創業之艱
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
宗之望也社稷生靈之福也臣冒瀆天威自分
身膏斧鉞但陛下幸聽臣愚則雖死猶生也伏
取進止此表意句質之原疏無一語可合此必
當時好事者竄處京師以其道聽之說作為遺
事時以輔諫微行諫人觀聽規欽見其疏而不
可得則偽誤以補之然則此書之多誕妄可知
矣其無恆俗姑不必論也朱子亦謂南燼諸

書所紀金人窘辱帝后恐未必如此之甚而阿
計替監視二帝至周旋十餘年往返數千里皆
為可疑今以是表之類推之其不足信明矣
紀聞竊謂錄今皆併入宣和遺事中

貴嬪家褻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為馬形鬣
尾皆具而背為大穴用踞之以洩獸子作馬形
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于坐且備雅
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
此

史記

卷之五

龍門子引葉公事云葉公子高好龍鉤以馬龍
鑿以馬龍屋室雕文以馬龍於是天龍聞而下
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
似龍者也郁離子載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
其成帝乎仲連笑曰成哉竊悲其為象虎也臣
聞楚人患狐多方以捕之弗復或教之曰天下
之獸見虎咸驚而亡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
出牆下狐入遇焉怖而踣似龍象虎其為語奇
矣是天生的對也

宋邵伯溫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飽畢而暴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李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及御數十回遽卒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鄧王有王樓春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陳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成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孰敢違子同甫頗慰意焉既後成公卒同甫作文祭之中云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

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云云蓋追叙夜分之言也後朱晦庵見之大不契意然陳之持論竟亦不肯抑下葉適所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卒不能奪者如此文所云與往復數書中所論三代漢唐等處是也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叙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契貽書發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于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庵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

不得見信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
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
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
者余爲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
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
志而未能也觀此則同甫蓋深服晦庵務爲實
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爲之興慨
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謹有言世有
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
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澗步或抄節
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
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
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
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陳同甫與朱晦庵書曰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
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
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發命一笑初晦庵劾台
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

成怨周公謹叙其故於野語中謂與正平日恃
才頗輕晦庵而陳同甫時爲朱所與進同父遊
台州嘗狎籍妓意將納之囑唐脫籍唐許之而
復間之於妓由是妓意頗改同甫恚爲唐所賣
亟往見朱朱因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
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啣之因是摭摭其罪
今以同甫之書觀之知爲未然蓋同甫誠譖唐
于晦庵暨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庵之受錯同
甫實爲之計同甫當自咎歸罪乃不出此顧復
飾詞以自掩于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
將不羞夫晦庵之鄙其爲反復人耶以是論之
野語云云殆未足信也
尹文子爲語煩複其文遠不逮子華子其本意
主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昔人謂其論大道
倡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爲所欺
也大道上篇曰夫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
牛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
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

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其說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稷下嘗學于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

秘史載漢高帝爲亭長送徒人於驪山路遇白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矣後人謂王莽爲白蛇按白蛇爲王莽此大無稽蓋王莽於西漢之末篡位閔十四年而被誅與高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爲秦帝疑亦非是蓋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侯王偃然帝尊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偁道羈之真州凡十六年一日得一鴈見郝輒鼓翼引吭郝異之乃以帛書一詩所謂木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者也詩以鴈爲九系之鴈足祝之此達鴈至于汴泊金明池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偁道

俱遣使歸郝于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爲安豐縣教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偶見之遂聞于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于宋潛溪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虞人得鴈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與師伐宋此蓋得于好事者之傳會不足信也

墨談

卷之五

五

雨山墨談卷之五

雨山墨談卷之六

吳興陳霆

左傳趙宣子始爲國政制事典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按古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間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凡弱

不量談

卷之六

一

十

殆類今舉業文字其引喻開悟信亦正矣然時有詠氣龍門子自以年踰五十而道不行乃入山著書其言曰子盡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顏淵孟軻氏爲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千載之絕學爲志子貢宰我而下蓋不論也所著龍門子用竹簡正書藏諸石室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其自任蓋不輕矣而其書乃爾以今觀之其果能稱情否乎

洪景廬

卷之六

一

十

洪景廬甚推重東坡其所著容齋諸筆凡及坡處不曰東坡先生則曰東坡公惟事開朝廷君上有涉坡者特一舉其名餘則未嘗稱其字也至穎濱則直曰子由而已嘗記景廬在翰苑一日凡草二十制訖意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曝問之院吏父也舊在東都亦供院役嘗及見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二十餘制一時俱了意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曾檢冊子耳洪爲面赤觀此則洪之推重坡公至於沒齒者素有以服其心也

龍門子曰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默不言公子曰夫子不言不笑將有說乎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公子笑曰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去今數千載矣是孰有存者乎曰予有之公子錯愕四顧借一觀之龍門子曰未易觀也請齋三日如是者至三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寘寶積其上籍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

伏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態因記曩在太原或曰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冒一寶積實凡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蓋不足論也旁一伶號情古請啓觀之伶作矜靳態凡請再三乃許羣往出之乃破書一弓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龍門子知優之取譚乃倣竊其餘意也

墨談

卷之六

三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賢者不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市其東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然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士所以艱其來者此也此郁離子諷世之寓言然晏子固先之矣晏子對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

狗至猛人持器欲詣者狗輒噬之是致酒酸不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嚙之亦國之惡狗也郁離子之語意與晏子所對不殊但改市酒爲館客耳

小說載黃巢僭號皮襲美臣之巢今其作識文以惑天下皮進識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祈黃巢頭醜以爲識已怒而殺之每嘆文人無行自取橫禍如此今按陸放翁渭南集襲美晚遁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四世孫公

墨談

卷之六

四

弼仕宋慶曆間名士也次吳越偏據時中原隔絕有安人造謗謂襲美隱節于巢賊宋景文喜小說遂以入正史公弼嘗欲辨于朝不及而卒審爾則襲美初無臣賊事其造言者不知始何人雖然輕信而繼誣景文疑不得辭責也郁離子曰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矣之所射而群志之所集也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強焉及其吞六王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

下和之莫不以秦為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為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為的而已矣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此論之發蓋得於東陽陳母之戒陳嬰者也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殺其令推嬰為長已而集眾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母之意蓋嬰為天下計故教嬰以其眾屬人所謂不為事先而辭禍有道者矣賢哉賢哉

郁離子本皆寓言用以諷切時弊警悟世主其論說之正大識趣之優深才猷之宏遠具於此書見之中間事詞容有小舛則主於借況以遺詞固不必一一雌黃也又其文字高妙蓋得左氏國語戰國策之體至其為談說揮闔之語亦宛類春秋戰國之士焉高於龍門子一等矣

今人名醞之薄薄者為魯酒于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為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子之糟液也與其酒是魯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別其為惡耳

漢書東夷傳載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異域圖志則云女國無男子其婦每遇春時東南風發則裸而向之以其陰納受陽氣輒感而孕誕則女也然淮南子註文又謂女子國在巫咸國北兩女子居一門中有黃池周之但女子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三說不同大抵皆得於傳聞莫可致詰

五代劉崇據太原十二州稱帝今冀寧一道所轄是也荒涼瘠薄彌望若傷今承平百五十年

尚如此其在五代兵戈之際又不知何如也趙
王謂彈丸之地以今幅員之廣較之安能克
彈丸也哉崇嘗謂臣下曰願我是何天子汝等
亦何節度使而承鈞亦遣詳報宋曰河東土地
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惧漢氏之
不血食也吁可哀已五代篡弑相繼惟北漢稍
正蓋契丹滅晉中國統絕高祖起太原攘夷紹
晉不可謂篡湘陰應繼而中遭幽弑崇以漢業
委地乃建名號不可謂僭歐陽子於北漢世家
每三致嘆而書法視十國獨變文起例有以也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
之不幸也繫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為忍人矣女
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世
所必有者也繫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為棄物矣
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
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
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

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
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
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
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按衛宣公既卒
姜穆姬乃父歿
後宣姜所出

長淮為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
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廬壽之
肥淮蒙穎之渦潁宋亳之淮汴徐充之沫泗濟
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潯沱之在桑乾灤
路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雖大小不一而入
海則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為南條
凡水皆宗大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
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發之
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郴
陽賀江之在連賀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
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
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南
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

在荒微之外非中夏氣財可隸固禹跡之所畧也由是言之江河爲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脉介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欄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稷而墮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臆說也

淮南子曰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註言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安用此書爲哉故曰廢矣其言豹韜雖是而金縢則非蓋金縢者周公請代武王身死之書後成王得之以泣周公籍以自明者也本言

墨談

卷之六

九

墨談

卷之六

十

圖王之書豈惟誣周公抑亦誤學者

螳螂奮臂而當轍初謂談客設喻之詞今乃知古實有是事齊莊公出獵有一虫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虫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其爲人必天下之勇武者矣迴車而避之今之喻以小弱抗大敵者往往舉此

淮南子間有警句其言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

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聖人不爲名尸不爲謀府其爲語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濔雲陂水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馬聾也而可以通志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其爲語奇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其爲語壯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其爲語新淮南子多用文子而間以莊老諸子之說其時則二篇則全用呂紀而地形篇所載亦山海經所具也其自言者無幾此蓋八公之徒纂拾衆說以成此書然好事者頗多引之舊謂許慎註者非首序云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會遭兵災廢不尋脩者二十餘載懼遂凌遲於是以前朝誦事畢之間爲之注解則注之者高誘也然註亦多謬

竊憤錄載金人從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目艷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遣皂衣吏賁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頌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宗太后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與此胡婦得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遺之去按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上有所覲賦念奴嬌一闕云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末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旋

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
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
盡船王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覩即帝之所遇者
也然孝純之詞賦之粘罕席上則是女初屬粘
罕審矣後乃從沉落於偏州豈非罕之婦妬而
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秦王延美之後至徽宗時改封魏王
填海錄云厓山淪敗張世傑遣小舟至帝曷所
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求舟不
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遂抱
帝沉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
去其前後次第如此今宋史秀夫傳云厓山破
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
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尚存輒先奏而去之豈非
忠義之累作史者序致不審如此此古人所以
有無邊受屈之嘆也又按吟嘯集厓山之戰世
傑先與祥興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
死于戰臣有沉香一株重千兩除是時當焚以

爲驗香烟及御舟即遣援兵不然宜速爲備無
墮其手今本傳不載倘補而入之亦足以表其
忠節之素定也
五代史漢隱帝紀冬十一月郭允明反皇帝崩
蘇逢吉自殺漢亡徐無黨註曰隱帝崩後四十
二日周太祖始即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亡者見
帝崩而漢已亡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嗣立皆周
所假託非誠心也書漢亡所以破其奸子謂隱
帝弑後周雖繼有天下漢固未嘗亡也劉崇以
高祖之弟紹立於太原雖壤地偏小而名義則
正擬諸前代蓋蜀漢之比非江陵受人封殖之
梁興金陵族屬不明之唐也昔之論史者謂赧
王雖亡而東西周尚存則周統未可謂絕故朱
子論本朝得正統亦謂須在太原既下之後則
五代之漢豈曰隱帝一崩而遽亡哉善乎瓊山
丘氏作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
漢亡者著漢之亡不在於郭威之有周而在於
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

漢亡者歟嗚呼公矣當矣

兩山墨談卷之六

墨談

卷之六

七

兩山墨談卷之七

吳興陳霆

天地之間陽明之日無幾而陰霾之時恒半此其盈虛消長固曰常理然實氣運世數之非偶然者也史綱於北漢降宋特書漢亡既以駁歐公史例之失矣其餘說復曰自唐末以來衆時僭竊者至是殄滅無餘譬則氣浸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然觀是年之後不三年西夏即起繼遷叛命雖招誘甚勤而倔強日甚至元昊之世攻殺覆陷大爲宵旰之憂視宋始終相爲敵國原其胚胎醞釀固在太原將下之時譬則六陽甫壯而一陰遽長雖大鈞造物亦莫得而禁遏也古云外寧必有內憂而治亂否泰相爲倚伏入君鑒此可不謹於微哉

五代史唐明宗紀曰帝本夷狄無姓氏父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佖烈以騎射事太祖賜姓名李嗣源後天成二年十一月丙午追尊祖考爲皇

帝數其先世曰高祖聿曾祖教祖琰考寬夫聿
教琰寬雖中國名之佳者不過如此帝既生長
夷狄無姓氏矣然則四者之名又安從得耶求
之以意必也帝既即位思欲自掩其胡俗之陋
故即其所憶影畧者擬爲先世之名而有司乃
文而飭之著之廟冊正猶唐元宗妄意紹唐命
有司撰其名氏而勻之世次者也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朱梁以盜賊屠晉漢以夷
狄郭周以卒伍視替神明之胄既天壤矣而其

事錄

卷之七

七

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弒中間名義可言而
事體稍正者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
慚德且其滅梁徒以志雪父讐非眞爲唐計也
兼之身復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
際差若無歉蓋石晉既亡契丹既去斯時中國
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
國之心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既而歸終于
寢付畀于子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
自殖曾不爲晉氏一舉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

敗而睥睨其後蓋下莊子之故智大率末世而

奸雄乘時微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壘

於知遠也其最可悼者父子繼世才四年即爲

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蓋前後建

號者三十餘年亦庶幾蜀漢之祚其失由作史

者抑太原爲北漢故氣脉實聯而名號各別此

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唐

莊宗之後有嗣源愍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

後有柴榮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

墨談

卷之七

七

其外勢雖全而內脉實絕作史者宜有特筆以
表實錄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
亡於莊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
之時南宮氏作史斷直謂秉筆君子當於秦莊
襄既卒特書曰嬴氏之秦亡然後叙呂政之所
從出而定爲後秦晉愍帝遇害特書曰司馬氏
之晉亡然後叙瑯琊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晉夫
郎郎曖昧馬牛疑迷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
王尚存者迥異且其創業中興方茲伊始雖

有內絕之疑然豈可遽加外亡之文南宮之論
荀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據以亡人之國恐
春秋忠恕之筆難襲夫法家刻深之文也若愚
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君復作當亦
無可藉口大槩欲以莊宗即位之後定爲東唐
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
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
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
史冊北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復漢其所
謂漢乃知遠一昧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
也莊宗繼及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
絕然後揭書養子嗣源繼立別其與沙陀各源
閔帝廢殺之下結之曰鴈門李氏之唐絕然後
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邈佶異類周祖既
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
周移於守禮之柴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
絕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立養子繼元明漢移
於薛何之胤仍於各主嗣立之下因文立論而

墨談

卷之七

五

明立之戒夫然後祚命短長統系斷續苗胤眞
僞皆昭然于千百世之下而所謂春申進李園
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天下後世
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未盡綱
目欽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復遺
於繼元則區區之論倡亦可備一說也
書益稷篇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
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
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
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緊謂之禽亦
百獸之例也
王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
守之言先儒斷以爲萬世罪人則三言之悖道
可知矣然金陵之前固有進說類是者後唐大
理少卿康澄言於明宗曰爲國者有不足惧者
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變見不
足惧小人訛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
蟲蝗不足惧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

墨談

卷之七

五

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喪深可畏毀譽亂
真深可畏忠言不聞深可畏當時識者皆多登
言夫不審其事之所重而察其言之所在則所
謂五不惧者若與金陵之說一轍矣識者奚嘆
其切於時病耶惟夫六事之可畏有重於五者
之可惧使能致畏於六者則五惧固可轉而樂
焉是五者之不足惧非如金陵之太然無所脩
省而一任之私意著也金陵惟持三不足之說
而併澄所言六畏者亦漫不介意是故當時賢
士伏忠言隱廉耻喪毀譽亂四人遷業上下徇
名而小人繼柄以醞醞蔓殖稔成靖康之禍嗚
呼澄之言豈非有國者之遠鑒哉

儒者論治國之要在齊家而齊家以閨門之禮
正始之道爲先務故乾坤首易閑睢始詩釐降
之紀大婚之謹斯聖人慎於男女之際而防夫
嫌疑之微者也衛宣公爲子而烝庶母爲父而
奪子婦自彼而觀若謂恒事也而身歿之後子
頑復繼烝乎上宣姜亦通奸于下禮義廉耻蕩

然廢棄彼其所以肆無顧忌者以爲是先公之
所常行而國人之所習見者也然則貽謀示則
可不慎歟牆有茨不可歸也中冓之言不可道
也味此則宣姜與頑情好之篤過於同牢合卺
者數倍使宣公地下聞是言目當不得瞑矣宣
姜本伋子之婦而一登新臺即忘原訂願譖伋
俾死焉其制行醜惡曾何足議而子特云云者
以誅宣公而示後世也嗚呼刺妃入侍才人之
冊立繼踵父妾爲后太真之改號聯跡有國者
觀此貽謀示則可不慎歟

周公謹記宋孝宗聖政內一條云張詠嘗得旨
會朝士從官畢集上以上尊珍饌助說說上表
謝因附奏兵部侍郎陳良祐獨不至是違上旨
也既而上以說必卜夜命天厨再賜說大喜幸
復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
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憮然而罷今
按孝宗實錄不赴張說者乃天台陳良翰非良
祐也良祐是時亦位從官且在預席之數一字

不審遂致美惡失實乃知古今紀錄如此類之誤者蓋多矣

漢高昭靈后之名不見於史策皇甫謐謂姓王握成圖謂姓舍皆非正史所出疑不足據司馬貞嘗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云母溫氏予觀史記高帝本紀母曰劉媪蓋媪溫形相侶豈因媪之文疑爲溫字之誤而改從之耶然紀中所載如云王媪呂媪者屢屢言之媪蓋當時婦人長老之稱則劉媪非字誤也后不知何如人

宋書

卷之七

八

則亦異甚矣

鹽雖遍天下皆產然惟東南黃海爲盛其餘川貴則鹽井河東則鹽池沙漠則鹽澤皆以斥鹵潤下水泉鹹淖積而成鹽予至山西經行忻崞間平原廣野或日二三十里之地彌望若晨霜積雪時方秋仲意甚訝問之則地所生鹽花也土人刮而熬之輒成鹽微有蒼黃色者此猶疑其地近漳沱意者下濕之故及巡行太谷榆次

彼皆高亢之地而亦復產此甚則尋丈之間彼固生鹽此則種藝蓋有不可曉者乃知化工之妙有出於常理之外者如此

漢武故事載李少翁以方術不驗上怒誅之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驛亭謂資曰爲吾謝上不能忍小者而敗大事手上幸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方山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此事荒謬難信乃知天寶遺事所載明皇既殺羅公遠後使者遇之於蜀全數尤乎此又云

宋書

卷之七

九

上數微行公孫弘亟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已死況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乃自殺上聞而悲之按弘傳弘以病卒初不著其自殺也

程嬰公孫杵臼墓在山西忻州去州東三十里名程村有雙廟翼然即其地或謂在古中山者非也嘗考史傳嬰卒抱孤匿山中十五年子嘗觀忻州近郭無甚山其東北四五十里之外則

五臺定襄繁峙境界山巒重復行旅罕涉意藏
孤於此後關山西通志載孟縣北五十里有藏
山爲程氏藏孤處山與五臺接壤云

唐梧桐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
山故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于此
累石爲墉門隘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
勤王開都督行府襍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
震去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藏者知
宋之不競未幾爲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墨談

卷之七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尚賢篇云文
王舉閼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談者胥謂從范子
爲五湖之遊子向以爲然乃今知其終於沉墨
子春秋末人也其所言當信泰顛閼天世知爲
十亂之佐而其始之出自漁獵學者或未能通
知也當爲拈出

婦人性多妬忌而自古及今宮闈尤甚三代既
降姒妣之風衰矣漢唐宋享國長久中間女后

之賢係教養之深家法之盛此不足異完顏氏
起自夷狄享國才百年其家教內則要之有愧
中國而女后可書者予得二人焉曰大氏徒卑
氏徒卑爲逆亮嫡母而常日鍾愛逆亮若已出
大氏爲宗幹庶妾而敬事徒卑始終不踰至死
且謂亮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偕至中都我
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夫以二后之
賢而不能轉化亮之兇悖非所謂下愚不移者
耶永壽徒卑宮位亮篡奪後尊稱者也

墨談

卷之七

南唐歸宋後煜妻小周后歲時例隨命婦入覲
每一入輒留數日出即涕泣罵詈後主宛轉避
之蜀山夫人花蓋者初以色藝稱宋納之後宮
且召使燕見賦詩此二者古今記錄當不誣也
予謂三代而下惟宋仁厚之化與家法之正有
古開雎麟趾之意而適有此豈非盛德累哉當
時趙范劉廬等諸人方翊贊新朝乃不聞匡正
殊可罪已花蓋能改齋漫錄以爲徐匡璋女或
又謂青城費氏未知孰是

漢淮南王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
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諸論國吏二百石以
上及比者類師古注比爲鄙謂眞二百石及秩
比二百石者予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追
其滿歲爲眞始食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
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類注不得其詳特挾之
以示學者

崖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
一白鵬奮擊哀鳴與龍隆水中以死此其視太

墨談

卷之七

七

宗榻前之大其感恩狗主之誼又過之矣然則
委而去之如陳宜中輩者是果何心哉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某
給事中同事一日偕宿于天寧寺給事早如廁
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鞞履而行急事急事某
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
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豐周氏
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字逸者洪武中以
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

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爲樓上秀才
廷有大議時一召對後爲朝貴中傷謫戍遼海
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
于蘇之卧佛寺夏忠靖公爲棺殮而歸之以此
忝彼事時正協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今世士大夫多喜學宋克書相目爲宋克體高
季迪南宮主傳爲克作也其言曰人謂生似婁
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晚稍厭事闔門寡將迎
聞一室度歷代法書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

墨談

卷之七

七

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閔希復執筆然則克
之書法亦晉人之舊也其別生態度則學之者
過巧耳又其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
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
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
按傳克本吳人是時張士誠據姑蘇渴於得士
有言克於張欲致之幕下不可得將置之法竟
以智免夫以克之尚氣喜兵身處僭據之地而
卒不污其僞命視夫介之思廉輩相去遠矣然

則其可重獨書也哉

大田地產黃鼠足短而體極肥絕類大鼠土人以水灌其穴俟其出而捕之以供珍饌權貴至千里相贈遺嘗觀渾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肥腯而味美名毗狸止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說者謂爲竹狸狸之類予意即此物也雖然今太原中人家皆得食亦不復大珍貴矣大同石晉時入於契丹在宋爲外地云

墨談

卷之七

兩山墨談卷之七

兩山墨談卷之八

吳興陳霆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者徒以建成與刺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脩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事見唐秘史

墨談

卷之八

一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濱宋方幸其貼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已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百神亦陰受職于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儒者之論或謂成王之失或謂魯公之僭或謂成王未必有賜或謂惠公始以上請紛紛未決愚謂禮樂之賜王特用以康周公畢竟使用之公祀如前此沃丁葬伊尹用天子禮制之類當時伯禽受之將必納之公廟以昭天子之賜而已未遽用也至春秋之初王室不綱諸侯強僭於是惠公始以上請遂專輒用之而後世因併用於羣公之廟蓋僭源一開末流未免如此然觀祝鮀之言其於伯禽受封歷舉分物而屢數之曾不及天子禮樂之事陳氏因是有疑遂決謂成王未嘗有賜竊意鮀所言周室分魯以諸物乃舉伯禽就封之初時周公無恙也迨公薨之後周始賜以天子禮樂俾用之公廟耳然則鮀之言其不及於禮樂者固有說哉

隋楊廣弑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云云蓋久之而不自覺其真情之敗露也誠于

中形于外世固有如此者

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內女非夫人歸寧不書此以高固偕來反馬非禮故書所謂反馬者謂古人娶婦留其送馬既三月而後廟見孟歷三月則天道小變而所娶者之成婦可見矣故以之見于廟而使之安于內於是乃反馬

文文山死宋其精忠大節千百世之下雖婦人稚子皆知傳誦一時咏嘆者如所謂與日月爭

光與天地相悠久及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交霜天地知等句非不極其褒揚然皆不若丞相傳贊爲能白其心事如云死之日宋亡七年廬山亡又五年矣夫以時移事改七八年之久而終欲一死以報國此其心所謂至死不變無所爲而爲者也

東坡畫像不傳於世相傳云坡有妹秀慧而額頗高凸坡嘗戲云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而蘇妹亦應聲戲坡云欲扣齒牙無處

覓只聞毛裏有聲傳緣是世謂坡多髯此猶疑其世俗之談未足憑信及觀坡贈焦山長老詩云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晚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展轉無着處予嘗及夜擁衾頗爲多髯所擾蓋展轉措放終獲安寢以是知坡詩所云必嘗親歷而世傳其多髯或信然也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隋方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

宋書

卷之八

五

宋而下類非東晉正統之餘之比然則南北各爲史固亦事理之當然者也嗣是而後元人以夷狄滅宋旣而議脩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亡金舊臣非不知宋爲正統私以宗國之故耻列於夷狄僭僞乃倡言元承金承遼承晉爲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辯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爲靖康游魂餘魄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會稽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冀破其說而漫不見

宋書

卷之八

五

省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畧倣南北史例三國各爲紀傳俾家自爲史金史所載率多呖堯之言當時不爲怪也後四明陳樞氏作通鑑續編謂宋爲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註其下深寓春秋與奪之誼我朝詔作續綱目據以立例然後千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是獲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即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鎮以是而遂欲與中國抗峙恐未爲定論也宋余燾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以傳示學官爲臺諫排擊而止予記蘇東坡葉石林張無垢洪容齋諸公已嘗有是說仁山金氏旣從而改正之矣顧所正猶若未安而從星之解乃復用蔡氏從民之欲之說又歲月日時無易本接

上文休徵而言而日月歲時既見於上皆微之語此本庶徵之傳今徒以歲月日時之字偶類遂亦附之於五紀是三者殊為小誤故今不敢全用金氏之說而參以愚見為補正五紀之文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蓋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合天者必省之於人而後可稽之于天故王省以歲卿士師尹以月日庶民則以星漢天文書曰民勞則星動是庶民之省以星固其分也蓋地位有貴賤高下故所省有大小遠近此歲月日星之傳文然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則專言曆數之所由起蓋曆數以紀歲而作歲以日月之行而成日月之行以纏星辰之十二次而有合朔故日循中道月麗九行則有冬有夏而春秋舉矣月入于箕月入于壁則變寒之暑而

風雨應矣所謂從星風雨之語特以表月行之所在非專為風雨占候言也曆數之作以紀日月之行度星辰之纏次是為統日月星辰而秩歲功者也然則蔡氏所謂月以常行而從星之異好猶之卿士師尹有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其說幾於遷就矣又余氏謂諸疇皆有衍文今觀八政福極二疇俱無之福極之傳先儒謂混之皇極之內而八政之傳予反復一篇中久之而始有得蓋三德疇內惟辟作福二節是也夫三德者聖人與世推移因物變化權其輕重而制其機宜于以納民于皇極者也如是則正直剛克柔克三者弛張更迭為用亦足矣不應復有作威作福等事且是二節陡然傑出與上文全不相涉足知簡之錯而詞之贅者也或者乃以操三德之權立說不思正直剛柔獨非三德撫世之大權乎以正直三者不為三德之權以此三者必為三德之事去枝之本而添蛇之足是治經生穿鑿附會之說非心悟而獨得者也故

今移於八政疇未定其文曰三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
曰賓八曰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夫
農用八政人君所以厚民也八政之中威福王
食具焉須其柄執自天子則天下蒙厚生之福
向爲臣下專竊則厚民之具反爲殃民之地矣
孟食貨民以養也而四海之奉專於一人祭祀
人所重也而百牢之供先之七廟是惟辟王食
也命司空以居民立司徒以教養制賓禮以交
際俾民康寧壽考而循禮好德是惟辟作福也
司寇以詰奸刑亂六師以除殘去暴俾知憂瘦
爲罪之所招而凶折乃上之所制是惟辟作威
也斯三者爲八政之權而人君正德利用厚生
之本臣而竊之害可知矣如此說條理甚明文
義甚通專經者宜首肯也五福六極本爲一時
則傳文亦宜總其後仁山以皇極之錯簡補之

是矣而亦有未愜者故亦更定于左九五福一
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
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
皇之極無虐瑱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
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凡視仁山所補定者剔出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去其原附六極下惟
辟作福二段使合於八政之疇而總其傳於六
極之下以爲通論人君錫福用極之理若曰福
極之柄雖在君而施用之別則視人善而與之
福則人宜知勸惡而不加之極則凶咎者亦無
憚矣無虐瑱獨戒其錫福之遺也無畏高明戒
其用極之避也不協于極宜作六極之極解謂

人制行雖小失苟於用極之法未合而其餘更有不罹于惡者是雖不可錫以福然姑且納之是又勸之以容物也凡一時所見者如此同是君子苟無咎其析經叛古則愚請折其衷

鴟冠子之書多言兵意其爲人乃鬼谷之類韓陸二氏止言其雜黃老刑名殆畧之耳王鈇篇言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成鳩氏者天皇氏也斯乃大道渥茫一世太上淳德之始而言其爲道乃用管子內政之術規以寓兵而文法計制

墨談

卷之八

十

大詳且密此本春秋戰國之陰謀乃以是語三皇以道化民之事謬亦甚矣

子華子信是屬作其文氣全不類國語左氏其推尊仲尼有曰昔者吾友自鄒聞語於孔子而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輒環於河許而弗肯渡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者也又曰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仲尼之轍迹則病

矣而予皇暇之恤詳其尊向之意若在弟子之

列夫周末諸子如莊列輩皆詆訾孔子不少推借子華子聚徒談道其名家久矣縱其知孔子然豈肯遽屈下如此哉此必後之學者徒見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有傾蓋而語之事故因僞撰於篇而推尊之過不復自覺決非子華子之口語也况當傾蓋之時孔子顧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則是子華子年在尊行故有先生之稱然則不可在弟子之列審矣又其篇中多何

墨談

卷之八

十

以故之語此乃六朝文士翻譯佛書之言而執中一則殆類舉業論義所答晏子問黨亦類東漢黨論其曰鼃吟而鼃啼且曉昏而日晷也蒼莽蹢躅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乃近世習爲文者之語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哉故吾決其僞作者必晉宋時人雖然其文字則妙矣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

爲姚令言符即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孫詒曼
使還德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浦勸
威詐作詔書即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
盡當誅滅於是隱帝被弑二人倒用符印則同
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爲忠一以誣
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昆弟二人議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
求於人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願不

墨談

卷之八

士

樂哉太公執而綬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
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
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
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太王者
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
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 國初立法案中士大
夫不爲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蜀先主歸國謙於徐州謙表爲豫州刺史後謙
病死其將佐以州奉迎先主謂陳登等曰袁公

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
與之登等不從乃勉強承受後客荆州劉表所
會表卒子琮密請降魏或勸却琮則荆州可有
先主不然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背信自
濟吾不忍也觀此二節則先主信義素明不欲
爲悖德傷義之事審矣而孔明諸人破於伯圖
乃勸其攻取劉璋不復顧信義百世之下不免
於蹊田奪牛之議此豈先主本意也蓋先主寬
仁大度素得衆心益州之舉使遲之數年待璋

墨談

卷之八

士

自斃而徐取之於其子族善爲之所不然璋不
能有其國或思所以自全而左右有爲之謀畫
勸之遜避然後從容處之庶幾乎兩盡矣不知
出此顧爲狠忍之舉豈非孔明諸人之罪哉而
葉氏輩乃務爲掩護或者又舉商書兼弱攻昧
之言而曲爲之說吾知其見斥於大賢君子也
必矣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
賴以界限華夷辯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

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
與漢爲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窘而入朝
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植乃信其保
塞下處北鄙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
三國爭峙計其窺覲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兢
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
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
相承尚在江左此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
國幸矣而石敬瑭亟於篡竊乃割幽冀以賂契

墨談

卷之八

古

丹中國險隘旣以與虜而又稱臣納幣奉冊上
表不復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
啓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罅隙遂致其
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囊中物
矣後雖宋太宗英武克弗克復燕雲之地南北
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
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冊循用石
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
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歷數全歸于胡綱

常淪滅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極否而中國爲之
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啓之也故予嘗云秦皇
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
猾夏之罪

兩山墨談卷之八

墨談

卷之八

古

兩山墨談卷之九

吳興陳霆

草書入我 朝當以東海張汝弼為第一益其
操縱開闔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
復襲前人畦畛疑張顛以後獨造三昧世所謂
驚蛇糾蚓未足喻也當時丐書者塞戶幾於鐵
門限聲譽而遠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紙今
沒世未久搜訪真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
新意故識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
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
一壞殆非過論也

楊雄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
劉牧亦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至沈約
撰宋書符瑞志則謂燧人氏沒伏羲氏代之受
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其說正矣然又
謂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
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其為說參錯不一
大抵皆出於緯書正不可信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羑里乃伸憤而作
歌曰殷道潛沮濁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
迷亂離兮信謬言兮炎炎之虐使我徯兮
牢牢其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兮
然則漢武決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
衰文王之德所以為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
淺者耳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
此若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洪容齋疑史記所紀帝王世次為不可信其言
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纁越十五傳歷千一
百餘年王季之與商湯蓋兄弟行也而世之相
去凡六百年其妄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
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皆為不然予意十五王云者謂自后
稷而至文凡歷十五有功德之君至文王乃始
克平之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之謂其以十
五王之語而遂取信於周紀之十五傳則拘儒
之見也

六安州人馬致遠爲予言正統間爲兒時隨其父官四川時與母同載道武昌泊舟江許岸有二老嫗以縫綴爲業母呼下將使理故衣見其面有涅痕詢所以則僞漢陳理時宮人也僞漢掠民間女配後宮例刺面爲記因云理時被天兵圍迫乃出降行泥首之禮指武昌城北十里地爲當時自縛處又云予輩初隸僞漢宮後友諒女下嫁因給爲公主府婢于時駙馬最驕貴坐據龍椅百官見者必四拜駙馬坐受後僞漢滅故遣宮人乃嫁爲民人妻老而孤嫠故業此談久舟人催發乃遣去致遠又云時談僞朝事頗多比以童孩不能記迄今母故久無從質問益可惜耳

禮大夫士去國則不當御婦人元脫脫南遷有欲侍以女者辭曰我罪人也安敢及此得此禮矣

凶年馳道不除除者去穢惡也馳道不除知遊幸者矣凡君出而車馬所經供億所須皆足病

民故馳道不除爲救荒之一也疏不明此意

淮水與淝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漚爲荆山湖
又北而荆塗兩山東爲峽出峽而東北會渦水
以東入于海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
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七年內荆塗
峽間忽有水恠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
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多浸商舶至湖
時遇恠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
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

皇朝

卷之九

五

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恠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
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
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
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忽息人復見
於渦河中已已歲予經歷蒙城渡渦河則乾涸
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
入黃河中未知信否予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
世俗寡識妄謂趕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鎖於龜
山唐時爲漁者掣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尚存

而龜山至其渦口舊窟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即
荆塗峽口淮淝所由也其出而作崇孽於此固
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匱而妖
沴之物因得逞脫天威復出而魚鱉生民耶雖
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
潰水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恠下以萬數然
則淮潰之中自昔固多恠矣

皇朝

卷之九

六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
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僖順翼宣
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
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
者也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予嘗泊
舟山麓登寺眺覽命左右戲引將百丈而不竭
井中有聲遙遙然懼而命止寺僧及土人皆云
昔大聖降伏水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後會
泗州二守張君錫訊其事張云弘治末年歲大
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

其神物無敢動也予記岳瀆經云禹得涓河水
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
謂大聖降水母豈即此事而後人傳誤耶為別
有說也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
者掣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為故物井中所有
則在山頂理勢迥不通得無後人因前事而偽
設歟抑桑海變更水洲漲與山一或井中別有
竅道與外河通貫歟按水子楚詞辨云昔傳
禹降伏文所事無稽據

六安茶為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

與朝士之故舊者王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
六安每隨佳興入詩壇纖芽出上春雷動活火
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醉客避清
歡何時一酌中冷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
一時賞重可知矣予謫宦六安見頻歲春凍茶
產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於官貢有司
督責頭芽一斤至賣白金一兩山谷竄民有鬻
產賣子以買克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為異也
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為民害則甚漢武

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燎乃即州南之岳
山行禮遂封為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凌霄樹
官遊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觀然而供
給飛輓山民告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
曹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為守劉起家舉人以予
舊嘗筮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踏槐曾作
少年遊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韞衝斗夜郡
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茗春陽早笏外南山爽
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 大廷方簡富民侯中

聯述貢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體民艱難

民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
桐鄉予所為六人者亦如此
東坡志林云武王之封武庚蓋亦有不得已焉
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
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
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
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其
意蓋倣諸柳子柳之論封建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柳謂湯武以諸侯之力伐桀紂故不得不厚其封蘇謂武王以滅殷之舉傷人心故不得不存其胤自今觀之聖王封建亦謂神明之胄聖賢之後有不可以已私廢者豈專於利害之私慰悅之計哉

建康舊治亭當鍾山佳處元文宗在金陵亭去行邸為近常遊幸焉一日傳命且至住山道人寶琳者出宮門迎候移時見從官奉供帳及門則知上已至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賦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然有佳育之淪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入也寶琳頓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為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寬學士命侍臣模其詩畫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耳上曰當此大雪時吾登此亭自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見乎更謂之雪林且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

人動眾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以待予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佳乃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

黃氏澤曰三桓是文姜之子孫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能無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予謂此等處恐是先世遺史也如此書如簡史董狐書弑君相倡故雖後世子孫見之亦不得怒聖人但因舊史而筆之則自足示戒殊無待於創意也春秋楚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黃楚望曰此事舊以為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聖人所重在存亡國楚惟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樂與人為善之意若止以為貶却狹了聖經也蓋楚之伐陳本以討徵舒納二子為說今殺徵舒而却縣陳則二子無歸是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歸故詳書之所以予

楚子謂興滅繼絕雖是楚人盛德事然聖經苟欲與之自宜別有所書不當於其納罪人見也二子從史君惡以是發微舒之憤故論陳侯之弑陳國之亡二子不得辭罪其宜絕於陳明矣楚不能誅已爲失刑又從而納之較之事理大爲非順說春秋者願謂聖人因以與楚豈所以示後世哉

齊崔杼弑莊公晏嬰立于門外或曰盍入而死乎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自今言之夫人臣之誼雖曰有死無貳然使始則陷君于惡終則從君于昏然而自詭曰能死亦豈君子所與哉此又晏子言外意也他日晏子告景公曰忠臣之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夫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三復斯言則有國者臨難而欲責臣下

以死其亦當自反也矣

賈伯道縣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扇題云一場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奪有之制其出入節其飲食寢處備至伯道不堪其苦初伯道在相位嘗夢鄭姓者殺已於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虎臣之遣史但謂福王與諸惡賈故欲使之甘心而不言其故先是咸淳中王似帥越有清名福邸干政似以法繩之福王素信任幹辦沈淵賊有水患民訴者千餘人似系日不能決淵陰嗾民突入擊似似窘逃避於廟掠其家而去伯道聞之乃罷似命捕淵欲誅之淵匿於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以示伯道曰叔叔善也師相當何如伯道不得已寢其事故丘淵深憾伯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伯道敗還虎臣者端也

漢書註有曰臣瓚者昔人謂不知爲何人今按

晉中書監曾和矯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
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傳瓚也後人取其說以
釋漢書故有臣讀註語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
市肆中叫呼大噓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譁旁
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行城
外過大閤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
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
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公龍
伯康

墨談

卷之九

上

騎日飛雪滿天北京城破戒之兆也因噓于長
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中原流離
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謫仙者耶
韓蘄王拒金人於淮西力頗不敵時有趙九齡
者獻策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衆頗易其言未
之信也俄而虜師退世忠請止會戰虜酋使謂
曰聞南朝欲決水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耶
自是九齡爲時知重建炎南渡岳武穆彷徨江
上未知攸適武穆軍令餓死不標劫時以乏糧

墨談

卷之九

上

不得已將謀抄掠九齡以舊嘗識岳乃往說其
移軍陽羨州司給之食飛得無他後有薦九齡
於趙丞相鼎者方欲用之會遇諛不果九齡自
是屏居不出卒以老死嗟乎世未嘗乏才也以
韓岳二大將而尚賴一九齡以挫強敵全約束
度其抱負與見之運用必有大過人者然卒不
能和說者之口潦倒終身不復憫惜是豈得諉
曰造物者忌之而已昔武后觀駱賓王所草檄
嘆曰有才如此而不得用宰相之過也嗚呼今
之執人才之柄者觀此宜留意矣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
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耻臣戎萬里腥膻如許
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
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
賈默劉秉忠輩高談皇王帝伯之道自謂列聖
相傳道統爲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爲中
國正統推心臣服援經據史從而爲之辭嗚呼
使觀於此言宜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

士君子生斯世為斯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石
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世無道之極也吾意
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兩山墨談卷之九

卷之九

主

兩山墨談卷之十

吳興陳霆

巢湖幅員四百里盪江淮四巨浸也禹築江淮
監營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見豈當時江
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勞力故遂遺耶中
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嘗結
水砦於此予嘗登山眺覽四顧浩茫天日黃濁
真有氣蒸波撼之意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
也湖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漁
柳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警謂仰山之神甚
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
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尚隱約湖陂
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固嘗為寂寞之濱矣
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橫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虫
食之虫形似蚕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蚕之將
絲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蠻人鬻之
作釣縉甚適於用

程大昌演繁露謂吳越錢氏亦嘗改元見於封

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見於羅隱記文稱保
大元年按范石湖騷錄袁州仰山有孚惠廟
兄弟二王其神龍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守
司徒竹冊末稱保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
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
曾用楊氏正朔也據此則保大非吳越所建而
實正無考爲錢氏所建無疑然保大乃南唐元
宗年號五代史江表志可考也

宋太祖初受周禪與諸將入宮宮人抱二小兒

以拜問之

世宗二子也

太祖顧左右提以出意

欲除之潘美不可乃追還以其一賜美其一則
不知所處五代史所謂紀王熙謹漸王熙誨者
是也熙謹於乾德二年卒熙誨史謂不知其所
終其或即賜美者耶美所養者後名惟正
其後二代惟以美爲父焉吁可悲矣

司其供狀且脅其書完顏守緒爲虜主天綱擲
筆曰欲殺即殺何以狀爲旣而但書爲故主亦

足悲矣續綱目載其事末云不知其所終揭陽
長編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
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充計議官完顏好海保
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然則有罪之
後固嘗受宋之祿秩矣豈其老於是職歟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
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
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
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者道此

河也

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卧古

峯石空嵌方濬爲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

宋營良岳平石於靈璧綱運未訖而汴都被兵
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蓋可浩歎

越絕曰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
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
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
無知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
曰使齊國以國事魯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

興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
君按左傳及註疏無知既弑立雍廩殺之是年
春魯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時子糾小白各有黨
所欲援立者非一其盟于莒者蓋大夫之來迎
糾者也是時事勢非以兵伐則事不可集故是
夏公伐齊納糾齊方閉拒而小白以近在莒大
臣國高為之內主於是小白先入而立魯師敗
而歸其秋鮑叔牙率師至謂魯人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鬻也請受而甘心焉於是魯殺
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
歸于齊其前后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
傳其來魯也乃是滅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
叔聘糾以為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凡越絕之
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
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
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
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決言殺無知請子
糾取小白之為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

開蓋出漢魏之後吾意其註中云云或即本之
越絕也然則等為無稽之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予謫判六安嘗
訪之士人云昔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
神祠可鎮壓遂眾建閼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
崩墓碑出焉童稚群剝掘之漸向裡得石刻漢
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開於州為亟掩之而
閼王廟迄今歸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
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
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居竊謂長安俱以謀反
伏法長葬于雅安都壽春則與六不相涉布本
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曰英山者以布所起得
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骨于此理或
然也
宋以仁厚立國誠可超軼漢唐而與周媲美不
幸中多狄難革命之後髡禿肆毒禍及陵骨私
謂宋死生存歿受狄禍備慘天道反常為之痛
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應歌詩一篇乃紀

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為詞而紅巾揭旗有重開
大宋之天之句元入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
屬於沙州懼為衆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德入
人之深雖易姓未民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
學者但知范雎入秦變姓名為張祿不知秦在
當時先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
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
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
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于秦主我往
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諜
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
王往而大遇考之史傳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
秦之先然則張祿之入秦其居范雎之前久矣
然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固嘗聞于諸侯秦
人持俾雎冒其名以誑駭乎鄰國耶不然則雎
之狙變奚為恰張祿是稱也
禮經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
獸先儒之說謂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

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
也獸可曰禽予嘗言之矣然鳥亦可謂之獸按
考鳥獸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
者人獸禽也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
有據耳
晉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昝刀主兵死
後為王敦所殺景泰中索柳庄嘗謂人曰少保
可公何不早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
法名望刀眼未幾被戮人咸神之今觀訓之相
卓如此知索之本於舊法耳
宋胡穎守潭好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
士祠不毀後轉官桂林桂人聞其風一時淫祠
私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以冀倖免故桂林屬邑
有周文王大伯孟母漢高張良等廟相傳至今
不復能改
谷音詩于既撮其悲憤感切音以見其志而數
人者之節於史宜得書慮簡冊之終遺也乃錄
其繁于左王澮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為師教

授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
促之鎮澮不應浮海而遜程自脩洛陽人也性
孝父讀書城東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
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瑯琊再瑋好縱橫談
世爲李氏客難且作琇累書諫止不聽乃南走
渡江久之聞瑋城東向三哭伏劍死王翦篤學
尚氣吳曦謀反來請翦陽病風瘖潛詣安丙
謀誅曦事定匿巴中爲農終身廣陵張琰偉軀
長鬚個儻有節繫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
圍南赴行在所追者及之麾下烏散琰獨闖死
汪涯事母孝宣撫賈偁道請爲客當作露布獻
捷涯瞋目曰嗚人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
所不能也偁道怒撻殺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
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簷本建安人
溫言正行江丞相萬里薦爲郎先致書本本方
坐門前釣使者至問本居本始曰前即持竿渡
溪去不知所終四明皇甫子明性豪宕乘小舟
掛布帆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至元丙

子發狂痛哭蹈海丁開負氣敢言潭州安撫何
士璧被罪開獨詣闕疏陳士璧功大軍府小費
不宜推究書奏羈管揚州歲餘卒宜春晏義風
度秀整營主趙崇雍後雍逮繫義自請詣獄俱
以庾終此外一十五人其獨行亦可書然不能
悉
唐李涪論其本朝不應二都並廟謂隋創洛都
爲巡幸之所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
繫武氏徙都遂於其地建崇先廟中宗反正遷
崇先於西京即其地爲太廟爾後中宗還京東
都權廟不暇撤去玄宗駐蹕時復臨享是時君
臣安於清太宗廟定制不置論及遂使二都並
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是
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其說甚正但考之周制
亦嘗如此昔周公營成周召誥云越五日甲寅
位成傳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是洛
邑嘗建廟矣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熾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賁殺禮咸格王入太

室祿歲終之祭於洛舉行而加特於世室降祿於清廟則洛廟又嘗設主行祭矣故知別都有廟而廟各有主周之盛時且然然則何疑於唐哉但成王既不果遷則廟祀之制自後亦不知安處以理揆之或亦闕而勿饗乎

蕭道成謀移宋祚沈攸之欲討之謂所親曰吾寧爲王淩死不爲賈克生按司馬懿專魏王淩謀除之後事不就爲懿所執於道飲藥死攸之自計討逆不成不惜一死故引淩事以自附

學業

卷之十

士

覽徒見刊文爲陵遂引王陵面折廷爭事爲釋不知刊本實誤也陳氏亦不復是正何耶

柳冕論司馬遷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佐以黃老寓托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謂命世而生亦信然也柳爲此論是謂馬遷之蒐羅千古甚有功於聖人矣至歐

公之意則不然其言曰孔子之聖上述前世止於堯舜審其大畧而不道其前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觀此則遷正以不知要以聖人之旨故蒐獵雖廣而踈謬亦衆柳不知爲病而顧推其長所見何差遠也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予嘗見於茅山趙繼先家繼先其遺胤也松雪鬚髮少班然而尚童顏幞頭紫袍玉帶象笏署云魏國公趙某夫人

墨譜

卷之十

書

貌豐偉所服乃褶子然俱坐錦墩繼先謂聞之祖父此元主宣入賜坐命畫工貌者也不知果否相傳松雪肌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綃遇絺葛肌即傷擦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宗室懼爲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據案書讀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云此不過秀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之小閣時賀謁者填集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窓紙云霜筠雪

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其
自許以靜退如此後罷相判江寧游寓鍾山正
符前所想慕之地謂其終老此境矣而一聞復
相之命即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何前後言
行之相悖也蓋此老實願戀榮利窓紙所書持
矯飾以示一時謂無心宦情焉耳作偽曰拙此
亦其一端云

禹貢泗濱浮磬註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
而琢之可爲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
之地嘗周視河次絕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
可百里縣曰靈璧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
爲響版音韻清越非金鐵比也疑古所謂浮磬
豈即此地所產禹嘗和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克
貢耶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值雪夜下簾燃
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
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願謂曰汝太尉尋
常當此清景則何爲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

妾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爲壽清
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合
酣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穀雪夜烹茶侍姬
所談黨家風味事然陶以慚沮而宋竟酣適乃
知二公襟袍之酸寒曠達又自不同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

墨談

卷之十

主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吳興陳霆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亡命吳中歲久遊杭與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慶雲見將賦詩劉侯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也淮楚之分當有

訪遇真主出翌日具叢襍托推星命走淮泗旁求遍

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子

考開國功臣錄孫炎傳云

天兵克處州以炎爲

總制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之于時劉基章溢尤爲處士所推劉果敢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嘗仕元耻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超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

以諭劉無以答遂巡就見炎置酒以飲炎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疑滯劉乃深服嘆曰基始自以爲勝公今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於是乃就徵據此則基之出乃由炎之堅挽其聘使往返至再至三而後就蓋有莘野三聘之風續綱目書曰

大明克處州以書幣徵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等至建康斯實錄矣而故老之談乃若始由其自售蓋傳聞之謬也

新安程學士嘗謂三蘇罪浮于安石其言曰安

石尚知操奔爲可惡而蘇氏以荀彧爲聖人然

予觀東坡史評其論管幼安賢於荀孔大意以

爲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從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才疎意廣每所論建輒中操意然終亦不免管幼安懷寶避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竟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夫東

坡以穿窬視操丕而以幼安爲賢於荀孔則操
丕固其所惡而文若始終非其所滿明矣今程
氏乃云云類於不考而嘆呵安斥者言固不可
不慎也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既俘
夫人歐陽氏爲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
夫人泣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汚於賤
卒之手夫吾天也吾夫既執吾尚安所顧籍哉
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而死丞相
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既美龔氏開能
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
書之以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爲居丞相
之先矣然予記傳記云丞相既就刑義士張敦
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
如生質之續綱目爲說匪異審是則夫人之死
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所載先
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
禹戮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
予宦遊淮西嘗至懷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
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
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
山氏既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
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爲據但
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
至爲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
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固可
原矣疑未當輒戮也嘗因是而考之通鑑前編
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其戮防風
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
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惑耳
鳳陽府懷遠縣枕荆山之麓山即卞和氏獲璧
處也玉坑在山西南隈好事者尚能指示世說
荆山之玉爲世所寶而麓之石似王者其名曰
珽珽亦與玉混今歷世既遠山皆粗礪頑石求

所謂瓊玖絕不可得而復童巔不毛焦竭殊甚
豈至寶一泄山之精采靈秀亦與之俱盡耶然
則王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澤媚古人之言要
自不誣也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尚存廢跡之東積水數千
頃今名安豐塘即古芍陂塘也春秋時楚相孫
叔敖所開灌溉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
朝於塘岸初四十八閘時其鍾泄中復多菰薺
藕芡之類正德丁丑淮西旱民取飼於塘所活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幾萬人予嘗經行其處私獨不滿謂人知享利
而莫知報本所謂叔敖者遺祠三間瀕側塘岸
村民既之香火鷄豚之奉而有司守土者亦不
聞歲一修祀蓋甚缺典也附塘一沼清冷可鑑
且淵深叵測土人謂有巨蛟蟄其內每天雨即
吟吼水面聲振原隰呵氣成黑雲予嘗欲俟以
驗竟不值便而止或又云塘心平阜處古安豐
府也歲久沉陷入塘中今霧雨決句或見城郭
人馬現其處若登州海市然者考之史傳安豐

初不聞建府縣廢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即今
壽州是也或者所云蓋未足信然城郭人馬之
狀疑塘水浩漫時為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
幻而見者寡知識遂妄云已耳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為詭
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典
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
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
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
則因事感觸遇物發越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
里而因風觸石則洄波洑流變態百出久之而
澄靜寧帖亦復平正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
者理既晦背意亦淺狹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
之間猶黃潦無根之源而欲其瀉千里極變態
多見其窘陋矣

司馬公作通鑑托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
侯時劉恕道原為書局官屬語公曰曷不起上
古或堯舜公答以事也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

終不敢接夫獲麟故起此雖然予知公之微意更有在也蓋平王東遷之後齊楚秦晉始大而號令征伐目諸侯出春秋託始于平王四十九年為諸侯僭天子之始三晉受朝命之後齊田氏援此求為諸侯通鑑託始于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為大夫僭諸侯之始然則世愈降而變愈甚矣

李庭芝守楊終以一死報國而宋史不列於忠義心嘗疑之及閱姜才傳云庭芝以在圍久召

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

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若然則庭芝心跡或嘗有所移動非才劫之以義其末路或有未必然者其不得列於忠義亦五代張敬達之例也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仍以絮室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

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室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大抵皆異人也伽化緣在臨淮寂後朝廷送至故處起塔供養蓋泗州塔是也然程史載泗在南宋時固無塔今則大浮圖在其州治之西第不知何時所建耳

唐韋后弑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弑帝

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掖一日謂韋后及安樂曰三郎砍汝頭時后自計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也遂與安樂行弑夫庸詎知兆玄宗靖內難之事也此具於神僧傳中

瞿宗吉所著吳江龍王堂記中間設伍子胥范相國之語皆祖宋人王義豐館娃賦中意也夫差之亡謂其專惑於西施固為拘論而義豐則

專於殺子胥恐亦未盡也夫佳兵不祥不戢則自焚夫左內不備越人之仇而外復連齊晉之禍後其境內蟹珍稻種其勢當自救不暇而方且掃國之兵輕千里而爭黃池之會於是越人得以乘隙而首尾奔馳狼狽失措追其既平而又復不思防預之策此時此勢雖使子胥在亦安保其無敗也太子友諷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也夫差之敗果若此是故齊湣之敗不在於孟嘗之奔而在於滅宋而驕符秦之亡不在於王猛之死而在於勞師遠伐此古今有國者所當鑒也

續通鑑節要於宋開寶六年即大書奉正統前此猶分注也宋之正統陳氏續編則定於太平興國四年蓋本之朱子之說續綱目則定於開寶八年謂準之武德七年之例予前既論所適從矣若六年則江南未平太原方負固其大書一統未見有據意者周恭帝於是年三月告朔故輒附以進宋之例耶然恭帝既廢天下非周

久矣統之接續固不係其存亡也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疆兵擇吏即王氏富國疆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拘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上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嫠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更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哀經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漢高帝嫚士善罵亦其盛年英豪之氣戰爭叱咤之習耳至其晚年亦自悟其非其教太子有

云吾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
祚以來追思昔所行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
諸公吾同時人信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
即此二敕其知學問爲有益而元臣爲當敬非
復昔時之態矣前輩謂高帝性最明達此亦可
見其一節云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塙山墜軍上者名管
頭之氣於占法爲負宋孟珙圍金主於蔡州見
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朞月蔡破金滅此禍兆
之已證者也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王牧野之
役舉古仁義之師莫或過者然殷滅之後商族
弗靖至三易世而後民若周有天下其積累深
遠而維持仁厚儼於商德實曰過之然秦人舉
之若燎毛定之若植礎周族不聞反側之舉而
秦人亦無告諭之詞心常極之蓋武王之時商
王雖惡而其公族猶盛武王特順天下之心徒
欲伐紂救民而本無利之之意故於商族善爲

之所而其弗率亦止諭之以理待其自化此所
謂聖人之心公平廣大之德也若周之末世則
更春秋戰國之後姬姓之國既盡矣而赧王歸
命秦又取二周之遺之國視天下無復有爲周
之係者此所以舉之不難而安之甚易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墨談

卷十一

十一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續綱目於我

吳興陳霆

太祖初起兵即夷元於列國孟用綱目於勝廣起兵即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城裂之其不道已極而元人以夷狄干統隳亂天常腥污華夏較之秦甚焉故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自等夷之後猶大書紀元至子嬰降乃絕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在義不得遽絕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國先王之疆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

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中國有主矣千時雖未統一然止當大書甲子黜元之年併以我

吳元之年並注行下斯足示進麾之大義而秉筆者不然於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例豈別有意義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

情而一扣其說也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元尚書賈魯故宅中地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

天朝平定山莊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即以爲驛相傳云魯與黃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緣是汝穎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謂元亡魯實爲之子意不然河決固當治治河亦欲救民非所謂天下無事而庸人擾之者也元以夷狄主中國紀綱廢弛倫斂敗而風俗惡薄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天厭夷德久矣雖不治河能保其不亡也耶考之元史魯以工部

尚書克河防使所發兵民才十七萬而所治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始築城陷煬開河之比曩予歸自太原道出驛下飯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悲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

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陳子極通鑑續編其面目儼然綱目也獨惜其義例有未然者李筠李重進均之周臣其起兵拒宋心迹頗同而書筠以死節書重進以謀反此漢主繼恩被弑實郭無為授意而侯霸榮推办也乃書霸榮以行弑書無為以討賊其他卒庸臣外僚多具階爵而中國之勲賢忠亮者或否蒙古雖其本朝要之邊夷醜類也而於其始事即進凡此皆其私心偏見然則一家書耳讀欲為天下之公史則未也

杭天竺寺觀音像相傳晉天福間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工刻成像設白光煥發繼以晝夜至漢乾祐間僧從勲以古佛舍利置臺相中時出現寇項宋咸平中浙西久旱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寺繼時霖雨濡足其靈異類此建炎四年元木入臨安高宗遜于海元木上謁天竺問知其

異因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王河鄉建寺以奉即以觀音賜額事具本寺右刻中則故物為有力者負去久矣今天竺仍有香木刻像杭僧率認為故物以金石刻証之蓋後人補刻他木之贗者也

又記金陵志公泗州僧伽二像皆南牧之際也因併及之

宋仁宗一日游後苑歸而索漿飲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若此仁宗曰吾屢

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故寧渴而歸此即楚惠王吞蛭之念也惠王食寒菹而

得蛭以譴之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然又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嗚呼推此一念而縱欲戕人不道之事知必無矣此帝王盛德事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終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

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
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此又何也里差乃
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陳勝之故人詣勝入宮見殿屋帷帳顧曰夥涉
之爲王沉沉者遷固謂楚人以多爲夥故天下
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予意夥之訓多固矣
但云多涉之爲王恐無意義夥者物之成侶而
衆多之謂今江淮間稱商賈之同事者曰夥伴
曰夥計竊意故人以涉舊同傭耕故稱夥涉猶
言前此夥同之涉今爲王而氣貌之深嚴也然
秦末至今世代實遠不知當時之稱謂果亦同
此否

項羽入秦後封建諸侯英布初立爲九江王至
漢四年秋七月布背楚歸漢漢更立爲淮南王
使將兵從伐楚天下既定始剖符定王淮南史
遷於布未歸漢之前漢使隨何說九江錄其問
答之語稱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淮南
王曰請奉命蓋追叙前事而習其後稱故不覺

少微江氏作通鑑節要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

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漢書項籍傳羽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去者罷棄之意本謂
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而少微節其字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遂使學者例以去學
劍爲句彭越傳上赦越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
郿逢呂后從長安東本謂徙越置蜀之青衣縣
越西行至郿道逢呂后自長安來而少微節其
句曰傳處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遂使學
者以傳處蜀青衣西爲句此亦因讀漢史而偶
舉其一二他凡謬誤固未能盡摘也

史記越世家吳敗越會稽既而赦越罷兵而歸
句踐之困於會稽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吳
既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
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云云按吳越春秋吳赦
越罷兵歸越句踐與妻入朝于吳留之踰三年
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修政求報于吳史

記不言是前書晚出馬遷不得見也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
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
漢祖東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
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
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或不知往
往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
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

墨談

卷十二

八

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爲二也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開
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
栗姬怒弗肯薦又罵上老狗上心嫌之未發也
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
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
大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然則雖里巷常談其
所從來者遠矣

宋理宗微時鞠于母舅全氏家一日秋暑偕弟

與芮浴于河時鄧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
河漣天忽雷雨帝與芮趨避舫側天錫卧舟
中夢有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問之爲全
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
侍因告天錫曰此吾外孫趙與苕與芮也日者
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丞相彌遠客
史時陰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以
俟天錫適感此異還白之史召二子至臨安文
以長者當貴卒立爲沂王後後代濟王入立乃
知帝王之主信非偶然也理宗旣立與芮子牧
爲太子擇妃於母族得慈憲夫人之姪孫女是
爲全后宋亡后入觀元主爲尼於燕寺以卒后
之遺像予得見於里人蘇琪家廣額鳳目雙眉
侵入鬢然所衣乃道服蘇爲予言聞之父祖此
后當入北時手寫以遺族人者蘇本全氏國亡
變姓徙居杭之長安鎮今復僑居于新市子孫
襲今姓云

墨談

卷十二

九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帝宜爲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爲得矣至於義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書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史記

卷十二

史記

十

史記傳張湯杜周于酷吏而漢書不列元城劉氏曰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大司空班氏不使湯入酷吏蓋以張純故也然杜張一等人也若獨登湯則世得議已故杜氏在東漢雖其子孫微絕亦併貸之此正如春秋之時伯有爲厲子產以爲鬼無所歸故也乃立其後良止以止之然恐惑民因併立公孫洩以爲子孔之後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史記

卷十二

史記

十

者固之措意正類此予謂固於此事當難免曲筆之議然細觀漢書酷吏傳則知其於湯周蓋未嘗全脫其跡也趙禹傳禹以刀筆吏積勞爲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義縱傳縱遷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疆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縱徙定襄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縱後棄市閱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及義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減宣傳宣爲右扶風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已而杜周任用夫禹縱溫舒宣傳酷吏也而傳其行事必援引湯周以爲言至傳末之贊云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諛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掘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同密事廢寢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殺

何暇論絕墨之外乎云云予一一閱其前後大抵皆沿史記之語以此觀之固之論湯周蓋未嘗盡改馬遷之舊也贊末復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此則固自表立例之意春秋之法微而顯志而晦固貸湯周而必存其跡其自諉豈以是乎

唐逸史載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蘆中若夢狀第覺其身在此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謂曰此水晶宮也其說疑於怪誕然漢費長房遇壺公事具於范史與此正相類使壺公事非虛則盧所遇有之矣我

太祖以戊申年即

皇帝位於金陵建元洪武是歲八月克元都元主避去雖其遊魂駐應昌踰歲而殁然歸我華夏而返其巢穴中國帝王之統固已與之絕矣于時南北平定獨明昇竊據巴蜀尚襲位號然嘗遣使奉貢非敵國比也故當以戊申即位之

年即爲接正統之日大書長年紹宋作觀而或者猶疑於舊主尚存僭國未下所見亦誤矣蓋應昌之元難擬於庄山之宋職貢之夏難比於百戰不下之漢事固有不同者而作史者亦不得盡依跡也

元順帝駐應昌而殂明年上都設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入沙漠傳占思帖木兒後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奔散來附洪武末遣將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破之自後不敢近邊永樂中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泰貢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之後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漠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漠西瓦剌之地正統初朝貢如常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相篡戮本朝因絕之

藏六於一甲東坡有是言也坡以戒失而事藏

然以玄緒之靈而不免鑽灼之禍甲實取之
是一甲正其揚露之地藏何可得也予謂吾身
之具亦六六者能藏則免矣闔門養高與物罕
接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謂藏首焚棄筆硯謝
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
非途不趨小徑不由使夫人不得議吾踪跡是
謂藏足保固貞元絕意房闈使靡曼不得動吾
欲是謂藏腎六者藏之於一心夫然將即之而
不可親扣之而不得其形與聲其至人也矣

墨談

卷十二

正統

正統間統墓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
忽見冠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
此中人豈腐闢兒人也卒得逝歸後也先犯土
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豈腐闢上斯事甚異
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
劉宣傷重卧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
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
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史記灌嬰傳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按羽傳
籍至東城困敗乃自刎則非斬獲明矣而此云
爾者蓋籍既刎之後所追卒各斷其支體以上
功故史家因當時之文而遂謂斬耳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墨談

卷十二

正統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吳興陳震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於是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九十三而終世儒固多疑之以爲年之短長命也雖聖人亦豈能與子而竹書紀年則曰武王年五十四仁山金氏謂信如武王年九十三之說則文王應以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應以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必不然矣緣是以竹書爲信予考之太史公載逸周書之言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靡康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令我未定天保何假寐夫武王謂天之棄殷自其未生之時迨至今大定之日屈指爲六十年則是滅殷之時武之年應未及六十竹書五十四之說疑可信也洛陽名園記云有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

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歐公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縈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二篇雖語意相類然造語簡古則歐公爲優

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注但言桑林者殷天子樂名洪氏雖引呂覽與淮南子二書所註桑林之說然皆不明桑林之爲殷樂與宋有桑林之故今按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乃商世雩帝之所故湯以旱禱于桑林商世因謹事之而其祀神之樂即以桑林爲名宋爲商後得修其事守故有桑林之樂然用之會享則棄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先儒謂三讓固遜也太王志欲剪商而太伯不從太王意欲傳位及昌而太伯逃去于時商日衰而周日彊周蓋騷騷有代商之勢太伯乃棄而不取是其父子昆弟之間實以天下相遜也且其迹隱微故民無得而稱

馬子讀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
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吳越
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前人謂其去古未遠又曄
越人宜知吳越之故然則三讓之說豈曄因得
其實耶但春秋史記無之則又疑後人因論語
之文而偽補其說是未可知也姑存之
漢公主間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蓋長主則
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然董偃死
與竇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墨談

卷十三

三

潘氏榮曰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然夜拜宋
而收兵權遣哭薄昭而殺元舅納坐席之諫而
竟奪祿席之愛躬騎射之習而欲親行匈奴之
伐此亦剛克處也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然憚
汲黯之嚴直欲太子之仁柔悟神仙之妖妄而
思寡欲以卻疾罷輪臺之田作而知悔過以遷
善此亦柔克處也

伍子胥之為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不共
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

相等也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
宜與國共休戚者也奢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本
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
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
後同休而共戚者顧可以甘心於宗國乎方其
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之弑復計滅王僚之胤
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役暴
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為
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撻其屍可乎太
公墨談 卷十三 四
白之梟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胥獨何人敢遂不
顧於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諛而戮賢自平王之
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讐人
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誼不已濫乎故
夫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
而不知有宗國屬鏤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奢
尚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
胥事謂其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
復父之讐是其孝為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讐

君則移孝為忠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敵則始終為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于吳而被戮故例為之悼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隱惡之誼也又按楚鄭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上虐下為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凡鄭公之言如此則春秋之士固以為君父不可讐矣乃知申胥之言其責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以左將敵然不在後世此皆可為後世之誦

墨談

卷十三

五

元魏孝文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北

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然鴈臣二字甚新

受日齋叢抄載唐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宴會蔬食任陳醢醢

永為常例以為古帝王生日禁屠宰之始然隋文帝生日詔天下為其母明元皇后斷屠以示報本則生日禁屠宰自隋已然矣非始於唐開成也

秦時拘繫無辜民不知罪咸仰天嘆曰怪哉怪哉憂憤之氣感而生虫色赤而頭目耳鼻齒牙俱備漢馳道中有此物詔問東方朔朔對如此且曰所產之地必秦獄也按地圖果然又問何以去虫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乃今人取虫浸酒中須臾糜散予然後知古今謂酒能消憂者本此曹孟德詩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謂酒解憂蓋用朔語也

墨談

卷十三

六

日月之會于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光為陰魄所蔽故為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皆用置望參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

光獨圓滿然日光四射而正中光稍所不足處則為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為月食然以太陰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墮於暗虛而為食以是亦為陰盛之象也

岳武穆平湖寇揚公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秘籌妙算若與鬼神為謀非人可瞞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公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高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舡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未

墨談

卷十三

七

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闕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遽平岳之奇功照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鮮當為拈出

齊人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

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宋洪翼謂以文意推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字從而謝焉上當有黔敖字以予觀之仍其本文亦自意足仍其文正足見檀弓之高古也

元末明王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母太后彭氏同聽政我

太祖既即帝位昇猶阻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昇欲戰之彭氏廷

墨談

卷十三

八

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疆土託在臣棄夫業一日未亡則臣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即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初僞夏聞王師致討恃其險阻以重兵守瞿唐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顧以天險難攻總命老弱守之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諸郡遂據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守銅鑼峽兵不得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

有清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壘
用巨砲名襄陽者連飛數四碎之於是其城隕
守者震恐無復聞志遂以出降此得之戶曹主
正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渠云聞之父祖其詳如
此

張然滯役多年婦與奴通後然歸婦與奴謀害
之其犬烏龍注睛聳耳舐唇視奴然呼曰烏龍
烏龍大應聲傷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然則
烏龍以名大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龍語蓋
出然事而章伯深不知乃舉俚語拜狗作烏龍
為據何淺聞也

老子曰道者藏精於內極神於心靜漠恬淡悅
穆於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言官府若無事朝
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
莫不仰止之惠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
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
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
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以道被民而弗從者精

誠弗包也此即吾儒無為而治王道本諸天德
之說也但吾儒所謂無為者得人以任眾職久
之民化俗成而不見有為所謂天德者精一以
盡交修久之體立用行而推無不準老子乃一
切歸之無所容心此其所以墮於虛寂而目之
為異端也

晉顏含不肯從郭璞筮其言曰修己而天不與
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管龜宋晁文元平生不喜推衍之術其言曰自
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
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二公之言如此真達生
信命者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
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
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南人作相
務變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其時
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甫十四

年乃開有宋之治自後高位亦開有南人然天下日蹙太平杜鵑之聲其兆于宋初者不聞蓋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

今之椰盃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遺刺客得其首因集於樹已而化為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為飲器當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于常記為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瓢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核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宜亦椰之類耶但椰漿素所醖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醖此為特異竟亦莫知為何木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南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啓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繫謂堯以天下讓一山

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諸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為之也瞽瞍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日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

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為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為天子緣是興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爲恥而當時亦不以爲怪非若後世有工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爲先事之兆然予嘗觀張靖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瑩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傳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章祝女巫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其說於神宮或遂謂之殷相諫自莊周安言始鄭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玉傳祠求

乎之事蓋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說者謂傳母嘉之也偶商之傳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言則傳者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傳者保傳之義而說爲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慎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鷄犬之喻馭馬則朽索之說去瞋止妄息欲寡求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予謂此獨爲最切也

東坡之言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乎非文人而所性所值實協此言以是知坐困不免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墨談

卷十三

五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吳興陳霆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蓋公平生歷履與其學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槩雄厲真有凌轢萬象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之秘密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氣之百折而不餒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鯨波再涉而不惧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夫嘆老嗟卑悼遺懷而憫厄窮者迥庭矣

墨談

卷十四

六

醉白堂記云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議論是矣而語若少疵古之君子其任天下之重者皆心乎爲民而已私無預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伊尹視匹夫匹婦有不獲者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所爲任天下者類如此

其夫履盛滿而負危疑者異矣然則憂患利害非所以施於賢哲也若曰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思之域而行乎焦勞之途則庶乎語穩而理當然亦一時偶見如此固非敢妄病乎大賢也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二妾史記汲冢書胥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爲妲己其一名氏不著蓋妲己傳美世故累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

墨談

卷十四

二

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吳二人方止苑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爲神女不敢前犯楊鐵崖咏范蠡事所謂西施鄭旦坐兩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爲西施所掩故亡吳之罪獨得以逭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爲不幸也

南平趙弼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言安石嘗喜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

者盧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姬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從盧啣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傲於此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左氏載董狐之言曰盾身爲上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其君者非盾

墨談

卷十四

三

而誰予謂此言亦未足服膺也弑行於趙穿穿之進用以盾之族子也盾以驟諫而積靈公之怒則其君臣之間必相猜嫌乖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不果於殺盾而盾出亡度其當時事勢必有甚危迫者穿爲之族子其能自安於位乎必也公朝有誅夷之謀而族屬有連及之懼非穿弑公則公族趙回有所必至者故嘗追原其始而深考其故知穿素無怨於公其爲此舉特欲復盾而免趙也是則雖未嘗有所受意

而發端聲稱皆由於盾穿以盾故而弑君公以盾故而弑弑是穿持成濟之流耳然則首惡之名非盾其誰當哉譬之父兄與人爭鬪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以是論盾當必無詞矣而何假不越境不討賊之云也哉王通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盾之與公事正類此仁山金氏以盾不越境固必殺命於穿此則深文矣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其言曰

卷十四

盾雖不知猶為首惡則是當時朝論固謂盾亦嘗知也而可以授命証之乎其為法受惡越境則免先儒已辯其非孔子之言識者固知之矣
玄不復論又按左氏河曲之役土會謂秦伯曰弱不在軍事好義而往若更輕者得焉其可又
觀此則不患也待期而後人于險無勇也乃止
其無難者盾之明矣以其舉措而察其心則公
之河其可免
綱目漢元帝元年立婕妤王政君為皇后汪充

寬考異云按唐高宗立武氏為昭儀綱目書太宗才人以著其塵聚之醜然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中書皇太孫驚生注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婕妤予細考之意竊不然蓋武氏經事先帝高宗不願倫理不畏公議而立以為后故綱目謹書其始以著其醜政君為宣帝令后擇取以賜必於宣帝無嫌而元帝素得於受命又何他疑也唐以

卷十四

武氏事同政君正欲借此以掩其失耳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為飲茶之証予閱趙飛燕列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噉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噉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古有記里鼓車莫考其制一日得楊鐵崖所賦
始測其彷彿其云虛輪暈軫橫轅倚輓平廂層
構低高間施木鐃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携列
鼓鑄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
遙遙而運規途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
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峙之旁羅已
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本朝曾
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利人眼目亦
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
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
其於處已接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拂
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爲依阿俯仰滑稽
鵠突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海外有真臘國其土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
甚詳中間紀其曆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
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爲歲
首當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爲後九

月漢初亦襲用之至征和間始改豈真臘置曆
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而至今尚承襲耶
綱目卒吳讓皇楊溥劉友益曰書卒何子徐誥
也自宋弒零陵是後滅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
鄭公書薨於是楊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
幾矣考之五代史吳世家冬十月溥禪位於齊
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別無他詞意
謂溥獲善終將信知誥之存厚矣近觀五國故
事乃知溥遷丹陽宮及將逼殺方誦佛書於樓
上使者趨前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然則溥
之卒實徐誥弒之耳蓋通鑑綱目皆本之五代
史而歐公以家世隸江南故於其國多諱辭吾
今特暴之庶後之學者不至於誤信也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
事史冊皆不明言蓋當時秘之也僖宗寵內園
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
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
獨行觀之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

馬未經調習忽爾騰躍踏僖宗左脇遂倒地欲死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稱氣疾醫人候脉謂爲膀胱氣作投治莫效卧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追之太宗僅得脫凡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行宮嬪皆陷沒太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其棄天下竟以瘡疾發云僖宗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諭滕章敏之言即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盡實者必多矣

卷十四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丘氏辯之詳矣新安程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畧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者吹毛索癥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兇逆此皆先入之疑勝

而不考之過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便嬴秦居西戎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取益州然則知荊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或分或爭或據頗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荊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之計坐成陳敗而蜀漢僅可自保凡以得天下之形便與否而已

卷十四

嘗讀史至三國劉玄德伐吳一敗狼狽竟慚恨致疾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固知伐吳非計矣而不能先事諫止何哉先儒謂孔明固必諫意者不從耳此未必然也夫先主之興飛羽其夙契深厚雖名爲君臣而義則骨肉也孔明以一時遇合而專主其國固嘗致其不悅矣及羽

敗歿而先主念羽之厚乃決然欲爲其報讐孔明雖知事之非而度其勢必不可止且其時飛超之徒尚在必相與悼恨忿怒而贊成此舉孔明雖欲亟止是行寧不慮諸人之疑已之棄薄其同功一體者乎故孔明知而不敢諫而謂惟孝直爲開國謀臣且處不疑之地乃可以堅沮而衆不忌也然孔明初意本謂吳蜀連睦庶可合勢而拒魏故以伐吳爲非而勢不可已則姑聽其出而詎意挫敗之一至如此哉故曰兵兇

墨談

卷十四

七

戰危勝敗不可期而天下之所謂智者固不能免千慮之一失也

書金縢載周公避流言之謗居東二年蔡氏云居東者居國之東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愚按武王克商展其九鼎置之洛邑逸周書載武王告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尚草創未暇營建然而聚民寘鼎大規已立未

武王殂成王繼先志卒營置焉以其在鎬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計在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特避居于是而鄭氏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決言居東之爲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外固周公常日所主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而悲其遽去耶

墨談

卷十四

七

韓文載石鼎聯句在列者有道士軒轅彌明其句往往崛奇高古或者謂即退之所撰而託名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於淳熙間守靜江其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知聯石鼎者果有其人矣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孔安國以伊陟爲伊尹之子蔡氏因之今按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然自太甲至太戊

中更次丁太庚小甲癸已數君前後相距蓋一百十餘年陟陟果壽度至斯時當耄荒矣固無秉政理也又不知其在相位實幾何年而其老死亦不知與太戊相距何若太戊享國七十年假令陟與之相始終則須年百有八天下寧有是耶伊尹年百有餘歲世儒已詫其壽考陟果有年亦未應過尹之如是也故疑陟爲尹之後人而時有格帝之功可以匹休於尹故周公特爲君奭言之世儒不考遽謂尹之子耳

大畢義

卷十四

三

海中有鰕夷國其人鬚長四尺善弓矢令人插箭於首遠數十步而射中之國名鰕夷以多鬚也酉陽雜俎載一士人隨新羅使飄至一處人皆長鬚王以女妻其人美而亦鬚因作詩云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久之國有難士人爲求救於龍王因悟爲群鰕所魅蓋所遇乃鰕島也大槩如烏衣國之類此殆因鰕夷之名而造爲怪誕之說庸詎足信也

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委尾過行路一豎坐地

牧而姑以捶捶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鷂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驚傳共鳴鼓而虎已逝不知處嘆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驚風雨洪覺範云筠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然童子竟死因作詩紀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予記宋紹聖小入

大畢義

卷十四

中

有目司馬公爲牛者黃定者不平作寬牛文以雪之其說云村民耕甚疲枕犁而卧乳虎出翳林間欲前啖之一枯蔽其人以身而抵虎以角轉鬬甚力虎不能得乃棄而去少頃村民寤視牛蹂躪之慮意以爲妖乃杖之牛不能言而奔歸乃解其體食其肉而牛出死力以衛其人之生卒莫能自明也嘻寬哉又記程史特牧相衛事其謂虎出如前所云然欲擇特則牧與之聞牧獲則特與之抗更互迭進久之村民嘆呼而

前虎始逸去而特牧竟全吁亦異矣夫快山之
牯雖能宣力而竟不能全其牧負寬之牛雖能
全主而竟不能保其身嗚呼天下之事限於力
而蒙乎疑者衆矣安得牧特兩全彼此相信愛
如程史所云者哉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墨談

卷十四

五

兩山墨談卷之十五

吳興陳霆

子房進履於圯邊韓信受辱於跨下後一爲帝
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
子房猶號知道揚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
老父圯邊慚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
減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
之淮陰可見矣

史記秦楚月表叙曰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

墨談

卷十五

一

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下天然後在位
湯武之王乃由契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
會于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伐秦
起襄公彰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
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詳其文意以德者
是指虞夏商周而言用力者殆指秦也蓋謂昔
之欲一天下者用德如虞夏商周必積累數十
世而後成用力如秦亦須更涉數世而後克所

謂一統之難如此索隱不察其意乃於以德若
彼下註曰即契與后稷及秦襄文穆也用力如
此下註曰謂湯武及始皇也夫以秦世數公之
蠶食爲用德而以湯武之伐暴爲用力此殆後
世非聖叛道之言豈儒者之論哉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爲秦博士二世怒諸
生之言反者通即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
合爲一家毀城鑠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
上法令兵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

墨談

卷十五

三

反者此持群盜鼠竊狗偷何足置之齒牙間三
世乃喜追秦亡則事楚楚蹶則降漢短衣楚製
取悅高祖兩生有言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
以取親貴是其志行不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
身殉國者哉其諫易太子持一時小忠而楚漢
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操劍將自
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此不過勉爲危言以
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古者以車戰三代以前未用步也晉伐無終及
群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以什攻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
毀車爲行設五陣以相離誘之群狄大敗是後
世之步戰始此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負茲云云注云屬托也諸
侯疾稱負茲言托疾也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
也負茲猶言負薪蓋謙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子
謂不然史記叙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茲注云

墨談

卷十五

三

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
謂坐蓐伏簣也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
滿晴陌韻語陽秋云按晉興服志八座尚書則
荷紫以生紫爲袷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
非荷芰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紫
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荷紫之
義予讀宋史宣和間任子太濫有年始十餘歲
而蔭補通顯者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

已獲荷囊以荷囊對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乘軒蓋恩禮視大夫也而北齊後主臨御爵祿輕濫御馬及大乃有儀同郡公之號籍以海州食物十餘種蓋前乎此而秦松封五大夫後乎此而宋石爵磐固侯卒之召亂致禍如出一轍然後知先王之重名器而卻玩好非志慮之明遠不能也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鄭過於鄢陵楚

墨談

卷十五

四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矣使使告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處士於先君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驚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此節皆聚於中軍矣張幕矣徹幕矣甚驚而塵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皆楚子望見而疑問之詞曰以下則州犂答詞

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言而下節則不復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脉通貫此正左氏善叙事處使他人叙此不知當費幾何語矣此作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南宋諸陵在會稽縣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為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窠維識畧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

墨談

卷十五

五

奏請大臣取神廟之靈下者而視之朝議以不欲逆詐請用靈陵故事梓宮入境即奉之以擲納窠冕聲衣其中遂不復改欽至此被發微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每閱至此私恨虜豎之深宋茹冤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有未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于時欽宗尚

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于燕然
則堊五國城之說矣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
河南陵寢地金主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
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是欽宗
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
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水燈
檠又安所寄耶卽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太
習聞當時有逆亮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
之誤信耳

卷十五

程學士嘗預修宋綱目謂得於黃文獻公之言
乃信陞秀夫官止簽書樞密院事文文山官止
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因遂奏御悉改舊史
所稱於文死節日書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
文某陸抱帝赴海日則止書其氏名且謂當時
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爲相憚於驟更惟彭文
憲與予意合予竊疑之考之宋史與陳氏續編
俱載德佑二年正月拜文公右相兼樞密使往

使伯顏軍前公辭相以行被執而逃五月益王
即位公自溫州入朝申右相兼樞密使之命至
六月復詔公同都督諸路軍馬乃出開府日月
次第可考不誣而程主於前言乃於入朝命相
之條止書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軍於其目中
添著命相固辭之語且合六月所詔同都督之
命於命樞之日此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考文
公在當時其自鎮江得逃楊有脫歸兵言元密
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丞相謂公也公以夜抵
楊城下聞候者談制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張
弘範語厓山士民曰汝文丞相已執復欲何爲
厓山亡日置酒大會張謂公曰國亡丞相忠孝
盡矣能改心以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是丞相
之稱在當時已習雖然此未足據也指南錄公
所著也而有句云爭元作相總成塵先太師祭
文公所誤也而有句云再相出督身荷憂責臨
刑之日元主問其何願對曰天祥爲宋宰相安
事二姓然則其自言亦固謂爲相矣若其年譜

卷十五

本傳則皆書云粹者此實有故蓋古者國亡則責備於君相當時宜中世傑實用事公雖任相而出督于外朝事不預知意以他人壞之而已當其得天下後世當必有責備之者雖公以身殉國而亦不免介介於後世名此所以有命必辭而不得已則出而任事年譜本傳亦因公之心迹而書之然告詞錄黃不聞繳納則固已為相矣若陸之除拜則又有可言者陸初與陳宜中不協謫居潮州後張世傑言請行朝召為簽書樞密院事時景炎二年之十月也續編載陸興即位以陸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張世傑同秉政程乃削而不錄謂其死日官止簽樞夫自景炎召還至祥興二年死國踰越三載安得猶守初職也且承平之時兩府轉遷尚不踰歲此為何時而用人乃爾艱難之際命相為急于時宜中既逃文公出督張世傑雖稱秉政而以武臣不拜然則首尾三年之間其任相者誰歟陳仲微從二王入廣目擊時事其所著衛王本末

云祥興即位以陸秀夫為丞相張世傑太傅指南錄亦云陸君實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厓山兼宰相凡朝廷事皆其潤色紀綱之據此則陸固厓山之相也吾意當時播越海濱封拜草草雖以陸之入相而遠近或未悉知迨其滅亡而紀事如壘海等錄追書舊事習其初稱故但云已耳而程乃盡廢舊史獨據以為筆削之案此又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二公之取重於天下後世初不係於官爵獨謂續綱目既詔行誠慮學者不考而宗信之也故著其說於此嚴光之不屈世皆謂其立志高潔此知光之外者也新安程克勤曰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棲迹草澤以待天下之一遇光武之主猶以為未慊而去之非其君不事也侯霸亦先生故人位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凜然下飭若免焉非其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揆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伯夷相望而興者所謂非常人也其立論頗異流輩然獎與疑太

通矣原光與帝舊同硯席其相處非一朝一夕而已燕昵之私徵逐之狎在人情所不能免而況其時光已年長視帝則子弟行也則夫語言容色之間寧免於倨肆而周旋禮度之際安得無缺耶及帝登極光疑其或未能忘已而容物於是變姓名隱之澤中而帝追念故人意不能忘也乃遣使物色之迨其詣闕而後偃卧於賓館加足於帝腹凡此皆光欲以常帝而侯霸雖舊人然不能知也故雖位居鼎足而輒有廢兒之譏要領折之警觀此則光之素挾長凌物微可見矣諫議之除帝將資其鯁諤之益而光以受命于朝當必改趨易步強已所不能而隨時俯仰則夫君臣之形迹上下之名分恭遜之容輕承之態度不能一旦勉強而曲盡其禮於是終於辭避至以堯舜巢由之言婉卻之而帝亦度光不可留強之或累異日之保全也乃聽其去然前此有狂奴故態之言則帝之微意可見矣此則光之始終表裏春秋所謂推見至隱

者也尹遂昌謂光與帝同學之時固已年尊於帝至帝君臨大寶召至闕下光是時益已年踰耳順矣以年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此得其形似而未悉其心予故備論之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為兵部侍郎脩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屋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為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哭江
南老鉅卿春風搵淚為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啻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仲微之詳見本傳其偷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為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死社稷固其職也顧遺君棄親逃避他國於國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餘責矣若仲微視陸秀夫輩雖有愧要之猶愈於投降賣國者其踪跡亦可憐也

世傳宋梁顥以八十二歲登狀元故其謝表有
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
之二年又其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
始成名今考顥傳顥以雍熙二年及第歷官二
十載至真宗景德元年六月病卒年九十二逆
而數之至登第之歲除去歷官二十年止應年
七十二是知世俗所傳者妄也又按八十二歲
之說具遜齋閒覽容齋四筆辨其謬誤然又謂
年止四十二殊不可曉又謂史稱梁方當委遇

墨談

卷十五

上

中途天謝今考本傳無之豈元人刪之耶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
望日又食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
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書所不紀
予謂此月食無疑也刊本字誤耳蓋日食必於
朔月食必於望此日月相會與對望所致時以
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間而兩經災變故
於望日下詔書脩省而懼災之意則因感月食
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也故詔止云乃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
月而不繫以日必是月朔望日月分食非一日
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
作圖字實所未詳予疑雷字誤也十二月晦
日而雷有聲則所發非時故特紀異耳

墨談

卷十五

上

太史公六國年表其叙秦之興曰量秦之兵不
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
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
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
北故禹興於西寇湯起于毫周之王也又豐鎬
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殆類
術家鄙誕之說信如此言則自漢以後若隗囂
公孫述之徒竊據西土自謂天命可覲而繼以
敗滅此又何也又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
暴戾則秦不足法明矣而復云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
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
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

異悲夫則又嘆悼其所爲若足爲後王法懼者
凡此皆遷學術偏駁識趣卑陋處昔人識其淺
陋而少聞道此亦其一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五

墨談

卷十五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吳興陳寔

孫仲益賀胡尚書手簡云王堂視草金華進讀
極儒者之榮其門人李學士祖堯註云金華殿
名前漢史翼奉傳畧云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
及上林離宮又無鳳凰白虎王堂金華之殿是
也其援引殊不涉進讀事按史漢成帝命張禹
等講論語於金華殿故後世以金華爲講讀之
地孫所謂儒者之榮者用此也

墨談

卷十六

史記漢宗室傳齊王世家前云文帝十六年復
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
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
徙志王菑川則志之本末詳矣繼復云漢擊破
賢元瑞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
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無後乃徙
濟北王王菑川凡此係事詞重複又列傳朱建
事中具酈生首尾任敘張蒼始末謂宜
從刊改而諸篇中如是者乃疊出予固疑史記

爲太史公未脫葉之書也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安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謏淺者所爲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間有類吳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而勦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教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之夫人然則子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說莊載周威公聞屠餘策其國亡而惧乃進錡疇田邑史理趙吳之野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餘曰其尚終君之身既後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愚謂周分爲二之說劉氏

蓋以實威公身後之禍不知其事情實非也按大事記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東周君於是東西周分治是時惠公欲獨擅河南之地故封班於鞏以奉王爲名然則二周分治乃威公子孫並分王室之謀在惠公則爲拓先業在威公則爲子孫大焉者也

陶弘景二牛圖本出於莊子楚王聞莊周賢厚

墨談

卷十六

使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漬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二牛之意蓋用此

周書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傳謂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或疑既制其出入則何事乎車而猶從以七乘不無背矣因引十乘百乘之說謂古者以井地定賦車乘之數自井地而

出蓋四丘爲甸一甸爲田十六井所賦兵車一
乘以車七乘疑削其國邑而但給以七乘所出
之人土蓋古法七甸之賦也此說亦有謂然嘗
考周禮大行人副車之制謂天子十二上公九
侯伯七子男五蔡在周爲侯爵則七乘乃其平
時之從車有罪之後制其出入而從車則不革
姑且存其國儀侯度蓋寬假之禮也蔡氏失原
其本故學者他疑予特法之

西廣左右江溪洞之外別有依山之蠻俗謂之

墨談

卷十六

五

山獠獠婦生子即出其夫則僊卧如乳婦少不
謹則致疾其婦乃無所苦

元延祐間佛昇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
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
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
馬皆貼以金薄迤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
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果其人即迴馬疾
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爲水銀
撲没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

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
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
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
國前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唐末方鎮類以讐報誅欲爲事而李茂貞之子
從職獨以仁厚爲政鎮人愛之其在鳳翔有田
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未嘗省理從征王蜀部
送王衍還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明
宗入之知其故遣人誅重厚從職上書言重厚

墨談

卷十六

六

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此其識度誠長
者當時節使罕復及之然以其茂貞之子故但
附其事末至不免爲雜傳中人殊可惜也

史記武王克商紂友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
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
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
白之旗世儒多謂紂雖殘賊死則已矣武王之
師固曰公天下之怒然弊冠新履亦須少動于
中豈有於其已死之屍而復加戮之理乎謂此

言真足以正史遷采擇不精之失非以存世敦而曲爲之辯飾也又傳記謂太公蒙面而斬妲己今按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所謂嬖妾蓋妲己也二女非謂紂所出乃妲己與其並嬖者如傳云二女裸之謂妲己素慧黠意其當紂死之時必自計不免而預爲之所寧肯坐俟周兵之入而致其生獲哉然則此云二女皆經自殺揆之事理謂獨可信耳

墨談

卷十六

後唐明宗

史謂其胡人目不知書然其所見亦自高卓有帝王知書好文者所不可及秦王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凡此數言但知帝王爲學之要比與專務詞章筆札

與臣下較能否者異矣其君主天下亦非偶然也

墨談

卷十六

五代史

梁本紀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昭宗崩下當補書太子祝即位是爲昭宣帝下方云十月王朝于京師然後事詞爲備本紀叙朱溫事雖於唐可畧然昭宣之立不著其始則其下二年七月天子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者當爲何人所遣耶此非惟迷誤後學亦事理之必不可闕者也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詞遠若夫置鑄組列邊亘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按此載曾子告孟儀一

節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俚中間意句
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畧同也豈二書
所出爲即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
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爲渾然而向所
云云微傷于峭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詞
自昔有間矣

予喜聞前代之故一日閱宋遺民錄得宋元以
來數事意好事者所欲共聞也漫疏于左理宗
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望淮楚之分黑棧十

墨談

卷十六

九

有餘年不散南偏江乃凄然淚下度宗在宮中
日以酒壺自隨終日酣醺外事蒙蔽厓山之敗
陸秀夫抱祥興帝于懷以匹練束爲一體仍以
黃金礪腰間乃赴水死文丞相既俘其夫人歐
陽氏爲元將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
耳誓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賊卒我夫不負國我
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死汪水雲元量舊以琴
入內供奉三宮北狩乃隨至燕山時爲太皇及
上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狼獾之所

爲俘拘幽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暨後南遷
舊宮入會者十八人釀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
再行淚各雨下歸而爲蒼冠縱浪山水人以爲
仙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窘凡五年
不給衣糧至文丞相死後乃給世皇夜夢黃龍
以爪纏繞殿柱厥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是
謀欲去之而瀛國先覺乃祈于帝師獲爲僧以
自免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之
妃故當時無名子贈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
日西風莎草寒之句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舍
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
隱有西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凡是
數事皆予前此耳目未及者是不獨可錄爲談
助雖以備史氏可也

墨談

卷十六

十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粵卒續綱目從恒
辭不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高宗禪
位乃立皇子粵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勤王粵
輿返正以明受嘗奸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乳

母掩之於塔之下後高宗之嗣晚年抱憾思之
恨頗怨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高宗嘗
謂輔臣云朕性不喜與婦人近此未必本性誠
然先是高宗在維揚方宮中有所幸御忽報粘
罕兵至遽驚惶出奔致成痠疾以是嬪御希進
其終於無嗣者坐此也明受事出朝野遺記

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
竿之藁街然後拘得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

圖云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
墨談卷十六

之鴻臚館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

懸之彼所于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因引藁街

為言然則藁街非尋常梟首之市也程克勤平

逆頌云吉祥就磔欽首懸竿藁街開闢都人快

觀又正德甲戌間江西擒獲劉盜王浩八等檻

送京師法司論擬

上請有云宜懸首藁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

八等本賊亂于中國於蠻夷無所交涉而亦引
藁街之文未免於用事之誤也按懸首藁街本

鄭文輝于日延壽請為此

宋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

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

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

有云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

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

九十偃僕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

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聖行在而願眾曰今

生寬仁伯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為也

墨談卷十六

今日當先死以為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

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

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

哉云云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

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

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

如人哉若海後仕宋亦不顯高宗嘗以片紙書

其名諭張德遠曰但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

國不果召

新安程克勤嘗預脩續通鑑綱目其於文宋瑞
陸君實死節書文爲樞密使陸爲簽書院事謂
一以填海錄等書爲據予前既論之矣始君實
居厓山時日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
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後厓山平光薦
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死其書存亡無從
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詳者今得填海錄閱其
間數事與番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
知此書不無舛誤計非陸記手筆之比程氏乃

墨談

卷十六

上

據以廢正史不知其何見也

偶閱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
伍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即其地也其水色斑
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于此按吳越秦
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
而奔鄭會鄭人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關
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
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女子長跪
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

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
十年自守貞明不顧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
越禮儀妾不忍也乃自投于瀨水而死後員入
郢而遂過溧陽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
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史記註
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丹陽爲今應天府
溧陽其屬邑也邑有投金瀨緣伍員投金而得
名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爲之記詳見是
子胥遇浣女之地諸說之可據無疑也若夷陵

墨談

卷十六

中

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槩
之於吳風牛馬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耶或者
水色類於浣紗好事者因謬倡浣紗女之說然
則援以立廟而據以入志惜亦甚矣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
也自後太后迴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
留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今閱朱子
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於虜蓋有
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頗屢失利而張通古

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蓋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暨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多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巫役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而至

墨談

卷十六

主

不可區處也後遂寔謀據國兩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舉賊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惜作史者不能畧示其繫故筆之以詔來者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吳興陳霆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閱通行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誠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時必已死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徃領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耄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集成篇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至十四篇之廣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墨談

卷十七

一

元伯顏率師伐宋世祖以曹彬下江南諭之其至臨安駐軍城北戒飭將士市無剽掠民無震擾遣人諭幼主降次收圖書法物然後借其君

臣以北從容間雅有古良將之風雖其夷虜習性婉之曹彬終未全美然視粘罕兀朮輩則霄壤矣嘗見其還經金陵梅嶺崗詩云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檐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自誇如此若非口不言功者所宜然即此觀之有古人行李蕭然圖書數卷之況味其清致雅尚殆非夷狄中人物也

綱目載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一軍使士卒樂死敵國

墨談

卷十七

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魏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

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乎日釋質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梯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與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是二說即一事也而為語不同其類勝者最後文之宜耳綱目稱田文而呂紀為商文所不可曉綱目本之通鑑類非無據而呂紀則先秦之書要之於紀載為信也二者未易稽決

墨談

卷十七

宋弘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交富不棄妻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蹇諤之風弘薦桓譚為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召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他

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忠正以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又弘嘗譏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凡此謹言直氣與申屠嘉汲長孺相望而與者而通鑑節要乃不能畧載小生末學能知者或鮮矣子故表而出之

墨談

卷十七

李筠謀起兵拒宋其子李節仕宋為皇城使嘗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使歸諭旨得諸節遂起兵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守節以上黨降詔釋其罪以為團練使予謂守節處此誠亦難矣孟達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然而父死家滅已獨獻城而丐生則於義有未盡也昔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李懷光將反其子李瑋

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責父而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瑋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臣之誼而一死從筠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而隱忍偷懦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墨談

卷十七

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關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王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劈震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禿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果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劈震一聲意指此也楊禿襄陵骨雜牛馬諸駱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蛇之餘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兇

禿所爲若曰壓襪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
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于下而歛其遺天
怒于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觀宋德之格于上下
者矣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璉塔怒
風還激伍胥潮蓋業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不
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抗
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
諸寺畧存然不知何者爲興元且改世以來街
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修復城
墉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刻去之耶俟當細訪
謝疊山跋程楚翁詩卷云五帝三王自立之國
至德祐而滅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
隨之西北巖嶽之氣盛行于東南吾序陳月泉
詩已言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
一編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遺音獨以爲王
澤未竭民彝未泯豈與文士輩角巧也楚翁發
然以天地大義爲己責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幾
殆榜箠幸逃鋸鉞連播十年本志弗渝豈不真

男子哉忝離忠矣義氣不足以感人無衣勇矣
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
翁之詩作於彼時乎云云楚翁微之婺源人性
倜儻喜問學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
下楚翁發憤散家貲陰結敢死士將復郡城事
泄被執拷掠幾死夜賂守者得脫去時碧梧馬
丞相廷鸞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碧梧
義其爲人贈以詩云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
尚懷丞相亮不署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誇予邁
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寄碧梧所
久之聞謝疊山在閩中去就疊山奔走往來凡
十年間閩險阻一寓于詩有忝離麥秀之感讀
之令人涕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偃偃無所依
病逆旅中以死其所著述經兵燹後無一字存
惜惜可惜然楚翁雖不幸而碧梧之句疊山之
語則炯然在簡冊間身名固不朽矣
說苑具載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下而死智
伯之臣豫讓乃漆身變形吞炭變聲襄子將出

豫讓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
心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
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
豫讓也襄子執而問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
之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乃欲殺寡人何與先
行異也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
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子非
義也乃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
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按讓本傳
墨談 卷十七
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欲為報
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刑人則豫讓左右欲誅之襄子曰
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
讓伏于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
豫讓也使入執之乃喟然而嘆曰豫子子之為
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
為計於是讓伏劍而死據此則讓之自殺乃在
伏橋之後說此序諸入宮之時微為舛錯又讓

之言曰中行以衆人畜我我亦衆人事之智伯
以朝士待我我亦朝士為之用昔人謂即其言
而繁其中則讓固懷感心者矣何天下後世之
足愧也然觀襄子謂讓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
則讓之本心在當時已為識者所非矣後世之
論蓋落第二太史公傳之刺客無亦有見于是
哉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紅城宋僧人揚
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趙林樵也
墨談 卷十七
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為樂者以草莽
而收之又聞理宗體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
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
經葬于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歷山志
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諸水政和縣人余應
則亮網之得理宗體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
宋陵以其骨雜牛馬諸骸作浮圖壓之號曰鎮
南有唐王潛林景熙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為
匣以葬初未聞則亮為此舉也始陵發後理宗

獨失其頭髓蓋胡僧竊之製為飲器俗以得為鉢孟則吉祥至我

祖登極命嘗國公索于元庫久之得于西僧汝訥所牧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

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于元穴凡理宗體骨其始末有據如此今日林景熙網得以非又曰余則亮網得以非夫景熙固嘗預葬骨之舉此猶可說若則亮則元末人而網祖時事哉此

誠好事者傳聞之詞皆未足憑也

李賀榮華樂云為有公子二十餘齒編具履繳朱走馬夜歸叶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或謂椒

房乃宮禁嚴密之地非公子可夜遊者按此篇本詠梁冀事冀為人為肩對目所謂為有公子

指冀也本傳冀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為宅彈極上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空連

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疎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

澄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遊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聘云云觀此則冀之宅第視宮禁蓋等矣所謂椒房者非當時僭擬無度壽之房闔亦用椒壁之制而自同於內庭之稱耶然則賀之言正以著冀驕侈之極於宮禁初無預未可謂失也

九峯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

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為首也愚謂夏非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

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頒霜無水雨雪震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

一月十二月左傳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及書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語皆其証也

我朝周洪謨氏作周正辯疑一主蔡氏力辯

周人未嘗改月其謂春秋所書凡因事而繫月者皆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殞霜殺菽信三十三年冬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則謂二冰以正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雨雪之上恐有缺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爲非常過度故繫震電于大雨之下他如七八月旱者決在孟仲秋之交十一月十二月紅梁成者在歲終之候其援引証據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也且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爲然宋元諸儒蓋言之不獨諸儒爲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逞其辯于春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書則節去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謂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爲之說夫其節汲書者固欺人之失而謂左氏不知周制則幾于妄矣

蓋左氏魯之史官其傳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於周之曆紀亦難乎謂其不知也雖然周氏尚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爲不足據則其所取信者惟已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正德未申間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部將于道度勢不可脫即跪俟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污之時賊大衆已起管獨所遇賊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爲次及大姑姑俟賊上體即兩手交接賊頸小姑以死踞其身賊時已疲作力不能起嫂即其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子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鬘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平婦之事大畧類此然花娘斃賊於醺酣而三婦乃斃賊於倉卒此尤奇快也作三婦制一虎繼濮州

娘之後一虎哮三婦以咷三婦順一虎疲以
困虎生獐嗜慾亦其性慕天不醜裸人國席地
寧知陷身穿按虎頸踞虎腰虎雖有力不得跳
肉屏未竟聚應樂血顧已落屠猪刀嗟嗟三婦
非五虎胸次沉機乃雄武爲君寄謝晉男子下
車攘臂百何數

張士誠亡國亡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僞稱
丞相信用匪人群小趨倖卒之內乏謀畫之臣
外鮮折衝之將邊威不振國計坐耗以迄于危

墨談

卷十七

七

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爲天兵用砲擊死所
任隆平郡太守周俛本山陽鐵冶子以聚歛功
至上卿伏誅日緩頰言曰錢穀鹽鐵等籍皆在
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
死罪尚敢言是耶速殺之吳人稱快或手加額
曰今日天眼開也有蔡文者山陰人素業醫業
德者雲陽人業星卜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
才能惟以諂諛悅士信意汲引邪佞排譖蹇諤
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春獲至臺城

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于杆者一月又潘某者
其爲駙馬也性驕侈娶美娼凡數十內一爲蘇
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
于宴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于溷張氏始末
雖畧見於輟耕錄歸田詩話等書然未詳備茲
偶得其數事于此俟他日有聞輯爲傳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卷十七

七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

吳興陳霆

宋觀察使汪介然傳元人汪幼鳳所作中載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爲相歷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介然使虜遊城上皓聞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闕于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适拜公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升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

墨談

卷十八

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後适出知徽郡爲介然建府第朱文公誌朱弁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即此也介然冒危險以通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傳無疑獨考洪适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宣歸朝歿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适爲相歷書求皓則爲說荒謬不考之過也

予前辯楊璉所營鎮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可訪意謂國初刻去此但一時據理勢而論

未暇考求其據也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于宋故宮二十五年載曲僧楊璉真如以宋宮室爲塔一爲寺五元人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至國初貝瓊楊陵行云流螢夜飛石虎歟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鎮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民此則國初刻去之明驗也以此例之乃知天下古今之事其不得親擊者以理勢推之率十中八九又楊旣建塔本爲鎮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歲月續綱目據唐王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周草窗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草窗所誌發陵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而九月建塔事理相因最爲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紀誌當爲實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露一平之久至如王潛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

日下令褒陵骨築塔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其謬誤也

三國之統系陳壽帝魏而寇蜀司馬公因之未晦庵矯其失乃帝蜀而賊魏自朱子迄今未有置異說者也並朱子時有俞文龍者作孔明論一篇大抵考論先主孔明之跡而吹竽其過此未暇論至鄭如幾魏春秋之作則與朱子之見大異矣如幾字維心太永人徙居德清之龜溪從華若林諸名公游以陳壽三國誌紀載無法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紹漢統張無垢九成典相善多書難之復書曰僕不能超時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余日辱賜教疑其予操而黜備衰病居山無緣面究欲置不報恐閣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魏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殺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

記畧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僕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董卓之亂王室覆蕩獻帝曹陽之敗六宮委棄於塗泥百官餓死於墻壁自古播遷危辱無甚于此而山東諸侯以義名師擁據睥睨莫或有惻然動心者操獨奉迎都許披荊棘立廟社使如綫之緒絕而復延雖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有功于漢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于鄭書曰公朝于王所及天王狩于河陽又書曰公朝于王所公朝而諸侯不與所以譏諸侯之不臣也司馬溫公謂操取天下於群盜之手非取于漢深亮其亡漢者非操之罪僕猶不敢以為然蓋操實攘而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殺孔文舉弑伏皇后與夫受禪之文陳壽所畧陳者僕皆特書而詳志之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為萬世亂臣賊子之戒黜之之旨不為不嚴獨表其奉迎一節以厲後世臣子臨艱危不可以棄其主耳至論其心則曰學古而任數外夷而中險舍小怨以矯情

引大義以飾詐惜其畧有餘而度不足其非而
黜之者如此亦無得其情矣未嘗予之也若曰
魏篡而有之不當系漢則非春秋之法也噫漢
以宗室布在天下惟虞表璋備耳虞表既敗璋
又失國幾其奮起而興劉氏者舍備其誰哉聖
之深故責之切方曹陽之敗臣子有不可為心
者備時為將軍領豫州刺史雖重兵據方面其
勢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動衆曾不聞馳一介之
使備常貢之職官顧津訪在也亦未嘗出一詞
以激漢之義士果有意於興漢乎謂其長者長
者固如是乎厥後獻帝密詔使之圖操備與操
方昵出同與坐同席非不得其便也畏不敢發
事覺兵敗乃連於素結紹何如人哉紹破往依
劉表至是始得謀蜀之計於諸葛亮夫荆益
同姓之邦使備與之協和與幾或可以興復也
係秋伐同姓者貶其爵而人之滅同姓者絕其
類而夷狄之且藉厚禮迎致使平漢中漢中蜀
之咽喉也備苟不急於自為籌益州之兵食討

平張魯而扼其咽喉孰不壺漿以迎師璋將遜
避之不暇矣備不知出此乃背恩棄義反襲而
奪之長者固如是乎昔光武破尋邑討王郎降
銅馬救斯民於塗炭然後即位改元故中興之
功照耀往策備於漢無纖毫之功滅同姓而乖
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亟欲稱尊告祭天地託
流言為獻帝舉哀定謚而帝尚無恙也騁區區
口舌以誣群聽一皆出於變詐無足取者操有
無君之心猶畏名義終不敢自尊備有所畏乎
閣下唾操而不知備有可唾者如此僕為之竄
曰任智勇以爭天下之勢仗信義以歸天下之
心此高帝之所以創業世祖之所以中興也備
之智勇信義何如哉蓋未有智勇不具信義不
立而得志於天下者也僕所望備者深矣必欲
以蜀系漢不知蜀以系之魏也系之晉耶又莫
適攸從也其去取大旨如此予嘗反復其所言
而考究當時始末亦足以表暴操之功罪而
愧根平先生之心其言要自有謂不可盡棄也

昔歐公作五代史制公惜其不脩三國誌因囑東坡爲之坡恐世間議論不一避而不承然則昔賢於此正自難言耳

我朝遷鼎北平雖

成祖弘規遠畧然本

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

駕御謹身殿顧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衆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尽

史記

卷十八

卷七

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

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昔武王克商

謂周公曰我嘗南望三途北望岳鄙顧瞻有河

粵瞻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繼

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繼先志宰

營洛以爲成周東遷之後保固守險綿延周祚

於八百年之末非細故也今

國家控據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

之基則

成祖繼志之孝

聖子神孫迂衡之休也

予著撮義載宋高宗駐蹕維揚金師入寇將渡

淮適招信縣一尉時以巡徼遇之途遂相敵是

日風作塵氛蔽天虜不測南軍寡寡相拒踰半

日尉以力戰死高宗因得飛報倉卒渡江不尔

則有可虞者然尉之名氏失傳記者爲之嘆惋

偶閱續通鑑載建炎三年金人由招信將渡淮

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虜以疑兵縻暉自

墨談

卷八

卷八

流渡城破暉死之此事正與傳記昭合然則尉

乃孫暉耳其脫君父於貼危忠績匪細

樂記一篇竊嘆其高深道古非秦漢文字可並

致堂胡氏謂爲子夏所述或又謂子貢所作然

皆無可經據愚意此或夫子所示意門人商賜

筆述以共成者也

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

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

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亟走救

大於是羣候遂脫去其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徐敬業起兵誅武后不克而死武因勦滅其族
論者謂高宗之立武氏決於徐勣一言然未幾
徐氏族滅亦足爲其禍唐之報偶讀唐書乃知
勣之後蓋未及滅也按吐蕃傳厲將徐舍人者
語所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
后時吾祖以兵尊王室不克而覆子孫奔播絕
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顧不能自
拔耳是勣之子孫故在亦足爲敬業忠義之報
也

墨談

卷十八

九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
禽之弟見坊記註然註之所本它無所攷
宋時瀛南人有蓄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
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吉了以貧甚欲賣以濟
困之故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夷夷山因不
食而死此與巫山墜水之白鵲正相類彼禽尚
戴髮名爲士大夫者顧叛宋而投金元曾禽若
哉

曆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
極遠東至角西至婁是爲春秋分先儒言北至
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
至婁此東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
北蓋主北極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
而北至于東井則去極爲近而於時爲夏至日
自東井而南至于牽牛則去極爲遠而於時爲
冬至然此南北必人從地面仰觀于天推考其
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曰南北以在天者言也

墨談

卷十八

九

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言蓋二十八宿有一
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日行適
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爲春分在西而
至婁則爲秋分然此東西是蓋一定之方人於
地中左觀右顧一望可見故曰東西以在地者
言也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
裡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
之望群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

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莫殷于禘舉禘則比年小禘三年大禘皆包之矣四時之祭莫備于嘗舉嘗則春夏秋冬禘祠歲終禘蒸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

墨談

卷十八

十一

無餘是為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餘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寧美按先儒倡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

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在湯則放之而不追其所往在巢則納之而俾終夫天年初未有殺戮之事也故終湯之世其不受命者巢伯而已武王伐紂之後箕子則甘於即夷齊則恥於食粟商容則竟於釋位大家弗靖奄君再叛是其劉殺之施于當時者有不忍焉故也古以湯武並稱要之武之慚德視湯較甚

禹香導謂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為雌雄

墨談

卷十八

十二

同穴而處蔡氏謂為怪誕不取今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盜跖之言曰盜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天下之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富翁之言曰大凡致富之道先去五賊所謂五

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蓋未有五賊不去而能成富翁者也吁五者在人富者則欲去之以致富盜者則湏籍之以成盜然則古之所謂大盜其猶賢於為富不仁者乎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墳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鮮指稱嘆以為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妙也

墨談

卷十八

上

地之下皆水、之下乃天、之外則大氣之渾淪逼塞者包果充滿莫有涯際又復迅行疾轉畧無少息凡其內之水與地為緊束于勁風墨氣之中不得少下此地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也大要則氣舉天、包水、載地三言而已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以浮天而載地其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當云水下其說方穩

趙簡子論陽虎曰今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狄公薦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言其後之藉陰也又賈島詆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蒺藜蓋幾其後之得刺也

王輔嗣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蓋復有來復之說亦有退復之義易言七日復者來復也論語言復其位者退復也冬至陽生六陰以漸而退聽夏至陰生六陽以漸而反歸故王言陰復陽復要皆退而還復也

墨談

卷十八

中

環谷汪氏曰周禮太司馬所言正月之吉是指夏時其言正歲則為周人建子為歲首之月其說是矣然謂周不改月則亦未足憑也蓋夏時周月在周並行時以作事故月令大司馬所用皆從夏時歲以示統故春秋所紀皆遵周月所謂周月則以十一月為一月汲冢書左傳可考而証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

昔持聚頭翁當時譏笑之我朝才樂初始有
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
以充貢

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
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國有則惟江南之婦人
猶存其舊今持者亦鮮矣

大學錄

卷十八

五

予著望遠錄十八卷藏家久矣

邑侯双臺先生雅尚文事因執予某閱
既徹編則以書未白是不可以不傳也爰遂
仵俸付梓且命邑民沈懷調度其事工
既訖眾謂侯以舉蓋不款以端衡自矜之
多而懷之率義宜得書因識之末簡

嘉靖己亥春正月吉旦陳震書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終

兩山墨談十八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明陳霆撰霆有唐餘紀傳已著錄是書考証古籍
頗為詳贍而持論每涉偏駁如據國語王子晉厲
宣幽平之言謂周宣與厲幽平相等謂許衡姚樞
不當仕元謂至正二十六年即當削元之統皆乖
謬殊甚又輕信小說如紅線蘇小妹之類並引為
故實至於據政和縣志所載余應詩以元順帝為
瀛國公子益荒誕矣

灼薪劇談二卷

〔明〕朱承爵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灼薪劇談

二卷》提要

灼薪劇談卷上



正德癸酉臘人室決句裂膚嚴寒承爵與二三文士坐集瑞齋擁爐夜話賓主互答奇險溢發不覺忘寐既而鷄既鳴矣各抱被就枕次晨刷凍星追憶得若干則輒錄成書因名爲灼薪劇談云朱子儋記

前輩有三人論火偶有馬走過踏死一犬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逐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於奔馬之下丙云有奔馬踐斃一犬文省而意盡丙爲得法僧家所謂戒臘者戒謂削髮之後卽受戒若戒酒色等若干件臘謂每歲禁足結夏四月十五日率七月十五日止乃西方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臘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臘人爲驗輕重無差卽爲念空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於臘人矣寫作伏臘之臘殊非

宋張敬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菊爲高客瑞香爲佳客丁香爲素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醾爲雅客桂爲僊客薔薇爲野客茉莉爲遠客芍藥爲近客

宋熊本在神宗時表章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先後無小異由此受知權用至兩近制世長吏生日蔡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

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為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紅絹囊絨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畫啓封壽星於聰事探所獻人名於其下良久引客藝者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或用佛像或用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愧失措或云時有囊絨墓銘者更不敢展此尤不可生日祝壽墓銘凶事非惟夫獻芹之愈必湏胎禍小郎不可不謹古人不欺隱微者正此之謂

晉直再謫黔中泊舟武昌虞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中岸巾危坐晉直側席意甚恭備子無咎與黃士清觀來初不知其為和甫和甫乃名士表醫者頗忍畧

之潘黃正論本草又獲良父魯直曰吾姓前識和甫否二人縮舌汗背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不事冠帶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通帽深衣坐席末會有運同官年少貴游子弟至不識其故相惟祁公不起揖屬聲問曰足下前任甚處祁公慷慨應聲曰同中書門下平章其人慚愧無已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著布直根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驅卒聲愈厲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衛卒不悅所謂白巡檢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巡檢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公舉鞭去宋仁宗以嘉祐七

年十二月丙申奉天章閣召兩府兩制臺諫等視三朝御書置酒賦詩于群玉殿庾子再奉天章閣召兩府以下視瑞物十三種一瑞石文曰趙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貞君王萬歲三瑞木文曰大運宋隱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蹄金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竅並生其中十二龍卵紫班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觀大余負宗御集面書飛白命翰林學士王珪題姓名遍賜之又幸群玉殿置酒作樂親喻以前日之燕幸創改丹為之無惜盡醉獨召宰相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舉而盡

各以金盤貯香藥分賜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韓琦哀冊文云因驚前會之非常似與群臣而叙別唐明皇至馬嵬驛令高力士誚貴妃於梨樹上有老嫗拾得錦襪一隻過客傳訊每出須千錢嫗遂致富醉卿日月記醉花宜盡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怯怯飲而惜終歡者酒徒也聞人令而不重問者酒徒也不停腸而言雜亂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訴者酒徒也知內樂而不知外踴者酒徒也此言誠有理

京師有一營婦其夫出戌久無音耗以數十錢托一士人作書寄夫士人命其口說婦云妾賴兒嫌傳語

窟賴兒爺窟賴兒自從爺去每日只是根人持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士人尋思久之終不能下筆却以錢運之云你自更倩人寫可發一笑窟賴兒子乳名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名僧歌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有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李觀字太白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文備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癖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

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犬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未甚奇但前次故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此酒以遺懷聞者莫不絕倒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爲兒童時其伯氏長善時諸兒出行天驕兩長善問諸兒日出雨落公婆相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天

范堯夫帥陝府有蜀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小憩

既飯步行廊廡間有一僧房頗雅潔間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于窓端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忽間酒一瓢僧野遊人聊自醉以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僧俗家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窓字黏于狀前訴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携酒至房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教銀盆知縣既醉不知下落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其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聰更某人鞠之充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狀而遂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于姓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即火焚之對徐屬中

亦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脩書致謝充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杜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十朵萬朵壓枝低黃四娘因此留名方冊西湖宋五娘以賣魚羹爲生高宗遊湖中人以其羹進上食之羹宋五娘自此得名零川沈希會詩云鮮鯽堆盤苻藻香賓朋車馬駐斜陽問君湖上宋五娘得似夜間黃四娘

梁武帝令錦工不得織僊人鳥獸恐裁翦有乖仁恕伊川至僧舍坐處偶背佛像令轉倚白凡具人形皆不當慢張聞見山谷詩云廠芽初小兒拳拳然不樂以爲忍人然東坡以燈花落傳燈錄上燒一僧字

題詩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奈此一箇僧楊誠齋食荷蕢詩曰稚子玉膚初脫錦小兒紫臂半開奉二公宣忍人哉詩亦託興南

東坡先生近令人作人不易物賦取物為一人輕重之意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為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年效東坡補高唐短帽名子瞻祿鴈因言之公笑曰近危從無體象觀優人以相與自誇為戲一優丁現仙者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平上為解顏爾公久之

蘇叔黨言其堂姊嫁蒲徹徹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出之婦閉門不治一事惟滴酥為花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為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盥一日兩洗面兩濯足閒日則浴馬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惟顧其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惟有頭及馬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惟理踵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則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則湯用五斛人用八九口脂面藥燠澆妙香次第用之人以為勞公不憚也蓋公以文章顯用為時大臣志氣磊落奉養雅潔故也頃公有書

與東坡自云晚年有所得東坡答曰聞所得甚高固以為慰然復有二尚欲奉勸一曰儉二曰慈此言蒲公之所當聞也

王豐甫言章元弼項堅陳氏甚端麗元弼貌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觀忘寢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每以此說為朋友言之且曰殊吾讀眉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豪之子常以賢良方正見召

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連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劄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筆誤得而別

馬劉曰何不取其髻為別吏曰皆鬪而真能分也劉曰既皆是鬪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于是館中以莘老為大鬪孫學士巨源為小鬪孫學士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聰出城逢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恠之以語子由語未卒聰亦至于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來宜欲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輒夢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于是拍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華新旦夕可相見三人者大喜追荀與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系坐定無可言則各

追詳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七八歲時常夢其身
先僧往來陝省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記其
顛然而眇一目雲蒼鷺曰戒陝右人也而失一目暮
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逝數蓋五十年而坡
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以書抵雲蒼其畧曰戒和尚
不識人孺推顏復出亦可笑矣既先法器可痛加磨
礪使還舊觀不勝幸甚自是當衣衲衣哲宗間左璫
陳衍曰蘇軾觀朝章服者何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
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
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了後七年後官歸白
海監玉局觀作得戲答南華長老曰惡業相墮四十

年常行八棒十三棒却着衲衣歸玉局自謔身是五
通仙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巴音夷面貞率不事事郡守
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携客來游珍坐於旁
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麪宜京洛未及對珍曰世
味無如羊肉大美且性極煖宜人也守色變頓視徐
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極煖珍應曰臥地知其毛尚
爾其肉豈不可言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
佳也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特復過維揚作坡筆
語題壁於山寺東坡果不勝辨大驚又見孫羊老出

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始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
云風蒲獵獵美艸柔欲立晴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
下路藕花無數落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
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
徐潛往訪之館于道遠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假
客罷俱來而紅粧擁隨之遠一奴前乞計授筆而成
詩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俾心已作
雷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聞名海內
然性偏尚氣僧凡子如仇嘗作詩云去歲春風上死
行欄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冰葉浮花柳

問石士論以此少之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遇然音
特疑端為我輩設刑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偶作
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坡復起予各據榻拈
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塔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詩
曰暮鼓朝鐘自聲撞閉門教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
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窓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淵材迂闊好恠嘗富兩鶴客王指以語曰此倦禽也
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子報曰此鶴夜產一
卵大如梨淵材面頰赤呵曰敢訪鶴那年去鶴輒兩
翼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始起忽誕一卵淵

材嘆曰鶴亦敗吾適乃為劉禹錫嘉話所誤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遺及受昌州諫者以去
家遠乃改授鄂州倅洲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
其人言丈丈改鄂有之乎李曰然洲材慨然曰誰為
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素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
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洲材曰
海東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范文正類部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
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饑無在其右者時盛興
歐陽率更字萬福碑墨本直十錢文正為具錦墨打
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

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為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
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余游策碑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
余坐其旁久之乃覺起相向熟視余曰方聽萬壑松
聲冷然而夢見歐陽公衣折角巾杖藜逍遙顧水之
上余問師言識公乎曰識之余私自意曰識歐陽公
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適其何在伴侶為
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衆家多事又曰豈不
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又曰豈不畜鞋卷耶曰藏中
自備足豈不辦笠耶曰雨即不行曰鞋復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棄去跣足殊快人余愕然曰然則手中

紙軸復何用曰此度牒也亦欲搔枕耳余特甚愛其
風韻恨不肯告以名字鄉里然識其真者必必湖山
隱者南遊海濱逢佛印公出山重荷者百計大雄其
與行者十餘大卷陌聚觀喧喧為人余笑曰使集禪
嚴僧見之則余為無事人也

洲材好談兵通諸國音嘗說曰行師煩營母患乏水
傳得開井法甚妙時節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
之無水又遷掘數處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暴布
道士月夜登樓望之聲額曰吾觀為敗龜殺乎何四
望孔穴之多也洲材不憚又嘗從郭大尉遊園吃曰
吾近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詭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

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洲材曰可施其術蛇舉首來
奔洲材無所施其術又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
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為一笑嘗獻樂書得律即使
其宗族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
跋云洲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吾談兵曉大樂文章蓋
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洲材視之怒曰司馬
子長以鄭生所為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之失於
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
者不欲隱實也奈何禁蛇開井而書此乎聞者絕倒
古人評花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
市娼李如東方千里一日偶與張更生會集千里戲

作一令云古人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
劉經問你是胎生卵生化生更生答云古人是馬十
里今人是方十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
一千里三千里聞者皆嘆其切

贊似道當國士人陳藏一作雲詞讎之云沒巴沒鼻
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弄上下平地都教
一例鼓弄騰神召遊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
今道是祥瑞却是鴛鴦池邊三更半夜供了吳元濟
東郭先生都不管閑上前門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煙
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詞雖近鄙
而情實至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
同范曄父名恭故後漢書無恭字郭恭皆改作太季
卿父名楚金故其為文皆以今為茲杜子美父名閑
故其為詩皆不用閑字愚意臨文不偏諱竟不須如
此太泥

古人姓名有三字總出一韻者高教曹田延年劉幽
求後有載錄亦可以資談笑

中蕭五粒起於齊衡陽王鈞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耆卿詞如
何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
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鉄版唱

大江東去公為絕倒聞者亦評其公
漁家以胡孫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見之如人之
見錦繡也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謂
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識往還乎劉曰自
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復聞義方咨嘆不已又
問何以自娛答曰惟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亟命取
詩觀之開卷第一篇月夜招隣僧閒話
泰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捕致之
擬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
左右無不大笑乃知官鞠獄詞不可苟發

養鷹鷂法有味漱書三卷上以陸切出三館書目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
游賞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飲有伶
官數輩携妙妓數人登樓會識三人避席私相約曰
諸妓皆一時名卻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
各觀諸伶所謳是誰作居多則高下判矣俄而一伶
謳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
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乃昌齡一伶謳曰聞郎江
上踏歌聲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乃高適
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鴛色猶帶朝陽日影來又昌齡詩之渙

自以為得名已久而諸伶無一及者乃曰此輩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非陽春白雪之曲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若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則終身為劣脫是吾作子等當拜堂下二人歛笑從之須臾巡及所期者乃詎曰蘆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乃之渙詩遂擲飲於二子曰田舍奴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識三子且不喻其擲飲之故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囑昌齡等因詰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蓮席遂相與醉飲竟日而散

灼薪劇談上卷終

灼薪劇談卷下

王荆公初作字說謂古人製字偏傍相從未嘗一字無為閒有不可解者亦牽合立說東坡一日戲之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鳩字從九從鳥又何所據想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命與孺乃是九箇其破壞亦甚王蘇之忌有如此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序三公皆有書名而三碑則又其最者王觀文久帥多殺一日佛印為其祝香云此一耕香奉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得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知其諷已大喜

張鄧州世傑舟覆而薨後棺斂焚於蜀山其中膽如斗更焚不化今人嘗用斗膽字意本諸此劉龍洲改之豪俠落魄人也辛稼軒帥東浙時屢謁不獲一見一日晦菴南軒為畫計云某月日公宴至後筵便座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以往果喧譁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傑士也善賦詩幸試納之改之至則長揖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顛乞卮酒罷請韻時飲酒于顛餘瀝流于懷辛云就以流字為韻改之即吟云拔毛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閩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

幸大喜遂命共審此羹終席而去龍洲集此詩亦遺忘之爾

作筆之法人但知尖癢圓健為得而不知有充偏區弱四者之病

張文潛贈營妓詩云可是相逢意更深為即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余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情致回佳裏相亦至矣

錢文草書起自宋太宗御筆

舊有一對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楊大年對曰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極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頓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之精經兩秋即成真珠矣出麗元英文昌雜錄

甄龍文字雲卿善滑稽一日赴棲宣獻席雲卿曰今歲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君家果盛耳族之根在公前而梢已長至此笑公為責掌史兼管其張

岳珂侍郎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收下布袋多少自在

趙鼎可嘗會客果實布炮栗趙指謂妓朱雲卿曰栗

綻縫黃見雲卿對曰藕折露絲飛趙大奇之

趙德老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看底賤喫底賤或云既如此明州乃富庶之地甚可居也德老笑曰燒底是燈草看底是草喫底是鹽

趙清獻公帥蜀日有營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為言曰頭上杏花真箇幸妓應聲曰杖頭梅子真無媒趙益喜夜歸謂直老兵曰汝識其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續又令止之老兵忽自懷後趨出公詰問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遂息清獻固可謂善於制欲而老兵亦可謂真知清獻者矣

昔有少年豪邁喜於詩話有鄉人連生二女作湯餅之會少年必與席後又生一女其人慚不招客少年作詩贈之云兩年生女必相邀今度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瓦弄來弄去弄成窰

舒王晚年謝事居鍾山一日幅巾杖履遊一寺有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側兼美之顧有一客徐問之曰君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名公拱手曰老夫王安石衆客慚媿而退終不敢告通姓名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為

安康一日榜出亟命僕視之須臾僕還見門迎問曰
我得否僕應曰秀才康之也

魏遠可朝奉喜為謔談嘗云李廷秀厭百韻詩於一
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伴
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廷秀起謝曰竊
無此事但圖對偶親切耳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庭邦自易水渡江還居歙州
本姓美江南賜姓李氏始都為珪故世有美廷邦墨
又有李廷邦墨或有偽作廷字者墨亦不精廷邦之
弟廷寬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
皆不及廷邦遠甚梓符中治昭應宮皆用廷邦墨為

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

鵲鵲能勒水故水宿而物不能害鵲能進步禁蛇啄
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即蠹虫自出鵲有隱巢
木故驚鳥莫能見然銜泥常避戊巳日固巢固而不
傾鵲有長水石故能巢中養魚而不涸燕惡艾雀欲
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
者也

伶人高崔亮善詭語一日唐太宗令給事探其間向
水下良久乃起太宗問水中何所見曰見屈原屈原
有何說曰我達楚懷王自沈汨羅水汝達聖明君何
為來到此太宗大笑而賞之

帝慶本女選為妃慶本兩耳皆卷長安令杜招詩見
慶本而賀之因曰僕素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
知之招詩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史思明在東都日櫻桃初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
因作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
半與周王詩成衆賓贊美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
入一半與周王一半與懷王即與黃字是一韻思明
以怒曰我兒豈可居周王之下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一時獨出流輩一日
及褰衣傳帶攝齋以升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
既言博通三教釋伽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曰

何以見其為婦人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
煩夫坐而後坐也又曰太上老君是何人對曰亦是
婦人問者曰亦何所見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
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既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
又問曰文宣王何人曰亦是婦人問者亦何所見曰
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既非婦人美侍
嫁為上大夫實貴極厚

五代時周作為觀察使居富貴久奉養窮極奢侈所
不足者未知壽算何如耳一日命老矣尋問卜者試
問之卜者至方布錢作卦作問曰我富貴已極所不
知者壽耳卜者曰此卦極主壽作喜問曰能至七十

子者曰更向上如此可得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復問曰能至百歲乎卜者嘆息曰此命至少也有一百三四十歲祚大笑曰其間得無也有少疾病否曰並無卜者又細推之曰祇是到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臟腑小有失調亦不藥而愈祚喜曰顧子孫在後立侍者曰孩兒可切記之是年切莫使我喫冷湯水

沈括字存中方就浴剃貢父見而適笑之曰存中可憐下世矣衆皆訝然劉曰死矣益成括以文滑稽可笑也

宋哲宗朝有宋室姪為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即事詩

白日暖看三織風高關兩廂蛙翻白出閑州死紫之長放飯聽琵琶持饒接連章歸來至裏坐打殺又何妨衆莫曉其詩意宋室自解云始見三蜘蛛織經於簷前又見二雀開於兩廂有死蛙翻覆似出字死州似之字方笑飯間隣家彈琵琶作鳳樓梧方食饅頭未畢閤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送客既歸見門上畫鍾馗方打小鬼故云時哲宗方灼艾內諸傳欲娛上因奉其詩哲宗大笑竟不能灼艾而罷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拘時俗動通古體蔡君謨居喪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馬中欄輦與

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搥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室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即時命李觀畫蜀蜀圖

閩越海賊鄭廣俊就降補官同官強之作詩廣曰不問文官與武官文官武官總一般衆官是做官了做賊鄭廣是做賊了做官

京因街陌中有聚觀戲傷者詢之乃二刺蜋對打既合即奏入中程章章仇鎮蜀日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產舞於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鵠掠之而去群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在高塔上梯而取之神形如飛文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菓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百日方精

神僞

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貢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祁州令貢之判司云祁州不出杜若應是謝眺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為大總徐司空勅於明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依何樹賈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曰吾所依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橋對耶嘉隱曰何煩橋對但取其橋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條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為宰相條面何廢聰明徐狀

謝靈運翳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
須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示朝樂安公主五日關草
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他所得因翦去其
餘今遂無之

洛陽有僧房中罄子日夜輒自鳴僧以其為怪懼而
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曾紹夔素與僧善
夔來云設盛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然紹夔言其或
有效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乞出懷中錢鑄磬數聲
乃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鍾作合
故擊彼此相應僧大喜其疾便愈
道山先生一日在陝府官次中見一官與人語詰因

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其守將奮髯抵掌厲聲
之狀次又及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至於傳呼杖責
之聲無不曲盡一少牢方十四五冠帶在衆中忽叱
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座驚笑後問知是蔡持正家子
弟

微廟試畫工以為練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為意衆皆極點花卉惟一工於層樓綽綽楊柳隱映
中畫一婦人凭欄立衆工遂服館中一日會茶有一
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特貢父偶在座偶聲問曰風
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坡一日在堂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過即得

谷嘆歎息至夜分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
右久坐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
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咒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
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
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
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州道遇兩有老僕膝青首又在少
游家隨以兩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遊留
道旁人家以俟久之方娶珊策杖而至視少游嘆曰
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您地自
家來陪奉他門波波地做閑官落得是聲名怒而不
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
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
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一笑也

石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諧謔雖時面戲人亦不以
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
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

吳僧法海好作詩一日華成帙求友人為序友人書
曰師雅習西方之教頗知東晉之風因命為師東集
然師之詩長於調喻動合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
之次今師又在杜之下

蜀公家子弟多用百字相連者為名取之連盡

二百餘百中之類亦嘗用之一日與李方叔談及方叔云報有便語可為一笑公曰何也李曰至於百

靈百利百巧百窮恐尚未及也蜀公為之掀髯

蘇子瞻汎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天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

江南李俊主當買一研山佳長纔踰尺前峰三十六

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半坡陀而中鑿一研及

江南國破研山因流傳數十家為米老元章所山

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

之弟才翁孫也號梧好事有耳露寺下並江一古基

多群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觀得研於是

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園共為之和會蘇米交相

易米俊號海嶽庵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

葉天

譚振言蔡京富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

後堂東閣中京餉了髮令焚香移頃髮不至振頗疑

其志之失久之髮復至白京云香已滿京云收髮即

去聞近北若有捲簾聲者少頃蓬窗滿室如霧京謂

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煙氣

小穗為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

日公使云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

西朝拜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

其良否然勿慎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爭其遷

謫之文翰泣曰罪死深重感聖恩不盡死無報敢懇

告耶但以口無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

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大慈有所須敢不

應命何須質也翰不可於是封表一復以授內侍收

復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詰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

其復閱視之乃一六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

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之

南翰為先鋒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沈罪命黜其

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無辜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夫

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

字再黜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執

政聞之曰吾知其入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

羊者乎

皇甫必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繼述多外寵往往涉旬

下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為敏中

為憂且有志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

日奏事畢方欲開陳貢宗聖體似不和邊離
座歌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貢
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夫歌中詞不又畢
不覺收淚蓋其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
特轉兩官歌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
不能辦直其事

宋梅伯博識考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鐙符如今香篆
白玉為質臺礫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尺闊三四指
如刀有把名抹衣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使無
摺皺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多壓舌狗葵含玉也又

規玉如笋名代指講選用以點呈經籍漢唐遺物
朱司農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
有誦公之詩云官閑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
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梅當再三以為誤得幽
雅之趣吳日公往見遂為知已自此時復登門偶一
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
頗倦欲去則奉已連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
謝久候之意且云這了此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
公請曰遠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抄漢書

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乎

小坡曰不然其讀漢書至此三經手抄失初
一段事抄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祖席
復請曰不知先生所招之書前幸教否東坡乃命其
執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
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報誦數百言無
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誦
仙才也他日以詰其子新仲曰東坡向如此中人之
性豈可不勤讀耶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云
書室中脩行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
手閑心懶則治廷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閑則
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康濟也心手俱懶則坐任以其

不強發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楚雜故事以其
可易於見者意不滯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
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

晚宋人詩最多者莫如放翁或謂翁有曰課蓋祇圖
律動動官商一日翁至田家適有村優唱傳奇
者過門客戲請翁賦之談笑即成云斜陽古道趙
家莊負鼓青前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
人說蔡中郎雖嬉笑之語亦自有味劇潛夫二絕
亦佳說罷相如說伯皆優揚常是夜溪開牧童歸
添箋註却是升堂聽說展雄直是愁然東坡當云
三國時事兒童聞劇俗敗則聲變曹操敗

以劉詩後句或以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
用惜水澆根下

用胎髮作者極佳而整

誠都末丈二長上頭都是即兩頭寒中間熟

宋洗馬歐陽景素輕博有金鑿長先以關辨必悻

實末於玉泉長老乞書為地景笑曰話既至玉泉各

科乃一詩云金鑿來覓玉泉書金土相逢僧信休到

了不干藤蔓希葫蘆自去纏葫蘆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愁用國晏洗之當去公

面黑耳非點也呂曰國晏亦能去黑公笑曰

天生黑於予國晏其如予何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室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

更化頭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觀笑

曰此登閣詩也

新劇談卷下

灼薪劇談二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朱承爵撰承爵字子儋不知何許人其書作於
正德癸酉因臘月大雪與朋友擁爐夜話錄而成
編故以灼薪為名然雜抄唐宋說部之文如余遊
褒禪山一條全錄葉夢得避暑錄話而註其末曰
余葉石林自謂也似乎節錄古書而彭淵材禁蛇
開井一條全錄惠洪冷齋夜話惟改使余跋其書
句為使其宗跋其書又似乎冒為已語者殊不解
其何所取義哀此一編也殆書肆賈人所為耶

古今原始十四卷

〔明〕趙鈺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邵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原始

十四卷》提要

刻古今原始序

桂野趙公志述作之林鏡得失之
致著古今原始其述意曰勿爲
福始亦禍先不可福始亦
然斯殆憤激之譚去中正之軌非
公志也夫述作以孔氏爲宗即其
自名不作然竊取於春秋孟氏直
斷之曰作至其答爲邦知百世曰
夏時殷輅周冕不爲從周諱也曰
所因所損益不爲從周諱也其志
可知已故曰志在春秋是孔子未
嘗不作不爲福始非通論矣是故

因天經天天道清因地緯地地道
寧因人治人人道成禪繼放伐代
也禮樂名器物也忠質文尚也而
皆以道爲宗趣上古開物成務堯
帝煥有成周郁郁然而即辰放氏
茹皮飲血不得而不變也即澆代
亂君淫辟而秦之郡縣漢武之置
博士舉孝廉武氏之父在爲母服
齊衰不可得而變也夫婦之不肖
可以與能以此不爲福始將爲禍
乎反質劑而結繩不椅案而席地
能乎凡上天作君之意孔氏罪我

之言皆不得已而然矣顧問派者
依源緣枝者循幹中庸曰質諸鬼
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知人也天人一理也一數
始也象始也易之原也由一而千
百萬億眴列綦布皆易也變易也
多學識而貫于一述作而貫于一
知識順乎帝則聲臭本乎天載如
斯而已得此之謂得失此之謂失
乃余今謂原始則云爾也柱龍之
談關牛且遠旣不能不自齟齬矣
安得而西問之柱野公以文章勛

神譌

原

不

四

古今原始第一卷

南豐邵康

○天皇氏

初制千支之名

按十干曰闕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默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敷牂協洽涒灘作噩閼茂大淵獻天皇氏居天子之位乘天之初開卽立十干以定歲又立十二支以定時歲時既定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後改名十干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改十二支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而義意淺矣或曰用以紀日不以紀年也

○地皇氏

定三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

按自此定月而朔望分矣

○人皇氏

分山川爲九區

之盡矣其言曰舜柴岱宗是謂巡狩而鄭引

始有夫婦

人道從此立矣

○辰放氏

教民擇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闔首以去靈雨

按自是始有衣皮之民不復衣薪矣

○有巢氏

櫛木爲巢

按巢居始此避鳥獸之害也

刻木

結繩以爲政

按記事始此

○無懷氏

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

禪云云以復墜

韓氏以爲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

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泰山七

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今

古書亡矣不可備論此皆臆說也而許懋論

之盡矣其言曰舜柴岱宗是謂巡狩而鄭引

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

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

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

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

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

國山皆由主上好名臣下阿旨非盛德事也

故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燧人氏

鑽木取火教民烹飪

按五行之火至是始用於世夫空中之火麗

木則明惟聖人能知之亦惟聖人能用之其

用在大烹以利民而不知焚山煮海鎔金銷

石草木之殃從此始矣夫火以薪傳其用不

窮而聖人於五時取五木不亦勞乎案周公

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

故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相傳火色

變青師曠食飯知爲勞薪以此推之薪火傳

人理應有異然後知聖人作法至深遠也今

人作事鹵莽此何難行縱民間不能頓同而

一尚食內廚當依古法卽母論順時採惠亦師

古之一端也

仰觀俯察而方名

方名卽東西南北是也

造火竈

竈始于此

燔肉曰炙爨肉而燔之曰炮

未始

東第一米

印

此肉食之始人自是無腹疾矣

注物重鳥獸之名

正名百物始此

爲髻

用髻始於此實錄曰舜加首飾文王又加翠

翹步推此首飾之漸也

制尊卑之禮

禮始于遂皇

立傳教臺

教令始此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歸

始有婚姻之期

立四佐命明繇政乎陞級畢旒辨乎方色成博

受乎古諸隕藍錄乎延禧

按至是始有君臣而後之佐相始此

○軒轅氏

見轉風之蓬不已於是作乘車相輪璞較橫木

爲軒直木爲轅故號曰軒轅氏

未始

王

此車之始也

○赫胥氏

造梳以木爲之二十四齒

此櫛髮之始也後緣此爲篋總名之曰櫛而

冠笄兆于此矣

○葛天氏

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

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

敬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此歌曲之始也

○朱襄氏

見諸陽不成百物解散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名曰來陰

按瑟始於此絃音作矣

○陰康氏

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民多重腿之疾思以通利

關節始制舞

舞自康氏始也古以宣氣導和昭德紀功而

後之

後之曳長裾飄大袖者謂之何哉

○太昊伏羲氏

庖犧氏風姓

按姓始於此後稱黃帝吹律定姓則又因生

賜姓之始也風俗傳云張王趙李為黃帝賜

姓

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效法兆三書著

八卦

按易之數始此此所謂先天之易也

作千陳

按建都始此

視五星之文分野之度

立周天曆度始此

封土為社

此社之始也

其樂名曰扶來

按樂音始於此非始於咸池也

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天下化之

後之

數學始此

作甲歷

按六甲十二辰始此自甲歷作而天道以周

歲運可紀日月可齊晝夜可通東西南北可

辨人始知所以用天矣

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按婚禮始此

以龍紀官

按官名始此後或以雲紀或以火紀或以鳥

紀或以事立皆原於此而君臣上下之事立矣

結網罟以教佃漁

按山澤漁獵之利始此時禽獸逼人故聖人教民以佃平也多水故教民以漁因物爲養也而莊子曰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鳥亂於上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獸亂於下鉤餌網罟罾罟之知多魚亂於水則又指是爲病物罪末流者也然不知古人有義意焉所以爲田除害也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故不合圍不掩群不卵不胎不殀天不覆巢豈若後之禽荒忘返者哉然其流必至是甚矣混沌之不可鑿也

灼土爲埴

此埴簠之始也

作簫十二管

或云簫作十管長尺二寸參差其形以象月

翼

設九庖之官

此庖人之始也

立仲起司陸陽侯司海

志災異察虛實故設神以司之

養犧牲以充庖厨

按陳殷曰牛羊豕曰牲至是則野產而家畜也後世庖厨始此然古猶有制焉末日暴殄是以君子遠庖厨惡其殺也伏義因此又曰庖犧氏自養之而自食之人無逐獸之擾物亦因人以生兩利之矣然君子寧爲孤犢不願爲犧此心云何用物者宜慎諸

造琴

按琴音始此夫琴者禁也以禁止邪心瑟者閑也以懲忿室慾古人之取義遠矣下逮謹俗廼有綠綺鳳凰者流謂之何哉

○女希氏

始作笙簧

按笙簧始此

笙張雲幕而枚占神明

此帷幕之始也

女媧之女以荆釵及竹爲簪

此簪釵之始也

隨作竿

隨希氏之臣也始有竿

○伊耆氏

爲簀桴土鼓葦簫

原

第十一卷

鼓簫所由作也

作蜡祭

按蜡祭始此蜡臘之別名也臘接也新故相

接故臘以報百神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

息老送終也主先嗇始爲稼穡者也曰司嗇

修明稼穡之政者也曰農傳世業以授於我

者也曰郵表嘏者畫疆分理以爲準者也曰

獮虎者能除鼠豕以害吾稼者也曰坊者昔

爲隄防以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昔爲畎澮

溝洫以備旱者也曰昆蟲者能除昆蟲而有

功於我者此皆爲田農設也古之一夫盡力

田里生蒙其利沒享其祭後世一切反此而

先王神道設教之意替矣先農之祭寔起于

此

蜡祭文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

歸其澤

按後世祭用祝文皆原於是

○古皇氏

原

第十一卷

因木處而顛始編槿而廬緝藿而扉螟塗茨翳

以避獸禽之害

按廬居始此猶未有棟宇

○炎帝神農氏

神農生於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

始稱井此天井也所謂穴地而出水也又云

黃帝正名百物始穿井傳稱伯益作井龍登

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作耒耜以教耕藝

按農事之興始此此聖人所以易佃漁也自粒食之源一開而民得安樂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矣

作鉏鐮以墾草萊以教天下播種嗣瓜瓞之實而省殺生之敝

鉏鐮作始有諸飲食

立曆日正節氣審寒暑為早晚之節以治農功

曆日初創於此始分為八節

埏埴以為器

原

第一卷

土

此陶器所由始聖人以木器液金器腥人生於土而食於土故用陶器而人壽

作斧斤

此斧斤之始也而山林之害兆于此矣

作穗書敝時令

穗書始于此

命司怪主卜巫陽主筮

設官主卜筮之始

請雨之法蓋南置水掩骼埋胔以待天澤

求雨之法其來遠矣

宿沙氏煮海為鹽

鹽之始也

神農之世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

明堂始于此

嘗百草作方書

按醫藥始此夫草木與人異類也治病亦何

取於是蓋物與人本一氣而生故草木之實

可以養人則亦可以治人但人得其全草木

原

第一卷

木

得其偏偏則其氣專一故取其專一者以補

以攻皆有益此聖人之所以為神也後人

能全其天年而無夭札孰知其自哉

造干戈以飾武

按干戈始于此用之以征諸侯之不亭者呂

氏云蚩尤造五兵此其一也而兵從此興矣

為日中之市

按市商始此聖人設法合物以通有無本以

濟人不求過利後以商賈主之而利源大開

于是輕去農畝聚者市肆巷列千
族街衢相望壘斷求獲率能自語
於尺寸之間窺竊主分毫毫之末而賢者亦曰
刺繡文不如倚市間此律簡之所由起也是
以古人必立司市之官以治教政刑量度禁
令故價平民無競心後世雖知權稅無復古
意為許行者有物無三價之說蓋有激云

○黃帝有熊氏

徵師諸侯誅蚩尤于涿鹿

天第一卷

按徵兵始此當淳古之時廼亦有蚩尤者毋
怪乎後世誅戮相尋也

帝誓剪蚩尤乃齋三日以告上帝

此齋戒之始也

黃帝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
帝上有花藹之象故作華蓋

華蓋始於此

命風后為侍中

侍中官名始於此

天虛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制之以為劍鎧矛
戟

此五兵之始也鎧亦曰甲亦曰介亦曰函皆
堅重之名也商人作法萬世師之經云佳兵
不祥旨遠矣

立五行起五部

金木水火土之名所由始也

有李法命

此兵法之所始也李者法官之號總主刑罰

征伐之事故稱其為李法

風后演握奇圖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

此營壘所由始也

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入家處
之其形井字間方九焉立為陣法四為間地所
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主之環其四面諸
將連統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勝紛紛
紜紜聞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
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

此陣法所由始

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

堂下至門謂之庭庭名始于此

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此外夷來獻之始

帝與蚩尤戰涿鹿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

指南車始於此

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黃區占星羲和

本

卷一

卷一

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閭苞授規正日月星

辰之象

按星官之書始此爾雅所記十二次與二十

八舍之度皆軒轅初之

命大撓占斗柄所建作甲子

按六甲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始

此

立史官

按史官始此

利通漏水

此漏刻之始也三代因以命官則挈壺氏共職也後世或下漏或浮漏或浮刻或浮漏或權衡制作不一皆始于此

立容成爲樂師

樂設官始此

作軍樂凱歌

後回軍有樂師其意也

使祝融辨南方爲司徒

本

卷一

卷一

司徒之始也

使大封辨西方爲司馬

司馬之始也

后土辨地方爲李

李微官也後世名曰大理本此此黃帝所謂

六相也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

按蓋天即渾天儀也其術以天下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渾渾然也法減于秦漢武時洛下

開始經營之此戰術之所由始

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為三公

以三公配三台始於此

造蹴鞠

按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

蹴同古人蹴鞠以為戲耳

蒼頡睹鳥跡作書契代結繩之政

按文籍始此世記曰黃帝命蒼頡造文字天

下始

第一卷

十八

雨粟鬼夜哭信斯言也鬼神先畏之矣自秦

用八體漢興草書典籍彌繁官事荒蕪兼功

並用愛日惜力去古遠矣

命隸首定筭數以率其餘要其會而律度量衡

由是而成

此秤尺斗斛所由起也

命伶倫截竹制簫為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宮候

氣之應立宮商角徵羽之聲

按五聲六律之制始于此

於則作屨履

此履之始也草曰屨麻皮曰履履下植木曰

屨至宋元嘉始有鳳頭等履末流可勝嘆哉

帝張咸池之樂有炎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此頌之始也

命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

按此器械之始也自是而土木之用偏天下

矣夫撲散為器其用不窮古人猶云大制不

割則亦傷之矣

采首山之銅鑄鼎

按鑄金始此

得奇獸名曰夔取皮以冒鼓

皮鼓始于此

使伶倫造磬

磬始于此

作旃

通帛為之

作冕旒正衣裳

按冠冕衣裳之制始於此夫上古衣帽毛皮至是以布帛爲之先上以制衣後下以制裳故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當時九章至舜十二章而服制備矣

命工人垂造鐘一曰清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酒宮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

按金聲始此夫僦古之巧工也後周鼎著饒使斲其指何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

命煇弦木爲孤夷牟剡木爲矢

按射始此古人以示威天下而亦以是論德男子之事莫重於此故生而懸弧以示志

與炎帝戰以鵬鶚鷹鳶爲旗幟

此旗幟之始也

采首山之金鑄刀

此刀之始也

制陣法出軍決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

按五采者青牙引東赤南白西黑北黃中萬世不能易也

命岐伯作鼓吹鏡角靈鞀神鉦

按鼓吹始此鼓吹以驚衆鏡以止鼓角以立號鞀以當雷霆鉦以擬電聲皆軍中樂也

命共鼓化狐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

按舟楫始此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而作舟楫而其利浮於輿馬矣

作臺于西王母山

此臺所由始也古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而已

內傳曰黃帝旣與王母會于王屋乃鑄大鏡隨日用之

鏡始於此西王母之稱其來遠矣

使太常爲廩者

後廩人倉氏皆原於此

作大輅以行四方

按輅制始此古者以肩背任其勞甚矣自是服牛乘馬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後少昊則加牛奚仲則加馬禹又建旌旗旂旐以別尊卑等綬而車輅之制大備吾讀甄玄成之賦咸焉其言乘車之樂如此後遇有人車者則又以人爲畜罪也甚已

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

封堠始於此

帝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

閣名始此

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

初名館

作宮室以避寒暑

按宮室之制始此夫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視穴居野處者何如不知道於木者此其漸矣真可一慨

作合宮祀天地祀天圓丘牲玉取蒼祀地方澤

牲玉取黃

按祀天地始此圓丘方澤之義自古已有之

作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週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此樓之始也

著陰符經

始有經或云後所傳者偽書也

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血脉

始鍼灸

容岐伯作內經定本草巫彭桐君處方餌

按岐伯黃帝大醫也夫古之人上窮下際察

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病與藥值唯用

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藥多其物以幸有功

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盡其其一獲術亦疎矣

故醫莫先於切脉虛著七刀劑妄也

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

鑄貨幣之制始此

風后受圖割地播九州置十二國

九州地圖始於此

黃帝內傳題錢鏗得於石室劉向校書得之

作傳之始

作巾凡之銘曰毋弇弱毋侃德毋違同毋傲禮
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作銘始此

陟王屋而受丹經

稱丹經始此即太公所授武王者

帝齋七日至翠嫫之川魚沂流而上汎白圖蘭

葉朱文以授帝與天老迎之舒視之名曰錄圖

此圖之始也

黃帝問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以爲一家爲之有
道乎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
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
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謹封而祭之去山十
里爲一壇使乘者下行者趨

此壇之始也

帝使史甲作戒著盤孟書二十六篇

此著書所由始也後之訓戒始此

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

視

現自黃帝時已有之

蒸穀爲飯烹穀爲粥

此粥飯之始也

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

按井田之制始於此其制今不可復見矣昔
人有不幸晚生之嘆以此

立西陵氏之女嫫嫫爲元妃

按立妃始此次妃嫫嫫洎形魚氏雷氏爲四

妃

教民蠶

按絲繭之利始此自是足供衣服而天下無
絺絮之患矣然古人原蠶必禁衣帛限年有
制存焉後漸侈豔無度人生財用以綺縠盡
者十居三四而上之括於民間者尤爲不經
反使論者傷之曰伐桑滅蠶民不凍死是其

言有足感人者噫

伯余初作衣絲麻索縷手經指紐後為機杼

此機杼之始也民始知織

鳳凰巢于閣麒麟巢于囿

按鳳凰麒麟始見於此囿園黃帝時已有之

重門擊柝以備不速客

擊柝起于此

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

垂胡鬚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鬚從

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鬚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

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

為烏號焉

嗚呼此刻仙之始也劉向稱帝之前有赤松

子甯封子馮師皇赤將子輿其信有之否耶

若黃帝則古今為稱首焉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

右太監監于萬國

此封建之始也官以監名本此

命羣臣列圭玉于蘭蒲席上

始有席韓子曰禹為蔣席橫緣此彌後矣

為金甌

古史考曰黃帝始為金甌而火食之道成矣

古今原始第一卷終

古今原始第二卷

南豐邵康 閱刊

○少昊金天氏

帝王世紀曰帝名摯字青陽

據此則字始于金天氏

有九農正

農官始於此後無專官養道廢矣

始制浮磬

按石音始此

○顓頊高陽氏

祀共工之子勾龍為社列山氏之子柱為稷

社者土地之主稷者五穀之長所以為萬民

求福拜功之道也勾龍柱配祀者耳

命五官木正曰勾芒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

土正曰勾龍火正曰祝融

按五官始于此因五行而立也

造伏龍城

按城始於此

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民

按分禮天地始此時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

為巫史無有要質互相侵噴災害荐臻廼絕

地天通以正民俗噫淫祀害民其來久矣

以斗杓逮寅之月為歷元是時五星會於營室

米陳始泮蟄虫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

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為

歷宗也

按以孟春之月為元始此

設玉兆

卜筮先王所作未有玉兆瓦兆原兆之名至

顓帝始設顓帝玉兆象其玉帝堯瓦兆象其

瓦

乘結元之輦巡四海

輦輦始此

○高辛氏

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

此朝日夕月所由起也

毛伯曰姜嫄從帝祀郊禘

祀高禘以求子求子始此後以高辛氏為高禘以其生子有嘉祥

○帝堯陶唐氏

立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

天官始於此

分命羲仲平秩東作羲叔平秩南訛和仲平秩西成和叔平在朔易

按設官分理春夏秋冬始此重授時也

定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按置閏始此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

盡變

有盡善之旌

古人揚旌求士也

置敢諫之鼓

後用諫鼓始於此

堯有污池理水停船此池

污池堯之時已有之漢作昆明曰其制而深

廣耳

文韜虛盈云帝堯王天下民有李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

旌表門閭始此

堯之有天下桀纣之飯藜藿之羹

羹自堯時已用之

王韶之始興記堯山下有亭基十餘處曰堯故亭

據此則亭堯時有之

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

封爵五等始于唐殷三等周復用五

堯居于衢室之中輯五瑞以見羣后

按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此秉圭之制上古已有之

分置公伯

五官之長曰伯官以伯名起於此

色尚白

後之帝王車旗服色各有所尚始此

聖子曰堯飯土簋

則簋簠始於唐

與羣臣沈璧于河乃作握河記

記之始

握河記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

始有封爵

元命苞云唐虞立五廟二昭二稷以始祖而五

宗廟之祀起于唐虞

博物志曰堯造園基以教丹朱

以此爲教何也恐傳之者誤耳

設誹謗之木

後謂之表木即華表也

飲以衢尊

尊彝所由起

以親九族

宗戚始此

作橋

服虔曰堯作橋交午柱頤

堯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

民莫非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

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按童謠始此

命鯀治水

按治水始此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恥之逃隱

隱士始聞于此

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

按在內者城在外曰郭此都城造城郭之始

也

禪位于舜

按禪位始此

○帝舜有虞氏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

娶天子之女謂之尚始于此

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

按初卽位祀天地六宗山川群神始此

覲群后輯瑞班瑞

按初卽位群侯來朝始此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

按巡狩朝覲之制始此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祭泰山始于舜而後之封禪或原于此

群后四朝敷奏以言

此奏事之始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賜車服始此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

按贊禮始此

修五禮如五器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蟲華龍作繪宗舜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

文繡之功唐虞已有之矣但古人用有制耳

自羲和後分爲八伯舜既卽位巡狩每至其方

各貢兩伯之樂伯夷爲陽伯樂舞佺僂歌曰招

陽羲仲之後爲羲伯樂舞鸞歌曰南陽弃爲

夏伯樂舞漫哉歌曰祁慮羲叔之後爲羲伯樂

舞將陽歌曰朱華咎繇爲秋伯樂舞蔡儗歌曰

雲落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來垂

爲冬伯樂舞丹鳳歌曰齊樂

樂之有歌有舞自古有之

二十八載堯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按此則三年之喪古已有之

命禹爲司空

按司空之官始此

賜禹姓稷姬姓契子姓

助姓始於此

命垂爲共工命益爲虞

樞工虞之官始此後兼統于司空

命伯夷爲秩宗典禮

按宗伯始此

命后夔典樂教胄子

按重胄子始此古之爲教也以聲樂今之爲教也以訓詁古之教也以性情入今之教也從口耳入此人才所以不逮于古也

命龍爲納言

按銀臺司之官始此

命皋陶爲士師

卽後之大理也三代法官之名夏曰大理也

皋陶造獄置法律

墨刑荆宮大辟五刑始於此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流放之刑始此

金作贖刑

贖刑始見於此

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此笞杖之始也

胥災肆赦

始言赦謂赦其罪非後之詔赦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後之三流始于此

作鞞以尊祭服

上古蔽膝之法象冕服謂之鞞朝服謂之鞞也鞞一曰芾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色之琴畫日月

于太常

太常始于有虞

秦之先大費與禹平水土舜曰咨爾費贊禹功

其錫爾皐游

皐游始此

樂之初擊祝作之樂之末曼致以止之

此木音也

作尾棺

此棺之始也

作崇牙

崇牙懸樂器者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夏曰龍
簨殷同之周曰璧嬰

作兩敦

敦宗廟盛黍稷之器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
之八簋皆是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按三考九考之制始此

賞延于世

此世廕之始也

西王母獻玉琯作笙十三簧

說文謂舜始有

山海經曰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

牛耕其來久矣非始於趙過也

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

器之布漆自舜始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稱府始此后有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

發典司六職謂天子之六府周則曰太府內

外王泉府皆原于此

禹濬畎澮距川

此後遂人之職也

作室築墻茨屋令人皆有家室

此墻壁所由始也

作五明扇

按扇始此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

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惰哉

按此爲賡歌之始

周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曰古之人上有

帽而勾領

帽古有之

封伯禹於夏封四岳於有呂封契於商封

封

命伯

按分封始此

命伯禹祖征有苗誓師

按征苗始此虞時已誓師矣

管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古人舉事必卜用龜始見于此

有虞四時之祭春日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其祭尚氣

四時之祭始者二虞

庶頑讒說侯以明之

射侯以觀德始見於此

又曰書用識哉

紀錄功過始見於此

歸格于禘祖用特

始稱禘祖

明堂曰有虞氏以璇組

謂斷木為四足無文飾也組始于虞夏以歲

殷以椁周以房俎

不虞氏之旂

旂見于虞

泰有虞氏之尊

尊始於虞山壘夏后氏之尊皆殷尊犧象周尊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于地也

有虞氏祭首

三代各祭其所勝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

唐虞時稱載

禹臯陶泰與陳謨

此人臣獻言之始也

虞夏傳曰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子論樂配之天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襲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褻裳去之

據此則又稱祀祀與載古並用之乎此所謂慶雲之歌也因瑞作歌其來遠矣

云虞夏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
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

按古者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
生有慶集之懼死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
死故有祫之享

禘黃帝而郊嚳

按禘郊之祀始見於此禘者宗廟之殷祭郊
即園丘之祭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
之謂之園丘言丘者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

所謂燔於泰壇即園丘也禘者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有功始祫
其高祖故曰不王不禘鄭康成謂祭昊天於
園丘曰禘祀太一五帝於南郊曰郊而六天
之祀叢雜甚矣夫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
於配天故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然必有文
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郊日必
至未有不躬焉者自秦始有三歲一郊之制
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

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惟武宣以
求仙成帝以求嗣三君親郊頗多而清心無
求者則領之祠官遣重臣修故事而已說者
又謂古者齋居近儀衛省用度約故一歲偏
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齋居遠儀衛繁用度
廣賜予多故歲難二郊則又就簡便而失尊
奉之嚴矣

鷄林子曰嗟乎吾嘗觀萬始未始之先以
及乎萬始有始之後然後知聖人所以參
用天地開始萬物其功茂矣然亦私憾夫
天地之於人其全之反不禽獸昆蟲若也
夫禽獸昆蟲或命之羽命之毛命之鱗介
莫不物物備具得以自生自有安於無爲
而爲之人者廼獨裸生而又攻以寒暑溼
以風雨困以饑寒迫以禽獸苦以疾病若
非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噫此固天地之
所以全吾人也夫禽獸昆蟲予之偏惟人
予之全偏予者蔽故私其形全予者通故

私其神全形者愚愚則無爲全神者智智則有用無爲者樸有用者巧以樸賦物以巧賦人此天地意也而聖人始以巧競于天下矣何則寒裘暑葛具始與天時競矣上棟下宇具始與風雨競矣畢弋果罍具始與禽獸競矣網罟罾笊具始與魚鱉競矣溝澮田里具始與土地競矣刀鋸具始與山林競矣舟楫具始與江河競矣是以雖無羽毛鱗介而禽獸昆蟲反爲人用故曰得其道則造化在我固吾人所以善用天地天地所以善用吾人非競也因之也上以因天下以因地遠因物近因身天地所不能全而欲人全之也是不得然而然也是謂裁成輔相之道也夫旣望之以裁成輔相而又爲禍患災害傾覆使成者毀完者裂華者敝盛者衰有無相尋殃祥相仍若不可測何此又惡夫盡用其巧者也夫盡用其巧者罪此又天地所以仁萬物

也故大智去智返本還樸以全其天也天全者有爲而未始爲有用而未始用有始而未始始者也噫吾安得無始者而與之論道哉

古今原始第二卷終

古今原始第三卷

南豐邵廉 閱刊

○夏禹

定九州之賦如冀州上上錯徐州中中兗州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之類

按禹以三壤成賦後田賦九則本於此

定九州之田如冀州中中兗中下徐上中之類

田分九等始此

辨九州之土冀土白壤兗土黑墳徐土赤埴墳

之類

土色見此

始制貢貢漆貢絛貢織文貢鹽貢緇貢海物貢

象貢鉛貢松貢旌石貢五色土貢翟貢桐貢澤

磬貢蠙珠貢魚貢金貢珉貢篠簜貢齒貢羽

毛貢木橘柚貢杍幹枯栢貢礪砥砮丹貢楛

楛貢菁茅貢大龜貢磬錯貢紵貢銀鐵銀貢熊

羆狐狸貢織皮貢球琳琅玕

按制貢始此

夾石碣石入于河兗浮汶達濟徐浮淮泗

是河揚沿江海達淮泗云云

此運道所始但不言漕耳

君臣皆佩玉

至周始有等天子白玉公侯山玄大夫水蒼

世子瑜玉士瑞玟是也

始用寅正

按以寅為歲首始此

作小正之書

卽月令也孔子欲行夏時蓋取時之正與令

之善耳

始作箴

箴者取規諷之義若箴之療疾墨子著書取

虞書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稱夏箴

之辭後用韻語末云敢告云云

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

因而第之

此洪範九疇之始也

室

夏以太廟為世室后稱世室以此

始立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

按五服之制始此

儀狄作酒

按酒始此從此天下被麪藥之毒矣萬一飲

而遂絕之何以處洞視萬古哉

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刻石始於夏

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畢周以黃目

彝始於夏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勺亦始於夏

明堂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畢周以爵

爵始於夏以王為之矣

明堂曰夏后以揭豆

豆起於夏

有五縷之服

喪服起於夏古喪明無數

為銘於簠簋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

按銘始此

王制云夏制五等爵三等受地殷因之爵公侯

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

士下士凡五等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三等

爵祿之制二代多同殷合伯子男為一周增

子男爵地與夏同

夏后氏金行初作蓍莢言氣所交也

此祈禳之始殷以鰥首周以桃梗皆此義

夏立尸而卒祭

按殷周坐尸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

尸者於祭者為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

明子事父之道

五經異義曰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既

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立主其起于三代之時乎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

禹立井甸之法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賦兵車於田始見于此

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八夫上下七中上六中中五中下四下上三下中二下下出一夫稅有九等

夫稅九等始於夏

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曰會稽此會計之始也

禹登會稽海神來朝有抹額

後軍容有抹額始於禹

作鞞

鼓之有柄者

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釋菜用丁取文明之意三代已有之

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

以卿為稱三代已有之

以歷山之金鑄幣

按錢幣始於此

作母追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

銳

卽皮弁也

以天下傳子啓

按此後不復與賢矣與賢則亂故稱家天下

始於禹

○夏啓

召六卿與有扈氏大戰于甘作甘誓

按六卿夏已有之君臣接戰此又一世變也

夏啓與有扈戰于甘誓師云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

祖謂遷主古者師行以遷主行載于齋車言

必有尊也

啓享諸侯於鉤臺

燕享始見

春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書救日蝕始見于此

適人以水鐸徇于道路

水鐸之設始見于此

○夏太康

太康畋于洛表后羿因民距之于河不使返國
代有夏政

按篡臣始此

夏后氏食卯鳳凰迺去

夏始食卯後迺鑊卯以聞其天傷多矣

寒浞使其子澆殺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歸于有仍

弑君始此

○夏少康

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按復國始此故中興書以少康爲首此時天

下巳中絕四一年矣可懼哉

夏康恐禹墓之絕祠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
余隨陵陸而畊種逐禽鹿而給食不設宮室之
飾從民所居居于秦餘春秋祠禹墓于會稽
設人守陵始于此

○夏履癸

始爲傾宮瑤臺

按宮室臺池之盛始此

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漫之樂

此女樂之始也

令諸侯大夫之冠亦如士禮行之

按古者五十而後爵故無大夫冠禮有婚禮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夏末綱輦

輦人所輦也夏名輦曰金車殷曰胡奴車周
曰輜車又不知何代去其輪也

古今原始第三終

今原始第四卷

南豐邵康 闕刊

○商成湯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三使人聘之

按聘召處士始此

成湯放桀于南巢代夏政

按以臣伐君始此雖順天應人實萬世之口實也或曰易其君而更立賢者則何如曰必

有不肖得而辭者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作湯誥

按作誥始此

大旱七年湯使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廼請自當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遂雨

按禱雨始此

殷公田籍而不稅

籍民力以治公田多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

自治所謂助法也

湯遭旱作土龍

土龍始於湯作以致雨也

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稱帥始於殷

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七廟之文始見于此

初作圉取禽獸以奉宗廟

按圉始於此

改丑為正朔易服色尚白

按有天下者必改朔易制度始此

築五庫藏五兵

此庫所由始也天有天庫藏庫之星故王者立五庫古謂庫兵車所藏帑金帛所藏府圖書所藏後皆曰庫

定朝會以畫

按以畫臨朝始此

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

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

按大臣求退始此

○商太戊

遠方重譯而至

自是有譯語

○商仲丁

遷都于囂

按遷都始此

○商盤庚

遷都于殷改號曰殷

商之稱殷始此自古無有改國號者此古今

一見也

盤庚曰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功臣配享商已行之矣

大禘者合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

太祖五年再祭

此殷法也周三年一禘

○商陽甲

按嫡庶爭立自此始

○高宗祖乙

王宅憂亮陰三年

始見亮陰

夢帝賚良弼以象得傳說于版築

以夢用人見于此漢文迺以鄧通入夢抑天

所為乎

○商武丁

章服多用翟羽

按蠻夷編髮來朝者六國用所貢為章服改

翟羽之用始此

○商帝乙

命季歷為牧師

馬政始于此

命周公季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桓鬯為侯

伯

周封伯得專征伐始此

子辛為王

按紂之立以母后也後世立子以嫡不以長
始此夫立長則嫡庶易位亂道也故先王重
嫡貴貴也曰受何以亡殷然則以賢乎曰立
受而楊廣亡隋曰然則當何如曰天與嫡則
與嫡天與長則與長置重器可亡擇地乎有
權焉有數焉非人也天也

○商紂

始為象箸

紂為象箸箕子憂之今編民且奉以朝夕傷
哉象以齒胎禍始見于此

以胥餘為太師

太師之名見此

紂欲作重刑迺先作大熨斗使火熨之

熨斗始於此

始為炮烙之刑

按刑至此極矣猶後有炙甕錫蛇鐵鐐等刑
惟恐無以勝民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之何以

之旨哉

微子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少師商已有之

紂為勤杯

杯始于紂

紂無道王子比干諫之不聽殺之

按殺諫臣始此

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燕地所生名曰燕脂

作挑紅粧

燕脂紂所為也

紂造鉛粉

女人始傳粉為飾

使師延為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作空侯一曰欬

侯

空侯始見于此

古今原始第四卷終

古今原始第五卷

南豐邵廉 閱刊

○周

公劉度其原隰徹田爲糧

周之做法自此始其後周公因而修之耳

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避亂遷國始此

古公生少子曰季歷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虞仲亡如荆

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讓國始見于此

文王忌日必哀

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始于

周乎

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自三

始有世子之稱春秋稱王世子會于首止更

稱晉太子申生則天子之子或稱世子或稱

太子未有定也

故建司馬法交尺爲步步爲畝畝百爲

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

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

畿畿方千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

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

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

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

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

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

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

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

歲以下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此周之平土法也視二代爲最詳

文王伐崇戰繫解

戰自商時已有之至魏文帝吳妃始裁縫以

綾爲之卽今製也

觀迎于渭造舟爲梁

升梁即今之浮橋也文王始作而用之

文王以民力為沼曰靈沼

沼始著於此

文子世子云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

庶子周之官也

文子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召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此視學之始先師先聖之稱其來久矣不知

何所措

文子世子云凡三王教世子必有禮樂立太傅以傳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通典曰太子師保二傳殷周已有

周武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會師始此

武王伐商至孟津命蒼兕具舟楫

周時有之而大用於吳楚

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列爵為公侯伯子男

按後之分封同姓寔肇於此

周受命封建宗盟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

曰宗正

宗正官名始此

表商谷之閭

旌表門閭至此始見

封比干之墓

按此為封墓之始也

周公作九章算術

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以廣五均輸六方

程七傍要八盈不足九鈎股所謂九數也

作酒誥曰群飲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禁群飲始于周

黃帝之後於顓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夏后氏之後于杞殷之後於宋

封前代帝王之後始見于此

尚父於齊都營丘封周公于魯都曲阜封召

公于燕皆留相周

諸侯內相不之國見於此

號仲號叔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仲

封于東號叔封于西號

盟起於周

周公旦太公望啓制文王之謚遂定謚法

謚法起于此

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並謚

祀先諱名始此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

不得相誅

誅法亦起于周

祭望大告武成

祭有三曰告曰報曰祈此所謂告也後世告

成始於此

箕子避地朝鮮其國俗未有聞也乃施八條之

後之條約本於此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既平殷亂天下

宗周伯夷叔齊耻之採薇首陽不食周粟卒以

餓死

死義者于此見之

王克商袒冕搢笏諸侯象大夫魚鬚士以竹

笏自三代已有之車服儀曰古者貴賤皆執

笏即後之手板也

封微子于宋作微子之命

按冊封誥命始于此

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後世追祀上封號始此

孟春躬耕籍田

始見籍田此甸師所職也

作明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

夫事天於郊而復事上帝於明堂何天與

一也事於郊寧之也故用壇事於明堂親之也故用室事天而配以后稷事帝而配以文王何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故尊之以配天而文王以功德始受天命故親之以配帝配天不以文何不敢忘稷也宗祀文王而必以配帝何蓋孝莫大於嚴親嚴親莫大於配天配天既以稷而獨遺文王非嚴親也故祀文於明堂以配上帝兩崇之也是明堂者專為文王設也有文王之親則可也夏商何以無可

以無而無者也後郊祀以祖宗配始此

稱王妃曰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按妃曰王后曰夫人曰嬪曰世婦曰御妻之

號始于周

命上公九卿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

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

按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之節始見于此

封紂子武庚為般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按立亡天下者之後僅見於此夫得其天下而不絕其世號仁人之心遠且厚矣豈以天下為悅哉自三叔監殷而後之監制之使皆原於此所以防亂也

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墀植璧秉珪告太王

季文王以身代武王之死

此禱疾之始也

太公望作曲蓋

漢云輶輶

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卿四大夫祿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此祿秩之所由始也前此無所攷見

○周成王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爲重一斤錢圓

方輕重以珠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

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按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

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于洛邑

按遷民始此

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

孤

按公孤之官始於此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按自後官職始專屬天官卿矣

內史掌八枋之灋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

命之

始有內史官名卽今之內制翰林之職也策

命見于此

用中士奠世繫

治世譜差序秩第卽唐之玉牒也

舉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
八曰徒

按府史胥徒卽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在官
者至秦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若漢之丙吉
勝之類是也

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
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外史猶今之外制卽舍人之職也四方始有

志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
治者受法令焉

御史官名始於此卽柱下史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掌
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
奠食凡邦國三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此銓選之始也

司勳掌六卿地之法以等其功

卽後之稽勲部也

馬相氏掌歲月辰日星位辨其叙以會天位

按馬相氏之名始于此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辨其章

凶以五雲辨吉凶水旱隆豐荒之祲象以十有

二風察和命妖祥以星土辨九州封域

按保章官名始於此此星野之說也

小宰聽閭里以版圖

始見版圖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

太社王社之別始見于周

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

社

國社侯社始見于此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衆社所由始也

周官九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

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

一等

後官品用九本此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與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自是有內府之藏

司會掌國之九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會計之法莫詳于周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

出入則為之開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

門燎蹕宮門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佐世婦治禮事

按閹寺之官始此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國子之倅凡在版者

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則是王朝宿衛之

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本朝用功臣子弟以為勳衛蓋亦此意

至為庶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立七祀

七祀始見於周

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行曰門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
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後五祀始于此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

內豎奄人未冠之稱

唐書

第五卷

十三

古者有庶子之官周名曰諸子職諸侯卿大夫
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率國子
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

此太子庶子之官所由名也秦目之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言容婦各師
屬而以時御叙王所

嬪婦人有法度之稱進御之法卑者宜先尊
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
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后當一夕凡十五日一徧惟其以四德之成

者充其選故以時御叙而九御無險諛之行
各帥其屬而九嬪有進賢之心此二南之風
王化之本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
政

女史女奴曉書者後目之

立醫師疾醫瘍醫

按以醫設官始此

唐書

第五卷

十四

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注曰上其計簿簿書見于周

小司徒凡起役毋過家一人

田役至周始見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獸醫始此

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藏冰之制始見於此

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道德行藝

大比周制也

膳夫掌王人食飲膳羞

即後之大官署也

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

齒以上登天府

此後之戶口也

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即後之疆界也

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以

時取之

井之爲言礦也後之開礦始此

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

三老五更各一人周制也

雞人夜啼旦以詔百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設雞人始見于此

太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

此蓋進士之始也

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箴絃以爲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郡國

房中之樂所由始也

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以爲

祭服

始見親蠶之禮按天子親耕籍于南郊以供

粢盛后親蠶于北郊以供祭服上以奉郊廟

下以化天下禮也魯語曰古者王后親織玄

紵公侯之大夫加之以紵綖卿之內子皆爲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

庶人以下皆衣其夫所謂率外內命婦以此

詔之也

州長掌州之教治政令黨正掌黨之政令教治

族師掌族之戒令政事閭胥掌閭之徵令比長

掌比之治

按後之保甲里正始此

宰夫書其賢者與其良者以告于王

此貢舉之始也古者諸侯歲貢士其制不見

於經傳至周始著其後廢置因革皆不可考
大抵古重而今輕古緩而今速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以詔廢置以
行赦宥

司諫官名見此始稱朋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名焉

媒氏之名見此但曰中春會男女奔者不禁
則續禮甚矣

卷五

第五卷

十七

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凡舞士屬焉旄師掌教
舞樂

按旄東夷之樂先王用之所以昭王化也後
之雜用胡樂亦未可盡非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按旄人掌舞夷人之樂而鞀鞀氏以聲音節
之皆用以彰聖德但古人惟用之門外若用
之祭祀燕饗恐亂雅矣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掌邦禮

宗伯始于此此後之禮皆也

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立夏
至日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

祭用二至日始于周

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

日月星辰之祀始見於此

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祀司中司命風雨始此

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

澤

祭五嶽山川之文見於此

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

始祭歲星

周制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曰雩宗

始建雩祭之制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
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

寇亂

高禮始詳見於此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覘

朝覲會同之禮始詳見於此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
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
之禮合衆也

軍禮始詳見於此

周制冠禮筮日筮賓冠于阼醮於客位三加彌

第五卷

十九

尊已冠而字

冠而字周制也此諸侯大夫士之禮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
冠之禮親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
燕之禮親四方賓客以厭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嘉禮始詳見於此

太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而
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

作九作伯

此九錫之所由始也在春秋說以車馬衣服
樂器朱戶納階虎賁斧鉞弓矢秬鬯謂之九
錫後世不能改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
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
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

薦玉見此

第五卷

二十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

神位始見於此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凡辨法者攷焉

太史天子之日官也唐改爲司天監

周制諸侯學曰類宮

類宮者侯國之學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

卽後之乘傳遞報者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

入掌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行人之官始于此

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綏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屬於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不受宗族自周始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

揖讓之節

司儀官名始此

甸祀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禮不可攷

見至周始著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

會同有舍見於此

環人掌送邦國之通賓以路節達四方舍則授

館

持節授館達四方始見於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火政始見于此

司裘掌王后之六服棉衣榆翟闕翟鞠衣展襜褕衣素紵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素紗

婦人章服制度於周見之

幕人掌共巾幕

巾幕見此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籩

祭祀用籩豆見此

都宗人掌都祭之禮家宗人掌家祀之禮

宗人官名始于此但後之所司不同

周制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庶人祭於寢

諸侯大夫士廟制始此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首飾制度於周見之

宗祧掌守先王公之廟祧其遺衣藏焉

廟祧藏衣始見於此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
一曰玉輅以祀二曰金輅以賓以封同姓三
曰象輅以朝以封異姓四曰革輅以即戎以封
四衛五曰木輅以封蕃國

輅至是有五矣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其福祥求永真
小祝掌小祭祀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檜祭之

祝號作盟詛之載辭司巫掌群巫之政令女祝

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祀巫之職始見于此

女巫掌歲時祓除蠱浴

祓除始於周見之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
說焉以和親之

此後之鴻臚之官也秦曰典客漢曰鴻臚

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牛人掌養國

之公牛大人掌大牲羊人掌羊牲雞人掌共雞
牲

蓄牧犧牲所之官所由設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大僕官名見於此

典司馬

卽後之駕部魏晉之代始稱駕部郎

立藏史典簡策

始有藏書之制

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軍中占候也古以律而後日以繁矣

司甲掌戈盾弓矢

卽後之庫部魏始有庫部郎

立軍尉以討姦

後之太尉都尉中尉寔本於此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于王王以饗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獻俘始于周見之

御枚氏掌司詔

御枚止喧周已有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金車各以
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標凡喪縣壺以代哭
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大罍出
水而沸之而沃之

挈壺氏官名始見於此

方相氏掌蒙熊及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素室毆疫大喪先匱及墓
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方相氏始於此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
之

按虎賁天子之親兵也即今錦衣以下十二
衛專以扈從宿衛為職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
車止則持輪

按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亦猶今制錦衣

衛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

弩三代時已有之

隸僕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

出警入蹕始見於此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牧特秋祭馬
社減僕冬祭馬步獻焉講馭夫

馬祖之祭始於此

司隸掌五隸之法帥民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

為百官積任器

隸古有之後有司隸官名非其職也

以園上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園上而施職
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
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

園土即後之牢獄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

心求人情也越獄者不舊典也

以八辟之法附刑罰 曰議親二曰議故三

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

勅八曰議賓

八議之法始見於此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枷中罪桎梏下罪梏

桎梏始見於此

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

幼弱者即後之年十三以下未出幼者老耄

即後之七十以上篤廢疾者蠢愚之議後未

之聞焉乃知古人之赦非今之赦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宵

行者夜遊者

始有夜禁宵行與夜遊不同

司稽掌巡市

此巡市之始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

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

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

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始見荒政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
者無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
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
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辦而授之以國
服爲之息

賒貸利息始於此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

其貨賄

此門禁之始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

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始有關禁

縣正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

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師民師

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

功會事而誅賞

功會事而誅賞

始有縣名後縣令兆于此矣

遺人之職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
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按今二十里有舖舖有歇馬亭即路室之遺
事也六十里有驛驛有廩給卽候館之遺事
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

始有舍人之名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東傳第五卷

三十一

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職方官名始於此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相宅建邦國都

鄙

始見相宅之法卽後之形家者流也

中春教振旅師帥執提旅師執鼙公司馬執獨

此馬上鼓也古者馬以駕車至是已有車騎

矣

戎車有五倅

倅副也所謂副車也秦平天下以諸侯所乘
之車曰副車

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

古軍中建之自晉惟乘輿得建

車有倅織雉羽爲翳以翳風塵

雉翳周已有之

條狼氏執鞭趨辟之

鳴鞭周制也

東傳第五卷

三十一

大喪共銘旌建獻車之旌

銘旌始見於此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墓大夫掌邦墓之

地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族葬分昭穆古制也

太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

曰牲號五曰壺號六曰幣號

神號自周已有之

燕氏掌除毒蟲

毒蟲之害其來久矣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以金爲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皆以竹爲之

持節始見於此

鬻熊作書題曰鬻子

始有子名

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

朱組綬

原

第五卷

三十一

按組綬起於周蓋貫佩玉而相承受者也戰

國時解去綬以朱紕相連結于毳轉相綬今

所謂帶綬蓋起于七國而各自三代也

職金掌錫石丹青之令

即後之金部也

倉人主藏九穀

即後之倉部也

司險掌溝塗

即水部之職也魏尚書始有水部郎

司服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即後之尚衣

周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

按在國稱大夫在軍稱將軍將軍之稱古有之

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土牛周制也

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

謂季春將出火令寒食此寒食之始也言介

介

第五卷

三十一

介推者妄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樹于門外曰墳燭門內曰庭燎所以照衆爲

明者始見言庭燎

校人掌頒良馬而養乘之馬三乘曰皂三阜爲

繫六繫爲廐又曰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

稱廐稱阜稱閑始此

檀弓云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

之有改也

合禮疑始於周

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卿飲酒之禮至周始見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觀壺

投壺始於周見之

凡民有罪役諸司空

此徒之始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萊合

舞

第五卷

三十三

釋萊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無可考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國子公卿大夫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

焉後卿大夫子送學讀書援古爲法也

成王十五而冠筮日筮賓冠委貌於阼三加彌

命保享樂于廟周公冠成王命史雍頌

此天子冠禮於周始見之

梓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鬯

賜酒之始也

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群叔流言乃囚蔡叔于鄴

囚親藩始見此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燕人

親藩降燕人始此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尹亦周官名也

第五卷

三十四

賜越裳氏駢車

賞賜外國之始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

後稱內寢始此

立東宮西宮

西宮公宮也東宮太子所居

命太保召公至洛卜宅宅成命周公分正東都

按兩都之制始於此

建太社于國中其疆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
驪土中央黃土

太社之制始見於此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置以
白茅以爲土封

土封之制始見於此後因之傳曰受削土於

周室是也

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
不棺殮於宮中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

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

下殤用衣棺自史佚始也

立五宮太廟崇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又
玷重元重廊重常復格藻桷移旅盈憲常畫內
階玄陛堤塘山齋應門庫臺玄間又以黑石爲
門限

按四下曰阿外向室曰玷重元累棟也重廊
累臺也常累條也復格三櫺也藻桷梁上柱
也承臺曰移旅懸藻井之飾也宮廟陸臺修

飾之制詳見於此

制大夫七十致仕

後因之唐令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奏

年雖少形貌衰老者亦聽致仕

周公作洛陽城百步有一樓櫓

城上樓櫓始見於此

周辛甲爲太史命百官作官箴

官箴始於周

易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

缶亦三代時樂也

季冬令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耦耕不用牛而用人三代事也

職內掌邦之移用均人掌牛馬車輦力政

此陸運也三代轉輸之法至周始見

歲遣軒輶使者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

室

郭璞所謂不出戶庭坐照四表不勞嚮咨物
來能名者也

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

流觴始此

王不降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曰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按受顧命始此

命作冊度傳顧命

冊書始此

鷄林子曰三代之法莫詳于周然非盡始

東始

第五卷

三十七

於周也或緣夏商之舊而損益之耳孔子

於夏商有文獻不足之歎孟子於周制猶

有諸侯去籍之嗟使列國具載秦復歲之

不知其詳又何如也或云自周公而下則

其說長蓋有不得不然者然則與其野也

寧僂

○周穆王

穆王因尹軌真人置草樓觀召幽逸人居之謂

之道士

始稱道士

列子記周穆王時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所為也此蓋傀儡之始乎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作辭曰皇之陀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歎王皇人壽穀

此辭之始也

東始

第五卷

三十八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母為白雲謚

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謚

王問杜仲靈宅棲玄為修觀學道

此道觀所由始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剡辟疑赦其罰惟倍剡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贖千鍰

罰金始此

王命伯冏作太僕正作冏命

此其命庶官之始乎

○周孝王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息養之王命主馬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之君邑于秦
按秦之先始于此

○周夷王

楚熊渠曰我蠻夷也乃立長子康爲句亶王紅
爲鄂王

東坡

爲王本

此諸侯號王之始也

始下堂而見諸侯

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始

○周厲王

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蔽
謗者以告則殺之

殺謗言自厲王始

○周宣王

列子云紀消子爲周宣養閭雞

此賊當始于周也

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絕之

節婦見于經傳自共姜始

立先妣之廟祀姜嫄

特祀也此又一始

殺大夫杜伯不辜左孺爭之曰君順友逆則違
父以從君友順君逆則違君以從友因死之
爲友死自左孺始見于書

東坡

爲王本

○周幽王

王以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

廢后太子始此

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

復立后立太子始此

王欲殺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
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伐王殺王于驪山下

按借夷兵始此

欲殺褒姒舉烽煙戲諸侯

降逢古亦有之或非始於此也

○周平王

鄭伯克段于鄆寘其母姜氏于城穎

幽真其母此又一大變也後有遷父皇于別

宮者皆原于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屬立宣公之子與夷

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不立子而立弟始見于此公羊氏曰君子大

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齊

第五本

四二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之參盟于是始

衛宣公殺其二子伋壽

父伋子婦始見于此此古今一大變也

○周莊王

秦夷三父族

按族誅始此

葬桓王

二傳曰改葬也改葬始見于此

秦武公伐邽冀戎初縣之

此縣之始始皇郡縣有所祖也

宋萬弑其君閔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

說萬奔陳宋人醢之

醢刑始見于此

○周僖王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杏始其後

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

齊

第五本

四三

也

秦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

以人從葬始見于此至繆公以三良殉而從

者百七十人可歎也已

楚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天子天子賜胙曰

鎮尔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書賜胙始于此

魯侯逆姜氏于齊以入使宗婦覲用幣

女贊用幣始見于此

○周襄王

秦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於秦

質子始見於此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中國有戎自此始

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謚爲恭

太子謚始於此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

原第

第五卷

四三

王出居鄭使告難于諸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天子蒙塵始見于此

○周定王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斲棺之刑始見于此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書獻俘始此

晉宣公初稅畝

古穀出不過籍今公田十取其一餘畝復十

收其一所謂二猶不足也

桓公七年二月乙亥焚咸丘

公羊曰樵之也樵之者以火攻也後漢祖之以爲奇悲矣悲矣

魯成公作丘甲

丘甲丘自爲甲也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

者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

也必四丘之甸也而後備一卒出長較一乘

原第

第五卷

四四

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作丘甲從征多而休

少矣

孟莊子作鋸鑿

鋸鑿始行

晉敗齊師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免之齊師敗矣

薛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

曰苟吾君與吾父免可若何齊侯以爲有禮與

之石郭

此婦人得封之始也

齊桓公用庭燎禮天子百燎桓公以諸侯僭之
庭燎之百自桓公始也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管仲死桓公
使爲之服

宦於大夫者之爲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
焉爾也

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及蒧之祖廟
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齊桓公始霸用管仲爲政謹正塩筴
東始 第五卷 四二六

按塩政始此自是山海爲官矣至漢有乘弘

羊孔僅唐有劉晏任法愈精官無遺利計一

歲征輸所入而塩醴當天下大半之賦文學

之士往往以是罪之噫使無塩利而天下之

民搜括盡矣然則寧利國乎寧利商乎寧利

農乎寧病末乎吾謂管仲有功萬世

魯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

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

魯莊公及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諱之

士之有諱自此始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陽侯因殺繆侯而竊其夫
人

大饗廢夫人之禮自二侯始

○周景王

鑄大錢文曰寶

錢有文其製始此

王穆后崩

東始

第五卷

四二六

婦人有謚自景王穆后始

○周靈王

單子晉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

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

三桓饗君以享禮

大夫饗君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魏絳陳和戎有五利晉侯乃使魏絳盟諸戎

按和戎始此

○周敬王

孔子觀明堂見四門牖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戔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國繪功臣古已有之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

練冠而喪慈母自昭公始也

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擿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

康始

第五卷

四十七

後世以石銘墓或援此也

魯哀公用田賦

自是歛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

巷亦有井織悉賦之矣

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

或云題墓始此

魯三家立桓公廟

按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

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

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曰向墓爲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

庶子攝祭之禮著於此

季康子朝服以縞

此古禮之一變自康子始也

○周元王

蜀聘于秦

蜀始通道秦路之也

康始

第五卷

四十八

齊黔婁先生終身不仕死而其妻謚之曰康

庶人之有謚自黔婁始

吾人滅鄆

以異姓爲後始此家立異姓爲後曰亡國立

異姓爲後曰滅

○周貞定王

秦伐義渠虜其王韓魏兵伐伊洛陰戎遺脫者

皆西走踰汧隴

按自此中國無戎寇

○周威烈王

智伯攻襄子決汾水灌晉城不浸者三版

此水攻之始也其去仁義之兵遠矣

趙文子燕射奏肆夏

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

司馬穰苴請莊賈爲監軍

監軍始此後若有監軍何與古異

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

將軍之名起于戰國時周末又置前後左右

將軍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水利興於此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爲飲器

虐用人首始此

魏文侯使李悝興水利

溝澮法廢此水利所由興也

李悝旣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又曰糴甚貴

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

貴與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視歲

有上中下熟上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

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

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

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

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

強

平糴之法始見于此

秦初租禾

損益不可知古制廢矣天生秦將變古法也

秦初令人帶劔

佩王三代也佩劔秦也可以觀政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

此分東西周之始也

齊烹阿大夫封即墨夫人

始有鼎鑊之刑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春秋後河患始於此

越王思范蠡鑄金為像

金人始于勾踐

衛侯預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柝朱鉏謚曰成子

生而有謚自衛侯始也

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

秦漢收以為律以內有雜律一篇

齊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門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東第 第五卷

賜宅第始見于此

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

此別號之始也甘茂號櫓里子又有號寒泉

子者別號古有之

○周顯王

秦商鞅築冀闕宮室於咸陽徙都之并諸小鄉集聚為一縣縣置令丞

按縣始有令有丞至今不變祖龍郡縣有所承也古人作法亦能垂久如此

秦封公孫鞅為商君

始有封君者

秦廢井田開阡陌

按井田至是始廢而上世畫野制祿之法不可復見其為罪可勝誅哉

秦始為伏祠

伏祠始於秦德公蓋四時代謝皆以相生性

秋以金代火金畏火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秦殺商君車裂以殉

東第 第五卷

又有車裂之刑

○周赧王

七國爭雄臣下璽始稱曰印

此印之始也

燕樂毅破齊聞畫邑王觸賢使人請之不往自經而死

按死節始此

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

三神山之名起于齊燕之時

趙王以趙括為將擊秦括敗兵降秦白起挾詐而坑之四十萬人

按殺降始見于此自此坑一開而儒者亦不免焉杜郵之劍來何暮也

騶子論著始終五德之運

後五勝之說原于此

武靈王服胡服騎射

以卑駢戰始此

趙武靈王好胡服制短鞬以黃皮為之後漸以

長鞬軍戎通服之

王十三

此靴之始也

趙武靈王立子何為王自號為主父

主父即後之太上皇張本也

楚屈原作離騷二十五篇

賦之始也

秦賜白起劔死于杜郵

古有賜死之制示不加刑也

楚懷王使柱國昭陽攻齊

柱國楚龍官也

楚懷王與秦戰虜其大將軍屈丐

大將軍始見於此春秋時又有上將軍之名

燕太子與荆軻據案而食

始言案

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

此改元之始也

秦莊襄王以所養母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

稱太后始此

王十四

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滅

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

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

高闕為塞

按長城築塞始於此然則築城備胡其來遠

矣不知何以守之恐非倚城為安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

足以活之

秦時已有苑

口賦

賦以口何咎也後因之

秦雄諸侯加其武將首為絳柏以表貴賤其後
作頌題

此幘之始也

作渭水橫橋號為石柱橋

石橋秦所造也

古今原始第五卷終

漢書

卷五

五十五



古今原始第六卷

南豐邵康

○秦始皇

秦使相國呂不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滅周內
史勝虜韓王安滅韓王翦虜趙主遷滅趙王賁
殺魏王假滅魏王翦虜楚王負芻滅楚王賁虜
燕王喜滅燕誘齊王餓死之滅齊

自古得天下者臣之而已未有滅人之國者

兼并天下始於秦秦知六國之亡也而不知

亂之亡也實先於六國天道遠哉

秦并諸侯大放天下

即位大赦從此始由漢以來或建儲改元立

后皆有赦遂為常制

始稱皇帝

嗚呼合帝王之號而稱之自秦始此世道大

變之一切也

稱后曰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

后與妃始有別矣後漢太子有妃有良娣有

子夷姜凡三等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

嗚呼此萬世郡縣之始古列爵以公侯伯子男分土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世及相承秦始易國以為郡縣易公侯伯子男以為守尉後事君者無世祿治民者無恒政又世道一大變也

立監察御史掌監諸郡

按侍御史監察之官從此起矣後或為殿中御史或為監察御史云

始徙豪富於咸陽

後世徙民實京師始此

始製受命璽

按璽以立信古者尊卑共之至秦乃獨專之天子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是厥後有天下者得是璽也遂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為白板天子一何愚

且惑哉而不知為亡國一不祥物耳

始以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

自是稱制稱詔稱朕萬世不變秦法也

始除謚法

始皇以古謚法是使子議父使臣議君故除之曰自我始世世以數相承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豈知一再傳而失之乎

以貂蟬賜侍中

貂蟬用於秦或曰始於趙武靈

追尊其考莊襄王為太上皇

按稱太上皇始此

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程邈所定行公府也

始有諸體書

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主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署中有郎中侍郎無員多至千人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

此郎中侍郎中郎將官名之始後因革不一楊帝於尚書六曹置六侍郎增品以貳尚書之職其諸曹侍郎直曰郎

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號尚書

此尚書之名所由立也漢因之以尚書爲中臺謂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之三臺梁陳後魏北齊隋則曰尚書省

置僕射

古者重武故官曹之長主領其屬而習於射事隨所領之事以爲號若尚書則曰尚書僕射漢因之本置一人至獻帝分置左右後無恒置

祠鄒嶧山始刻石爲頌

後世刻石頌功始于此

始東行郡縣上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

按封禪雖見於前然皆空言此則見之行事後漢之光武唐之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作俑之禍遠哉

收泰半之賦鹽鐵二十倍于古

鹽鐵從此大爲天下利矣

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請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

按方士始見于此嗚呼天下豈有不死之人不死之藥哉始皇既平六國志欲大遂惟求久壽於是信方士之言以求長生惑也甚已東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將

八神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神將之祠起于此或曰自古有之

置謁者

即通事之職也魏始置通事舍人

行半兩錢

古人錢字作泉自是始稱錢而後之八銖四銖皆原于此

以周青旦爲博士僕射

博士亦秦官也

立治粟內史掌穀貨

治粟內史秦官也

立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

少府亦秦官也

王次仲制八分書

八分書亦始於秦

始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作殿始此

用李斯言以諸生是古非今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有者醫藥卜筮種樹諸書

按先王典謨禮樂至是盡滅若又一天下也當時蒼頡作書鬼夜哭鬼神先知其悲也在是歟

置奉常典禮

漢改爲太常

置中庶子詹事

詹事官名始於此少詹事則唐所加也

使黔首自實田

富者從此田連阡陌矣

置都水長丞

都水之名始于此

置將作少府掌治宮室

將作秦官也

伐匈奴

書伐胡始此因識伐胡不得已者也開邊之師從此始矣

初開南越地爲郡

此南越屬中國之始按南越地自古不通中國始皇發逋亡人贅婿賈人爲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徙民五十萬人與越雜處五領之地遂合至今風俗移易與

內地同而又資其物產始皇間拓之功此其最著也

置黃門侍郎

按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又自給事黃門之職漢因之

置散騎從傍乘輿車後獻可替否又置中常侍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

散騎常侍官名始于此無常員

始置閹中郡

此閹地入中國之始閹王無諸亦勾踐之後沙門室利房等至帝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按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信此則周秦已有佛矣

置衛尉掌門衛屯兵

衛尉秦官也漢因之

置諫大夫屬郎中令掌論議

諫大夫官名始此漢因之光武始增議字

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置御史中丞掌二大夫

應劭曰侍御之率故曰大夫

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後納粟拜爵始此

秦欲伐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腠

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二十鍾而致一石

按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恐海運

秦已有之

收匈奴河南地為縣

秦

始

志

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收其河南地以為四

十縣南郡越北邑胡至是中國之地益大焉

呼變夷為華是又世變之一初也

出長子扶蘇監軍于邊

按監軍始此

秦置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左右分行

其車皆阜蓋赤裏木輜輜戈矛弩箠尚書御史

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為省中

函簿起于秦

秦馳道之麗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植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植以青松

馳道始于秦

陳勝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上柱國秦以前尊官也

作極廟

生而自爲廟始此後之顧成德陽皆此類也

樂錄琵琶本出於絃靴百姓苦長城之役絃靴
而鼓之

或云漢公主嫁烏孫匈奴途遠無以樂之

馬上作琵琶

蒙恬造箏

箏秦聲也

蒙恬造筆

牛亨曰以枯木爲管以鹿羊爲柱以兔毫爲

被此筆之始也

葬始皇於驪山下鑿三泉藏奇器珍怪令匠作

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工

匠爲機者皆閉墓中

按厚葬始此嗚呼秦之法巧且備矣將以未

歲爲萬世計耳僅再期而楚人發之何機弩

之不足恃也以後帝王之墓無有不發者實

自始皇厚葬始

秦始起寢殿于墓側

此墓祭之始也

令後宮無子者皆從死

按宮人殉葬始此遂爲萬世厲階何秦人之

多禍端也

○秦二世皇帝

宦者趙高丞相李斯立少子胡亥爲太子

嗚呼此萬世宦者擅立儲君之始

發間左戌

後世發民戍邊始此

秦以宦者趙高爲中丞相

嗚呼此後世用宦者輔相之始觀二世之所

以用高高所以謀秦及其所以自爲謀萬世

之下可以鑒矣

秦斬李斯夷三族

前有族誅未聞及三族者此又一厲階也

宦者趙高弑其主胡亥立子嬰

嗚呼此萬世宦者弑逆之始

楚義帝以宋義爲冠軍

後冠軍侯其義起于此

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大掠

屠城發冢始于此

漢拜韓信爲大將軍信曰大王入關除秦苛法

秋毫無所取無不欲大王王秦者今舉兵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始稱檄檄自戰國時始有即古文告之辭

二月甲午漢王築壇即位于汜山之陽

即位壇始於漢

鷄林子曰余讀史至於秦紀歎焉曰士生

三代之後信不幸哉夫三代以上一半宙

也三代以後又一宇宙也秦實間之何則

自秦廢井田無復見古人畫野分疆之制

廢封建無復見古人大國小國之制自焚

書無復見古人文字自更法無復見古人

典禮深可歎也夫秦法本亂政也而後之

人尊尚之百世不易何哉豈非混沌一鑿

不可以復返耶大抵世世相承沿襲耳目

而古法既廢考究莫詳故耳然有聖人出

則何如救偏補弊其所損益可知也

古今原始第六卷終

古今原始第七卷上

南豐邵廉 閱刊

○漢太祖高皇帝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尊母曰昭靈

夫人

按即位后子皆加皇號自此始今母止尊以

夫人父仍稱太公何也

張良至褒中說漢王燒絕棧道

棧閣也即今之閣道

入關問秦上帝祠何帝也曰四帝有青白黃赤

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

曰北時

祠五帝始此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收田租始見于此

漢王屯滎陽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

甬道始于漢

初爲筭賦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蓋稅

出財役出力漢始立筭賦之法民年十五而

筭出口賦夫以一人之身既役其力又稅其

財苟給一時之用遂貽無窮之害矣

封項籍族屬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按賜國姓始此漢既賜項又賜婁敬後世又

賜匈奴而劉淵者既冒其姓又并天下而冒

之

詔爲列侯食邑者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

室

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後稱甲第始此

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

書人君自將始此

命天下縣邑城

按郡邑立城自漢始

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又與功臣作誓丹

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按賜券始此古者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既

列爵必分土使君之自秦漢以來始封以郡
邑之名惟奉朝請而無國漢爵止於侯而無
公伯子男此又與古異者也

分封宗室為王

古封為諸侯今封為王後因之

尊父太公為太上皇

秦以追尊今則用之於生存之日後世遂祖
之以為極尊之稱也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殿前

奉王卮起為太上皇壽

上壽始見於此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或

古有之

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統諸將

護軍始此

漢置州之佐吏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

曹史典等官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史典皆起於漢

徵魯諸生起朝儀博士叔孫通采古禮雜秦儀

上之

按朝儀更定於此

制王侯及郡守長吏于所部其指令皆稱教

稱教始此

制禮儀有章表奏駁四品

此漢制也

冬十月朔行朝歲首禮

此後世元旦朝賀之始

是日行朝賀禮畢置法酒群臣侍坐殿上以尊

卑次起上壽觴九行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按此後世錫宴之始行有制

命蕭何次律令

此後世律令之始

帝召田橫至尸鄉自刎奉首從者挽至宮不敢

哭故為歌以寄哀音

按此挽歌之始也或曰其來久矣昔魯哀公

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虞殯以示必死

或非始于田橫今不可考

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皆獨二傳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屬詹事

太子宮僚至漢初備

定命令稱勅

曰戒勅令勅是也至唐顯慶中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名遂定後因之

漢儀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

刀斗自漢始用

皇女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號長公主

主儀服同藩王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

縣公主長公主始于漢

詔讞疑獄

書讞獄始此

冬始與匈奴結和親以長公主妻單于

此和親之始嗚呼齊景公一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吳猶涕泣遣之今以中朝之尊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迺與異類通婚華夷之防決矣是豈不

得已而為之者哉此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乃以是為馭戎上策而後世方且祖之蓋其慕劉敬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

郡縣祭社稷始此

令郡國縣立靈星祠

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靈星祠始此

令民里社各自以財祠

里社始此

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

太子有師保二傅殷周已有之恐不以太子為名至此始以名官後因之又有太師太保之稱

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者

賜蕭相贊拜不名履劍上殿

書焚拜不名履劍上殿始此

置大長秋中長秋諸宦官屬焉

長秋之名所由起也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
居關中

徙民實京師始此

有更賦

更賦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或云因

秦法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造一歲耳

詔郡國求遺賢

此古今第一詔也旨哉

太上皇崩令諸侯王國皆立廟

按立廟郡國自此始

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

黃屋左纁始于漢

樂布為燕相燕齊間為立社號曰樂公社

配食縣社始此

復沛民

帝自將破英布還至沛謂沛父兄曰遊子悲

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冤鬼猶思

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後世創

業之君復其鄉邑者蓋本乎此

以周昌為趙王如意相

為諸侯王立相始此

帝以太牢祠孔子于曲阜

萬世紀先師之始

五月葬長陵

稱陵始此

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邪兕虎之屬人臣

墓有石人羊虎柱之屬皆表墳壠如生前儀衛

用石人羊虎疑起于漢

○孝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書尊母為太后始此

令民買爵贖罪

書贖罪始此按舜典金作贖刑非利之也惠
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則是
富者有罪非徒免死又因而得爵嗚呼賞罰
濫矣

賜民爵戶一級

普賜天下民爵始于此自後凡初改元率以
爲例

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

漢筭人百二十錢賈與奴婢倍筭今五筭罪

之也

舉孝弟力田

孝弟力田上之人特設科以誘之世道可知

已此一變端也

除挾書律

至是而書始出矣幸哉

立原廟

按原者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以原名
先王之祀有時享有祿祫奉之有常立原廟

褻矣

春出遊離宮叔孫生曰可取櫻桃獻宗廟上許
之

廟中獻諸果自此始

冬十月始置左右丞相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
爲左丞相

名始於商書而與丞並稱未有也

以周勃爲太尉

太尉之名始此

太后呂氏立所名帝子爲皇帝

此後世立假子之始

太后呂氏自臨朝稱制

此母氏臨朝之始古今一大變也曰不幸子
幼則如之何曰有制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

太后追尊其父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

嗚呼此漢以來尊崇外戚之始

太后以嬖臣審食其爲左丞相監宮中

嗚呼此寵任嬖倖之始

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

公主謚太后始見於此

立公主子張偃為魯王

公主子封王始見于此

以宦者張卿為大謁者受宣詔命

用宦官之始

初令戌卒歲更

按戌卒歲更自此始

漢文帝

太尉勅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代即議之

諸侯王即始見于漢

賜民酺

酺祭名周禮族長因祭酺而與長幼獻酬故

為酺古有酒禁漢法三人無故群飲酒罰金

四兩文帝即位首賜天下會聚飲食凡五日

意在悅民也後因之

立先馬秩六百石職如謁者太子當直者前導

先或作洗洗馬始於漢

令四方毋來獻

書卻貢獻始此

脩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此藩王入繼封其臣僚之始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求言

此因災異求言之始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後世策士求言之始也

吳王濞為劉氏祭酒

始有祭酒之名至晉始置國子祭酒

潁陰侯騎賈山應詔上書

此應詔上書之始

詔勸農

後世勸農始此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賜民租始此

令列侯太夫人各得擅徽稱

如淳云列侯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漢制

也今夫不在則封號稱太

濟北王與居反尋自殺

藩王反始此

募民徙塞下

此募民徙邊之始

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後世弛私錢禁始此唐玄宗欲倣而行之劉

秩言其不可利源無制則爭且亂矣

律更五日一休沐

休沐始於漢

出宮人令嫁

此放宮人之始

錯爲太子家令

家令漢官或云秦官屬詹事

冬十二月河決酸棗始興卒塞河

河始爲世大患

除肉刑

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五者

至漢時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

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之遂以髡鉗

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天下

犯法者始免斷肢體刻肌膚之慘矣

令祝致敬毋有所祈

秦時有祕祝移過于下文帝禁之自後不祈

始此

冬匈奴寇邊帝親勞軍勒兵

此後世人君親勞軍之始

募民能輸粟及轉粟於邊者拜爵

輸邊之議始此

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

車騎將軍之名起于文帝

始親策賢良文學士

此後世人主親策士之始

作顧成廟

身存而自爲廟也顧成者取尚書顧命之意

詔更元

人君即位之一年是謂之元元者首也始也
國無二王故年無二元自三代以來未之改
也文帝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說於是乎詔
以十七年為元年是失春秋正始之意矣後
世有一君而二元三元者有之甚乃至於六
七元焉此一妄端也

命博士諸士刺六經作王制

始崇六經

始短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文帝
以一己之見輕變先王之制景帝苟徇亂命
變為以日易月後因踵以為常雖有賢孝之
君痛欲復古然旋復旋廢至今未能如禮焉
呼文帝作之景帝述之其罪均矣

○漢景帝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

此稱太皇太后之始

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追尊祖宗廟號始見于此一世為太祖再世
為太宗遂為後世法

始三十稅一

寬賦至此極矣恐非法也

令男子二十始傅

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徭役也漢制

民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今制令二十

始傅

置太農令掌穀貨

即秦理粟內史之職也武帝更名曰大司農

作陽陵邑

此後世豫作壽陵之始

封匈奴降者徐盧等為列侯

後世封降胡為侯始此文帝時雖有弓高襄

城兩侯乃韓王信子孫非匈奴也

改磔為棄市

弃市始此

是王邛等重逆無道燒宗廟帝素服避正殿

避殿始于此

夏早禁酤酒

漢興有酒酤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雖非古法然猶有周官萍氏所掌幾酒之餘意文帝禁民毋為酒醪以靡穀景帝因早又禁無所利之至武帝特為權酤之法始用是以罔利矣此亦休荒之一端也

脩責爵令得輸粟縣官除罪及徒復作

贖徒始此

匈奴入雁門武泉上郡取苑馬

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即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按苑馬始于漢

更減筭法定筭令

帝初減筭法然其數猶多或筭未畢而人已死矣王是又下詔減三百為二百二百為一百因是定筭令筭長五尺其本八一寸竹也

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筭者筭長六尺

一筭乃更也自是筭者得全云

更衛尉為中大夫

按衛尉秦官也漢因之今始更名

改奉常為太常

太常官名始此

更名郡守為太守

梅太守始此

改廷尉為大理

大理名官始此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至梁

加卿字曰廷尉卿

○孝武皇帝

建元元年

年之有號起于此

以竇嬰為丞相

後世寵任母黨此為之兆

以後宮夫人異父弟衛青為太中大夫

此私任後宮親屬之始

親策董仲舒凡三問

臨軒策士始此

帝始為微行

微行始此

始置五經博士

置五經博士始見于此嗚呼五經自秦火之後為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公相授受以為世業武帝有功儒教豈小小哉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此太學生入仕之始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弟子置員設科射策訖于元始百有餘年業者盛一經說至百萬餘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始開也

南越遣子嬰齊入宿衛

此外夷遣子入衛之始

初令郡國舉孝廉秀才

孝廉秀才起於漢

定三歲一郊

三歲一郊始此

始親祀竈

禮竈者老婦之祀也今天子親之矣

始用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令秩祿與大將軍等

驃騎將軍起於武帝

立太乙祠

自是五帝之上復有太乙尊神舍園立之位而開八通之鬼道舍冬至之月而用春秋之

二時果何所據耶然祀以昏時及明而止至今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

河徙頓丘始通淮泗

河水入泗由泗入淮始此

以衛長公主妻樂大曰大主將相以下皆遺獻

之此武帝姑也大主之號始此

通西南夷置犍為郡

始闢地於西南

武帝登嵩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為臣祝君故事

山呼自此始

虞初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小說家始於虞初

初筭商車

古人關市征歛惡其逐末專利而抑之初非利其貨也武帝始筭商車而取買人之緡錢非但稅其物乃計其載物之器而稅之矣

帝以象牙簞賜李夫人

原第

第廿七卷

子

牙之用至是益褻矣

帝寵竇太主所私董偃稱曰主人翁後卒與太

主會葬於霸陵

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元朔元年

三改年號始此

始置蒼海郡

始開屯於東夷

李夫人之亡少翁言能致其鬼上念夫人無已

便致之少翁夜為方帷張燈燭帝坐它帳自帷

中望見之彷彿夫人也

此後招鬼之所自也

徵吏民明世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

後舉子傳食之始

鄭當時請引渭穿渠徑易漕度渠下民田可溉

兼損漕省卒

始譖漕法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以上書拜

原第

第廿七卷

子

為郎中

後上書人得官始此

始立朔方郡募民徙之

始開地於河朔

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

元狩元年

四改年號始此

遣謁者巡行天下

然後得行此蓋用皮爲幣雖與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爲幣而用他物代之則權與于此也

武帝之文始以集著

文集起於漢武帝今田父野老亦皆有集

始置鹽鐵官

後之有天下者鹽鐵置官始於武帝

初筭緡錢

此漢以來征權居貨之始按武帝於元光五

年

既筭其行者之車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

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於商賈未作

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筭於手力所作而賣

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筭嗚呼出諸途

者既征其齎載之具藏諸家者又筭其儲積

之物取利至此哉

置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始有婕妤之號

河南人卜式請輸錢縣官以助邊上賢之拜式

爲郎中又擢爲齊大傅以風百姓

按小民輸粟得官始此

募人入奴婢終身以爲郎

此以奴婢易官之始也

筭民舟車

元光五年止筭商車至是又併筭民車且及

船焉凡民不爲吏不爲三老騎士苟有輕車

皆出一筭商賈則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筭

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遂使告緡者遍天下

則

凡民有蓄積者皆爲有司所隱度矣嗚呼

取

民至此民何以爲生乎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書賜爵始此然所賜者庶長也至宣帝以後

則所賜者皆侯矣

廟立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作誥

策

此用策封之始也書廟立亦前所未見

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

史凡數見此其一也

甘泉房中產芝

書芝始此

遣將擊朝鮮

書征高麗始此

輿駕祀甘泉汾陰畢罕左右及節十六後有御馬三

按儀馬之設自漢始見

大宛以蒲陶爲酒馬嗜首蓿漢使取其實來天

子始種首蓿蒲陶肥饒地

蒲陶首蓿始至中國

初通安息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犬爲卵

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眩人善變幻惑人即今之吞火吞刀植瓜種

樹屠人截馬自縛自解之術也眩戲始於此

起建章左鳳闕

始有鳳闕之稱

始置益州郡

此郡縣雲南之始

改秦中尉更名曰執金吾

金吾之名始於此

初作角觝戲魚龍曼延之屬

此後世戲樂之始

始制樂浪臨屯玄菟真蕃郡

此郡縣高句麗之始按文帝時陳武等議伐

朝鮮謂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則

朝鮮在秦時固已屬中國矣漢初方擁兵阻

險自國其地至是武帝因其殺遼東都尉遣

荀彘楊僕等討之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以降

始置此四郡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兗徐青楊荆豫益凉州及朔方交趾

凡十三郡後世監司之設肇端于此

太初元年

七改年號矣

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婦人始有封君之號

初置京兆尹

京兆尹官名始此即周之內史也

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郡君

此封郡君之始

又封太后徵時金王孫家所生姊號脩成縣君

此封縣君之始

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此太子賓客所由始也

始用宦者主中書

用宦者典事始此中書之名因武帝遊宴後

庭始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首以司馬

遷爲之此即周官內史之任也

天漢元年

按年號已八改矣

初權酒酤

古有禁恐民之沉醑喪德廢穀耳無所利之

也武帝始爲征權之禁謂之權者禁民酤釀

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權焉是古人

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之禁酒惟恐民之不

飲也爲法之弊一至是哉

作沈命法

捕盜也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

主者皆死至是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矣

太始元年

九改元矣

始令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

稱太夫人子不得爲列侯則不得稱

始有夫人太夫人之稱

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

宴外國使臣始於此

征和元年

十改年號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

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

始有種馬

詔行代田以趙過爲搜粟校尉

代田之名始見於此

莊熊羆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井下相通行水

井渠之生自此始

以江亢爲使治巫蠱獄

巫蠱之名始見於此

後元元年

至是十一改矣古今罕見

○孝昭皇帝

追尊李夫人爲孝武皇后

此後世尊夫人爲皇后之始

追尊帝生母趙氏爲皇太后

追尊生母爲皇后始此

遣使祀鳳凰

書祀鳳凰始此

遣使賑貸貧民種食

賜種食始此

封后父上官安爲桑樂侯

后父封侯起于此

罷榷酤官猶令民自占租

前榷酤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

罷榷酤官猶聽民自釀而賣官定其價每升

四錢隱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

寅所謂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也邪後世

稅民酒始於此

初置金城郡

今河蘭等八州之地

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

書徵士始此

霍光廢其君歸昌邑

此後世人臣廢立之始嗚呼國家之事孰有

大於立君也哉人臣之罪孰有大於廢君也

哉霍光此舉以一時利害論之雖若忠於漢

室以萬世綱常論之實得罪於名教原其所

失不在於廢之之時而在於立之之始也人

臣舉事附不詳審卒爲亂階霍光不得辭其責矣然則尹尹故大甲非歟曰孟子有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孝宣皇帝

退謚帝太父故太子據曰戾太子大母曰戾夫人父曰悼考母曰悼后置園邑

後世自外入繼正統追謚其本生祖父母父母始此

遣使問吏民

遣使問吏民僅見於此

大司馬大將軍傅陸侯霍光卒賜以天子葬具

賜大臣以非所當用之禮始此亦名器之不慎也

帝始五日一聽事

漢朝無定日又不日日臨朝至此始五日一

聽事

耿壽昌白增海租

後魚課始此蕭望之言縣官常自魚海魚不出後與民魚乃出天地之意可見矣

丞相常賢致仕

丞相致仕自賢始

齋居決事

稱齋居始見於此

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推恩外祖母始此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皆勿治

律有所謂親屬相爲容隱者本諸此

帝更名詢

天子更名之始也

張賀爲掖庭令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恩甚

密及即位追封恩德侯

此追錄掖庭舊恩之始也

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後世外藩入繼正統爲其本生父母立廟始

此

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破莎車

矯制發兵始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

錄養保功始見于此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復其家

書錄功臣後始此

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自是有甲乙科

丙吉居相位掾史有罪臧不稱職終無所案驗

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

公府不案吏自丙吉始

詔王褒等之太子宮侍太子朝夕誦讀

按宮僚始於此

西羌反募飲飛射士魯奇應募宜受上賞

召募之始

初置屯衛

屯衛之立起于此

遣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叛羌屯田湟中

書屯田始此

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

年老收贖義起于此

春二月甘露降京師

書甘露始此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後遣大臣行邊皆原于此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人臣託病去位始見于此

以宦者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

宦者之設三代以前本以給役武帝遊宴後
庭始命以典事然所用者乃腐刑之司馬遷
彼固知道義識古今者也然遷不世有後世
遂襲以為故事以國家樞機之重委任昵近
其不至蔽聰明竊威柄也幾希先儒謂宣帝
開三大案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愚竊以
為宣帝非但用之以亡漢後世因之以亡其
國者寔帝為之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

都護之置自吉始

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

太子行冠禮始見于此

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立屬國始見于此

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犯時忌被殺

以犯忌殺言者又開一彙也

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因災異舉士之始

以故許后季父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自是以後將軍司馬之任專以任外戚終漢

之世

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北狄稱臣入侍始見于此

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祿三月

朋友之服始於大戴

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

築倉儲穀始此

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

後世圖功臣係始此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帝稱制臨決

書講經始此

于定國決獄平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生祠始見于此此民所自立者後違道要之

甚有在位而自立者可笑也已

帝召太子至遲問故曰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

馳道西至城門得絕廼度因著令太子得絕馳

道

太子得絕馳道始於此

○孝元帝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此可為萬世法也

韋玄成議毀主瘞於園

魏議應埋太廟兩階間後議徙主藏於石室

帝始巡祭

賈禹議古無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輕殺甚可悲痛宜令男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笄天子行其議

產子七歲迺出口錢自此始

○孝成帝

帝專委任王鳳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此策免大臣之始

置尚書員五人

自武帝用司馬遷為中書令宣帝因以授恭顯因家樞機遂屬之宦官元帝時蕭望之言武帝始用宦者非古制宜更用士人元帝不聽至是王鳳欲專內外之政始罷中書謁者奪其所掌尚書之事而增置尚書員始以士人為之按尚書之名起於秦武帝初置四人至是成帝增一人為五五人者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後世尚書分曹

始於此

韋玄成佯狂讓封其兄

讓廢始見於此

令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

漢律二千石有賜告有予告予告者法所當得賜告者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授官屬歸家理疾今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

命儒臣校書始見於此

遣使求遺書

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宮設藏書府稍稍復集今又譴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美哉

班斡為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此賜書所由始

是陶王康來朝遣還國

一人君未有繼嗣留親王之繼次者奉藩京師
以待皇嗣之生然後遣之國此萬世根本之
慮今遣王之國奸臣之計也

封婕妤趙氏父臨為成陽侯

婕妤父封侯前此未有也自此始

立從子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書立兄弟之子為嗣始此

以太司馬太司空並丞相為三公

按三公之官虞夏商已有之漢因秦以丞相

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至是改御史大夫為

太司空並太司馬丞相為三公哀帝時又罷

丞相置太司徒並太司馬太司空為三公嗚

呼太尉兵官也御史大夫法官也司徒司馬

司空六卿也乃以當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之

任名不正矣

罷刺史置州牧

此州牧所由始也

師丹上書請限民名田

始有限田之議此善政也惜不果行

於大行前拜孔光為丞相

樞前拜相始此

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後世士于丁父母憂始此

○孝哀皇帝

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於孝元陵

此後世以妻母合葬大君之始

漢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

吏如將軍

特進起於漢位在三公下

下司隸鮑宣欲抵以罪太學諸生守闕上書救

之

此後世太學生上書之始

博士弟子秦景始傳浮屠經

此佛書入中國之始

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

讖緯起于哀平之世

○孝平皇帝

春正月復南北郊始定合祀天地配以高祖高后

嗚呼祀天而配以祖考禮也莽欲誦元后而並以高后配享后可謂也上帝其可誦乎其失禮甚矣後女后有親祀南郊者皆萌于此蓋以可合祀則亦可以祀矣

劉歆移太常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

後世文移始於此

始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謚先師始於此

莽以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賜號義成

夫人

夫人封號始於莽

莽諷吏民上書頌德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莽自加九錫

此後世權臣受九錫之始按韓詩外傳曰諸侯有德天子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

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

莽發故太后傳丁二塚取其璽綬

後世官府發人塚始此

謝翫承莽意奏丹書有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說始於此

郡國縣鄉皆置學官

學官之設始於此

起辟雍靈臺

始建辟雍

古今原始第七卷上終

古今原始第七卷下

桐城趙錢鼎卿

○世祖光武皇帝

以識用王梁為太司空

人君以識用人僅見於此

安定人盧芳詐稱漢宗室匄奴迎立以為漢帝

北狄立中國人為君始見於此

初起太學

武帝時雖置博士弟子而史未明言其為太

學始

第七卷

學

學後世立太學其名始見於此

帝視太學

此後世人君視學之始

立親廟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五

官中即將張純太僕朱浮議除之

四親廟始此

徵處士嚴光至京師帝臨所館視之

按親臨處士僅見於此

詔許盜相斬除罪

後世著為令而自首者且貸焉

太子疆廢為東海王

後以母廢太子始此

征伐四方置督軍御史

御史監軍起於此

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

是謂吏部尚書之始

南郡獻銅鼓有銘

銅鼓來自駝越

南郡

第七卷

鼓

鮮卑寇遼東

鮮卑始見於此

夏四月改元

前此改號俱在歲首歲中改者始此

賜莎車王賢西域都護印綬

賜外國印始此

九真徼外蠻夷張游率種人內屬

九真內屬之始

交趾牧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

次趾入貢之始

漢車王謚

蠻夷有謚始於此

東夷倭奴國入貢

此倭奴貢中國之始

宣布圖讖于天下

書圖讖始此

○顯宗孝明皇帝

春正月帝朝原陵

原陵

春正月

原陵

此後世上陵之始

臨辟靡行大射禮

後世行大射禮始見於此

令郡國行鄉飲酒禮於學

天下郡國行鄉飲於學始此

皇太后陰氏崩上其謚曰光烈

后有謚始於此婦人從夫禮也今日光仍用

帝謚後世用四字二字始去其主之謚而

稱之失亦甚矣

召張酺數侍講於御前

始有侍講而未嘗名官

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

人君遣使祠其故臣始見於此

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後世帝王奉太后出幸始見此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賜以三公服

後世旌節使者善政始見於此

西域淨屠法始入中國

淨屠

淨屠

淨屠

此佛法入中國之始

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中國正月望日謂之六

神變帝令燒燭表佛法大明

此放燈之始也亦云漢武祭五時通夜設燎

永平摩騰首譯四十二章經

後魏晉南北朝宋皆有翻經館實始於漢

鵠林子曰吾嘗謂三代以上一宇宙也三

代以下又一宇宙也秦寔間之今則自明

帝以下又一宇宙矣何也夫人必有偶

原始

第七卷

三

是中國始有無偶者首必有髮自是中國始有髡髮者人必有家自是中國始有出家者家必有業自是中國始有不業者書必同文自是中國始有異言者有父則有子至是有不父之子有君則有臣至是有不君之臣教至孔子而止至是有可並孔子之教者尊至上帝而止至是有大於上帝之神者紺殿銖衣徧滿宇宙豈非又一大變哉今之儒者迺陰尊其教陽覆其

名則尤為可歎實明帝首亂之也

詔司隸刺史歲考所部長吏殿最

此後世部使者考察屬官之始

至魯幸孔子宅

幸孔宅見於此

幸洛陽獄理出囚千餘人

幸獄僅見於此

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耒遠近詣闕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

反支日不受章奏漢忌也

匈奴遣子入學

外夷遣子入學始見於此

北單于求合市許之

書合市始此合市交通冀其不復入寇非安

懷至計也

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塢

麓和之以娛嘉賓

書歌鹿鳴始見於此

原始

第七卷

三

始置中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

用宦者有員數始此其數止於十四人後有

職名者數千焉可慨也夫

哀牢夷內附

今金齒地也

脩汴渠隄

書脩隄始此

帝謙貶自抑不立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

別室

不立寢廟自明帝始也

○孝章帝

令班固賈逵傳敎作連珠

始受詔作連珠楊雄亦有連珠或不始於此

章帝東巡守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祀先代帝王始此

大學生孔僖上書自訟以為蘭臺令史

大學生因言事得用始見於此

臨鄭均宅賜均以尚書祿

幸大臣家始此

詔定律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冬至後不決囚始此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

度崔瑗崔寔皆稱工

自蒼頡科斗一變為史籀大篆再變為李斯

小篆四變為程邈隸書至草書為五變矣

○孝和皇帝

宦者鄭眾與誅竇憲謀以為大長秋

此東漢宦者預政之始

始封宦者鄭眾為侯

宦者封侯自此始

○孝殤皇帝

太后以兄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儀同之名見於此

○孝安皇帝

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時安帝年二十猶不親祀而太后專之以命

婦陪亦創見也

災異策免三公

三公以災異免始于太尉徐防司空尹勣仲

長統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

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

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

家寵被近習之孺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

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遷舉怨氣並

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及策議

三公至於死免昔文帝之御通可謂寵愛而
猶展申屠嘉之志今近世戚宦請託不行立
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始見幸府抑何留連之久哉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二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自文帝遺詔短
喪以日易月景帝遵之其後公卿大臣二千
石刺史有三年喪者皆不得終制至是司徒

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始詔
聽之

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封乳母為君始見於此

○孝順帝

初今三公尚書入奏事

三公尚書得入奏事始此

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此後世宦者養子襲爵之始古者以閹人給

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
既官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襲爵何若專用
士人哉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
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限年之法始於此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租賦
其冬遂叛

漢初改黔中郡為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疋
小口二丈是謂賁布今乃增租賦也

賜宦者孫程謚

宦官亦有謚矣

祭倫典尚方作帑用故麻名麻帑用木皮名穀
帑用故魚網名網帑

帑始于倫硯竹簡縑帛儉矣後有天闕刻縑
之嘆可愧也已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後世武舉兆於此

○孝質皇帝

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太學生課試拜官始此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黨禍兆矣

○孝桓皇帝

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皆為列侯

以定策功論封始見于此

初置秘書監官掌圖書秘記

秘書官名始於此即中書之任也後或省之設或曰蘭臺或曰麟臺皆此官也

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前用授勳戚之用事者今又授宦者迺以宦者盡得文武之權噫

減百官俸

減俸始此

賣關內侯以下官

鬻爵之濫至此極矣

初歛田畝稅錢

此後世歛稅之始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

後世齊老子於上帝其端肇於此

宦者使牢脩上書訟司隸校尉李膺養太學游士共為部黨下膺於獄逮捕其黨二百餘人遂策免太尉陳蕃

按朋黨之名始見於此而黨錮之禍流毒後

世矣

○孝靈帝

立選用三五法

三五謂婚姻之衆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

置鴻都門學以處諸生之能為尺牘辭賦及工

書鳥篆者

按辭賦書篆之官肇端於此矣

作列肆于後宮帝自着商賈服從之宴飲

自是有宮中之肆矣

好私稿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

即今之輸納常例也流毒不遠哉

刻石鏤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

石經始于靈帝永光年間

造萬金堂以為私藏

宮中私藏始於此

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

三公在外拜自溫始

○帝協

東

第廿七卷

才

郭汜樊稠並自開府如三公

開府之名見於此

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啓事然後得行

此啓事之始也

袁紹戰罷幅巾渡河

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貴賤皆服之

詔遣僕射皇甫鄴和催汜催不從命

此後世人主解和臣下之始

初封曹操為費亭侯

亭侯之制自此始

古今原始第七卷下終

東

第廿七卷

才

古今原始第八卷

南豐邵廉 閱刊

○三國

曹操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募民屯田始見此

以伏完為輔國將軍

輔國將軍起于獻帝

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丞相副前此未有也

原始

漢書人本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眾

此張道陵之孫所謂五斗米賊也今世世宗

尚其教而封其子孫鬼道能惑人甚矣

丹陽郡吏殺太守孫翊妻徐氏討殺之

按女子有志節始見於此

劉備三顧諸葛亮于隆中

親見處士僅見於此

漢獻帝以執金吾營劭為尚書左僕射

僕射分置左右蓋始於此

曹操因匈奴來朝於鄴分五部散居汾晉間
又徙武都氏於扶風天水

晉夷狄亂華禍成於此

曹丕始立法自今宦者官不過諸署令作策藏
之石室

損宦官權僅見於此此可世世行也行迺不

久何

曹丕逼帝禪位遂篡立國號魏

此後世權奸逼君禪國之始

原始

漢書人本

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袁紹分沮授所

統諸軍為三都督

都督之名起于此

魏主丕禁錮宗室不許朝覲通往來

禁絕宗藩始見於此

詔亮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行丞相事之名始見于此

鍾繇為行書法非草非真離方遁食入真者謂

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書法至此凡六變矣蔡伯喈爲八分書則七變矣

魏初制封王之庶子爲卿公嗣王之庶子爲卿侯公之庶子爲亭伯

分封以漸降級始於魏然虛封不食租也

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壻拜駙馬都尉

此稱駙馬都尉之始也後因之初駙馬都尉

漢武置也掌御馬監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

諸公子孫任之至是爲尚公主者專矣

魏置諸軍都督事

始稱都督

魏始置著作郎

東漢皆以他官假著作之名今始專官隸中

書省

魏置律博士

後世非五經置博士始此

魏置度支尚書

度支始於此

魏主叡徙長安鍾靈臺駝銅人承露盤于洛陽銅人重不可致自鑄銅人二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

後稱翁仲始此

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此後之繼統之說也

魏主叡自制爲烈祖廟不毀

生前豫自尊顯古所未有也

魏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陳戒

後口占原于此

九月皇女亡應烝侍即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於是使三公行事

以喪廢祭始見於此

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

卿

後世禁錮諸王始見於此

晉置通事郎次黃門郎

通事官名始此晉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

僕射曹馥沒於寇亂嫡孫胤不得葬屍招魂殯葬

招魂之葬始見於此

十一月長至晉行賀禮

按長至之禮不見於紀傳惟晉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圖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並於獻歲之旦志兼言魏晉不知其的在何時也

東晉

卷八

王

吳孫休即位戶部尚書讀奏

始有戶部名

晉置鮮卑降者于雍

鮮卑五胡之一也

晉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

此南涼之先

晉選良家女備六宮禁天下嫁娶

晉選女入宮始此

吳孫權使康僧求舍利既得即為造塔

此中國造塔之始也

晉初立國子學置祭酒

此國子祭酒之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

此都事令史之始也

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都郎

匈奴晉五胡之一也其亂華始於此

作樂辭

舞典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

東晉

卷八

元

於漢魏並不著辭舞之有辭自晉始

○晉武帝

慕容涉歸寇昌黎

前燕始見於此五胡亂華鮮卑其一也不獨

慕容氏如拓跋禿髮乞伏之類皆鮮卑也按

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君劉淵

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

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

卑也而居昌黎種族口繁其居處飲食皆日

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樂聞喜亂之志態則
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
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
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
慮者尚為子孫豫杜絕之毋謂久處中國以
為後患晉之事可鑒也已

除祭酒曹志等名

除名始此

陸機為浚儀令去官百姓思之圖像配食縣社

留像始此

晉武帝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

立太子廟始此

○晉惠帝

成都主頴擊敗趙王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
王輿等迎帝復位

書廢帝復位始此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求解職事詔
不許曇辭可使換官

父諱與府主同名議避始見於此

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前凉始于此

巴氏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李氏據成都始于此

鮮卑宇文弼圍棘城

宇文周之先兆于此

司馬頴表頴為太弟

始有太弟之名

劉淵自稱漢王

此北狄入中國稱王之始

羯胡石勒陷鄴

五胡亂華羯其一也後趙起於此

晉江統議授官與本名同及官位犯祖諱宜改

避官位始見于此

晉博士孔晃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帝特原之

上書避諱始見于此

冬十月匈奴劉淵僭號于蒲子國稱帝

嗚呼此夷狄稱皇帝之始夫春秋謹華夷之辨吳楚徐越本皆華夏之諸侯也以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遂一切以夷狄待之矧本夷狄而僭吾中國之大號也哉原其始實中國之人有以感召之也當漢明帝時無故以夢寐恍惚之思遣還荒絕漠之使迎胡鬼致胡書構帝王之宮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亂華之禍濫觴於北

唐書

卷八

九

氏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五胡亂華氏其一也符秦基於此

夏六月劉聰兵陷洛陽弑太子詮掘諸陵焚宮廟劉曜烝羊后晉主熾遷於平陽劉聰稱熾為光祿大夫平阿公

此中國帝王為夷狄所執之始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五胡亂華羌其一也後秦基於此

○晉元帝

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郡君

妾無並主母之禮自漢文尊薄太后後世遂襲之以為常典胡氏謂晉明此舉可謂約情合義而能以道事親者矣

孫文上言支子不應祭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况天子乎宜加議罪

奪宗之議見此

唐書

卷八

十

○晉成帝

初稅田畝三升

田畝三升起科始此

納后群臣畢賀時謂非禮

此賀立后之始也

石虎始聽民為僧

此中國人為僧之始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然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胡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創發

出家則是中國之人為僧始于石虎時也

○晉明帝

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臯陶杞鄩之祀相各立廟詔從之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始議於此

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為尼

此中國為尼之始

涼州刺史張寔遣兵入援

內接始此

殷浩罷遣太學生徒

以用兵故也學校從此廢矣

魏置僊人博士

僊人博士僅見于此又一始也

石閔改趙稱衛殺石鑒而代之國號魏

冉魏始見於此

立佛精舍于內殿

官中事佛始此

拓跋珪復稱代王尋改稱魏

北朝基于此

慕容皝立于中山復稱燕

是為後燕

晉琅玕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

改神主

改神主始見於此

柔然社崙自號可汗

此北狄稱可汗之始前此追封耳

晉道安受學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

遂以佛為姓

沙門稱釋自道安始又道安見習鑿齒稱彌

天釋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返元帝立廟之時入主太廟脩祭祀之禮

遷難未葬入廟始見於此

晉華恒議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宜為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

兄弟相繼藏生室始見識于此

晉康帝諱岳與五岳同諱請改議

避山川之諱始見于此

姚興命鳩摩羅什翻譯佛書大營塔寺

中國有梵夾書始盛於此嗚呼先時止有四

十二章之經藏之官寺是後雖有胡僧安靜

支懺康會等翻譯未甚傳布至姚興始大集

胡僧以華音譯番語厥後偽詐日增遂至遍

滿天下而中國虛矯者又剽竊老莊之緒餘

唐書

第八卷

十一

以粉飾之遂至膠固不可解散其尤可惡者

竊聖經之名名之無忌憚甚已

後趙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于木

鳳口而後頒之

今大禮御樓肆育自石季龍始也

晉制角巾以葛為之形如恰而橫著之尊卑共

服

葛巾始於東晉

晉令天下所在土斷

土斷欲流移附籍也其法始於晉

漢主聰立三后

立三后始此

古今原始第八卷終

古今原始第九卷

南豐邵康 閱刊

○南北朝

○宋武帝

春二月宋主裕祀南郊大赦

後世因郊肆赦始此裴子野曰郊祀天地脩

歲事也赦有罪何哉

初置貴妃位比相國

始有貴妃之號

魏立子燾為太子監國

書監國名始此

魏始封其臣為王

王爵之輕自此始

置太子侍講

魏所始立也

魏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

道家之法始盛於此丘先生曰道家者流其

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

健羨處冲虚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

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授受於民

間至是嵩山寇謙之脩張魯之法自言嘗遇

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

誠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王

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脩養所由起

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効

召百神此後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

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

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

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

之獻其書於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

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

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

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

而推演張大之而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

並立而為三

魏主尊其保母竇氏為保太后

尊保母為后始此

宋立玄史文儒四學

又有四學之制

魏稱太平貞君元年

四字紀元始此

魏詔吏民得告守令罪

吏民告言守令始此

魏主詣道壇受符籙作靜輪宮

書人君受符籙始此

唐

唐書九本

魏明帝置淑妃加比三司

始有淑妃之號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按公卿子弟送太學始此

宋行元嘉曆

何承天以前之曆合朔日月食不專在朔望

承天更撰新曆皆取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

望自是日食多在朔日矣

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元魏廼有此舉毀之誠是也不人其人而董誅之過也

宋主義隆為其太子劉劭所弑

書子弑父始見于此

魏增置內外候官以伺察百官過失

元魏置候官以伺察百官過失後世寄耳目

於群小雖或因之以得臣民之陰私然小人

假是以中傷正人君子亦多矣吁魏元成其

作俑者歟

唐

唐書九本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書僧反始此

魏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

書郡學始此

每征伐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于漆竿上

名為露布

露布始于魏

宋鄱陽侯孟懷主母封國夫人

此夫人封國之始也洎隋高涼洗氏以功封

燕國太夫人後皆原此

宋制民歲輸布戶四疋

此非古人里布比也

宋作湘宮寺

書作寺始此

宋始令沙門拜人主

前此有不臣之人可咲也已

魏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作大像始于此媚佛也

魏罷門房之誅

自今非謀反大逆謀叛罪止及身

魏初禁宰牛馬

宰牛馬有禁始此

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為崇聖大夫

官先師之後始此

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婚偶

良賤不許為婚兆端於此

契丹入附於魏

契丹之名始見於此

宋西羌未平東海王上錢二十萬助國

諸王獻助始於此

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醫治病囚始此

置婉儀為八十一御女

始有婉儀之號

魏始禁同姓為婚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夷狄於夫婦一倫實亂尤甚元魏入居華夏事事慕中國聖人之教至是又有同姓為婚之禁其視蒙古之子孫父妾兄收弟婦至於君國終而不知變可羞也已

魏詔均田

書均田始此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戶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帝善之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

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

十畝

齊太廟加薦褻味別祀于清溪故宅

別室薦褻味始此

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

禁帝王陵樵蘇僅見于此

魏詔死刑而親老無它子旁親者以聞

後犯罪存留養親寔原于此

魏改姓元氏并改其郡臣從代來者姓

唐

第九卷

七

此胡人冒中國姓之始元魏起漠北以九十

九姓為部落其所謂姓者皆以土俗類多重

復至是改之以從中夏遂使中國姓氏華夷

混雜不復可辨矣

梁置州望郡宗卿豪專掌搜薦

此又一始也

魏主廢其后為尼

此廢后為尼之始

魏鑄錢曰太和五銖

後世以年號為錢文始此

魏始設將軍巡察坊巷

後世於坊巷設巡軍察盜賊始此

魏胡太后以其女弟為女侍中

女侍中之名始見于此

胡太后攝行祭事

書后行祭見于此

建隆元年八月大宴廣德殿

此秋宴之始也

唐

第九卷

八

魏以軍功多冒濫改勳籍

稽考勳籍始此

魏太后父胡國玕死追號太上秦公

人臣稱太上僅見此

元魏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詔置

銀官常令採鑄

按採銀之官始置于此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此後世資格用人之始始失人矣

宋齊以來多櫟蒲頭戰

按骰子之制亦有虞氏六鶴齊飛之變也

魏胡氏遊嵩高

婦人遊山之始

魏初封司空崔林爲安陽亭侯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開府之名起此

魏袁准正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

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

同姓且猶不可况中外之親乎今以古之不言

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

中表不可婚議始於此

魏元乂殺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空京兆王

繼爲大保崔光爲司徒

宦者爲三公始見此三公以宦者爲之世道

可知矣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陸反

元魏之亂始於此

達磨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住少林寺傳惠可

中國談禪始於此

梁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

按五鳳樓始此

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

尚書諸司置主事始於魏隋去令史但曰主

事

梁始鑄鐵錢

以鐵爲幣始見於此

魏杜洛周反于上谷高歡等從之

北齊起於此

梁象四時立十二卿

按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執政大臣曰正卿自

周以來始有九卿之號其官無卿字至梁始

加卿字後因之魏又各加少卿焉

北齊有督攝萬機之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

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韋紐腹下隱起篆文曰
督攝萬機四字唯以印縫

按條印蓋原於此

金城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
選

梁時始有齋名

梁主蕭衍捨身於同泰寺

人主捨身初見於此

魏預徵六年租調

後世預徵民租始此

梁沈約屬辭比事往往成編爲證古類事

此類事書所由起也後人做之有白孔六帖

以漸益廣

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
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
事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省者自魏晉梁陳時始
立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
爲反切字其學漸密

音韻始於沈約切字始於西域

魏爾朱榮以宇文泰爲統軍

宇文周兆於此

魏於文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式
及計帳戶籍之法

始有文案程式

宇文泰廢魏主后爲尼立柔然女爲后

中國主用夷女爲后始此

梁廣州亂參軍陳霸先討平之

陳起於此

梁得佛舍利大赦其境內

舍利子何以能致赦也

梁以中書舍人專掌中書詔誥

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始於此

魏始光二年立道場神麈四年諸州悉立

道場法會爲誕日也自此爲崇福奉祝之始

唐代宗時始誦仁王經周廣順二年勅臣寮遇聖節底寺觀起置道場皆是率醮宋後中書門下與百官樞密院與諸司使副馬步軍都指揮使各共設齋遂為故事

魏遣使如突厥

突厥始見於此

魏初作府兵

府兵之制始此不始於唐也

魏始作九命九秩之典

唐

九命九秩

後世以九叙品始此

魏於尚書置祠部曹

祠曹之始也

魏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別宮

幽母后始見于此

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春夏禁刑始此

周制十二丁兵

周始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後

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太子詹事之名始此

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

太子庶子之名始此

齊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領之推同判館事共撰修德殿御覽

置館修書始此

周宇文護令百官執笏

古者笏以記遺忘而已執以為禮始此

唐

百官執笏

周始用士人為縣令

縣令以士人為之始此

周主初製紗幘服之

此後世幘頭之始嗚呼自有此制以來三代

古制遂不可復

周初作乞寒胡戲

即後發寒胡戲也

周主贊立五后

始見五后

隋文帝楊堅定服色始服黃

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初置軍器監

後改爲局本此

隋初行新律

後世以笞杖徒流死定罪始此死刑二絞斬

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

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五

五十又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

唐

卷九

十五

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

枷杖大小咸有程式自是法制始定凡前代

所以象輶輶法盡去之矣唐得天下制律一

本乎此後代因之遂爲百世通行之法

隋令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州郡省

若仍不理聽詣闕伸訴

小民伸訴自下達上始於此

以沙門常琮爲翻經館學

僧始官

齊立昭儀穆氏爲右后

立右后始此

命尚書六曹每曹置一員外郎

員外郎始於隋文帝

又設六曹二十四司

始有分司

隋鑄錢造佛圖經像

此又一賦也始見於此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唐

卷九

十五

六部之名始見於隋

隋以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

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

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沿河置倉議始於此

隋初作義倉

義倉始於此

隋晉王廣班師浮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

功行賞

滅國獻俘始見于此

隋用蘇威議以五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後之里長本於此

隋頒曆於突厥

頒曆外夷始此

隋開揚州山陽瀆

山陽開瀆見於此

高涼女子洗氏世為南越首領以功冊為高涼

郡夫人後冊譙國太夫人

夫人封郡封國之始能為夫討賊者古今一

見

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太師始至四品以下每品

分為上下凡三十階

始有正有從後因之

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

始謂之視流內

視流內自此始唐因之

置勳品九品自錄事及五省令史始謂之視流

外

流外自此始

隋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年老收庸不用其力

西域大食人始至中國

此中國有回回人之始其國在玉門開外萬

里國俗惟祀天不為像設至是始有航海至

廣州者始即其地創寺禮拜然猶未盛也至

金元以後始蔓延於中國所至輒相親而守

所謂教門者尤篤云

封功臣為國公

始有國公之封

初置工商不得仕進

仕進禁工商始此

隋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唐世簿尉不免簪楚則自此始

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三奏之制始於此

子 96-304

置行宮十二所

晉行宮始此

國子監置司業監丞

樂正司業之意始有此二名

隋煬帝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
冊

造龍舟始此始開邗溝

隋煬帝始設進士科

後世進士之科始此

詔牛洪等衣冠皆有等三四品通着紫五品朱

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皂

服色之分或始於此也

造兵擊琉球

琉球之名始見於此

復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募民兵始見於此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遣使稱臣於突厥請兵

中國稱臣於突厥始此

置德妃賢妃

始有德妃賢妃之號

置順儀順容為九嬪

始有順儀順容之號

古今原始第九卷終



古今原始第十卷

南豐邵雍

○唐高祖

唐定租庸調法

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力則有調每丁

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賦

給各官隨身佩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

其飾銀即古常袞

蓋以鯉為李也武后改佩龜取玄武之意

唐高祖

唐高祖

初行開通元寶錢

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此錢輕重大小至為

得中至今用之不廢

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縣考試州長重覆

考隨方入貢

選士自縣達州自州達京唐始行之

初設太醫局醫博士一人療民疾

醫始有學

以湯恭仁檢校梁州諸軍事

檢校之名始於此

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

都督府名見於此

初定口分世業法

按口分世業法始見於此

○太宗皇帝

置弘文館聚書籍選文學之士虞世南等更目

唐太宗

唐太宗

宿直

按學士宿直始此

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以他官預政始此

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

此後世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謂先聖

者周公也先師者孔子也後世惟以顏子配

享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此一美政也後莫能繼而行之何哉

制御史法冠

即緋鵓冠也

制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之服亦曰朝服又省服五品以上公事朔望謁見東宮之服亦曰公服

始有朝服公服之別

唐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

原

第十卷

二

文選武選分於唐

帝從四夷請稱天可汗

中國之主稱夷狄之號僅見乎此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

綠八品服青與隋異

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按名一一呼之面賜及

第唱名

習名賜第自是通始

李靖罷為特進三日至中書平章政事

平章政事之名始此

詔僧道拜父母

前此有無父無母之子

吐蕃遣使入貢

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正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遺卿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原

第十卷

四

端午賜扇自太宗始也

定十道府兵之制

初分天下為十道後世分道而治本於此

以宰相監脩國史

后代因之為國史總裁

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按修撰之名始於此又有曰北門修撰集賢

修撰右文殿修撰皆史官也

制文武官一品及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

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散官同職事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太各視夫子之品其不因夫子加邑號者稱某品夫人郡君云

邑號起於唐

南平公主適王敬直始行婦禮

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彌離之德不敢挾貴以驕其夫秦以後天子之女方為貴之稱曰

原姑

第十一卷

五十一

主易其嫁娶之名曰尚夫屈於妻舅姑下於婦其原始於秦人尊君卑臣至唐太宗女適王珪子始與其妻坐受公主執笄盟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是雖珪之知禮亦由太宗盛德有以容之也太宗女又有襄城公主者適蕭瑀子帝欲為起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據何理也其天資識趣澹矣然則制當如何而可曰品職儀衛略如藩王之制親族姻婭一遵

家人之禮

詔內職有關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選良家論才行始此

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廳下巡察勿容私相教授

此巡綽所由始也

制要目輿大駕先五輅行

要目輿始於唐

頒氏族志

氏族有志始此後改為姓氏錄

原姑

第十一卷

六十一

吐蕃寇松州遣侯君集擊之

唐吐蕃之禍始於此

制烏紗帽

紗帽唐制也

以幞頭起於隋採古制為翼善冠

翼善冠始於此

帝視國子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增築學舍

增廣生員

視學講經始此後遂有增廣生員之名

以中書令劉洸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命呂才刊定宅葬祿命等書

宅葬祿命書其來久矣

魏鄭公等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育童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其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嘉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見之必冠

原第

第十卷

七

孔伋哭之為位嫂叔無服請從小功

叔嫂服始於魏徵之議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書起復始見於等喪處職非禮也

以長孫無忌兼太子太師房玄齡兼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三品之名始此

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

中允官名所由始也

宴饗武衛長公主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

宴武衛始此

封公侯無國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分之戶戶給繒帛每賜爵遞加一級

魏以前封侯不食邑謂之虛封唐因之始加實封

制取士之科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貢

原第

第十一卷

八

鄉貢之名起于唐

制太子見三師儀

太子見師其儀與古合否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書實錄始此

制大功不得聯職

今兄弟子姪不得同省而官亦之此

祭戰亡子弟

恤陣亡始此

詔諸州別置經略使

此使名所自起也后招討使都統使皆原於此

制諸司相質問曰開開

移開始於唐

以勅勒諸部為州府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范祖禹曰先王御夷狄不以利誘不以威勝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欲殄滅之或欲招來之二者皆非也何則彼夷狄亦

第十卷

九

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物無所不養况人類

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欲自

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

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

居得其民不可使馴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

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

其失之不在已則在于孫故有征討之勞饋

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

人君類忽近而善遠厭故而謀新雖或未至

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避諱始此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三人從祀孔子

此後世以儒先從祀孔子廟庭之始左丘明

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

萇孔安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

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也

回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婆閼

第十卷

十

回紇始見於此

高宗皇帝

始置員外同正官

員外之名始此

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於牢山

朱邪之名始見此

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仍簡取古名將准十哲

武臣廟始此

命弘文學士一人日待制武德殿西門

待制起於此

詔衡山公主俟三年夜畢成婚

公主終喪成婚善制也

帝命百官四夷朝后于肅義門

后初立百官朝始此為武后也唐室之旣兆于此矣

勅京官五品五日一參太極殿視事仍朔望臨朝

此五日起居之始也

命內外命婦入謁

後世命婦朝后亦自此始

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武后預政之漸古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豈不驗哉

帝與后同幸李勣許圜師第

帝后同幸人臣之家創見於此今卿人自好者猶不肯為而謂帝王為之乎

帝與武氏同聽政

帝后同聽政異事也乎少國疑母后聽政人

猶非之况儼然同臨臣下豈不覲然人面哉

以李敬玄郝處俊同三品

始以同三品入衛

以制勅用白紙多為虫蛀今後尚書省頒下諸州諸縣並用黃紙

勅用黃紙自高宗始

分高麗地為州縣立安東都護府

郡縣高麗始此

鳳海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

自是十姓皆附吐蕃而唐世吐蕃之禍始此

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

以身言書判取人始此

凡選者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

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然

武官則授于兵部

告身之法始于曹

武后始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後世為母服三年始此是時雖請才行至端
洪中始行遂為制

春正月百官因夷朝武氏於光順門

元旦百官朝后始見此

春三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

命婦同宴見於此

高宗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減少府雜匠

唐

第十卷

十三

梨園作坊始於唐

武后置銅甌受密奏

投匭始於此

武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以僧統兵僅見於此

武后使舉人王山輝等並授試官

初試舉人官後稱試職授此

聖皇太子監國以裴泰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

平章事

東宮有平章僅見於此

詔左右監門衛掌諸門禁衛及門籍文武官九

品以上每月送籍於引駕仗及監門衛衛以帳
報內門凡朝參奏事待詔官出入者閱其數凡

籍月一易之

此門禁之始

立孫重照為皇太孫

太子在而立太孫者始見於此

中宗皇帝

唐

第十卷

十四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後世臺諫風聞言事始此

武后賜群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

此巾子之始也

武后置內供奉

玄宗有翰林供奉此名供奉官之始也

武后策賢良詔李景讓糊名考覆令舉貢發解

皆用其事曰彌封

彌封之制始於武后

武后覆試崔鵬

覆試起于墨後或聞行之

常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滯相緣以為常後不取名各出機巧

花押之巧始於常陟古人破真從草以難於模倣非盡去其名也

始試士於洛城殿

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寔因於此

唐書
卷一百一

聖從姚璩請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見此

始設武舉

武舉見此

武后勅天下僧尼隸祠庫

此祠部僧之始

又置檢校試攝知判等官

知某官判某官自此始

置修文館學士以李嶠等二十八人為之命女官

上官氏第其文

以學士名官始此

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之名自此始

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艷動天下侯王柄臣皆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始用斜封墨勅授官而公主開府前未有也

唐書
卷一百一

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以宰相女為齋娘

皇后郊祀僅見于此

上與帝后觀燈市里

自出觀燈始于此

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

又一始也

○睿宗

帝以公主為女道士號天皇天后之福

始見公主為女道士

○玄宗

置十道按察使

按察使之名始此

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
弛門禁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

此天子御樓觀燈之始也

始封女華婉代國主

國主之稱始於此

置左右教坊典倡優雜伎

唐書

卷一百一

十七

教坊之設始此

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侍讀尚末名官

初置翰林院

翰林院之置始此

張說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後一曰

吏房二曰樞機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

房分以曹官

今去樞機加工房改刑禮為二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廟室從此始

以鄧王嗣真等遷領大都護

諸王遷領外鎮始此

召新除縣令試治民策

試縣令以策見於此

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

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為坐像

唐書

卷一百一

十八

古者祀神以尸其後代之以主未有像設也

自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後又為土木之

偶焉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

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固有

為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

改立為坐耳然雖但有像也至二十七年又

內出袞冕之服以衣之

張說薨輟朝罷元會

輟朝始此

勅諸州貢舉皆于本貫不得于所在附貫

貢舉重鄉貫自明皇始也

始詔孔子門弟子從祀

前此孔子弟子雖列像廟堂不預饗祀至是因李元瓘言始得列享於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上

詔李衢林寶譔玉牒一百一十卷

玉牒始此

考功員外郎為舉人抵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

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

禮部知貢舉自茲始

安南亂遣宦者楊思最討平之

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高力士始中人

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最始

始募兵充宿衛曰禁兵

禁兵始於此而冗食之費傳盡後世矣

帝好羯鼓稱為八音之領袖

本戎羯之樂始盛行于唐

置麗正書院聚文學士脩書侍講

侍講始名官

以宦者楊思最為輔國大將軍

內臣為將軍稱大始此

詔祀兩師與雷師同壇

此後世祀雷之始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賜百官宴

後世以人君始生之日為節而表賀之始此

文宗於誕日禁屠后世循用之

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選古名將以備卜哲

太公之祀始見于此其兆也

作十王宅以居皇子又置百孫院于宮側

造王宅于宮中始此又置維城庫于禁內給

諸王月俸

命黃幡綽撰拍板

拍板始於明皇或云北齊已有之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三年一編總人戶始此

始祀九宮貴神

又開一始也

蕭嵩為相以天子升降不當令人見奏請凡朔望臨朝備羽扇於殿下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坐坐定去扇上將退又索扇如初

此羽扇之始也

命畢建六人宣撫十道

宣撫之官起於此

勅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國公妻為夫人

唐

卷第十

妃與夫人自此定矣

加母黨服

母黨有服見此

置玄學博士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曰道舉士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

又有玄學之設

令匠作大將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司檢責海內盜賊之課

以御史理盜政始於唐

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進士試經義見此

募丁壯長充邊軍

募民充伍始此

御五鳳樓酺宴

五鳳樓前宴唐制也

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按宣麻始此

唐

卷一

立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

文十通予官

此又一科也

置集賢殿書院

初有書院

行和雜法

書和雜始此

唐故事公卿皆擢笏子帶即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

笏囊自張九齡始也

始置學士院改翰林供奉為學士

翰林學士始見於此

以王璵為祠祭使用楮為錢以祭

後世用紙錢代帛始此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弟子為公侯伯

按自漢追謚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

謂孔子宣公又謂之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

宣為謚

原

唐書

制僧尼令祠部給諡

此後世度僧給諡之始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又鐵券

唐將師封王自此始

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死者追論剖棺始此

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加謚始此後因之凡十數字

群臣請加尊號凡十二字

自後加尊號者倣此

始封東鎮沂山為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為永興

公西鎮吳山為廣德公中鎮霍山為應聖公北

鎮醫巫閭山為廣寧公

五嶽始封公後加賜王

封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

長源公

四瀆始封

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廣利公西海廣潤公北

原

唐書

海廣澤公

四海始有封

詔祀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德行彌高者所

在置祠宇量事致祭

按後世祭忠義孝烈始此

始試詩賦并雜文貼經賜三塲

三塲試始於此

○肅宗

置防禦團練使

此國練使之始

制以官爵賞功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持進異姓王者諸軍但聽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終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威遺回紇絹二萬疋

此歲帛之始

置左右神武軍

神武軍名見此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唐氏曰夙沙衛殺齊師虺綽郭最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闖入畿之稍以為辱况夫子之師使宦者

為之主是辱天下之眾也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遣宦者察軍中所欲立者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于推裨將侯希逸為節度副使從之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唐之亂自此始矣夫爵賞廢置人主之權今不出於上而出於下雖欲不亂得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師則將師陵天子自然之勢也噫

襄州軍亂殺節度使

唐世將吏逐師阻兵始此

以苗晉卿行侍中

行官始此

宦者李輔國矯帝詔遷上皇于西內

真德秀曰文宗始懷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贊阻謝乃出於中人之手此可以為人君通奸者之戒

置道場于三殿飾宮人以為神帝命大臣腰斧

又一異事也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始服喪二十七日

自漢又遺詔以月易日景帝遵之為三十六日至唐太宗遺詔亦然至是始有二十七口之制遂為後世常制

○代宗

號宦者李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以為司空兼中

書令尋進爵博陸王

宦者封王始于此

以劉宴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度支鹽運使名見此

兵馬使張崇義據襄陽以勸留後

書留後始此唐已有兵馬使矣但職有重輕

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青苗之名始見於此

追謚齊王愔為承天皇帝

諡王為皇帝僅見於此

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

後世樞密之為始於此以宦官董廷秀參掌其事專主樞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也中有處分則令樞密宣傳中書門下施行未有司屬亦不與武事

詔寬帶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登聞鼓見此

○德宗

召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後以總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兩稅外取一錢者以枉法論

始行兩稅法

初稅商漆竹木錢

自是有漆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房產有稅始此

帝以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

為古李必請廢正月晦以二月節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書囊盛百穀爪菜相問遺號獻生子間里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迺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

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本於德宗

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

此後世賜功臣名號之始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

因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紂罷兵乃償之

借貸始此當時搜督甚峻民有自經死者可

勝嘆哉

咸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按邊鎮和糴始此

鹽鐵使張滂請稅茶

自此茶利遂興並

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此豈足以分權乎

以宦者為宮市使

按史謂宮中市外間名為市實奪之也

始令史官撰日曆

日曆之名始見於此胡寅曰古者史官世掌

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親故得直筆取信於

後世其次如真觀制史官日隨事記之猶為

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

姚璹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今常執誼又奏令

史官撰日曆蓋欲迷瞞千古以監其誅上行

私之心也夫天下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

可以變移黑白欲番名竹帛者其道在自備

○憲宗

以宦者劉光琦知樞密院

樞密有院始此代宗初置樞密使以宦官參

掌其事至是始以光琦知樞密院其後又以

梁守謙為使然皆內臣也至於唐末以樞密

使與宰相奏事聽進止五季因以為二府則

又以處勳舊之臣宋興因之委以兵柄與中

書省並焉

帝曰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至必謹擇其人江右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取門閥僅見於此選尚必厚賂中人自古記之矣

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此五季唐之始

唐始

第十卷

封恩王等女為縣主

書縣主僅見此

吐蕃請互市從之

與吐蕃交市始此

詔丞相出入加執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

以武元衡裴度被刺故也

以方士柳泌為台州刺史求天台靈草

以方士臨民此其始也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奏

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

百官獻助見此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范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開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強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穆宗

段文昌言禮部侍郎嚴徵等知貢舉不公令覆試徵等外仕

舉不公覆試見此而唐末黨禍於斯兆

尊號曰聖母皇太后

知郭後之女也。魯宗以知宗門疆盛恐其為
后後宮莫得進幸因繼德不立后古今惟見
此耳亦一始也

帝御金石藥有疾

金石藥作藥人間矣

○敬宗

並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疋

進羨餘始此

○文宗

開成二年誕日始禁屠宰

聖節禁屠之始

帝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

匿名諫書始見於此雖政也

出水車樣令京兆尹造給鄭白渠溉田

水車始見於此

○武宗皇帝

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相臣除使相始於此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宦官致仕始見於此

春三月帝疾篤宦馬元贇立光王怡為皇太叔
稱皇太叔始此前見太弟今又見太叔

○宣宗

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此又一制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
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可拜姪可乎宜遷
四主出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
止

按議雖不行此亦古今所未有事也

○懿宗皇帝

分嶺南五管為東西二道

後分東西道始於此東道治廣州西治邕州

桂州戍卒父不代龍勛等反還陷宿徐州執觀

察使崔彥會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勛陷滁和州

唐末之亂始此易云喪中於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其所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二月朔上歷拜十六陵

上陵始見於此

○僖宗

沙陀李國昌及其子克用皆為宿軍所敗而走

達韃

達韃之名始見於此

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會鄭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

拓拔思恭西夏之先也

以劉謙為封州刺史

南漢之基兆於此

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都指揮使

指揮使始於僖宗

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

後唐之基成於此

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梁之基成於此

以宗女妻南詔

以宗室女妻南蠻始見於此

遣王建戍三原遙領蠻州刺史

將師遙領州自此始

以錢瑒為杭州刺史

吳越之基始於此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王蜀之基兆於此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

兵攻之

楊吳之基始於此

○昭宗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

馬楚之基始於此

貢院奏舉人試前五日納紙用中書省印付貢院院司印鑲在內往來不便請祇用當司印

試卷用司印始於此

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宦官始服劔佩

衣服可以觀治

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此閩王之基

宦者楊復恭有與至太極殿

內殿有與始見於此

○昭宣帝

劉仁恭始文民面為軍

後軍人刺面始此

以朱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

三司之名始於此

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

塑像用土木見於此

古今原始第十卷終

古今原始第十一卷

南豐邵康 閱刊

○五季

梁朱晃即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

荆南高氏始於此

興越築捍海塘廣杭州城

錢唐自是始富庶

契丹始用中國人韓延徽為相

嗚呼夷狄不能為中國害也所以為中國害

者中國之人也是故匈奴之為漢害者以中

行說西夏之為宋害者以元昊方契丹之初

起也阿保機性雖驍勇無遠大之謀心雖

變詐而無經久之計一旦得劉守光所使之

韓延徽教之以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

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凡吾中國所

以立國者因事教之俾其假中國之法侵中

國之地用中國之人為中國之害其禍患可

勝言哉

通鑑錄鐵錢

以鈔為錢始見於此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即後之提編之論也

唐嗣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有使其名自此始

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敬瑭以部將劉知遠為押牙

後漢之基起於此

唐以五服制度附於令

自馬竊始也

唐初令百官常朝外五日一入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轉對美政廼始得行于唐嗣源

唐收麴稅

麴稅始於明宗

唐初聽民鑄田器計畝稅錢

稅田器始此

唐刊刻九經板

經籍有刻本始此

唐徵諸郡丁口鹽錢

後世徵戶口食鹽鈔始此

晉籍鄉兵

鄉兵始籍於此

周立評訟法必自下而上毋得挾私客訴

越訴始有禁

周武帝封衛元嵩蜀國公

道士受封之始

周制稅牛皮法

牛皮之稅自此始

周制給漕運斗耗

漕運有耗始此

周作欽天曆

後欽天監曆始于此

周刺面發配

前此雖有配流而刺面之制起於此

周制舉主連坐法

嗚呼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之性最易移易安能有常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

周以律令文古救格煩雜命刑官刪為刑統始有刑統後咸祖而用之

周汴渠成江淮舟楫始通

汴水通江淮始此

周導汴水入蔡水

汴蔡始通

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如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

據此則金銀錢寶亦始於五代也

古今原始第十卷終

古今原始第十二卷

南豐邵廉 閱刊

○宋太祖皇帝

宋以周故相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作為樞密使始廢宰相坐論禮

宰相坐論之禮始廢

初殿試貢士賜進士第

進士第始此後遂為例

初以文臣知州事

知州之名始於此

初置諸州通判

通判官始於此

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知縣之名始見此三者皆以革藩鎮之弊也

先時郵傳率役平民太祖盡易之詔諸州府以

軍卒代百姓充遞運脚力

遞運以兵卒自此始

詔州縣徵科置簿籍

徵料始有簿籍後曰冊

宋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制州郡俸祿無有定准多隨土所出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給見錢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

芒種以前去官一年俸祿盡歸前人以後者歸後人宋制也

置權貨務

務名始此

始令婦為舅姑服三年

婦為舅姑服始此

置同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按編修檢討等以修史始於宋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為職屬之樞密院與今不同

韃靼入貢於宋

此蒙古通中國之始

始制州郡盛暑恤獄

暑月恤刑始此

賜屢試不第舉人出身

特奏名科始此

立報水旱期式

報水旱有期始此

初置市舶司於廣州

廣州市舶司始此

始放進士榜

放榜始此

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

前此道士皆有妻室正是始與僧同禁

封交州丁璉為交趾郡王

此交人封王之始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諸道糾察始此

太宗皇帝

賜江州白鹿洞九經

白鹿洞經書其來久矣

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

簽書之名始此

興國二年進士賜宴

賜宴自呂蒙正始

始以侯陟王明同判三司

判三司名始此

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

秘閣始見於此

詔致仕官給半俸

厚致政始見於此

始分進士為三甲

進士分甲次自王端明榜始

賜新及第進士綠袍笏仍賜宴瓊林院

此開宴賜袍笏之始也

進士中第賜名於桂籍堂

此題名之始或云唐人題名慈恩寺進士自

題也

淳化幸太學賜群臣坐時侍講李昉執經講堯

典一篇未畢講說命三篇賜奭帛三十疋

幸學講書始見于此

宴群臣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群臣賦詩

賞花賜宴自此始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置轉運使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東江西浙東浙

西淮南荆湖福劔南東劔南西廣南凡十五

路各置轉運使

遣使募兵於諸州

州郡募兵始此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大宴大明殿

春宴自此始也

宋太子中允武允成踏犁式給宋毫人戶

其式不用牛而用人亦足便民又一制也

詔群臣迎養父母

迎養始此

以子襄王元侃為開封尹

宋制也

○真宗

以揚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祭酒邢
昂為侍講學士

此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之始

初給外任官職田

又一制也

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

大臣行邊之始

始置閣藏先朝文籍設待制學士

自是每帝崩後皆置閣以藏御書此其始

始與契丹歲幣

此宋人納幣夷狄之始嗚呼國家取民賦稅
以養兵將以禦寇今以賂寇為用養兵為哉

王欽若進泰山天書帝受之群臣上尊號

真宗廼淵既盟常以為愧欽若以天書解之

不過借以夸耀後遂信之以為真一國君臣

如狂然豈可莊也他日史臣脩遼史見契丹

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宋自太宗幽州之

敗惡言其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

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鳴自投地皆

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

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

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狄人之聽聞庶幾

足以潛銷其窺覷之志欤然不思脩本以制

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

頒釋奠先聖儀并祭器於天下

先師始有祭器

上玉皇聖祖號寶冊

玉皇神祖始有號

冊上聖祖母懿元天大聖后

聖母始有號

上玉皇大天帝號

玉皇始有號

詔醴泉所立觀祥源又加真武號真武靈應真

君

始加真武號

制謹奉上真元皇帝聖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
皇帝

老子始有號

詔江州馬當上水府廣祐寧江王宜封福善安
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濟遠定江王封順聖
平江王潤州金山下水府虛肅鎮江王封昭信
秦江王

封水府見於此

勅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追封魯國太夫
人

孔子父母始封

勅并官氏追封鄆國夫人

孔子妻始封

上封者言郊立天地神位不嚴宜重造詔王欽
若詳閱修製十一月一日版位成貯以漆匣昇
床覆以黃縑帕壇上四位以朱漆金字第一神
位黑漆金字第二黑漆黃字第三已下黑漆朱

字天地祖宗為一匣餘十二位為一匣

版位用匣始見於此

加五嶽神以帝號

五嶽稱帝始此

以占城稻種給於民

此中國有旱禾之始

以應天府為南京

始有南京之稱

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漢張道陵之後世守其法前此未有賜以號

也賜以號始於是後凡嗣世者皆賜以先

生號然無階品至胡元乃封為真人給以銀

印視三品始有階品矣

始給諸州學田

學田始見於此

始開經筵

經筵始此

南郊禮畢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禮畢皆設

要如此例

欽福安蓋自此始也

○仁宗

初置益州交子務

此交會之始按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特
民間私相稱貸以為符驗公家未嘗為之漢
皮幣惟王侯朝饗用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
宗始為飛錢之法委錢京師以輕裝趨四方
合券取之以通商賈之厚齎者其法執券以
取錢而非即以券為錢也宋真宗時張詠鎮
蜀患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
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富民十六戶主之
後富民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
田請官為置務至是蜀守臣寇瑊置益州交
子務以權其出入始屬之官而有禁焉自是
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錢限年以為界而
交易之

皇太后劉氏崩謚曰莊獻明肅

舊制后皆二謚加四謚始此

知制誥葉清臣啓軍中傳信牌

此信牌所由始

以大名府為北京

始有北京之名

始置武學

武學始於此

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

殿試不黜落此其始也

○英宗皇帝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此後世三年一開科之始

○神宗

行均輸青苗保馬免役方田諸役號為新法

用安石言變法來自此多事矣

增置宮觀官

安石為此以處先朝舊臣與已異者一時公

卿安於祠祿不知何故

詔置道設牌

以度牒徵財自此始

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首選

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既為上

人所重而天下靡然趨之而世道亦由之升

降宋自太宗重甲科之選擢居選首者雖取

非要往往多為名臣自始平更三歲之制繼

以王安石變一代之法倡一家之言一時士

子咸希其意葉祖洽首迎合王安石意得為首

選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如前矣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從蘇頌所請也自是刑不上大夫

立保甲法

始有保甲

行募役法

始有募役募役行於南則便行於北則不便

未可全非也

王安石議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

術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庸
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帖經墨
義而已

此後世經義之始

王安石廢春秋儀禮

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

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令

人承買

後承買官地寺田始此

立太學生三舍法

有上舍中舍下舍之別

詔宗室非祖免親者許應舉

宗室應舉始行於宋

始置濬河司

河道有官始此

初策武舉士

策試武舉始此

李杞入蜀經營買馬于秦鳳熙河以茶傳馬

後以茶易馬始此唐回紇以馬易茶西北

虜之嗜茶有自來矣宋人始置茶馬司

詔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此水居戶賦役法也

割北邊地七百里界契丹

北地限入契丹可慨也

○哲宗

置春秋博士

始復春秋博士

分經詩賦為兩科

始分科取士

儲六禮聘孟氏立為皇后

聘用六禮僅見於此

傳堯俞言監司以今蠶麥並熟催完積年逋欠

百姓必不以一蠶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

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後帶徵舊欠始此

陳瓘上書論是

按國是之說始於孫叔敖其言曰夏桀商紂

不定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

者為非叔敖之意亦不欲專以其私取舍者

為是非而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為是非

此國是之說所由起也王安石始自是共是

而盡非天下之人以為國是蓋借叔敖之言

以文其奸耳自後京下輩祖述其說以辨天

下之口行一己之私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衆人以為是則是衆人以為非則非合

天下之人之言咸以為是者是則所謂國是

也政不必立為一定之名以必天下人之同

己也

詔進士專習經義

從此廢詞賦矣

徽宗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取士見此

令州縣立黨人碑

又一世變也

詔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攝任為迪功

今之官階皆本於此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此子思從祀之始

令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內官監製御器始見於此

禁史學

史學有禁

置道階凡二十六級

道者有階始此

上昊天上帝徽號

莫尊於天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天上帝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天之大不可名

帝之尊無以對恐徒襲之耳

大理入貢封以王

此大理入貢中國之始

始給道士俸

道士有俸始此

道士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徽宗一日諷道士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

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

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可冊朕為教主道君

皇帝嗚呼封冊之制惟天子得以行之道士

何人敢以此而加之君上妄亦甚矣

科免夫錢

不用夫而但出錢徧索天下所得總二十萬

緡結怨四海參臣為厲階

始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通女真夾攻遼

通金好自此始

詔更寺院為宮觀僧為德士

又有德士之名亦一異也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錢于杭州以供餽餉遘議比較酒務及度出納錢糧取其贏

號經制錢為東南七郡之害

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宦者真封王始見於此

○欽宗

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遣康王構少宰張

邦昌往女真軍為質

庚申

第十一卷

中國質於夷狄始此

金初稅牛具

每牛三頭為一具每具稅粟五斗

立沿河江淮帥府

稱帥府始此從李綱之請也

高宗

女真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

女真入中國未久即以華風變其國俗蒙古

不如遠甚矣今中國猶有習夷俗者何哉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

始收諸路月椿錢

又一稅也

庚申

第十一卷

初制節度使以下象牙牌第其官資書之于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同製造一畝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勲之人先給賜以為執守

牙牌未有之但加之武臣非朝參懸帶者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前雖有石敬瑭彼非中原主也

詔臨安府置養濟院

養濟院始此

始定都臨安

是為南宋

夏四月女真遣使以袞冕來冊帝為大宋皇帝
嗚呼夷狄之禍至是極矣天冠地履為之倒
置秦檜之罪止通乎天可勝誅哉

女真製交鈔

元以來鈔製始此金史交鈔之製外為闌作
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不倫書經由
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元承其舊至今沿
用之中雖小異而其大槩實相同也宋之交
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稱提之法此後則
錢自錢鈔自鈔各自與物相為輕重矣

初行會子

會子其製不可考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曰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頒戒石銘于州縣自此始

○孝宗

安南始稱國

按周必大云安南初封交趾郡王後進南平
王奏章文移止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
稱國蓋宰相曾懷之失也夫安南在秦為象
郎在漢為九真日南象三郡魏晉至唐皆與
南海桂林同為嶺南郡縣五代始失之然猶
受宋之官爵自是遂以國稱而天下以高麗
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郡縣矣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此又經史一厄也

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嗚呼道學廼亦有禁乎

以朱熹提舉浙東幣帛茶鹽下熹社倉法於諸
路

社倉之法始於此

○寧宗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起於斡難河稱成吉思可
汗

是為元太祖此胡元之始

遣使如蒙古

始與蒙古通好

○度宗皇帝

始以顏回曾參批叔孟軻並配孔子升顯孫師
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十哲從祀始此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遣楮富民困於和雜命侍
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上疏言將官戶田
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
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
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帝從之至有無田歸拜抑
買自經者

又有買民田以充公田之議

西域人進萬年曆於蒙古

此回回曆法之始

蒙古號其國曰元

自古國號皆以地名以義起者始見於此

蒙古制江南人為十等

廼列儒於娼之下丐之上可笑也已此又古
今一大變也

古今原始第十二卷終

古今原始第十三卷

南豐邵康 閱刊

○元世紀

始窮河源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爲信至是始知其源出于星宿海也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

卷十三

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轅近五七里匯為二三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即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

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爲立其教賜全印章曰神仙符命

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學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學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太子而後奏聞

太子參決朝政元制也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于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于元焉

廣通河

會通河之始

制如孔子號曰大成

孔子作春秋其意切於革夷之辨毫髮不肯
假借豈有千八百餘年之後而受蒙古之號
哉

元仁宗

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文階不以予閑宦始此

元文宗

加封顏回為充國復聖公曾參鄒國宗聖公孔

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顏曾思孟封公始此

元順帝

江浙行省左丞羅帖木兒為方國珍所執遣

官招降方國珍授以官

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

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

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

始改計月錢祿

先是宋郡國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
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一年秩祿
皆入前人自元末始改計月錢祿後因之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獨元末楊
維禎書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
臣欲自附之耳後皆因之
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自楊黼夫始也

鷄林子曰嘗謂三代天下秦寔間之而漢

唐宋以後之天下元寔間之以冠禮祭

之地廼有辨髮髻深簪胡帽袴褶窄袖

之類雜於其間而侏僂之言腥膻之味鄙

野之樂使民俗化之有不覺而入者是又

一字宙也非我

聖祖一廓清之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信有開

闢之功足以超越千古矣於戲盛哉

古今原始第十三卷終

古今原始第十四卷

南豐邵兼 閱刊

○大明

太祖高皇帝

詔改太平路爲太平府

從此不復稱路矣

殿新成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

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

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觀

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以嘉言善事列 殿壁代丹青古今僅見也

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

尚左始此

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馬勝兼副詹事

楊憲傳獻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

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以大臣兼求官始此先是

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

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

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落聞太

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

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

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

儒爲之賓友

聖祖此見真超越千古

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

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

衛一十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

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

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

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

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

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

以爲常

此佩印充總兵之始也

詔衣冠悉復唐制

按衣冠文物始自中國之舊先是元世祖起自朔漠以征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庶咸謂髮椎髻深簪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緋線纓緋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不知正

上心久厭之及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悉

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

其髻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

立三場試格始此後有增損

以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先是議建都汴梁上意不欲群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義

號曰中都後以議止改中立府為鳳陽府雖不建都猶設中都留守司

稱中都始此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為義塚敢有徇賣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立滹澤園始此

詔嶽鎮海濱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

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

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

按嶽鎮海濱城隍去封號始此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歲於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閱比對

戶帖始此

詔徵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

盛業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詳諄累數
千百言又恐其遺忘而不能詳刻而為書以摹
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

榜論始於此

置六科給事中雖參駁糾劾之事

分給事中為六科始於此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
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儒臣宋濂桂彥
良分教之光祿日給酒饌又選成均之秀入武

英堂伴練習政

教士禁中僅見於此

禁四六文辭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
令學官為之以辨音字樣犯忌諱被誅者多
後令翰林撰為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雜書騰以進而

已

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祭

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
成書使內外遵守

庶子為其母斬衰今制也可謂解體孝子之
心矣

寃外官朝覲以三年為期及還任各

賜勅一道以申戒飭

朝覲官領

勅自此始因以辰戌丑未為期

定服色花樣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

二品仙鶴錦鷄三四孔雀雲鴈五白鷗六七鷺

鷗鷀八九黃鸝鸛鵲練鵲風憲官用獬豸武
官一二獅子三四虎豹五熊羆六七彪八九品

犀牛海馬

服制之章定於此

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之設始於此

定文官應封贈祖父母父母妻室者照依資格

一品贈三代二品三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

代照見授職事

始定因品受封例

定諸子應封父母嫡母在生母不得封如已亡則皆封若生母未封贈不得先封其妻

後又有告乞移封者

恩亦浩蕩矣

定公侯

誥用玉軸一品官同伯用犀軸二品官同三品

四品用抹金軸五品以下用角軸

誥軸之等始定

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為通政使

通政使之設始於此

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按內侍不許讀書識字始於此後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

朝參文武百官給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偽

朝臣懸帶牙牌始於此

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者

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致仕官居鄉之禮始於理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務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以丞相胡惟庸謀逆之故也

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

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續造一次遂為定制

十年一造黃冊始定於此

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五經之外有四書始定於此

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

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

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始立錦衣衛及鎮撫司

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

先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

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

寫咨呈補卷事發大行考較將各官多論死

謫發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

制今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

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

完畢外發底簿發諸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

所收掌內發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

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

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

報如號紙盡總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

州衛候年終將廢去勘合底簿拆粘具本奏

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

較遂為定制

制除官開寫年籍從軍脚色赴

京如

內府清理明白寫黃仍寫內外貼黃正黃關防

走號合同請寶鈴記正黃送銅櫃收貯內外黃

各置文簿附貼亦於

內府收掌遇有陞調襲替貼揭續附

按貼黃武職最重吏弊莫甚於此

定戶部為十二部各清理一布政司戶口錢糧

仍帶管直隸府州分為民度金倉四科

戶部十二部定於此後改為清吏司增雲貴

去北平矣

上幸太學

太后聞太學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月以糧給其家遂為永制

諸生月糧始於此

選高僧分侍諸王

此又一制也

刑部掌天下刑名其屬古有四部曰憲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洪武二十三年因天下庶務浩繁改為十二部曰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平四

廣

廣西湖南

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各令清理一布政司刑名等事其雲南布政司隸陝西部仍置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并在京衙門後改為清吏司永樂間革北平清吏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清吏司宣德間革交趾清吏司浙江部帶

管

刑部始定為十三司

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

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

始設殿閣學士

上以海外諸國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姦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

給諸番國勘始此

廣

廣西湖南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與內官監文移往來有禁始此

改御史臺為都察院

始稱都察院定官制

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為令

始有輪班匠

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

為畿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重受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

魚鱗圖冊始於聖祖貼脚詭寄之弊也

御制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賊事覺連坐者衆因此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

大誥減等始於此今相沿皆有減等而無加等矣

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

置詹事府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為

詹事

始立詹事府嘗有詹事官未專稱府也

詔以元良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元良

喀古山戎也歷代為渾莫奚為奚契丹時大軍征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為外藩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

朶顏三衛之設始於此

上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武以進必求典雅凡三

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定生員巾服之制始此

上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明日朝罷召結網巾道士為道官取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

此歷代所未有也

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孔

子

孔廟始有大成樂器

令更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初試不中襲職者雖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

國初比試之嚴如此武職所以多可用者選才間右以浦江鄭深為禮部尚書鄭翰為監察御史

京師

太務百宋

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補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嵩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上器重之他如丘顯濂行之屬皆大戶此亦立賢無方之意也

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

大學生始以次擢用

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

拖欠未納者許折輕齋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疋折米一石二斗綿布每一疋折米一石夏布每一疋折米七斗準綿花每一斤折米二斗

輕齋之議始見於此

成祖文皇帝

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支米四分支鈔七品八品八分支米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從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之議也

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塩折紙罰津衣服胡椒蘇木事例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職無不皆然者矣

以比平為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

北京行部以郭資維發並為行部尚書所屬分
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

六曹始稱清吏司又有行在大部之稱

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始立順天府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
運糧阻請自淮安舟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
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
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
載入黃河至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
轉輸北京從之

始有淺船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

內臣提督市舶始此

定新舊武職北試廢襲例令洪武三十二年至
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
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
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

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有新官子孫舊官子孫比試之別

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
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百
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
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地至奴兒于海悉境皆來
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于都司
一為衛者三百八十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
站為地面者各七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始此

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
淵閣進其學於是縉等選修撰魯蔡編修周述
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等凡二十八人以
應二十八宿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筆墨
光祿給朝暮膳仍命解縉領其事

庶吉士之設始此

把都等來歸

上大喜命把都為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為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住為陝西行都司都督僉事賜姓名楊効誠餘為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裘裘白金鈔錠有差命居涼州仍給與牛羊孳牧衣鞋布鈔令總兵宋晟加意撫恤俟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於塞外偵選

賜把都帖木兒官爵姓名分屬涼州始此

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布政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餘皆選人以充置十七府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官軍以守之

置交趾布政司始此時永樂五年

設四夷館選國子監生教習四夷番夷翻譯文字分為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

始設四夷館

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洪武二年領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通運所往來者悉皆至德州下河未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運險陸運費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可免通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遂

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體用老人白瑛計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便蓄洩自分水

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廿有七而達于海
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
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糧儲便利京儲充
足

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
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
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
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
侯顧成以兵擒之尚書廖原吉等議以思州所
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
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
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貴州布政司設平水樂十一年

比京行太僕卿楊祿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
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群
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
糧草之半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
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倍償

北方養馬之害起於楊砥

粉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武當山始政名太和山

仁宗昭皇帝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積有
年勞陞榮為太常寺卿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仍
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
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為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
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

按我

朝以九卿等官兼設兩學士掌機密如此

進憲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
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
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內閣位進三孤始于楊金

賜憲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
曰繩愆糾謬

賜銀圖書始於寔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

北府部九卿科道每歲會審之始也

令直隸及近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略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

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農

按此外衛官軍更番京操之始也

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

幼童給官始此

加太子少傳大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三俸並支

三俸兼支始於文敏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父者今皆令

還鄉展省其得誥勅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

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

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一

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

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焉

後定為十年始放歸省歸省之制前所未有

也

選方面官參贊各邊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文士方面官於各總兵

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

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陝西

則參議周順廣西則副使劉紹後滿考陞俸或

轉京職

參贊邊務設官始於此

宣宗章皇帝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

取南北士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

北二字如一秤取百人南則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人用矣議定未行

上嗣位始大行之後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會試取士分南北中始行於此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徃徃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其賄輒從之

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

清軍御史之設始於此
顧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凜然吏有遭撻者拮撫佐過謂受卑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卑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卑亦樂得歸耕

實官卑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因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

後緣此遂有禁薪臬隸徵銀代役

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倉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

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

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

執奏

從楊士奇之請至今因之一年一代云

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

為各部侍郎總督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

西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撫

地方以監察御史平議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

南

各省專設巡撫如此皆以侍郎為之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南京軍務時楊士

新言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叅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

南京兵部叅贊機務自此始

英宗睿皇帝

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減作一斗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千餘萬石他府有差

官田准民田起科確巡撫周忱之言也

令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學校

始設提督學轡官

遣行人齎勅撫江西義民魯希恭等復其家

旌表義民始見於此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

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

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

撫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

其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

南京者加南京二字勅

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

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

制

原始

第十一卷

三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鉉等于禮

部

宴來朝官始此

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

大事與群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

議具本奏決

自是以後皆會議具請不復會面矣

景皇帝

以邊圉事殷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
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按我

朝納粟入監事例盤觔於此後來遂援此例以
賑饑甚至援此以接濟工役無止息之期矣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
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
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

東第

第十一卷

兵

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

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

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用指揮一十五員把

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

官二員嘗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

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

伍不亂

京營團操之法始於此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保定等處

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將乘機

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

廣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

犒隨軍征進事畢遂奏留于彼

此數十年積患一其潜消于肅愍公至計也

後陳汝言阿順繼宦將韃官取回曹吉祥反

倚用此輩然後知肅愍善於弭患

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寇賊

擾攘兩鎮將官相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翱

東第

第十一卷

兵

總督之

兩廣總督之設始於此

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

順天應天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

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

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

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開

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

定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

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
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

始定解額後嘉靖十六年雲貴始分雲四卡
各貴三十名

改各處鎮守侍郎為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
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文移往
來亦多窒礙故也

彭公韶曰我

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

原

十四

仍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巡撫事而止無定員

宣德中以閩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官

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

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備置巡撫官矣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太監鎮守兩廣始此按菽園雜記洪武事內

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未崇中始令吏部聽

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

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

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

衙門事出處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

完即回後漸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

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帑帑

織染等事無處無之

史部奏准聽選監生許給假依限回部聽用

監生回籍候選自此始

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姦

人黃紘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

原

考十

耳公等

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子

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

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法度然有膽氣當進

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六州知州

進士選知州

英宗睿皇帝

調知鎮江府蘇州府時學廟像歲久多

凋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奮然曰塑

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幸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為疑竊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跪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

木主奉祀林鶴獨能行之於蘇若先知焉

吏部奏准辦事官放回省祭以次取用

辦事官回籍省祭自此始

上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王執筆口占吏

書其一 東宮即位百自成婚其二定 后妃

名分其三命勿以殯御殉葬其四言殯斂器服

皆畢令牛王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朕潤色王至

閣李賢陳文彭時驚惶捧誦歎曰所言關大體

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

盛德事也

至是止殉葬此可謂萬世法也

憲宗純皇帝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曹吉祥地一所撥為宮莊

皇莊之立始此

自為私莊私莊一立而司之者因侵占民地

雖屢經科道查勘不能禁止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

臣收買炷香率詣寺觀行禮祈福

上香祈福始於此

秋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廬

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時虜住牧河

套秋冬則舉眾為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為

常遠近軍民大被虜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玉子

蒲都魯及乜加思蘭聚眾益為邊患

自是河套遂為虜據

定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

照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於國出自

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廢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廢叙正一品子於正五品叙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叙用二品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廢無復前代之濫矣

原始

第十四卷

原始

第十四卷

原始

第十四卷

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

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如遇

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

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二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遠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有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蓋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操

原始

第十四卷

原始

第十四卷

至是有十二營

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通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而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

近有差兌運又變為長運至今為定制

按前代之漕運以民今之漕運以軍與其勞民以妨農不若勞軍之為愈也但蘇松白糧猶民自運

經理流民開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從都御史原傑之請也

始設鄖陽撫治都御史

置西廠命司設監大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

又有西廠之設

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

始以內臣監督團營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湏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從大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始有考滿官納粟之例

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行之

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後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為定制

制

孝宗敬皇帝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

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
給行糧

始有民壯之選此寓兵于農庶幾成周遺意
第惜行之者惟從事朋合混編產募頭役而
已無實用也

復官員給由例

按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
米預備饑荒賑濟免其赴部至是王恕等會
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捧檄微苟非
取於公必至剝於下貪情之虞由是而起考
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
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而考滿官員每
此復給由赴部

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入內閣典機務

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
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

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召商開中納

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
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
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
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內與淇言
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
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
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太引鹽悉輸銀戶
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課衙門
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
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
價遂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

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
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友端嫡派裔孫也友端
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爲關里子
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
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衢州亦有關里論嫡派當誰重也

陞平涼府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武宗毅皇帝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按九邊圖論謂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法不可輕變也於此

古今原始第十四卷終

古今原始十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趙鉞撰鉞字子舉一字鼎卿桐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此編皆考究事始提綱列目而採摭繁蕪漫無別擇又多不註所出其皇古諸條尤荒陋如燧人氏條下云止傳教臺註曰按教令始此軒轅氏條下云帝嚳翳虫尤乃齋三日註曰此齋戒之始又云命風后爲侍中註曰侍中官名始於此此類已極舛陋又云黃帝內傳題籙鏗得於石室劉向校書得之註曰此作傳之始更幾於戲劇矣又伊耆氏蜡詞見於禮記郊特牲實非僻書乃列之女希氏下而註曰後世祭用祝文皆原於此不考殊甚至謂五經之外有四書始於明太祖則不足與辨矣

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辯四卷

〔明〕林有望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饒仁卿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綱疑辯四卷》提要

以上原缺

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
三辯山中乏食之故
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
五辯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
六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
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
八辯父死不葬與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
九辯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
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之說亦誤
周正辯
易
書

詩	周禮	春秋	論語孟子	汲冢周書	史記漢書	三代忠質文之尚	周官可復	周官卹正之法	一辯車裂鞭三百之法	二辯仲春令會男女	三辯罰束矢鈞金	史綱疑辨	四辯致珍異之物	殷民叛周論	周公執贊	周公奔楚	周公居東二年辯	成王賜魯以郊祀	詩考	詩序	關雎辯	思無邪	放鄭聲	衛宣公
							周洪範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周洪範	王荊公	汪容峰	周洪範	程敏政	田汝成	陸深	方虛谷	田汝成	陸深	

衛武公	續志徐偃王好行仁義	東西二周後辯	魯之郊禘辯	魯之郊禘	二伯論上下	孔子沐浴而朝	仲尼不歷聘解	兩子我	晉文公問守原議	桐葉封弟辯	申生	里克	趙盾	晉悼公論	孔子墮三都	陳恒請討	魯鄭易田	鄭謹龜陰田	六逆論	守道論	晏子論梁丘據	西施隨范蠡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弑君論
劉定之	楊慎	楊慎	楊慎	楊慎	楊慎	楊慎	唐盛均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崔銑	崔銑	崔銑	程積齋	王庶	田汝成	王庶	王庶	柳宗元	柳宗元	楊慎	楊慎	鄭師山

書蘇氏古史朱子漫記程公孫立孤事後

辯蘇轍伍員論

季札論二首

季札

季札

十三伯

孔子生卒歲月辯

有子知聖人之心

卞和論

天爵論

楚襄王神女

焚書起于韓非

史綱疑辨
目錄

讀春秋正傳雜記

讀五子書漫記

鬻子

兩鬻熊

兩莊騫

晉二玄

王子喬

莊子憤世

周六服朝見

時令論

周禮考

宗廟畧

程敏政

程敏政

邵寶

薛應旂

崔銑

俞心遠

宋濂

方希古

唐肅

柳宗元

程敏政

楊慎

陸深

楊廉

楊慎

楊慎

楊慎

楊慎

楊慎

楊慎

王廉

柳宗元

王俱

王廉

甲戌己丑

日有食之

三畧

子華子

曾子

辯列子

荀子

辯鬼谷子

司馬法

慎子

公孫龍子

尹文子

鄧析子

尉繚子

辯鶡冠子

辯文子

呂氏春秋

阡陌辯

卷之三

擬進奏論

封建論

項羽學兵法

赤帝子斬蛇

黃石

田汝成

田汝成

方希古

方希古

方希古

柳宗元

方希古

柳宗元

方孝孺

方希古

方希古

方希古

方希古

柳宗元

柳宗元

方希古

田汝成

楊慎

楊慎

柳宗元

楊慎

來日昇

程敏政

張良	吳立夫
漢高祖索策論	鄭玉
續志魯兩生不肯行	劉定之
四皓羽翼太子	王守仁
四皓	胡儼
黥布論	王霖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唐高參
田橫義士	王守仁
續志高帝知人善任使	劉定之
陳平用陸賈之謀	胡廣
條侯傳	方孝孺
明妃曲	程敏政
史綱疑辭 公孫弘節儉	胡廣
漢武占易	胡廣
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酷吏傳議	權載之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載之
劉向	
嚴光釣臺集後	程敏政
懸榻	楊慎
孔明不諫伐吳	程敏政
孔明取劉璋	楊慎
三蘇不取孔明	
孔明寫中韓書	

關羽	程敏政
關羽爵謚考	程敏政
龐統	方希直
孟光舉案	楊慎
時苗留犢	胡儼
劉牧之宋齊丘之比	
論曹操不智	程敏政
漢昭烈願命論	鄭玉
史書逆將	楊慎
徐淑	楊慎
晉書司馬師	方孝孺
牛繼馬	楊慎
史綱疑辭 乞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狀	朱熹
淵明	宋濂
陶淵明學老莊	真德秀
題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後	程敏政
桃源行	方虛谷
爛柯	劉基
張華論	鄭玉
王導	楊慎
王導賊臣	楊慎
陽明先生紀夢詩	楊慎
論梁武帝好佛	江明德
崔寔	方希直

卷之四

太宗借隋史

李東陽

王魏論

邵寶

魏徵

崔銑

太宗作魏徵碑

解縉

傳奕

李東陽

論麒麟閣功臣瀛洲學士

胡遜齋

古者無民

楊慎

李杜韓柳

胡廣

段秀實

李東陽

牛李維州事

胡廣

李泌

李東陽

史綱疑辨

唐李泌傳贊

朱右

劉給事

胡廣

韋月將崔善正

清節史逸

楊慎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徐一夔

鍾蔡鍾馗終葵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題宋史大義

楊庶

寇公求使相

汪文定

積陰德為久長之計

劉定之

蘇子瞻

胡廣

跋東坡尺牘後

趙汴

蘇氏壽杞序

程敏政

記徐元張旺史整

胡廣

馮京

楊慎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書宋鑑長編所紀先文簡公事後

程敏政

書先文簡公宋史本傳後

程敏政

洛黨蜀黨朔黨之分

劉定之

帝諷道錄院卅帝為教主

劉定之

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王庶

張俊張浚二人

楊慎

與史丞相彌遠書

程端明

岳飛班師

崔銑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朱陸同異

程敏政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方希直

宋丞相信國文忠公祠堂記

柯運

文丞相贈謚

程敏政

宋高宗復讎

崔銑

許文正公祠堂記

何瑋

許衡論

崔銑

奏考正祀典

程敏政

一點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晏何休戴勝王肅杜預漢晉

從祀諸人

二正孔門弟子姓名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胡瑗力行雖無愧于許衡然衡夷俗挺然振起瑗生於隆盛之時其不得並祀未必無可疑也

廣正統論

楊慎

鬼神辯

汪容峰

璽辯

劉定之

楊慎考玉璽

龍門辯

程敏政

袒免辯

程大昌

宗廟

周洪謨

昭穆

史綱疑辨

目録

溫泉考

楊慎

落英辯

讀博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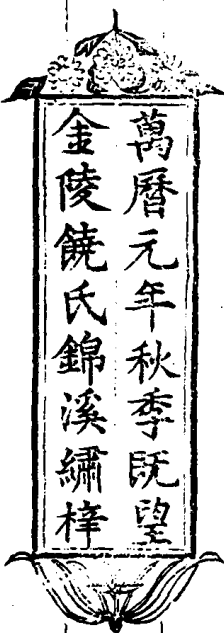
方希古

讀崔豹古今註

方希古

讀聲陽子

方希古



目錄

新刊晦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辨卷之一

四川按察司僉事 桐城 朱軒林有望 精選

癸丑科同年進士 會友 泰渠齊 遇 批閱

戊午 文魁 門婿 允峰劉 采 泰校

書林 錦溪饒仁卿 梓行

女媧補天

陸文裕公深

文裕公陸深曰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餘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而所產諸色石亦可燒云歲上元之夕無論小大家家置一鑪馬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焰然光氣上屬天為之赤至于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予以為此蓋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媧皇之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朴想夫茹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爾日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用也况鴻荒初開林木鮮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麗之機猶隱媧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蓋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世所謂焚香繼晷燭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宮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補助贊也未必盡寓彌縫修綴之義謂因其弊漏而補塞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為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喬白巖以為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

三皇制器

周文安公洪謨

文安公周洪謨曰伏義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為耜耨木為耒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義非謂鮮食自伏義始也謂耒耨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織絰自黃帝始也先儒楊氏不得其義乃謂教民鮮食自伏義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教民織絰自黃帝始殊不知天地生物以來既有昆蟲必有鳥獸魚鼈之屬既有草木必有黍稷稻粱之類故傳記謂遂古之人茹毛飲血食草木之食衣鳥獸之皮蓋非有食也何以充腹腸非有衣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履也何以踐霜雪今謂鮮粒之食始於義農織絰之制始於黃帝則伏義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饑黃帝以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幾何其不至於滅乎夫謂鮮粒之食始於義農固不足徵猶為無害於義乃若謂織絰之制始於黃帝由是世人皆信義農之世無衣服冠履之儀故元時天下郡縣皆建三皇祠廟而肖義農之像蹠足惟兩肩及腰以下但被以木葉而已且結繩網罟非絲麻則不可以為之而傳記亦謂伏義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二十五絃之瑟神農削桐為琴紉絲為絃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為布帛織皮以為裘褐衣服冠履必皆有之但其樸素無文至黃帝而始為冕旒充績玄衣裳之制則文且美耳凡為義農之像者當加以衣服冠履可也

蒼頡

昇菴楊慎

太史楊慎曰王充嘗辨兩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蒼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今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兔夜哭謂憂其毫將為筆也堪一笑

黃帝葬橋山

漢武帝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日格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然而不能已者有體魄焉爾也黃帝既僊無體魄矣衣冠而葬何為哉易曰納約自牖武帝有牖如此群臣不能自納焉而乃為逢迎以成方士之妄帝之警明而倏曉群臣亦與有罪焉

又詩曰

史綱疑辨
皇帝已僊今有冢世宗一語群臣疎衣冠葬者對謂誰千載以為方士偏諛臣誕謾不足非有塚豈徒冠與衣董生汲直乃安在牖納空嗟失此機

斷制婉曲有味蓋葬者為體魄故也既言葬則有體魄矣既有體魄則非僊矣然則衣冠之葬謬矣哉二泉罪當時群臣不能正武帝求神僊之妄詞旨雋永如此

月中嫦娥

昇菴楊慎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娥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叶儀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為杜十娘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之為十娘也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精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予按繳風伯於大澤言射之疾也射九鳥者言射之精也皆史氏之微辭形容羿之善射也相傳不得其意致有淮南子之妄後人因之為紀誠不可不辯

一人誤分

樵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正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巢由

遵嚴王慎中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逃堯之見求宜其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穎之間豈堯之仁不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奔抑其善於自民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不遇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就若無使為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僿寒傲倨抗其迹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為高也湛乎與俗同波地堯乎其與衆人皆愚而面有不見其躬同席有不覩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為已汗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絕焉嗟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參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食飲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民不見稱二子者以不屈為高而米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於後不異哉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德之指斥其事之有無以開傳者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有尤不得後以為高耳

程篁墩題許由棄瓢詩曰心寂何妨響萬瓢葉心生處勝狂瀾耳塵聲滅心塵起却恐先生見未高

洪永九年

周文安公洪謨

文安公周洪謨曰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蘇九載弗績禹八年於外則為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蓋蘇之九載乃堯在位之時禹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必統其始終而言禹之治水水之害漸去至八年則地平成而非有八年之水也史記又謂禹居外十三年蓋因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言然實非也

辨蘇子齊紀所論三事

朱文公熹

齊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是已然當全載史還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益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愚號泣然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純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獲則雖庖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操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益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

不可歸之則為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瞽瞍殺舜

司馬溫公光

溫公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利其子之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踵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聞父里嫗之言。而孺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

孟子不辯瞽瞍殺舜之有無。謂舜之處父母。所關甚重。故不暇暇辯其所謂溫公直斷瞽瞍無殺舜之事。則其相傳之妄。始著。可謂六經之羽翼。

納於大麓

昇菴楊慎

孔叢子。寧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和。五星米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非也。

瞽瞍殺人

溫公曰。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寬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史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九

顏淵曰。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此為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虛齋曰。禮記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之之說。愚猶未能釋然也。夫舜君也。臯陶臣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瞽瞍是舜之父。則亦臯陶之太父也。不然。亦非臯陶之屬。而為臯陶者。乃但知有舜而不知有舜之父。知有其父而不知有父之父。執之而已矣。愚恐臯陶如此。或有其不安也。非惟不能安。其勢必至於使舜竊負以逃。而舜之逃。實臯陶驅之也。則一時之天地神人。其將委之誰乎。為匹夫復讐固義也。以一匹夫之故。而遂廢天地神人所依歸之聖。

至於權衡得乎。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舜殺人，皋陶必執而戮之，舜亦聽其執而不禁焉，如此乃得為直乎。夫皋陶明刑以弼教也，使天子之父殺人，為之臣子者必執而甘心焉，斯亦可以為教否乎。凡此皆愚之所展轉於心而未確得聖賢之意者也。然則桃應之問也，孟子答之當云何。竊意孟子當時只可答云：若舜為天子，其父必無殺人之事也。如此則絕不費辭而已。足以倒桃應之問矣。設桃復曰：瞽瞍向者尚欲殺舜矣，何以謂其必無殺人之事也。則將應之曰：欲殺舜者，未底豫之目也。瞽瞍之未底豫也，舜方如窮人之無所歸，其肯安受堯之天下乎。既受堯之天下，則瞽瞍底豫矣。瞽瞍底豫，又安有殺人之事也。設桃應復曰：瞽瞍未底豫，舜嘗妻帝之二女而不告堯受堯之天下，又安知其必底豫而後可也。則將應之曰：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孟子固有是言矣。然無後與無親，其罪恐未易差等。此又愚之所未能釋然者也。且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又何為天下君乎。

謹按諸君子之疑皆是，但恐是就人情權變處言。桃應之問，孟子之答，恐皆是就為子之孝、為法官之守法、正經極致處言。故大註曰：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而小註亦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又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朱子之言，謹備錄出，以俟君子。

論舜無為而治

程文簡公琳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楊雄以其意見言之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雄之若言，殆重華協帝載之義疏耳。而非舜之所以無為也。竟水功，制象服，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堯故，而又時巡考制，一歲之間，車轍馬迹，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謂為垂拱坐視也耶。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惟察知人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為，其斯以為無為也歟。故由仁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自為如此之仁，自為如此之義也。易之无思无為，箕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為，言語好惡，悉屏除謝絕，付之無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達，非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於土石。無為之至矣。舉世言行苟有一善，則果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禦遏，則其作為，就勇於是，繁辭之贊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密，其密也，其不動也，人以為土石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為江河沛然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己無居，形物斯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可見者也。世之言無為者，不入於楊子，則入於釋氏。楊子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釋之說，則棄人倫，蔑禮法，以空為至，自當以

上無道焉。施諸一夫。獨善者。猶不害也。若舉而措諸天下。感出治。以何為。原哉。閔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發之於易。有藏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其奔然。則聚塊積塵而已耳。天下何賴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教。舜皆能之。而能不為也。以其該而照其偏。禹稷契皋。夔。舜。就。可。尸是。就可。主彼。當其可。而授之。模不強其所不能為。不致其所不可遂。則凡所分命。亦非外舜而自為區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舜不能高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區處之初。已大失當。況自親之。故曰。發無知。何能為。則又并與無為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為而致之。無為。則孔子之謂恭。已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

史綱疑辨

卷之二

五

哉。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敦信明義。紛紛更創。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真垂拱哉。

陳定宇曰。程

公泰之窮經考古之學。極高。

象耕鳥耘辯

唐陸魯望

世謂舜之在下也。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鳥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魚。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晦而不應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駸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史綱疑辨

卷之二

五

釐降二女

周文安公洪謨

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帝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亦言堯為黃帝曾孫。舜為黃帝八代孫。以堯之二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堯豈以妻舜哉。自商以前。雖娶同姓。然堯舜人倫之至。未必如此之逆置也。禮記世本之言。皆不足信。

羅必云。嘗見漢劉耽所書。曰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舜祖慕。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年。喬年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矣。

帝嚳四妃舜二妃

隋書何妥傳曰。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曰格于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嫡一而妾八。未聞有王后者也。嚳四妃。簡狄稱元。舜二嬪。娥皇稱君。世儒緣經以導人君之欲。往往如何。安四妃二妃之對。使辛彥之能如邵二泉之對。則詞不煩而君必悟也。惜哉。

女匿

升菴楊慎曰。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匿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三妃末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匿與皇英為三。未知是否。

舜葬蒼梧之野

周文安公洪謨

文安公周洪謨曰。按舜禹年九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巡。陟大江山。重湖。深入蠻夷。窮魅之地。哉。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春秋。紀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對曰。堯女舜妻。故後世謂二妃從舜南巡。而葬於湘。是秦漢間儒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而未達其義。故妄為之說。禮記。史記。率承其謬。後世遂以為實錄。按書。陟方乃死。韓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殺。曰陟。故書紀。舜之殺。曰陟。然既曰陟。而又曰方。且死。則語復矣。蔡氏謂陟方。猶言升遐。既云升遐。又言乃死。語亦復矣。按顏會。陟。通作騰。定也。方。墳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方。是時舜年已百有十歲。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墳。而後乃死。然其定墳。蓋亦不過謂吾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擇風水。預為壽藏者也。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者。得之。

禹無間然

程文簡公大昌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夫無間云者。有所非間之對也。是故賈捐之得以立議曰。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蓋善。禹曰無間。禹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分量大小。常於此焉發見也。不稽其功。孰測其有禹之出巡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敷命所承。與重華所協。幾幾乎莫可高下。則三聖相襲。似難兩觀也。而捐之揣切。失于本語。若猶實有等差者何也。曰此不可從事為之末。而究辯之也。乃若孔子必有為言之也。湯之伐夏也。內省卻顧。其於揖遜。實有慚色。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顧於弔伐救民者。不數數然。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已以素信於天下者。曰不遷聲色。不遺貨

史綱疑辨

卷之十

七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湯之懋懋。其代夏而自君也。今其所立。既以瘞身為物。而為夷夏之所信戴。惟恐誅弔之不先。此豈私一己而富天下者。所能得此於民哉。舉茲以旗。而湯之自懋者解矣。此事理之相形。而話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啓也。德固無嫌於堯舜。而述則近於私已也。故萬章之問孟子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夫萬章既舉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來已久。夫子亦必已聞耳矣。而不足正與之辯也。特究其非間所起。而陰用其所不然者折之。若曰人之樂乎為君者。為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已私也。為其天下皆為我勢。而我無所用力也。今從其官室衣服飲食而卑之。而惡之。而非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豐於匹夫矣。至於黻冕鬼神。凡為天下出度者。則致極而不敢薄。甚

者胼胝手足。傷切膚理。不于其子。而極力疏濬。無遠不暨。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乎。吾無間然之語。重復而丁寧。蓋不折其疑。而默解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觀。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無非。陷非則無是。苟從其對而明之。則不待斥言枚別。而意會了然矣。子貢未知衛輒之舉。見黜於夫子乎。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輒削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於輒削。設不問之間。夫子之於禹。有不辨之辨。故聖賢不辭費也。

無間者有間之對也。賈捐之因夫子禹無間然之語。遂謂禹入聖域而不優。汪公以為夫子當時必有以禹之傳子為德。來者夫子姑就禹豐儉得宜之小者言之。則其大者無間可知矣。立意雖奇。其實是正論不牽強。足以破入聖不優之非。

史綱疑辨

卷之十

七

禹穴考

昇菴楊慎

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沓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玄孔穎達蔡沈夏僎皆所未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史綱疑辨

禹生石紐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矣。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禹傳子

宋王梅溪十朋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禹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述論聖人之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辟啓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為公器。其視賢與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疎。而害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有濫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為喜。尤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面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

而遠其子哉。使即如鯉。鯉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氣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為大聖人。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禹非親之也。氏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遠天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也哉。若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之事。亦非有愛之慮之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計。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即夫子之訓。回與鯉。知聖人傳子為至公。真發前賢所未發。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子

又按曰。舜既受命于文祖。且以類上帝。雖未即真而帝位所屬已定。王氏謂堯之傳舜。舜之傳禹。其大計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此類可見矣。然謂舜禹避朱均。益避啓為不經者。據事涉於不經。但孟子非無稽者。韓子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反為之辭。皆疑孟子太甚也。天位世歸。聖人誠心遜避。真有不欲自安如此者。豈可以意見度哉。

荆塗二山辨

明宋潛溪

宋景濂曰。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鵬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常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應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會娶其女者。別是一說。濂亦未敢遽定也。

洛書辯

王棟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

史綱疑辯

卷之一

主

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二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攻。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底。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

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福禍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

史綱疑辯

卷之一

主

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賴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賜恒雨六極之愛。貧惡弱。而亦儕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

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三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載復左右有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湮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數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

史綱疑辨

卷之一

五

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物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六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援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神吐地符又云河龍

圖發洛而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封手筆繁然者冠諫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書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受義洛書錫禹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

史綱疑辨

卷之二

五

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陽

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感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知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玄鳥嚙卵辨

昇菴楊慎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浴于玄丘之水。睽玄鳥嚙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燕不從巢。何得云嚙即使嚙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嚙而吞之。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說。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謂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算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禘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鼎星生之日。直鼎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辟。屈原豈攝提之指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誤也。

武敏玄鳥

宋胡雙湖一桂

履帝武敏歆。按孔氏曰。左傳昭元年曰。邑姜方震。哀元年曰。后緒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愚觀姜嫄誕后稷之事。毛傳初無異說。不過謂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從帝嚳禋祀郊禘。履帝跡而行。將事齊敬。神歆其祀。美大之福。遂止其身。於是震動。風然而覺。生子而長養之。是為后稷。其說甚正。至鄭乃有大神迹之說。并改敏字為押字。謂姜嫄履大跡。不偏履其拇指之處。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已而有身。鄭氏出於毛氏之後。不知何以有是說也。嚴氏謂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而為是說。爾故歐陽氏深辯之云。秦漢學者。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之說。洪駒父亦云。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妖詭譎誕之事。然後為聖且賢哉。不特此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歐公意亦不過謂高辛次妃簡狄當玄鳥之辰。祈郊禘而生契。生契所以生商也。未必有吞卵卵之事。其辯尤詳。而朱夫子猶言鄭氏云者。夫豈好怪哉。亦以聖人之生。異於凡人爾。而集傳於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歐公不信祥瑞。又言於語錄。愚故詳及之。以備參考云。

予按詩稱履帝武敏者。誠謂姜嫄之祀郊禘。履帝嚳之後。將事敏肅也。鄭氏據列子史遷之說。改敏作拇。然朱子亦從之者。據三章有置之隘巷。平林。寒水。鳥覆之詩也。天生聖人。必異於常人。恐詩人之意。亦止因稷之名。棄故為此詩。以見天命之隆耳。讀之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湯有慙德

羅鄂州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蓋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於是其臣仲虺。乃為之道天因民生有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狼莠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邪。亦將以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欣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已。斯以為足於其心而已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置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以此為懼。且夫湯之為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間。猶有可合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德。蓋君臣長幼。天下之大順。與夫臣民之戴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全。全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互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為盡。鳴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為天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今也不然。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時無復可望者矣。此聖人之所懼也。

以不懸不疎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萬國方相與向已之際
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愧之地託於後世之將議已以為天下
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為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
已者適所以重已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
懼于非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
得湯之心也湯之懸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散於色又
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蓋大渡之作至于周末已千餘年
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慙猶不掩也此豈嘗試言之而偽為者
邪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後世惟聞慙也則以湯之德為
未至然後為湯者得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
蓋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
言一動皆為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

史綱疑義

卷之一

三十

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為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
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為嫌懼天下
後世特以已為聖人不復加擬議是以躬設為罪我之比使天
下君子得聞相與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一
至於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為作書者世以為能掩湯之慙
而不知夫所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脩道全美為聖人
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難者歟鄭師山曰此篇能

夢帝賚良弼

文安公周洪謨

帝即天也帝以神言天以形言帝猶人之心天猶人之身天之
神為帝人之神為心高宗夢帝賚予良弼者此以人之神感通
乎天之神也有天之神而後有良弼之夢有人之神而後有良
弼之夢至於所謂帝者亦必有容貌以相接言語以相達此即
天神之靈妙莫測變化無方者也世儒諱之以為恐類乎道家
之說而但指以天理言是將高宗所夢之事附之於茫昧之表
可謂失之矣今夫龍鱗重耳而變化無常者何也其神靈也
龍之神猶靈如此況天神至靈而變化無方者又何疑也使天
神不能變化而但為理而已則凡自古犧牲玉帛之祭豈徒將
其誠而無歆享之者乎

史綱疑義

卷之一

三十

傳說

昇菴楊慎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不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豈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流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馬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弗參堯民知餘難以神誣而俗以訛引天而駁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言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顴號曰寓而政於城夫人庶幾乎民有瘳矣遂迎城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室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資之也其性清治者雖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賤歟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其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而尚可以得鹿哉

手司馬影莊子言義謂傳說生無父毋其氏注楚辭謂說一曰從天而下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與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也

史籍譬况

楊慎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如夢而得賢可也嚴之野祭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筮之說謂傳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孟子舉於板築謂其親操版築也伊尹負鼎以干湯謂伊尹有鼎之木也猶書曰迺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以貨殖為多學終為強詞生殖亦治生之事但不放於利耳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紆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肯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具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曰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騮而子貢不如盧杞遠矣又論語為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單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擬驪礼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罔得之類矣乎

程文簡公

史綱疑辨

卷之

奉

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典以辨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爲治邪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楊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爲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知其所起然而劓刵剔點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灋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間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凡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方有流鞭朴撻者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又可以異服當

史記集解

卷之十

五

爲象刑固不足以得其質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比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元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幘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援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猶在五刑糾讐之外設使其制誠堂幘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升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人之胥靡旦晷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設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卽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別寬嚴無不酌盡而祭謂示耻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端于威

彭祖庵碑記

錢洪

率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
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一證也惜記中不引此又按揚龜山云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
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楊朱之意蓋以
述而不作為老子非指老彭為彭祖也老子自名李耳原無彭
祖之說按東方朔傳載彭祖習房中之術夕御九女竟以淫死
方朔習之其真偽雖不可知然與世紀自相抵牾要之不可據
也孔子所謂老彭亦未知是否蓋錢尚可疑焉世稱彭祖即老
子其本傳所謂古先生者是也子甚疑之蓋亦論其世乎世紀
載彭祖姓篋名騫歷仕夏商周為國師在商封彭城伯故世稱
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孚為周文王
之師去竹氏錢為吾錢氏受姓之始後世道家者流見彭祖未
年乃援入八仙通鑑及道經武夷諸書皆附會命術之說鄙
誕不經武肅王作大宗議止錄世紀所載不增一字至十世魏
國公作慶系譜即增有導引術得通流沙語蓋狗道流之說
而信其為仙人也祖師也子謂祖為三代國師則三代之教聖人
之學也三代有祖師之長後世莫尚焉周文王大聖人也而師乎
公則父子以聖學相授受較然明矣稽其世乎公之後在漢為
讓公以忠諫武功封富春侯在唐為武肅以至忠懿皆保民衛
國忠順繼世不失聖學之家風若老子所傳曰莊列曰赤松曰
伯陽平叔皆自師其學與聖道區然別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謂彭祖之所學即二帝三王之道而吾
之所傳即彭祖之所述不敢有所作也若老子背六經以言道

史綱疑辨

卷之一

子九

史綱疑辨

卷之一

子九

德則作而不述矣孰謂彭祖而可以老子擬乎哉夫彭祖為聖
人之學亦得以延壽八百則太上所紀壽數與堯年舜壽俱可
證也又安知聖學之不為人仙耶特為聖學者未用其極耳聖
人之學順性命之理也性與天地萬物同體故亦以天地萬物
進退盈虛為命是所謂大道也在身為脩已在家國天下為治
人堯舜三王之治其效至於鳥獸草木咸若其性而又於吾之
一身神與氣精不得其理者乎後世聖學不明世趨俗染紛
馳逐愛河慾海枯髓竭精日求死路而趨之故清脩高明之士
悲之出為脩生之術以救世其所謂觀妙察微以歸玄冥收攝保
持以和神氣亦於道奚甚遠哉即彭祖處世久持亦豈無術以
制其身哉特其道不出人倫庶物但見其述而不見其作為後
聖法今之修生者一以生死繫念轉欲遺世絕物以遂其自利
之私心毫釐千里有不容於不辨耳故敢述孔子之言以證聖
人之學不同於老子據彭祖之壽以證聖人之學未始或遺乎
仙術則庶乎學聖人者志專歸同天下之學出于一經正而庶
民興邪慝息矣庵在錢塘西湖之濱先生表忠觀左方通政東
瀾呂公太僕王陽史公相與度材主位擇報先寺僧性天首其
事殿堂齋室凡若干楹匾曰壽域重開又擇其弟性旋為開山
主又治東堂以奉其師碧峰慧忠蓋三子墨名皆能道脩生之
術將逃於揚而歸於儒吾深有取焉乃為申明彭祖之學用以
武肅王十九世主奉表忠祠事孫德洪撰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又揚雄本紀云魚尾澤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明太史揚

恭龍

朱右

龍非可養也可養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澤下土神變其則養養何加焉養養得加之則非龍矣昔舟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蛟龍長數尺魚身牛首兩角鱗甲瓜牙鱗鱗具如龍舟人以木穿穴其中置海水以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龍鱗魚鱗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太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龍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養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養龍解

荆川唐順之曰史稱養龍氏養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者氏之於蟠寶掌其祭者耶所謂養龍者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惟者遂以養龍為畜龍也歟龍子可畜非所以為龍矣

泰伯至德始定世不決之論至此 文魁高萃

聖人若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之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安焉人之喜怒發於其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之而知者故受物於人不待乎與不與之迹而在於安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舒徐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為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載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於伯夷稱賢人於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於頑鈍無耻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也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為奇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美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劫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十三年而吳國為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恨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於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於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夫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終無嫡嗣之日相與寒暑而去之異乎民無德而歸者矣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必至泰伯而后為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議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如此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大王有剪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宴之選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

周紀后稷至文王十五世

楊慎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耶。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二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又呂祖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不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姜里演易

文安公周洪謨曰。史記西伯囚姜里。益八卦以爲六十四卦。臣以爲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譖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囚之姜里。西伯旣在縲紲之中。豈敢泰然自適者。爲卦辭以益犯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姜里。視岐周爲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國外百里爲郊。姜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姜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爲西郊哉。蓋文王旣出姜里而演易岐周。故云然也。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出姜里而着爲卦辭也。觀下文迭陳九卦之德。以明慶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脩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姜里明矣。

文王作易父辭辨

此辨父辭果周公胡雙湖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為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父辭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光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為箕子之囚故在文王姜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父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為周公父辭之證審爾謂史綱疑辨

卷之一

四十六

周公作父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謂以父辭為文王作固自有據况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求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耶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姜里之後文王決無預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享于西山升之王用享于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享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小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内山川者亦正二王為侯時事以此觀之則父辭未必果文王所作也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益證矣臨山辯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為春秋之時之王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敗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

為亥茲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况厚齋謂父當暗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為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宋主前未微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父辭乃取此義乎父辭稱帝之箕子自是一例况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象傳為之證據象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父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焉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父辭為非周公哉愚故不能無辨以祛讀者之惑矣

史綱疑辨

卷之一

四十七

十九

西伯伐崇

正學方孝孺

按西伯之伐崇本非為其諸已然以西伯之聖崇侯諸之益見其不臣之一端以此推詳崇之罪必有盛於黎密者故西伯首伐之也若如史氏以為報忿是啓強臣戕善之端誣聖甚矣况史記挾好奇之心記事多誣如獻美女奇貨之類不經最甚其請去炮烙之刑雖云庶幾然諸侯封守受之先世安得割地私獻以奉王制乎方公此論可謂讀史料事之法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國美里崇侯虎實諸之反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黜五年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當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乎生之所讐怨焉得不賞

史綱

卷之二

四十八

行

之其惡誠可誅也雖然親近戚焉焉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惡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悖悖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諸已也苟憾其諸已足徵量淺智之人齊桓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美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情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諸史而不知其詳而不得遂其詞西伯以高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端也西伯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當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乎生之所讐怨焉得不賞

西伯陰行善

出處通志殷紂本紀曰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乃賜弓斧鉞得專征伐治南國江漢汝穎之諸侯率循西伯之令於是陽為王門築靈臺列侍女撞鐘鼓為樂紂聞之曰西伯改行吾無愛矣

目格子曰孔子稱文王至德今是說者不亦異乎靈臺靈沼戒勿亟七十里之囿勿美雉兔與民同之皆文王事也事於斯則德於斯文王何心哉以是為陰就謂之陽以是為陽就謂之陰戰國謀士以私意窺聖人一至於史家信之嗚呼陋矣

林子曰諸侯受封王制不過百里周自后稷以來公劉遷邠太王遷岐皆不出西土之境洛西之田既非文王封地又云千里之廣西伯何從有之而獻之手以此推之請除炮烙之刑亦未必然也

史綱

卷之二

四十九

西伯受命稱王

批辨西伯稱王之說妄者凡六段各以本文結之屢出而不煩警策而明痛自是一体但史記本文無墓祭之說直以祭于畢改作祭文王之墓不知畢謂畢星古無墓祭也恐史遷不服伐黎亦非文王之墓另有辭

六一曰書稱商始啓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段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

史綱纂輯

卷之二

五十一

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段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段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段書之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元年至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

蓋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爲重也后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又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曉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段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稱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燦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秦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秦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遭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時於是追而修六經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目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秦誓者武王之

史綱纂輯

卷之二

五十一

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後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以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西伯戡黎

文安公周洪謨曰史記膠鬲問西伯曷為而來是謂武王為西伯蓋文王既沒而武王立則固當為西伯也文王嘗伐崇伐密伐阮伐大昧矣然崇在西土密阮大昧皆在西北荒裔之地乃若黎在紂都之西家邇畿內文王雖得專征伐然亦當聲其罪以請命於殷而後往豈必遽興兵于天子之都哉觀祖伊之言迫切太甚曰天訖殷命曰殷之即喪與下篇微子言殷將淪喪同意是紂惡貫盈天命將絕之日而決非文王時也此篇以為武王戡黎者為是至若臨川吳氏言周師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臣則以為不然紂都在今河南衛輝府黎在紂都西北三百餘里即今山西潞州觀武成言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則周師由今孟津縣渡河以進商那安在其由戡黎以進紂都也

史綱疑辨

卷之一

五十二

按書稱商咎周以乘黎正謂武王將牧野時也與周公之辨正合歐六一以乘黎次文王不受命稱王意雖善而事則誤矣

率商之叛國以事紂

儼山陸深曰汝墳謂父母孔邇按汝水出汝州天息山今之汝寧是也汝旁之國昔之虞芮皆是也文王之化被之雖遠紂都朝歌者尚無恙也豈應遽以文王為父母而遂不知有紂耶傳稱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無心於二分之服而惟知有臣節之共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說者謂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此猶謂桓文之舉可也謂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則一時之人知有文王而不知有紂矣而文王姑命之以為紂役此則曹馬之事恐非所以論文王也考之當時紂至不道而為商者有人不但夷齊之高節已也至於三監之叛武庚既誅而洛邑之頑民猶在則天理民彝豈容漸滅而無餘哉

史綱疑辨

卷之一

五十三

武王誅紂

正學方孝孺

按紂之稔惡惟其不悔故不得已而然然斬首三射之說則其誣聖甚矣觀紂死之後既封武庚庚叛之後又封微子武王之心若此果有誅紂於既死哉方公用孔子作春秋之法律史遷好怪之非有補於君臣之義大矣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事者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疑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谷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史綱疑辨卷之一

若不敢盡者愛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猜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候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平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戡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

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紂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誣醢其君而授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史綱疑辨

卷之一

五

武王非聖人

胡廣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而弑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至有失行，臣不正言其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氏之罪人也。斯言竊為未當。論語終篇於歷叙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章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

史綱疑辨

卷之十

五十七

尾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虛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矣，雖賢如三仁，知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為私也。湯武之迹，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畧舉其弊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立異論，東坡何為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為非聖人，則曹操其鬼魅矣。雖然，曹操何足論？苟彧身為漢臣，為操畫謀以贊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言豈實矣？何足取哉？

武王非聖人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以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至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武盡矣，夫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

史綱疑辨

卷之十

五十七

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伐而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苟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教

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曹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其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警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史綱疑辨

卷之一

五十八

望按篋墩程氏曰。蘇氏之罪。浮於王安石。尚知三代為可法。蘇氏謂武王非聖人。安石尚知莽操為可罪。蘇氏謂荀彧聖人之徒。以予考之。以湯武為叛弑者。漢儒黃生之謬也。生謂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其過。以尊天子。反因其過而誅之。代立南面。不知比干之諫。至親且賢。尚不能收湯武能正言之平。轅固不能斥其非。致使蘇氏祖其意。子以為蘇氏之論。誤於過信馬遷。重疑孟子。故敢為高論。不知荀彧之不智也。夫孔子雖殷之子孫。然幽厲之名。孝子慈孫不能改。湯果有罪。孔子能庇之乎。彼謂禹無間然者。必當時有以德衰間禹。故發此論。非寓意于罪湯也。以一樂論之。韶之盡善。武僅盡美。尚直言之無諱。使湯武果叛弑。肯於易贊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耶。孔子之予夷齊以讓國也。史遷誤信近詩。採微有以臣弑君之說。據其

說。自相馳背甚矣。蘇氏不能辨其說。反文致之以為孔子之家法。然則孟子所謂獨夫紂者。果孔氏之罪人乎。魯曰。獨夫紂。孔子刪書。何復載焉。然則南巢牧野之事。當時縱有良史如董狐。必不以叛弑書矣。湯之慚也。仲虺釋之。虺真不及董狐耶。周公作無逸。不及湯武者。重成守之戒故也。豈為其叛弑哉。况蘇氏既曰。湯武仁人也。則叛弑可加於仁人哉。西伯受命稱王。此史氏之誤。非文王也。武王未伐紂之前。代之王為西伯。史氏誤焉。遂謂文王行天子之事。審若是。則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亦標之徒耳。孔子肯稱為至德耶。況以紂之惡。能容其稱王耶。不知孔子所謂有二。以得六州人心於九州。非有六州之地也。紂惡尚繁。可恨。故文王以服事殷。使其惡極。如武王時。則天去人心。解體。文王能免孟津之會耶。今其言曰。使文王在。必不伐紂。或以考終。或以亂死。必命為二王。世有民有二王。可稱君臣之道。而全乎此。無君之罪。加於叛弑矣。荀彧心乎扶漢。不知操非忠漢。失身於知人。亦下悞也。後悔自弑。儒者尚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黨。此慎進退之戒也。苟以為才似子房。將以操為漢高耶。既曰。或不教操反。又曰。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受之獨非反歟。以此為文王之道。可乎。且父有罪而殺之。雖無極而禹與可也。君欲殺父。而誣其子。父雖有罪。不可與聞也。棄疾之事。不得與武庚並論。明矣。今日殺其父。封其子。則必死之。父既以罪死。子又忘其宗祀。以殉之。可乎。武王身為紂臣。雖以救民之故。當有禮也。豈有誣死。尚以黃鉞斬紂。首級。此汲冢周書之偽也。蘇氏據以為武王實可受武庚。雖誣殺子且封武王。其滅紂也。武庚以紂之惡。則武王作紂當誣殺。必有不悅者。不得已而封武庚。有八百諸侯。則武王仁。知放之必喪。故子且歸。紂之為禍。抗也。者。諸葛氏之仁。而王至人之訓。不明使武王受紂於千載。其為禍抗也。

汲冢周書

周洪謀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疎迂無一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舊書語號今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其最害理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紂以輕呂斬以黃鉞懸手太白之加又先敵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讐于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子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秦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史切疑錄 卷之二 六十

將何如取之哉文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率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狄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舉則不可也

汲冢人文証

楊慎

汲冢書其文極古然多証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証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時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正學方孝孺

沒豕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郭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剛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吊其民而已其世俘篇若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二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廕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致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

史綱纂評
卷之二
王
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遣其農夏
食其稼秋取其刈冬凍其保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
淫樂略以美女不恭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及爲曾
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
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猶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
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一年之積者王有三年
之積者霸之名起於秦世周初未嘗有之胡王者不以道德
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法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
其他若是者甚衆及魏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
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聯定之辭者非也其中若謫法周月
時訓諸方諸篇又與民兩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然者口
白西以爲古書耳其中若民與去篇最難解其曰后民言不
我鳴乎后子之言三後此篇爲之出焉

微子歸周

左傳僖公六年曰蔡穰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壁大夫衰絰士輿襁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落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壁而後之焚其襁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文安公周洪謨曰書曰微子之命謂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微子歸周出於左記固不足信微子之去者卽箕子所謂行遊耳非歸周也左傳逢伯以爲武王克商之後微子銜璧輿觀以見武王者得之日格子曰微子啓如是信乎蓋信也微子愛宗祀而知其必亡故自罪以存焉宗祀爲重則身爲輕矣不然豈其不能死而如是耶孔子稱殷三仁微子是先觀於斯知之矣

公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虐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騷擾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且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殷也爲大誥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誅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中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平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德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加之以善名則必善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惡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竟無善者哉張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懷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公之稱王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焉爲不二三傳而遞徭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讀書至金縢反覆說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殺上周公曰未可以成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大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卻二公獲上以爲未可成我先王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檢人倖子之所爲而謂周公然之手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且滋後世到股肱天乏俗周公元聖竟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匣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升既曰周公別爲壇墀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金縢之匣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既印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三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尚上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匣至今乃啓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篇非古書也舊傳今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三墳書

正學方孝孺

書之名真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考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其偽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三墳為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為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為皇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劇莊列之辭。而造為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之餘言而造為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為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歷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為本。伏羲之時。易有四民之名乎。謂封邦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圓丘思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時。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霞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沉霞。皆唐人為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此皆是也。或者未知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焉。

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偽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偽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偽耶。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偽為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為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野俚之文。而欲托於史綱疑辨。卷之一

新刊古今名家史綱疑辨卷之一終

新刊朱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難卷之三

四川按察司僉事 桐城 林有學 精選

癸丑科同年進士 會友 林有學 精選

戊午文魁 門婿 兗州劉氏 精選

書林 錦溪鏡 信卿 精選

廣夷齊十辯

永樂中年王文端公直有夷齊十辯足破萬世之誣
近鄒公守愚又有反夷齊十辯其論有王公相補者
然大意不及王公卓見予固推而廣之也

一辯夷齊不死於首陽

王公曰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又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其斯之謂與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
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
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
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
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
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
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
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
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
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

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傳既載此事于傳又於周
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
大字既工盡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而是之曰武王
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
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
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
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
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
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
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史遷
何自而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

鄒氏曰吾聞之夫子陳蔡之厄告子路曰汝以仁者為必信也
則夷齊不餓死首陽則夫子固已言之矣莊子曰昔周之興也
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與之盟二人相視而笑曰吾聞古之士遭治
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不如避之以潔吾身北至于首陽遂餓而死列子曰伯
夷叔齊始以孤竹君讓而終餓死於首陽之山又曰伯夷無欲
矜清之節以放餓死戰國策曰燕如伯夷不敢素餐汗武王之
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其言又與夫子合
夫以夷齊之餓死首陽章章明信雖婦人女子猶能知其名誦
其美不衰況當世之故老去商未遠也安可直以為不死於首
陽乎

予按郭氏所引之書。則夷齊誠餓而死矣。然孔子告子路之言。僅出家語先儒已信家語非孔氏之書。正謂多不合於經傳也。況莊列誣聖之言。正史記所援引者。豈可盡信。遂謂夷齊餓死。歟。此君子所以當引經以証傳之謬。不當引傳以証經之無也。然則夷齊之餓誠未必死矣。

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

王公曰。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現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管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芣采芣。首陽之顛。采芣采芣。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耶。

郭氏曰。夷齊之逃。以成讓也。其心炯炯若日星。然倉皇就道。不相要約。齊不知夷。夷亦不知齊也。豈有俱入首陽之理耶。況其逃也。不過徐徐以俟國人立君之定耳。而首陽之距孤竹。幾二千里。豈有當其父之喪。廢耕。踰之戚。踰都越邑以邀讓國之名也哉。吾恐其獲小廉而喪大節也。而謂夷齊為之乎。

予按郭氏謂夷齊倉皇就國。無兄弟同在首陽之理。然兄弟之情甚篤。則相因而至。亦未可知。首陽雖去孤竹甚遠。夷齊雖當躡蹠之時。然國有中子。則二子之逃。正當入山。惟恐不深時也。亦何傷於大節哉。

三辯山中乏食之故

王公曰。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

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且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頓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當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

郭氏曰。按今之永平府。古孤竹地也。今孤竹三塚存焉。首陽一在河南。一在山西。按志河南首陽者五。惟偃師首陽山世傳夷齊隱此。尚有夷齊墓。山西蒲州首陽山。即唐詩所謂采芣者。賈逵註史記。即此首陽也。有墓有祠。以此考之。未知孰的。然偃師舊亳地也。武王伐紂。還自偃師。後遂以為名。恐夷齊不當止此。

耳。然其上有墓。豈好事者因首陽之名而為之歟。然皆與孤君相去之遠。雖未暇論其孰是。要皆有以見其非遜國之時也。則首陽之所以有夷齊之跡。當在克商之後。天人革命。絕而窮居之時歟。夫豈所謂倉卒乏食之故哉。

予按首陽之墓。使誠好事者所為。則夷齊果不死於首陽。使偃師首陽果有夷齊之墓。則其在首陽也。決非不食周粟。若耻周而隱。何不遠去而遂止於武王偃師之所乎。郭氏又何因其不合已意。而遂疑孔子所稱之首陽。非偃師之首陽也。

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

王公曰。夫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焉。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

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
久矣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悲傷眷戀富貴自欲無死
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
彼有內求其心奔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
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
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
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
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
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者遷之意之也
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
親同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
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
史綱繫辭

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其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
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
之以狗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
鄒氏曰景公登牛山而流涕至爲晏子所笑亦可爲畏死者矣
夷齊寧餓死而不顧夫子以景公夷齊並言之蓋亦有感而云
爾抑揚予奪以爲世觀固不在於有國無國也
予按鄒氏畏死之說似與到於今稱之相應然曰有馬千駟則
以富饒對言明矣蓋景公不問崔子弑君之罪有失兄弟之義
但欲長有此富貴乃一死便無聞夷齊爲兄弟之情至遜國而
餓迄今可稱此夫子有感之意也

五辯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
王公曰夫夷齊孔子之言晏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

若并取証于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
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避紂之事但於遜國俱
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扣馬諫
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遜武王於道也所
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終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
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歟死於勢而不返客或有之
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
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
海濱避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
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於此書伯夷者其意
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
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
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
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

鄒氏曰海濱避紂之事非遷削之也按孤竹至海僅百餘里有
孤山屹然獨立於海上四面皆水豈逃立之後避紂之亂蓋嘗
隱於是歟今青州昌樂州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漢始
以北海名郡又萊州維也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隋始以
北海名邑又孤山之名相似故好事者因孟子北海之說而爲
之廟耳遷憐憫天下名山其有不知此邪孟氏以孤竹爲北海
遷以北海爲孤竹焉可謂遷削之邪
予按鄒氏謂孤山即北海固不失史遷之意若孟子避紂之事
則誠遷削之矣蓋孟子於避紂之事屢言之使果有扣馬之

諫豈有置古今之奇節於絕口不通者。見夷齊已遜國則必不居孤竹之舊地。既云避紂則必非在孤竹之時。鄒氏以孤竹即孟子之北海似是而實非也。

六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

王公曰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識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太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于周紀則豈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王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

夷齊歸

卷之二

十

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申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嚳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屢蒞訟。又明年而書伐大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于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嚴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備及武王以平放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隕于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

鄒氏曰伯夷太公二老也。計太公之初遇文王年且八十矣。武王之時猶且以爲協奮而獨疑無所謂伯夷者何哉。且均之歸周也太公則已至者也。夷齊則歸之而未至者也。叩馬之諫義

士之稱其不相識也固宜。東海北海孟子蓋列言二老之歸心見文王之善養者。爾若莊子則止言其見武王而不及文王。亦可槩見以前後考之太公之來當在文王之末年而夷齊之來其文王既沒之後武王初立之時邪。

予按王荊公伯夷論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此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于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未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夫荊公所以疑武王之世無伯夷者正謂孟子稱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又稱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居北海既爲避紂必如太公不以紂爲君故以爲夷紂者二人之心也。既稱待天下之清必不以會朝清明者爲以臣弑君。故據其欲歸周之心先於太公直疑其功烈無聞必先死於太公也。今文端公疑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其意正與荊公合。且史遷載夷齊歸周亦先於太公其言又與孟子合。則夷齊之年必長於太公其壽未必等於太公。文端之疑是也。鄒氏何強辭焉。

東坡雜著

卷之三

十一

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

王公曰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叔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然扶去

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模寫二字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闕群小號喚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造此以誣之噫甚矣

鄒氏曰道遇武王雖與周紀來歸之年不合然周紀但稱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之語則亦未可遽以是即為來歸之年也予按據曰聞曰蓋歸之語故未必遽歸然孟子不文曰而歸之

是天下之父歸之乎且孟子先叙伯夷後及太公同一蓋歸之語可獨以伯夷為未至歟甚矣遷之自相抵牾也據史記載文王以後車載太公歸則遷以孟子云蓋歸之時太公亦未歸周歟不可知也

八辯父死不葬與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

王公曰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或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于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

王其妾居半及書武王則妾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于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議論者或以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于是而上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于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辯之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儒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

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

鄒氏論畢有二說一曰文王墓一曰星名畢星主兵師出祭畢豈非若古者類禘之禮與然曰上祭于畢固不可遷以為祭墓之禮也但古者諸侯五月而葬于時武王立九年矣迺不葬不可致也公又曰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儒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然後語孟之意可明矣余曰不然叩馬耻粟以至于死是所以見夷齊之大

者也。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與日月並耀。此義明而人紀立。此義明而名位定。此義明而亂賊息。忠臣烈士其不可奪者，正以是爾。仁孝之言，赫赫乎天地，鑒之。太公以爲義士，而武王獨無言焉。吾知武王之心，不待伯夷非之，而後知也。又詎可決以爲羈旅妄人，闖於是非進退，悻悻然以去，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此哉。

予按祭畢之說，誠非文王之墓。鄒氏有補於王公墓祭之疑。然鄒氏既知諸侯五月而葬，則不葬之說必無矣。君臣之義固所當明。然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紂之心，何嘗少廢茲義。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之心又何可非之有。又何自知其非之有。

九辯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十二

王公曰：遷自言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原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于首陽山，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採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于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己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志，不思

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十二

鄒氏曰：耻食周粟，夷齊之所以爲此者，其亦力無如之何，而姑以是盡吾心之所安焉而已。若曰：使夷齊之教行，無一人肯食周粟而後可，則亦將以號之天下。夫孔子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忠臣之捐身報國，若王燭犇逐，張巡文天祥之爲，皆率天下之人相趨以死，則生人之類絕，尤不可之大者，必若蕭瑀之於隋唐，馮道之於五代，朝讐暮君，然後爲疾風勁草，然後爲屹若巨山，不可動，而以爲賢乎哉？吾見其率天下之諛生畏死，貪寵饗榮，若犬鼠者，流引其塗而誨之趨也。公之言何爲者耶？況武王與夷齊不兩立，自其以抹天下之大亂而言，謂之仁，自其以立天下之大分而言，謂之暴。若夷齊者，以武王爲暴也，亦宜。

予按據耻食周粟，則夷齊誠君臣之大義矣。然粟則不食，薇則采之，薇獨非周之毛乎？夫所謂首陽者，山南曰陽也。逸詩所謂我徂西山，則決非首陽明矣。既非首陽，又何得疑爲夷齊之詩乎？鄒氏之右遷，誠惧天下後世之多托於武王，而不果信夷齊矣。然武王獨何辜而蒙惡名，耻食周粟之事，何不言於孔孟遷獨言于千載之下也。

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王公曰或謂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聚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歟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決乎况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

東坡志林

卷之十

十

左氏近証未必斯言果出于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于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鄒氏曰夫九鼎也者神禹之所鑄以象九州也歷世實之夏亡鼎歸之商商亡鼎又歸之周不可得而私也禹尚不可得而私而况商乎然則謂遷其重器亦悞矣其載諸史稱什箕子之囚表商客之間封比干之墓散財聚粟公則皆信之而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王獨疑焉何哉武王克商定鼎郊廓至於南望三塗北望嶽都顧瞻有河粵瞻伊洛則經營規畫蓋非一朝夕

之故矣豈遷鼎在將營洛邑之時邪左氏載義士非之者雖不必指為夷齊要周之時宜亦有之亦足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可已也且易稱湯武應天順人者聖人之言各有指要不當以執一論也若謂湯之心果於放桀武之心果於伐紂則非所以為湯武矣然則湯武與夷齊可兩是乎夫夷齊哀萬世之亂也經也湯武哀天下之亂也權也其可是彼而非此乎要之湯武之心猶夷齊也伊尹五就孟津勸紂使受命而歸茲而悔禍可以為少康太甲則禹湯之澤猶未遷鼎一天下也太伯文王之至德亦將歸之矣此則事之或然者也湯武何至於有慚德未盡善之云也哉時之窮湯武亦無如之何也已

史綱疑辨

卷之十

十

予按禹鑄九鼎凡九州山川草木之象魑魅魍魎之形各載其上欲使人知而禦之也故禹不能私而以鎮九州商可遷於夏周可遷於商非遷其重器之比也洛邑者天下之中也武王定九鼎於郊廓遷於西鎬為九州之道里均也鄒氏以為將營洛之時亦非也義士非之固各有見然實則無可非也鄒氏謂湯武遭時之窮深合易稱應天順人之旨然既知湯武之放伐為是則夷齊扣馬之諫必無之事也若為後世立君臣之防強誣武王以弑安得謂之夷齊其不食而死亦莊子所稱鮑焦之流耳孔子何以稱其賢孟子何以稱其聖之清乎又按朱晦翁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伯夷傳滿身是怨真西山曰此傳取其文則謬觀二氏之言則史遷之謬嘗致疑而未暇矣

周正辯

文安公周洪謨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爲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維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峰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翊寅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呼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萬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駭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惧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書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此亦可見矣

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爲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爲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春建

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近世汪氏。謂以唐曆遞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于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以子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與月者。觀於書為可見矣。

詩

燕風之詩。說者皆謂燕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燕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燕風為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先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便以夏時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于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為朔。

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為改歲。非謂改十月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侯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敦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通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語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侯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燕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

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
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
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
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
州長正月為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
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
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
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
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
每以正月為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
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
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
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
又豈幸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群吏致
事止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豈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
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
每年豈幸懸治象小宰帥屬觀者皆在正月也况豈幸懸治象
於日欽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欽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豈幸
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
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
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

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
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
雍氏之春令為阱獲溝瀆秋令塞阱杜獲者動非其宜不亦反
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
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
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禮
為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
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
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
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
則乃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
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
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
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
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
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
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
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書節夏之仲
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
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于
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
截于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

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王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為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傳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于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于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守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戰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不和為霜雪雨雹不和則為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况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水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可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荀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繫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冰之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腍廟今當廟薦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于正月雨水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水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水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水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

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預霜殺菽何以書子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尹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其傳錄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樵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

史綱疑辨

卷之三

二十三

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章章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

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于丑之月寒氣已遲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早曠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者蓋主濬洧言濬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有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與梁况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與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愛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為謂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

史綱疑辨

卷之三

五十四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番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臯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來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臘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朔皆自十月朔為歲首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畢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末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慕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臘秦視三代誤矣

周正改月改時之說古今不決之疑文安公精究諸經解說痛快然後改正朔不改正月的有指歸本朝惟宋潛溪與之合但左氏生於周時公獨謂不得孔子之意尚有可疑近時王陽明鄒俠知復有改時之說以此辯參之其說不攻自破矣

三代忠賢文之尚

文安公周洪謨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西漢儒者之談而歷代諸儒皆信其說臣獨以為不然夏禹之祗台德先商湯之肇脩人紀文武之克慎明德既躬行德化以率乎人而又設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乎倫是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夏之所尚不專於忠商之所尚不專於質周之所尚不專於文此三者皆美德今必各尚其一則其非所尚矣何取此而舍彼也是故祗承于帝克勤于邦夏之尚忠也而非食惡衣卑其宮室非尚質乎致美黻冕揆其文教非尚文乎不還聲色不殖貨利商之尚質也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非尚忠乎大麓采芣六瑚玉豆非尚文乎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周之尚文也而小大之臣咸懷忠良非尚忠乎先進稱野麻是純儉非尚質乎且數十年之前與數十年之後其俗尚之變自有不同况三代傳祚皆數百年之久而欲其俗尚之各歸一致何可得也數百里之內與數百里之外其俗尚之異自有不齊况三代統御皆千萬里之廣而欲其俗尚之各趨一轍何可得也是三代不專於忠質文之尚者卓卓然矣於乎古今俗尚固不同而所同者心也人君正其心以正其身正其身以正其家正其家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則遠近莫不歸于正矣天下遠近皆歸於正則其俗尚之同不同何足較也

周官可復

正學方孝儒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為治者之大患。一輪房車戰古法也。房車陳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瑄以遷疎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瑄之所為。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瑄者罪瑄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於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脩。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殺紂之而踰人之墻。復寧有過乎。竊復者可誅耳。石壁瑄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卒為天下禍。此史綱疑辨

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閭閻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為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于此而已乎。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不射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為。日之所養者也。安石不

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敢者尤鮮也。安石之自治道之不明。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焉哉。惜其李不知道。而過于自信也。故世不見先王之治。久矣。苟有過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官鄙正之法

正學方孝儒

余始讀詩太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父也。及讀周禮。至于大司徒。卿大夫州長。鄙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于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為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為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養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

知德。必至於為亂。故聖人尤以為先。武王周公豈好為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燾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鄰。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遇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擢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洽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醕則肆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如此。故為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狼顧焉。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為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情者為盜。悍者為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于檢制。學先

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通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興百世之弊。與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牽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一二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史綱紀解 卷之三

卷之三

一辯車裂鞭三百之法

正學方孝儒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馭日。車轅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常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于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於禮。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于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史綱紀解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二辯仲春令會男女

正學方孝儒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譚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群飲者。爲過甚。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則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釐而至於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屬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惑者焉。司徒之辨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天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况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勉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曰不禁人之奔。孰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縱其越禮而不誅。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爲忍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于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由僞。

奔非淫奔之謂。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者不待六禮備而從也。

三辯罰束矢釣金

正學方孝儒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察之惟恐其不明。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罰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貪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然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闘于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劫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此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况苛取于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辯致珍異之物

正學方孝儒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大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為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為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為之辯也。昔者周公論為治之道。脩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為不可而爭之。夫受一大未為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為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責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為。將為後世法。率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為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辯乎。

殷民叛周論

明 國子祭酒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雋厥玄黃。紹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弱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閉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權於弟伐之。言不發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權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殘虐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眾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唯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廢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眾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眾。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然

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敎侯尹民。曰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於畢命曰。嗟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亦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爲詳辯之。

周公執賢

荆公曰。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荆公文章如此。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賢而見者十人。還賢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序於尊。立序於尊。立序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此等文字。明倫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專。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足爲周公乎。且聖卿之門。我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霸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矣。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歟。則周公豈唯執賢見之而已。說得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此句亦未是。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徒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不驕。雖閭閻不敢自慢。豈教是自驕。抑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于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豈得之矣。後世之士。苟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周公奔楚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負扆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壯而就臣位胸胸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爪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戴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書乃泣反周公曰格于曰公辟流言蓋嘗居東夫鴟鴞之詩可以觀情九罍之詩可以觀廢魯公封也王之魯而楚之之乎他日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明不敢離王也而曰避諸之楚何居楚夷狄之國也公且膺之而忍一朝居耶且公前事武王後事成王病也禱也載冊而秘也讓且諸而居東與奔楚也天動威王發書以泣而反之也何其同也史氏之附會一至於此夫何足辨而亦必辨焉者蓋不欲使誣詞之加於公也

史記魯世家

卷之三

周公居東二年辨

汪容峰

予讀金縢之書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注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為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思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舍詩書之經反覆求之始信鄭說為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傳流無根之言也流言危周公聞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遽與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將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公作鴟鴞之詩極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預防勞勩為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辭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與師問罪所發之情辭也苟非成王復感風雷之變而迎之則大誥何由作東征之師何由而出乎奉命東征陳師鞠旅方率友邦冢君卿士司馬偕行然前日從以居東衛士未嘗易也觀大誥一篇余以通風數詩觀之可見矣夫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久淹歲月不過半年期月間事爾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竊惟周公避居東都二年罪人斯得於是大誥東征又一年為三年王感風雷而迎周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或未借行雖行亦不得拜留受命出征軍士隨性武庚既誅歸勞東征之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頑庸以貴之假令公適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假王命以與師旅將就知而孰信仲默書可考也

史記魯世家

卷之三

成王賜魯以郊祀

文安公周洪謨曰：閔宮篇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臣按：閔宮之第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命魯公以爵上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謁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先儒程子謂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臣觀之，則蓋不然。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遵周公之遺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遺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教萬世，而身沒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配天，大雩以祀上帝者，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無舉而併賜之耶？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則其羽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于此。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

始於僭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僭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周公所制之禮至是而蕩然盡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侈然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世儒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為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夫設若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夫人之禮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設若成王既賜之，則不應康王又賜之也。其不達魯頌之義而為妄謬之說者無疑矣。

詩考 淫風非孔子定本

按孔子刪書凡百篇刪詩凡三百五篇。然其刪詩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於煨燼之餘。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所傳者。忘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真偽之別。今古文之異也。詩也。與書同。初漢初傳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惑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行。于朱子從而為之集傳。其深闢小序之非。有功於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也。非立異也。無當于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葉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鄭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于漢儒之所綴輯。而非于孔子刪定之舊本矣。詩之名始見于虞書曰。詩言志。末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頌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雖有雜變象之別。而皆主于占也。古者胥子之教。過庭之訓。皆于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撰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于子。而况聖經賢傳之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必其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于斯。則其所刪者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於兼取也。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某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如二南之類。則其風之美可知也。某地

之詩。其可以示戒者若干。如刺淫之類。則其風之穢可知也。至於其地之詩。無可采者。則其風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且詩者求治之一端耳。其他之可以觀民風者固多也。施於政。麗於刑。而見於官府之文法者。何限。謂參之詩可也。而必求之詩可乎。亦恐先王不如是之迂也。大槩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辭而闕之。然刺淫二字。則實古者講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何哉。漢儒徒見三百五篇之目。散軼不在。則以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繫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宋子開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悞謬。思賢刺淫。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于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者豈可棄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刺淫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刪者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也。如有以狎邪淫蕩之辭。與伊川擊壤之事。朱子感興之詩。俱收而並錄之。曰與學者講肄而誦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其不以為儆聖言者。幾希矣。又自以之敷陳演說于講席。經傳之前。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則下流于不敬而誦誨淫之轍上。以為故常而啓効尤之心。其賊經而害教。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春秋亦孔子之筆。而所載者多褻狎淫亂之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垂法立戒云耳。詩之所存。亦此意也。是

猶不然詩之與史其體裁然不同也故稱孔子者於春秋曰修
修則有褒貶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修也於詩曰刪刪則有放
鄭聲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嚴也集傳云深絕其聲於樂以為
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愚以謂詩之與樂無二道也荀易
詩之一字以為史則垂法立戒之意舉而益明矣或曰曹子
之教過度之訓太史之陳亦取其善者耳其不善者則姑置之
以示戒而不以教不以訓不以陳也如此則直詩耳亦何煩于
聖人之刪而謂之經哉其不然矣詩之為教蓋無出溫柔悌厚
思無邪之兩言苟去淫者自作之辭而存刺淫之作則其說可
通也不然求其說而不得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聖人刪詩
放鄭聲之意終不自於後世矣宋子學孔者也以為此經實出
聖人之所刪定故深闢小序之非少怯學者之蔽而豈逆漢儒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四三
之欺哉漢儒亂大學矣而朱子訂其章句漢儒亂周易矣而朱
子訂其經傳漢儒壞禮樂而朱編三禮不究其義集詩傳僅
止於此是漢儒之幸而後學之不幸也噫取狎邪淫蕩之辭世
之萬世而為經其罪大且久矣今故重加決擿別為此編雖極
僭踰不敢逃避者非立異也無當于心而不敢以自欺也亦果
于非漢儒而篤于尊聖經云爾

詩序

王陽田汝成

張嘉猷問曰朱子去序說而談詩漢唐諸儒卒合破鑿之疑什
獨八九自謂獨見而先儒馬端臨歷歷其失以為序說終不可
廢似有折衷不知竟何所從也答曰序說之不足依據豈直朱
子評之鄭漢仲蘇子瞻之徒已嘗病之矣蓋漢初談詩者四家
而毛公最後自謂源流出於子夏而諸所援引多與經傳符合
訓詁又獨詳明是以三家浸微而毛詩獨著後之學者宗之曰
益膠固先入之說橫于父師之耳提寧疑經而不敢悖傳朱子
操卓見以排群議一洗而文之摧陷廓清之功可謂大勇第惡
序之心太過而指摘辯駁未盡和平至舉鄭衛之詩悉歸淫靡
也夫事之無據者易勝兩可之見而攻人己甚者多執偏勝之
辭今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故其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四四
論各有所持若又以疑似之心而妄為決擇是猶應無案之獄
聽無證之詞雖則平反終非閱實矣夫詩言志者也古人作詩
必有柄首第不若今詩撮取篇中大意以命題所以作者之原
韻諱而無所考見其間亦有直叙其事以成篇者則若甘棠之
頌召伯宛中之舉楚丘株林之從夏南南山之斥齊子韓奕之
美韓侯十月之交之刺皇父是也有既叙其事而身舉其名者
則若巷伯之稱孟子孫民之稱吉甫節南山之稱家父是也有
詞雖鋪張而意旨不顯必待他書而後見者若鴉鵲之見金縢
北山之見孟子與是天成命之見國語頭人清人黃鳥呈矣載
龜之見左氏是也如此等詩雖無序說而可通者也有托興而
遠索易探測者若采芣苢蒹葭鳴南田是也有隱約其詞引而
不發者則若二子乘舟環盧令烹殺是也如此等詩雖有序說

終不可強通者也。至於闢離稱於孔子曰圭侯於南窓凱風小弁辨於孟子。縑衣表於戴記。但舉其辭而不原其事。無所推歸。大抵古人學詩。得意於言外。脫畧其詞而超悟其妙。初不問泥於柄旨之所存也。故衣錦綢衣。本以美莊姜之態。爾而因以發為已謹獨之學。深厲淺揭。本以刺淫奔。爾而因以譏相時。行止之義。綿蠻黃鳥。止於丘隅。行者之慨。冀爾而因以推物各得所之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旅人之覺。興爾而因以詠見賢思齊之感。斯皆曲暢旁通。斷章取義。初不拘柄旨之所存也。夫齊詩亡於魏。當詩亡於晉。韓詩僅存。而章句已失。獨外傳十卷。其所引詩。率皆斷章取義。深得古人學詩之法。即如漢人引詩。亦多別釋其端。不本序說。蓋詩之要妙。不係於序說之有無也。至於訓詁之密。莫如毛詩。是以其箋獨傳。然則毛詩之重。係訓詁不係序說也。况乎序說又未必盡作於毛公。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故有重複支離。附會牽合。若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騶虞之及蒐田以時。行葦之引憲老乞言。求之篇中。章多背戾。是以不能不疑後人之摘駁也。朱子集傳。多從夾決詩。辨妄中得之。而言闕離。則取之匡衡。以栢舟為婦人之詩。則取之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之儀禮。上天甚神。則取之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之左氏。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之國語。陟降庭止。則取之漢書。註實之初。延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彼咀者岐。皆從韓詩。萬教下土。方則證楚詞。而毛詩小序。什去八九。信乎超脫僂僂。而不徇常襲。第其惡序之心。太過而一槩攻之。若元祐變熙寧之法。雖善者亦在所廢。故如鄭風之風雨如晦。鷓鴣鳴不已。小序以為世

亂而孔子不改其度焉。其意甚美。而必為淫奔之詩。王風之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小序以為賢人不得志而仕於冷官。與簡兮同意。而必以為室家思夫之作。此何辭也。且二詩者。柄旨既無所考。見即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於衰亂。昭賢達之憂勤。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於道何所光耀。而必欲損成說。而任獨見。此則朱子之過也。

關雎辨

陸文裕公深

關雎之詩至為深遠，蓋成樂也。雖鳩性鷺而物莫敢狎，河洲幽遠而物莫能近，因以興太妙之。莊正而靜深，使人望之而善念興焉。凡人情治容則誨淫，下流必招侮，是關雎之義也。而即所謂興也，彼王雎淫鳥，兩狀似鷺，為按鄭康成誤以雉為王雎，故以鷺為鷺，又以鷺為至古字或相通也。但鷺則有別，至不可以言別也。字書別從鳥從刀，蓋決而離之也。列女傳所謂未嘗巢居而匹處，是已。四曰乘兩曰匹，至之言到也。或曰周至也，皆親近浹洽之意。王雎之交頸和，則有之，故雖鷺不可以言至，王雎不可以言鷺，蓋二物云。

史記正義

卷之三

十七

思無邪

方虛谷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公集注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辯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王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疑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家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淫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聖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據從，切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詠以刺譏，醒譬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淫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乎。旁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

鄭衍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不至不肖太無耻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録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脩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爾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四九

草廬吳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思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謂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真實無妄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於乎內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火入水安然不以爲非豈蟲蠹上真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爲理爲善彼之爲欲爲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纔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閑邪之邪非言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

非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雜勉之言固甚美予疑熊君之未遽及是也蓋必先能屏除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雜則猶未至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爲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異端氏之不二不雜也自幼而持戒持律已絕去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淨烏乎而可以不二不雜也乎

史綱疑辨

卷之三

五十

放鄭聲

田汝成

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愚謂鄭聲非鄭許也夫人情動於中而
聲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被之歌舞管絃極其形容謂之
樂然則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故樂有五音音有六律
六律之外變爲淫聲於是乎有繁手雜弄繁嘽熒引依倚律呂
窮巧極妙務以悅人者惟鄭爲最故孔子曰吾惡似是而非者
惡鄭聲之亂雅也夫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
而以鄭聲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聽也詩淫矣而以雅聲
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飾也然則雅鄭之不相爲用也較
然矣故風平宣毅春融委蛇大不踰宮而纖不越羽聽之泊
如也察之淵如也可以感物通靈往鮮垢者雅之度也姚冶佞
媚繁縟續紛含煩寃而慕顧慕聽之郁如也察之鄙如也使入
心亂神馳淪落靡耻者鄭之流也是故聲相似也而邪正異焉
非聰者其辨也然雅之感人也舒而鄭之蕩人也速是以當世
尚之而鄭之交鄰往往以伶人爲上賂如師茂師慧師悝師觸
師蠲之徒皆以擅名列國聖人懼其傳之蔓而害雅敗倫也故
曰放鄭聲鄭聲淫如直以其詩而已則習其句讀曠然自與二
南殊科雖童子不惑也而何以曰似是而非若朱紫苗莠之難
辨也况乎鄭衛之時亦伯仲孔子斥鄭獨甚求其說而不得則
曰衛風男悅女也鄭風女悅男也以此爲鄭衛之短長何以異
於賢偏袒於課程也故鄭之爲詩若東門漆消諸篇其爲淫亂
無疑矣然其他亦有明得失哀刑政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可見
天理之猶存而人心之不死也故季札博雅君子也於歌鄭則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韓起賢大夫也於六卿之賦亦目
爲索何平以抑大夫之交衣冠之列樽俎之間而以委巷閭第
戲謔之言形之歌詠也吾故曰鄭聲非鄭詩也

史綱疑辭 卷之二 五十一

衛宣公

文裕公儼山陸深

二子乘舟思伋姜也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右二子乘舟之詩傳記所書本末如此按衛宣之立因乎州吁之亂故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實魯隱公之四年十有二月也是歲爲壬戌明年改元歷辛巳爲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而宣公告終故春秋書曰丙戌衛侯晉卒始終在衛凡十九年其烝夷姜也而生伋姜在二三年間其爲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也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矣又况兄弟爭死竊旌設祖斷非奄穉之壽可辨事難推考豈策書故有誤耶將詩序左史俱不可據與又按夷姜初爲夫人注家謂爲宣姜庶母則是莊之衆妾矣何以稱夫人耶莊之世戴嬀子貴稱嬀州吁有母稱嬀凡以莊姜故也此何以稱夫人耶夫莊公

史綱疑辨 卷之三 五十二

狂惑容或有之亦當有可有年矣莊公卒而桓公立立十六年而被弑則所謂夷姜者既已色衰矣而首蒙宣愛與之連有子似非人理或者夷姜桓夫人之類與桓兄也宣弟也固宜曰烝洪容齋嘗疑此事而於夷姜亦未深考顧詩人之旨必有當也程敏政曰古樂府前旌操者爲衛公子伋壽而作也詩桑舟之疏與左傳所載甚詳曰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爲娶於齊而姜公取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譜伋於公公使伋之齊使盜先待於隘而殺之壽告伋使行不可僞竊其旌以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也何罪亦死於賊予考之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勢湏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宣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譜兄壽又能代爲使者越境非十

庶以下兒所能辨。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之。此決無之事。特春秋好事者爲之耳。予以此曲名雅而失其實。因舉以歸之岳將軍。飛飛當宋南渡。以滅金復讐爲已任。高宗嘗賜大旗書其上曰精忠。飛每戰。實於前行。中興之功。計日可成。而卒斃于檀。奸秦檜之手。當其就獄。裂裳見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予以是深悲之。故爲此曲。鳴飛之不平。而聲檜之罪。以待後之製樂者采焉。

大旌之搖搖兮。實我前行。主錄臣忠兮。臣不敢言。臣之志兮。復舊疆。以忠鉅骨兮。臣亡與亡。就不臣諒兮。罪臣無辭。不愛一死兮。臣志未償。愿主毋以臣兮。卷旌而藏。

衛武公

史記謂世家曰。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日格子曰。予觀洪興之風。抑之雅。蓋嘗歎武公之德粹矣。季札觀樂。天盛稱其德。及沒也。謂之膚聖。武公而史記乃有殺兄代立之說。何其不類也。昔者吾友李天端嘗問武公。孟子人品於予。予以聖人之徒答之。行不義。殺不辜。武公豈爲之哉。武公豈爲之哉。不然。則史遷所聞誤矣。

續志徐偃王好行仁義

劉定之

周穆王時徐偃王爲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辦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與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爲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爲尤甚詩所謂徐方繹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宴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游與王毋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以襲瞽瞍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辦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道爲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爲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與雖殊其爲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貞知之而行

之以無偽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東西二周後辨

昇菴楊慎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太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虎。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胡傳曰。不曰入於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泰離而次。不列而降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水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覘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於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於史。而精於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郊廓。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襄弘謂敬王為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為西周。襄弘謂之朝。為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

亦遂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為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管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惠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杆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謂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賢曰。天王入於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焉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襄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於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為二。遂以入成周為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使歸而弘之忠。不白於後世。嗚呼。地之不公。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日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未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為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戰國策注辯證東西二周詳矣。近閱劉忠定元城語。及今邵文莊簡端錄二條。可以補入。今載於此。劉之說曰。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六十里。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為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百里失之矣。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

魯之郊禘辨

昇菴楊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未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奉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橋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杞禹也宋之郊也杞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于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于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千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上

如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鼫之盟莒弘欲先祭祀鼫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略大旂夏后氏之璫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祀宗卜史官司裘器織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鼫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閔哀僖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齊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湛露斯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率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紫哉此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隨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公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遜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理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

事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數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混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瘡。環南遊。交亂於渚。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辨。而就為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予其可無辨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語。四不拗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魯之郊禘

楊慎

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隨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杞禹也。宋之郊也。杞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執甚焉。魯頌曰。白牡駟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枝之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輩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予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當貴之病也哉。

二伯論上

升菴楊慎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能並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冠也繆虜冠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遂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掘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閭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史綱義釋 卷之二 一市三

二伯論下

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可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冠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其于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乎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復並者也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恐其高而害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冠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政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顧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嘗盡用其言乎秦易嘗伯乎君易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奚如道而譽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遠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

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以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罪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戶而歸，何掠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令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戶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為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豈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邠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其難，而籍石以綿織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臆儒也，其習鄙其言慧。故曰：公羊偏辭也。于邠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于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為僞，何哉？曰：予不觀謚法乎？名與實，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曾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遂名更繆為穆，不思其終遠，塞叔徒尊子思是，與實之大者也。然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繆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書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謚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于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忠君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林子曰：孔子既已告老欲先發已不可得，况義不可發，又兵權下移，雖哀公不能發乎？孔子之黨欲使後之請魯者，猶魯之請齊也。春秋之旨微哉。

仲尼不應聘解

唐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應聘不過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應聘不過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才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絀衰周道祖七國蓋仲尼傷禮舉不起是以學詔於齊求師於周將欲籌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荀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校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應聘哉

兩子我

井觀樵說范求邇曰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爲臨菑大史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家語因之家語後史記出殆孔猛王肅爲司馬邇所誤爾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閔止子我孫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屬徒攻公富不勝被殺夫宰我在聖門雖累遭詞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宜哭問拜乎至於履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顛末若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範於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於孔猛而猛又受誤於太史公歟班固以文直事核傳物洽聞稱太史公在愚其敢輕訾然尚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東萊呂先生批看回互轉換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疊山謝先生批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急此柳文得意者也。

按唐自德宗懲文朱泚賊故此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

委宣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

遷政在宣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

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

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

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獲茅之田陽樊不服國之出其民冬

晉侯圍原原又下降向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

史綱補注

人教對曰昔趙衰以養從僕徑餒而弗食余謂守原政之

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婢妾近者

以承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于

卿相而獨謀于小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

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偃為謀

臣先將中軍時趙衰宋如晉告急先軫孤偃為晉謀若伐

將佐下軍晉君踴躍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堅其可以為

法乎且晉君將冀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

管仲以與進豈可以敗周莊王非管仲病桓公立鮑叔牙曰君

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一年管仲病桓公以堅牙易牙

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自足

因內亂殺仲不遺餘力則復原啓疆通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

乃皆其所以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

則強以義則天子之田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

監得以相衛也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

景監以見孝公凡乙再以前王為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

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攻若可與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

得以親望之按史景監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

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之書宦官應古不誤之者晉文公也嗚

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

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

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左傳宣公二年傳云趙盾

山而後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不朝也宣公二年傳云趙盾

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晉書曰弑其君有宣

子名也

西山真氏曰按晉文公得原名雖其守問於寺人勃鞞以昇趙

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鞞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識

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

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

哉後之中臣蓋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

皆賀之罪人也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本題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
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
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然其事又見
劉向說苑或曰觀經而不盡信於經始可與言經觀史
而不盡信於史始可與言史經史猶有不可信者既於
灰燼之餘汨於異端之學也謂伊尹以滋味干湯謂西
伯以陰謀傾商政遷史每每如此豈特桐一事誣周
公哉讀遷史者當知其為實錄又當知史之失自遷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
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讀史者意不
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
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為
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
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
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
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
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
失而為之辭也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意則
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宜小
丈夫缺缺者之事也夫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非周公所宜用
固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唐荆川曰 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申生

崔後渠銑

崔子曰孟子有言有求全之毀豈不信哉予讀左氏至申生以
讓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而
深閔其不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曰庸愚如衛靈
故南子得以奔蒯瞶彼晉獻公者是奸人之雄也結廬伐礮一
舉而就如制鷄犬齊桓公信義布政於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
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蓋耽於邪嬖廢適立孽之謀內決
父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姬
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
屬望而歸心者也重耳夷吾胙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公子能
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汝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被
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
史綱疑辨 卷之十二 十一

惡愈著身死為逆就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
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什也世予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
以輕訾也 不但文字克肖左傳申生之恭自此始有定論

里克

崔後渠統

崔統曰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邪淫寵妾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俊忠言一切親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弑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公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德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諂言則克之才與權觀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晉友翼僖則晉即定也顧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啓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手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惟足以訖事而緩戒其圖誰之罪歟是卓子首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之勢當變通有幾權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戒戒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十三

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取微蟻晉再亂而君再結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幹智為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計待而勢更矣奈之何哉

趙盾

崔統曰昔儒之罪盾詳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盾之將難皆遇死徒以免靈公之絃亡一節臣盾之疑君越矣晉衰率迎雍於秦已遭穆羸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盾會君伐國穿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長慮易畏其逼歟盾非弑君者情狀深闕又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迹以誅其心悅諷微指嚴乎斧鉞夫果忠君慮邪諫不用去爾越諸異國如宋哀公魯誰得以弑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陰假手於其黨已即反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強宗豈能棄而不返哉盾固心服董筆矣嗟乎柄臣不可固權乎才不可世政昔魯亂矣季友忠而信公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反盾弑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十四

君矣其始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父也豐私家而權不侵賢而貽患於國况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晉悼公論

程積齋

會於蕭魚。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屬至。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於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於成。為成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而諸侯於是。有鄆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變。則楚伐鄭。鄭受盟於楚。則晉伐鄭。鄭同盟於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晉伐之。鄭同盟於亳。城壯。則楚師至。楚子鄭自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二而立子襲。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以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鄆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然以荆楚方強。子襲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

襲之言曰。物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疏於教。其庶人力於農。備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遵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具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挽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挽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啓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強盛。以至於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鄆會。而聽官人之滅鄆。官魯同盟。而不卹官人之仇。魯進齊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卹大夫之專。且幸官已服。則不暇卹鄆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朝。則雖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孔子墮三都

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
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
與之並立於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
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
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
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
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
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之
乎朱子以為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使
強也為何如哉公室之弱也為可知哉
必有以沮之矣六三家憤陪臣之據其
史綱要卷之三
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而墮
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也故能
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
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設三家墮
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
墮之也成叛十有二月公圖成公至自
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圖之乎而
自圖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
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為三家挾公而
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
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
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
夫三都墮三都豈不知

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
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
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為無疑也公
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
以司寇之任視相為輕也孔子之仕魯
二三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
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
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圖郕亦然孟孫不
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為失計
左氏以孟孫聽公歛厲父之謀而不墮
之其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氏之宮登
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
史綱要卷之三
子之謀信亦疏矣孔子之舉信亦危矣
叛召孔子之時按史記乃定公九年在
不書費叛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
以公義一舉墮費無叛事如左氏所云
信左氏遂以墮三都為非孔子之謀而
孔子為大司寇方用事於魯惡得欲赴
子乃欲舍魯之睦皆季氏而去豈人情
未行故有與周之念而欲赴費然知其
亦乘桴浮海之意今已見用而其化及
果叛孔子欲赴之何哉由是觀之費叛
又無疑矣呼于其之下雖朱子之考
他人乎孔子以是憂為國以禮之事
斥其妄而去取之幸甚

陳恒請討

提學副憲田汝成

聖人不為不可為之事。故未嘗姑為矯世之辭。夫聖人之欲有為於天下也。必周以自審。而詳以度人。周以自審。故謀中機宜。而詳以度人。故動無顛隲。是以義有可為。而時不可為。聖人不強也。時有可為。而義不可為。聖人不冒也。故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苟力義之不度。而冒且強焉。微危亡而莫救。聖人不如是之慧也。苟度矣。知其不可為。而姑為微辭以矯世。曰。吾以陳義而已。夷考其實。而卒不可行。聖人不如是之誣也。孔子請討陳恒。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聖人審已度人。欲有為於天下之定策也。使哀公用其言。以討賊。舉魯國而聽命焉。則其所以勝於齊。以與東周之業者。此其權輿矣。程子以為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至於勝齊。乃餘事也。豈較齊魯之眾寡哉。是不然。夫魯為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也。知不可勝。而犯難。以強其君。輕社稷。以冒逞是慧。以危國也。知不可勝。而姑為之辭。是誣以微譽也。二者孔子不居。則其所以決勝於齊者。有定策矣。故曰。我戰則克。然則受福。然則不克。而戰固聖人之所不為也。武王伐紂。亦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同故。較眾寡。以為師。亦聖人之所不諱也。而何獨致疑於齊魯之間哉。況其時周室衰微。駕空名於六服前乎。此而弑君。已莫敢誰何矣。是天子無可告也。桓文往矣。吳楚爭雄。惟利是角。是方伯無可因也。二者皆不足倚仗。而欲孔子為之。亦已難矣。湯一征。自葛始。而伊尹曰。朕載自亳。亦未嘗告天子。而因方伯也。君相以義斷之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夫魯周公之胤也。輔而植之。以為天下義主。事無不可。而又以討賊。與其名正矣。故孔子聖聖焉。思以圖之。而其所以勝於齊者。殆以此為托始焉。爾或曰。仲尼之憂。不在齊。而在魯。其警篡逆也。義不在陳恒。而在三家。是不然。弑君天下大惡也。討賊天下大義也。以天下之大義。噓天下之大惡。事莫有順於此者。誅其君而弔其民。告成事於天子。選姜氏而立之。人皆曰。魯非富齊也。正君臣之義也。則三家者。可不治而自警矣。非孔子之所憂也。惜乎哀公莫之用也。是以春秋之作。感於獲麟。而陳恒之事。絕而不書。甚矣重傷其心之不得有為於天下也。

魯政易田

王庶

按許田乃許國也。今許州許昌縣是也。許乃周公朝宿之邑。魯舊封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後周公之字是也。許非許田也。許田非許也。隱十一年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曰：「公會主謀者公也。」許田則固名為魯之田矣。魯但不遵有之耳。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鄭始得之。初不聞以枋而易之也。枋在沂州琅琊縣在魯近地，安得為鄭人湯沐之邑？必魯之近地而失於春秋之前歟。但經不書其失於何時。鄭之有枋，又不知得於何日。枋為魯地，為鄭所侵，今欲結魯之援，故歸於我，書歸足矣。又繼之曰：「我入枋，欲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耳。」初又不聞以枋而易許田也。考之鄭得許田之田，既如彼，稽之枋入於魯之故，又如此，不知左氏何所本，而妄生易田之說也。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八十一

鄭謹龜陰田

王庶

左氏以鄭謹龜陰田為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皆以為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鄭謹龜陰為魯田，與汶陽不相干也。朱子辨之詳矣。但朱子以鄭謹龜陰田之來歸者，於吾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殆非人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於祝其，孔丘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鄭謹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却齊享，不可謂妄也。其後來歸鄭謹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其事，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為魯也，非自以為功也。豈有其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鄭謹龜陰田，實吾聖人之功，但左氏以三邑為汶陽田，則非也。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八十二

擲宗元

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碯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弗聽公謂石碯之論有不可棄者故從而辯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廢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間舊小如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
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
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爲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
之道子以毋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

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聞
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
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何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
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
擇刃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
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爲大
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晉世家方
欲去羣大夫而立諸姬也第宋書中行襄陽方公因之迎
公子居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曰寡人以辟遠母幾爲
君乎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相叔之使寡人得奉晉
祀重不戰戰乎于是述不臣者七年宋大夫爲之請宋襄
而于魚遶乃亂宋世家春秋七年宋大夫爲之請宋襄而于魚遶乃亂
言此言乃公子于魚教晉公也又襄公立十二年伐齊楚伐宋
以救鄭棄公欲戰于魚遶公弗聽遂與齊戰敗傷於股宋
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

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雖說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謂秦之有大后穰侯。下聞有王子。于是廢太后。黜穰侯。以范。雖魏相成瑋而踈吳起。乃危。成魏成也。文侯之弟。穰侯也。又侯二十五年。以成爲相。時吳起事魏有功。至武親不足侯五。以田文爲相。起不悅。自是去魏之楚。楚以爲相。一見如舊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符堅招王猛。一見如舊。日見親幸。特進始。載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于是群臣見猛皆屏息。堅曰。微矣。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遂誅之。反狀。晉斬威陽中。夷三族。一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世乃以趙高爲相。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輒飢而不安。魏親危也。上音凡。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世說文云。痛念堯孟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瞽者之罪也。史綱疑辭 卷之三 全中

按子厚以石碣之論有不可與者可謂立賢無方之道矣但所引雜而不正則又安可爲理之本

守道論

西山批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肢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於是形器爲粗迹而索道於虛無玄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柳子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出處左傳昭公十九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

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趨之然孟子又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守

焉取非招不往也守道不如守官信孔子之言矣公乃曰傳者之誤其果然哉嘗味其言至有曰失其道而守其官者古人不與也意當時必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公故爲此論云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爾云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氏昭公十八年傳會朝之言公問于表著之位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衆位旋輔

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參謂卿三人亦謂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逐鞭朴棰箠音斬殺之慘也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功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米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誤也果矣

史綱疑辨

卷之二

守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於田晏子侍於邊臺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同之不可也如是

按晏子以據為同疑據嫉之甚矣何晏子寡肉缺味據反愛其不飽小人之同顧如是耶蓋晏子之賢孚於衆論據縱毀之景公亦不之信也惟其告君使賜不撓厥政此據之所以善於媚君晏子之所以為同者雖然以孟子之賢見沮於藏倉則據之不毀晏子宜抑宗元有感而為之贊也又按田氏厚施於國景公之所謂可者晏子曰否而君不悟據亦曰可而臣不聞宜晏子復借據以警之歟

史綱疑辭

卷之三

十一

西施隨范蠡

楊慎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實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今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趣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牧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史綱疑辭

卷之三

十八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弑君論

鄭師山

予觀左傳所載皆魯史舊文明白可信及丘明稍加摭括附以議論然後事跡泯滅是非乖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穀梁定為義例之說但有不合則曰此聖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實而求之空言使聖人筆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復不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今以趙盾許止之事觀之經皆書弑初無不討賊不當藥之文也自左氏設為君子之言託為孔子之說二傳從而和之趙盾許止弑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去之千載卒未有能破其說者至歐陽子始評而論之真傑論也然歐陽子以高才偉論不待考據本末二人者弑君之情已不可遁矣以常情推之非考驗事實證據明白未易輕信而不疑也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於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稱故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弑欲以自掩欲弑以首免於是史孤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為之辭而謹其主謀乎弑也况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孤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里督而立之情蹟彰彰矣左氏但泥其不討賊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孤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弑君之罪又從而託為孔子之說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情蹟始得以自誣而幸免矣許悼公癸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夫飲其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酖其父矣父死而奔則是弑君而避討矣苟非其弑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

有素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弑父之文而有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吁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于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而許止弑父之蹟幾泯矣予故曰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程子曰以經證傳之誤以傳補經之闕讀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者寡矣

淳安徐公尊生答書云承錄示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闕疑二字所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趙盾許止之弑君獨剽取左氏之實錄而必去其浮詞以羽翼歐陽子之說可謂美矣然則葬許悼公必不得從公穀之義陳止齋謂悼公書葬所以甚世子之思竊謂經書世子弑君者楚商臣蔡般許止三人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春秋大例蔡般許止以父子弑君父其惡尤甚故特變常例而書葬以甚其惡後傳之說殆不可易楚君不葬乃避其號而不葬之例尊見以為如何

日格子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於有令也蓋盾之專父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少主臣盾宜有之穿後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為盾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

史記趙世家曰盾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備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請誅之韓厥曰梁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日格子曰名之弑賊則人得而討之晉之起

雖有爲興而其詞則然亦可畏也春秋成而亂賊懼者以此夫
君子嘗斯獄矣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
殺無赦未聞追族其子孫者董狐之書一國之斧鉞也當其時
大賊不誅至於再世乃致之族謂之何哉

書蘇氏古史朱子漫記程公孫立孤事後 程敏政

按程嬰公孫立孤之事見司馬遷史記劉向新序而蘇轍古史
以左氏不載辭而闕之朱子亦疑于華子爲褒書而立孤之事
頗見其中由是二公危忠苦節幾不白於後世甚可惜也夫左
氏失之誣而蘇氏專用之以駁史遷固已不能無偏聽之蔽矣
敏政近讀邵子皇極經世書而後知蘇氏之果於不審也經世
書謂趙朔以屠岸賈之亂而死於前趙同趙括以莊姬之譖而
死於後本兩事也而史遷誤書爲一若分而書之其事自明經
世書乃朱子所信重者惜當時偶未之深考爾觀其載此之事
以漫記爲名則固出於一時偶爾之說豈若蘇氏手爲信史而
無辨訂之力及疑忠賢之妄者哉然蘇氏之可憾者不特此焉
象謀舜益避啓皆出孟子之口而一切辨之以爲無有則其他
史綱發辯 卷之二 九十一

尚可責哉金仁山通鑑前編專主邵子決摘愈明而仁山則朱
子之正傳也觀者自是以可以釋然無遺憾矣嗚呼是豈獨以慰
同姓之親凡讀其事想其人慨然有感焉斯而與其愛君死友
之念其於倫理世教豈不大有所補哉

韓非子曰顏淵明仁於度數程嬰義顯於趙武據此亦實有下
官之事矣但馬遷事記欠分白耳楊昇菴曰度數事不知所出
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辯蘇轍伍員論

程敏政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叟伯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奪。而謂之弔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于社。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人者可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廢而禹興。是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讎。是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辨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為員之讎。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於使人讐之。則天下之所誦。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然則員之所報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其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昔王褒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獨悲夫員之所為。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懷秦之戚。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讐復耻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也。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史綱疑難

卷之二

季札論

邵寶

季札讓國而安於爲臣故居則居出則出一毫無容心焉一毫無容心焉者臣道也春秋於其出也使則使名則名一毫無加禮焉者所以成其臣道也成其臣道也者所以著其讓國之節也季子之讓始於壽夢之欲立而終於光之致國致國而辭於亂可能也欲立而辭於治不可能也如以讓國季札則其如計賊諒於僚乎於光乎僚則死矣光則篡矣天子方伯則無可告矣若擅興兵是以光治光也不然則札之所守固無責焉耳矣或謂使而亡焉是以爲身者重而所以爲人民社稷者輕亂不我弭則自我生矣以是責焉札亦何辭之有

季子凡四讓壽夢賢之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一也諸樊既除後致國焉札又辭而去之二也夷昧卒札使而忘焉者三也光

刺僚而致國札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四也四者之中始之辭父禮也大伯之道也繼之辭兄義也叔齊之道也終之不與爲篡法也叔肸之道也託使以逃逃僚也是何義哉三宜讓一不宜讓即欲讓焉必以國老自處明嫡長之義使國有所歸而已無與焉可也今也不然春秋之書其正謂此也夫

季札

薛應旂

旂生道陵之鄉聞父老修傳季子讓國事未嘗不想慕其清風高節以爲古之賢人君子也或曰賢則賢矣惜其讓國以皆亂也始竊疑之及讀胡氏春秋至吳子使札來聘之傳乃知或者之言自康侯發之而前此未有也嗚呼是果仲尼之旨乎哉吾不敢知也仲尼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吾則謂季札當日之事正與叔齊相等埒孤竹之立齊壽夢之立札其承父命一也齊之遜伯夷札之遜諸樊其重天倫一也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何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而後有立嫡以長之制此蓋先王順人情合天理已亂息爭之大道也是故爲之嫡者苟不至於大無道而足以亡國覆宗不可易也況諸樊以札之賢而亦欲致國於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論者札之不當有國也亦明矣

史綱要略

卷之二

九十六

因是而傳國以嫡則以次相承而亂原不庶乎其息哉是札之讓也正所以已亂也若曰兄終弟及亦禮也是言凡弟之無後者也不否則如太伯之去而不返否則如伯邑考之繼承弗顛要之不可以爲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雖賢聖而僅居冢宰之位也光唯弑僚故以札宜有國爲辭而仗義執言以警服吳人耳奸雄之竊竊大抵然也未可遽以爲信也札果立則光又肯但已乎餘除夷昧之時光尚少也至僚之時而光之有國之心則有未嘗一息亡者現其乘間而發可知矣是吳之理亂勢之所必至也縱不在僚亦必連間耳杜元凱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始也此之謂也不究其原而歸獄於札札其可以承領乎康侯知札之賢而惑於春秋名札之旨故其爲說如此竊惟春秋之作內夏外夷其大防也書名

書字書爵書人其凡例也故外國之使率以名書吳自申公王
臣之來始通於上國蓋馬貢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錄者也杞
雖賢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壞夷夏之防乎其例於蔡伯使術
楚子使椒也夫復何疑若其所以賢之者則固有在也觀其一
則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一則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
其合矣乎夫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
也禮云禮云可以歸諸讓國生亂之人乎吾見其必不然也吁
夫子在夷齊則曰仁在季札則曰禮禮亦仁也是又可以知孤
竹壽夢之命不可以公私論也如以公私論則從治命不從亂
命而伯夷之讓又非矣嗚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與論札
矣

季札

崔銑曰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
其後處以所近安矣愈積而義全損矣諡後人迂泥之僻焉爾
季子春秋之哲人也其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寶物違其心聞樂
知德視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於其宗國而忍付之顛滅哉
夫立適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眾賢斯舉以禹之
聖不能襲堯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
子逆見其國俗既狡而王僚豎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攬國機位
後必有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察已以勿始禍自靖可獻于先
王雖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議者曰季子
非中庸季子寔獨吳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
年而後光作亂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
史綱要
卷之二
九十八
我此見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也春
秋有是例欽楚椒秦衍後將何以為義邪故五經之失處莫甚
於春秋

十三伯

俞心遠

伯之名何由而起乎。當王道流行，侯國受職，未始有也。自東遷日久，王澤墜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爭起，徒有振王之號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齊桓公實肇其事，故以桓公為始。然而有伯非美事也。春秋何以與之。蓋黜其過而錄其功爾。且以齊伯觀之，桓公以方伯之國，任賢良之佐，驟合諸侯，以紀綱中夏於波流風靡之中，使王室既卑而稽尊，四夷既抗而少息，諸侯羣起而畧定，故春秋不能不錄其功。然而約束諸侯，幾於改物盟會，征討皆專行之，使王室愈卑，王迹愈熄，故春秋不能不黜其過。功過不相掩，此伯者之事也。遠夫宋襄公繼齊桓之後，伯雖未成，而盟會必先序者，春秋與之。以內中夏也。楚雖盛強，而不得主會盟者，不以夷亂華也。自此四年之後，晉文公繼起，城濮一戰，闢夷夏之盛衰，王畿兩盟，平周室之內艱，措其享國之日淺，雖成功速而不能久也。自襄公以後，世主夏盟，春秋之舉奉與晉者，實憂天下之切也。至於靈成景厲之世，晉伯稍衰，而於盟會必先序晉者，豈非與之以伯乎。及悼公之興，八年之間，九合諸侯，雖數與楚遇，而不與之戰，推誠待人，鄭不敢畔者二十四年，亦庶幾桓文之績矣。然而楚雖弱而吳方張，其末也以士匄偃主盟，則政在大夫，世變愈下矣。此又伯權之大壞也。至於平昭頃定，愈降愈壞，列國之不若也。然終乎黃池之會，春秋猶以伯與晉，則雖晉不能伯，而春秋猶未絕之也。蓋非為晉也，為王室也，為天下也，愚故謂十三伯云。

孔子生卒歲月辯

宋濂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實差，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為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雲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二，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以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眾言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譜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

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已酉爲已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記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還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爲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書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書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載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已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

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已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邇已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常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釐徂徠之松，以爲熒臺刻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有子知聖人之心

宋儒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夏之徒也

然曰若是其靡也

心平後矣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如速朽之愈也

冉子僕或曰子僕人曰禮凶事不豫先

也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行之

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

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

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實王以朝

敬叔欲行賂夫子

問之曰若是其貨也

不若速貧之愈也

夫富而不好禮殃也

是謂怨府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惧其

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駭如孔氏過也而後循禮施去散焉又

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

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

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

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正學方希古曰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為言論皆自托為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辯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憚肆口恣意纂效語言不特托為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脩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為偽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為孔子之言然未為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于夏冉有之

判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必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為不欲速貧哉為貧而謀仕於變夷之地

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為曾謂孔子為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致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槨欲速朽者自為之道不欲以身為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

子賢而知道者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

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未至也孟子以下相而下者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未至也孟子以下相而下者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未至也

現論者春秋者當因其詳以求聖人之意現孔記諸子有以

聖人之意折衷其同

子 96-451

卞和論

唐肅

卞和以獻璞而別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非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別為剖而無玉則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則和自取者也非不和信者罪也和之剖而獻章其識也即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小技自銜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林子曰不剖而獻和之忠也非和之罪也和能識王不能剖王枝不足也必致之王不自私也必剖而後獻天下無完玉矣孔子曰我待賈者也和可罪也以忠受刑終可憫也

史記補注

卷之三

十一

天爵論

柳宗元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至靈粹者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脩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抗其志者此之文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則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通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能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充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斯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薛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孟子言天爵人爵之論公以為未盡也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與孟子修之之說有以異乎要之孟子以仁義忠信謂之天爵使人知有仁義為於自信又知夫天理之自然則能

求諸內而不求諸外。此其意也。子厚從而易之曰。天爵不在乎仁義忠信而在於明與志。且謂仁義忠信非明不能。堅非志不能取。故有是說。殊不知仁義忠信繼之以樂善不倦。雖不及明與志。而二者固在其中矣。樂善非明以鑒之者然乎。不倦非志以取之者然乎。孟子之言簡而脩學者可以義會。猶以未盡而少之。子厚亦費於言哉。

楚襄王神女

程敏政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則有甚不然者。高唐賦序云。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朝為行云。暮為行雨。則夢神女者。懷王也。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異。前王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瑤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夫既云王曰。茂矣。美矣。又云王曰。若此盛矣。何其前後之復哉。况人君諸臣。不當曰。白蒼臣。不當曰。對。且其賦曰。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予。惟而延視。今若流波之將闌。以為宋玉代王賦之。如王之自言。則不當云。王覽其狀。既云。王覽其狀。則是宋玉之言矣。又不可。知稱予者。誰也。以此考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王字。明日以白王者。白王也。王與玉字先後互書之誤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其夜夢神女者。宋玉。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

焚書起於韓非

楊慎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譁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議秦之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讀春秋正傳雜記

嚴山陸深

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康節雖有此。蓋指齊桓晉文之功罪重言之。春秋豈止爲刑書哉。謂聖人專爲刑書。充不可。禮一出。則入刑。此言猶可。謂犯禮則得罪。出刑則入禮。此言不可。世豈有才。股罪便能合禮之人乎。今法家除議輕重罪外。有一等供明人。是出刑矣。謂皆合禮得乎。其本意謂刑禮相反。而語則滯矣。禮也者。屬人事。止可謂天理之節文。若謂禮即天理。又謂大禮即天道。愈支離矣。知我罪我之。我夫子自謂也。豈可謂我衆人。經云葬我。蓋彼已之詞也。

讀五子書漫記

四明黃東發嘗謂鬻子為戰國處士鬻子為非夫以潛溪之博誰能當之然鬻子鬻子王文王以為老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鬻子尚少也此語大類游士然則黃氏之言似得其意鬻子也近見梓行五子書以鬻子為首披閱之餘聊記於此

鬻子

楊慎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以後人應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列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中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三死而得二生矣聖人在上位民無天閼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腐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施于書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為宗伯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兩莊踰

賈生平屈原賦曰謂踰踰廉注楚之盜曰莊踰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踰為盜於境內而史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踰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踰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眾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踰也

晉二玄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壯二玄晉書稱謝安與玄圍棋堵墅時謝玄正破秦捷至不曰張玄之但曰與玄殊使人疑

史綱疑辨

卷之二

百三

王子喬

楊慎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翼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喬健為武陽人為桓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喬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史綱類編

卷之二

正三

莊子憤世

楊慎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充舜罪湯武戮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充舜也非彼充舜之道而流為之譽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氏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蒸民之旨也

周六服朝見 詳見三禮纂要

王蕙

按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為親也如九州之外謂之蕃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以其夷狄疏之也周時以洛為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萬里也今始以二方論之周公封於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召公封於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衛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諒如先儒以鳥道計之縱魯在侯甸之間而燕尚在甸畀之服若以禹服計之魯當在綏服燕遠在荒服矣殊未喻也由是觀之周禮為未行之書信矣

時令論

柳宗元

掌觀孔穎達禮記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言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奉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惟奉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二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太裘乘王路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按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指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每月六候故十二月為七十二候迎日步氣推步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非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

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脩於事。如期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徑古定切。術音述。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達音止。田獵備垂罟。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上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夏非。季夏行水。設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此一句在禮記乃孟秋非。季秋勸人種麥。麥休。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此二句在禮記乃季秋非。趙人牧斂。趙音促也。務蓄非。修囷倉。此四句在禮記乃孟冬非。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冬非。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

史綱要卷之二十一 禮記月令 十七

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自合諸侯以下至此季秋非。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小。省囷圉。有容也。審也。囷音困。圉音語。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奢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閭閻。來商旅。審門閭。正責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雪。

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煖之氣。大疫風。欬。魘。瘧。瘡。寒。疥。癩。之疾。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冬非。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冬非。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警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周禮考

王雙溪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拾於煨燼之餘。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國。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必以準繩六典之書。爲武帝之志。欲馳騁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爲朴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述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詳也。周公輔政

史綱疑辨

卷之三

百九

管蔡流言。不安於朝。而之東都。及鷦鷯之詩。作金縢之書。啓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於成王矣。當歸政之時。成王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况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豈。作周官之書。以戒飾鄉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於此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受。以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畿不可方千里也。五

服不可以分爲九也。三等之國。不可斥之以爲五也。井田之制。積同爲成。積丘爲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於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於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爲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淮。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遂與先王井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爲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則爭。於是迭相厭併。至周之初。宇

史綱疑辨

卷之三

百十

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壘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郊廓。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寔為梓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從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為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摺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末殺首。鄭康成謂王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傳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播之乎。王乘王輪。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衮。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官妾悉為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辨官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為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已士人。居之。夫士人為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官。而天

子六卿。若官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邪。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洎之。一則以臆說洎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不揆其僻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祖亦將省於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矣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臆說若此俟知禮者正焉

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性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親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

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評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為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曾祖則無廟審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為庶子之為大夫者別立曾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為庶子之大夫有事于曾祖當就宗子為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平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

又按庶子為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為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為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之為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為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為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為重故也故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為祭之主而告祭之更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為事數予前說省於君而祭曾與就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札者擇焉

甲戌已丑

王陽田汝成

甲戌已丑春秋所書陳侯卒日也左氏以為陳亂再赴故再書之公羊穀梁以為陳侯以甲戌日亡已丑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皆臆說也春秋于外諸侯卒必因其赴告之策而錄之故有卒于春而書于夏卒于今年而書于明年者所以謹聞喪之始也使陳侯果以甲戌亡已丑得也春秋必當別而書之不當混為一刺使若以陳亂而再赴也則魯之君臣必且因其來使以訊其實著以魯史又不當舉二日以包之也要之陳侯之卒其日固不可考而甲戌已丑之中必有錯文斷簡如夏五郭公之類非春秋之本筆也況乎以曆數推之則是年正月不當有甲戌故杜氏以為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夫春秋雖無事必舉四時桓公四年秋冬獨闕安知甲戌之日別有系事為去年所書而今亡矣吾故曰必有錯文斷簡非春秋之本筆也

日有食之

王陽田汝成

日有食之者蓋上古之遺言也而春秋因之所以重天變警人心也夫日食之說曆家以為月掩而然故雖千載之遠而隱度可測其為月掩無疑矣然聖人何不明言月掩而曰日有食之其詞若不勝其驚異然者以是知其為上古之遺言也蓋上古之時曆數未定太陽懸象闕然不見其形于是君子相與駭于朝曰日有食之矣小民相與駭于野曰日有食之矣日御之官執簡牘而書之曰日有食之矣迨乎黃帝堯舜之時測步已明機衡凌備然後知其為月掩爾聖人以為陽德險微可謂大變故因下民駭懼之情而制為救護之禮尚書所謂誓奏鼓鼙夫馳族人走則其洵洵皇惑之容猶可想見而君臣上下莫不省咎滌愆以修德業仲尼曰是可以為訓故因舊文而不革所以天變警人心也

三畧

正學方希古

三畧三篇或謂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偽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為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淡鄙狹難援軍識以足成之夫識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畧為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早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謫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事職國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大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者至於避王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偽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英為之講義曲為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為偽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子華子

正學方希古

今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為偽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統麗可喜未覺其為偽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為偽書無疑蓋子華子姓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蓍荷篠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為之說傳會不經明晏子論儉雖為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誣謫之臣作為聲譎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厲楚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特之乖錯者甚眾以為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偽也偽之者不知為誰晁公武以為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為王鉅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偽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為哉果何為哉

曾子

正學方希古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所著然格旨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倫意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備近諸色而觀其不喻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為心以父母之心為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諱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史綱疑辨

卷之三

五元

辯列子

柳宗元

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之公謂列子嘗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誠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公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大子既沒之後云或曰列子之書其言皆出於列子之後文子之書或合孟子數家之旨亦可謂駭而不純矣而不甚斥于柳子者蓋君子論人愛憎有權衡虎竊寶王大弓乃魯之賊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稱之於七篇儒而知其善者也于厚之於二書亦孟子取陽虎之意歟

史綱疑辨

卷之三

五元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召列公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于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五年繻公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于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登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垂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惟列子書漢書儒林傳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受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桀祖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繫於孔子道然其原泊寥濶居亂世遠於列子

不得遠乎其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充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荀子

正學方希古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沒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詭訕之心。以求異於同人。其心以為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為哉。於是各馳其說。險詭僻澆。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見。頌一曲之偏智。若揚朱墨翟。宋鈺。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為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據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也。妄為憂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為斯道譏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繆。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為其亂朱也。惡鄭聲。為其亂雅樂也。夫欲慎擇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又望敬諸荀子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礼告無敵也。其哉。卿言之不經。其流至於開廢黜之禍。後尊大之心。將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乎。夫孔倫之在人。其分不可以僭差。而名稱不可以規避。蓋不易之理。而謂天子至尊。無匹。則何以建夫婦之極。為天下之則乎。禮天子后。五大宮三夫人。妃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正嫡庶之分。謹凌犯之防。審如卿說。

則后與嬪御可以無別矣。夫今日爲天子之妻者，將後爲天子之母也。天子至尊，可以無匹，則亦可以無母乎？禮謹大婚，所以重人倫之始也。卿不誦法于古，而敢爲無稽之論，使後世昏庸之主，以天下之母爲不足重，而輕於幽廢禁黜，與嬪御無別者，將不自卿言發之乎？君臣上下之分，固截然有定，而貴貴尊尊，賢亦當各致其極。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送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此二帝所以爲人倫之至，而謂天子無敵可乎？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故湯學於伊尹，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之前，不敢意其非分。蓋直以師道尊之矣。而況所謂客禮者哉？卿號知禮，而所見乃與公孫鞅無異，使爲人上者妄自尊大，堂陛之勢愈嚴，而尊德樂道之義不復見於後世，非卿之罪乎？或曰：卿之意本於禮之尊無二上。及天子無客禮，莫與爲主之說，蓋亦有據而云者，是大不然。凡讀書不可以辭害義，彼尊無二上，特以辨夫儀章度數之等威耳。天子無客禮，則又專指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室之一事也。豈天下之通論邪？以是爲天下之通論，則卿之所見亦淺矣。

辯鬼谷子

史記蘇秦傳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
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
樂臺註有尹知章註然其書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捫闔
之術十三章本經特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註今公
又謂有元翼者爲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爲鬼谷子誤矣
元翼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
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恐其忘
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
尤者晚乃一出七術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七術謂此神法
伏龍散勢法爲鳥轉國法猛獸捩脫法爲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
道益匿隱也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晁氏讀書志云公
論鬼谷子書如此
史記蘇秦傳
元翼
而宋鶴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給激訐揣測枝滑之所悉備幸
于韓李之者惟張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略盡之矣
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
矣
治異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
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瑄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
罪使無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橫孰從而師事之故欲開先聖之
道距縱橫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言一日得行於天下也元翼
何人作爲指要妄以七術表而出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
元生區區自卽無護愚恐當塗之士膏痔逐臭則誤天下必甚
矣

司馬法

正學方孝儒

周司馬有同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專用田穰苴。遺書司馬法。不用乃別與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驕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得者乎。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備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絕之事也。所謂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文網疑辭。卷之二。百五十五。

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答。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矣。況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矣。

慎子

方希古

世以慎到與鄒衍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脩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疑。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豈其性然哉。

文網疑辭

卷之二

百五十五

公孫龍子

方希古

君子無用乎辯也。豈惟無事乎辯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辯。辯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辯矣。若公孫龍之辯。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實之之論。枝蔓繁複。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御。折田驛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充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梏。而難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鄧析子

方希古

鄧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鑄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與。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

史綱疑辨

卷之二

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急生於官。成病始於少。偏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尉繚子

方希古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爲將。且恐不救。而况尉繚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不能明君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謂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爲職。無惟其然。若尉繚子者。言有似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談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今五利今分塞。今東伍經。今勤卒。今將今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史綱疑辨

卷之二

百十

辯鵩冠子

柳宗元

西漢藝文志有鵩冠子一篇註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鵩羽爲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鵩冠子三卷今其爲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于無所用中泥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其辭而悲之即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鵩賦相亂余十八篇則否公之辨似但見此二篇故云耳鵩似雉音曷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鵩音服而學者以爲盡出鵩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鵩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天

文網疑辨

卷之二

百十一

殉烈士殉名者死權鵩冠子不稱鵩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其有鵩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然

辯文子

柳宗元

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史記范蠡傳文子姓辛名妍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一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皆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字錄老子遺言爲十二篇且劉陶所錄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若有時可取其指意皆之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嘗車然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失其類曉然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說文又手措相錯之形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思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于家

文網疑辨

卷之二

百十一

呂氏春秋

方希古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徒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歷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用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辯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豈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大綱疑辨 卷之二 四百五

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兵亦桓伐魯。曾請比閔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漢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異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干陌辯

王陽田汝成

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經界壞。解之曰。凡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其義非也。蓋古者聖人計口授田。編戶齊等。八口之家。毋過百畝。使人墾井有伍。勞逸調平。富者不敢僭差。貧者無所企慕。況乎涇渭豐鎬之間。周家肇跡。歷世營之。其為溝涂封殖之界。尤為嚴整。故其民盡力畝畝。其所入有分。下無餘貨。而上亦不得多取。秦既承之。聚圯成法。尚功力。闢權利。之趨。尊獎兼井之人。以倡豪武。而商鞅復開阡陌之禁。受田者不復以計口為限。故阡之義。千也。陌之義。百也。或規千畝而為阡。或規百畝而為陌。各從其便。而賈易之。溝塗縱橫。割畫自任。於是巧猾之萌。肆無品制。上戶累鉅億之鎰。占業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干宮院。從劍客以威黎首。而人主方貪其腴潤。殊禮寵之。若烏氏以牧上綱疑辨 卷之二 四百五

豎比諸侯。發清以攻丹。稱國賓。至於下戶。踣距無所跼足。乃父子逐首。奴事富貴。躬率妻孥。為之服役。故雄擅者。席餘而日熾。卑陋者。躡短而嚴。踧當其時。秦家雖計效。曉前收旦。夕富強之利。而黎民怨憤。無復安堵之思。易干倡亂。此阡陌之開。為之禍本也。如直以東西南北為界。而云盡壞其溝塗封殖之舊。以為田號。為地無餘力。則脫有水旱。胡以恤之。是自楚也。雖至愚者。不為而商鞅欲以富強其君。必不然矣。

新刊未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辨卷之三

四川按察司僉事 桐城 林有學 撰

癸丑科同年進士 會友 林有學 撰

戊午文魁 門婿 允峯劉三 撰

書林 錦溪饒修 梓行

擬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吊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讀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湮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舊事亦不知爲已作也今錄此以示元輩其辭曰

史綱疑辨 卷之三

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並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平四海始一雄圖既遠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關樂之戈已極于望夷矣于嬰計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閭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

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決左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秒米之於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幸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
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
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西
役萬人累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戍之徒前漢書趙主秦
論曰陳涉率羣
散之子存故百之衆歸而攻秦山東豪俊起而亡秦矣
移縣令不職於句踐長錦誦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而成敗
異變圖視而合從謂楚而起亦見賈
誦論國視驚愕也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叛人者謂陳勝
吳廣之屬也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
守却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
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
不暇困平城高祖七年擊韓
王信困平城病流矢高祖擊彭越
爲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
三代後乃謀臣獻璽而離削自守矣謂賈誼主父偃然而封建
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
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叛國謂吳楚
七國叛也秦制之得
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
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
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桀猾謂劉
柳重兵者州縣之設固不可革
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化
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
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成事在謂
用兵大凡亂國多理國家侯
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有百不有一失在
於制不在於政周亦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
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
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大逆不道諸

後擒捕而還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剝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廷尉田叔也。雲中守餘長者也。時孟舒坐霧九上言賊先者數百人，長者因殺數十人，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王平曰：叛死敵以故死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得魏尚於馮唐。為長者，上聞賢哉！孟舒後召以為雲中太守。下之去，陛下雖得頻按，不遂用也。市悅令唐持節赦由侯以下之吏，陛下雖得頻按，不遂用也。市悅令唐持節赦由侯以下之吏，

石有詔屬前太守官，以八百下。親汲黯之簡靖。黃老之言治世。

民好清靜，不肯治為淮陽太守，許閭不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即請孟舒歸田黃上聞召為主爵都尉。

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感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解也。諸君不周千同列則相顧裂眦。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削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建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畫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天啟周之不韋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所謂大公

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術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程敦夫論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於傳記寧知非聖人意哉若曰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不欲去之審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呂楚也然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五十何哉蓋成王不以先代之

史記評林

卷之三

七

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已之親為可絕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抑予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力則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不期而會然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羅侯之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變而千八百國益倍於前何哉湯武知天下不可以獨治故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抑予弗察焉大抵子厚徒見魏晉之弊思欲有所懲艾且又太宗以來詳議蜂起設為此言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為聖人意也

黃唐曰以封建非聖人意欤則易於比言親諸侯於豫言利建侯於晉言錫馬康侯而繫辭言研諸侯之慮列爵分土見於書諸侯之地序於禮不能錫命諸侯刺於詩安得謂聖人之意不在是乎以郡縣不可革而行之理且安欤則二漢酷吏傳唐酷

吏傳讀之令人拊膺安得謂不可革而治安實賴乎大抵有聖君無善治則諸侯得人守令亦得人非聖君無善治則諸侯不為用守令亦不為用人無賢不肖顧所駕御者如何耳為治者奚必執子厚之說泥一偏之見哉

致堂胡氏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邵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而世乃有以柳宗元之論為不可易者豈其然乎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彌成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是堯舜禹共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為不得已之勢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為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當時侯伯必不能自有其國也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此更立制度乃反畫壞裂上脩明五服之法一何其智之不及欤宗元又曰自天子至里

史記評林

卷之三

八

晉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為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而迎觀者夷王過也豈觀者挽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疆以生不掉之患夫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拔本水塞源外諸侯之比王室所謂枝葉流委耳齡成敗而不備其本源猶治心疾而歸於手足之辟戾亦未矣宗元又曰秦之亡天下有叛人而無叛吏陳餘劉項之起所向攻城以數十計無一為秦死守者安謂之無叛吏也宗元又以封建為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是未誤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考之孟子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是。他可推矣。烏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王。過其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漢之失矣。蓋固膏肓之文。帝夫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聞。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大。猶撥夷狄以尊天下之共主。若此類。宗元皆畧而未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得而易。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功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悖理之言也。謂三代之聖王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以郡邑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何不類之甚哉。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乃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夫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循法度。不敢用非其人。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敢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議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秦之季。如漢晉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沉於民伍。雖守宰偏天下。將何救于此。夫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慶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

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疾民之兼井。而自為兼井。究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馬氏曰。天下之勢。因時而轉移者也。君子欲論天下之勢。必先審天下之時。上古之時。人情樂便。於有初相安。莫甚於封建。故聖人建萬國。而提封之。順天下之勢也。亦公天下之意也。秦漢而後。世道日凋。於據竊收亂。莫強於郡縣。故後世合天下而郡縣之。收散之權也。亦時勢當然也。論先王公天下之大端。則封建之意。不可不舉。論人君收散之良法。則封建之制。不容不更。荀欲議封建於秦漢之後。是欲行結繩之化於虞夏。用象刑之典於劉曹。雖庸人孺子。知其不可也。世儒泥古者。曰不井田不封建。雖欲言唐虞三代之治。皆苟而已。嗟呼。唐虞三代之所以治者。果井田封建之制已乎。何其治亂相循。猶後世也。孔子論三代相因。必曰損益可知。孟子論井田。亦曰此其大畧。潤澤在子。使孔孟居今之世。將盡天下而封建井田之乎。抑將有以損益潤澤之乎。孟子之時。周猶未亡也。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則井田之廢。不始於商鞅。阡陌之開。輒意雖刻。而勢則必至者也。春秋之時。封建猶周也。諸侯之得地者。皆縣之。則郡縣之端。不待並吞之後。已然矣。夫于斯時也。苟非盛德之君。必不能辨分封于擾亂之中。以正先王之疆理。而況陵夷既甚。時勢必趨。雖聖王亦不能違也。秦何人也。而可以復先王之封建哉。要之。巢穴之居。敝則五進之堂。不得不構土鼓之俗。敝則雲門之詔。不得不備先王封建之法。廢則罷侯置守之制。不得不新時勢。既不得不然。則雖三五復興。亦不得以其為出于秦者。而槩非之矣。又烏能自違于時勢。以登後世于隆古之制哉。然以秦之慘酷。本

壽生靈雖不郡縣其所可亡者固有在也而謂秦之促以郡縣者尤非定論也善乎先儒程子曰秦法雖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羅侯置守是也豈無見而云然者乎又曰封建非能弱周而自弱也郡縣非能亡秦秦自亡也則封建果何負于周而郡縣又何損于秦也哉亦時勢之不得不然故也是故苟可以舉三代之治則雖郡縣尤與苟無以自振于秦漢之君則雖封建猶故誠能審勢以宜民而因時以圖治居郡縣之朝而奮然有志于三王之盛則分藩之制亦後世之建國親侯也朝覲之禮亦後世之聘問往來也賢否黜陟亦後世之慶賞刑威也犬牙相制亦後世之大小相恤也后王之治焉知其非三代乎今之郡縣又焉知其非古之封建乎則封建固不可復而亦不必復矣使誠曰非封建不足以致治而舉今之所謂郡縣者而更之則陳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十一

涉之世去封建猶未遠也而何竟遽於張耳之諫高帝之刻印亦有心矣而何竟阻於前者之籌唐太宗之于魏徵每思封建以復先王之舊矣而何竟沮于美業之無終耶蓋亦以時之既敵雖智者不能欲其來而勢之既往雖賢者不能反其去善治者亦因其勢以利導之而已矣然則審時觀世之說非所以上下古今折衷封建郡縣之定論乎又嘗聞之曰天下有治人無治法今之郡縣法焉耳矣為今之計蓋亦慎守今之選乎蓋吏治之來久矣嘗讀史記自周衰迄于麟趾上下凡幾百載而其華衣于史遷之筆者僅得五人李離石奢之外無聞焉甚哉吏治之難也今之為守令者誠能脫斯民于蒼鷹暴虎之區而加之以赤子乳哺之賜則教令飭於上而德澤溢於下民生其間亦一時之三代也否則今之郡縣又幾何而不為殘民之宰此

又審時勢者所當知

汝成田氏曰夫封建之法自黃帝堯舜至於三代之隆未之有改也非聖人之不欲改也欲改之而勢有不可姑亦仍其舊而已何者生民之初賢不能以相從必求其人賢於我者以為宗力不能以相屠必求其人力於我者以為長宗長之形立而封建之法行然則封建之法非聖人所能區別而創為之也亦順天下之勢而姑存之耳今天下十步之內必有豐草一哄之市必有魁駟魁駟者一市所賴以安者也為治者因其所賴以安者而表章之以統其眾而寧其居然則公侯伯子男之於其國亦猶魁駟之於市也此封建之所由始也然封建之法使國有專主而主有私臣夫國有專主則尺寸之利其勢必爭主有私臣則牙爪之雄其勢必角使人有爭角之心而上失駕馭之道則智力之士得以交構其間而征伐之禍不息則強者勝而弱者滅巧者裕而愚者奪其勢不歸於一統不止也一統之治合而郡縣之法行則人無專主故見利而不爭至無私臣故雖雄而不角盈縮與奪惟上所命而臣不得與焉善於其職則厚其祿而遷其官民得蒙撫字之仁不善於職則易其人而付之能者民不被戕賊之禍然則郡縣之法所以救封建之弊而貽萬世之安者故欲行郡縣之法於秦漢之前聖人不能也欲復封建之法於秦漢之後聖人不能也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十二

項羽學兵法

昇菴楊慎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咎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所謂數勝者亡何也荀卿李亢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守城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害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鬪不亡不止也李亢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肯哉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漢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者何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

赤帝子斬蛇

來曰昇

英雄之士欲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則其勢不得不援怪以自神何也英雄之士其初亦夫人而已矣一旦欲崛起於草莽之中以橫行天下天下其我從乎天下而不我從則我雖有取天下之心其事不可集於是援怪以自神托天以警衆庶幾斯人之心以吾為天授而獨令指揮惟吾之所欲為此高帝斬蛇之心也昔高帝之微也行役咸陽道經大澤有蛇當道高帝拔劍而斬之而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其矣其怪也當時誦之史記書之班彪又從而論之沿習豈啻僉曰此高帝受命之符也嗚呼孰知斬蛇之事高帝自托以神靈其身而傾駭天下之愚夫愚婦也愚夫愚婦昏而莫察無怪其習而信之矣史遷班彪班固之才若之何亦為其所愚也吾以是知怪之誣人也雖豪傑如二子亦不能察況當時乎宜乎斬蛇之說一行途中少年多有願從之心也天子之位至尊無上也夫以其至尊無上之位而一旦欲起於庸賤微瑣之中以授之其事亦大奇矣以其事之奇也衆莫不曰有奇徵焉故大虹大霓蒼龍赤龍流火之鳥躍舟之魚皆所以兆帝王之興起者也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糜沸雲擾挺銳而持鋒者皆角秦鹿而爭馳於中原高祖渺然泗上一亭長耳挑戈而起遂雄天下一時雄傑悍如項豪如田形勝如秦罔不破滅如摧枯拉朽然自天地剖判以來功未有神於斯夫人孰能與於斯赤帝子斬蛇之徵焉知非天之所以起高祖者噫學之所可信者六經也六經帝王授受之符于德于不神于仁于不怪堯之王天下也吾聞曰文武聖神矣未聞曰赤龍也文武之王天下也吾聞曰靈承於

加矣未聞曰白魚火鳥也故神奇徵怪皆後世野史之所以誣
帝王者也然則斬蛇之怪亦史遷之所以誣高祖者乎且覓虹
龍鳥後世之所以誣聖王者也斬蛇之怪高祖之所以自誣而
愚天下者也英雄之設心微矣哉何也大英雄之興也必有所
藉而後可以庸吾才故湯之枚舉也以毫武王之伐紂也以豐
鎬夫以湯武王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之大聖仗義以除無道
然猶藉豐鎬亳都之衆然後可以北面黃鉞視滴其師矧高祖
德非湯武又無亳都豐鎬之藉則雖有取天下之心又烏能令
天下之衆乎田橫之起於齊也齊之宗也項梁之起於楚也楚
之將也因民之思故國從而奮起故數萬可以一目而集高祖
曾為齊之宗曾為楚之將乎乃欲以泗上亭長之威蹕令天下
之衆亦大難矣此斬蛇之一機所由設也大抵英雄欲收天下
之心未嘗不懼人以神怪也陳勝之欲舉事也恐其步衆之不
從乃置書魚腹之中曰陳勝當王天下得者見之大駭又令人
夜呼叢塚中曰陳勝當為天子故部衆遂從勝而反高祖斬蛇
之說是亦陳勝之機也蛇當道而斬或者周處之射蛟十莊之
刺虎也姬之哭曰吾子白帝子今為赤帝子斬之焉知非高帝
為之如叢中冢之呼陳勝為天子者乎英雄欺人不可盡信也
此機一行故途中少年欲往是少年為其所欺也蕭曹聞之而
往是蕭曹為其所欺也韓信因而曰天授是韓信為其所欺也
史遷記之是史遷為其所欺也班彪論之是班彪為其所欺也
雖然高祖之志本欲籠絡一時之小人使之各服不悟當時之
衆亦不悟高祖之志也其所欺也不悟後世之衆亦不悟高祖
之所欺也由是觀之使李馬輩高祖可謂不悟當時之衆亦
不悟後世之衆也少年乎況當時之愚民乎高祖之計固天乎

黃石

董敬程敏政

留侯遇圯上老父之事者近於怪以予觀之殆讀史者之不審
也史記老父與留侯約異目見濟北穀地山下黃石即我也後
留侯果得而祠之味史之言乃老父自謂其言已邁後當堯彼
以黃石志其處亦猶莊子所謂索我於枯魚之肆耳留侯得而
祠之蓋尊其家上之物示不忘其人也今乃謂老父化為黃石
豈理也哉

忠文公王禕曰按黃石公記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星也石者
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
父子書亦異也豈可謂非天乎蓋真以黃石為鬼神也與昌黎
韓子以桃源為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
也是可以法千載之感矣然必賴程公之言蘇公之意始白

史記評林

卷之三

其

張良

草廬具立夫

或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為韓報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為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善獨不為韓地乎又當秦之初亡姍笑三代蓋滅古法焚棄先王之典籍漢興盡反是道留侯才智則達素書兵法僅記之圯上老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歟此皆其可憾者也是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即其宗室父兄日夜嚙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求以勝秦秦既滅而楚霸幸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職矣豈不欲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楚耳撓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未決及立六國以眾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况項羽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變易而紛更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酈昌之死非楚意也韓其能久存乎田儼魏豹張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卒寢酈生之謀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韓之再封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為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韓士非真韓留侯既以兵法決勝又素善明黃老之學而韓且與漢物類時解脫之法固一意何有於韓哉也孝文時韓以實道之通達國體精練時務侯獲嬰引沮為各陽少年喜功生事者宜亦謂留侯是古非今也世人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繼三代帝王之盛者實一韓之將相大臣使然楚又何獨留侯也哉

漢高祖索焚論

師山鄭玉

汪氏克寬曰嘗論鄭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祖索焚論章孝女雙廟碑則涵養志趣已瞭然于胷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繁先生之謂乎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為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楚漢之爭會于廣武項羽置太公于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和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焚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于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焚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感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焚為名言索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

演而慶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爲法
按廣武之會楚困甚矣其欲殺大公挾之降而與其和解也漢
高祖姚其辭以請暫與之和而再爲之圖必無父子俱斃之禍
要之約出于殃其後或背約名正乃忍爲分羹示人以無父既
爲之解又背義反圖由分羹之言則不孝背鴻溝之約則不信
宜卒貽萬世之譏也

續志魯兩生不肯行

劉定之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
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與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
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
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
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鍾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
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卽其所以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
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愛爲質質變爲文者不能保
其不變也夏變而漢漢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
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
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
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
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辟雍井田也封建也邪樂也是
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
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
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爲未遑
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煙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
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
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嚴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政治何

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
詳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
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
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
則其為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
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援劍
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
朝儀以綿義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兩生
以為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
至隨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董雉聰明特達，
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聞江東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
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
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
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遲遲也。徵與房杜皆慚
悚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
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
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烏在其愧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
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爾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
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百，位事惟此，此禮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
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
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
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擬，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為叔孫
通也哉？

四皓羽翼太子 陽明王守仁
果於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夫隱者為高則
茫然，其不遐避世之士，豈屑屑於辭禮之愆愆哉？且知遠辱以
終身，則必違可行而後出，出者既輕成者又小，舉其平生而盡
棄之，明哲之士，殆不如此。況斯時君臣之間，一以巧詐相禦，子
房之計，能保其信然乎？四皓之來，能知其非子房之所為乎？羽
翼太子，其四皓也，亦烏足為四皓哉？昔百里奚有自鬻之誣，而
其事無可辨者，故孟子以去處之際辨之。今四皓羽翼之事，而
其迹無可稽者，獨不可以去漢之智辨之乎？夫漢高草昧之初，
群英立功之日也，富貴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騎項之辱，大豕
依人，資其哺啜之餘，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眾人皆愚，而四皓
獨智，眾人皆污，而四皓獨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于山
林，其謂頑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
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久矣，豈有智於前而愚
於後，大於中年，知幾之日，而昧於老成經驗之時乎？且夫隱見
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飄洗耳之果，達時者，則莘野南陽
之賢。四皓之隱，其為果由乎？抑為伊葛乎？將為果由，必終身不
出矣。特為伊葛乎？必三聘而後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
以擬宰野之重，中不能為巢由之高，而下流為希利無耻之行。
以四皓而為今日之為，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
無今日之為。況辭禮之使，至之者，呂氏淫后使之者，呂氏奸人
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輕
士慢馬，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凌士天下，願為太子死，斯言
誠出四皓之口，則善焉之君猶存也。四皓胡為而來也哉？若果

為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胡為而去也哉夫山林之樂四皓固其心快意傲塵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賤矣乃肯以白首殘年驅趨道路為人定一傳位之子而身履乎已之甚惡者乎魯有兩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兩生不出吾意四皓亦不出者也蓋實大者聲必宏守大者用必遠兩生之不仕漢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遁世之人一旦忻然聽命則天下亦相與駭異期有非常之事業矣以一定太子而由以一定太子而歸寂寂乎且將何以答天下之望絕史傳之詠議耶然則四皓果不至乎羽翼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四人遁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澤劫計之時陰與籌策度取他人之肩膊皓白者儒其衣冠以誣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日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况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明其計之不出此也天下之棄成於寬裕者常公出於銳計者常詐用詐而為之劫者此又子房用計之挾也其曰天下莫不願為大子死是良以挾高帝者也其即偶語之時挾以謀反之意之言乎大抵四皓與漢本無休戚諺曰綺季皓首以逃虜則日秦時已遁去其名固未嘗入漢家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否越人肥瘠也亦何恩何德而聽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既為遁世之地其去中國甚遠也一使綽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來之速况建本之謀固非遠人所至之謀而趨出之後又無拂袂歸山之迹乎意以四皓則必不至以子房之計又未信然也但斯說雖先儒已言而逆詐非君子之事自漢至此千四百年作漢史者已不能為之別白則後生

小子安敢造此端乎昔曹操將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事而司馬公有以識其貽罪於子之言于千載之下則事固有惑於一時之見而不足以逃萬世之推測者矣是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屈者亦終於無此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後世尚何足取哉四皓羽翼太子事非可擬亦無可罪也若其負可疑之誣受可罪之責九泉之下將不瞑目矣故敢以一陳之見永正於明達君子

楊文恪公云漢書補四皓眉鬚皓白師顏古注云所以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殆或為隱號而非其姓名也然程子作易傳授四人之事於坎卦四爻納約自牖之下朱子謂四人乃智謀之士二先生之言鑿鑿如是獨元人楊維貞謂四皓蓋老人之賈者若果然子房之招則子房之奴不翹也維貞豪宕輕肆疑事物實吾官敢信之哉

四皓之沒惠帝製文立碑此上世人主賜葬之始人臣榮恤典之例也然四人同時入山豈四人同時死葬歟通典諸書皆不之載獨見任昉文章緣起終可疑也

四皓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商其義不屈辱因高帝欲
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早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
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
也愚以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
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乎
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太子見寧必其不
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
物一旦以金壁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
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
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也

史記卷之五

卷之五

二五

黥布論

栗里王霖

薛公論黥布之反曰是故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自疑
禍及身故反爾其意謂高祖薄待功臣不能保全始終以至黥
布疑懼此言固切于事情而曰是故當反則過矣君臣之義與
天地並天地不變則綱常倫理亘千古而不可紊者也昔卻
鐸欲攻晉公卻至曰人所以立智信勇也信不叛君智不害民勇
不作亂又曰待命而已當是時厲公方欲殺之滅亡之禍近在
目前而其言猶如此况高祖之於黥布未有纖芥之際乎韓信
自誅彭越自醢於布何與為布之計用之則盡心而前不用則
牽身而退守吾忠誠安吾義命則何疑懼之有張子房辟穀願
從赤松子遊善處功名之上者也郭令公說謗百端詔書一紙
微之無不即日就道善處功名之次者也黥布近不能為張子
房獨不可遠為郭令公乎不知出此而乃為反謀其取禍也宜
矣吁謀反布之罪也當反之言薛公亦不能無罪焉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唐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慶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漢祖
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
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今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
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
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昔崇
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
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何使堯惡四凶之行
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
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
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
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
相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漢豈非服勸用
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
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
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燃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
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寢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田橫義士

王陽明

知死之為義而不權衡于義勇有餘而智不足也天下未嘗有
不可處之事吾心未嘗有不可權之理死生利害嬰于吾前惟
權之于義則從違可否自有一定之則生亦不為害仁死亦不
為傷勇古人沉晦以免禍殺身以成仁其顧瞻簞屨之頃見之
亦審矣而後為之不然奚苟焉于一日之便而取公論不遑之
譏乎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因嘗憫其事之
有可矜亦嘗惜其死之未善也天下之利害莫大于死生驅之
生則樂而全驅之死則怖而避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
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于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橫
之士皆死義是何能為人之所不肯為而一時烈士之多耶
雖然橫之死則勇也而智則淺矣吾為橫計雖不死可也死于
漢爭衡之日可也為夷齊王蠋之死可也而橫也蓋亦權衡于
心乎不死于可為之時而死于不可為之時不死于不得已之
地而死于得已之地方酈生之說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橫
既是其言而從之其已耳為漢屈矣及歷下之敗乃心歸彭越
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以勢不能為尚含耻而
歸之又豈有雄于漢之心乎既無雄于漢之心即繫郡于關中
稱藩于漢關必有以遇之橫于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為安當
漢與齊之結平則二國為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于天
下矣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辭與之較曲直乎
其曲在漢其直在齊橫于是而命一介之士達咫尺之書以神
其盟以彰漢之罪于天下此正仗義敢事之秋橫于斯可以死
也及項氏既屠橫慮有腐肉之慘乃率其屬徙居海島是時漢

雖招之而我顧拒之漢亦未必有加兵之舉橫于是可以得已也奈何一聞其言即不遠千里而來是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子侯則在于脫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為哉使橫而信有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觀觀乎王侯之業而不為夷齊之逃使橫而使有輕生之心則守正俟死而已矣何寒心于白刃之鋒而不為王蠋之勇使橫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我免當漢使臨即自處以不諱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後決哉是時不可死而橫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橫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橫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橫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橫之死不在于今而已兆于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近慮以近慮而慮之未有不覆其事者當齊與漢之角時嚴以自衛猶懼失之夫何鄒生言之後即肆為酣暢之樂而微其紀律之備此正以近慮亡之者然則韓信之環破乃橫之所以自取而非鄒生之罪矣何至怒烹之耶不知鄒生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怒鄒生者怒漢則漢將攝于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抑是時橫之謀固踈矣五百人豈皆不在耶何無一人之慮及于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皆是之則橫亦未必是心也五百人不言而橫又甘受其挫此橫之事一夫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于不言在橫則失于不智矣故田橫之不肯事漢孰若直拒于鄒生一言之餘諸首洛陽孰若守身于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于齊又何如鄒生之一烹而有功于漢乎然則其死也皆失于前而困于後徒知慕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于橫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相率以蹈之橫蓋深有以感之也吾于橫乎有取

續志高帝知人善任使 劉定之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群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藉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藉手數矣而藉卒以敗亡者藉專為暴高帝務為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藉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趣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藉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畧矣其待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善知人為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耳既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反遽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聳其心焉耳蓋良始惟為韓報讐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為王而已為韓司徒而後又自棄中夫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聳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

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挫之欲其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必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汗以來凡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後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旣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焉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卷之三

三十一

條侯傳辨守節不遜

正學方集

正學方氏曰。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必制於人。大夫受
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
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
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
天下之大功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
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牽之。天子之身
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
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
可以賤貴一時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
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功。以侵
史氏之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
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
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勃。天
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胥
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
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
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凡。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直愈甚。特無以屈其貌。故忍而未發。官階之告。景帝力幸罪之名。以誅之。達卒宜於死。明其所爲。雖平有大臣風節。不遜以取禍。嗚呼。臣如亞夫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礼君臣之分。固有當避失至於屬一事而亂禮典起邪心。爲害於國。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小人反復之計。謀一身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禍因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哉。還補其能守官而錫其不以遜不憚其死之心。豈以紙事而不知統善陳亂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三十二

明妃曲

筆政程敷政

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匈奴來朝願為漢婿後宮王嬪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記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圖召幸王嬪以賂金火畫不及貌及賜單于宮人王嬪當行帝見之悔乃殺延壽矣元帝柔仁之主謂其因女色殺畫工固不可信而王嬪以無寵自請行誠一汗賤女子耳後之為昭君曲者多歸咎元帝殊不當云

明妃本是巫山女貌美如花解人語家門正對楚王臺慣聽鄉人說雲雨一朝被選入漢宮幾年不識天子客宮車日日向何所魚鱗只把長門封象牀不昧心如攜自惜紅顏暗中老更知顧影淚雙垂生死不如臺下草胡王欲得漢家姬六宮盡感雙蛾眉孤懷不覺心語口猶勝永巷常遇其欣然獨上轡車裏胡王得之驚且喜短簫吹出霸陵橋兩兩睢鳩水中起古城北去多戰場黃沙白草春無光多情自得虜庭樂回首漢月空茫茫打圍夜向陰山宿更爲胡王理絲竹漢家莫悔誤和戎琵琶不是思歸曲

公孫弘節儉

畏齋劉記曰公孫弘布被食不重肉自是儉德汲黯不當以此譏之非不當議也其可議者不在此耳亦明公之意也

胡氏廣曰汲黯謂公孫弘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于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朕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刑及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

虎廟錄補

卷之三

三四

漢武占易

胡廣

周易爻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則其應驗捷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為已凶為在人往往不應則歸神於蒼龍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大上謂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為吉迺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甚繆當是時使太卜能云所兆在已阻武帝不遣貳師則必無喪師降將之耻而卦為可徵矣噫著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三

三

三

祭天金人考此見佛藏入中國始於漢程文簡公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至而祭之即佛像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軀金捏土采繪而其象通作黃色則皆本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土之內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焉耆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雲陽縣有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拜與金象而尊之既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祠之典祀而名之以為路徑神焉日碑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象也已而日碑之母死帝置其象于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夫惟寶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繪其狀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焉班固漢人也其著其實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象於休屠右地而又為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千以世次先後考之未敢遂以為然也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以貢而不為月氏所却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鷟傳曰月氏者燉煌所連間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祈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為昭武昭武者即佛之彌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月氏既為匈奴所破遂散處平蔥嶺之西為十餘國凡冠昭武為姓者皆

世祖封不義侯議

唐權載之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謗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使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于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及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討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若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羞王父，使於東漢，議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夷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部臺斷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微侯印綬起，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渙之源，華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賜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劉向

解縉紳曰：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程篁墩曰：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凡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其於名教得罪非小。

予家新安往來鈞臺下必登眺徘徊瞻禮或時誦壁間詩版廡
下文刻追慕先生之高風而談者猶以紀載弗完為憾然先生
豈以是為加損哉近過嚴州始得觀同守鄭君特用所刻鈞臺
集十卷則誠完矣然猶若有遺闕者提學憲副鄭君廷綱太守
李君叔恢託予訂之因增入新舊記文銘贊詩辭六十餘篇而
識其後曰凡頌先生者言人人殊竊意其有未究先生之心者
夫士生百世下尚論古人亦徒據史家所記云爾先生少與光
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
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見頃謂帝
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至洛
陽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四十一
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卧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此何為
者雖不忘于同舍燕昵之樂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先生卧不
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力委政侯霸霸之家世素以
宦者進又顯士于養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
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罪
乃其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
乎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蓋自是而後韓彭梁郭后易太子又
未幾而封泰山矣洋洋瑞氣滿天下然則先生與帝同學者
何學哉此豈可以無言哉言之不所而去亦隨矣史謂先生為
大夫於此則厚之譽其所為若何也蓋人嘗謹於微特論于既
貴況貴為天子而加以功成志得者哉其心固宜然士固宜
不能為其所輕者先生則豈有意曰吾持以是起天下諸義之
有不然者先生則豈有意曰吾持以是起天下諸義之
足則希之賢又于是乎不可及已惜乎舊學落闕見先生到
之焉謹什襲歸之而獲附姓名集中既以自幸亦以自慰有不
知此而云者矣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舉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
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不接
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
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礙去為群守採一郡之風謠為宰桐
以天下為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
之事乎宜其見誅于宦官也

孔明不諫伐吳

程敏政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略無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非孫權之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法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來之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未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敗於孫權其慚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託孤之際乃舍權稱不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為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深恨之不減也曾是而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于孔明常有魚水之喻矣於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自不能

史綱

卷之三

四十三

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蓋所謂不一試者孔明之言曰荆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使孔明處此蓋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反為逆將之資亦璧之勝雖幸得其半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之初意又曰益州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胃若跨有荆益漢室可興矣使孔明處此亦有定策而昭烈乃聽法正之說其張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與漢之策蓋素定于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則取荆益援孫權而昭烈固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乎曰孔明嘗自歎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不建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于王

大賢君子猶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諛言易入

孔明取劉璋

吳春太史楊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史綱

卷之三

四十四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子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賴瀨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荆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止謂棄荆州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荆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孔明寫申韓書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責後主寬後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攻事慎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又觀古文苑載先王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關羽

筆城程敏

凡為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成功之成敗予嘗讀呼麟既夫戴溪之論關羽也其言曰羽輕信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衆怒而失人心意以羽嘗逐權之置吏焉權之請婚而受呂蒙之詐虛內攻外至於敗亡為輕信寡謀之過又以為羽之攻樊也嘗以軍資不給將還治糜芳傅士仁之罪故吳一刃二子皆降夫一介之士必有死友羽為主將不能以恩撫下使衆叛親離為矜已傲物之過嗚呼羽之在許也曹操察其留意而使張遼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受劉將軍恩誓已共死當直効以報乃去耳其殺解白馬之圍盡封其所賜而奔昭烈然則恃天下之大信者羽也昭烈嘗與曹兵共禦羽欲殺操昭烈不從大孔明以王佐之才至公擇曰此誠不可與爭鋒使當時從羽之言則漢室中興可以為有成之韓椎矣羽之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也威震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是哉然則勇天下之大謀者羽也權與昭烈既分荆州則權乃漢臣方將戮力王事以圖倚用之功不可謂之慮內曹操勝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外至於荆州之分吳人以昭烈為無功不當得而漢亦以為然予獨以為曹操之東下也當肅親謂權曰劉豫州天下英雄莫與操有隙如使陳州撫劉表之衆同心治操天下可定也孔明請援於權權亦謂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夫豈以昭烈身之勇兵之強哉實江東之人欲穩重於主室之貴處操為逆而我為正耳蓋操逆我正則神必和其後而士思奮有必勝之理使赤壁之下非昭烈親在行間則權操均敗勝負不可以逆正決矣荆州分地

烈王無謂而得之者其權無故欲併之而置三郡長吏則正漢曲在權羽之逐之宜耳忍辱而婚其贊春秋之所非也權既反覆小人羽烏得而婚之矧羽知春秋識禮義而權以妹妻昭烈之事又自可鑒羽之絕之亦宜耳軍資不給當以軍法從事使羽不加之意則失其所以為將者矣知人之哲聖堯猶難羽亦烏能逆料芳與士仁襲漢之衣冠而為臣屬者哉凡若此者謂之矜已傲物吾不知其可也羽之善待卒伍見稱於昭烈而奚謂羽不能以恩撫下昭烈於羽情若兄弟其死也棄中原之讐為伐吳之舉千載之下得死友者莫如羽而奚以是議之是皆近于誣矣乃至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孫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羽何也昭烈踰有蓋州漢中之地帶甲百萬而孔羽為之臣僅能保其必勝乎慮不以此而乃區區於襲羽使天向祚漢昭烈不死兵運禍結何時而已乎故曰貪前利而忘後患者非羽也權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曹操一旦欲攘其位而柄其政君其人故昭烈起兵徐州則郡縣多叛操應漢祚紀章是之流位不過少府司直而伐操不克矢死無悔當時扼腕於下者可知矣故曰犯衆怒而失人心者非羽也操也為漢者何故以僭竊反逆之事務欲取而加諸義正直之臣乎至於篇末乃曰羽固非良將矣然古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於後代也嗟乎古所謂良將者豈獨以其勇而巳哉伊尹去桀以就湯太公避紂而佐武王凡為將者其良焉以其識去就而後除殘去暴為心耳漢末群雄並起曹操以帝天下而羽委質於昭烈昭烈乃已足為有所歸者哉其所謂良將者羽是矣而奚謂不之識則是重利之無成焉可也而輕其大節為可後也夫成敗出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之仁人志士其死已可矣而況於此乎羽之無成也豈非以失此奇目蒙之攻以予所見乃小人無智不足取也漢羽足以與此也

關羽爵謚考

算数教程

闢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謚壯謬而今之祠者止題曰壽亭侯不書謚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以謬爲惡謚故削之爲神諱也以于觀之書爵旣已脫誤而諱書爵者尤非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賈禕遇害于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求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爲國名則不當以錯置于職名之下至於謚法武功不成曰謬而謬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謬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謬節惠而朱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惡惡謚豈理也哉神之祀號在古爲重而

世俗踵弊積無知者故爲訂之

冊鉛總歸曰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卽位于蜀而侯聰之固有兆于此歟况漢爲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災祚四十餘年亦非偶然矣此雖叢說又足以激勵忠良

雁繞此論司馬嶠孔明並稱之失

正學方希直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既衰上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微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者在乎俊傑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不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微所稱者觀之若論諸葛孔明之言事爲其不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微以孔明隱統並稱竊有疑焉論者惜統之死文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豈非孔明比也孔明之曰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章之近昭烈或說昭烈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于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其志猶有王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章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士佚民微也昭烈居荊州之地臨之以道得民樂生而聽義吳蜀之民同將棄其主而歸之矣均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等於脫區區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結其主以仁義服大信於海內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主智不足以不能曉漢之業者自取益州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將以區區之信義感漢人之心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劉璋而遷其位由是劉璋得以讓諸關羽孫權得從先王之智謀兵力非微遠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力非微遠過於后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服大使何暇以其後才立教無不可用之舉無不知道之理也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能不求功而功利豈不遠哉而世主驚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之言徒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孟光舉案

楊鼎卷

中丞劉東阜遠夫與予遊溪浣酒中問予曰張平子詩青玉案是何物也予曰宋林少頤云案古碗字也青玉盤也南京人謂傳碗曰案酒此可以證又孟光舉案恒與齊肩亦言進食舉碗若是案卓何能舉東阜深為首肯而戲曰孟光力能舉白案桌舉亦不難但梁鴻必須踴躍而食矣時謝伯齊侍御王玉璽楊方洲兩太史在座皆大笑無幾時東阜奄遊追憶昔遊為書之亦東坡錄文與可戲語意也

時苗留犢

祭酒胡儼

按苗漢建安中為壽春令用犢牛引車歲餘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其父老曰此爾玉所生也其事大畧如此為政之道莫先於廉廉則公公則明明則法度修而君子之流譽者亦本於此若暮夜之辭金懸魚以絕饋既生塵而絕一錢者皆章章在人耳目獨苗之事傳於圖畫豈以其尤異乎哉雖然胡威有云威清畏人不失威父清畏人知由此而言則苗之留犢可也其不留犢亦可也

陳健曰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徵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紛然靡有所定建元有以其事聞于世祖世祖曰使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

劉穆之宋齊丘之比

以捐軀之士而擬諸逆節之臣要亦自其從逆之禍而論之也蓋擬人必于其倫而論人當考其失擬之不于其倫固無以得藻鑑之真論之不考其罪則無以為失身之戒夫惟擬人以倫而罪人以失則時之異者稽其迹迹之異者誅其誤苟其重惡之罪同則後雖正言以明其忠殺身以殞其命要亦同歸於助逆焉耳君子安得不以逆節之臣擬之乎彼荀彧之於操其始也雖懷扶漢之心而仕之於初其終也以不遂忠漢之心而死之於後其心固可憫其不智之罪終不免後世之議已也是故誅其誤漢之罪而比諸逆節之臣則失身之情狀已洩君子苟懷忠國之心當慎擇人於始從之日矣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此荀文若人品之斷案宋景文擬議之精詳而胡文定朱晦翁之

宋景文

朱晦翁

五十一

宋景文

朱晦翁

五十一

尊乎漢有子房之智則以為韓者為平漢由是見可而出擇君而事與漢而不與曹輔備而不輔操不攻鉅野而急赴長安之難不遷許下而竟朝京洛之墟索漢之孽與漢之勇者共誅之申漢之爵與漢之賢者共理之感漢之故官不忝與漢之忠義者共齒之幸而成爲漢而生不幸而敗然後爲漢而死則有非君不事之哲有尊周懷夷之勛有始終爲韓之義雖不純伯夷而亦漢之伯夷矣謂之伯夷之比可也雖不純管仲而亦漢之管仲矣謂之管仲之比可也雖非與劉之子房而亦撥亂之子房矣謂非子房之比可也彼穆之者齊丘者固篡賊之雄耳惡得而比之夫何或也無自重之節而輕於失已無擇君之智而苟於事操持扶劉之心而反以背劉取充之計爲操謀也而攻守之勢定矣袁紹之破爲操謀也而角立之計去矣大順大德之策雖爲漢計也而實助操之逆矣且取父之時嘗比操以高光是以人君待操也逮九錫之加又安得不以爲君乎破紹之日又擬操以劉項是以帝業望操也始既望操以帝業又安能不帝之於後乎是操之絕漢非操也或之愚也或之死雖心於漢實死於操也然則或非穆之齊丘之比而誰比哉蓋晉室之篡此劉裕之逆也而所以助裕爲逆者劉穆之成之也吳室之亡此徐知誥之叛也而所以輔誥爲叛者宋齊丘成之也裕之無君成於穆之則宋之忠臣非晉之逆臣乎知誥之叛成於齊丘則南唐之能臣非吳之賊臣乎然穆之齊丘之逆人皆知之而或之以愚成逆人未之知者惟夫宋景文以二子比之則或可以不智失節始無所逃于天下矣故使或生於宋亦未必不爲助裕之祿之何者既誤於漢未有不誤於晉者也使或生於

漢昭烈顧命論

師山鄭王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私意於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為天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泰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之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擁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荊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皆為興復劉氏也。昭烈豈為身謀孔明益社稷之臣也。今劉禪昏愚。暗病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子禪嗣位而後為漢祀不絕哉。為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為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不足以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以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守經而不變。則苦劉禪之昏愚。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劉禪卒就擒縛。及其入魏。屈辱百端。畧無愧恥。豈惟劉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恨無窮。古人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非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遂亡其國。悲夫。

史記逆將

楊慎

漢末之董卓。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宋制義辭

南卷之三

五十六

徐淑

楊慎

子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王臺新
誄。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
矩。夫死。髮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
作烈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史綱彙編

卷七十三

五十七

晉書司馬師

正學方孝孺

書不可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為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
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畧。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
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
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
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構。以補其不足。而增其所未備。
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為毀譽。或務奇駭。
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人之視聽。而駕為浮辯。自左氏司馬
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況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
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
功罪。而欲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
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
儀引罪于已。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
廷欲貶諸將帥。不許曰。此我不聽。傳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
有不問。而削其第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
為小人。由後之言。則為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
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盛德無
繼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
御政弟之子。遂奔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
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
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
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况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
為奈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為信者。
也。徒信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為書
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辨其是非也。

牛繼馬

楊慎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馬遂為二槩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餵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於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証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受命此其應也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季九

乞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狀

朱文公

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見有遺蹟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穰皆有感應兼本廟邊臨匯澤大江水勢湍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聲述分明前項狀述舉行下都昌縣及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謂子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拆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閣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覷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倡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盤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意安在則其托興復以為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哉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為戍將石勒畏威公之疆殺馮鐵石勒自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無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詎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此廟為尤甚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辯所著辨論曰卓哉陶士行之

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播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愍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自運百甕於竹頭木屑之間纖悉經營雖一東之移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為之不屑也卒能慨然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迄為底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蹟比至灑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哉此蓋行高於人眾必忌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為之屈既士行臨先朝露後嗣寥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是遂從而誣

史綱紀傳 卷三 六十一

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見一麾東下子喪不顧直趨蔡州一時勤王之事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盟而退然不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屑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閭閻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謬妄之辭見其難明故也此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

淵明

宋濂

有謂淵明耻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于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間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始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宋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泰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史綱紀傳 卷三 六十一

陶淵明學莊老

真西山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書，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誅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與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耶？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譽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游澹泊，味出言外，蓋所謂憂憂近真者子。史綱疑辨 卷之三 六十三

嘗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子哉。

題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後

程敏政

飲人朱克紹所藏宋龍眠白描淵明圖，二凡十有二，此其一也。淵明之事，有程朱二夫子定論，後學宜無所復置喙者。吾友程少卿廷光，勿書一跋，并和歸去來辭，欲自學孔子，而以不仕無義責備淵明。予讀之，為之大駭。夫淵明自以晉朝世輔耻復屈身劉宋，故始終託詩酒以自晦，而人莫之知也。朱子綱目大書晉徵士陶潛卒，於南宋之朝，可謂得淵明本心於千載之上者矣。淵明平日詩最冲澹，至於詠荊軻，則激烈之氣奮然，如不可遏。以秦論宋也，平日與物無競，至於檀道濟饋梁肉，則峻却之，以道濟事宋為心膂也。此其心事當何如哉？而以孔子不仕無義，誅之，大失言矣。朱子楚辭深罪揚雄，而右淵明雄之罪正坐以孔子自任而誤認，不仕無義之語，遂失身於斧爾。惜吾友生程朱之後而為此言，故不得不一訂之。史綱疑辨 卷之三 六十四

桃源行

方虛谷

元序云子謂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國之亡不忍以其身為讐人後力未足以誅秦故去而隱於山中爾至晉而後漁者見其子孫或誇詡以為神仙固已非矣王介甫知有父子無君臣之句尤為悖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不遽亡之則亦避之蓋深於知君臣之義者介甫殆未知也淵明豈輕於作此記亦私痛晉之士大夫翻然事劉裕而無耻者爾予遍讀桃源題詠數百首無能發明此意故大書道士壁而刊之不知其僭兼是時韃酋寇蜀降將或為之用因并以寓一時之感而其實亦足以為天下後世為人臣者之勸云

佩蘭騷人在魚腹章華臺傾走麋鹿祖龍南遊萬事非腸斷沉

史綱繫辨

卷之三

六五

汪為誰綠王孫公子入函關半作長城鬼不還委質良難身死易長歌添入桃花山姬周以義興齊用為耻懷王殘於欺此恨痛入髓力不加虎狼固有去之耳向來長往人素心政如此俗人不識呼為仙謂無君臣益欺天慷慨褰裳睨東海不見當年魯仲連淵明為作此記不紀義熙同一意蓋殺人間淺丈夫反君事譬如大彘我入山中覓餘春千古義氣猶如新楚人安肯為秦臣縱未下秦亦避秦

爛柯

劉基

王生以採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此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歐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史綱繫辨

卷之三

六六

華論

元師山鄭王

王公禘序曰。鄭子夷先生爲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于繩墨。心未之審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該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迺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

嗚呼。聖人既爲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爲權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經權相濟。若體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矣。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在。天下共爲之至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爲天下之至乎。人臣之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守其常分。毋或凌犯。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暴虐。肆行禍亂。毒害生靈。傾危宗祀。爲大臣者。則權之以義。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爾。況母后乎。若曰。君臣上下。素有定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吾讀晉書。於賈后之禍。不能不深罪于張華焉。夫華在武帝時。即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有王公蓋朝廷。取以爲法。宗廟恃以爲安。况惠帝懸駭。國家大計。獨寄之大臣者乎。賈后專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爲庶人而幽之。此太逆無道。人臣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苟不能討禍亂。必矣。况賈后爲妃之時。戟擲孕妾。武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華苟能倡明大義。廢黜賈后。正定名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于動搖。國本既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爲。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

卷之三

六十六

善乎童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成。大亂將作矣。及其弑太后而覆殞之。賈後張顯謀欲廢后。華尚欲模顏調和。勸戒謂不致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已得以優待卒歲。不知何者。爲大悖。何時爲大亂乎。及其謀廢太子。劉下諸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鄴城。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搖。天下大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篡逆以成。馴致骨肉相殘。五胡乘間。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之罪哉。華之族戚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嗚呼。華也。昔者力替平粵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其怯也。蓋華本庸人。專於詩書名物之間。制度文爲之末。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豈知天下之大義。聖人之大用哉。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不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

史綱疑辨

卷之三

六十六

王導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景卷楊慎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喪之而實不然。機救械之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爲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權。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璿言于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至。導之於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敦之凶。導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明帝恐導。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也。碯子從亂。碯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璿。終也不能如石碯。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敦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爲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使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許。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戴爲三司。令僕。欲使助已爲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謂專橫。及其言應許。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導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曹氏而導慨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獨何耳。若下望之巖巖。乃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峯。當收爾邪。夫潰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衰子之所以賞。周舍

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見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傳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太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又按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中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斬劉胤。以叛。導大懼。勸帝大赦天下。梟胤之首。而以默爲西中郎將。自以爲導養時。陶侃侃曰。是乃導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才略可知。管夷吾之稱亦溢美矣。遂併及之。

王導傳

成都楊慎

余嘗反覆尋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聞耳其賊臣也元帝末昌元年敦舉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伐閭何嘗戮周之大臣乎又與王含書云昔年倭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倭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大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為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

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郝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廢誅戮亦已幸矣

史綱纂要

卷之三

七十一

陽明先生紀夢詩

慎嘗反復尋書目王導為賊臣頗為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先生松窓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王先生紀夢詩尤為卓識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陽明公紀夢詩備錄於左

正德庚辰年八月廿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略嗟呼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究辭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瀕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官闕高嶺岫中有仙人美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且陳切齒尤深怨王

道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觀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實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援大真舌不相為謀敦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實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為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閣窓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

因思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神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然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仇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望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垓彼敦之徒草木冀土臭腐同沉淪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識遂傳射一技二心王導徒神氣良久觀諸謝豈不力伯仁其底所以敦者備問顧天

史綱纂要

卷之三

七十二

終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無磨矣肯坐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識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其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譌戲倘其為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世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子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論梁武帝好佛

江明德

自漢明帝之時金人見夢四十二章之書始入中國然亦不過因果耳其說猶淺未至直指人心如達磨度盧後所云也奈何漢之儒者專門訓詁不足以振起聖人之道而因果之說亦乘虛以浸淫乎斯人之心下及南朝蔓延極矣梁武帝三度舍身群臣率以錢贖卒為侯景所迫餓死臺城因果之不可信非不明白而帝之所以惑之則有故矣蓋佛氏勸人為善其設心本不大畔於吾儒至謂凶惡之人殺香一瓣誦經一卷設一大齋會平生罪惡便能滌而去之是乃惡之大者盡試觀之今之為胥吏者乎一入公門惡念蜂起欺上虐下無所不為靜夜以思終有不能自欺者乃佛言罪夫既皆以爲飯依則其惡惡也日益甚彼屠兒劍卒操刀欲殺之時或誦佛誦經亦非此豈非佛氏害長其惡哉武帝之心是正姦等屠創之見耳方其爲齊大司馬也古守潯陽圍建康故人多矣及其爲相而加九錫也則殺東湘王寶至即其進爵而王也又殺邵陵王寶儀等三人得國之後思爲逆取順守之計要亦人心天理不容泯沒者觀其語南康侯之言亦良可悲矣惜乎無端人正士長養善端依依然莫知所從妄意因果之說謂可以滌愆免罪而奉佛之意堅矣吁蕭衍之亡其佛氏無父無君之教實成之歟

崔寔論君德以獻之非

正學方希直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任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脩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觀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蕘之弊必至於以人殉楚象箸之弊必至理臺瑯里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快意於一言以足以禍萬世安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而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非之者也豈非定之獨何人哉懷君恭暗則論時系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韋是非而謂凡爲君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書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誣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可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時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是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慶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

文帝能泰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
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軍火之燭其膏澤將盡夫明章
能扶植培植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
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敢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
收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
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
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水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
者陋無怪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
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為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
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新刊未軒林先生類纂

新刊未軒林先生類纂

四川按察司僉事

桐城

癸丑科同年進士

會友

戊午文魁

門婿

太宗借隋吏

書林

錦溪

西崖李東陽

蘇子謂唐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為太宗之謀借隋吏以
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
太宗縱有利天下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
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為善使房杜諸人法以聖賢
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
不谷綴者
是而已矣君子

平心不

自慶者必求其全母有所

虧玷以自質其橫議也使

無區湖之舉則建成

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王魏論

二泉邵寶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於義然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弗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乃愬然莫不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建成則死死而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

史綱統緒

卷之四

為其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而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守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竟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魏徵

崔銑曰語曰有一言而喪邦者其魏玄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收于董卓列為三國藏于五胡劫于篡奪分為南北竭于奢隋中間民命邦倫泯乎碎矣唐秦王負神武之器重聰明之實五年而天下定夷氛清徵輔建成乃日以殺秦王為事果遂此謀則彼建成元吉之昏狡必不足以荷大業宿警悍將並起亡唐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殆不其然夫齊襄不道子糾小白皆廢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傳輔之為旅避害襄公被殺齊臣遠慮協輿情而迎桓公夫定亂以賢勿以次受立以衆勿以黨變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異雖然論徵者舍其喪邦之大而嘗其事讐之細何居秦王斯世豈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滅哉但玄武之學遂數綱常惜乎

史綱統緒

卷之四

其無庸也嗟乎智莫大乎擇主忠莫大乎壽國義莫先於居身徵也知建成之莫可輔而早去之使佐太宗可也奉養然思安庸儲之位然殺秦王討黑闥之外忠言長策無聞焉或曰徵負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有為而以王猛自處也不識建成其符堅乎益彰其闇也已

太宗仆觀微碑

解縉紳曰。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太宗怒非其怒矣。

傳奕

李東陽

傳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闕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闕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惑。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生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論麒麟閣功臣瀛洲學士

胡孫藻

臣之以名聞者，當究其節義士之以學稱者，當考其德行。屈蘇武於麟閣之末，麟閣之謬也。置敬宗於瀛洲之列，瀛洲之玷也。為二君者，事雖公而心則私，難追後世之公論矣。漢宣之盡麟閣者，十一人博陸以定策，功丙吉以阿保，功趙充國，張安世，杜延年，劉德，韓增，或勸以書，或贊以言，皆有功於定策者也。魏相，梁丘賀，蕭望之，雖不預定策，當因許伯以論霍氏，梁丘賀以占驗而發任章之姦，望之嘗請退霍氏，蘇子卿雖以故二千石預計，謀立帝則定策功視諸臣稍劣者也。帝之時，吏稱職，民安業，單于來朝，號稱中興，以諸名臣輔佐之功，表之高閣，雖曰不可，吾獨惜其一念之私，勃鬱呈露，十一人中，非預策立則預誅霍氏者也。或曰：子卿之言如是，節如是，帝特屈之以示夷狄，使知在子卿之上者尚多也。此亦儒者之臆說耳。彼克國者，非有名於夷狄者乎？何不屈之下也？使帝真有意於名臣，而以公心處之，則如黃霸之治郡，夏侯勝之明經，于定國之治獄，亦皆名聞一時者，曾不得少廁其列，何哉？班史謂以是知其選，其引而不發者乎？吾固曰：屈蘇武於麟閣之末，麟閣之謬也。乃若天策之開館，招徠文學，吾又知其私也。是時武德四年，太宗一藩王耳，交通豪傑，私植黨與，豈其職分？置官屬，開學館，升儲之漸也。儲位既正，受禪之基也。太宗之假以恩寵，特欲深結其心，俾樂為我用，故應太子之禍，房杜甘心為之，周旋去不仕，如收稍知忠義如思廉，耻教官人如允恭，耻為之師如凱，皆願進閣下矣。由是觀之，瀛洲之尊寵，太宗之微濫也，豈真有意於文學耶？史稱學館之開，與諸賢討論文籍，夜分乃罷，厥後登大寶，復置弘

文館，聚書二十萬卷，講論不輟，詔修晉史，則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而總題以御撰，天下後世莫不曰：太宗之好文，學如此，其甚然。帝王之學，豈徒若經生學士區區於著書立言，叩其佔俾而已乎？若諸賢果精於講論，則建成元吉之死，誠可自附於周公之誅管蔡否也？借曰彼欲危社稷，王明之封與經籍所載，合歟否歟？夫內不足者，必務外飭，使太宗真有意於文學，則先德行後文藝，如敬宗父死，舞踊求生，而女嫁蠻酋，是姦邪之雄者，屏之可也。史稱太宗之於敬宗，聞其名而召之，是知太宗之所以收人才自輔者，特欲取一時虛譽之士，掠美緣飾為取大位計耳。吾故曰：置敬宗於瀛洲之列，瀛洲之玷也。自後唐史置敬宗於義府之列，固有公論。漢史不能為子卿稱屈，乃列於李陵之流，何哉？蓋當論之聖達節，次守節，臣之有勲名而不本於德，節盜名耳。仲尼論四科之叙，必先德行後文學，士之有文學而不本於德，虛文耳。惜乎漢唐之君，不足語此。雖然，漢宣勵精為治，綜核名實，卒使功光祖宗，業盡後嗣，伴德殷宗，周宣中興，諸臣左右之功居多。太宗百戰之餘，未遑他務，急急於學館之開，淨洗陳隋釋氏之習，文學諸賢，請實之功，亦不少彼二君者，後世之君，亦未易及也哉。

古者無民

升菴楊慎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土者。皆有姓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帝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則黎民又是何物。亦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遇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遇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遇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買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遇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居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夫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耶。

李杜韓柳

胡廣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思如水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夫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瑒。欲乘危割據江表。叛肅宗。杜作猛虎行云。於旌纓紛雨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闕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義。歟。元稹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其堂奧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關邪宗聖。固有其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任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為而敗。後又訛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為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渝。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段秀實

李東陽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勒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珣數人。追及於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八。蓋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真。孰忠且智。杞志真。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耶。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待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牛李維州事

胡氏廣曰。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資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殆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為唐患。屢為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讓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凡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圍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常畢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為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盧藏俊將兵入據其城。其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搆西戎腹心。可洗久耻。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馬騎綴回中。怒氣且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自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就悉怛謀歸之。吐蕃

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誅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肅入吐蕃。肅宗破取之。而不能得。悉恒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傷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恒謀枉死。負冤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都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隆詔。還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獲利之有。而神宗不聽。遣神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

史綱要

卷之四

十一

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未樂。夏人來事。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為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為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為當。楊月湖曰。牛李維州之事。溫公是。僧孺致堂是。德裕西山并引之於輔相事業。而無所折衷。朱子謂德裕以利言。而實為國。僧孺雖以義言。而實已私。且已受其降。演別為之慶。乃傳送悉恒謀。恣其殺戮。則非矣。此論極精當。西山不收何耶。按胡廣之言。正合朱子之議。其論溫公所以是僧孺者。又得其西山不取朱子之微意。

李泌

李東陽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為元帥。泌懼其偏也。諫而歸之。及欲以倣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倣自辭之。張良姊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倣有惡於良姊。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群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心也。泌必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已於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姊輔國。構結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強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於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媚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已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托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式未粹矣。

史綱要

卷之四

十三

唐李泌傳贊

朱右

贊曰子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必自資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官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股肱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參諸記錄別者必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越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恠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史綱疑辨

卷之四

十四

逸史劉給事

胡廣

唐代宗泰元年。饒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冠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賜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嘗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楊雄曰。莽嘗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託不務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則給事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史綱疑辨

卷之四

十五

韋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清節史逸

景春楊慎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而皆惜其未聞。亦名言也。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故安國論五代宋令詢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為郭威所殺。忠恕往往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按忠恕當作比干。圖元。裴斐子山以進帝覽。忠恕有慨於郭威故作是歎。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徐一夔

古人爲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爲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爲然而邊將多失機金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倦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於晉之界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歐陽公至於德勝之戰尤奇宋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厚兵攻交州故與凝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知補緝且爲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復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爲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主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爲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爲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莽雖崛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常事莽矣苟或營事操矣彥章起自三巴才知書尚得而仕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爲妻爲之婦者何敢不以爲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爲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自于天下後世無以爲人臣勸困者于篇

鍾葵鍾旭終葵

俗傳鍾旭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旭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阿奴之類耳北史堯暉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下宗懔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旭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旭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從曰終葵圭首六寸爲旭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推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天子搢珽珽然無所屈也顏之推曰珽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王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悉笑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程敏政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陳壽刪潤湘山野錄而薛之陳樞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然耳夫壽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壽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脩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壽故下可勝為遜避太祖下皆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壽改截她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三字野錄出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勸引群臣環瞻聖體王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壽畧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壽既刪潤之以為正文夫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截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壽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瑩反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樞之所以刪之者何也曰樞止據陳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後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樞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抵牾強合于一其附會比壽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壽宋論復指樞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樞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又

出溫公事當不妄壽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不同壽既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壽之刪潤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錄以籍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則臆度之大過亦恐李壽復生不肯自當其史稱壽傳極群謀其為民編事務廣采擇焉不情殆有可乎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人言之者何也惜曰高宗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益泯然元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諡煬

史綱編纂

卷之五

九

原發之案。而深文考詆鉤致其罪。偶有刻文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于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集。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行。至太宗立真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其故太宗廷策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兼以年歲之未邁耳。或將有待焉。而遽引為元平。夫傳疑史法也。以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據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書經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載。陳搏對太祖火日之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說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弒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錄。皆託於佛老之徒。之。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於無乎。予之所敦信者。通公紀聞。外一無取焉耳。

予初為此辨。以告同館之士。然猶以考據未的。且不能盡諸說異同之故。因別為宋紀受終考三卷。藏于家。

題宋史大義

楊庶

宋太宗與太祖之釁。乃古今未決之疑。微嘗聞國朝史館儒臣編集宋元二史綱目。至此則議論互有異同。然截斧大聲。固已分書於其下矣。先是保齊劉文安公作宋論。歷證太宗之事。以為有。其後新安程學士作宋紀受終考。歷辨太宗之事。以為無。學士蓋在史館者。今觀綱目所書與學士所論。則一時異同。從可知矣。近日太乙丁居天錫復作宋史大義。盡師受終考之案。予得而觀之。竊為茲事。要在於壬子癸丑之兩日。其次在於宦官官婢之屏除。故二家如此各極其辨。至於程公之截。則又緊要之緊要者。而受終考則未嘗置辭焉。予嘗誅史有謂云。禪受從容。夜柱斧猶聞。截地聲。天錫亦見取之。要之公論在人。千載不泯。而所見則有不同。

宋史綱目

卷之四

二十一

寇公求使相

此為蘇公龍川志論寇公故有此辨

江文定公曰無垢居士昔為應原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此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正慎言之予知斯言之為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為妥臨澗門下士而草曼公罷相制有廣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為太甚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譏制輒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於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史綱要

卷之四

二十一

積陰德為久長之計

宋齊劉定之

陰德三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者孟子謂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脩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為此言當其守從二子之後以至孔子之無乎君實之目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祐祚宋必無此事病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人以此言為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為不足以知君實者其畫人馬竹梅工書能詩蓋王摩詰李伯時之流當其存目見輕於姚燧以史綱要

卷之四

二十三

有以也且多為老釋二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宋宗室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酒書畫之域後之君子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考疑按趙孟頫嘗書司馬公戒言曰積金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守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若積

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子孫世世可長

守而勿失也此言雖善所謂有意為善雖善亦私也

宋齊因王大理同節有此書故論辨之

蘇子瞻

胡廣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雇役用差役蘇子瞻亦喋喋不已其初欲中立於荆溫兩間冀免後患耶觀其為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廟精之政漸致墮壞理財疎而備邊弛故撰策間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僭之貶罪子瞻全佐助溫而不貸其畧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為司馬亦何益子瞻作君實神壇碑深美其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跋東坡尺牘後

東山趙汾曰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遊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效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極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真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若陸子厚書所論黃向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

惟於方寸者如此

蘇氏構杌序

程敏政

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學術邪謬足以亡人之國而不知有眉山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之罪浮于安石倍徙也夫其罪之浮于安石者何哉安石尚知三代為可法而蘇氏以湯武為篡弑安石尚知以明道為忠信而蘇氏以汙川為姦邪必欲殺之而後已諸儒此類皆儒者所不敢言亦不忍言而蘇氏慨然自聖不復顧忌其絕天理之非不可勝誅矣蓋安石之禍禍一時蘇氏之禍禍萬世子朱子生蘇氏之後其知之特深故凡見于言語文字之間者斷斷乎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其言比于抑洪水驅猛獸却戎狄蓋好惡之正出于天理之公為後學者所當世守也今夫朱子之後益遠而為蘇學者益盛竊不自揆謹取于朱子平日所黜蘇氏之言萃為一編凡近世諸賢其議論有合于此者悉附其後題曰蘇氏構杌以寓除惡務本之義嗚呼後孔子而生者若孟子之距楊墨韓子之闢佛老朱子之黜蘇氏其功蓋同而世有未之知者楊墨佛老之禍顯而易見蘇氏之禍深而難測要之則皆叛聖人之道者也故常以謂楊墨佛老之學如劇盜蘇氏之學如美色其禍皆足以殺人然劇盜之禍人得而避之美色之禍則陷其術中而不悟有也繼寫或并僭為之序以告學者而首以安石為言非怨安石也所以甚蘇氏之惡云爾天順五年龍集辛巳夏至日書

記徐元張旺史整

胡氏廣曰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弑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餘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邑遣高王全來求舉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桬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爲宋乃不能拯又不得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桬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史剛錄乃卷之四

當以益公所記爲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馮京

楊慎

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傳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

史剛錄乃

卷之四

二十七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翰林為崇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國子監傳士楊廷用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淞江紹興府知府彭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近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鏗亦以言可見後學之心皆有未安已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合仍照例用手本行請本院查照議擬徑自具奏等因謹按諸儒從祀于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可易知也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為豫章羅氏再傳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踰為正宗文定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溯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廁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盡學者之心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正議謹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

設行之當距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馬能免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于何籀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乃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

書宋鑑長編所紀先文簡公事後 程敏政

按長編之全文如此。正後之脩史者所本也。夫宗文所居之第不敢擅闢。而請御降為徵。此乃謹之至者。烏得為罪。然則公之黜實張士遜所傾。與歐陽所撰碑誌之言合。作史傳者既不能推明士遜所以中傷諸賢之意。為後世小人傾陷君子者之戒。至於市材木者。程琰。偏女口者。龐籍。及呂公綽等。而史皆歸之公。鄭戩因李宗肅移劾于臺中丞孔道輔。謂罪薄不足深治。而史以為御史按劾得狀。不准無所推明。而反加深文焉。其不足為信史也已。敏政嘗承乏編纂。讀通鑑綱目。熟讀宋諸帝紀。筆削之間。誠為簡當。至於列傳。則其前後自相抵牾者甚多。蓋雜出衆手。故也。噫。原作之。心豈陰有所向背哉。特欲隱括舊史。而詞不足以達意。遂失之爾。南豐曰。史者所以明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不然則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能赫然播天下之口者。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幸而不暴着於世。此言是已。敏政故錄長編之文於前。南豐之言於後。使來者讀之。是非自見。而亦不能無慨於作史者之難也。

書先文簡公宗本傳後 文簡公名琳嘗

按蘇轍龍川志載先文簡公一事。云當仁宗幼冲。章獻劉太后垂簾。時有方仲弓者。上書請立劉氏七廟。如武后故事。章獻覽其疏。裂而擲之地。曰。朕不作此負祖宗事。公亦嘗獻武后臨朝。而人莫知之也。王洙侍讀實與聞之。然仁宗性寬厚。故公卒至宰相。而宋史本傳取之。且曰。人多以此薄公。嗚呼。事有出于一人之私意。而信史書之。就不以為誠。然哉。亦有卓然謂事

証為不足信者。必其偽之淺。不足以欺人也。考曾宗道之傳。仲弓上疏請立劉氏七廟。章獻以問群臣。眾莫敢對。宗道獨進曰。太后欲立七廟。如嗣君何。其事遂止。為仲弓者。初未嘗一字及武后也。又考之章獻之傳。公為三司使。嘗上武后臨朝圖章。獻擲之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然後知仲弓所陳者。劉氏七廟之疏。公所上者。武后臨朝之圖。一倣一忠。事實相反。故章獻於仲弓之疏。頗欲藉眾議而從之。於公之圖。直怒其諷諫太甚。而輒乃欲因之以誣公。遂反以擲疏之事。及不負祖宗之語。歸之仲弓。而雜置公獻圖之事其間。又相混以成其誣。而不知其作偽之淺。不足以欺人也。夫擬人必於其倫。故稱君上必以堯舜。苟以桀紂。未有不以譏斥者矣。章獻任當時。如御正殿。受嗣君之朝服儀。未有不以譏斥者矣。章獻任當時。如御正殿。受嗣君之朝服儀。未有不以譏斥者矣。章獻任當時。如御正殿。受嗣君之朝服儀。

史御疑辨

卷之四

三十一

天冠袞衣而祀。太廟群臣之附已者。進不附者。黜天下之人。知有太后而已。其漸至於廢君稱制。無難焉。公預知之。以為太后婦人也。諫之以言。則難入。證之以事。則易見。武后之罪惡。人所共知者也。太后欲稱制。則武后矣。因為圖以獻。即世之所謂影子者也。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夫其以庶髮僭亂之容。上擬母后。此章獻所以裂其疏。而有不負祖宗之語也。元文宗嘗欲觀古名畫。學士變子山。耿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其事正與此類。子山一代賢者。豈願其君之為紂哉。由是觀之。章獻終其身。不敢指斥幼主。以規稱制之舉。者公之一圖有以陰弭其邪心也。史不以此難之。而反以此薄之。何其取舍之異哉。然考公一傳之前後。則其証亦有。不待辨而明者。傳之前曰。公知開封時。有王蒙正者。聯姻章獻。

太后。子。齊。雄。極。老。卒。死。貨。其。妻。子。使。以。病。告。公。察。其。辭。色。果。令。有。司。驗。得。捶。死。狀。太。后。謂。公。曰。齊。雄。非。終。人。者。乃。其。奴。嘗。獲。之。公。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若。以。歐。圖。之。事。為。倭。而。不。定。則。於。此。宜。若。承。順。風。旨。以。說。后。意。何。乃。面。折。廷。諍。務。取。其。親。戚。而。殺。之。彼。此。相。較。若。兩。人。矣。又。考。之。諸。傳。參。以。長。編。章。獻。既。崩。仁。宗。親。政。於。此。兩。府。大。臣。附。太。后。者。呂。夷。簡。張。耆。等。同。日。罷。政。而。仲。子。亦。自。殿。中。丞。貶。汀。州。別。駕。凡。庶。僚。之。中。不。附。太。后。者。如。宋。綬。王。德。用。章。德。象。及。公。先。後。並。登。兩。府。當。時。舉。錯。之。蹟。判。然。兩。途。不。可。掩。也。若。曰。仁。宗。性。寬。厚。不。以。獻。圖。之。事。罪。公。使。與。綬。等。同。升。而。不。與。夷。簡。仲。子。等。同。貶。又。何。其。厚。於。此。而。薄。於。彼。乎。此。事。之。必。不。然。者。或。曰。輟。之。為。此。志。也。實。者。亦。多。矣。且。無。宿。憾。也。何。獨。於。公。而。誣。之。曰。蓋。有。由。也。輟。之。兄。軾。於。伊。川。先。生。有。隙。嘗。謂。伊。川。為。姦。邪。而。力。詆。之。門。人。子。弟。遂。相。植。黨。為。仇。家。公。則。伊。川。之。從。伯。父。也。所。以。誣。之。者。此。也。或。曰。輟。之。言。固。誣。矣。其。引。王。洙。為。證。佐。則。亦。豈。盡。出。於。作。偽。者。哉。曰。洙。之。言。有。無。未。可。知。而。竊。意。其。容。或。有。之。何。也。史。稱。洙。當。至。和。初。為。翰。林。學。士。朋。比。卒。相。陳。執。中。鈎。據。非。禮。追。冊。張。貴。妃。為。溫。成。皇。后。立。園。祔。廟。置。仁。宗。於。有。過。之。地。不。為。清。議。所。容。然。則。投。輟。之。意。肆。誣。正。人。欲。同。歸。不。善。以。分。其。罪。亦。事。之。或。然。也。所。惜。編。宋。史。者。不。能。正。其。誣。而。反。有。取。焉。使。一。傳。之。間。自。相。矛盾。而。卒。為。后。世。不。信。之。地。者。幸。其。作。偽。之。淺。也。作。偽。之。深。而。足。以。欺。人。者。安。知。其。無。耶。

史記疑辨

卷之四

三十二

洛黨蜀黨朔黨之分

保齋劉定之

出處嚴崇政殿說書程頤願在經筵為翰林學士蘇軾所嫉願門人賈易朱光庭攻軾軾所厚孔文仲顧臨詆願章疏交進願以是罷久之軾亦罷是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洛黨願為首蜀黨軾為首朔黨劉摯梁燾王叢叟為首其輔之者甚多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德裕牛僧孺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摺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黨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

史記疑辨

卷之四

三十三

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洽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願為首者願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摧枝賀而往求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願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有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願為學者所宗公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願而尊已之尊不異已而惟願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幸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冉閔顏淵善言德行若願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寶可相愛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

排斥之跡形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以辭色。此何爲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爲之首。以合群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援隣之兵也。其不趨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賢者自不容容。則猶兄與弟相閱而爲必破之家。心與肺相尅而爲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頤孰不皆以爲賢。而不容顧者軾也。使軾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哉。

尚論三黨。萬古之斷案。東坡有靈。必爲首肯。按蘇軾與弟轍之言曰。吾平生目中。不見人有不賢者。審如是。何獨於程頤曰。臣心知其奸。然則其所語軾者。自欺也已。夫以王安石尚知程頤之賢。軾乃嫉頤如此。朱晦菴儕之安石之下。孰云過哉。

升菴楊慎曰。君子不可立黨。宋劉炎通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爲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耶。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帝諷道錄院冊帝爲教主 劉定之

帝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晉王清王。長生大帝。是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懷請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爲教主。正道君皇帝。時帝方寵信溫州道士林靈素。靈素言劉貴妃卽九華王真安妃。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吏。已卽書罰仙吏。褚慧皆從帝自天降生者也。帝賞資靈素無算。賜號通真達靈先生。升溫州爲應道軍。令僧尼改學道。作千道會。靈素據高坐。講經。士庶入殿。聽講。帝設幄坐于其側。所言鄙俗。雜以嘲詆。用資嫖笑。莫有君臣之禮。後靈素與道士王允誠爭寵。益自恣。遇皇太子弗飲。避太子以爲言。斥還死干千里。

史綱類纂 卷之四 三五 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爲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微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文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爲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微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於清淨慈儉。以爲本者。是而棄其綱紀。刑政不以爲用。者用焉。而於其資以爲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窘乏者。以之完足。可馬晉於其資以爲本者。不資之。而於其不以爲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冥於麴糵聲色。而天常失。紛擾於胡羯戎羗。而人紀紊。而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至不能。淫漢文帝能

之於是時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脩丹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
錄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饗其寵
祿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脩丹煉藥之言惑焉
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錄齋醮之是務設帷坐于林靈素之側
聽其嘲詠嬉笑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
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
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至此教君此道而天
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
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眾不自知他日將
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嘆哉徽宗專信老梁武
專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興
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
史綱疑辨 卷之四 三十六

之當脩為而不脩為者多矣而況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
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首論老氏之得失深得漢晉治亂之由中論脩煉醮錄
之變詳盡小人誑惑愚君之術末論發異端竭民力之
害足為萬世之戒

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王應

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
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
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
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嘗遷於岐
子又嘗以對滕君夫犬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
許之況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
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難卒賴勤王之師
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
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以
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虜
復入寇何舉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
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泉知常而
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若從大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
事命康王為元帥李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
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
乃為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按其宗澶淵之役當宋室全盛之時群臣議南遷者不知宋之
力足以致勝也冠萊公之謀是也徽欽之時金虜方張力不能
守行幸以圖後功可也蓋諸侯無可遷之地則以死守之義也
苟可遷以圖存太王且為之況天子容有四海乎王應之論早
矣

張俊張浚二人

升菴楊慎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尤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數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豫遣子麟姪兒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

史綱疑辨

卷之四

三十八

與史丞相彌遠書

程端明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此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虜或潰歸逃亡紛紜百里不絕髮輪尺鐵不反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今兩淮騷動勢掣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為朝廷尚多壘蔽之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為何時而猶有如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義著於越三靈而左右壘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除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言未必上而聞之未必下行爾是故不暇屢數其事獨顧心去左右屏徹華政四方章奏即為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姙誤國等事苟且今悉取露者則以公議懲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暱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為福亦及掌爾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耶世之士大夫歸為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為言者先為惟明公重圖之

董墩程先生曰按此書謂淮北之事如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兩淮騷動勢掣長江者考宋史實

慶三年六月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統副使姚勣八月名貽忠義張惠執知軍事彭忤降金蓋指此也吾郡虛谷方公每謂端明比干彌遠與廢丘之事而此書乃公斥其非且謂左右陷明公為萬世之罪人與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等語其言凜然如斧鉞無一毫阿私之意是豈乘時徼利而不顧大義者哉又考史明年端明出知建寧府則其邪正向背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蓋寧宗立理宗為皇子詔書實端明所草理宗即位首擢端明為講官故虛谷疑之而宋史據之誠有如靜修之所謂無邊受屈者矣虛谷又嘗著宋季諸臣小傳東山趙先生闢之以為出于公疾則其所以書端明者豈足深據哉

岳飛班師

後漢書

議者曰忠武之屯朱仙也中原咸思附之蓋違詔而復舊京棄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銑曰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無咎臣之事臣無貳適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反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將成者請可也專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之順哉高宗屏至也親見父兄好妻之辱耳於竄伏而不敢奮蓋畏金人猶得難以綿地之力與角也故檣之言與之技使忠武抗而北也或罪其違詔而叛君之將何以禦狄乎語曰同力度德自王安石用事以來宋失民久矣彼兀木者非折箠可下也且勝負之機天智難料郭李嘗敗於思明矣況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苦言有技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豈得而遂哉增卜人之姓也人者各於謀國而捷於憂國拙於用材而巧於也有一也聖之與之必窮以促使自失其據而後已夫至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北檣之甘心快忿者一也而已夫至此復安歸乎夫帝王挾亂之道二曰德曰相將其末焉是故附衆以仁招携以德迷方無悔者始討之而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耳齊作內政而後援楚越生義教訓而後制其蓋本提者露披其心防隙者水發其成夷狄往來之固非鄰國之守然彼君相如此徒責功於一將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不庇其宗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費辭焉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厚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詭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守台時朱熹提舉游江甯平仲友發果腹饑抑姦抑弱初中津浮梁以濟艱淡民至今賴之求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後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邪過其家葉間為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議廷議終不決元脩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無為此傳有肯哉

綱目

卷之四

四十二

朱陸同異

望墩程敏政

夫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初學小子便能知之然皆不過略諷于口其能體身而驗諸心者蓋鮮矣諸試言之夫所謂尊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則無毫髮瞬息之不當謹若中庸之戒慎王藻之九容是也所謂道問學者知天下無一事而非分內則無一事而非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是也古之人自八歲以下悉入小學其行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故至十有五歲則志氣堅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後入大學而以格物為首事今之人未嘗有小學之功一日乃遽侈然從事于大學故其獎至于躐等陵節而無成惟朱子深見古人立教之意故以之註大學第五章曰始教見格致之非小學首事也知而謂之曰窮而謂之曰窮皆因小學之功已八九而後可施格致之力求至其極又以此之註中庸第二十七章曰非存心不可以致知玩又之一字則又以見尊德性者其本也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玩又之一字則又以見道問學者其輔也大抵尊德性道問學原非二事如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至其極者實非二也日用之間每有所學即體之于身驗之于心而無任外之學事外之理乃朱子繼往開來之業而後學有同極之恩者也其為門人改道問學齋為尊德性而以爲警學者支離豈亦有見于是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立言垂教無非欲學者於身心用功而學朱子之學者漸失其本意乃謂朱子得之道問學為多蓋非惟不知所謂尊德性亦并不知為何云道問

學而道問學者何用也其在宋末元統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
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
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禁起
頭典不可數計六經註脚抑又倍之東山趙氏謂近來前輩著
述殆類夫僧僕鋪面張君錦繡者如欲以是而為朱子之傳
咎陸氏于既仁亦過乎說者謂朱子之學有傳陸氏之學無
傳以其學之似禪也夫此道自孟子而後幾千五百年曷嘗有
傳之者顧以此為優劣既非所以服人而宋元諸儒如前所云
者謂其能得朱子道問學之傳可不傳乎陸氏之學固未暇
論也今去朱子三百年人誦其書家傳其業顧未有小學追補
之功而人以記誦詞章之工拙為學問之淺深視晚宋盛元諸
儒更出其下此所以少懼而不敢苟為異同者也陸氏之學已
史綱繫解 卷之四 四十四
備道一編中而朱子晚年以尊德性為重見于書者可考也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方希直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以為全甫
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
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世雖
之不與天實華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
敗之于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
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上而不報死
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
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
知予所慮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屈弗
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
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全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
史綱繫解 卷之四 四十五
則以為妄得全甫進退以死於牖下言全甫者罕矣尚何不用
之足惜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全甫而見之
當何如耶

宋高宗復讐

崔銑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繫矣毋妻虜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乘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繼以惇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竊進而伴退圖利而援經倡邪而任道其警君子也殞其生又代其死排其議又滅其學誣其罪又載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末垂涕而畏公議易曰包無魚起幽無民而濟有是理耶然則宋不復興歟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時方金之下汴亡帝中國之志而民初遭虜虐思鼓而去之金人立昌及豫旋師大漠高宗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宗澤貳以韓岳糾兩河之忠義警可復也是曰順人岳飛朱億之捷虜懾民悅高宗若能內任趙鼎參用諫諍招撫惠服明罰正典警可復也是曰秉時夫何汪黃間其交秦不脅其主臣身弗保何助於國已而金謀既成逆豫再廢策士利臣効能宣力中原之勝豈易窺哉且入興滅振頹復主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德以克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明立蜀王朴興周皆功運帷闥而効收遠荒宋之君臣在人忽邪忽正脩事也忽暗忽明議制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閹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疏其他末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甫罷印作警之延萬叢棘蔓引根滋莫克剪伐儒者迂辭疑學南勝成敵小人遂困之立禁以排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眈目而非和議據情而任復讐徒爲簡牘之贅已爾

許文正公祠堂記

名儒黃晉

禮法施於人則祀之公踐履篤實議論純正可以上繼考亭之統而用夏變夷利澤及人功業尤爲炳煥法施於人公蓋其人也秩以常祀宜矣獨近世儒者謂公華人也適臣于元非春秋內夏外夷之義有害名教縉紳之士間有惑於其說者瑯嘗者論辨之大畧以爲中夏夷狄之名不係其地與其類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無容心焉舜生于東夷文王生于西夷公劉公古之儔皆生于戎夷後世稱聖賢焉豈問其地與其類哉元之君雖未可與古聖賢並論然敬天勤民用賢圖治蓋亦駁駁乎中國之道也夷狄之俗以攻伐殺戮爲賢其爲生民之害大矣苟有可以轉移其俗使生民不至于靡爛者仁人君子尚當盡心焉况元主知尊禮公而以行道濟時望之公亦安忍猶以夷狄外之固拒而不仕哉且作春秋以訓萬世者非孔子乎春秋所外之夷莫大於楚楚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使不沮於子西孔子固將爲楚之臣矣孔子魯人也尚可臣楚公元人也適不可臣元歟然則謂公之臣元有害名教妄矣然有謂公雖臣元亦不能變其夷狄之俗似爲所補者竊以爲不然大寒不能驟變而爲大暑大暑亦不能驟變而爲大寒故冬之後必有春迺至于夏夏之後必有秋迺至于冬天道尚不能驟變而況于人乎昔孔子謂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齊中國也胡不一變而至于道哉勢不可也元習於夷狄之俗久矣公疎遠之臣也乃欲以一朝相遇之臣盡變其累世積染之俗豈易能哉以是疵公固無愧矣由是而觀則公之臣元無不可者

許衡論

後渠崔鉉

崔子曰。聖人胡為而貴中國也。禮義存焉爾。胡為而賤夷狄也。華禮義焉爾。中國而華是。斯狄之夷狄而知慕是。斯進之是。故楚乃春秋之深誅絕者也。然桓文任伯。皆緩俠弑君之賊。而楚族能討之。春秋略其假。而予之。故曰。禮失而求諸野。不愈於大放乎。昔中夏陷於金。而後元興許子之鄉。為夷域而自其先。已臣夷矣。狄之虐也。日甚。民之存者。如髮。仁人者。忍坐視而弗救哉。世祖知許子於潛。尊其道以隆禮。故階之以收亂。可也。雖然。許子未嘗以其名帝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則往。舍是無往焉。是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催臣不誅。則辭。鄉教有款。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居元之朝。未嘗久淹也。故程氏宋氏之學。禁於宋。而元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衛起之。若夫化夷為夏。如古文時斯變通之德不同。久專之積。迺致矣。或曰。劉因之隱。非與。曰。元承劉子於名。劉子出。則為食於夷。是危邦夷朝。任道則行。徒祿則違。可也。尊德則就。具臣則避。可也。

奏考正祀典

程欽政

為考正祀典事。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斯以崇德報功。而垂世立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並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歟。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子弟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

一黜馬融劉向賈逵王肅何晏何休戴勝王肅杜預漢

晉從祀諸人

史綱疑辨

卷之四

五十一

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郎。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覽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為觀之。則眾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掘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生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沉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狀頭為諛。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議。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

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源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勝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惟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勝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視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結人以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代吳之際，因所獲之機，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

史綱疑義

卷之四

五十二

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誦和佞，貪墨怪妄之迹，將自耳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

官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廬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親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祿祀，鄭衆、廬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勝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為備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 批點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晏、何休、戴勝、王肅、杜預八人，且以鄭衆等五人止祀于鄉，至后蒼有功於禮而加封爵從祀孔廟，渾合祀典。

二 正孔門弟子姓名

史綱疑義

卷之四

五十三

孔門弟子見了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差謬。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祁易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蠹，勝而孔子稱遠，後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中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遠，後於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虛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命宗

千本廢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

批申張申續申黨實止一人信當存其一去其二公伯寮之祀其罷當速若遽環林放之功縱非孔門弟子亦何忝於從祀哉仍舊可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至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二人文中子王通是也

史綱疑辨

卷之四

五十四

通之言行先儒之評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迄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朱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太約以為少述者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

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歿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

批楊雄極見稱於魯王終非正論黜之宜也苟况何人獨可從祀信當並黜若王通之太平十二策縱可措之事業獨不思煬帝非可行之主程朱所謂粹處不知何

史綱疑辨

卷之四

五十五

據宋濂之作太白山人傳亦非無因終可疑也

胡瑗力行雖無規于許衡然衡夷俗挺然振起瑗生於隆盛之時其不得祀祀未必無可疑也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堂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此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祀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

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熙燕萊蕪侯曹熙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希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會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來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奉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議欽此

史綱疑辨

卷之四

五十一

廣正統論

升菴楊慎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日是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乘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日是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日是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背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從竊夏四千餘年則有莽操之僞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嘗紀武壘矣涑水氏嘗帝晉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廢矣吾誰適歸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兼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配上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生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時亦將曰吾誰適歸即吾

史綱疑辨

卷之四

五十七

偏。如舜之知。回之仁。由之勇。則中庸之可能者。亦既祛之。德性全矣。斯可推以事神。君子之道。貴而隱以下。明治人之道。所謂莫見乎隱。至是則明事鬼神之道。以終莫顯乎微之意。章首贊鬼神之德之盛者。將言大舜文武周公之德。而先之以此。夫大舜文武周公。德配天地。澤被天下。後世雖云既沒。而其神昭著無乎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仰乎天。則其神之昭于天也。俯乎地。則其神之著于地也。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葵。大雅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頌所謂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正此意也。以下文云。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結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上文言天地造化之鬼神。而遽以齊明盛服承祭祀為言乎。蓋如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

史綱疑辨

卷之四

六十一

孝。斯其所以為鬼神之盛德也。斯其所以為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事神治人。非有二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如示諸掌。由是觀之神以造化言。而鬼神以人鬼言也。明矣。况夫子答宰我之問。有明言乎。後之學者。不以先入之言為主。而虛心求之。則有以知夫子之言精且實矣。

聖辯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偷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王。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謨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紐。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授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魏刻有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給得璽。懷以歸。尚送懷。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耻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耻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也。請在燕。則燕為符堅所併。而堅見璽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朱齊梁。而使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華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士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于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注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寶。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

所獻璽非真。詔之重寶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千重寶降遼之日。秦璽之毀于火也。已灼然著于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以咸陽。豈堅之所藏。蓋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孝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詳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置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文王二尺許。文曰乾圖天地。幽贊鬼神。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王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于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中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傳。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何獨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楊慎考王璽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王印璽。

中丞崔或秘書丞楊桓。辨其為傳國璽。上之。

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三矣。至宋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勗至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唐後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屬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又得之。以為宋寧宗獻。若果屬而歸。皆則宋徽宗正街名受欺者。又何疑其無頭角無缺却之不用。而別製定命寶耶。賈跡在宋。屢敗露夫而元之崔或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為楊桓素工篆書。即著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或。而記名于碩德之妻崔或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即戴成宗。而為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職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為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按北齊制傳國璽為篆書。又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史綱疑辨

卷之四

六十三

右二說不同

十國紀年。晉開運志。北戎犯關。少帝重寶。遺其子延照獻國。璽于遼。遼主訝其非真。

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斷地得王璽。蔡京及諸議王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也。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也。上不免欺天。而況于欺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後宋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龍門辯

程文簡公

秦再思記異錄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搔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
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並河西上唐人嘗教禁來捕至仲春
後有鮓額不化者傍岸求死終不過富平津津源蓋州歲以致
貢柳宗元嘗為文刻置禹廟此蓋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
龍門之文遂從而為之說曰過門者為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
是變化而遭黜者也予疑此語久矣於禹貢論不敢辯正者以
龍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說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辯也以
書類求之導河自熊耳者地書以為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自
之而已實其實嘗有熊分耳為山也乎砥柱折城實皆如柱如
城而何人建為此柱折為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並類而言
則夫龍門也者正以湍峻東疾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物
故取象以名未知真有魚嘗化龍之事也然而其事又有不可
不究者四瀆未嘗無魚何為此地獨有大魚暴鯁而下又不遇
旱也以予所見蓋河魚起水而上於湍急處產子及其困極
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富平雖為大河而有浮梁橫亘津面魚
多困浮又為津梁所約不能游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
耳其為鮓額而浮者蓋跳擲產子為木石之所撞拉耳非有司
其點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異而理之所在四
海一也凡魚產子必並木根草幹要割其腹子乃得出出則皆
著根盤之上雖離如珠然後泥不能滲浸不能漂其子乃得成
而鮓額之產子非得之傳聞也魚之腹腹而子得也則其子
必不離其母之腹也故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異而理之
白子取之不更依津梁則其子必不離其母之腹也故世傳所
比其事理可以互相發者故詳記之

袒免辯

程文簡公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
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
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總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
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
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為袒解除吉冠是之為免免
之為言正是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而讀之如問
也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
為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教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總有三
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
以為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為袒
如何為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
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
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為冠也
況袒既不別為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飲之時第使之袒衣
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為免者惟
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數以為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杜
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叙載喪制即免加絰脩古冕
之統著以為統若用鄭氏而特自出其見於下曰統制未聞惟
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為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
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冕而婦人髻又曲禮冠無免
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為免當正讀為免其理已月矣喪而免
也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歛未乃成服亦嘗
用之蓋遭喪之始未辦成服始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

元以為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
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
。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為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踊
。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為服之所
為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綸
。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為甚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
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
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
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
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
而成虞也。遠葬而未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
肯以免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為之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
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為之
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為始死之節也。喪
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
禮毋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為免。蓋應用而許
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為免。則居母喪者。
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豈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
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
不通矣。然以免為冠。萬世宗信。鄭氏子獨不以為安。故著此以
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宗廟辯古人尚左不尚右

溫泉考

是菴楊慎

東坡詩記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在南中所見。又
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凡數十處。
而安寧為最。凡溫泉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
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
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
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磬上徹。丹砂下澄。清駐老飛。流瑩心。
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
愚昔經和州。浴其溫泉。清可嗅。絕無硫黃之氣。日中窺之。水
含霞彩。舒城縣麒麟嶺有溫湯。水則硫黃逼人矣。嘗按王忠文公
補記廬山湯池。云其下有磬石。故鮮硫氣。謂本草云。磬石也。
鼠食則死。吞食則肥。水底有磬。則冬寒不冰。予初經和州之泉。
亦磬石為之根。今觀丹砂之說。則其霞彩必丹砂也。大抵珠藏
澤自媚。王韞山含輝。石有銀礦。則流綠液。鐵礦則出紅斑。君子
厚積深蓄。其光容可掩乎。

史綱疑辨

卷之四

六十八

落英辨

劉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轉
細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
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枝。遇風雨撼之。則飄散
滿地矣。王介甫殘菊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
介甫聞之笑曰。歐陽子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云。夕飡秋菊
之落英。東坡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曰。欲伴騷人賦落英。與數
繞東籬。嘆落英亦用楚詞語耳。王彥實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
信者。楚辭言秋菊落英之語。余以詩人多識草木之名。猶有未
盡識之。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王彥實之徒。又從而為之贅麗
蓋益繁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耳。若乃衰謝
而後落。其豈復有可餐之味。楚辭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
落。以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
證。殆亦未之思歟。或者之說。不為無據。余學為老圃。而頗識草
木。因併書于菊譜之後。淳熙乙未。閏九月望日。吳門老圃叙。

史綱疑辨

卷之四

六十九

讀博物志

方希古

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泛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萬物之變。而能會之于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為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在說存。所不知。何病其為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為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為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崔豹古今註

方希古

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章之名。豈不以事物為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子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翱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紀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愛質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聲隅子

方希古

士未嘗不欲聞于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為其所不聞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導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邈邈終其身而不恤著之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觀其烈光傷已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為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暉登陽之為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暉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達理者頗有之然暉狠愎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孟美也言為仁以屈原為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為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為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問為井田內刑鄉飲里選冠禮家廟之法不復平其然也然其問為井田內刑鄉飲里選冠禮家廟之法不復

史綱疑辨

卷

七十二

非足為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為耻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新刊朱軒林先生類纂古今名家史綱疑辨卷之四終

史綱疑辨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林有望撰有望字未軒桐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是書裒集唐宋至明文集說部考辨之文與論世之作不分門目唐宋僅十之一二明人居十之七八編次標目殊為蕪雜或附載詩篇九無體例

常談考誤四卷

〔明〕周夢陽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常談考誤

四卷》提要

常談考誤小引

邢子才有言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子才在北齊時粗能文然于學問
未是當行家書誠有誤者其誤少
獨常談之誤其誤多誤而不考徒
思無益矣何適焉余以耳目所睹
記其最猥鄙者無論乃或語出經
史諸子而用悖其初一字常蕪數
訓用者執一而不知變甚有譌以
傳譌日騰諸口說而不省其為何
字何義者余皆紬繹參伍攷證羣
書即前人已誤余必泝而博探之

務求根據不沿其舊遂已也蓋日
積月累幾三十年而陶家餅所貯
尚不三百則語本無倫事難別類
刊譌正誤余自以為適矣雖不足
傳之人人或亦可以示子孫頃且
老思其久而佚也檢畀梓人並列
其目于左

皆

萬曆壬寅夏青谿山人周夢陽識

序畢

常談考誤目錄

第一卷 計七十一則

堪輿	分野	倒景	常儀
日月暈	書雲	白駒	微雨
迎春	正月	參商	犁明
處暑	青雲	他日 <small>異日附</small>	居諸
戊	陰騭	算命	朝陽 <small>夕陽附</small>
惕厲	雍州	疆場	江河
帶礪	三楚 <small>三晉三吳附</small>	景仰	
濫觴	颶風	邦溝	市井
丘園	陽溝	陟方	桑梓
邊徼	空桑	官家 <small>縣官附</small>	聖誕
忌諱	脗合	竭來	歲誕
容易	常棣	與尸	爭本
孫山	沐猴	成心	問訊
細腰	不中用	靈利	領
周親	足音	數二音二義	
乾浚	筵席	牛女	龍馬

詩小序	九族	捍闔	開阡陌
河源	數學	隆準	上宿
第二卷	計六十九則	空考	
違顏	下拜	辰告	扈從
太上	無將	跋扈	百揆
尚書	築巖	棘卿	曳履
公主	曹大家	去國	失位
公卿	冷官	綠野堂	左右
鴈塔題名	釋褐	貼黃	
中興	數歷	朝四暮三	黃門
鱸堂	非熊	帷帳	令甲
傳衣鉢	學官	瓊宮	絃弓
施舍	謁見	告假	畫寢
姓氏	初度	伯仲叔姪	子姓
行香	瓜代	惡客	司存
潦倒	狼狽	闌干	乖角
窈窕	少艾	喙三尺	鄭重
偃蹇	三不知	遮莫	浸假

紫微	令尹	悃悃	泣血
後艱	閭閻	蝴蝶	契
乾	怪哉		
第三卷	計七十二則		
舉案	細君	郢正	楊襲
矛盾	髻濁	橐街	饕餮
麤糲	夏屋	析枝	龍鍾
溺	廁諭	斗然	為壽
所翫	魯班	墨守	完趙
垂青	束修	丰豹	發樞
行李	萱室	桃李	貌不鵬
鼓吹	火齊	文史	戮人
無恙	分疏	經紀	宴爾
端匹	年幾秩	阿堵	寧馨
詩什	酒望	秀才	燭火
縱吏	木偶	健誦	不當如是
主臣	輔車	錄囚	前席
龍虎榜	健美	朕兆	藉田

井幹	苞桑	葑菲	仲尼
經書	曾	苴十四音	
敦九音	率五音	離十六義	
繇六義	案六義	長音仗	土音杜
龍門	三江		
第四卷 計六十八則			
秋千	繇繇	玄箸	肉好
滑稽	欵識	佳	曳白
風馬牛	臨摹	圖書	冰鑑
常談考證集 目錄			
杓鑿	卑比	蟬鳴	古剎
騶虞	行藥	狼戾	有又
望江南	鯢鵬	姑息	三臭
點污	魚書	尋常	序齒
徽纒	陳亢	旅生	本末
人覓	左袒	名諱	起復
石鼓	方丈	灼叙	骨懂
火傳	押字	藁砧	蒼赤黔黎
顏面	如泥	象刑	傳奇

通方	風淝	斷斷	愛憎	桑雍
短褐	稗子	孫贖	點布	
風流	章草	柚豐	多同祇	
茶本茶	荷名不同	字義不合		
甄三音	十四物取義	呼字之譌		
寫字之譌	隸書偏旁	隸字原起		
常談考證集 目錄				
五				
目錄終				

青谿山人文集卷之一

臨沮周夢陽啟明著

門人何躍龍校証

常談考誤一計七十二則

堪輿

今人稱地理士曰堪輿家非也文選楊雄甘泉賦曰屬堪輿以壁壘今注堪輿天地之神也又韻會曰堪輿天地總名說文曰堪天道輿地道又相如賦曰扶輿綺靡注扶輿佳氣說文扶佐也相也扶持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持即扶載即輿也則堪輿之總言天地也明矣獨以加之地理士豈不大謬

分野

分去聲扶問切周禮天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唐僧一行以天地山河之象分為兩戒而以星辰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分野者分內之野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又有月建分野十干

分野十二支分野其說各有謂然分皆音忿故唐王維詩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留連花月晉名賢皆不誤今人盡讀為平聲如分明之分謬矣

倒景

景音影古無影字後人俗書為影也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貫列缺之倒景今服虔注列缺天閤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倒景在下也今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魏瓘賦曰凌倒景而將越皆同此意今人詩乃以落日返照為倒景殊為未考

常儀

儀叶音娥淮南子因屈原天問載嫦娥事于鴻烈解許慎張衡注而引之至開天遺事稱唐明皇遊月宮恠誕極矣宋史繩祖學齋佔俾引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儀娥通詩每用以叶阿河近代潘瑊楮記室又引通鑑前編常儀為帝嘗四妃人惑其妃遂以為女合兩說觀之知嫦娥之必為常儀而因常

儀能占月故遂以奔月附會之耳

日月暈

暈音運日月旁氣也本作輝周禮春官有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曹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隤十曰想皆用以視日故晉書天文志日暈五色以為吉祥禮緯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月圓而多暈淮南子曰晝隨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曰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月闕其一面則月暈亦缺于上又

常談考錄集

卷一

三

魏書晁崇為太史令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云角蟲將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麋鹿亦多死黃山谷詩曰虎乳月生暈世俗不知暈字見以為日月院而又以為風雨之占殊為未考

書雲

宋人賀冬至表多用書雲事如李劉云長至之逢辛日允符雲觀之書南極之次丁躔正應星沙之壽播芳大全云祥紀卿雲之瑞德倅愛日之輝方岳云魯臺書至聿來七日之亨潘縣回春已上三年之最揚

至質云鳳闕書雲協綏蔭而應候虎丘擊雪映麾節

以生光其他諸人諸作不可盡錄故今人遂以冬至為書雲其實非也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允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曰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至冬至夏至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豈用者但讀左傳前三四句遂謂專指冬而未讀後三句乎

白駒

常談考錄集

卷一

四

史記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注曰白駒日景也自有此注而文人遂以日影為白駒其實不然秦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譬如騁六驥過決隙也梁劉孝標答劉紹書曰隙駒不留李善注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如駒之過隙則白駒仍是比喻師古誤人

懋雨

南人謂夏至前後雨為梅雨四五月衣物濕敗為上梅相沿久矣及觀楚詞九歎有云顏懋黎以沮敗兮

注音眉面黑也又觀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黧則梅字當為黧然亦有座字解義同此第詩文中不見用

迎春

月令曰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則迎當在立春日而今俗通于先一日行之殊非始意又不解迎之旨而止于扮社火以美觀尤誤

正月

秦始皇名政政一作正以正月朔旦生故名天下之人避其諱以正音征如正月是也去秦已遠人猶相沿不改豈秦法能施于後世乎予所檢閱見晉王沈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今應三統之中靈又唐高適十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真有獨見他詩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其餘不可盡舉皆循畏秦政者也

參商

今見人與人不和目曰參商似矣然不知止可用于

兄弟間於他人不切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參辰星名商夏地名後言參商錯舉以見耳觀此則他人不和豈可槩用

犁明

史記呂后紀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注曰犁猶址也將明之時也此解近似而世俗見犁字乃謂駕牛犁田之際殊大謬蓋犁黎字古通用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猶曰昧爽也此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語極有見若遲明即未及乎明厥明質明則已曉矣

處暑

處上聲國語譬如牛馬處暑之既至韋昭解云處暑七月節處止也今人稍知者謂秋陽燥烈人於是時方處暑中雖非而尚似乃有讀處作去聲者謬甚矣

青雲

史記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為遠矣梁書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孔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閣詎得與山人游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閣而意在青雲晉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觀此則稱青雲者非聖賢玄語即仙隱蹤踪後世乃謂登科入仕路為青雲錯謬久矣

常談考

卷一

七

他日 異日

他日異日常談止以為後日而不知亦皆可以言前日史記秦紀他時秦地不過千里又始皇紀異日韓王納地効璽漢書食貨志異時軺車杜詩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皆指前日也又杜詩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解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唐彥謙詩異日誰知與仲多溫庭筠詩還恐添成異日愁皆指後日也

居諸

詩柏舟篇曰日居月諸傳云居諸助語辭蓋猶綠兮衣子兮字耳不應作實字用而今人作詩作書簡直以居諸代日月豈不大戾記唐詩有為爾惜居諸之句則知訛謬非一日矣

戊

十干戊字與茂同音世俗呼為務其來久矣五代史梁朱溫父名誠開平元年司天監諂之恐人誤以戊為成也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後人以戊為務似又因武而訛者

常談考

卷一

八

陰陽

書洪範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孔傳陽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則陰陽指天不指人矣即我成祖刻頒為善陰陽一書亦言為善而天默定之以福也今人以濟人利物者曰陰陽事為善學好者曰積陰陽不幾於以人而干天之權乎

算命

算古本漢書作祿今皆算字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

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注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世俗乃謂星士為算命豈原本于此而過謬稱之乎

朝陽 夕陽

詩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篤公劉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朝音潮爾雅詁之曰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蓋山東迎日故曰朝山西送日故曰夕非旦暮之謂也自晉張華有鳳鳴朝陽之說後遂指為曉日唐人詩紛紛用夕陽後遂指為日暮訛謬久矣

常談考誤集

卷一

九

惕厲

憂動惕厲文人常用語也而惕厲實本周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古注疏如此句亦如此解故漢唐引用者如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張璠為陳崇奏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立賦夕惕若厲以省僭号唐白居易賀雨表發于君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皆歷歷可證乃宋程朱兩公並以夕惕若為句而以厲屬下文士子遵承幾

失古義至于文人措語未有不言惕厲者則讀易謬而用事是矣

雍州

雍州雍門雍字並去聲今人讀作平聲如辟靡之雍非也尚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陸釋雍於用切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歛歛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城西三門在北者曰雍門常談考誤集

卷一

十

疆場

場音亦从土从易說文注疆也場音長从土从易說文注祭神道田不耕治穀田也經傳中疆場甚多絕無疆場左傳桓十七年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莊二十八年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襄十一年使疆場之司惡于宋昭元年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

之有二十七年吳新有君疆場日駭定四年夷德無
厭若隣于君疆場之患也場皆音亦皆言邊境而今
人論邊事多以為疆場章奏表聯公然登用豈不悖
謬然唐駱丞詩有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明李于
鱗詩有盡道疆場懸節鉞猶能書札滿漁樵則古今
名士間亦有誤焉者矣

江河

江淮河濟是謂四瀆劉熙釋名曰瀆之為言獨也謂
其獨入于海也桑欽水經載天下之水一百一十有
九皆言水不著別字而今南方人止見江故凡水皆
曰江北方人止見河故凡水皆曰河其謬久矣司馬
遷作河渠書並四瀆言之相如子虛賦曰罷池陂池
下屬江河自漢已相亂矣宜後人之習其謬而不能
分別之也

帶礪

漢高帝封諸功臣刑白馬而盟曰黃河如帶泰山若
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礪砥石言山河即微
小至此此盟不改今用者若為張大之辭若為堅固

之義皆失本旨

三楚 三吳 三晉 三秦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
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貨殖傳蘇
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
魏斯趙籍韓虔共臧范中行氏分其地今為山西北
直河南三處三晉也見資治通鑑章邯為雍王王咸
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
上郡三秦也見史項羽本紀今試錄序及策文中往
往用之然謂蘇為三吳湖廣為三楚山西為三晉則
太大至謂陝西為三秦則縱廣不三百里似大小皆
不考之故

景仰

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
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此西溪叢語中
說也今人書簡有用景仰景慕者非矣甚有取前賢
名姓加景字于其上如景周景顏之類尤失其義查
晉宋史如王景略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惟魏文帝

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方得此意

濫觴

家語三恕篇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是濫觴言其始出之微也唐明皇孝經序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用濫觴甚善近世乃指為末流之弊直登于奏疏如云蓋至今日而濫觴極矣又有作秬圃擷餘者云我朝豪傑得使事三昧第恐後有厭而掃除者則濫觴末弩為之也又云詩首句出韻者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如此之類不可悉舉豈不大誤

颶風

颶音具韻會注海中大風也唐韓文公赴江陵詩颶起最可畏注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房千里投荒雜錄云南方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宋蘇文忠公颶風賦颶風者具四方之風永嘉人謂之風癩今人書作颶因讀為颶音貝字初無此字

邗溝

邗音寒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蓋城邗句絕溝通江淮自為句今誤讀邗溝為句而遂稱揚州邗江為邗溝多於詩文中用之殊未深考

市井

今目人為市井之人人必不悅考經史用亦無妨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東漢書循吏傳曰白首不入市井蓋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則市井之人豈盡不美者乎

丘園

今人稱隱士見徵必曰丘園之責本易賁六五賁于丘園而程朱傳義俱無此說按晉荀爽云賁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動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于丘園末帛幾幾君臣失正故各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王肅云失位無應陋處丘園蓋緣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幾幾委積之貌乃知文士所用皆祖于此

弟人罕有知之者

陽溝

人家水道呼曰陽溝有書為楊溝羊溝者皆有所祖而皆不類崔豹中華古今注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又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觝觸也語皆別指今稱當是陰陽之陽蓋水入地潜行曰陰出地顯行曰陽不然何以又有呼陰溝者乎

陟方

舜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孔氏傳方道也舜在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堊焉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周公正用陟方字教成王整點六師巡守方國則陟方為巡狩何疑而蔡傳必以陟方為升遐猶堯之殂落至今文人作大行皇帝挽詞遂用其字誤矣夫堯舜非諱死者史臣獨異其詞又涉隱語何也况既已升遐又言乃死於詞句亦復古文絕無此例

桑梓

詩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疏及諸家皆謂父母

所植野客叢書則曰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殘毀尚寓恭敬之道况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哉經文解注義止於此而自宋至今以父母之邦稱桑梓不省所謂

邊徼

徼音叫古吊切去聲循也境也漢書百官志中尉掌徼循顏師古注曰徼謂遮繞又相如使蜀南至牂柯為徼又盜出徼外鑄錢顏注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本自明白不必舉而今人讀如嗽或如嗽謬矣

空桑

今人謂伊尹空桑所生知有列子語耳列子天瑞篇曰伊尹生乎空桑注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白水出而東走已而果然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語殊恠誕不可信及閱楚辭九歌有曰踰空桑兮從女九歎曰考玄冥于空桑王注空桑俱山名此山在冀壯一云在陳晉南十五里一云在魯南山

之空竇中伊尹所生或是此地世好語恠故列子語
獨傳

官家 縣官

今人謂官府為官家大謬劉向說苑曰五帝以天下
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
故傳賢三王家天下故傳子蓋指天子為官家猶言
帝王也漢書東平王傳縣官年少霍光傳縣官非我
家將軍不得至是又稱天子為縣官矣

聖誕

常談考誤集 一卷

十七

今稱 萬壽聖節曰聖誕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
誕日誕辰慶誕自稱亦曰賤誕相沿久矣於古無所
考蓋起于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傳誕大彌終鄭
箋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朱氏謂此
篇多誕字皆訓為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其
訓止此而承習膠固不可革豈不大謬

忌諱

世俗謂放言不檢者曰無忌諱及不識忌諱皆於本
旨大戾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若有事則詔王

之忌諱鄭氏注曰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有官詔之
使人不得犯也觀此則忌諱字何可妄用

脗合

今人謂不謀而合者曰脗合殊與出處大謬莊子齊
物論篇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郭象注故為脗
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余也脗然無波
際之謂亦有造化為徒之意豈可輕用

竭來

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洧水曰西伯竭來無欺哉
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

常談考誤集 一卷

十八

以甲子日至注竭何也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注回
逝言邁欲反故國解雖不同大都皆盡字意故顏延
年秋胡妻詩曰竭來空復辭已作盡來用矣今人用
竭來聿來若為發語辭者似誤

歲蕤

孫氏瑞應圖云歲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故字書
解為草木之狀今人詩文中詠花談草木多川之然
不知歲蕤旗名鹵簿大駕中備有唐人詩如春樓不

閉藏蕤鎖又望見蕤舉翠華用始不誤

容易

漢書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今人稱事之易舉者曰容易相沿日久轉謬為真矣

常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燕兄弟詩也唐棣之華送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常棣為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為唐棣者及考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常棣考誤集一棣十九菀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

興尸

周易師六三師或興尸凶自本義謂師徒撓敗興尸而歸今人遂言死事將官為興尸矣乃諸家所解並與朱異興訓衆尸訓主謂師當專任不可以衆主之何等順理若如朱說則六三興師猶可言兵敗六五弟子興尸言兵敗於文義謬矣

爭本

今人費財營辦而所得者僅與費等曰爭本向皆如此讀及覽南村輟耕錄載江浙揭曉昨程文四六云吳墩買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本則爭當為證矣

孫山

孫姓山名宋時人應制舉名經榜末朋儕以書戲問山得失山荅詩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是孫山已經中第者今人用之若未第已誤而又以為山名尤誤

常棣考誤集

十卷

二十

沐猴

沐猴而冠漢書注沐猴猴名出蜀賓國蓋即獼猴也今以沐浴解之殊為未考

成心

莊子齊物論篇云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郭象注云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本自美談而今以人先定主張者謂有成心則若不美談矣

問訊

僧尼見佛見人合掌作禮曰問訊蓋問其安否也今俗謂悶心可笑又謂打悶心尤可笑傳此語已可笑昨見彈官封事有番僧相見只打悶心之句豈不尤可笑哉

細腰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漢章帝時馬廖疏中語也今世相沿盡以細腰指婦人矣攷戰國策楚威王時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焉而能立式而能起墨子兼愛下篇亦云荆靈王好小

常談考異集

一卷

二十一

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則皆指楚之男子言槩以為婦人似滯

不中用

中去聲左傳成公二年卻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史記秦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用此語今作平聲讀同終謬矣

靈利

今稱年少穎敏者為伶俐字無所出偶見蕪子由集

有與人書云貴眷令子各無恙張僧比來少病既長且健性亦靈利將來或有成立勿憂勿憂子由博雅其用必有據凡稱伶俐者似當從此

領

受人儀物謙謂拜領相傳久矣然領字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東云輒有絲紬一匹表微意異笑領又云輒有瘡疥一邊青鶴一雙拜手特納伏異笑領蓋即納字之類可以兼用

周親

常談考異集

一卷

二十二

今人稱至親為周親本朱注解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曰周至也然古注疏實不如此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朱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則周乃國號似不應以至訓第孔安國解書亦曾訓周為至矣人多未見當以論語為定

足音

今人多用空谷足音語若以音為音樂足為滿足然者殊為大謬莊子徐無鬼篇曰迹虛空者藜藿柱乎鼉鼉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而况乎

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蓋謂空谷無人之境一聞人跣然步履之聲不覺喜悅况與至親言笑其樂可知喻魏武侯久不聞人言今乃得聞至言也分明談笑魏國無人耳

數二音二義

數二音即有二義商書朕承王之休無數詩周南服之無數俱音亦說文注厭也周書彛倫攸數詩大雅耗數下土俱音妬說文注敗也今人槩讀如亦皆俗師口授之誤

乾沒

今人侵牟財物盡入于已世皆名之曰乾沒非是蓋乾沒有射利成敗之意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為小吏乾沒如淳注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義可見矣如師古之說頗費轉折遂誤後人

筵席

今人謂盛陳餽饌者曰筵席以饌送人帖曰席一筵皆非也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疏五几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

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凡數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皆以竹蒲之類為之書筍席篾席詩下莞上簟是也蓋古人坐地以席藉之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凭則設几宴饗則設籩豆今以椅代席以棹代几以櫟代籩豆矣又安知筵席為何物乎椅棹櫟字皆俗借於義無取

牛女

梁吳均續齊諧記曰城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荅曰織女躉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又曰烏鵲填河而渡始此人多咏之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去含嬌淺渡河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又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皆牽俗遣詞之過其實非也故老杜又有牽牛織女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則知實無此理俗談盡妖妄耳

龍馬

周官夏官司馬廋人正校入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世俗謠傳遂謂天子駕龍矣爾雅天駟房也世俗謠傳遂謂房星主馬漢儒至以天駟為馬祖矣二者皆非鄭玄注周禮馬大小異名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則所謂龍者馬也郭璞注爾雅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蓋以東方七星稱蒼龍龍行駟善似於馬則所謂馬者龍也一交互言之人遂莫辨

詩小序

詩有小序以數言數語括一篇之旨本不可廢自朱子作傳而盡廢之馬貴與文獻通考中二條辨之詳矣乃今人循習舊言儘有不依朱傳者如謂學校為青衿謂思賢為風雨報德賦木瓜懼讒賦采芣以作養人寸為菁莪棫櫟以忠厚太平為行葦既醉時文論策往往有之第不知出於小序耳若律以朱傳則文理俱謬且朱子亦有自相牴牾者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莪者莪樂育材也朱子皆以為非及作白鹿洞賦則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

舉以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知其不可廢而廢之是掩耳盜鈴矣余僭謂讀詩者不可以不讀小序

九族

虞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孔傳謂睦高祖玄孫之親陸氏釋文謂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世儒泥于此說遂謂九族專論本宗不知人壽即數百歲安能上之高曾祖父下之子孫曾孫玄孫咸在乎而使之皆親而和也按書疏正義曰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成祖命儒臣劉三吾等校定書傳會選特取之於親睦之義始覺明備蔡傳含糊殊於九族無解

押韻

押音擺韻會注開也廣韻檢也增韻排而振之也鬼谷子書三卷首有押韻篇戰國蘇秦學押闔揣摩押之者開也闔之者閉也本擺字至文選左思吳都賦有拉押摧藏之句毛氏韻遂增押字今人不知而書作押遂謂作押謬誤特甚

開阡陌

孟子任土地朱註謂如商鞅開阡陌之類大全又引朱子曰阡陌之外有地只閒在那裏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齊整自有此說世俗遂誤以開阡陌為開廣民田矣不知開猶除也開除阡陌并其經界而去之正是廢壞井田者不然何以史記蔡澤傳曰商君為秦孝公決裂阡陌乎決裂正開除之義非謂阡陌之外之地也

河源

常談考誤集

卷一

二十七

黃河之源諸書不一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陽實惟河源水經曰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曰陽紆之山馮夷所居是為河宗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漢書載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皆未有能究其實者惟輟耕錄載元潘昂霄志最悉志謂世祖欲城河源遣吐蕃招討使都實至其地還云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朵甘思屬元輿地有泉百餘泓淖弱不勝人旁視若列星

名火敦腦兒

漢言星宿

東驚成川君赤賓

漢言黃河

又水西南

來名亦里出又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

述俱會赤賓流寢大水清可涉又分九派始濁始漸

深流經亦耳麻不刺山

漢言崑崙

山最高冬夏積雪自河

源至此可三十餘日程又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

漢言細黃河

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合流入河北至積石

州即禹貢積石自亦耳麻不刺至此亦三十餘日程

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始入漢地昂霄博雅又聞

之都實弟濶濶其言當不妄也梁宗懷荆楚歲時記

乃謂張騫使大夏窮河源至一處見織女牽牛張華

博物志謂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

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至一處有城郭屋舍遙望宮

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驚問何

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並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

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還後至蜀問君平

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渚計年月正此人到天

河時也夫張騫止歷大宛月支等國即崑崙亦未至

況河源乎故太史公曰愚觀所謂崑崙哉河漢相通

亦自氣言之耳安得牛女事稗官小說其謬戾如此

數學

塾師授徒稱為數學者非是授徒者自謙曰惟數學半亦原於書說命而為傳誤者孔傳數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蔡傳謂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又引或曰一段以為險巧予皆疑之後見王耕野讀書管見曰傳謂教人所得居自學之半蓋教學相長此理固有之但傳說此言為高宗而發不知高宗學成之後使之轉教何人方可足成那一半若不教人則高宗所學終是不全矣以此觀之則教者止纔得一半學者用功當自得一半如舉一隅能以三隅反之類未見其為險巧也此說優於舊傳可破俗談之誤

隆準

漢書高帝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注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頤頤也李斐曰準鼻也雖文穎師古亦嘗論辨而韻會則已收入入聲九屑韻矣今人讀作上聲音準的之準者誤

上宿

世俗以值夜守卧者名曰上宿非也漢書郊祀志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注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張晏曰權火燒火也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是上宿唯天子得言之今乃用以語卑賤巡警之人殊為謬誤

空拳

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比首爭死敵拳音困又音患亦作秦皆訓為弩弓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虛拳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不知何時坊刻文選誤為空拳而世人盡以邊臣無器械者曰張空拳以誤傳誤未睹漢書善本耳漢書師古注曰拳音丘權反讀者以為拳擊之權大謬蓋拳則屈指不當言張是時李陵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觀顏注則誤拳為拳非一日矣

常談考誤一卷

青谿山人文集卷之二

臨沮周夢暘啓明著

門人何躍龍校証

常談考誤二 計六十九則

違顏 下拜

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

常談考誤集

卷二

乙

登受杜注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面目之前則天威不遠四字為君設顏咫尺三字為臣設又注下拜謂拜於堂下而受胙於堂上也今人簡牘謝饋者曰謹已下拜雖差而未甚失至表奏中言違顏咫尺顏或曰咫尺之顏則全與本旨戾矣

辰告

大雅抑之篇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傳訐大謨謀猶道辰時也鄭箋猶圖也謂大謀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月令正月始和布政于邦

國都鄙也是告本上告下人之義自嚴氏以為如書入告爾后之告而宋代迄今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且臣下表章中亦用之殊於詩旨大悖

扈從

從去聲隨駕而行謂之扈從查出處語不甚美不知至今何以遵用宋葉少蘊石林燕語曰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為大張揖謂跋扈縱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為跋扈縱恣而行果爾從當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為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觀少蘊此則則訛謬非但今日矣

常談考誤集

卷二

一

即真

假攝之官擢為守令今人槩以即真稱之此大不可按漢書班固叙傳載班彪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則即真專指帝位言不得下及守令矣

太上

七經小傳曰太上者致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為損予之不以為益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此禮記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之說左傳老子中亦有太上語意亦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今文人槩以上古為太上殊戾其旨

無將

將平聲春秋公羊傳昭公元年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故朱子論孝經有曰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斯善用公羊者今士人作叛逆悖亂文多用無將之戒夫叛矣亂矣又何言將况又有讀將為去聲如將帥之將者尤為大戾

跋扈

跋蒲撥切跋扈猶彊梁也後漢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胡三省注爾雅山卑而大曰扈跋者不由蹊徑而行言彊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今人用跋扈不差而不知其義甚有讀跋為拔者予往往見之

百揆

虞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百揆舜官也注納舜于此官度百事也孟子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揆度也言常說考誤集二卷四聖人之度量同也說文揆巨癸切癸也徐引詩天子癸之葵揆也然則癸揆二字皆上聲四紙內讀如軌絕無入他韻者唯葵字平聲四支內有之今人盡讀揆為平聲如葵藿之葵癸為去聲如桂樹之桂殊為大謬

尚書

尚音上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尚書孔穎達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是官名與書經皆當作去聲讀

今人讀作平聲為常者並誤

築巖

尚書說命曰說築傳巖之野孔氏傳云傳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孟子云傳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傳說胥靡其他論說甚多皆同此意蔡氏獨曰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豈為傳說諱乎自蔡傳出而士子反謂築巖為謬何其愚也

棘卿

周禮秋官司寇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此三槐九棘之說也世俗不知其解止見禮王制有大理司寇聽之棘木之下遂稱大理寺曰棘卿謬矣九卿皆可言棘卿豈獨大理

曳履 星履

漢書鄭崇為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則曳履乃僕射事杜詩贈吏部侍郎常見素曰持

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則星履乃吏部侍郎事自宋人至今皆用以贊尚書誤矣

公主

石林燕語曰帝女謂之公主蓋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群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耳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老人之稱古人謂父為翁諸侯自主婚無嫌故稱翁為其父自主之也六朝隋唐以後其制漸異至國朝天子之女仍名公主諸侯之女名郡主郡王而下女則名郡君縣君於古意浸失其名稱亦無謂誰則有能正之者

曹大家

後漢書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兄固著漢書未就而死詔昭踵而成之家音姑家者尊長之稱如婦之于姑之義也稱家為姑一見于此再見于唐郎大家耳田藝衡曰札乃謂大家有五附會其不似者何必爾今人據字以讀畫曰大家豈不大誤

去國

孟子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人解官去朝廷遂以去國為言此大不可蓋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以言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赴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戴氏鼠璞有之吾亦云云

失位

世以去國罷官為失位本於易而誤者易言位不當也二十處唯未濟六爻皆失位學齋佔畢曰每卦六爻初三五為陽位二四六為陰位未濟坎下離上初爻為陽位而六以陰居之二爻為陰位而九以陽居之餘四爻皆然是六爻失位也以此觀之君子處下位小人處上位始可稱為失位若去國罷官無位矣

公卿

背私為公人所歸嚮為卿以為尊稱本不易稱而風移俗變後世殊有不然者南史宋顏延之與何偃同從文帝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惟之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世說王安豐妻常卿安豐安

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今稱卿唯詔旨於大臣有之稱公則尊官施於臣已下者乃有無知人作文語稱尊官亦曰公豈不大謬

冷官

杜少陵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為冷淡以臺省為進用也唐書文藝傳鄭虔坐謫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觀此則杜之意正謂諸公日日奔走趨局獨廣文安坐無事耳今乃憐教官曰冷官甚至變其文曰寒官意正相反

綠野堂

唐書裴度傳度辭位牛僧孺李宗閔白帝進兼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綠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

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則是度正當保釐之日焉
此堂非閒居時也而今人用以贊致仕家居者曰優
游綠野於出處不合

鴈塔題名

今賀人登第多曰題名鴈塔循習久矣予在長安曾
榻鴈塔題名石刻數紙細閱之凡僧道士庶到者必
留題姓名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特唐制進士大
宴曲江宴賞之後復有此會耳若以為榮稱殊大不
類

左右

漢制以右為尊以貶秩為左居高位為右職仕諸侯
為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
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
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
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我
朝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
以右為尊矣今稱人貶官猶曰左遷稱尚文猶曰右
文合于古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語亦雅

馴故作詩文者仍應用古為是

釋褐

宋太宗賜諸科新進士俱及第呂蒙正以下綠袍靴
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自此始而國朝拜謁先師
後始于文廟中釋褐易進士巾服猶有前代遺意焉
今人不邇其制槩稱得舉者為釋褐誤矣

貼黃

宋葉少蘊燕語曰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
之貼黃蓋勅書用黃紙貼者亦黃紙至宋奏劄皆白
紙有意所未盡者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于後乃謂
貼黃蓋失之矣及我國朝則令吏兵二部以除過
文武官員歲終用黃紙二開注脚色類奏用寶送印
綬監分貼內外黃春秋二季司官赴內府清黃續附
轉貼非勅書而用黃紙不應名貼黃而名貼黃宋已
失國朝尤失惜無有是正之者

中興

韻會收中字于去聲陟仲切按詩周室中興左傳序
紹開中興皆音衆杜少陵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

年亦作衆字讀今人不知以為平聲謬甚

敷歷

敷即揚字古通用今稱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敷歷即書歷試諸難之意乃見有讀敷作剔或書敷作剔者何其不考之甚也

朝四暮三

宋程子曰聖人不使民知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蓋止見列子未見莊子者莊子齊物論篇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莊子謂之因正以隨時而多寡之蓋萬物之情朝動而暮息動則易饑息則易飽違其時是謂不順宜其怒適其時是謂順宜其悅一劑量緩急之間而化怒為悅易所云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治天下之活法也今人用此語槩若以為狙詐然殊失莊旨

黃門

漢書輿服志禁門曰黃門中人主之故曰黃門百官公卿表中書謁者令中黃門屬焉顏師古注曰黃門

謂奄人居禁中給事者也佛典優婆塞論般茶迦注此云黃門謂去勢及天奄者其出處如此今稱給事中為黃門豈以唐諫議大夫隸門下省開元間改省為黃門省之故乎不知開元改省乃諫議而非侍中若漢唐以來中黃門內給事彼皆奄人耳不宜以稱給諫

鱣堂

鱣音善後漢書楊震傳伯起客居於湖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注鱣鱣古字通故今學舍講堂稱鱣堂士人以為膳堂謂為會饌之所謬矣又有讀鱣音占如詩鱣鮪之鱣則鱣大二三丈崔豈能銜見于詩文者往往有之予竊笑焉

非熊

今稱人隱居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為非也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

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鰲非熊非羆為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此注杜詩畋獵舊非熊孟詩羆獵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安能飛俗士可笑六韜首篇亦載此與史記大同

帷帳

世謂軍中之幕曰帷幄其來久矣若用帷帳人必異之故鶴林玉露曰宋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得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及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以是觀之今之止知帷幄不知帷帳者皆不諳史記者也

令甲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誤按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則令甲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注有令乙騎乘車

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筆長有數可以互證至於房屋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世謂大第宅為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史書中多有之

傳衣鉢

宋姚寬西溪叢語曰五代時和凝嘗以宰相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傳授也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為太子太傅魯國公綰紳以為美談今門生於師遂有衣鉢相傳之語不知名次未必同官位又未必同而謬焉稱引似與原旨有戾

學官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顏師古注官謂官舍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耳

璜宮

今以學作饗宮饗字於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半者象玉之璜也然則饗當為璜况字書雖收饗字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旅字

旅从玄从衣與盧同旅从从从相去遠矣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注彤赤盧黑也左傳漢書多作旅倍二十八年王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賂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文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杜注旅俱音盧今人有書旅作旅者而因誤讀為旅豈不謬乎

施舍

查左傳施舍字凡屢見晉悼公即位施舍以責又魏絳請施舍又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又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又平王施舍寬民解各有異大都施皆施恩惠舍有舍勞役舍逋負二種其見於國語周禮楚辭者又各不同然皆兩字而義如漢言復除國朝

言優免之類今通以以物與人曰施舍於古書俱不合

謁見

古人以通名為謁儀禮士相見禮曰聞名於將命者故將命之人謂之謁者至漢猶然漢書高帝紀高帝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師古注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張耳陳餘傳耳餘上謁涉師古注上謁若今通名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劔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送帖而後入見也今人所稱殊不知有此義

告假

今人在官以事求歸曰告假非也告與假原自二事漢書高帝紀高祖嘗告歸之田注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二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也至成帝時賜告不得歸家

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又晉書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季以六十日為限曰取急請急長假併假後世誤為給假矣今制內臣得告病外臣否正旦元夕放假餘月否余以外臣得予告亦異數也

晝寢

宰予晝寢注者以寢為寢寐故至今人晝眠則曰晝寢誤矣夫晝眠何大罪而夫子責之至以朽木糞土比哉七經小傳曰禮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晝寢蓋晝夜居于內而亂男女之節者故仲尼深貶之然則寢當為前堂後寢之寢非眠寢之寢矣

姓氏

左傳隱公八年衆仲對公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注疏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百世此姓不改又韻會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出又世本言姓即在上言氏即

右一又宋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于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簫又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臧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然則通而言之皆得言氏別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姓則百代不易謂惟天子乃得特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姁伯夷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姁是也又曰胙之土而命之氏舜賜禹曰夏伯夷曰呂是也又公子之子例以謚配氏而後代

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為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為其氏族以自分別凡此皆如近代之論房也諸氏之中又為諸氏者如晉之魏氏分為呂氏廚氏魯之季氏分為公鉏氏皆就中自為分別如今同房之中又論房也言姓氏者莫辨于此今人以趙錢孫李為姓而又曰姓某氏誤矣蓋今所謂姓正古之所謂氏也乃其姓則多本於帝王之後與其族望具在萬姓統譜中姓其姓者亦多不知

初度

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少至壯至老但遇生辰即云初度是期願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

伯仲叔姪

爾雅釋親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皆讀書者所當知而今人乃稱父之兄弟曰伯叔兄弟之子曰姪姪矣蓋伯仲叔季昆弟中之次序詩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予伯予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昆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子庶於名義始協

子姪

今稱人子姪及自稱其子姪者多曰子姪非也禮玉藻編冠玄武子姪之冠也注疏正義曰姪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姪漢書田蚡傳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師古注曰姪生也言同

子禮若已所生經史不同若此第無以為子姪解者今用之則應從經為子孫於義始得

行香

自後魏以及江左齊梁間每遇燃香先熏其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西溪叢語與石林燕語並載此事唐以後間有設齋行香者至國朝亦盛行之民間尤多謬誕殊甚

瓜代

春秋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弑齊侯此出處豈是美事而今官員候代久不至輒疏曰瓜期逾矣新到官報疏曰幸瓜代矣甚至有啓聯中用以賀新官者夫以官長比戍役則猥賤以叛亂為慶賀則支離俱屬大謬

惡客

世俗酒筵謂酣飲盛食者為惡客非也古人飲必盡懽政以不飲為惡客耳唐元次山惡人不飲酒者以詩罵之曰將船何處去暫送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

家亦少酣宋黃魯直贈人不飲酒詩云破卵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人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開携惡客來古今人不相及觀此可知

司存

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朱注謂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至今人遂以籩豆為有司之事而存字置之無用古注不然謂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周禮籩人醯人是也漢陳平對文帝決獄錢穀有主者正是此意故弘明集載沈約文云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可知有司不當連司存當連

潦倒

世俗以人言行煩瑣為潦倒又以偃蹇不偶為潦倒皆無出處南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藉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列傳云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則潦倒蓋有醞藉意矣

狼狽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狼前足絕短狼前足絕長每行兩獸常相駕一相失則不能前故後世以有失而不能行者曰狼狽今通謂頽壞闌茸為狼狽而狽又去夕殊失古意

闌干

韻府羣玉以闌板間曰闌干又眼眶謂之闌干古亦有如此用者及讀曹子建詩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薛令之詩首宿長闌干劉方平詩北斗闌干南斗斜權德輿詩銅壺漏滴斗闌干曹唐詩南斗闌干北斗稀則又皆有橫斜殘謝之意固知韻府所引多未善無惑乎楊用修之鄙為酸餽也

垂角

稱人伶俐每曰垂覺非也見韓偓香奩集有詠焚書坑詩云祖龍筭事渾垂角將為詩書活得人則垂角為是俗作覺者誤矣

窈窕

自詩以窈窕咏淑女遂止用于婦人不知男子亦可稱窈窕古樂府焦仲卿妻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可證已

少艾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注艾美好之貌至今遂以幼而美者曰少艾然徧考經籍及字書俱無此訓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則艾誠長老之稱矣宋人示兒編云原孟子之言即荀子妻子具而孝衷于親之義人少少去聲慕少少當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又程氏考古亦曰艾當為久慕少艾云

常談考誤集 卷二 二十三

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也何等痛快何必以為美好乎

喙三尺

世以長舌多言者目為有喙三尺非也莊子徐無鬼篇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夫願有喙三尺之長而後言人何得有三尺喙哉蓋謂由二子觀之天下事皆不言而成者丘願終無言也

鄭重

漢書王莽傳固總四十二篇之事而為之說曰去攝稱假改元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帝心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今人以尊重為鄭重誤矣

偃蹇

離騷經何瓊佩之偃蹇兮王註衆盛貌九歌靈偃蹇兮姱服王注舞貌遠遊服偃蹇以低昂兮王注駟馬駢駢而鳴驥也漢書相如大人賦曰掉指擣以偃蹇兮張揖注偃蹇委曲貌世人專以偃蹇為失意何見之不廣也

常談考誤集 卷二 二十四

三不知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味此語閑繫事體甚大世俗以人忽然至曰三不知而入是割雞而用牛刀矣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解曰俗所云儘

教者是也故杜少陵詩云已判野雀如雙鬢遮莫鄰
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雀已判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
日月逾邁不復惜也世乃用為禁止之辭誤矣

浸假

莊子大宗師篇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曲偻發背上
有五管順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
沴其心間而無事駢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
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
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臬炙浸假而化予
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注浸
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
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于拘拘哉
王露謂禪家觀白骨之法正是如此其妙在浸字今
人好用第令藉第令等語又於莊子中摘此二字為
對銖不顧其義之不相入也

紫微

唐書百官志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正二品注開元元

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元人沿唐
之名外置行中書省 國朝設官外有布政使司即
行中書省之義而官又二品故各布政司皆扁之曰
紫微堂但微本微顯之微而今為薇蕨之薇殊不可
曉

令尹

論語令尹子文邢昺疏曰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
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
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為教為宰是也令
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
皆取其正直也又劉向列仙傳曰閔令尹喜者周大
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
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者
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
化胡勝苴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
曰閔令子贊曰尹喜抱關舍德為務則是函谷關令
姓尹名喜也今人不知令尹之尊而稱縣令為令尹
又不知尹為喜之姓而稱閔令尹皆誤

悃悃

悃音逼漢書宣帝紀悃悃無華劉向傳發憤悃悃張
晏註曰悃誠也悃致密也顏師古曰悃悃至誠也今
人讀悃悃如福祿之福已誤而又有以巾書為悃悃
者尤誤

泣血

詩小雅兩無正曰鼠思泣血毛傳無聲曰泣血孔氏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
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
比血禮記檀弓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
聲而血出是也今人不知誤以為眼真出血而為之
辭者復曰淚即血也不惟不諳經文兼亦不察人理

後艱

今人以後患為後艱其說本於書書周官曰惟克果
斷乃罔後艱孔傳惟其果斷行事乃無後艱言多疑
必致患似覺膚淺讀書管見曰所謂後艱者非後患
乃艱難而不易耳蓋天下之事乘其幾而為之則易
為力後其時而為之則難為功是後艱自後艱不可

以語人患矣

閼閼

今稱人門第高大輒曰閼閼之家大誤按史記注明
其等曰閼閼其功曰閼又有功曰閼有勞曰閼漢書
車千秋傳無伐閼功勞顏師古注曰伐積功也閼經
歷也文選張協七命生必輝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
伐於金冊注洪伐大功也伐閼通文人互用但無用
門第者

常談考誤集

二卷

二十八

譚子化書曰朽麥化為蝴蝶又搜神記曰麥之為蚨
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化為
有知而氣易也文人因此遂謂蝴蝶為麥所化乃庸
俗仍是不知總之皆屬未考爾雅釋蟲曰蜋縊女郭
璞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縊死故曰縊女邢昺疏曰說
文云蛭為蝶是也予見此物每懸榆枝上折而收驗
之及蛭果為蝴蝶豈化書與搜神記多談幻妄乎抑
或別是一種殆不可曉

契

契字有三音十用一音器說文大約也易後代聖人
易之以書契又曲禮執右契注兩書一契而別之
是也一音屑書使契為司徒說文本作契高辛氏之
子堯之司徒殷之先是也一音契契濶勤苦也詩死
生契濶又契濶踈闊也後漢書范冉傳行路急卒非
陳契濶之所以踈闊言也又契契憂苦也詩契契寤
歎又契契逾遐急也見爾雅又戾契不平正貌又缺
也漢書毋將降傳契國威契又合也詩爰契我龜周
禮華氏掌共燹契是也今人有知三音者而誤用其
義亦復不少故特為摘標之契字从丰从刀从大丰
音害人多誤書

常談考誤集

卷二

二十九

乾

乾渠馬切說文訓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乾聲又
易卦名健也廣韻又君也堅也增韻又勤也又州名
古雍州地唐置乾州又見寒韻音干訓燥也字林云
本音虔今借為乾濕字又得利曰乾前漢張湯傳始
為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
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又桑乾河名在幽州昌

平縣西南故宋孫氏示兒編曰乾有干虔二音是本
一字也近日坊刻字學辨疑乃列乾乾二字而妄為
注曰乾以卓乾以干不知字書止有𠂔部無卓部况
卓又絕無之字乎且郭忠恕佩觿卷中平聲自相對
無此字玉篇廣韻分毫字辨亦無此字而無端偽撰
誤惑後生可為一咲

恆談

常談考誤集

卷二

三十

今人歎記異者輒曰怪哉若以為文句然耳不知實
有此物漢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
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
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
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
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蠱置酒中立消賜朔絹百
匹後令屬車載酒

常談考誤二卷終

青谿山人文集卷之三

臨沮周夢陽啟明著

門人何躍龍校証

常談考誤三 計七十一則

舉案

今稱夫婦相敬曰舉案齊眉似皆以案為几案查史不然范曄後漢書梁鴻娶孟光隱而適吳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梳字及閱漢書霍后傳初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常談考誤集 三卷

以婦道供養注已前解為梳矣

細君

今稱人妻與自稱其妻多曰細君非也漢書東方朔傳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世人徒見此語而不知顏師古注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有烏孫公主劉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姓細名君細君多矣俱不以為名稱

郢正

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垂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

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墨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觀此則墨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匠石豈可作郢人而今人以文視人曰乞為郢正郢斤郢削豈不大謬

褌襲

禮記玉藻裘之褌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克美也袒而見裘曰褌揜而克裘曰襲蓋古人近體衣有袍襌其外有裘葛裘葛皆有半袖褌衣加于其上以見美曰褌褌衣上又有有袖全衣以克美曰襲襲衣之上方有常着衣服其制始備今人以褌為襲或以襲為褌殊多混亂

常談考誤集 二卷

矛盾

今稱與人不合曰矛盾自己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只若以為兩物不相得而已而不知所出與謬誤同嘗見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盾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今語蓋本于此

鬻濁

今世俗謂人不明曰鬻濁蓋以酒為喻也字書鬻音斛濁音獨孺子之歌以濁叶足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漢書潁水濁灌氏族讀皆同獨特人未習見之耳作鵲突或作糊塗者皆非

橐街

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按三輔黃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懸首于此使夷聞之不敢犯我中國耳正德間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法司論擬宜懸首橐街嘉靖間論分宜近日論江陵疏末皆用橐街之語殊覺無謂

饗飧

周禮天官外饗凡賓客之饗饗饗食之事亦如之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饗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大都客至必以夕夕食未盛宴饗必以早早燕則盛矣故曰朝饗夕飧然皆自朝廷宴饗言而今以為日用飲食則不類

麤糲

糲音辣後漢書伏湛傳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膳今

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注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米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杜詩百年麤糲腐儒食正用此今世俗言麤糲者聽其音則是問其字則不知及見糲字則反讀為厲矣

夏屋

詩夏屋渠渠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動動也言君始干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動動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謂渠渠為深廣呂氏嚴氏相繼從之便於詩旨覺戾乃今則通稱房室曰夏屋謬不可及矣

折枝

孟子為長者折枝自朱子解枝為草木之枝至今遂有稱折枝花者案古趙岐注不然謂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故後漢書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為為難乎注劉熙注孟子云折枝若今之案摩也又文選廣絕交論云匍匐委迤折枝舐痔皆與趙

注同

龍鍾

廣韻云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故相傳稱老曰龍鍾及味昔人語與所咏詩似不盡然唐裴度未第乘蹇驢上天津橋二老人曰須此人為相度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又李涉詩曰慙君知我命龍鍾則龍鍾亦有蹉跎偃蹇之意不專以老言矣

溺

溺古弔切即尿字史記韓長孺傳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安國拜梁內史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溺注皆音尿史傳諸書凡尿皆溺字即佛經亦然今多不知溺即尿而止知用尿甚俗

廁

今人謂糞溷為廁始此而又不識廁字義故用之多謬按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帛廁身澣洒注蘇林云廁音投晉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候廁顏師古云廁廁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兼此三說則

廁為衣服明矣胡蒙谿必引賈逵解周官辨其非似太迂闊

斗然

今人以忽然為陡然非也讀岑嘉州詩云寒郊斗覺暄則陡當為斗斗字雅陡字俗

為壽

古人以物結納人必曰為壽史記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又刺客傳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皆非以生日故今必用之於生日太拘

廝斃

兩人作事爭勝曰廝斃古琴操云從他楊學士斃殺鮑參軍又楊補之小詞云和天也來廝斃今人不知其字或曰廝別曰拘別皆非

魯班

自注孟子者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為一人耳後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熾煙人莫詳年代巧倖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棄之以

歸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似若兩人未敢決及讀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以為一人者誤矣

墨守

今人言固執曰墨守然不詳所出故用之輒誤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墨守亦有好義不專固執

完趙

今人以物還人曰完趙本史記廉藺傳相如度秦王雖齎尖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於趙則用歸壁為是用完趙者頗不雅觀

垂青

今求人眵眵輒曰垂青蓋本晉書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佐白眼喜

不懌而退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是青眼雖美自處不甚美况乃增一垂字似覺無謂

束脩

脩脯也十脰為束自解者附為執贄禮而學究之責備弟子者得以藉口然不獨弟子之於師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境中後漢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嵇叔夜家人誠云壺榼之意束脩之好人道所通不須逆也凡人交際皆可言束脩矣至解為檢束脩飾則又不在其論

半豹

曾見四六中稱人能文曰半豹嘗識之後覽世說新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事衡知出于此蓋惜其有才而無學也若作稱頌語似不妙

發擣

俗謂譙樓上初昏時旦三通鼓曰發擣相傳日久知有擣字耳殊不雅嘗見古樂府官家出遊雷鼓雲

佐去聲讀甚善然不合俗不若岑嘉州凱歌鳴笳擗鼓擁回軍作擗字便通俗矣

行李

左傳僖公三十年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公八年子員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注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李與理同皆使人也而今以出行資裝爲行李失其旨矣

萱堂

世俗謂母爲萱堂又以北堂喻母道殊無據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文諼作萱說文作萱皆草名今人忘憂北堂謂之背儀禮昏禮婦洗在北堂可證止此皆于母無預也至詩人用萱如江淹何遜羈夷中又別有義無有及于母者

桃李

世因唐人桃李悉在公門一語遂謂門人爲桃李祇

若列在門牆者耳不知中有報答之義晉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唐人刺裴度詩不栽桃李種蒺藜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

貌不颺

今謂人容貌猥鄙曰不揚揚字無所出當是颺字古楊颺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魏子曰昔叔向適鄭驪茂惡欲觀叔向一言而善叔向下執其手以上曰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杜注不颺顏貌不揚顯也

鼓吹

吹去聲尺鴵切唐樂志黃帝使岐伯作鼓吹以揚德建武故後人以軍中之樂爲鼓吹晉孫綽云三都三京五經鼓吹庾翼曰鄉射中的當賞鼓吹謝尚應聲中之即給副鼓吹齊孔珪門庭中有羣蛙鳴曰此當兩部鼓吹不特此莊子齊物論云夫吹萬不同韓文公詩繁吹傷人心王荊公詩落日一橫吹皆作去聲

讀今人直以為平聲殊可大噱

火齊

齊音劑火齊珠名杜詩火齊堆金盤是也程大昌演繁露又謂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齊然皆作去聲讀予官京師時某太史出所住宮中燈帶聯句相示有火齊光彩散蓬萊之句予謂公住平聲讀乎曰然予讀似去聲當再考其人艷然太史且如此何異乎章句之士之讀火齊也

文史

文人以文史為文章史籍非也按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更羣守課試乃得補書史漢東方朔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為多正用此說則文為文字史為書史明矣

戮人

書甘誓曰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自傳注訓戮為殺後世槩以戮人為殺人實不盡然按左傳文公

十年楚子畋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為右孟違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是以扶為戮襄公六年宋子蕩以子牯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牯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是以牯為戮觀此則戮亦有削辱之義耳誓兩言似當訓辱不然虞舜罰弗及嗣而啟遂族滅人豈敢承繼禹之道者

無恙

今問人安否曰無恙病曰貴恙病輕曰微恙心病曰心恙風疾曰風恙相傳久矣按恙神異經以為獸風俗通以為蟲禮部韻略以為憂無訓病者史記公孫弘為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史記乃馬遷刻意之文既云罹疾不應復云病則恙不訓病明矣况顏注又可據乎

分疏

今人為入誣搆自辨白其是非曰分訴非也訴當作疏平聲讀轉去聲者亦非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為解

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壯齊書祖琰傳高元海素琰不合作領軍並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琰亦求面見帝今引入琰自分疏皆音為疎

經紀

世俗以牙行為經紀甚無謂蓋經紀本唐人語稱人之善能營生者也唐書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椰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能經紀其家無有用以稱牙行者

宴爾

詩邶谷風篇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為淫新昏而棄舊室者作言安樂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賀人初娶稱宴爾非惟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詞大不美

端匹

今人謂縑帛一件為一端又謂一匹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杜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

則帖寫壹端者為是口言一匹者謬矣至于馬之一匹則舉四足人之匹夫匹婦則舉對偶皆不以獨為義

年幾秩

今賀人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於古無考獨莊子知北遊篇有墮其天袞及閔長慶集見白公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層行看九帙新然則秩帙袞古字通用第自六十至七十俱可用七秩自七十至八十俱可用八秩今止用于七十八十當句時甚謬

阿堵

世說載王夷甫口不言錢婦試之令婢以錢遠牀不得行夷甫晨起呼婢曰舉却阿堵物世人因此遂以錢為阿堵矣及載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

在阿堵中殷淵源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是阿堵猶言若箇這箇也指以為錢者謬

寧馨

晉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今人相沿遂謂寧馨為佳兒查他處語殊不然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阿克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則寧馨猶言若何這樣也豈可便以為佳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每卷首俱題某詩之什陸德明釋曰王者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名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何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他人所作為何什皆非乃龔州集中風雅詩每篇首題曰上帝之什皇帝之什東門之什等似為不妥

酒望

賣酒家有揭布帘挂瓶瓢標竿繫木牌者俗併謂之酒幌子非也幌本作望懸此物欲人望而知之耳唐人多形於題咏蓋自古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檠甚平過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于酸所謂懸幟即此

秀才

世稱青衿之士曰秀才士子聞之尚若以為輕已者按北史杜正玄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曹司重啟素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威劒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才亦擬古亦應時就故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正指前事然則秀才之名亦甚不易副也

燭火

邊境防守有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冊籍奏疏皆作潛字書之攷書傳不然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燭昭公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師燭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曰燭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韻將廉反皆讀如熾則知潛當曰燭相傳謬矣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注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注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今人不知縱史之為慫恿字而謬謂從史若從人之諂諛然豈不大誤

木偶

偶音寓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欲止之以鬼事見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腹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

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漢制有寓龍寓車馬之類皆刻木像之木偶土偶即此意今人讀偶如耦蓋不考之故

健訟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絕乃及訟始繫以訟有孚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恒解井皆於卦名上為句絕者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至今目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為大謬若健訟可用則亦可用止蒙動豫說隨止蠱應恒險解水井矣豈不可笑

不當如是

今指人引喻非理或自認已過輒曰不當如是是道聽史漢語而誤用之者史記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不能對虎園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漢書薛廣德傳元帝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進

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師古解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按兩帝語並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一覽自見

主臣

近見書簡末多有用無任主臣者知其似而不知其真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幾何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馮唐傳文帝聞廉頗李牧為人良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漢書並同張晏曰君今人識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皇恐也此解或有知者而不知當用於開口處於義始得

輔車

車昌查切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為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待故曰相依唐韓文公書曰近者尤哀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是用此意今人不

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殊為大誤

錄囚

錄良豫切與慮同寬省之意漢書錄囚徒大玄蹕於狴獄三歲見錄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史佐慮囚師古注謂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抑與否也正書所云服念要囚之義今人讀為審錄若紀錄之錄而又曰審某處錄謬矣

前席

今人用前席若以為尊寵之意本旨不然史記商君傳鞅復見秦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郝之前於席也賈誼傳漢文帝問鬼神事賈生具道所以至夜半文帝前席蓋古者坐地以莞蒲為席天子諸侯則有黼黻純飾坐則居中遜避不敢當則却就後席喜悅不自覺則促近前席耳史記二語皆自喜意非用以尊寵人也

龍虎榜

今中式榜必畫龍虎于前而賀人得舉者曰登虎榜

殊覺無謂唐書陸贄傳贄主試得韓愈歐陽詹賈稷陳羽等皆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謂諸賢如龍如虎也遂槩以稱他榜殆于不可

健美

史記司馬遷自叙傳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黜聰明如淳注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蓋說文健訓伉美訓貪欲故耳今乃以為稱美之詞而批評文章曰健美健美殊失之

朕兆

聯音引目眊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故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而又倒讀為朕兆於古無據

藉田

藉音借漢應劭風俗通曰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从草作藉今人讀以為藉大謬而名義考辨謂當作籍音瘠即說文有之予終不敢以為然

井幹

幹音寒在寒韻漢書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注曰井幹井上木欄也楊子重黎篇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司馬注曰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之闕下如井幹之狀枚乘諫吳王書單極之統斷幹其音並同今人讀為幹音者謬

苞桑

易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傳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自此說行而士人文表有鞏國祚于苞桑之語細味不然書禹貢草木漸包包與苞同水退而草木叢生也詩行葦方苞方體抱籜也葦芳抱籜則稚葦也故宋趙汝楫輯聞有叢生穉桑未有旁根易于拔取之說而本朝熊過象肯亦謂當作穉則不可直訓為固明矣

葑菲

詩谷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箋謂根有美惡之時莖則常美朱注因之故今人望人不弃則曰幸無

以葑菲見遺似于物理不諳葑即蘆葍其根最為脆
美菲土瓜根亦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
之故乎言已色不足采而德音或可以配君子故下
言及爾同死名義考之說如此

仲尼

尼一作尼古夷字祖庭廣記曰孔子之母禱於尼丘
山因生焉故名丘字仲尼生時二龍繞里五老降庭
鼓吹隱隱自空中下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目注
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

常談考誤集

卷三

二十三

形龜脊虎掌駢脇參膺圩頂山臍林齒翼臂注頭阜
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俱手垂過膝眉
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
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趨下末僂後
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
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其聖如此皆發祥于尼丘山
山在今山東尚呼為夷丘山而不知何以誤稱孔子
曰仲尼堅不可易也

經書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未以經名也
自莊子天運篇曰六經先王之陳述經之名寔昉于
此其後以樂合于禮止稱五經漢五經置博士列於
學官後或曰六經或曰七經不盡一歷代承之遂以
取士唐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為九經又益以
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為十三經宋則以三傳
合為一又舍儀禮而名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
經後又以論語孟子孝經為三小經師雖各有齋門
經則無不誦習者河南程氏尊信大學中庸二篇特
于小戴記中表章之於是新安朱子合以論語孟子
謂之四子宋時尚未以四書名也自我太祖定以
五經取士人各治一經而四子書則人人通治之及
成祖命諸儒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天下四
書之名自此起矣其後治一經者即以他經為末務
只知本經四書其傳愈久其言愈誤致使明經之士
不見于天下而徒以程朱緒言掇拾科第欲復隆古
之治何可得也善乎鄭端簡公之言曰宋人譏漢儒
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可謂至言

常談考誤集

卷三

二十四

苴十四音

苴有十四音楊用修嘗摘標之七間切麻也子間切
苴扶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
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已同又子邪切萊壤也一
曰獵場又似嗟切苴畔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
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赤今作渣非
又都賈切土苴上即雅切非吐不精細也見莊子又側下切糞
草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
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籍祭也又將預切糟魄
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今人讀如菹轉如渣止耳
其他並誤

敦九音

敦字字書載十音見于經典者僅九禮中庸敦厚以
崇禮音墩詩敦彼獨宿音堆禮樂記樂者敦和音純
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並音團詩敦兮既堅
廣韻天子弓也音雕周禮每敦一几敦覆也音幬周
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槃王敦
禮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音鈍

治一經者讀之尚猶有謬況其他乎

率五音

率有五音皆常用而常誤者如將率之率音帥孟子
穀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量名音刷督率之
率音朔算法約數之率音類不可不辨

離十六義

離字有十六義離黃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
明也見易雉離于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
流離鳥名見詩話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
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
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
注陳也見左傳又木名塋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
水名零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
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
記又轉力爾切輪囷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固知
五雅所詁尚有未能具悉者

繇六義

繇字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紀高帝繇咸陽則與徕

同漢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漢百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漢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常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猶同一字而具六用俱古雅

案六義

案字有六義說又案几屬周禮掌次張龜案魏志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又玉篇食器也史高祖過趙王自持案進食隱逸傳孟光每饋食舉案齊眉曹操別傳魏大為人佻至以頭沒杯案中又據也荀子案飾其辭董仲舒策謹案春秋又考也丙吉傳無所案驗又下也爾雅疏可以案酒又止也周紀案兵無出當談每有之而義多不盡解

長音仗

長字三音平聲在陽韻上聲在養韻去聲在漾韻平上二聲人多知之去聲鮮有不誤者韻會漾韻注長音仗度長短曰長一曰餘也廣韻多也冗也剝也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世說新語王恭對王大曰文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文選陸機文賦要詞達

而理舉故無取乎兄長三長字皆音仗世俗皆讀為平聲如短長之長誤矣

土音杜

土有三音一音覩為園土之土一音吐為土地之土一音杜為桑土之土皆上聲七虞內詩幽風鴟鴞徹彼桑土毛傳桑土桑根也方言荑杜根也東齊曰杜郭璞注引詩曰徹彼桑杜是也佛經十方國土音與此同世俗不知而讀為吐既誤又轉為去聲音度如法度之度則遇韻古無此字愈益誤第唯正韻有之

龍門

龍門之名有二世以洛陽東壯伊闕為龍門非也按水經伊水東壯過伊闕中注云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壯流故謂之伊闕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臺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傳毅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又水經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云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壯有龍門山大禹所鑿

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祠廟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十不得上上即為龍以此觀之河津龍門其來舊矣伊閼緣傳毅一語遂亦名以龍門而常詩咏之其實不是蓋伊閼當河洛孔道人所常見河津龍門僻在韓城縣北五十里路遠山深人多未之至耳雨處余皆嘗游目質之傳記無有不符合者故特為著辨焉

常談考異

三卷

二十九

三江

尚書禹貢有三江既入又有南入于江東為北江東為中江之文解者紛紛迄無定說郭璞謂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常昭謂松江錢塘浦陽為三江唐仲初謂婁江東江松江為三江朱仲晦以東匯澤為彭蠡為多句鄭漁仲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為羨文金履祥以為匯字或因上文而誤中江北江或當時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江漢合流之別王樵以中江為大江以南江為松江惟北江不可考其異如此唯名義考云

岷源在今沔縣漢水發源名漾東至洋縣為漢又東至均州為滄浪過景陵三澨至漢陽大別南入于江徐鉉云江水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書南入于江謂漢水入南江也東匯澤為彭蠡匯當作會言漢水東會於彭蠡也為彭蠡言澤為彭蠡非謂漢為彭蠡也故下文云東迤北會為匯書東為北江即徐鉉所謂江至南徐州為北江漢水至此為北江也南徐州今鎮江漢至是趨海門入海矣岷山在今茂州江水發源東至新繁為沱又東至于澧澧即離騷澧浦今慈利也九江今洞庭湖水過之至于東陵地志東陵道士湫今在黃州東自漢水南入于江二水合流東迤北會為匯匯猶言彭蠡江既言會漢烏得言匯乎書東為中江即徐鉉所謂江至潯江為九道名中江也亦至海門入海是南江在今武昌中江在今九江北江在今鎮江楊之三江既入正謂此書將言揚州治故云三江既入將言荊州治故云江漢朝宗于海江漢發源梁州荆之上流也南江在荊州揚之上流也上流治則下流無不治此書法也其說明白可據

常談考異

三卷

三十

又黃潤玉曰凡江自灋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書叙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居西而言非指曲折所向為文也亦可備考

曾

論語曾是以為孝乎又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予於是世儒相沿皆讀曾為層俱誤按說文曾从八从日四聲詞之舒也宋人示兒編云曾字除人姓及曾孫外今學者皆作層字音讀然經史並無音止當音增蓋音增則訓乃音層則訓嘗詩大雅曾是掇克杜詩寺憶曾遊處則當音層如論孟正當音增庶於文義始協

常談考誤集

卷三

二十一

青谿山人文集卷之四

臨沮周夢暘啓明著

門人何躍龍校註

常談考誤四

秋千

今人寒食前後以綵繩懸架謂之鞦韆非也案許氏說文注引詞人高無際作鞦韆賦序云此漢武帝後庭之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譌轉為秋千後人不本其意乃造鞦韆二字非皮革所為非車馬之用不合後革或曰本山戎之戲習為輕趨者自齊桓公北伐始傳中國則女子學之矣

繇繇

晉鍾繇字元常繇字音遙取臯繇謨彰厥有常之義故世說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戲之今論法帖者讀作由謬矣繇音曹韻會注占辭謂卦兆辭也左傳用繇曰甚多僖四年十有五年昭七年皆有之漢書文帝紀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注占謂其繇也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

詞今人不知有繇字謬書為繇又謬讀如由皆不考之故

玄箸

世說王夷甫答樂令曰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本作箸說文云箸陟慮切注云飯敝也借為住箸之箸後人從草則知箸即元字著為俗字矣見有批評世說者云古本原作箸字殆不可曉何也凡云著述著作皆當用箸第傳寫日久驟難變易耳

肉好

爾雅肉倍好謂之錚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好音耗肉造也好孔也禮記樂記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輔氏注曰肉好猶俗言美滿也肉而救切近世有用肉好作柔好者余大笑之乃不知出於問奇集吁又何惑乎章句之士

滑稽

楚辭突梯滑稽注滑稽園轉貌楊雄酒箴鴟夷滑稽師古曰滑稽園轉聲舍無窮之狀史公孫弘傳滑稽則東方朔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是通有詼諧園轉

之義觀史記滑稽傳可見總之滑稽皆音骨而近世儒者不知何以呼同滑稽即孟子滑稽注滑稽音骨而亦讀如滑稽不可解

欵識

按博古圖古器俱有欵識欵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欵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欵有識商器無欵有識識音熾今人讀欵識如識見之識已謬而又有以器物形象為欵制者尤謬

佳

今人知佳音為嘉而不知佳音為錐也佳从人从圭佳象鳥形字本不同說文謂禽之長尾者曰鳥短尾者曰佳尾莫長於鳳故鳳从鳥莫短於隹故隹从佳凡鳥名傍佳字並音錐呼佳者謬矣

曳白

通鑑唐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時御史中丞張倚男與在高等下第者以其事白安祿山祿山奏之來年正月玄宗親重試唯十二人稍優張與不措一詞時人謂之曳白是曳曰者全無字而今乃以

寫字越幅者為曳白殊不類

風馬牛

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預注云牝牡相誘曰風依此似不可曉而今人有去牛字用若風馬不相及者尤謬諺俞文豹有云牛馬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南風則馬南而牛北北風則馬北而牛南相去遂遠正如楚處南海齊處北海也故曰不相及此說優于杜注

臨摹

今人學字知有臨摹而已然不知臨摹為二事又不知臨摹之外尚有硬黃響榻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執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

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此輟耕錄所載也學字知此字學何患不進

圖書

今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蓋古人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遂以印記為圖書正如豎碑於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之恠惜無有是正之者

冰鑑 水鑑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春始治鑑祭祀共冰鑑注鑑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則冰鑑器名也書酒誥人無於水監三國志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水鑑晉書習鑿齒水鑑無私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冰鑑鑑與監同皆言水可以鑑妍媸照物無有遁形者則水鑑謂水如鑑也今乃稱人為冰鑑甚有取以名堂者其將以人為槃匱以堂為盛槃匱之處乎可為一笑

枘鑿

楚辭九辨云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

杓斧柄鑿斧眼本自相入惟方杓圓鑿則不入今世舉子文乃去方圓字而只用杓鑿不相入與薰蕕不同器為對殊為大謬甚有寫杓為柄者尤可笑杓从木从内音藥

臯比

宋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子贊之曰勇撤臯比一變至道比類脂切平聲今人誤作上聲讀而又多不識臯比之義間有知之者不過止聞橫渠事耳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

常談考異集

四卷

六

雪門蒙臯比而先犯杜注臯比虎皮禮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或作鞬臯比之稱其來久矣

蟬鳴

宋人巧聯有云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為其不足于耳與故常談遂謂蟬以翼鳴矣及閱考工記以旁鳴者以翼鳴者鄭注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許氏說文蟬以旁鳴者蜩蟬以翼鳴者今蟬兩脅下有小孔實能振迅作聲則鄭許為精而翼鳴之說不足信

古刹

今人謂前朝舊寺為古刹非也按文選王巾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翰注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注刹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梁簡文帝荅同泰寺立刹啓寶塔天飛宋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刹之為塔觀此可信韻會以為佛寺說文以為柱釋氏要覽以為幡竿皆非

騶虞

常談考異集 卷四 七
詩召南采芣于嗟乎騶虞自毛傳以為義獸宋人因之及本朝附會其說遂有獻騶虞者故今文士引用動曰仁如騶虞其實不然蓋騶虞相傳有之人俱未見宋戴氏鼠璞曰天子田獵七騶虞虞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嚴氏詩緝亦如此予以為用騶虞者似應如此

行藥

今人謂醫人為行藥非也文選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注曰照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

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唐常建有閒齋卧病
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老杜舟中伏枕詩有行藥
病涔涔耿漳詩有流水如行藥于良史詩有行藥至
西城皆謂服藥者自行並無指醫人言者

狼戾

狼从犬良聲音郎狼从彳良聲下懇切今有言忤逆
不順者曰狼戾古無此語當是狼戾之誤蓋狼性多
藉其草穢亂故曰狼藉又曰狼戾又曰狼貪皆言多
也字一誤而其義之譌乃至此

常談考誤集

卷四

八

有又

有又二字古通用故詛楚文又秦嗣王而字書解有
亦曰又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三載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無逸享國七十
有五年義並同洛誥在十有二月謂十月而又二月
也伊訓十有二月義並同春秋十有一年二十有一
年三十有一年及冬十有一月義並同書惟初旬之
日不可用有字猶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
謂秋有七月也今多讀有如酉每聽替禮人宣讀文

首年月輒欲嘔穢

望江南

望江南詞名隋煬帝作凡八首詞調新麗唐以前屬
南呂宮今入大石調一名憶江南一名江南好樂府
雜錄以為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撰不知是否而近
見有刻望江南集於中山者直以為李衛公著其中
盡言兵法占候而序之者曰不知集名望江南者何
所指嗚呼詞名且不知又安望其知兵乎今世達官
其謬類如此

常談考誤集

卷四

九

鯢鵬

莊子首篇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自有此說而世稱士子之變化者曰鯢曰鵬然郭象
注曰鯢鵬未詳諸書惟國語有禁鯢鯢一句注鯢魚
子鵬即古鳳字鳳不常有鯢雖有而未成魚莊子蓋
寓言之耳即文人恒用終涉虛無

姑息

世俗謂憐惜人者曰姑息出于禮記檀弓而檀弓注

則異此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鄭注姑且也息休也用為憐惜者誤矣

三臭

論語三臭而作自訓者以為三歎而世人言三嘆者
輒舉三臭似不然爾雅鳥曰臭郭注臭張兩翼也引
此以解於上文色斯舉矣最為相應不知何以不取

點污

點作去聲讀與玷同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
辱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

常諫考誤集

卷四

十一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皆如玷即作上聲讀亦有指
點點污二義故讀點污字當去聲作上聲者謬矣如
聖門三點史記聖賢贊皆歲字曾歲公西歲奚容歲
譌傳為點由後人不辨字義耳蓋歲字美點字不美
不可不知

魚書

文選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
中有尺素書五臣及劉履註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
引陳涉鰲魚倡禍事證之世人因此遂謬謂水中鯉

魚能寄書曰魚書曰雙鯉皆從此始是何異癡人說
夢蓋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故又
有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取腹中書則知魚書雙鯉皆託言豈是實事

尋常

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常
一丈六尺也今人謂人之無位者曰尋常人謂事之
不緊者曰尋常事殊無取義當是平常誤為尋常耳
若以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為據終不免俗

常諫考誤集

卷四

十一

序齒

周禮地官司徒有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
時之孟月吉日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
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鄭玄注云
一命為下士則以年與衆賓相次再命為中士則以
年與族人相次而衆賓不敢與之齒三命為上士雖
父族亦不得而齒焉故特席于尊東 國朝大明會
典凡民庶以齒為先後致仕官序爵爵同序齒至處
親族則不論爵又令內外官居鄉筵宴則別設席不

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其與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今世俗倖厚輒曰鄉黨序齒不知古禮 朝制原自有別

微纒

周易坎上六係用微纒王注纒音墨劉云三股曰微兩股曰纒皆索名楚辭賈誼服賦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纒正用此 國朝單行本義不知坊刻何時謾為微纒海內士子懵然依之每每用於文章中已屬大誤甚有用以押韻者太函集五言排律即事詩云側身被短褐延頸受微纒則又誤之誤矣於士子何誅

陳亢

亢音剛平聲二十八宿中角亢之亢也故陳亢以演禽取義而字子禽聞政章注子禽姓陳名亢誤讀去聲猶曰集註無音初學易混異聞章則有亢音剛矣不一著目何也如以為抗則為高亢之亢亢蔽之亢於義無取古人肯以命名乎

旅生

禾稼草木不種自生世俗謂之曰柳生予初不解其

意後覽藝文類聚引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又覽風俗通曰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彌望野繭被山又覽漢魏古詩曰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乃知旅柳聲相近世俗不知誤以旅為柳意是而音呼訛矣

本末

今人用本末字如輕重大小字分為二件殊謬蓋本即樹根末即樹梢一物耳故其字皆从木古文篆木俱無句勿以本字為疑易大過彖傳棟撓本末弱也史繩祖謂以一陽畫藏於木下根株回暖故曰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上枝葉向榮故曰末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于中二陰畫處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矣故曰棟撓凶最為得解

人莧

予官京師時聞有人形葉甚妙索而得之則莧也問其故無解者後聞覽學齋佔筆載之甚詳易夬六五覓陸夬夬王注云覓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

曰夫夫以莧陸為一物董遇曰莧人莧也陸商陸也分為二矣本草云莧實一名馬莧衍義曰苗又謂之人莧紅色者謂之紅人莧後又別載馬齒莧然後知人形者人莧之訛也稱人莧以別於馬齒莧耳人莧字甚新人多未聞

左袒

史記絳侯世家大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後來作史說論斷者謂勃有坐觀成敗之意至于今人循用只若以為人皆相向矣不知中有深意容齋隨筆引禮與儀禮證之固是不若關中喬景叔云此勃誓師之詞為劉者袒而立于左左袒吾賞之為呂者袒而立于右右社吾戮之片言定社稷之安危勃之重厚於此可見蓋直以書詞斷也

名諱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

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何其謬也

起復

禮記曾子問篇末載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鄭注云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時多攻取之兵言其非禮至春秋晉襄公亦有墨衰之舉漢唐以來遂多起復蓋自伯禽始至國朝奪情起復者益衆自羅文毅公一疏而朝廷始著令終喪三年間有勉留然亦鮮矣觀此則起復二字原指喪服未終者而言若服制已闕又何起復之有舉世誤談可為一慨

石鼓

石鼓周宣王時史籀篆我車既攻詩一篇宋歐陽修跋之曰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耳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至於字畫亦非史籀

不能作也至元時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刻附于後今在北京國子監中不知者謬以為隕星子見官師監生亦如是說豈不大誤

方丈

唐書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毘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後人因此通謂僧舍曰方丈而今人於道士房亦曰方丈謬矣

灼叙

常談考誤集 卷四 十六
予覽士子制義凡作如火之目多用鬱攸灼叙撲滅嚮通等字唯灼叙余不知所出指問之則曰書洛誥中語也洛誥孺子其朋節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灼字絕句叙弗其絕另為句孔氏古注疏及蔡傳皆明白可辨俗師不知文義以灼叙為句而士子承訛轉相錯謬遂至用為故實然則句讀何可以不慎也

骨懂

雜寶玩器今世目曰古董舊賣此貨者今世目曰古

董鋪予甚不解其意後覽仇池筆記載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盤中蓋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則骨董之義已自可見田子執留青日札又載唐天寶初玄宗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內曰骨懂雖短伎藝能長似又當為骨懂矣第懂為憐懂之懂字頗不佳余又不能辨也以俟知者

火傳

傳平聲莊子內篇養生主結云指窮於為薪火傳也常談考誤集 卷四 十七
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已妙而佛典有解此者尤妙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可謂精且明矣近刻講義曰火傳義正取此而人多讀為去聲如傳註之傳悲乎人謂近世士子好老莊予謂未嘗着目也

押字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謂見唐誥書名

未有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宋以前已如此至今花押奏疏亦嘗書之往往見有用號者用他字者而不盡用名似為悖戾

藁砧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更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注藁砧夫也山上安山出字也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上天謂十六夜也此即戰國秦漢間隱語唐宋至今所謂謎自元人詞曲以藁砧為夫為今人稱夫曰藁砧殊晦况言砧必言鈇鈇本鈇鑽而借為常談考誤集四卷十八夫意尤不美

蒼赤黔黎

百姓之號古今不一唐虞三代曰黎民曰赤子曰蒼生戰國曰蒼頭秦曰黔首古人作文隨便稱引第絕無止用上一字者近時士子多以蒼赤黔黎為對不惟語事重複兼亦文義欠通蓋必青天白日可以言青白黃童白叟可以言黃白然後此語可相匹耳

顏面

今稱人面貌通曰顏面不知顏面原自有別顏說文

注眉目之間也增韻額角曰顏方言湘江間謂之額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額汝穎淮泗之間謂之顏面說文注顏前也象人面形即槩用不妨而義不可混

如泥

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因名泥人醉則肢體軟如泥蟲然故曰如泥李詩日日醉如泥杜詩先判一飲醉如泥其餘不可勝舉皆用此意不知者以為泥水之泥謬矣

象刑

書舜典象以典刑孔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白虎通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膺者黑其體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而無領緣謂唐虞之世人尚德義但設象而民自不犯也合二說觀之已盡象刑之義而蔡傳創為如天垂象之說誤文士至于今何也

傳奇

傳平聲自裴駰著小說號曰傳奇元人宗之為雜劇以十百數亦名傳奇蓋謂其事稀奇可以傳播于人

耳名義考乃引釋名音篆夫傳自有傳註之傳與史傳之傳豈得以傳奇攬入

通方

隨波逐流世俗目為通方非也按論語且知石也孔注方義方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漢書儒林傳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又曰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皆謂聞道與有道博文之士也以此觀之則通方蓋指通達義而言隨波逐流焉得稱此

風風 斷斷

風馮凡泛三音斷音銀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歌魏曰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漢書地理志周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又劉向傳朝臣斷斷不可文人不察其義俱作褒美用之非矣蓋風風中庸之聲言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斷斷辨爭貌又忿嫉之意志註斷斷當作閼閼以魯猶有揖讓之風也

愛憎

憎音曾說文惡也載下平十一侵中絕無轉入他韻者而今人誤作去聲如論語屢憎於人孟子士憎茲

多口朱注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皆讀如諍訛謬甚矣

桑雍

戰國趙策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王知之乎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于外矣注云雍與雍同桑中有蠶則膏液流外如人之癰又云一作桑雍子以為趙客之言不見與桑雍類或桑雍者似是而近

常談考誤集 四

日試錄論策直用桑雍字終是可疑

短褐

史記秦始皇紀曰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漢書貢禹傳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貧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班固叙傳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褻檐石之富所願不過一金注短皆晉樹謂僅豎所着布長儒也褐毛布之衣也荀韓淮南諸子亦有之亦皆短褐絕無有言短褐者自杜詩有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之句後人遂循用短褐豈刻杜詩

者誤種為短乎不然不應自杜作俑

稗子

世俗見人子弟外似聰明而所為實非者名曰敗子敗字誤佛藏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謂其形不可分別也人家有此子弟正是稗草之稗謂其似苗非苗耳

風流

今人謂人輕俊者曰風流義不盡此予按後漢書列傳載諸高士者曰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注言清紫之風各有條流也晉謝安矯情鎮物繫天下蒼生之望則所云江左風流宰相者豈專輕俊已哉因是知風流亦有清潔之義

孫臏 黥布

臏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子為龐涓斷其足故稱孫臏其名遠不可考臏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故人稱曰黥布黥非姓也今人

不知而稱薦武官有姁臏並黥之語豈不大謬

章草

書法之有章草談者多誤張懷瓘書斷謂漢章帝喜杜操草書令表章亦皆作草書遂曰章草世人見法帖首載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題為漢章帝所書亦遂曰章草一以為章奏之章一以為章帝之章皆非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則章草之名寔原于此其云分波磔變八分則自有字書在

抽豐

俗以自遠投人干求錢物者曰打秋風予初不解其說後見郎瑛七修類稿載朱芾書札中有抽豐二字即秋風之義蓋彼處豐稔米糧有餘因往抽而分之耳字聲相近文理亦通

多同祇

人知多為多寡之多不知多即祇字在四支韻祇注音支適也增韻適所以之辭一曰但也論語叔孫武叔章子貢曰多見其不知量也宋邢昺正義云古祇

字左傳襄二十九年公曰欲之而言叛多見疏也服虔作祇注適也讀為多寡之多者既誤即知讀為祇者又每誤寫祇字查示兒編曰祇兩音音岐者神祇之祇音支者訓適是也如詩亦祇以異楊子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俱音支當从示从氏詩易史漢或作祇祇祇禔皆隨方作書然音義並同祇字

茶本茶

學齋佔畢曰九經有筆墨字無硯字有燭字無燈字又曰無麤字無茶字無致字無醋字所無六字中茶字大誤蓋茶本作荼說文荼从草余聲有二音一鉏加切一同都切有四義一苦莖霜後可食詩誰謂荼苦是也一委葉布地而生蒼黃如菊傳秦網密於秋茶是也三茆秀其穗色白詩有女如荼是也四苦茶茗也爾雅檟苦茶郭璞曰樹如梔子冬生葉可煮為羹飲本草能去脂使人不睡是也後人以苦莖委葉茆秀為惡草作茶作同都切以茗為嘉木妄作茶作鉏加切於是茶字又有茶字矣世俗不知而必文之曰上以草下以木雖陸羽茶經亦不免誤豈知下

以余非木也

荷名不同

今人之於荷知有荷花蓮藕而已不知其名甚多爾雅曰荷芙蓉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蔕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楚辭以花為芙蓉古今注曰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名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者差多花大者至百葉本草以蓮子為藕實以實之至秋皮黑而沈水者為石蓮以葉中蒂為荷鼻以藏之殼為蓮房至于圖經則曰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今江東人呼荷花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幽州人以藕為光旁或用其母為華名或因根子為母葉號是又因地異名更相錯互者

字義不合

今文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
能正者略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
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吊本傷也愍也今云吊

卷帛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疾今以為票
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為巡綽蓋本孟也今以名鈇曹
鎔本鈕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開朝開課程義皆不省
至于價直之為價值足穀之為足勾幹運之為完運
此類尤多甚有載在章秦刻布榜文皆承謫踵謬而
未能是正之者

甄三音

甄有三音一在真韻之人切漢書甄表門閭靈貺自
甄之甄一在先韻稽延切左傳左甄右甄軍之兩翼
也一在震韻之刃切周禮典同薄聲甄注掉也鍾病
也唐杜必簡詩江海寧為讓巴渝轉自牽一聞敬聖
道助曲荷陶甄子美詩懇諫晉匡鼎諸儒引服虔不
過輪鯁直會是正陶甄皆用先韻者

十四物取義

今人稱負碑者曰鼃屋角者曰獸頭刀上曰鬼頭門
上曰鼓了香爐蓋曰獅子等項非也吳郡陸文量蘇
園雜記曰古諸器物異名鼃鼃形似龜性好負重故
用載碑螭螭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狻猊形似

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形似獸
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
蟠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蠙蚌形似
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形似龍性好文彩
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形似獅性好火煙故立香爐蓋
上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上蚺蛇其形
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形似龍好
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
立門環上金吾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余過倪村民家見
其雜記中有此因錄還然考二書皆無之蓋山海經
原缺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亦自有全本與今刻不
同豈記者曾見全書乎陸公博雅其傳必有據內惟
螭螭二字名義考云當作蜚尾以漢武帝作栢梁殿
謂蜚尾水之精能却火災故置象于其上則螭螭又
似蜚尾但別無他書參核之且俟更考

呼字之譌

世俗呼字之譌多不可曉如石本入聲音十而讀作

去聲音石為石斗之石劇本入聲音極而讀作去聲
音記為雜劇之劇這本音彥玉篇解迎也而讀作去
聲音燕為這邊這个之這廿本音入說文詳二十并
也而讀作去聲音念謂二十為廿本音颯一字也
而讀作三十兩字冊本音習亦一字而讀作四十而
字乃本音掇說文作片列骨之殘也而讀作上聲音
駘為好夕之夕另本音寡說文作曷剔人肉置其骨
也而讀作去聲音令為另行之另朝廷之廷本音定
而讀作平聲音庭如庭堂之庭假借之假本音嫁而
讀作上聲音賈如真假之假朝請之請本音清而讀
作請爛脫之脫本音奪而讀作脫太守之守本音狩
而讀作守周身之防防去聲而讀為防廷尉評評去
聲而讀為評中興中去聲而讀為中此猶相沿已久
驟難更易者至若讀微如危讀業如葉讀仙如宣讀
勿如無讀味如為讀鞋如孩南音王黃皆王年嚴皆
年吳胡皆吳元玄皆元壯音沮足皆沮卑畢皆卑衣
乙皆衣烏屋皆烏是皆鄉言鄙語不雅聽聞如斯之
倫難可具舉聊掇一二以例其餘

寫字之謬

字有正有俗俗字混正如紫奪朱兼之人好省便不
覺因省而入于俗最宜辨之如畫俗作尽允俗作允
筭俗作笋斷俗作斷館俗作館款俗作款薊俗作薊
畫俗作畫卯俗作卯阜俗作阜兩俗作兩爽俗作爽
俎俗作俎丈俗作丈迴俗作迴柿俗作柿勾俗作勾
處俗作處衷俗作衷恩俗作恩雖有正俗之分總之
尚是一字甚有非其字而強以名之者如燕俗作蚕
聽俗作听趨俗作趨須俗作須燕俗作虫本俗作本
則蚕音腆听音銀趨音馳須音認虫音厄本音叨相
去遠矣如此之外更僕未易數是在留意書學者觸
類而考求之耳

隸書偏旁

古書止于籀篆故點畫不誤李斯小篆出而書小變
程邈隸書出而籀篆盡廢矣魏晉以後八分行草紛
然輩興今所謂真古所謂隸也世俗不知誤以八分
為隸可為一笑今不暇具引聊摘隸書偏旁略而言
之之與支及沒之與爻門之與門及引之與

之綽疏古正齊字之與正足未籀之與未密門之與六綿
 之與留滯衣之與示同網之與四面通之與西
 奴受之與火擬系繫之與系思王挺之與壬久九之
 與久抵豐豐之與豐禮束束之與束戌之與戌戌
 卩節弓卷之與卩卑卩邑差以微茫誤以千里蓋隸
 書轉換止在一二點畫之間若作篆書則月為弓月
 為弓卩為屋卩為邑象數形模大不相同何至混而
 無別也昔韓文公謂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愚謂凡欲
 識字宜略考于篆文

隸字原起

說文隸附著也本作隸篆文隸徐鉉曰今人書用此
 字作隸晉書衛恒傳隸書者篆之捷也一云秦後貶
 陽變小篆為隸書或言程邈獄中所造出於徒隸漢
 謂隸書曰佐書俗作隸又項氏家說曰程邈可久辨
 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藁鍾隸蕭子雲啟云論草隸
 法逸少不及元帝子敬不及逸少任珩五體序云篆
 則科斗玉筋垂露薤葉隸則義獻鍾庾歐虞顏柳八

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也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
 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
 書以諸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八分書也古之稱隸
 者真書行書也唐與宋初並無此謬自歐陽永叔以
 來始誤之故秦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為小楷疑非
 秦人書蓋不知先有真書後有八分書也舉世誤談
 竟不推原本始焉何哉

常談考誤四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周夢陽撰夢陽有水部備考已著錄是書卷首
諸序皆稱常談考誤而其書題曰青谿山人文集
以常談考誤爲子目蓋其初別行後又編入文集
也其亡皆辨世俗引用典故之訛而援据頗爲寒
窘亦多舛誤又有不必辨而辨者如辨青雲非聖
賢元語卽仙隱蹤蹟今乃謂登科入仕爲青雲者
誤是不知史記范雎蔡澤傳須賈有致身青雲之
上語也謂程子表章大學中庸朱子合以論語孟
子謂之四子宋時尙未以四子名是併真德秀四
書集義未見也又謂明太祖以五經四書取士四
書之名自此起是併元史選舉志未見也至辨太
學石鼓非落星所化道士所居不可稱方丈尤嫌
猥陋如爲讀書人辨則讀書人無謬至此者如爲
不讀書人辨里巷訛傳觸耳皆是如劉克莊所謂
滿村聽唱蔡中郎者可勝與辨乎

批言四卷

〔明〕鄭明選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批言四卷》

提要

批言序

批言者吾友鄭侯升氏平日所
極群之隨其所得言之者也
與侯升稱同籍兄弟且同出東
粵楊先生之門侯升深自發軔
不傲人以不知雖之矣不始言
者誠三年如之侯升之詩又
越三年以已全被
召命出官署垣如知侯升之
批言其言何如稱批侯升曰
批言其言何如此吾觀今之
士人日閱之博士家言一不涉獵而

譯名理在又托於心自之一不
印證於群之少而每祇成其
醴醴坎醴之陋侯升幼好謬之
日經緯圖史諸子百家以之釋
官小說之所不究以所習見習
聞集之罕見罕以之釋之
和同常怪相離真慶如權上
清高潔之官方輿中括名位名
物同異同是此是一以爲經登
一以爲軌圖一以爲譯衆幽而闡
而不顯華毫示人無以不見固不
必一以爲於世之用器而示之

周丹不可意而可貴秋之學亦
類是乎予深澤名理於侯升
言中以釋引多未究目因悔少
不讀書徒抱一察之見以老而
松衣竊不願自歸于陋每當客
產初息午睡未生時思無聊
因隨之御手是細酒之謬之
飽在魚饑醒在魚醒困在忽獲
陶者忽平乃侯升之精言以不
在是之在是之詩夫詩之爲物
用物也知在精也多色厚故實
詩之質也而不可不以詩之

神侯升常病之為詩者雖多
 性凌秀似古學雪琴律作美
 雅歎人修乃其胸中如許故實
 人為產升張之而侯升且吐察
 之而不及縣以心譯此意此
 言也為精言之藉也
 丙申又八月八日豫章祝世祿書
 於金陵之極升居



批言一卷目錄

尚書古文

舜妹

王餘魚

柳下惠

舜妃

區以別矣解

黃鐵

笋根稚子

西王母

鴟夷子

警枕

殺字義

海青

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古曆

碧紗籠詩

杜甫曲江詩

左慈介象

坐隱

接羅

阿瞞

角

蘇武子

母持布鼓過雷門

楓香

蹋踏歌

換戴經

聶需

魯子孟母教子

子羔之難

喪家狗

奮驚猿懶

純紙總

駕戴

望羊

諸君吾子

淳化帖漢章帝書 青烏經非真經

古篆二字至五字合一字

周破胡

竈神名

無它無德

壯山詩

羽化

組甲

劫字

絲忽

三字名三字字

曹操嫁女與姪

鬱儀結璘

幘

螭蚌

異產

八字四韻

周穆王娶同姓

舜崩

而如字

李白衛萬詩

南宮适

秋胡語

杜工部石壕吏

跳脫

不得其醬不食

批言卷之一

西吳 春霖 鄭明選 侯升

社友 觀瀾 徐守綱 正公甫校

尚書古文

古文尚書洪範篇云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今文尚書頗字作陂字吳氏韻補云唐玄宗以頗字與義字韻不叶故改為陂字按古者儀義二字讀聲皆如俄其韻正與頗叶易小象以失其義

叶函如何太玄經以不偏不頗叶各遵其儀書傳中此類甚多呂氏春秋引尚書作無偏無頗遵王之儀此尚仍古文之舊然孔安國書傳云陂音秘舊本作頗則漢時已改頗為陂不自唐玄宗始也

舜妹

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按綱目舜妹名夥手又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

舜之弟夥手之與二嫂訟則是舜有二妹耶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是又當有兄矣

王餘魚

爾雅比目魚郭氏云狀如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為王餘魚邊讓章華賦比目應節而雙躍唐章懷太子賢註云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

比不行是皆以比目王餘為一種也爾雅翼云王餘長五六寸圓如筋潔白而無鱗若已鱗之魚但目兩點黑耳又引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鱸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名鱸餘今金陵尚有鱸殘魚則是以王餘與鱸殘魚為一種又劉淵林解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注云比目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則是以王餘為比目之半王餘一友人自松江來以比目魚相贈其狀

如半魚一面有鱗一面無鱗有骨而無腸然有
兩目相並似非比目魚愚意一目兩片而並行
者比目魚兩目一片而單行者王餘魚正吳都
賦所謂雙則比目片則王餘者也友人所贈疑
是王餘魚非比目魚若鱸殘魚我浙中有之圓
白無鱗其目兩點黑自是一種與王餘不同比
目王餘鱸殘凡三種以其形相似則誤以比目
為王餘以其名相似則誤以王餘為鱸殘耳又

三

按韻府云越王食魚未盡以半棄之為魚者遂
無一面名半面魚然則友人所贈者非王餘魚
則半面魚

柳下惠

韓詩外傳云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
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柳下
惠殺身事無聞晉書孫登謂嵇康曰子才多識
寡難免於今之世矣後康果遭非命作幽憤

賦曰黃慚柳下今愧孫登柳下惠果殺身則嵇
康何慚耶按列女傳云柳下惠死妻誄之曰夫
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
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
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
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
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以此觀之
殺身之事其無可知矣

舜妃

尚書云釐降二女於媯汭禮記云舜崩於蒼梧
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列女傳云堯之二女名
娥皇女英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
謂之女媯註者以女媯娥皇女英為三妃漢地
理志又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
祠則有四妃矣杜氏通典云帝嚳四妃象后妃
四星因之舜不告而娶故不立正妃止三妃

據此則不得更有一妃也按甘氏星經云太白星其號上公又云女嬃星太白上公妻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謂之明星然則陳倉之祠蓋祭此星其謂黃帝孫舜妻則誤也山海經又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則又有一妻蓋亦誕語要以通典之說為正

區以別矣解

論語云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晦翁註云區類也

五

蘇子由云區如瓜疇芋區之區讀如丘愚按草木屈生曰區禮記云區萌達是也音勾言草木屈生之時已別矣

黃鐵

尚書呂刑云墨辟殺其罰百鍰孔安國註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禹貢云厥貢惟金三品謂金銀銅古者金銀銅鐵俱號為金舜典金作贖刑之金呂刑其罰百鍰之黃鐵皆謂今之銅也

古人贖罪悉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價相直

笋根稚子

杜詩笋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稚子或以為童稚之子夫稚子雖小豈遽為笋根所能蔽或以笋之初生者為稚子唐人食笋詩云稚子脫錦綳是也然既言笋又言稚子亦不為妄愚意稚子當是稚子之誤下以鳬雛對稚子

六

尤為穩貼

西王母

自古以東王公為男子西王母為婦人漢杜鄴云西王母婦人之稱然山海經稱西王母蓬頭戴勝鍬齒不言其為婦人譙周云余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禮稱大父母為王父母東王公者東方之神屬陽尊之為王父西王母者西方之神屬陰尊之為王

母西王母未必真婦人也

鴟夷子

范蠡浮海變易姓名自號鴟夷子皮韻會云鴟夷酒器范蠡自號鴟夷子言用舍隨時不定也解未為得吳王取馬革為鴟夷盛子胥沉之江蠡故取以為號蓋以子胥自鑒也

警枕

司馬光讀書作警枕按錢鏐王亦作警枕名不

大

七

睡龍蔡邕有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則警枕自漢時已有之矣禮記少儀云笏書修笏首弓茵席枕几頽杖琴瑟註云頽警枕也此當又在漢之前

殺字義

丹鉛錄云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啞俗語太甚曰殺元人

傳奇武風流武殺思今京師語大曰殺大高曰

殺高蓋假借字此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觀學林云閭里鄙語有以音切為呼者如突鴛為團屈陸為曲鶻崙為渾鶻廬為壺武殺為太咳洛為殺也然則武殺音切即為太不必假借

海青

吳中方言稱衣之廣袖者謂之海青按太白詩云翩翩舞廣袖似為海東來蓋東海有俊鶻名海東青白言翩翩廣袖之舞如海東青也

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樂府飲馬長城窟行云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一篇下云古辭注者云不知作者姓名今按此篇於蔡中郎集中見之當是蔡邕作

古曆

蔡中郎說月令不用三統曆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

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今曆以雨水為正月中蟄蟄為二月節與三統法不同愚又按顯頊作曆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則是顯頊曆蟄蟄亦在正月矣

碧紗籠詩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題

詩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闌黎飯後鍾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碧紗籠之矣續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今傳奇以為呂蒙正非也

杜甫曲江詩

杜甫曲江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余嘗見一古本風飄作花飄連用三花字更妙

左慈介象

魏左慈在曹公坐曹公曰所少者吳江鱸魚為膾耳慈求銅盆貯水以竿餌釣須臾引一鱸魚又吳孫權與介象論膾象以鰠魚為上權曰此海中魚安得之象乃掘埕浚水投竿釣之不移食得鰠魚一時兩人事適相類

坐隱

唐孫過庭書譜云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譽

接羅

唐詩多用白接羅韻釋云接羅白帽也爾雅云鷺春鉏註云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賸攤名之曰白鷺縑賸與接攤與羅通而世說獨云接羅今之欄衫也二說不同李白詩云頭上白接羅則亦以接羅為白帽而不以為欄衫矣

阿瞞

今人但知曹操為阿瞞不知唐玄宗亦稱阿瞞
唐語林云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叙家人禮
樂奏前後酒食霑齋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
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為上客注云上
禁中嘗自稱為阿瞞杜氏通典亦云

角

揚升菴丹鉛餘錄帝今制飲角以為起於曹子

天

上

建其說出於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
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証極為
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
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衆軍
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
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建事角果
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
臆說此揚升菴公之論也愚又按事物紀原引

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衆像

又引禮記纂曰蚩尤師魑魅與黃帝戰帝命始
吹角作龍鳴以禦之又谷儉角賦云夫角蓋黃
帝會群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度也
軍中置之以司昏曉由此言之角始於黃帝明
矣胡公既妄為臆說楊公又不言角所由起偶
閱事物紀原為錄其說如此

蘇武子

天

上

李陵答蘇武書有云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
鄒東郭公批云只此一句便見此書非陵所作
蘇武豈有胤子在夷地乎按漢書蘇武在匈奴
生子名通國何謂其無

母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王尊謁東平王太傳在前說相鼠
之詩尊曰母持布鼓過雷門按會稽雷門上有
一大鼓圍二丈八尺殷聞洛陽晉孫恩亂軍人

斫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冀州有鼓山山上有石鼓時時自鳴亦此類也

楓香

杜詩色難腥腐食楓香注以色難腥腐引王方平事以食楓香引佛書云凡諸所嗅楓與香等非也按山海經有山曰宋山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注云即今楓香樹也杜公他篇又云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此豈亦引佛書耶

蹋踏歌

續仙傳藍采和歌於市曰蹋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踏踏徒哀切蹋踏連手唱歌也韻府群玉作踏踏歌非也又隋志周宣帝與宮人夜半連臂蹋踏而歌蹋踏蹋義得通用

換戴經

米元章書史云黃素黃逵經陶穀跋以為山陰道士劉君獻群鸞於右軍乞書黃逵經及觀晉書戴逵道德經當舉群戴相贈非黃逵經也李白送賀監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為寫黃逵換白戴豈米公因此遂以黃逵經為換戴經耶李白局於音之欲諧故借黃逵字其集中又有詩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戴逵掃素寫道德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戴去何曾別主人則是以道德經為換戴經矣

囁嚅

韓昌黎文云足將進而踏趄口欲言而囁嚅考廣韻玉篇皆云囁嚅多言也如韓公所言則囁嚅乃不言之狀義正相反按唐實筆言君不出口時人號為囁嚅翁此與韓公之義合李林甫稱白樂天亦為囁嚅翁二說未知孰是

曾子孟母教子

韓非子曰魯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歸顧反為女殺彘通市來魯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魯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而欺之是教子欺也遂烹彘又韓詩外傳云孟子聞東家殺猪問母何為曰欲啖女母悔曰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肉以食之二事相類蓋古人教子如此

十五

子羔之難

家語云季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削曠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隧云又云子路與子羔仕于衛衛有削曠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據此則子羔之難因削曠也韓非子乃云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則人足所刑者

守門人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踰危引之而逃之云此事所載與家語異據韓非子則別人名危

喪家狗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額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按註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飯食故纍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然則喪字乃平聲讀作去聲非

鼃鰲獺獺

焦貢易林云鼃鳴岐山鼃應山淵淮南子云燒鼃致鼃埋雅曰鼃大鼃也鼃以為雄東哲發蒙記曰獺以獫為婦

純絨總

羔羊之詩一章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二章曰羔羊之革素絲五絨三章曰羔羊之縫素絲五總朱文公註絨字無解純字總字皆云未詳按西京雜記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縵倍縵為縵以數計之當是二十絲為絨八十絲為縵像禮注八十縵為一宗正與典合總縵宗音義俱同獨純字無可考

駕鷩

杜詩前飛駕鷩後鷩鷩駕音加又古鷩切駕鷩屬也一作駒鷩太玄裝之次二曰駕鷩慘於冰一作鷩鷩駕字當從鳥今刻本皆從馬非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曰宜為駕鷩鷩是也春秋魯昭公時有人曰榮駕鷩韻會引其名在平聲駕字下亦非

望羊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可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問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黜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為此按望羊一作望佯釋名云望佯佯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

諸君吾子

筭子云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又云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杜佑註云諸君謂老男老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今吳人猶呼小男為小吾子

淳化帖漢章帝書

淳化帖有章草千字文凡八十四字題云漢章帝書非也千字文乃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次漢章帝時安得有此文殆後人效章草書遂誤以為章帝書耳又有羲之千文亦訛

青鳥經非真經

堪輿家有青鳥經其序云青鳥先生漢人也經有云官貴之地文章插耳魚袋連庚金之位

十六

十九

魚袋之製自唐高祖始漢時安得有乎按唐高祖給隨身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故名魚袋世說新語註引青鳥子相冢書云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今青鳥經乃反無此語蓋真經亡而偽經出也

古篆二字至五字合一字

古篆有二字相連者合為一字寫如師望敦銘小子二字書作𠄎秦鍾銘四方二字書作𠄎

韓城鼎銘西夏二字書作𠄎孟和鍾銘及齊侯

銘二百二字書作𠄎伯索孟銘八月二字作

𠄎是也又有四字作一字者方寶甌十有三

月四字作𠄎圓寶甌十有三月四字作𠄎

是也又五字作一字者貝父辛貞三矢在格上

五字作𠄎是也

周破胡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十八

廿

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隣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善事吾左右以求助也是日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秦攻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助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按列女傳齊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

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云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據此則通鑑所謂左右者周破胡也至阿大夫與即墨大夫則終逸其名矣

竈神名

莊子曰竈有髻司馬氏註云髻竈神名衣赤衣雜五行志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披髮

一

世

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兇惡淮南子云炎帝死化而為竈神前漢郊祀志有族人炊師古註云族人炊古炊母之名其說不同按禮記孔子云燔柴于奧與者老婦之祭也奧音嬰而以為老婦之祭則師古以族人炊為古炊母之名似得其真

無它無德

古蛇字但作它音拖德蟲名入腹食人心古者

卷一

草居多被二物之毒故相問無它乎或曰無德乎

壯山詩

壯山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按呂氏春秋云舜之未遇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織蒲葦結果網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也登為天子衆賢歸之庶人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莫不欣羨故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此四句本舜詩意者壯山因取之以為咏亦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本康衢之謠而皇矣詩因取之以咏文王也歟

羽化

柳公權貯銀杯孟一笥緘封如故而器皆亡曰銀杯羽化矣蘇子瞻赤壁賦云羽化而登仙按穆天子傳云壯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

竹書紀年云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群鳥之所生及所解此其羽化之所耶

組甲

左傳魯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杜預注云組甲漆甲成組文非也呂氏春秋云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是則組甲者以組綴甲非漆甲成組文也

劼字

周書劼毖殷獻臣劼丘八切按毛氏云吉函之吉从士从口俗作吉非吉音確劼字音與確同當從吉非從吉也

絲忽

一蠶為一忽十忽為一絲按劉德云忽蜘蛛網也與絲相似故取以為絲之數

三字名三字字

丹鉛錄云戰國人有董之繁菁三字名始見於此按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亦三字名春秋時已有之後有妓名一點紅然古人亦有三字為字者涼州刺史張天錫字公純嘏見世說新語劉孝標註中又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

不為見續博物志

曹操嫁女與姪

世說新語云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按後漢書袁紹檄曰司空曹操父嵩乞勾携養註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惇為伏波將軍懋即惇之仲子然則

標之愛女於懋為姊妹可作婚姻乎曹欲諱冒曹姓至以女嫁姪此禽獸之行矣

鬱儀結璘

傳稱嫦娥奔月按黃庭內經高奔章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梁丘子註云鬱儀奔日之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二仙來相保持結璘奔月世多不言也鷄跖集云鬱華之仙與日同居儀與華古字通押耳

幘

博物志云古者男女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事皆着冠也隋禮儀註曰幘始於秦人施於武將初為絳帕以表貴賤然吳越春秋云公孫聖勸吳王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勾踐是則春秋時已有幘矣此可補事物紀原之遺

蟪蛄

戰國策蘇代說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蟪蛄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嘗見一本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也

異產

吳越春秋鯨娶於有華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嫁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惑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高密即禹也續博物志云老君母見日精下落而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二歲而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佛書云佛者天竺釋迦衛國王之于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氏族考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安曹六曰季連譙周

作古史考以為妄記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之妻生男從股脾間出亦能創合母子無恙然則人固有異產如此者耶

八字四韻

續博物志云網魚得鱖不如啖茹此八字用四韻也

周穆王娶同姓

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告病天子憐之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註盛國名公羊傳成降於齊師成者何盛也諱戚同姓故言盛穆王與盛姬蓋同姓而娶者也魯昭公娶吳諱稱吳孟子穆王則直稱姬耳

舜崩

博物志云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孟子云舜生

於諸馮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墨子云舜西教七戎道死葬於南己之山南而蒼梧東而鳴條西而南己三說不同

而如字

而字如字古通用甚多有一處並用者見荀子彊國篇云黥然而雷擊之如墻厭之說苑越使諸發於吳吳大夫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云云意

而安之則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論語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李白衛萬詩

李白詩云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衛萬吳宮怨中語全同按白集有送衛萬歸生屋山詩蓋同時人

南宮适

家語及左傳云孟僖子病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宮适何忌即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蓋兄弟也史記乃云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此誤也

秋胡語

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卿音羗田

與年叶桑與卿叶

杜工部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此用古韻也人字如延切看字丘虔切

跳脫

唐宣宗嘗作詩賜宮人有金步搖命場中對之溫連筠對以玉跳脫云出莊子第二篇帝忌之故溫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今考莊子無此

語及古詩輕衫襯條脫真誥云安妃有斷栗金條脫是臂飾蓋今文腕釧也條脫即跳脫韻書跳田聊切與條同音

不得其醬不食

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註云選謂擇其中御者孔子不得其醬不食亦謂必選其中食耳非不得醬則不食也

卷三終

和言卷目錄

山東無虎

程生馬

射石

杜詩汎愛字

竹根

瑟

子弓

妄解

菴藹曖曖暗藹

尹公佗

彭祖

社木

十二月

十四月

六龜八龜十龜

軍聲

野干

伊尹呂望

希夷

范杞梁築長城辨

伏羲

溫泉寒火

漢高祖讀書

杜不離西閭詩

折枝

牛飲

祀武夷君以乾魚

協字

花押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虎子

肺附

啓字

狼籍

尺布斗粟歌

者這二字

天棘

天廟

訛字

十萬曰億

讀衛青傳

匏瓜

閨月之應

池魚

三寸黃柑

增成

棹漿

楊升菴評杜詩

呼鷄聲

食不厭精解

馮子都

几字几字

舉玦

朝鮮

木難

四智囊

神農嘗藥

論語衍文

蚕字蠶字

天左旋右旋

夏屋

大蟹

嘯法

張芝

地動儀鼎

飲器非渡器

枕言卷之二

山東無虎

七修類纂云山東無虎按禮記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路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泰山非山東地耶果無虎則此節當是漢人偽為之也劉向說苑又云孔子壯之山戎氏見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云云其事悉同惟泰山與山戎氏為

異耳一

程生馬

莊子云程生馬林希逸註云程蟲名不定何蟲也按程豹也狼性貪豹性廉每食必有程度故名

射石

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復射終不能復入石矣韓

詩外傳及說苑俱以為楚熊渠子之事

杜詩汎愛字

杜詩云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註家云汎汎之舟愛向前至江陵息此老病也此解甚可味按本題云行次古城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所謂汎愛者蓋指幕府諸公耳論語汎愛衆而親仁公謙言在衆人汎愛之列也他篇又云汎愛不揀溝壑辱又云所親問淹泊汎愛惜衰朽不知註家又作何解

竹根

杜詩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爛醉終同卧竹根按竹根酒器也巴人以竹根為酒器庾信詩亦云山杯捧竹根

瑟

世本庖羲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悲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弦禮圖舊云雅瑟二十三

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四弦謂之番番贏也

通之二十三弦頌瑟二十五弦盡用之爾雅云

大瑟謂之灑郭璞以為二十七弦隋音樂志云

瑟二十七弦伏羲所製伏羲氏紀云朱襄氏時

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弦之瑟

以成陰氣絙桑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

呂覽又云瞽叟拌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

瑟舜立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以八弦以為

二十三弦之瑟是二十三弦者雅瑟舜製也二

十五弦者頌瑟黃帝製也五弦之瑟士達製也

十五弦之瑟瞽叟製也三十六弦之瑟絙桑製

也五十弦及二十七弦之瑟皆伏羲製也瑟凡

七種

子弓

荀子多以仲尼子弓並稱楊倞以為仲子非也

漢書云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

子弓

庸子庸授江東駢臂子弓駢音韓姓也名臂字子弓註云荀卿師又論語逸民朱張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然則荀子所稱子弓者非駢臂則朱張非仲弓也

妄解

燕齊方言以勉強為文莫或因以論語文莫吾猶人也作勉強解雖通亦不可孔子之言無如此俚者果然獸名或因以史記沐猴而冠果然作獸名解亦不可若如此則此句更當有下文安得遽絕乎落霞鳥名或因以為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作鳥名解亦不可若如此則此乃惡語耳安得為千古絕唱知者能辨之

菴藹曖曖暗藹

左太冲蜀都賦云茂八厘而菴藹張平子蜀都賦云曖曖蔚蔚楊子雲甘泉賦云儻暗藹兮降清壇菴藹曖曖暗藹蓋通用

尹公佗

左傳云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與孟子不同

彭祖

列子云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按家語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王逸楚詞註云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今四川眉州彭山縣有彭亡山唐元和志

三八

五

云周末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是彭祖自堯時至周末始死也無論帝堯即舜至紂已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况又至周末壽豈止八百乎楊升菴丹鉛錄又云彭祖餌雲母粉日御數十婦晚娶鄭氏妖嬈敗道而死然太平廣記云周王學道於彭祖後娶鄭氏妖嬈而殂元非彭祖升菴公誤也

社木

論語宰我論社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按白虎通引尚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北社惟槐周禮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松栢梓栗槐之木三代兼用之周不獨栗殷不獨栢夏不獨松也宰我之對又失之

十三月

六

六

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由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夏以十三月為正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以夜半為朔十三月即正月也邢昺論語疏亦云舜以十一

月堯以十二月黃帝十三月云云

十四月

一歲十二月白虎通有十三月蓋夏以十三月為正也及觀周雖公絨鼎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保雖公絨作尊鼎所謂十有四月者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十四月之稱又恠矣

六龜八龜十龜

六

七

周禮有六龜一曰天龜二曰地龜三曰東龜四曰西龜五曰南龜六曰北龜史記有八龜一曰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軍聲

周禮云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按太公六韜云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敵應管其來甚微角敵應管當以白虎徵敵應管當以玄武商敵應管當以朱雀羽敵應管當以勾陳五管敵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又云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桴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周禮所謂執同律以聽軍聲者如此

野干

百丈語錄云凡世間一切有求心盡名野干是以干為干求之干按法華經火宅喻狐狼野干咀嚼踐蹋則野干乃獸名干音豺字林云豺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儀禮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鄭云干讀為豺豺侯者豺鵠而豺飾干與豺

古通用百丈讀為干求之于非也

伊尹呂望

孫子用間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望在殷鬼谷子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符故歸之不疑也伊就桀呂就殷皆有之然一以為用間一以為飛箝此以私心度聖人矣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此豈用間者耶孔叢子曰伊摯在夏呂望在殷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不欲執勢不可也此為得之

希夷

老子曰視之不見曰希聽之不聞曰夷搏之不可得曰微搏註音博愚意當音團以手團物曰

博陳博弔希夷蓋取此

范杞梁築長城辨

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
長城兮遶壯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
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
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魄相逐
歸陌上少年莫相非按說苑齊莊公伐莒莒人
逆之杞梁華舟下闕獲甲首三百至莒城下莒

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云遂進闕

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
隅為之崩列女傳又云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
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
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有杞梁
妻曲崔豹古今註云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
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赴水
死其妹作歌名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杞梁春秋

卷二

時人非秦時人所謂城崩者乃杞都城非長城
梁自以戰死非以築城死也貫休所云不知何
據而妄為之說而世俗相傳因以孟姜為杞梁
之妻近見一士夫自關東來云同官山有孟姜
祠姜蓋澧州人其夫范郎亡其名以築長城死
姜哭之城為之崩哭夫崩城事偶相類然范郎
非杞梁孟姜非杞梁妻也

伏羲

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
母不知其父然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誅誅起
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
常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
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
故謂之伏羲氏此其說於義字殊無所解按古
三墳云天皇氏伏制犧牛則稱之為伏羲者似
當以此伏羲氏一作庖犧氏庖即庖宰之義耳

溫泉寒火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按董仲舒而電對云
水至寒而有溫泉火至熱而有涼燄龍門子云
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涼燄水性至寒也而華
陽有溫泉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溫谷有湯泉
卷性宜熾而蕭丘有寒燄嘉話云江寧縣
寺有晉時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據此安得謂
無寒火耶

漢高祖讀書

漢高祖云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今人遂謂漢
高不事讀書按其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
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
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吾
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後知耳以此故大不
不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
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以二勅觀之漢

高豈終不事詩書耶

杜不離西閣詩

杜不離西閣二詩首篇之末句云不知西閣意
肯別定留人趙注已得次篇發句云西閣從人
別人今亦故亭不可曉按復古編云停本作亭
後人別作停則此亭字即古停字言西閣既從
人別而不我留人今亦故停而不去也正本題
不離西閣之意

析枝

孟子為長者析枝趙岐註云析枝謂按摩析手
節解罷枝也又陸筠有翼孟一卷註云析枝謂
磬折腰肢也皆與朱註不同

牛飲

紂為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楊子雲
光祿勳歲云昔在夏殷桀紂淫酒特牛之飲門
戶荒亂則牛飲謂椎牛飲酒耳

祀武夷君以乾魚

史記云祀武夷君以乾魚按武夷君食河祇脯河祇脯即乾魚也

格字

格闕之格其字皆從手今書從木誤也

花押

事物紀原引唐書云常陟每書陟字自踰五雲體俗浸相緣率以為常復有不取其名出於機

八

十四

巧心法者此押字之初疑自常陟始愚按唐宰相判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花者不次之意此花押之制也非自陟始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按汲冢周書云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

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駱十有八麋十有六麇五十麋三十麋三千五百有八孔鼎註云武王克紂遂擣其圃所獲禽獸

虎子

杜氏通典云侍中中常侍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註云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為侍中茂嘲之曰仕進不止執

八

十五

虎子按虎子溲器也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云李廣獵冥山之下見伏虎射殺之以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以其象虎形故謂之虎子

肺附

劉向條災異封事云臣幸托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顏師古云舊解肺附謂肝肺相附

着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札肺也自言
 於帝室猶札肺附於大林木也太玄經視之次
 八肺附乾餹其幹已良註云削曰肺柿曰附也
 肺一作柿一作脯一作哺後漢楊由傳云有風
 吹削哺註云哺當作柿音孚廢反史家假借為
 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反哺之哺風角書云
 庶人之風揚塵轉削所謂削哺即札肺也至通
 典職官王侯篇云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

太

去

啓字

爾雅陸佃云雨而畫晴曰啓按吳人謂畫晴曰
 啓畫晴啓讀如欠殷廣韻有啓字在霰韻中作
 去戰切註云雨而畫止是也其字从啟从日與
 啓字相似故陸誤以啓為啓

狼籍

狼籍雜亂之貌狼坐臥遊戲必籍以草其草皆
 亂故云

尺布斗粟歌

通鑑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當棄市赦
 徙處蜀王憤恚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高誘作淮
 南子序載此歌云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
 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詞覺更古

者這二字

毛氏韻畧云者此也凡稱此箇為者箇此回為
 者此今俗改作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與者字
 音義絕不同

天棘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或以為楊
 柳或以為顛棘即天門冬天與顛棘相近至鶴
 林玉露則以二說俱無據乃引佛書云終南長

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絲故云天棘夢青
絲其說最牽合且改蔓為夢尤非也按通志柳
名天棘南人謂之楊柳此天棘為楊柳之証何
謂無據楊柳之鮮為長

天廟

國語號公曰日月底於天廟註天廟營室也按
星經營室二星上一星為天子宮下一星為太
廟故設羽林軍以衛之蔡邕明堂月令論亦引
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
起於太廟宮室五度然則國語天廟乃太廟之
誤別有天廟十四星乃在張度之下

訛字

古無野字即以野字讀之後人復加土作野然
野字從田從土從予今又加土則複矣岡字從
山又加山作崗莫字從日又加日作暮翳字從
草又加草作藹然字從火又加火作燃如此類

甚多並非也

十萬曰億

尚書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孔安國云十萬曰
億詩殷之孫子其麗不億朱子亦云十萬曰億
獨蔡沉以為百萬曰億誤也風俗通云千生萬
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穰穰生垓垓生壤
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者地不能載
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皆
以十萬為億也至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
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

讀衛青傳

史記衛青傳青為平陽侯家人有一鉗徒相青
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咲曰人奴之生得無笞
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讀者以人奴之生生字
句絕非也當以人奴之句絕王充論衡引其事
云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正以之字句絕

匏瓜

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朱子解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夫草木皆不能飲食豈獨匏瓜按埤雅匏苦瓠甘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皆言苦也匏瓜味苦故繫而不可食孔子言已隨時行權見用於世不如匏瓜維繫而不見食也易言井渫不食與此不食義同王粲登樓賦云懼匏瓜之徒繫兮畏井渫之莫食正與愚解合洪氏云匏瓜星名繫而不食猶南箕不可簸揚吐斗不可挹酒漿也說太巧亦未必然

閏月之應

唐人閏月表云梧桐之生十三黃楊之厄一寸按遁甲云梧桐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閏月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埤雅云藕月生一節閏月輒益一又云芋

有十二子為衛里俗以為應月之數爾雅翼云莖菰一莖收十二實歲有閏則十三實黃楊歲長一寸遇閏則否牡丹遇歲閏花輒小此皆閏月之應也

池魚

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則池魚蓋人姓名

三寸黃柑

杜詩三寸黃柑猶自青按宋彭城王義康權傾天下皆以上品饋獻文帝嘗啖柑嘆其形味皆別義康還取大柑供御皆三寸

增成

相如上林賦云夷嶠築堂累臺增成如淳云嶠山也張揖云平此山以築堂也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下句解不妥按爾雅丘一成曰敦丘再成曰陶丘三成曰崑崙丘累臺增成者累臺而

增丘之成使其更高也漢有增成殿蓋亦取此義

棹槳

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槳按行船者前推曰槳後曳曰棹

楊升菴評杜詩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或言逐字不佳升菴云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逐字無來處所以

天

廿二

不佳今人謂隨子歸養其可乎愚按大家東征賦首云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則大家亦自謂隨子矣何謂隨子歸養為不可乎逐子即隨子變文耳杜公用其事即依其文又何謂無來處乎

呼鷄聲

高士傳祝鷄翁居尸鄉山下養鷄百餘皆有名呼名則種別而至按篇韻味字之六切呼鷄

穀又作弱並與祝同音祝鷄即咩鷄也風俗通

云呼鷄曰朱朱相傳鷄本朱氏翁化為之其說

難遽信然朱即祝之轉聲耳弱又音州咩與祝

又音畫蓋平聲則音州轉為去聲則音畫又轉

為入聲則音祝祝又轉而為朱也

食不厭精解

論語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朱註終未盡善蓋食之精者膾之細者常人皆不厭之何必聖人愚

天

廿三

意厭者厭飽之意食雖精膾雖細而食之不至厭飽也厭與饜通

馮子都

辛延年詞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按漢書霍

光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晉灼註云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

殷姦類師古云殷者子都之名然則姓馮名殷

非名子都也

几字几字

黃帝內經云腰痛俠脊痛至頭几几然几音爰
鳥之短羽者人痛頭項強臂縮則似之與几字
不同几字尾上引几字則否

舉玦

荀子云絕人以玦反玦以環古者臣有罪待放
於境外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沛公與項羽
會於鴻門范增舉玉玦示之者三言當玦絕殺

天

甘肅

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後漢更始謀誅劉伯升
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
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二
事相同其後羽不能殺沛公而更始竟殺伯升
者沛公聽子房而伯升不聽樊宏也

朝鮮

朝鮮國索隱音潮仙非也蓋朝夕之朝耳其國
在東方每旦日出則光彩鮮朗故曰朝鮮見韻

會

木難

曹植詩云珊瑚間木難崖豹古今注云莫難珠
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杜氏通典云木難大秦
國赤翅鳥流沫所成碧色珠一云色黃一云色
碧一出東夷一出西戎或當兩產耶

四智囊

鼎錄云秦丞相樗里子鼎文曰智囊漢景帝時

六

廿五

晁錯曰智囊王莽時魯匡亦曰智囊三國時司
馬懿謂桓範為智囊

神農嘗藥

淮南子云神農始嘗百草之滋味當此之時一
日而七十毒世遂謂神農一日生七十毒非也
蓋謂嘗藥時一日之中藥之有毒者大都七十
種耳高氏小史云神農嘗藥療病當是之時百
死百生亦言藥之死生者有百生人者有百也

豈神農身自百死而百生哉曰七十曰百皆舉大數也

論語衍文

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之下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之上有子曰字程子以為當合為一章而衍子曰字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之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上有子曰字朱子以為衍文於予與何誅之下始吾於人也之上有子曰字胡

天

其

氏以為衍文凡此之類竊意以為不然孔子語絕復發故記者特加子曰字以狀其更端耳尚書大誥屢稱王曰字孔頴達云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論語子曰字正同豈衍文乎莊子在宥篇連用兩雲將曰字史記張耳陳餘傳連用兩泄公曰字書傳如此者皆此法也

蚤字蚤字

蠶字俗作蚤非也爾雅蠶繅蚤春郭璞注也江東呼寒蛭蚤他典切從虫從天聲蠶字從虫從瞿聲音義俱不同蚤字俗作蚤亦非蚤魚名似蝦直稔切從魚從朕省聲蚤息兩切從魚從養省聲音義亦異

天左旋右旋

自姑歷家天左旋日月右旋宋儒以日月亦左旋誤矣及汲冢周書又云天道尚右日月西移

天

廿七

地道尚左水道中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晉孔晁註云天右還也此以天為右還其說愈誤故知汲冢書多偽書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朱子註云夏大也渠渠深廣貌群玉云夏屋古註大俎食具作巨室用非丹鉛餘錄亦云愚謂夏屋固大俎然楚詞云夏屋廣大

沙堂秀陸士衡連珠篇云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豈可亦以為大俎乎要是兩解俱通未可專以大屋為非也

大蟹

蟹譜十二種埤雅云蟹數十種蟪蛄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能與虎鬪虎不如也按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車山海經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夫蟹在海中註云千里之蟹又女且有蟹註亦云廣千里據此則埤雅所云又蟹之特小者耳

嘯法

嘯法不傳久矣頃得嘯音不著作者姓氏云嘯有十二法一曰外激二曰內激三曰含四曰藏五曰散六曰越七曰大沈八曰小沈九曰疋十曰叱十一曰五太十二曰五少善嘯者可以感百靈致風雨按後漢書趙炳嘗臨水求渡船人

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此其驗也今江東舟人每喉中作聲俗謂之呼風亦嘯之遺意

地動儀鼎

後漢書張衡造地動儀以精銅鑄成負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脣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丸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隱在

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机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机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往合契若神按鼎錄云張衡地動儀紀之於鼎沉於西鄂水中世遂不傳云

張芝

張芝後漢大司農張奐之子也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家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

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就號張有道今獨以草聖稱於世可惜也

飲器非澠器

通鑑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註者以為澠器或以為酒器今按呂氏春秋趙襄子北取代東伐齊使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此飲器為酒器之証也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頭共飲血盟假令飲器為澠器豈可飲血乎杜氏通典有虎子乃澠器註以為飲器者蓋亦不知飲器本非澠器耳

批言三卷目錄

釋名

鳥鳥字辨

黃羊

黑猪渡河

折楊柳曲

箕子名

三墳八索

八厨

嘗糞

於字

倒蟻

戊字音

宇宙

越絕隱語

膚受之愬

下借

說天有八家

漢書出於劉歆

震澤長語引越絕書

陝輸

乙子

傳說王良造父星 孟子

周濂溪師

三官

左傳

集右軍書

臘

馬生人

鯉不化龍

數目字

虞廷賡歌隨字音

燈蛾

曾參字音

孔子問禮老聃

猩紅

山關

管寧揮鋤得金管

入小學大學

笙

鷓鴣詩

側室

鷓鴣

魂魄字義

家翁痴聾

二

東西

天雨鐵

相近

空素

長生木獸

櫻桃

琵琶記

五藏屬五行

吼

斷脰

鬪獸鬪鴨

火浣布

壯海

批言卷之三

釋名

後漢書劉珍字秋卿一名寶撰釋名五十篇以

辨萬物之稱辨今世所見釋名乃劉熙所撰非

劉珍也熙自作釋名叙其書凡二十七篇名既

不同篇數亦異特劉姓同耳豈有兩釋名耶

鳥鳥字辨

釋書野鳥為鷩鳥字本作鳥音青鳥字少鳥字

乙

畫鳥字少鳥字下畫聞之故友王無夢山人

云然不知何出今字畫中鳥字不載

黃羊

杜詩黃羊飫不羶虜酒多還醉按本草黃羊出

北方沙漠中善走腦不可食陰子方以黃羊祀

龜即此

黑猪渡河

星經黑雲過天漢謂之黑猪渡河占云當大雨

蓋馬喜風犬喜雪豕喜雨爾雅翼云天將久雨則豕進而涉水牧豬者必於水草之交故詩云有豕白蹄然涉波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然以黑雲為黑猪者在易坎為豕故雲象豕史記河之精為漢故河象水黑猪渡河猶豕涉波故法當大而

折楊柳曲

魏氏通典云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

木

二

十

解樂與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淳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壠頭黃鶴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想行人諸曲樂府原云晉太康末兵變橫興室家離散京洛之人多為折楊柳之歌皆兵車辛苦之辭梁樂府有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北國橫吹曲中折楊柳枝辭也錢莊子云大殷不入於里耳折

楊皇華則嗟然而嘆李註云折楊皇華皆古歌曲然則折楊之曲自莊子時已有之通典以為李延年所造非其本始矣

箕子名

箕子名胥餘見莊子司馬彪註

三墳八索

周禮三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先儒以為夏易連山以艮為首商易歸

天

三

藏以坤為首周易坤乾以乾為首予嘗見古三墳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以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互為六十四卦曰連山伏羲氏易也氣墳以歸藏生動長育止殺互為六十四卦曰歸藏神農氏易也形墳以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互為六十四卦曰坤乾黃帝易也三墳即三易而與先儒三易之說特異然周禮三易既云三曰周易則明言為周矣安得為黃帝易乎左氏傳云楚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孔安國作尚書叙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陽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是亦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矣杜子春又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而周禮疏云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以舜妃又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子春說歸藏黃帝何得有帝堯及殷王事焉端臨為之說曰子春之意伏羲黃帝造其名而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此似近之然以予所見三墳則周禮疏所載卦辭又未之見終不可曉也

八廚

韻府群玉云黨錮傳八廚廚字歐氏音皮按後漢書度尚張邈王考劉氏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註云蕃姓也音皮此以蕃音皮非以廚音皮也陰氏兄弟誤矣

嘗羹

吳越春秋越王問吳王疾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又唐史魏元忠病僚屬省候郭弘霸視便溲即染指驗疾輕重賀曰味苦當愈元忠惡其佞暴語于朝

於字

說文于於也韻會於于也二字義相通然於字本古文烏字假借以為嘆聲尚書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傳蔡傳皆讀如于字獨杜氏通典載此文音烏玩之當以杜氏為得

倒蟻

杜詩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註者云行音杭予見震澤長語引此詩行蟻作倒蟻枯梨作枯

籀倒蟻較行蟻更佳意舊本蓋如此

戊字音

戊音茂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也今人皆讀如霧絕無所出按鄭樵云十辰十二日皆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蔓尾戊本武已本几五代時梁嘗改戊作武蓋本鄭說也今讀戊如霧正與武音相近殆又襲五代之音忘其本音為茂耳

宇宙

許叔重說文云宇屋邊也從宀于聲宙舟輿所極覆也從山由聲及許註淮南子則云宇屋簷也宙棟梁也尸子則云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日華子則云太古之時澹泊恬愉廉聚而屬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蚤息以相薄也龐洪廬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

以虧由是以成失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

者理相通也楊子雲太玄經云闔天謂之宇闔宇謂之宙註云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宇如屋宇之有覆也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宙宙猶暢也如宇之開闔明暢於天下也宇宙字凡五解

越絕隱語

越絕書或以為子貢作或以為子胥作復有後人雜其文者乃更始時人不著姓字末篇為隱

語云以去為生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

古者因生賜姓故生者姓也去得衣乃衣字也庚者西方金也米覆以庚乃粟字也其人疑姓衣名粟又云不直自斥托顯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口丞以天乃吳字屈原同名乃平字其人疑姓吳名平然不聞古有此兩人也本書所自解則又云以

口為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高明也屈原同名
意相應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
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
此又若寓意於姓名而非真有此姓名者蓋隱
語之中又隱語矣

膚受之愬

論語膚受之愬古注云受人之愬但皮膚之不
深知其情核也解亦好

八

八

下借

後漢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註云下
音假借子夜切下借與假借字亦通

說天有八家

說天有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博物志云
說天有六家一曰蓋天即周髀如蓋在上二曰
渾天形如彈丸三曰宣夜舊說云殷制四曰昕
天昕讀為軒言天北高若軒姚信作五曰穹天

穹窿在上虞聳作六曰安天虞喜作唐文粹亦
云六家而次序不異索隱微又云說天有八家
一曰渾天張衡靈憲也二曰宣天周髀所述三
曰蓋天周禮所述也四曰安天虞喜所作五曰
軒天姚信所作六曰穹天虞聳所作七曰方天
王充所論也八曰天胡所遺也第八家關
二字不可考愚觀隋書云蓋及宣夜三說並駮
平昕安穹四家騰沸則所闕第八家豈即平天
耶此比唐文粹又多二家然周髀本宗蓋天而
以宣天為周髀所述則非也宣夜無師法惟漢
郝萌云先師相傳宣夜之說天了無質仰而占
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觀
數里之山黃而皆青下視千仞之谷深而窈黑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非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
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亦宣夜之說

漢書出於劉歆

西京雜記云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
 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其父傳之歆欲
 撰漢書未及而亡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全取
 劉書小異同耳然則漢書出劉子駿之手而班
 固蒙萬世良史之名何劉之不幸而班之幸也
 向秀註南華真經郭象竊之以為己書蓋亦此
 類

震澤長語引越絕書

震澤長語云冬至風起震方或寒或熱主歲大
 收風起巽方主歲收國安風起離方寒則民災
 主水熱則大旱風起坤方熱則主蟲食苗寒則
 主穀不實風起兌方寒熱不常主兵主民病死
 國災風起乾方主歲大收人民安國無災咎風
 起坎方主天下豐樂國有賢臣民安國寧風起
 艮方或寒或熱主民大病疫死自註云出越絕
 書今按越絕書中殊無此語又七命云浮千翼

註引越絕書大翼一艘十丈中翼九丈六尺小
 翼九丈今亦無此語當必更有全書惜未見也

陝輸

曹大家女誡云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
 壞形出則窈窕作態陝輸不定貌後漢書趙壹
 傳納榮由於閼榆註云榆音輸閼榆傾佞之貌
 陝輸與閼榆音義通用

乙子

周戢敦銘惟正月乙子王格於太室乙子剛柔
 不配博古以為第二甲子恐非也曆家有夜子
 時蓋子時十刻前五刻屬前一日後五刻屬後
 一日其屬前一日者所謂夜子時也乙亥日夜
 子之刻既不可言乙亥又未可言丙子故云乙
 子理或然乎

傳說王良造父星

神仙傳云傳說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

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按天官家星
 圖巫咸以朱點石申以黑點甘德以黃點今傳
 說星乃朱點蓋巫咸所記也巫咸在太戊時傳
 說尚未生已有傳說星矣安得云傳說死而後
 為此星耶夾漈鄭氏云傳說星主女巫禱祠求
 子之事古者有保母有傳母傳而說者傳母喜
 之也偶與商相同名王良造父皆在天廐左右
 故善御馬者遂亦名之亦非有王良造父而後
 有星也

孟子

漢志及風俗通云孟子中外十一篇趙岐孟子
 題辭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
 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字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
 似非孟子本真今世所見惟七篇耳外書四篇
 絕不見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

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劉向說苑載孟子曰人
 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
 心易行而得其所欲又云人皆知以食愈饑莫
 知以學愈愚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載孟子
 曰吾於河廣見德之至也又云堯舜之道非遠
 人也人不思之耳梁處士傳引孟子曰今人之
 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此七篇所無
 疑在外篇之內

周濂溪師

晦菴作濂溪贊云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至晁公
 武云茂叔師事鶴林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不
 知何所本也晁公武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
 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日夕雘校其博極
 群書如此所言當亦不妄

三官

世傳天地水府謂之三官按三國典略張角為五斗米道置病人淨室中思過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年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宋潛溪以為此三官之始也然黃庭內景經云金書玉景乃可宣傳得審受若三官註云三官天地水也黃庭經說者以為扶桑大帝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之書三官之號自此始矣

十四

左傳

左傳自漢藝文志以為左丘明所作嘗見一書忘其名以為非左丘明蓋左史倚相所謂左者乃官名非人姓也此說特異然左史倚相自是楚國史官何乃作魯史之傳乎文獻通考陳氏云左傳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而其末記晉知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

沒亦二十六年又虞不臘矣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此言得之又有左氏解一卷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此書不知何人所著或云王安石集右軍書

唐太宗聖教序沙門懷仁集右軍書刻之又有六譯金剛經一卷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今未嘗見也

十五

臘

蔡邕獨斷云殷曰清祀周曰蜡秦曰嘉平漢曰臘按曆家以運墓為臘漢火運墓於戌故大寒後戌日為臘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其說小異魏堂言議魏臘以辰晉起居注晉臘以丑魏土德墓於辰晉金德墓於丑也獨通典云魏土德臘以丑後魏水德臘以申則魏臘非辰又不主墓說

馬生人

莊子曰馬生人林慮齋註以馬為馬蘭草之類人為參人面子之類非也按史記周顯王二十八年馬生人漢靈帝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家馬生人蓋古有此事京房易傳云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鯉不化龍

鯉能化龍其說出於六帖鯉雖神變能飛越江

太

其

湖然不能化龍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為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為丹色許叔重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為龍是則化龍者乃鮪魚耳又鞏縣西北有水名鮪水水上有山曰周武山山下有穴通江穴有黃魚春則赴龍門故曰鮪岫此亦鮪化龍之證也六帖之說不知何據

數目字

卷三

一古作式通作壹詩壹發五祀之類是也二古

作式通作貳孟子市價不貳之類是也三古作貳或作叁周禮弓人有三均陸音參古作叁伍與伍古無通用者然三相參為叁五相伍為伍參既可作三則伍亦可作五也惟柒字篇韻中都無之當是叅字相傳訛而為柒耳叅柒字亦略相似太玄攤云運諸叅政註云叅政日月五星也叅與七通用蓋叅亦有之至肆作四陸作六捌作八玖作九拾作十此皆文書式中借用者

虞廷虞歌墮字音

虞歌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字孔安國作許規切愚謂詩歌必有韻若作許規切則與脞惰音俱不叶按墮字在果韻又作杜果切當從果音

燈蛾

卷三

丹鉛錄云燈蛾螢所化故慕光爾雅翼云赴火之蛾以螢為雌故赴燈而死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曾參字音

曾參參字論語音所金切史記音參乘之參按驂亦作參漢文帝召張釋之參乘是也曾參字子輿正取此義又曾參字敬伯其取立則見其參於前乎史記之說較長不知論語音別有何

據

孔子問禮老聃

禮記曾子問及樂記等篇孔子皆自云吾聞諸老聃鄭註云老聃古壽老者之稱石梁王氏亦云此老聃非古作五千言者而後人以孔子問禮老聃為柱下史之老聃未必然也

猩紅

韻府群玉紅韻下有猩紅之目今人皆言猩猩

血可染紅按山海經周書王會郭氏贊爾雅埤雅水經諸書都無此說獨華陽國志云永昌郡有猩猩紅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杜佑云血染朱罽徧問胡喬元無此事是猩猩紅之說蓋華陽國志所言者誕也爾雅翼云狒狒一名黑罽一名梟華一名揮揮一名山獬俗謂之山都壯方謂之止罽狀如人披髮行走能作人言其血可染紅狒狒與猩猩形絕相類豈華陽志因誤

以為猩猩耶

山闢

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闢宋時樂平二水亦闢水闢異矣未聞山闢按耕餘雜錄云本朝正統時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闢開而復合同沉於水已而復起見之者數千人如是者踰時乃止景泰時亦然此為尤異

管寧揮鋤得金管

通鑑云管寧與華歆善嘗共鋤地得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止言得金不言得金管也文獻通典樂韻有金管云管寧華歆友善嘗共鋤園得金管一寧揮鋤不顧史家誤以金管之管為管寧之管因削去一管字耳

入小學大學

大戴禮及白虎通皆云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程子朱子並從其說獨尚書大傳云公卿

廿

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此與前說異禮記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教目升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此豈待十三年而後入小學耶

笙

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八音之中所謂匏者笙等是也文獻通考云今之笙等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又云南蠻笙則是匏其聲尤劣按陳氏樂書云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

六

廿一

為笙等之屬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以為教祝之屬今若以木代匏是八音廢匏之一止存七音也是取立夏之音而代立春之音也又何以宣八風之氣耶而馬公反以木愈於匏誤矣

鷓鴣詩

鄭谷鷓鴣詩云暖戲平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鷄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遊子

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
曲苦竹叢深春日西谷以此詩名為鄭鵲鵲然
既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上既云青草湖邊
黃陵廟裡下又云湘江曲詞亦欠變及觀本草
載此詩云相呼相應湘天濶既無語病而意更
清曠

側室

張南軒云予嘗詳味漢文帝與南越王尉佗書

廿二

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故佗報書首亦
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
諱則佗敢以越吏為嫌也愚按禮記云妻將生
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註云凡生
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然則側室子未可便以
為妾子也孝惠帝無子呂后潛取他人子養之
宮中惠帝崩呂后立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
子文帝云朕高皇帝側室子若曰朕高皇帝親

子非如少帝比意佗亦以少帝諸王皆他人子
心有不服故文帝明言此意以厭服之耳若以
側室為妾子則於禮記之義有妨青史子五十
三篇今存胎教一篇其首云古者胎教之道王
后有身瑞七月居於姜室姜室當即側室固亦
王后所居也

鸕鷀

埤雅廣雅諸書皆云鸕鷀吐而生子

廿三

鸕鷀吐雛於八九正謂此也予每見漁人以鸕
鷀捕魚者輒問之都無此事及觀本草陳藏器
云嘗官於澧州公舍見大木一株有鸕鷀三四
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郊穀布地其色
碧益信吐生之說為妄

魂魄字義

說文魂陽氣也從鬼云穀魄陰神也從鬼白穀
此專以諧穀訓之閨尹子曰鬼云為魂鬼白為

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此於字義更有味

家翁癡聾

唐代宗云不癡不聾不作阿翁按慎子云不瘖不聾不能為公代宗之言本此

東西

廿四

茶山詩云酒酣金盞照東西山谷詩云美酒玉東西註云東西酒器也今人泛稱諸物曰東西云

天雨鐵

杜氏通典云結骨國每天雨鐵收而用之號曰迦沙以為刀劍甚銛利天雨鐵中華以為變而結骨以為常此造化之不可曉也

相近

祭法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註云相近當作祖迎字之誤也祖者祖送迎者迎這通典引之相近作禳祈註云禳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祈之或禳之亦通相與禳音相似近與祈形相似故誤也

空素

唐史傳奕云蕭瑀不生於空素乃遵無父之教按傳記云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曰出水當

廿五

東走明日曰果出水因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為大水母遂化為空素有華女採素得嬰兒於空素中命之曰伊尹傳奕之論本此然實誕也帝王世紀及列子皆云伊尹生於空素韻會云空素山名一統志有空素城在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是也綱目上古有空素氏空素城蓋空素氏所都因為名耳屈原九歌云踰空素兮從女王逸註亦云山名至天問篇乃云水濱風木

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華氏婦此蓋通篇皆托神異之說而問之天以洩其忠憤不平之氣本非實語不足憑也

長生木瓢

杜工部樂遊園詩有云長生木瓢示真率趙註云長生木瓢謂木之條長而生者用之以酌酒此強解耳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有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當是用此木為瓢故以

為名

櫻桃

諸書皆言櫻桃含桃也鶚所舍食故曰含桃獨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桃十種秦桃橈桃緇核桃綺葉桃紫文桃金城桃胡桃桃霜桃櫻桃含桃則櫻桃與含桃當是二種

琵琶記

高則成撰琵琶記有為之叙者曰此高公為其

友王四而作也高勸王四赴試既得第遂為不花太師贊壻不復歸高公憾之故作元時呼牛為不花故云牛太師董卓嘗為太師而蔡邕出其門下因托為之耳琵琶者寓王四二字也此說殊不然按說郛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為節度副使姓氏與事跡正同

五藏屬五行

今文尚書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云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二說不同按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脾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井祭先腎與古文尚書同疏云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居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

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
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
冬中央之位耳若論五行所主自當以肝屬木
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也楊子雲作太
玄經云三八為木為戶藏脾四九為金為門藏
肝一六為水為井藏腎二七為火為竈藏肺五
十為土為中雷藏心此子雲蓋從月令之說然
五行所主終以今文尚書為正

吼

廿八

博物志云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
人格之殺傷甚眾乃自率常從軍數百人擊之
獅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忽見一物從林中出
如狸上王車輓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獅子
頭上獅子伏不敢起然莫知為何獸也按治世
餘聞云弘治己酉西番貢一獅子甚猛險一番
人長與守夜同宿木籠中離則眼異變作威

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每獅子作
威牽此獸至則畏伏不敢動其溺著獅子體肉
輒腐爛也博物志所云豈即吼耶吼又畏雄鴻
鴻鳴亦畏伏不敢動

斷脰

尚書云斷朝涉之脰孔氏註云紂冬月見朝涉
水者謂其脰耐寒斫而視之李石續博物志云
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髓不實故晨

廿九

寒因斷脰以視髓一云耐寒一云畏寒此說小
異

關鷓鴣

西京雜記云魯恭王好關鷓鴣及戴鴈是鷓鴣
戴鴈皆能關唐陸龜蒙養關鷓一欄有內養挾
彈斃一綠頭鴨龜蒙曰此鴨善人言待附進天
子奈何斃之內養以金酬之問鴨能作何言龜
蒙曰能自呼名內養憤且咲龜蒙還其金大咲

曰吾戲耳六帖云宗室庶人祐養闢鴨未幾狸
昨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又云唐僖宗喜闢戴走
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闢戴一戴至五
十萬錢是闢戴闢鴨唐時尚有之今惟闢鷄而
已

火浣布

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洛陽伽藍記云車斯調國
出火浣布以樹皮為之其樹入火不燃又火鼠
其毛入火亦不燃可為布亦名火浣布今中國
武當山有石皮僅可為巾屨亦入火不燃蓋亦
火浣布之類

壯海

漢匈奴使蘇武牧羝壯海上周日曰蘇武牧
羊之所祇一池號壯海壯地見有蘇武湖非壯
溟之海也

批言四卷目錄

西王棗

百里奚

恒星不見

金根車

梁武帝魏莊帝

訛言

垣颯

左傳繕完葺墻

蓬累

春聯

震字音

泰誓

述別字通

鍾馗

盆笨体三字

陸賈新語用杖字

聖像

中庸

鄧析子

尹文子公孫龍

香可言臭臭可言香

文中子語

姊字

燕毛

牙門

景星

鼪鼯鼯鼠

滕王閣序

長安秋多蠅

雉非山鷄

泄泄解

皆瀾

歸燕詩

棗腴諷石崇

金牌

父子兄弟狀元

管莊文法

九合諸侯

重瞳

管子倒句

顧目見耳手壘過膝

蒲廬

狎漚

附庸

堯長舜短

馬蟻

一至十字義

字本封體

柰奈

雷字

魏延不反

石經大學

以戊為武以丙為景

山響

郭林宗巾荀文若帽

嬾人善妬

呼兄為况

取火

桂花

面字義

二字歌

繹山碑文

雜言卷之四

卷四

西王棗

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西王棗註云出崑崙山洛陽伽藍記云景陽山南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崑崙崙崙山一云西王母棗即此也本草仲思棗形如木棗長一二寸正紫色細文小核味甘重此齊時有仙人神思得此棗因以為名隋大業中信都郡獻數顆亦此類

百里奚

應劭風俗通云秦穆公殺賢臣百里奚他書不見此說恐無是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乃卒為秦穆所殺是智於虞而不知於秦也孟子安得稱其智穆公亦一時賢君恐無殺賢臣之事且孟明者百里奚子也穆公殺父而用其子乎若以繇禹事例論則百里奚賢而

有功非若繇之有罪也奚以無罪見殺而孟明為之用非情也故劭之說大抵妄也

恒星不見

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左傳云夜明也穀梁子夜作昔自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時佛從右脇墮地即行七步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註云魯莊公

七年四月辛卯夜明佛生之日也佛生之說不可知而杜預云天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故星見然日光昏沒本不因雲也按黃帝內經云天之體清淨光明者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恒星不見蓋天明故也天之光宜藏而不藏所以為變也竹書紀年云天再旦五行志云晝晦宵光蓋即夜明之謂歟星經云恒星不見諸侯背畔不奉法度無君之象又云中國諸侯微滅

也然則恒星不見星家本有此占也酉陽雜俎云唐一行禪師長於數王生之子殺人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以數推之當有赦召其徒授以布囊戒令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可共捕之以囊盛之至時忽有七豕入園羅之一行置大甕中密封梵字太史奏北斗不見召間一行一行曰莫若大赦從之星見則恒星亦可

以術掩耶恐亦誕語未必果有此事

金根車

韓退之子昶闇劣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改根為銀蔡中郎集云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車駕六馬後漢輿服志云商得瑞山車金根之色商人以為大輅南史云殷得瑞車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故一曰桑根車禮運云山出器車即殷之瑞車也

梁武帝魏莊帝

史鑑侯景逼梁武帝於臺城帝口苦求蜜不得再曰荷、遂殂伽藍記爾朱兆因魏莊帝於永寧寺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還晉陽縊於三級寺二帝事相類二帝並事佛然皆以不道至親受飢寒求一衣食而不得卒為臣下所弑亦足明人君所憑藉者不在佛力而在主術也

訛言

萬曆十六年吳郡民間訛言觀音大士下世傳一書云大士所降書也轉相傳寫可以免禍不信者視人家門柱當有白鍼鍼首向上者吉向下者凶驗之門柱果有白痕其一端細眇如鍼首一端有孔如鍼尾此劉向所謂白青者耶文獻通考漢哀帝建平四年民間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西王母告百姓佩此書者吉不信吾言者視門樞上當有白髮其事與此絕類皆白

青也

埧

今人稱穢物為埧。埧，盧合切。蘇合切。晉孝武時童謠云：黃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鷄被埧，埧，栖埧字見此。

左傳繕完葺墻

左傳繕完葺墻一墻也。曰繕矣，又曰完，又曰葺。

何文之複也。楊用修以完字為宇字之誤，愚按

五

五

院字古亦音完，完即院耳。左傳又云：臧宣伯令修賦繕完，豈應俱誤耶？

蓬累

老子曰：不得志則蓬累而行。註云：頭戴物而两手扶之，謂之蓬累。愚按：本草蓬蘽一名覆盆，蓬累疑即蓬蘽。不得志者如覆盆於頭而行也。太史公云：覆盆何以望天？正頭戴物之義。

春聯

卷四

卷四

世俗元日作儂語，懸門左右，謂之春聯。宋西川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題桃符，元旦置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孫撰辭，昶以為非工，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春。是年正月十三日降王師，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節也。人以為識，此春聯之始。

霆字音

淮南子云：疾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霆字

六

六

即雷字。今人讀為雷霆之霆，誤也。上云疾雷，何再言雷霆？當駭耳何為掩目？按霆字從廷，霆字從延。傳云：大禹渡江，黃龍挾舟，禹視龍猶蜺，蜺徒典切。楊子雲方言：蜺，欺慢之意，亦徒典切。漢書燕燕尾涎涎，涎堂練切。三字皆從延。霆與電通，正古音也。晉夏侯湛雷賦云：掣丹霆之皓睽兮，奪迅雷之崇崇。史記相如子虛賦云：雷動焱聲，星流霆擊。漢書霆擊作電擊，實一字耳。

泰誓

漢武帝時有偽泰誓出如史記引白魚躍入王
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劉向說苑引泰誓云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
皆尚書泰誓所無者當是偽泰誓中語也然墨
子時偽泰誓尚未出其引泰誓云小人見姦巧
者以聞不言也發罪鈞尚書亦無此語不知墨

子別何所據

七

逖別字通

逖字與剔字通用左傳天子策命晉文侯曰糾
逖王慝漢王渙傳糾剔姦惡註云剔與逖通韻
會不載此義

鍾馗

唐明皇病夢一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
能除天下虛耗之鬼覺而命吳道子畫之此出

唐之逸史蓋不足信壯史有鍾葵字辟邪後人
取辟邪之義繪之為圖耳

盆笨体三字

朱晦翁訊孔明為盆盆本平聲作去聲讀本朝
楊升菴公駁之引晉書笨伯為據謂盆字非也
當作笨字然晉書亦誤按字書体音盆窳貌音
義兩當若笨乃竹中青耳不得為粗体之義

陸賈新語用杖字

陸賈新語云克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
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按
鬻子云民者賢不肖之杖也陸賈用杖字本此

聖像

餘冬序錄云祖述廣記先聖生有四十九表緯
書魯戴胸應矩舌理七重鉤文在手等處又弗
及焉而天下學宮石刻吳道子筆鬚髯甚盛質
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而黃伯因又引元

儒黃四如之說曰聖胄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侯王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美髯長髯未審何據此皆以証孔子之無鬚髯也愚按孔叢子云子思適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顧也昔堯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而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

九

或禿髡背倮亦聖不以鬚眉美鬚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生無鬚眉而天下侯王不以此損其敬云然則無鬚眉者子思也非孔子也而黃四如誤記之耳

中庸

子思作中庸朱子定為三十章按孔叢子云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不當作三十章

鬼谷莊周祖鄧析子語

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遠行也鄧析子無厚篇有此文而鬼谷子祖之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為之斗斛而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教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彼

十

竊財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耶此鄧析子轉辭篇有此文而莊周祖之

尹文子公孫龍

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尹文子云語曰好牛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

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

設復言好人則復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

也二說之意正相類按仲長統云尹文子者出

振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鈎彭蒙田

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然公孫龍者平

原君客趙惠文王時人也距齊宣王歿四十餘

年矣則文先於龍非學於龍者也龍之書有引

齊車與尹文問答之語固知尹文先於龍而白

馬非馬之說實祖其所謂好非人人非好者矣

香可言臭臭可言香

香之與臭分言之則氣之美者曰香氣之惡者

曰臭如家語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入芝

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之類是也合言之則香

臭通得謂之臭亦通得謂之香香得謂臭如易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之類是也臭得謂香如佛

經中香馬香象香是也香與臭只作氣字解耳

篇韻俱去臭氣之總稱

文中子語

王通云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朱晦翁

以為見道之言按文子云善怒者必多怨善與

者必善奪固已先河汾言之矣

姊字

女兄曰姊字从弟今人作娣或作姐皆非也女

弟曰娣閨人呼母曰姐不得為女兄之稱

燕毛

毛老也周禮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云老者

二毛故曰毛中庸燕毛所以序齒燕毛猶言燕

老也

牙門

牙旗名吳志孫權作黃龍大牙立於帳前謂之

牙門公孫瓚傳拔其牙門今人以官所治為衙

門非也天子所居曰衙

景星

天文志天曜而見景星孟康云曜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風俗通云景星形如半月與月爭光其說不同

鼯鼠鼯鼠

爾雅豹文鼯鼠郭璞註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云出爾雅賜絹百匹

十五

擊虞三輔決錄註云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問何以知之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事與終軍絕相類皆本爾雅郭璞之說獨許慎說文云鼯豹文鼠也與郭說不同白孔六帖云廬若虛多才博物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

卷四

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此後許說不從郭也怡諫與終軍竇攸俱祖郭說然為若虛所屈不復辯則終竇象賞亦幸耳

滕王閣序

王勃滕王閣序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荊廬嘗觀漢書天文志云州郡豫章八斗十度非翼軫也繼又歷觀占經中分野所屬皆以豫章八斗分莫有言翼軫者及見越絕書

十四

云南郡南陽汝陽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乃知以豫章屬翼軫亦有據然大抵以屬斗為正

長安秋多蠅

六帖長安秋多蠅段成式讀書頗為所擾觸捷隱字杜詩云已愁夜中自足蠅况乃秋後轉多蠅

雉非山鷄

卷四

今人誤以山鷄為雉其失始於南越志云駸駸
 即山鷄駸駸者鷄也郭璞云鷄似山鷄而小
 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博物志云山鷄有美
 毛自愛其色終日睨水目眩則溺死蓋與鷄雉
 美色相似故郭云似山鷄實兩物也樂府云雉
 雉山鷄鳴李白詩云山鷄翟雉來相勸皆以為
 兩物魏志劉邠取山鷄毛著器中使管輅筮輅
 筮云高嶽巖有鳥朱首羽翼赤黃鳴不失晨
 此山鷄之毛白孔六帖引之入雞部中不入雉
 部

泄泄解

孟子引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朱註云泄泄
 怠緩悅從之貌按許叔重說文泄多言也引詩
 無然泄泄或作泄荀子云辨利非以言是則謂
 之泄註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辭是則謂之
 泄亦引詩無然泄泄集韻亦作諛亦作噉蓋泄

泄噉諛泄五字同義孟子下文云泄泄猶泄泄
 也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
 泄泄也說文云諧本作泄語多泄泄也从水曰
 聲語作泄泄若水之流荀子又云諧諧然而沸
 註云多言也亦作泄詩云嘽嘽然則泄泄泄泄
 並作多言解正與孟子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
 相合而朱子怠緩悅從之訓豈得為當乎孟子
 自解本明而朱子註之反失矣

皆濁

井無水曰皆井一有水一無水曰濁

歸燕詩

杜甫黑鷹詩春燕同歸必見猜按張說為李林
 甫所忌作歸燕詩末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
 猜杜蓋用此

東坡諷石崇

晉棗腆荅石季倫詩有云我聞有言居安思危

位極則遷勢至必移上德無欲貴道不為早識
先覺通夢黃義此諷季倫而季倫不悟也肅有
先見惜其名不著

金牌

秦檜十二金牌召岳武穆班師按宋史新編宋
制檄牌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
行四百里蓋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
要切則用之

十七

父子兄弟状元

世傳宋梁顥梁固父子状元按史宋太祖時張
去華中状元其子師德在真宗時亦中状元是
亦父子状元也又有孫何孫僅陳堯咨陳堯叟
俱兄弟状元

管莊文法

管子云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一註云不無有即
有也莊子云而後乃今將圖南不無字下又加

有字而後字下又加乃今字此文章美奇處今
人作文拘泥不敢如此下筆

九合諸侯

論語九合諸侯註引春秋傳九作糾按管子云
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合六與三謂之九合極為簡明

重瞳

舜重瞳項羽重瞳顏淵重瞳王莽重瞳南唐李

十八

煜一目重瞳

管子倒句

管子云德之以懷威之以畏此倒句

顧目見耳手垂過膝

蜀志蜀先主目顧見耳臂垂過膝前蜀王衍亦
云顧目見耳垂手過膝目同臂同為蜀王又同
何其異也

蒲盧

中庸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朱子因之按爾雅云蒲盧果贏也埤雅云果贏一名螳螂一名蒲盧下引中庸之文蓋以蒲盧為果贏也詩言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螟蛉桑虫詩箋云蒲盧取桑虫之子養之以成子詩義疏云螟蛉色青細小在草葉上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化為子楊子雲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贏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蒲盧取其

六

十九

易化故以為人道敏政之喻沈括以為蒲葦古無此訓不知何據又按山海經云青要之山是多僕累蒲盧僕累蝸牛也與蒲盧並言其為蟲可知

狎漚

列子云海之上人有好漚鳥者每旦至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類而不止其父使取而翫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漚即鷗也呂

氏春秋云海上有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遊有蜻蛉至者數萬前後左右盡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父使取來翫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無至者列子言漚呂氏言蜻蛉小異

附庸

王制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公羊傳疏云庸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自通靈光殿賦宅附庸而開宇張載註云附庸者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至本朝楊用脩云庸古與墉通用蓋城墉之墉愚謂民功曰庸尚書云敷奏以言朋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諸侯述職小國不能自達其民功附諸侯達之也

堯長舜短

荀子云堯長舜短按孔叢子子思云堯修十尺舜修八尺有奇一云舜龍目大口長六尺一寸

馬蟻

蟻之大者曰馬虵蓋馬與蟻形相似夏小正云玄駒賁玄駒蟻也周穆王八駿一名白蟻蟻曰玄駒馬曰白蟻互相名也

一至十字義

一者奇之始也耦而復奇為三五者互也參而五之故三之中有交互之文為五七則旁引於外而未全九則四面錯綜無所不達九者究也

廿一

五

即五中交互之文而究其變也二者偶之始也四者二而二之也四為口八字居中蓋八以別為義二耦之勢欲別未別故八在二二之中六則漸別故八在二之下八則別矣二字相背即八字故為別別而復交乃一縱一橫而為十

字本卦體

一字本乾卦一大為天二字本坤卦二小為示古坤字作川本坤卦三斷水字本坎卦中滿火

字本離卦中虛皆字縱而卦橫耳

柰奈

五音類聚柰果名又柰何也此解誤按李柰之柰從木柰何之柰從大二字不同

雷字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註云一作書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按五音類聚云雷音雷義同說文雷从雨晶象

廿二

天

回轉形古文雷作𩇛又作𩇛籀文雷作𩇛其字皆从回雷間有回回雷声也雷𩇛𩇛𩇛皆即雷字義取回轉回亦諧声十二月晦不當雷而雷也

魏延不反

小說云諸葛亮知魏延有反骨亮臨沒遺計斬之按三國策楊儀與延本不相能儀見延攝行軍事恐為所害乃張言延反率眾北附誘眾攻

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或理延曰
 延意不吐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權盡
 歸已然後代亮行事酬其素志本指如此不便
 背叛儀害其能名之以反傷其冤也後主乃下
 郡牧儀儀在獄中見延瞋目叱曰君實不察其
 罪被此名也以歿急求白之儀遂自殺然則延
 實不反也千古之冤特表而白之

石經大學

太

廿五

古本大學漢鄭玄所傳唐孔穎達所疏也朱元
 晦疑鄭錯簡取而更定之則今世所誦讀者是
 已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次序不同而食
 而不知其味之下又多類淵問仁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魏
 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
 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
 而大學中庸傳焉虞松蓋受之賈逵者也玄受

於馬融摯恂而傳之小戴聖非秘府之藏達父
 微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漢武時周禮出
 巖屋間歸秘府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五家
 之儒皆不可得見逵之傳歆出也後遂官中秘
 又著禮經傳義詁馬融推之然則石經大學當
 得其真又說者或謂大學首篇出孔子後十傳
 出曾子按虞松表引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
 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
 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大學中庸皆子思所作且
 十目所視三句曾子言也自言之自引之可乎
 亦當以子思所作者是

太

廿四

以戊為武以丙為景

歷代十干之名五代時梁改戊為武六朝時隋
 改丙為景

山響

漢史武帝行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後官在山

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隋書元壽元年祭南郊
板曰多楊山響三稱國興連雲山声萬年臨國
事絕相似皆誕也

郭林宗巾荀文若帽

郭林宗角巾行雨中墊一角時人慕之因為墊
角巾又帽亦巾也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
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兩人見重如此

嬾人善妬

廿五

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
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
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
於王王曰嬾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性
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愛之甚於寡人
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
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
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新人見王因掩其

鼻王曰何也鄭袖曰妾知之矣王曰必言之鄭
袖曰其似惡聞王之鼻也王曰悍哉令剿之三
國策袁術愛幸馮女後宮諸女害其寵語之曰
將軍貴人有志節中原未平常歎歎嘆息未常
一夕置而吾輩雖多充後宮而已未有能當將
軍意者子能時時涕泣有憂愁之色將軍問之
則曰妾幸侍將軍不能為天下母而僅為貴人
妾何樂之有馮女以為然見術輒流涕術問之

廿六

對如其指術以為有心志蓋愛憐之諸嬾伺術
出共絞殺之術不以諸嬾絞之也而以為女自
絞也不得志而死二事相類嬾人之善妬如此
呼兄為兄

世人呼兄為兄或云馬援之兄名况故謂兄為
况非也古人有兄者多矣獨以援兄名况乃呼
兄乎案古文兄字即况字管子大臣篇召忽語
管仲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

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足與我齊國之政也此兄字即况字故呼兄為况房玄齡註管子乃云召忽呼管仲為兄尤謬笑

取火

錯燧改火註云春取榆柳之火榆柳色青故春取之夏取棗杏之火棗杏色赤故夏取之季夏取桑柘之火桑柘色黃故季夏取之秋取柞櫟之火柞櫟色白故秋取之冬取槐檀之火槐檀

天

芒

色黑故冬取之莞子云五和時節以倮獸之火倮獸獸之火中央火也至春以羽獸之火鸞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夏以毛獸之火鸞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秋以介獸之火鸞壯方玄武用壯方之火故曰介獸之火冬以鱗獸之火鸞東方蒼龍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與論語取火之說不同

桂花

王績春桂問答云問春桂桃李正芬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春桂各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否此言春時桂無花非也按尸子云春花秋實者桂王維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王績所言特嚴桂耳今人呼為木樨非桂花也

面字義

史記項籍顧漢騎將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如淳註云面不正穢也此未盡面字之義按字書面背也故兩手反接於背謂之面縛一作偃楚詞云偃規矩而改錯以背為面猶以治為亂反言之也

二字歌

漢書董卓傳王允與呂布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此二字歌

絳山碑文

史記秦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末云群臣
誦烈請刻此石重者儀矩楊用脩曰請刻此石
今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
改之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愚
按刻此樂石之文乃在絳山碑中非碣石碑中
文也絳山碑文曰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
至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道方戎臣奉詔經

廿

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
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觀刺遠方登于絳山群
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
理功戰日促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阡
及五帝莫能禁止直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
起燭周滅除黔首原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
此樂石以著經紀史記絳山作鄒峰山按禹貢
云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嶧山與泗濱相近故有

樂石安得在碣石乎始皇又嘗刻石于會稽其
辭末云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又刻石
于之罘其辭末云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岳于
常武此其地皆無樂石故不言樂石用脩執嶧
山樂石之文而辨碣石文之誤非也杜子美詩
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則初刻
久已焚毀迨元至元蔡巴李侍御處巽有家藏
本與棗木傳刻大異因摹之石在金陵府庠予
得而見之其文史記不載

廿

卷四終

批言四卷

浙江甌士
蔡家藏本

明鄭明選撰明選字侯升歸安人萬厯己丑進士
官至南京刑科給事中是編皆考證之文而舛陋
特甚如辨西王母但引山海經是併爾雅及穆天
子傳均未考也辨飲馬長城窟行謂見蔡邕集是
併玉臺新詠未考也辨接離引世說曰接離今之
襴衫世說實無此文是併世說未考也辨望羊但
引釋名是併家語未考也辨羽化引柳公權語是
併晉書未考也辨諱丙爲景始於六朝是併唐書
未考也其他舛誤顛倒者不可以殫數觀所徵引
者不過韻會事物紀原之類而遽欲攻詰古人宜
其動輒自敗矣

學林就正四卷

〔明〕陳耀文撰

石家莊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林就正

四卷》提要

學林就正序

夫世資乎書書成於人紀著之所由來遠矣第寡識者欲聘而易窮冗長者求精而靡力卒之卷帙雖充世莫愛而傳也朗陵陳晦伯者博洽有聞素心修緝歷歲編摩漸已行世昭代重之巨璧詞垣推為雄長矣而山林日長老懷逾積頃以撫院吳公奮兩相知屬為別構一書乃檢汲冢之秘藏抽漢陵之斷策少假披羅耳翻箱笥拈一事而必究其原創一義而旁摭其

類搜括乎直書方冊叅校於刪舊
蠲煩精而不浮簡而有据昔人謂
表裏人物進退古今者非此其選
也乎昔郭頒志魏晉之代語虞尚
紀吳士之行狀王嘉拾遺周封洞
曆以茲況之知不相遜矣余猥以

學林

序

二

襍線之才過厚文字之役睹斯盛
美歎世稀有爰措一言用引其意
匪直以酬來訊兼以自砥其疎譏
已也書名學林就正凡四卷云

萬曆癸巳歲陽月二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貴州山東

按察司提學副使前翰林院

國史檢討順陽李袁拜譔



學林

序

三

學林就正卷一

朗陵陳耀文聯伯南巷

男龍光校

神民氏

路史云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衍夫論卜則都於神民之丘一曰神皇氏陳子極綱目外紀云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

王潜夫云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衍有招召命有遺隨吉山之類天難堪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

神民

神民

按說論之意蓋謂開闢之機有神有民民之與神

雖異而精氣則相通也民之吉凶因竹命而致

故立卜筮以質神靈耳非以神民為帝者名氏也

羅泌誤以行字帶上讀遂為強立名氏陳氏不察

本書遂因之而云蓋使云不大誤于後學耶

又大隗氏見莊子徐無鬼巨靈胡見開山圖國語

羅泌俱以為帝王而陳氏因亦載之何耶

重黎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

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史記

宋昭二十九年左傳云蔡墨對魏獻子曰少昊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

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

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晉譙馬遷并兩

人以為一謂也也書正楚語鄭語不復書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孔曰重即羲黎即和

或問南正氏司天北正氏司地今何官也曰羲近

重和近黎子

離騷高陽之苗裔兮

曲通賦黎浮耀于高辛兮辛猶大于兩祀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太史公索隱

曰按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

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彪之序及于實皆云司馬

氏黎之後是也

東也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其回為重黎史記

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
彼重則重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
馬氏皆重黎之後非謂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是
案按此皆曲為之說也

黃帝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也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

莊子著軒轅氏後始有赫胥氏云神農氏黃帝氏

學林

卷一

主

六輔亦著軒轅氏在驪連氏赫胥氏之間軒轅氏

古帝王一覽也古幣亦有軒轅黃帝之分則軒轅

黃帝為二又軒轅以車得名軒轅觀轉蓬之風法

製車輪軒車橫木轅車直木因以為號黃帝見大

蚓曰土氣勝土色黃因號黃帝司馬遷不詳乃曰

黃帝名軒轅後人從而亦訛執古為信羅壁識

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河圖附寶出降人靈生

帝軒神契軒黃帝名電黃精軒之氣注黃帝巡

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尚書中侯軒知地利九牧倡教

考識逸矣黃軒應天載靈帝項登封降神

德黃軒文以上俱不云軒轅

史記云黃帝者姓公孫名軒轅又云黃帝居軒轅
之丘則軒轅者名耶地耶七籤云周制五等諸侯
後乃有公孫姓黃長姬水合姓姬不知史何所據

歷山

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
汭二水出焉南曰媽水北曰汭水迺歷山下上有
舜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皇甫謐或言今齊陰歷山
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為然故楊雄河東
賦曰歷歷觀而遲望今聯浮游於河之巖今雷首山

學林

卷一

四

西枕大河校之圖緯於事為允周虞風土記曰魯說

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刻二縣界上舜

所耕田在於山下多梓樹吳越之間名梓為樛故曰

歷山余按周虞此志為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

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擅引大舜即此寧懷更為

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歷山媽汭言是則

安於彼乖矣尚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媽汭也

上虞

會稽上虞地名虞寬晉太康地記云舜避丹朱于此
故以名縣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

侯會事說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未詳孰是水四

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太陽西山

上虞城是也

虞思舜后所封虞在河東米陽山西有上虞城是

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

虞仲之裔趙世家注

顧野王云餘姚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

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

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虞風

上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拾地志又云姚墟在

濮州雷澤縣

左傳天趙曰自皋至于魯腹無遺令舜重之以

德魯語展禽曰魯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左

疏云觀傳此文替腹以前似有國土者泰伯虞仲

尚云逃之荆蠻舜安得生于上虞之姚墟耕于荆

界之歷山乎且皇甫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安得支庶封于餘姚乎

史記世次

古史譏史記輕信而疎畧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言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啟康

啟康生句望句望生蟠牛蟠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

黃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

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興何

舜遠而禹近也叙黃帝至湯凡十七世湯至紂大

十九世通四十八世而叙黃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

王後湯六百年與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遠而武

王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考其謬也

大戴禮帝系同豈相沿之誤已久耶

歐陽永叔曰通譜作本紀出於太戴禮世本諸書

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出黃帝堯之

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後上傳其四世

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于高辛為子乃同父

異母之兄弟而以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

下傳十六世為紂王季下傳一世為文王五世而

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而武

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豈不謬哉

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正史記世次最不可考信

史記帝王世次昌意曾孫啟康與堯四從兄弟為

舜高祖則舜為堯四世從孫與堯同時堯以二女

嫁之是舜之曾祖姑為妻也然則太史公帝王世

紀未足為據也

蘇父

史記云蘇之父曰顓頊漢書律曆志帝系云顓頊五世而生蘇按蘇既仕充與舜代系殊懸舜顓頊六代孫則蘇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湯武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放桀于南巢惟有德曰武畫美矣未畫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武王者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洪範曰武

湯

卷一

上

玉勝殷殺受書法謹嚴含義讀者未知其為罪之之辭陸淳曰太公股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先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夫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中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慈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涉流者哉當是

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役為商也决矣且湯既勝夏猶有德德懷懼危懼若將墜於深淵至武王則全無此意湯武豈可並言哉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碎殷紂之頭手汚於血不温而食當此時猶猛獸者也

伊周

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通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落未移首異所皆笑者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誦已見貶抑况乃選主惡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討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

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程幹弱扶春秋之義天不可譽大聖著經實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賁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爲筆者皆共策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特上下肅然無以折也

伊周論

慕容盛引其臣常忠等于東堂問曰古來皆謂周公忠廉豈不謬哉忠曰周公爲臣忠聖達之美事矣以宋未起有也盛曰昔武王受得九齡白文王九玉曰我百尔九十吾與尔三馬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美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升誠不見致兄弟有干戈之事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復再言之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文理周自后稷至於文武四海歸仁久矣成王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傳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履南面之尊

蔡忠存王

伊周論

慕容盛

慕容盛

慕容盛

慕容盛

慕容盛

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常明大順之理陳誠義以釋其疑而乃阻兵都邑炫行誅戮不臣之跡彰於海內方貽王鴆鸛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則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但以疎不問親故奪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于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引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

後斷髮太用受訪於天許遣陛下乃申其美因賦詩賜金帛而罷齊書

泰伯

史記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入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周紀泰伯仲雍葬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家世

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纓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左

杜預注端委禮衣也王肅云季貌之冠玄端之水

學林

卷一

十一

也此傳言泰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為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遠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遷謬耳要論

吳都賦造自太伯蓋端委之所彰漢書涉谷陸遜

云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劉氏

鄭玄曰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斷髮之言

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孫盛

文王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

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太姬氏爵乃諸侯而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荊蠻之戒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文王

受命稱王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

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

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

魏司馬大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

其殺也而荀勗備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此

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至者不亦虛為其設邪史

書武成云至於大王肇基王迹惟文考文王克成

厥勳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詩閟宮

云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則孔子刪詩書禮因

有不能盡沒其實者至德之云蓋尋周之意爾

大律聽聲

史記律書云武王伐紂吹律聽聲索隱曰其事當有

所出今則未詳

按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三軍

之消息勝負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

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

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

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
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橫耳
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
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
五行之符佐勝之微成敗之機也龍音

夷齊

論語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
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
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有此書否在緯篇少陽篇未
詳何書因字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因便殿賜坐上問
問星知星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
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今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
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就
政道山

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
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
而已矣

夷叔

袁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風俗
三王行化夷叔隱已七編前照舊要愛過夷叔魏志
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帝詩

丁公順高祖以受戮夷叔迂武王以成名傳子志
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繫魏志

齊王攸袁羊枯妻不以侯歛武帝詔曰枯身歿諱存
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晉書

晉入正誣論云顏頊風天夷叔餒死明
一令云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情以安也

陶淵明飲酒詩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
戴安道什疑論夷叔至仁餓死窮山安道

自終廣弘明
沈攸之與齊太祖書卿常言比迹夷叔何一旦行過
柴跖耶太祖報書曰比縱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柴跖
無乃近誣哉張敬

劉顯卒劉之遠答皇太子曰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
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園黜士果

劉孝標辨命論夷叔斃淑媛之言
袁千里當獨夫喪德臣志不移斯存夷叔之風矣史論

袁千里當獨夫喪德臣志不移斯存夷叔之風矣

袁千里當獨夫喪德臣志不移斯存夷叔之風矣

武庚

微子之命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惡。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為親。既而合謀二叔。衛節三監。雖君親之怨未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憾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瞿瞿。營營。怨。喪敗身。亦當錄跡。醜徒。編名。逆黨者耶。

管蔡

周武王卒。嗣誦勿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款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異存天下。其心豈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徵福也。且周公居攝。召公不悅。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必同惡。而周公不得不誅也。松庚論
金縢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亦居此位。豈招此

譏。雖與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自觀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訛。而周公目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通史

共和

厲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
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

年。魯通

漢書

古今人表云。共伯和孟康云。入為三公。無本
厲王心戾。害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左昭二十六年
王在彘。共伯和于王位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阼。
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詩
共伯復歸國于衛。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
道遠得志。于共山之首。司馬彪注
共伯和脩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呂問

許由虞乎顓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呂氏大

觀左傳釋位效官及魯呂諸書則共伯名和無可

疑者高誘注乃謂共國伯爵夏時諸侯共首得志

不知出何書何耶

師古曰和共伯名遷史以為周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無所據也

佛生日

佛法莫詳其始經典亦無開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

之日也地記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朝

明勅丹青之飾王中慧光遐照莊王因親夜明靈

液方津漢明以之二教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左曰恒星不見

夜明也杜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

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疏曰杜以五

日月光尚微不能掩星使不見若有雲蔽當時後

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是故以為異也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穀梁曰恒星者經星也

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鄭君曰

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

法度也

公羊曰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可以知夜之

中星反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

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

主斬父立義狼注主時衡平也皆戒者法度廢絕

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

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隕未墜而夜中

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

宮也虛危齊分其後桓公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

此三傳俱不云佛生故知皆釋氏妄造以神其事

云

王劭仁壽舍利現瑞記云昔春秋莊公七年四月

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意說者以爲

四月八日佛生時也案周四月爲夏之六月日辛

卯八日年紀年言魯知不及他國辨正

釋迦出世年月不過以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號

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若外國用周正耶則曰

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則

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

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

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

月無證可尋陶隱居難說

古今論衡署周書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

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多此

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案春秋書恒星不見於

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餘年矣

陳太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者天

子失政諸侯橫暴國亡之象豈生異人之祥乎聖

魏張淵觀象賦恒不見以周衰未嘗云佛生也

老君

昔者南榮喈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萍霜露歎蹢躅

跋涉山川胃象荆棘百舍重躋不敢休息而見光輝

受教之言精神脫冷鈍開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喪

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晨天地察分教焉

譽稱素語至今不休修務

老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武王時為柱下史或云在

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神仙在漢

為東方朔化胡

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為周顯無極元年癸丑去

周度關道德經序

李仲卿云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正神

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

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股中至期喜

見有黃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贊皓

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

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養而不熟老君大瞋考殺胡

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乃令國人受化

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

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崙山髮為星宿

骨為龍肉為獸腸為蛇腹為海指為五岳毛為草木

心為畢蓋乃至兩腎合為真嬰父母太上老君

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

史也年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

而壽考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宗

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

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史記

張重華譙群寮子開豫庭講論經義顧謂索綏曰

老聃父字何為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果胎則無耳

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

女野合懷胎十年前涼

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

舜理官因遷氏為李氏之興起於將也自將之前
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
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
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將出為周師乎辨正
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君臣囚吳石室
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蠡
子被戮於楚何為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辨正
夫漢武窮兵黷伐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大半老子
為東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欺人咒鬼
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教將非

欲誑之謬乎

盧景裕載說書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
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
郭臣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
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
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籙玉札等經并出塞記云
老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
謬談也辨正

長安秦之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并都雒邑因秦

敬之諫乃嘆曰朕當長安於此因尔名之周幽末
何得有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辨正

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為柱史即
此王之臣也若審尔者幽王為犬戎所殺豈可不
授若父與神符令不死乎辨正

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為天濁氣為
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
老子方變為日月山川之類乎若尔者是則幽王
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
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

古先聖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創起建元後主因之
遂至今日計周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
二教論云五千文者乃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述而
不作也辨正莊子則陽云容成氏曰除日無歲注
曰容成老子師也

道德二篇消子所說伯陽為關尹而傳蓋述而不作
也辨正嵇子曰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二教論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意全是黃帝之言
今在五子文內則老氏所著恐非專已出續傳

朱子曰將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

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于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

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疑矣因知記

此諸書豈俱未見述而不作之說耶

輔車

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隨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注輔車

輔車車正義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也

伐虢之役師出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

曰虞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晉

宮之奇諫曰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

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輔非

宮之奇曰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于車車

亦依于輪虞之與虢相恃為勢也淮人

宮之奇曰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宮之

奇以其族去虞史記晉

晉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希息云周書有云

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秦注左氏不言其亡誤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樂其意而亂其政韓

孟子止云樂璧不云女樂故並及之輔車之說淮南為是

五霸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趙岐曰五霸齊桓晉文

秦穆宋襄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

桓晉文謂之五霸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

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

義五霸以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

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

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杜預

用國者信立而霸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

是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閭閻越勾踐是皆僻陋

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是所謂信

立而伯也荀王

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郤偃刑

楚王於孫叔敖死尹然吳王聞廬於伍員父
之儀越王勾踐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樂
肯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呂當樂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輔十桓公
行公去私用管子而為五伯長用豎刀而蠱出于
戶呂貴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桓公蠱三行之過而
為五伯首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九昭晉文公
欲合諸侯咎犯說以定天子於周成於是天子賜
之南陽之地遂伯諸侯呂覽
楚莊王卷一莊王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王
而與王隱王處半年而自聽政敗齊勝晉合諸侯
于宋遂伯天下解老楚莊王用叔孫敖任以國政
遂霸天下威伏諸侯吳越
伍子胥諫吳王與越殺曰不如勿與而攻之固其
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史子攻夫差賜子胥劍子
胥仰天嘆曰我令若父霸史子
越王苦會稽之恥殘吳三年而伯此先順民心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殘吳伯
天下蘇代越王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遂伯
西戎用孟明也文三孝公今曰我穆公西伯戎翟
廣地千里致伯諸侯畢賀記百里徙秦穆公任之
強配五霸相前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人用鄆
子于次睢之杜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
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牲而況於人乎一會而
害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宋霸不亦難
乎得志為卷十二十一年孟之會執于楚二十二
年與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卒僖子泓故也上
緣公受鄭羊舌置我而去遺黃髮之計而過觥之
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
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
賜五石先著其異履軍殘身終為僂笑世之此者
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公風俗
生豈不暗乎通
按春秋左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
備是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華王室
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後續其緒所謂王道

廢而霸業興者也

齊賓媚人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齊同明

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後王命杜註夏伯昆

吾商伯大彭豕常周伯桓文或曰桓文襄穆莊

漢諸侯年表猛敵橫發平不虞適戍疆于五伯師

古曰五伯謂昆吾大彭豕常齊桓晉文又云周襄

則五伯扶其弱師古曰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

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五霸迭興總其盟會師古曰

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責顯

而子孫獲其澤秦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

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蔡之古不

知來者視之性管子形勢解

孟荀墨呂相去不遠其云五伯皆同無可疑者趙

岐或未詳考也應劭案左國杜以解成公時事可

也丁氏因杜者而以註孟則誤矣師古漢注雜亂

無主管子之時可自謂桓公為五伯耶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

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還書

皆用此說通鑑謂五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

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

豕常周伯齊桓晉文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

過矣邵子於五伯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國學

霸之有五見孟子書然孔孟但言齊桓晉文之事

其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效

其數者考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

夷狄而恃強以脅中國於霸何有或曰五霸夏昆

吾商大彭豕常周齊桓晉文也其然乎餘冬序錄

通泰論周室是微五霸既殺不云夏昆吾等也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于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

孟子之謂五霸則桓文宋襄秦穆楚莊荀子所謂

五霸則桓文楚莊閭閻勾踐所取不同蓋各徇戰

國一時稱暴而立論耳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

而聖人獨于桓文有實予之辭後世不關荀孟之

論而槩以五伯為賢遂伸秦穆楚莊于桓文之列

則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

子秦楚乎吾因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

孟之論以直桓文外卷

家語在厄孔子告子路曰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

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荀子有坐齊

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豈可謂聖人初無是言乎孟子所謂五霸未嘗指為某公某公也安知不與荀子同乎疎于考古任口雌黃何以取信耶

商鞅曰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魯禘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歌升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

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文以重其國也

郊特牲曰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

昭公將殺季氏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

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之禮也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

言僭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夫魯之郊

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

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

祭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

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之賦湛露及彤弓不辭

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禘樂賓祭用之

可乎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舞象箛南籥大武

曰德至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孟獻子曰正月日遯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遯可

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張湯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郊祭董仲舒

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于聖功莫大于此周公重

人也有祭于天道成王今皆郊也

樂不可不慎也孔子學于老聃孟賁變靖叔魯惠

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

公止

必稱此二士者孔墨之後樂業顯榮于天下者不

必稱此二士者孔墨之後樂業顯榮于天下者不

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呂覽

春秋平王四十九年隱公元年也隱三年平王崩

桓王即位呂云惠公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則在隱前豈桓為太子事耶

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

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

世魯已郊矣則惠公莫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

以下乎

春秋

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廢此論博而

為吳右林止齋書因之

補

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

往魯公止之

外紀

劉原父謂使魯郊者在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

下固亦未之悉耳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

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

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于此矣夫惠公之止之

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惠公

之請由平王世也

史

平王四十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用外紀路史條

金履祥

按二書所引皆呂覽事也劉恕王上去桓字羅必

以天子易桓王字不過欲附會其事遷就已說耳

然呂覽固在也金氏因而載之何耶且惠公止之

是留史角耳故墨翟學焉羅云天子使史角往止

之則是周不與之于當染合耶

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

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

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使史角往報之蓋亦

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

揚云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其

曰使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故易桓字又添報字

豈亦前人故知耶

郊特牲曰由夷王以下諸侯僭禮夷王幽王父也

歷共和至平王已三世矣昭公曰吾何僭矣何休

注曰夫禮成俗不自知也疏云正以魯人僭在春

秋前至昭公已久故不自知則魯禘縱非成王之

賜而用之固已久矣諸說乃據呂所云自平王始

夫桓王平王子也惠公乃先請禘耶其不足憑的

然矣

周洪範曰左傳晉公遷葬於平之宮公問羽數於衆仲於是初獻大羽若魯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又何以問於衆仲蓋至此始能用六佾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於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苟如是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此說辨矣於理未當也其中有書大誓云用修德

以為說而不看所出已詳正楊中茲不復贅

趙孤

晉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下軍取成公姊為夫人其年大去屠岸賈改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孔屠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褥中以無聲脫朔客程嬰與杵臼恐其再索乃謀取他人兒衣以文保杵臼負匿山中嬰以告諸將將遂併殺杵臼與兒然趙氏孤孤乃反在嬰卒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

與謀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問疾公因韓厥之衆立武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後與趙氏田邑如故趙世家說說苑不載索官事

景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盾子武為趙後

晉景公十三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成春原屏放諸齊嬰妻祭天明日而亡成趙莊姬為趙嬰之亡

故諸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入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成

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宋傳趙衰趙

妻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宋文公之女父

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

莊姬將尚少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皆以為成公

之女杜從之左正 常昭國語注云景公之姊

史記又云屠岸賈有寵于靈公時為司寇追趙

盾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

年傳與書將下軍則于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

所誅此年見殺趙朔不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

之有朝諸將謀殺趙氏趙氏之孤在焉成則其間得如此也

恣也正果爾則晉侯亦豈出宮避之耶

趙晉世家自相矛盾有左氏之說又復不同新何以

取信于後耶按成公八年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

匿武于山中或云畜武于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

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陽秋

史記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等以滅其族而春秋

止書殺同枯不云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抵牾亦

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正左國無屠岸賈名

夫武莊姬子也從姬宮中史既云姬朔夫人吳又

云趙庶子武何耶二年朔死八年乃有遺腹耶

學林卷一三十五

當秦漢之世左傳未行遂使經史百家其言河漢

無所適憑故史之紀事也當晉公公室方強而云

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史通韓氏字誤

常私受應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

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晉書

宋神宗皇嗣屢闕吳虔厚上言據史記程嬰杵臼

保全趙氏孤兒國家傳祚至今皆其力也乞為立

廟庶鬼不為厲國統有繼上勅尋遣跡得其家于

絳州詔並封侯命為立廟宋史

哉異當以春秋為正後復載程嬰杵臼事何一

趙簡子如晉陽以尹鐸增荀寅士吉射壘塔欲殺

之郵無正曰昔先主文子少譽子難從姬氏子公

宮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干其身以克復

其所及景子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亦能

纂修以受先業今吾子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

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踴之以及此難鐸

之修壘豈曰思難而懼也若罰之是罰善也臣何

望矣晉書韓厥曰昔者吾富於趙氏韓上

按此則武從姬入公宮且有子亦長于公宮矣史

學林卷一三十六

記據國語謂祿者武事明甚若此乃故採異說書

之世家所謂踴躍者輕信者非耶後之論者紛紛不

一豈皆未證國語耶

季悼子

昭公七年冬十一月季武子宿卒諡曰悼子子意如

襄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欲立之訪于申豐豐不可乃止訪于臧紇紇曰

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以紇為上客召悼子降

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以為馬正統昭

而卒謚曰悼子昭七年十一月季武子卒悼子
子平子意如代立左傳武子卒平子代立孔武夫
武子悼子父也既已謚武夫又云謚曰悼子豈一
人兩謚耶意如悼子子平子也而云武子之子孫
可以為子耶廬州刻本無校正者而復刻之中州
抑又誤矣

論語云政逮大夫四世矣孔安國云文子武子悼子
平子正義云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集註云自季武
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
執鄭晚古言以文子歷武悼平桓為五世誤

世矣文子武魯君喪敗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夫民
矣焉得逞其志昭二
十五

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趙簡子謂史墨曰季氏
亡乎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鄭以為上卿
至于文子竹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仲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
此君昭也四公宣成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史世
十三孔云據左傳世家然耶

子產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
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
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
乘之與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家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本此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杜晉叔向聞之曰景子
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

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此即孟子所言乘與濟人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
差當以孟子為正國學不引子游事何耶

計然

史貨殖傳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蔡謨曰計然
者范蠡所署書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
也群書所稱勾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
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
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
不見其名史遷亦述其傳乎

顏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昔者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務范蠡喟然而嘆曰計然之七策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五湖史此傳自明

學林

卷一

三十九

計然者蔡立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士公子也為人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沈沈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計然時遊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為人鴻喙不可與同利也林意

計然者蔡立濮上人晉亡公辛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鵲而盟焉范子
蕭大園曰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

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周書

計倪告越王曰昔湯入夏付國于文祀西伯之殷

委國於二老吳越春秋

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

算史注計然曰范蠡乘扁舟於江湖

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

山籌度地形因名焉案字記吳興志

西施

墨子謂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隋之張麗華乎一

何遜鴟夷物見於杜牧之詩未必然也四十八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

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墨子曰吳越之

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之世甚

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

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

今隨鴟夷以終于胥死盛以鴟夷范蠡去越亦號

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

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升卷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有女兒亭勾

賤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觀此則蠡事本末明甚矣用修所引逸篇寧非影撰者耶 羅點聞見錄范蠡西施事無出處

王元美云楊陳之證西施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

陳引吳地記云此大可笑夫蠡必不為此事語見

者就李也晦伯之駁用修可謂夢中說夢矣宛安

按吳地記其書見存楊謂逸篇者出何典記耶且

蠡教勾踐事吳王者何所不至而乃云蠡必不為

此事耶余謂其影撰故引以正之耳元吳不能遠

志而云各有所出殆夢中說夢之後更寢語耶

劉清軒詩可笑吳癡亡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黃

東浦詩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昔人

之譏蠡者如此元美吳人也獨忘勾踐殺汝父之

云乎

宋之問詩一朝還舊都親粧弄若邪鳥驚入松網

魚沉畏荷花東坡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

西施又云他年一柯鴟夷去應記懷家舊住西顧

文薦彈蠡文云郈君如鳥累累大夫種以伏誅目

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庚溪詩話有題詩嚴

陵釣臺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

徐寅李夫人詩招得香魂爵少翁九華燈燭曉還

空漢皇不及吳王樂且與西施死處同皮日休館

娃宮響傑廊中金王步采蘭山上綺羅身不知水

葬今何處漢月彎彎欲效顰李商隱景陽宮井刺

堪悲不盡龍鵠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

得葬西施則言西施之沉者不止墨子也

越貢西施鄭旦於吳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

乃抱二女以逃吳死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

言神女望而不放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為

祀神女之處拾遺觀此似亦未沉西子也

太宰嚭

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吳母勾踐滅吳誅

太宰嚭以不忠于其君而外與已比周也子胥越王

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

哀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

郈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

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左觀此是吳亡

而語復用於越也史記

子路

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胡氏曰子路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報之食為非義也

班史游俠傳論曰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衾冕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

季路

獨留之因白刃之難猶不忘教况于游宴乎中

常夷六經畧註序曰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北史

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顛沛不

愆于素若仲由之結纓鉏魔之觸槐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君

人者常宜血祀况自有其臣乎書傳

夫子路云衛君待子而為政夫子云必也正名未嘗云衛不當仕也夫子不嫌于仕而宋儒乃欲責備于其徒乎

宋儒胡氏於衛君待子為政曰夫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野而立之程子於陳桓弑君曰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胡氏於子畏於匡曰顏子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夫當是時天子弱方伯橫矣即告之必見聽耶夫子一告魯君臣而皆沮焉事可例已輒時君衛矣果召天子而授之政而夫子即廢輒立郕焉時勢可能耶揆理當不然也顏淵曰匹夫而赴訴天子方伯勢豈易達哉黃谷

子思孟子

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荀變於衛侯顯王三十三年

年孟子見魏惠王勅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

顯王二十三年子思言荀變三十三年孟子至

魏初孟子師子思

周顯王二十三年子思在衛三十三年孟子至梁時

已稱叟矣二人固同時也黃潤王經

子思辭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

孔子欣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法之事行

周公伯禽之政不能用乃適衛著中庸四十七篇教

後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元皇六年四十

皇朝系見黃氏
日抄三十二卷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
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既故因
以名曰鯉而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伯魚生于昭公十年已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
孔子後四年卒則子思之生最晚亦當在哀八九
年甲寅乙卯也

子思嘗困于宋作中庸記大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
夫樂朔與之言學子思謂為委巷之言樂朔以為
辱已遂攻子思魯君往救而免於是撰中庸四十

九篇補系作道術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
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遺事孔子未必
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

考乎因學

通鑑子思言衛侯事時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
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子思生于伯魚最末年言
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此疑往事追書之
但溫公係之某年必有實據爾義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

君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
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云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子
溫公通鑑取之其苟變及與公丘懿子言皆孔叢
語則子思書皆後人綴集孔叢無疑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
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
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
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論敢問子思曰然吾
昔從夫子於剡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
舍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

車孺子也言稱克齊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
猶可况加敬子非爾所及也孔叢

史記云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王劭以人為析字
風俗通孟軻受業於子思通綱以孟子師子思者
或本諸此然此乃因家語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
之事而偽作者後遂承誤而莫之辨也

○昭十七年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為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
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
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

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云自顓頊以
求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
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家語亦載
夫仲尼學于剡子昭十七年事也伯魚生于十年
時甫八歲爾子思乃從夫子於剡豈子先父生耶
孟子既師子思則所云去孔子百有餘歲私淑諸
人詎忘其本耶

凡網鑑子思與孟子之言及關里譜所載皆孔叢
語也觀剡子一事則凡問答之語其偽可例見矣

不知益公等何為而取之網目乃後因之而所載
又差四十餘年耶

孟子有穆公子思泄柳申詳事檀弓載哀公懷公
穆公子張有若泄柳申詳子思魯申縣子之事通
不及元公豈元二十一年中諸君子獨無一事可
紀于檀弓者乎

史稱威烈王十九年甲戌魯穆公元年則子思已
卒十八年綱目前編威烈十六年庚午元公卒穆
公嗣則子思已八十矣十七年穆公尊禮子思則
又當二三年此等論蓋以子思年歲不合故牽連

約言之耳

司馬遷曾問書于孔安國則子思年六十二其傳
聞于家世者必真也近有署孔子通紀者謂子思
年一百一十餘歲而卒更不知何據

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
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為的然
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
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
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此之時子思猶未生則問
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

其無所據如此

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定王崩元王亦立宋忠
引史記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同索隱云
如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
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則悼公元穆之誤
或亦同之通鑑考異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平衛聞喪
而服則穆公又三十年矣孔叢之偽益明

○伯魚先孔子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
思違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為多孔子之卒子

思實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年今不得知
可知者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餘年

子思之母死子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入至

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

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禮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

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子何觀焉止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

焉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止

以上皆禮子語無孔子令其廟哭之說四方觀禮

亦無子思喪主之事其孔子問答云云皆見于孔

叢所載者何子元謂其年之既長宜別有所據耶

孟子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

解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十一月十五日

壽八十四鄉人至今遇冬至者廢賀節禮孟氏譜

史定王介元王子止二十八年左傳盡于元年無

三十七年也至解王平公元年一百四十六年譜

其可據乎

孟氏譜孟子卒於解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日

據年表其生年當是烈王四年巳酉在安王崩

四年史惠王安王二年辛巳生長孟子二十八歲

烈王六年辛亥惠之元年惠三十一歲矣孟三十

六歲惠六十六歲矣乃稱孟為叟則理又難通且

報之元年魯平公之元年也孟子五十九歲報之

四年燕昭元年報三十一一年五國共擊齊潛王走

呂與孟子諸侯共伐寡人又不相應嗚呼世代久

遠事多舛錯謂其八十四歲信然耶

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觀王二年壬

寅去魏適齊報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

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故王壬戌至報王辛亥百

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

九十二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

函大傳通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

餘冬

宋初馮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道經者疑軻歿後門

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

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

溫公與軻辨者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是氏議

司馬公不喜孟子作疑孟五十篇篇是以前受業

子司馬因作此書

肝江李親字泰伯不喜孟子常著書非孟子名曰

常語時一士人頗滑稽聞有饋李以酒者因錄所

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廩捐

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亦遺丈人方且為天

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酒盡

乃辭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著論一

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

前此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聞者

莫不絕倒廣溪詩話

陳氏曰建安余允文以司馬有疑孟及李達常語

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為專孟辨五卷後

二卷則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

亦辨焉考通

林慎思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記其

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孟子二卷樂之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

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

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

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

萊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

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

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

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王

公孫尼子

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

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

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摠意林引劉歆曰繡衣

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

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

經者耶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

公孫尼子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

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錄

寧越

呂氏春秋云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平人也

世說云鞭撻寧越以立名當是一隱而賢者紀

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

主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

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呂

寧越中平之鄰人也昔辨家之勞謂其父曰何為

可以免此咎也其友曰其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
達矣寧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
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
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
寧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上說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
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
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
戰者涉隨責服却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
焚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寧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
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謂知用
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何敵之不服上不
周威公問於寧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竄者達
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
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
而畔矣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
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

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
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王將殺
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
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
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
遂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
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
而亡之中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說先
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上
矣越事見呂覽說苑如此乃云當是一賢而隱者
豈隱為諸侯師耶
燕王噲
燕世家蘇代使鹿毛壽說燕王噲讓國子之或曰禹
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
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是禹名傳天下於
益也其實令啓自取史記燕國
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其由野客叢書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
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

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
事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
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蓋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
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
壽百歲也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按此云文王殺季歷劉知幾史通引之今刻紀年
及晉書皆云文丁其諱之耶

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韓維
諸書曰古者為死將傳天下於孟啓之人因相與
攻益而立啓上內

屈原

屈原以忠廢至沉汨羅以死乃著離騷漢淮南王太
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通鑑併屈原事削去之
春秋秦楚變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邵氏曰
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
以諛見疏而陸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上冀王
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
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綱目
楚騷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
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並芬芳之後乃更

歎其化為惡物至此章遂深責蘭椒之不可恃以為
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初非以為實有
是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遷作原傳乃有令尹子
蘭之說班氏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
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文
說以為同馬子蘭大夫椒而不提記其香草臭物之
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使其果然則又當
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傳蓋不知其幾人矣楚辭集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懷王用之秦欲吞滅
諸侯并無天下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
患之使張儀之楚實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為
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
原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懷王為張儀所欺憂敗
于秦乃憐不用屈原之策復用之後秦嫁女于楚
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原止之不得果見囚拘客
死于秦懷王于頃襄王復聽群諛之口放屈原原
疾聞王亂俗汶汶黑黑不忍見于世將自投於淵
漁父止之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
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入惡能以其
冷冷更事汶汶黑黑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

辭水有羅之中而死

陳王信侯臣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

投汨羅水風俗通屈原自沉汨蘭經說

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而行臧父子椒

之意並錄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資

却究得幾子常校之屈原得君椒蘭挺諱

曹操與孔融書曰鼂錯念國遂禍於袁盎屈平悼

楚受譖於椒蘭書後以上皆兩漢人語

或問屈原之心忠清惻怛屈原之文宏放高妙騷

經備載明白綱目不大書特書而畧見于楚人立

卷于橫分注之下何也曰春秋之法賢而特書公

弟叔肝是也朱子知原甚悉而不用叔肝例者豈

仍舊史而未及致意歟荷亭

湛氏楚詞補註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而不知山海

實因此書而作其謬妄可驗者非一而古今諸儒

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為可笑美能

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淮南二書今以文字考

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之言而作而此問之

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

遂假託無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彈

之政不必深與辨也

余于謂山海淮南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

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絕識毫髮無遺恨矣陳氏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識之列

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史記

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古文之明署者也孝武

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劉向對貳負之臣

皆以是書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劉歆

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

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然則山海之造見

物體也量仲舒諸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戶

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論衡

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戶精驗潘

效絕代世符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郭璞

方朔嘆鐵之獸子政貳負之尸實賴大荒之籍地

夫列子莊靈均前輩馬方朔與淮南同時謂為天

問著書得耶山海云有壽麻之國呂覽南極壽麻

豈山海又為呂氏著耶

夫山海經相傳久矣乃朱子之信心自用若此疎

誕淺東習非又若此

巫山雲雨

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願薦枕席王因幸之神女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米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復命玉賦之其賦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其中則云澹清淨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余憐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願薄怨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于顧女師命太僕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遲延引身不可親附禮不遑說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聞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今人詩詞頗以襄王藉口何耶客存

自昔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故立廟號曰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與神女者夢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襄王與宋玉遊於

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王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久之後精神恍惚若所有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王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盛矣麗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以文考之其茂矣美矣至不可勝讚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贊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其親王覽其狀望余惟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者若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其親王覽其狀既稱玉覽其狀即是宋王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王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玉也玉與王字互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襄王筆

太尉李德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賦巫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畫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記室段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蘭久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為曠代之悲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

夢以感哀王非真事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唯慮成夢亦恐非真李公退慙其文不編集於

卷雲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氣甲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讚其顏色曹植至洛宓妃親於岩畔亦宜編為實錄矣史通夫柯古子玄之論足破千古之疑矣矯誣之徒借

為雲雨之喻襲天演神習非不悟可慨也夫

神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邀知一至曰劉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而不能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但留沈佺期王無競皇甫冉李端四首沈詩云為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云徘徊作行雨婉戀逐荆王李云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云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為史通

李太白詩我到巫山渚訪古登陽臺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李商隱詩非關宋玉有微詞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成賦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雲華夫人瑤姬大禹治水駐于巫山下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勸夫人以上清寶文授禹顧盼之際化為石或條然飛騰散為輕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千態萬狀不可親也其後楚宋玉言其事於襄王王不能訪道要以求長生築臺于高唐之館作陽臺宮祀之玉賦神女以寓情荒淫蕪穢高真上仙可誣而降之耶隔岸有神女石即所化也史通

虛左

魏侯麗為夷門監者公子無忌大會賓客坐處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史通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子曰二三子之者學也我則有婦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曰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云乃右向袒子廟門之東注云右向袒者刑宜施于右也

詩棠棠者華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毛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

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

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

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管子

君出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上

東方為左西方為右春秋命曆序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故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

表禮處之老子

何鍾離老母明矣凶處右禮以表制不左惠遠云

言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

性弘明凡高者貴其左下者貴其右漢書

士為曰太子國之貳也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

官之是左之也左猶外也晉書

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策

趙以關目如功大位在燕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

善屬不忍為之史記

上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出其

右者高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注

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通說漢王曰項王

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韓王信傳

高祖召御史大夫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強為

我相趙王吾極知其左遷漢書諸侯王表作左官之

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事諸侯故謂之

左官也

孝文時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位次第一平徙為

左丞相位次第二史記

周勃使卿寄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令

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袒史記百官

東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

四右更前觀此漢初似亦以左為上

漢武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左道惑衆盧植

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導右右為貴故漢書曰右

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

孝武報公孫弘書守成尚文遭遇右武

丘巨源與袁粲書云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

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南齊書

乾始千于左行而入于戊坤始千于左行而終于

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法苑珠林

白樂天制云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人物志云猶晉楚帶劍過相說天也劉炳注云自

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

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排謗

宋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

徒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為尊

猶以右文為秘書殿名何耶

未從客立拱禮也官分左右制也今都下北人從

左南人從右於公署諫垣尚左銓曹尚右馬曹俗

移人失則難變固也習非勝是顧崇從周也典哉

無恙

戰國策楚威王問有憂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值之與股仲堪咸行入安穩布悅無恙時日本遣使

稱謝出處天子致書曰汝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

毒蟲也毒傷人古人單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

經云北犬荒中有獸作人則病名曰德德恙也常入

人室屋貴帝殺之北人無恙病謂無恙蘇氏演義時

人以無恙疾為無恙恙之字同或以為蟲或以為獸

或謂無恙病廣于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

憂及獸于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

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德字下云德獸如獅子食

豹及人是德與恙為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聘禮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之曰子

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得是問曰子之父母不有

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

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

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倉唐奉使上謁文侯曰

擊無恙乎倉唐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

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

宋王九辨曰願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王

逸曰願楚無恙君康寧也

聶政姊榮曰政之自棄於市販之間言為老母幸

無恙妾未嫁也

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惟獨無

寵疎遠者得無恙索隱云爾雅云恙憂也

公孫弘願歸侯乞骸骨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

疾何恙不已師古曰言何憂于疾不止也

夫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是也且戚

后云戚無恙戚何恙

輕者為微惡心疾為心惡風疾為風惡皆相惡之誤也且凱之云布駟無惡駟亦有病乎

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跪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耳豈亦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禹傳無此言疑公孫弘傳誤耳

無恙俗訛恙也凡相親愛者問者曰無恙病耶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蟲也善食人心俗恙之故相勞曰無恙乎恙非病也風俗

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善食人吹人則病吹口中

名曰德恒恒人皆里人人居室有恙恙者德恒之北方荒中也神異二則惡德本起也餘說誤

洪興祖楚詞補注黃帝上章奏天從之未見所出

荆楚荆楚一木二名故國號亦得二名正秦王使王翦擊荆虜荆王負芻正義曰楚稱荆者以避莊襄王名子楚諱故稱荆索隱

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華傳楚杜注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傳元年楚人代鄭注荆始改號曰楚然夫子將之荆後益猶併稱之史註固一說云

學林就正卷之一終

學林就正卷二

胡俊陳耀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秦正

史記月表端月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謂之端月二月

正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二親因名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正

詩聲風終日射候不出正分昔者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水發而不失正鵠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觀此則正字前已有征音不始于秦亦不止正月也

又小雅節南山曰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

覆怨其正周禮射人王五正侯三正卿士二正

漢書序傳其在子京奕世宗正子政傳學二世成名王莽下書人民正營無所措手足不勝其意王羲之祖諱正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宋仁宗以諱損改為初月

井羅

史記云井羅者井茂孫也茂既死井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未嘗為秦相也世人以井羅十二為丞相者大誤也

記

資暇集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茂得罪相秦亡秦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靖以為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不得入秦卒子魏以此觀之則茂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井羅者作秦丞相其亦不考而誤為之說

秦滅王立以樽墨子井茂為左右丞

使丞相井茂將兵伐宜陽

羅未為秦相固也乃茂未相秦自謂考史然耶

隸書

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亦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喜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集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

正書是也

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

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故曰隸書蔡邕聖王篇云程邈刑古立隸又甄邈大書云四曰佐書是也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竹書如行草書如走

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嘗見青州刺史傳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

果顧野王太學之太博也周訪字原出沒不定故王篇存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

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

程邈可久辨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彥鍾隸蕭子雲啓云論草隸法遠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

任珣五體序云篆則科斗上筋書露雍集隸則義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也書

苑云蔡文姬言制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

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以請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八分書也。古之稱隸者，真書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隸造帖不當為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真書後有八分書也。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則程說信矣。項氏家說

東魏大覺寺碑在洛陽，碑陰題隸數事，北史載魯郡人王正書神武用為博士，以教彭城景思王故隸。

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愈書，通今稱字也。度有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隸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為隸，何者為八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教自題為隸書，故聊誌之以祛來者之惑。金石錄

秦相李斯變蒼頡史籀之文，謂之小篆，時以法令亟，書多委積，故程邈又省小篆為隸，蓋趨便從

之用也。炎漢中興後，置小學，許叔重乃集籀篆古文數家之學，以隸書訓釋說文三十卷，學者從之。傳真與篆書，偏傍字源序

徐鉉點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隸書，罵許慎說文一部。唐休

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停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之矣。郭忠恕不倫多美

周越書苑云：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許慎取其形類作偏傍條例十五卷，名之曰說文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復加刪正作

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將後於說文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後隸書字統下錄篆文作四十卷，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體始定矣。燕改古文尚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也。林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名曰集解。唐林罕小說序

魏江式撰書集字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式論書表墨也編以魏作晉誤。

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尤

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

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鍾繇正楷時其先

鍾繇一時之妙過於前漢於後繇子會晉太保衛

瓘父子具人皇象晉征西司馬索靖中書郎李充

母衛夫人並得鍾張之楷體名當時

李充母衛氏充少孤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

鍾索世咸重之

王羲之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

若浮雲矯若驚龍

元嘉中羊欣重王獻之正隸書世共宗之而右軍

之體微古不復見貴及劉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

行

沈約云羊欣字敬元尤長于隸書子敬之後可以

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王僧虔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

素扇嘆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器雅過之

王志字次道僧虔之次子也善隸書當時以為

法上

王彬字思文志弟也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

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梁元帝前在荊州有丁覲者珠工草隸孝元書記

一皆使之軍刑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

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蕭子雲嘆曰此

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

陳永興寺僧知永王羲之裔孫草草書俱入妙

品有丁覲者以隸書名時人語曰丁真永草

趙仲將亦深于也沉敏有父風學涉群書善草隸

雖與弟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

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早幼又知其難所在宜

不是以必須隸筆

學隸楷於魏晉之下邈乎無以楷也晉宋而下分

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啓法寺與國寺二石啓法

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與國粗甚如出兩手始者虞

於龍聖道場歐於姚耕等刻亦未臻極詣也及孔

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為法於世矣化度九成

歐獨步於時矣今求楷法舍此三者是南轅而北

轍矣

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五

其字合八分及隸體其詞迴環讀之其入亦通

顏魯公忠孝全德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

精能極逸少之楷則

傷漢公年
楷字記

魯公全德偉行文學之外尤工隸書大小二體筆

力遒勁如服甲冑如冠獬豸

宋為中
正記

此自魏晉以至宋初俱以隸為真書信如程趙之

言歐陽集古錄自謂其博乃有此誤何耶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後乃全

變為隸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

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為隸書即今之正書章草行

書草書皆是也後人乃誤謂古八分書即今正書

今時書為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

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

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又書評

云漢魏碑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

魏碑大皆八分非隸書也

筆談

宋王洙字原叔晚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

然宗尚而隸法復興蔡君弼嘗為朱長文言隸即

今之真字原叔之隸乃八分特原叔強名曰隸耳

予始惑之然考劉向仙傳謂王次仲所作即今隸

書又蔡邕三體石經書隸及今所存漢碑皆與真

字體異乃知漢自有隸書而今之八分乃漢魏之

際增隸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漢魏之際省隸耳

作也隸廢已久晉唐諸公遂無復有知者非原叔

之辨而辨之

墨池

蔡邕篆隸絕世今不復見矣元常之隸則今楷書

也衛夫人義獻歐顏所善皆同而開元錢文八分

隸書今傳于世者明甚蔡君弼謂洙強名八分為

隸是矣朱長文墨池編乃復為之強辨謂晉宋以

來無知者豈若書之時惟知宗歐而不敢置喙耶

可嘆也已

宋高宗翰墨志云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

蓋亦惑於永叔之說者今世真草隸篆同然一詞

恬不知怪嗚呼習非勝是千載下竟無子期也哉

山海經云大翻山小翻山有汪仲廟仲字次仲年小

入學而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不歸使人候焉實在

家等輩常見捉一小棘木三尺餘至著屋間欲取棘

不見及年弱冠變倉頡籀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

務煩多得次仲所易文簡便赴急疾之用奇而召之

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術數之美始皇怒

其不恭詔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邁吟咏化為大鳥
出在車外翩然高飛徘徊長引落二翻於西山故址
峯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御覽山上神名大翻仙傳
拾遺謂之落翻山地記山上立祠水旱祈焉序仙
仙傳拾遺云王次仲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
變篆籀之體為隸書始皇徵之不至云陽固北都賦
云王次仲臣術于秦皇落雙翻而冲天

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王程邈改為隸書東漢
上各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仲以楷法變為八
分唐書

王僧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漢中
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橫楷又蕭子良云靈
帝時王次仲鍾隸為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
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
隸書既言古書豈得稱隸若驗方驗廣則篆籀有
之變古為方不知其謂也新書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通術詔徵聘於
車中化為大鳥飛去遠二翻于山谷間今有大翻
山小翻山劉賓客

次仲事明載山海水經矣乃王僧以為章帝時人

蕭子良以為靈帝時人劉禹錫以為漢時而朱長
文又謂劉向刻仙傳王次仲夫書斷之譏王肅是
矣列仙傳何曾載次仲哉世代俱誤書且不知乃
欲著書傳後人可盡誣乎 馮鑑續事始以靈帝
時王次仲與秦時同姓名是更依違遷就而無主
見矣

長城

史記秦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西屬流沙東至遼水
以御胡御胡

三十五年築長城河上三十四年築長城及南方越

秦已佛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秦北逐戎狄據河

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後二世賜死恬餘曰恬罪固當死矣起歸流屬

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史本

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通秦

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

生女甯用繡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陽泉物

太史公曰吾道北遠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

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威烈王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侯翟及我師伐

齊入長城竹書

趙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七年侵齊至長城史記

正義云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

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至太山即耶

臺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雲南三十里

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通海西至齊州千

餘里以備楚史記

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竹書齊之長城巨防足以為

學林卷十二

秦代魏曰齊有長城鉅防

梁惠成王十二年魏賈率師築長城于西邊竹書李

公元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梁惠王

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魏世家

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

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史記

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

陽至襄平以距胡

秦昭王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距胡

唐劉勰武指曰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

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如

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

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

遠矣秦兼天下並理城塹城全國咸入歸咎焉通典

據諸書則長城之築非始于始皇也而邊防之利

萬世且永賴焉乃劇秦者率以是為言嗚呼惡居

下流始皇以之矣功過相準耳學者類習非哉

孝文時高閭上表曰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

秦始皇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

學林卷十二

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用此後者非智術之不足其

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

險不可外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

城之謂歟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

一也北都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

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

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詔曰覽表

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魏書

通典云獻文皇帝中蠕蠕北賀貢子于成犯塞征

南將軍刁雍上表云帝從之邊境獲其利按本傳

雍皇興中以着年錫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饈矣
無上表事也杜公以高為刀豈其誤耶王伯厚玉
海引通典周命南仲云豈亦未觀魏書二傳耶
隋煬帝詩云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
行橫漠築長城豈台小子智先聖之所營樹茲萬
世冊安此億兆生

五大夫

始皇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
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史記休於松下

始皇二十八年祭封泰山至平忽大風雨雪電路傍

有五松樹漢書數畝乃封為五大夫志上有人

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命受命何以封左
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于沙丘志

史記始皇上泰山封其樹為五大夫者秦官名第

九爵也李白送人游桃源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

職陸贄禁中春松詩陰清禁裏不羨五株封李

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

見與新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

乃為切當黃朝吳綱

應劭云秦皇建暴兩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蓋當

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唐信終南山

詩曰水真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

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

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不合故有是說野客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

以為疑獨黃美引史記始皇五大夫云五大夫秦

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史記

應劭止云封五大夫未嘗云得五松也細素所引

唐詩固云誤矣而野客于漢儀松上增五字亦未

為得也元吳謂可證千古之誤且以朝英為美更

誤矣

荆文王曰竟堪數祀我以義遠寵以禮爵之五大

夫見趙急求李故李言趙經與之俱如衛抵公

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

經以仕趙五大夫人吳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

上無公孫場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樽里相國

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上

建信君謂希為白秦使入秦仕僕官之丞相對五

大夫史記

漢書云商君為法于秦收斷二首賜爵一級欲為

官者五千石其為爵名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
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

據此則五大夫列國俱有之蓋爵之級耳非卿大
夫之大夫也元美獨以為秦官又誤矣

秦王既避夫五株之下乃行平一命之封松之枝
有軒墀之幹不能止趙高之佞松之姿有肥淮之
形不能却陵涉之兵項氏繼踵劉公建旌望夷烹

亥軼道繁嬰大夫亭亭空守其名唐復大五代羅

郭諫詩云陵邊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為林王露云秦朝松封大夫李誠之詩云一事願

為諸葛景泰時曾作大夫官號志云始皇登太山

遇風雨避於松下因封為大夫俱去五字不知當

秦法何大夫耶朝吳謂介甫詩為切當豈因為主

氏學說之耶

始皇下泰山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

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樹在太山之

小天門至勅特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

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為七大夫遷為五大夫

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

詩有不美五株封之句皆循襲不考之過也紹興

上虞縣有村市曰莊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

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

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

為郡懷官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

然故賦有楓挺千大松封五大夫之句疏於下云

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

人但知始皇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上

泰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

為實今其處遺傍古石塔有刻字乃會昌三年余

球所記云章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墓於此孝感上

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

之不見也後漢書

焚書坑儒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書

射周青臣進頌始皇威德齊淳于越刺青臣為面

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

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亡

去諸生在咸陽者多為談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

傳相告引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

記

始皇既焚書改古文為大篆及隸字園人多謗怨秦
吾天下不從更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乃
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鉏坑谷中溫處瓜實成乃使
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
乃命就視之先為伏機諸生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
從上填之以土而壓之終乃無聲今奇字齊
賈至曰秦皇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
作者之鴻名莊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
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

李康

漢書

卷

李康

漢書

卷

司空圖景坑銘曰秦將庚儒服氏斯酷秦儒既坑嚴
祀隨覆天將儒魯儒祀而宋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傳語曰始皇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殺

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

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燬詩書坑

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

又增之燬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

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

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語增

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

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始皇三十二年
使盧生求美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
生入海還因奏錄前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長城至
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
避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
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
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者皆盧生等稔其惡又縱
史之特方技之流耳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
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廩問或為

李康

漢書

卷

誹言以亂朝首於是使御史大夫李斯問諸生傳相告引

余亦備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是已言尊賜甚厚

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識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

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

坑儒蓋惑於扶蘇諸子皆誦法孔子之諫嗚呼若

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

不韙之名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

弋人何暴肯挫辱鼓吻自投於陷穿哉語增

始皇既燬天下大修靡於是方士韓容侯生齊

客盧生相與謀亡去始皇大怒坑犯法者四百六

十餘人慮生不得而侯生後至始皇召見將赦而
車裂之侯生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
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陛下奢侈淫佚
下暗上聾臣等故去丹朱傲雪好慢淫遂以不升
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
十七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
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
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朴素就末技陛
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殃故
逃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欲使陛下自知也

李斯荀卿

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戒其書大變古先聖王
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
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荀卿明
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以激之也

三代以後儒者敢于自信而好異異荀卿者也李斯
韓非之慘刻不當罪韓李而當罪卿其亦作俑者歟
孫英示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
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者不知治
亂之情譎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
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言舍去
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
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者合符節作僞
者乃韓非之書也宋儒有過宋者乃謂斯之學出
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豈意是應侯
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
耶升錄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韓遂非
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秦王
以過法誅之史記

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
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當今

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
吾未知所稅駕也傳斯

商君教孝公以連什五設告之坐過備詩書而明法

令寒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
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韓和氏

夫李斯之事荀卿固也卿去齊適楚止于蘭陵令

物禁大盛斯乃大息于盛滿時是不能避卿之教

耳東坡乃追咎于卿然則鳴鼓而攻可責之孔子

吳起薄行歸罪于曾子耶斯與非同事荀卿李斯

言韓書于秦王是非韓先為說于秦也而詩書之

燔籍子明謂商鞅焚書則修乃燔籍語追替之說

殆索瘵無乃自道也歟

孟子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則又先歟矣

如夏桀之為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政之酷暴也

焚經籍坑儒士時俗薄之無道之君也然堦堦碑

瓦非曰桀功起于皇帝永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

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不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惡

然而并歸咎于夏殷尊嚴于唐虞者偏黨不倫之

說經也釋通宜

歐陽修正統論數千言不過進秦於三代其說謂

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周果誠心授有德者哉

且其欲尊秦也則外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東

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賢於秦而乃抑彼揚此

者豈私秦哉雖累萬言世豈有因此言而謂秦為

三代者哉黃氏日抄

程駿慶國頌云羿浞為亂祖龍干紀狂華冬戎有

自來矣魏書四十八駿魏人也猶有此言永叔何為也

哉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朗為太守默之

漢祖母姓

史記高帝母曰劉媪司馬貞索隱云母溫氏貞時打

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

溫氏貞與曹屠後徐彥伯觀宋古碑對及漢沈歆

古人未聞

嘉靖時張邦奇為南監祭酒刊史記削去索隱此

一事已非及史闕文之義矣萬曆中余有丁監本云

班固泗水亭長古碑云母媪氏貞是誤讀溫為媪

且以貞字屬上句也湖州凌稚隆不知改正而按

一閒復翻刻馬儒林乃爭市之以為奇貨嗚呼余

科巨卿也而稚隆自謂家學其誤觀者獨此一節

也與哉

三史王生游沛因醉入高祖廟嘆云成恭諒項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曷能威加四海哉是夕寢為高祖所錄責其烏老之言王曰臣覽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媪而注云烏老反釋云長老之稱非出臣胸襟也漢祖怒云朕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何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付所司劾罪為太公所救惘然而蘇杜荀鶴書

晉開運二年進唐書未頒分溫媪之疑仍懼魯魚之謬久披網恢相定鉛黃則在唐末固已用之矣

或以班史母媪同于史記母媪為偽作不獨金于皇甫謐墨姓王氏之說即

項籍

漢二年楚劫漢於睢水上漢王遁去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四年與漢約中分天下乃歸漢王父母妻子項本按此呂后在楚軍三年矣項王畧不及亂此盛德事也與漢王之內魏豹薄氏者不同而論史者畧不及之豈惡而不知其美耶又曹操虜玄德妻子玄德以吳氏為后事亦相類

韓信

陳希辭於淮陰侯淮陰侯舉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外仰天而嘆勸希反欲為從中起後希反其舍人得罪于信舍人弟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后與蕭何謀始殺之上已聞淮陰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圖史記信傳陳希為代相監邊辭信信舉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漢書

按此舉手下無辟左右字是欲坐信以反耳

夫既云屏左右矣則舍人之弟何得復在其側耶

希反之後畧無與信交涉之迹而云部署已定特

勅之報夫部署之時其人不知當幾多也豈

戎必待舍人之弟告變乎

班史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希已反

群臣皆賀何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何之計也漢書信之為大

將軍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

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韓信傳

陳希反高帝徵兵梁王梁王謝病帝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越反越不聽梁太

僕亡漢告反上使掩捕趙國之反形已具上以

為庶人徙蜀西至鄭達呂后涕泣願廢故邑后
諸與俱至洛陽言上曰越壯士今徙之此自遺患
不如遂誅之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

尉奏請逐夷越宗族記

按舍人弟告信及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此二事
如出一轍皆呂后之陰謀也蕭何或因而贊成之
帝知而不能禁為人殺死而愛子不保蒼狗見而
呂族殄滅天道果好還哉

陳稀為鉅鹿守過解縣信辟左右與步於庭之
所言者舍人弟上變之言也司馬通鑑直錄之失

李林甫
陳希
李林甫

信嘗為將軍等列服中軍後有歸而信為將從
中起信乃肯臣事稀以圖不可成之大事耶又謂
信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詐殺發兵部早已定
待稀報信之才乃當受人指揮者耶信誠有通謀
決不使人之稀所決不待稀報以取敗謂信特稀
報未登而敗者見婦口見誣事也或曰信反狀有
無不可知彼蕭相國而為呂后謀又約信入賀聽
后縛信斬之不為一言少緩頃更以俟高帝之命
何也信相國之所屬者是特相國思自脫禍不暇
何暇收信意帝欲除信久矣史稱帝畏惡其能此

其旨必素露於左右其討稀也自將而往信留京
師豈無防信之密言屬之呂后后用一時飛語收
開國之元勳而果於行誅后與相國謀必及帝之
所屬者此相國之所以無事乎奏報也帝已破稀
歸聞信死且喜且哀喜哀之間吾知帝之欲因事
除信而有密言也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呂氏實使
之然非后自為也后言於帝有不如遂殺之之謀
矣而后令其舍人告越豈非亦帝之旨哉李林甫
陸士衡功臣頌云劉項題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
辭通絕楚不及反事

李林甫
陳希
李林甫

韓信貪財釣于淮水之上漂母食之其後信貴
之千金夫一飯至微也信尚酬之高而吾以大將
之權至裂土稱王恩寵至矣焉得而負之此可以
觀信之微矣史
徐廣云蒯通勸韓信背漢信不忍遂不用通通曰
夫迫于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于巨虜者固無
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為巫司馬貞云按漢
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姚宏題國策後云正文遺逸如司馬貞等所引云
不及此語則國策及漢書之事而今亡之耶貞又

謂漢書有此文今信劄二傳俱無之余本去索隱漢書國策字凌本因之使人益不知國策曾載漢初事矣惜哉

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鉞隸布實顯徒越亦徇盜而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漢書

古本述云淮陰殺殺伏劔周章邦之傑今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

梁蕭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鉢廬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唐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

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後以餉都陽王範

歐子東宮此野史書所載錄之以資為聞

兩韓信

韓王名信都史記載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金典雅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

了大通十師古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傳

申都古申信同義功臣

韓襄王之尊孫信俗之謂之韓信都信都者張良為

韓司徒官名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遇妄生意

以為此乃代王為信都也潛夫

漢書贊兩韓信皆微一特之權變以詐力成功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其說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起其父成復立信為韓

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關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

者非姓韓亦不单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失韓王名信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辦余考班馬

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知幾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拜張良為韓信都信

都者司徒也功臣束云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昔賢謂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

韓王名和之說亦未免然尚何班固之誤乎

韓王信故韓襄王尊孫也徐廣曰一云信都實應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

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

為韓王名耳本張良傳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

作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

聲轉也良下韓時隨韓王成非韓王信也功臣

漢王還定三秦乃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太尉將

兵畧韓地後立為韓王常將韓兵從

韓王成者韓諸公子橫陽君信者韓襄王尊孫也

羅璧乃謂項羽殺其父成後立信為韓王漢王先拜信為太尉後立為韓王司馬貞謂信初為韓司徒果皆何所見耶羅識史通誤以信都為韓王信名是矣其以王符為王充誤

漢兩韓信俱高帝時一封楚王一封韓王先委餘編元美此言豈於前諸書俱未見耶

楊慎曰韓王信者盧縮者二傳發端辭同例若此曰信都下傳亦可改曰縮都矣此說無謂之甚而評林收於註中果何所發明耶

陳平

漢王拜陳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後漢書云陳平曰平雖美大夫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

通鑑周勃灌嬰等言于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王其中未必有也此雖美下去大夫冠王下去耳字文義未安綱目因而不改何耶

四皓

高祖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怪之問之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李夏黃公上乃大驚史留侯傳

漢書有東園公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

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其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求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教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前漢書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家為四人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畧一無取焉見前漢書

劉辰翁曰良為勸國世四人者實為之而其言良教之也故太史公言本招此四人之力諱之也不然何不著此四人姓名而對上亦有不自稱其名者耶

四皓漢書良傳固未載矣豈俱未見史記耶

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周昌傳觀策字可見非真有四皓之意

子房云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則四人者未必皆在一處然昔人頗云隱于商山夫商山終南俱秦地也既避秦矣何緣及近秦耶既稱四皓則

皆老人也於時詎能一都存果皆仙人子房之
師耶且商山去咸陽尚遠呂澤一迎四人即瞻然
無難色客建成侯所耶又楚漢春秋云四人冠青
冠珮銀環水冠甚鮮此豈高人隱逸之所服耶前
對各言姓名曰角里先生先生豈對上自稱語耶
四人為壽已畢趣去目送之後何竟無拂袖歸山
之迹耶

世宗謂留侯招四皓為太子輔自來以為奇功吾
意其當時事迹甚非所以語四皓者夫其始也能
抗節於漢廷之際而其終也竟為婦人孺子所接

引商山移文有識者能無作耶王更有使吾為其
當先感述矣良之招良之皓也且復而為劉帝之
詞以干脇父以臣脇君謀臣策士若為之商山其
為必不若是之孟浪也漢之皓良之為也皓之詞
其亦良教之乎良之意以為帝心方惑不可說也
假四皓以誣四皓假四皓以誣高帝頰舌不啓嗣
子惟終無四皓而有四皓良有余知矣以四皓而
誣四皓何不幸哉嗟夫商山茹莖者若將終身不
有留侯之招至今不知有翁矣翁不憾也惟夫有
爭而不論勢者則以太子之求出非所出高帝之

問答非所答含譏隱刺者不一而足也南軍不袒
左邊袖四皓安劉是威劉是詩也翁疾甚矣翁何
不幸哉

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
時人謂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華贊云四皓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
里飛志和詩翻嫌四皓事為儲皇定是非

蔡京責四皓詩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

機如何異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

通鑑考異云若四皓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

留侯為子立憲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

朱子語類錄集賢堂兩生只是不從父命漢之

四皓只是知謀之士願為太子死亦脇之責云

見二帝不可輔導亦是避禍而已

朱子此論教諸公如何方是耶

四皓皆河內軹人

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常居園中世謂之園

公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

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

周名術字元通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亦曰霸上先生

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勅據崔氏周氏世譜及
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俗傳

綺里李姓朱名暉字文季皇朝高士傳

祿里先生吳人今太湖十里祿里村角頭寨即先
生處秦聘之地吳俗

黃公鄞人鄞之大隱山有黃公墓四明志

張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

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

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

前京張重華譙郡寮於關隴處講論經義頗聞名

書曰四皓既安太子住平遼山乎後曰四皓還山

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四

皓墓為不還山也唐書十六

四皓神主西漢所書墓石為位以祭也一曰

公神主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

其書甚完論四皓嘗以此為正唐書刻石四惠索

陵傍亦為園公

顏師古臣諤正俗云園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園

公之後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

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自園公至稱十一世

然班固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園公也云當秦之時
避地于商洛深山則不為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

司徒安得以園公為之乎稱之說實為鄙野

崔嵬倭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

常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

加一點果何音倭倭曰臣聞刀下用權音兩點下

用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角

里先生也子謂今書角里用上加撇者非是宋史

四皓其一角里音祿今多以覺音呼非也或云音

祿之角字與夫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

知角祿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陸氏

禮記釋文孔公正疏不能實言其義亦但呼云祿

當為角何忽後學之甚唐書東方朔射守宮云臣

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無足唐書仲長統詩

蛇素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俗唐書俱祿角同音

夫為四皓製名字居址者南北不一其識四皓是

非者彼此互異要之皆落子房計度內矣為不可

為之事而君臣策士舉天下後世無不在其籠絡

之中善藏其用子房真人傑也哉
四皓之沒惠帝製文立碑此上世人主賜葬之始

八臣蒙恤典之例也然四人同時入山豈四人同時死歟通典諸書皆不之載獨見任昉文章緣起終可疑也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為說東園公一也綺里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為據其說杜撰可笑通鑑無集覽正誤綱目無四皓名不知何為而有此說用修著述大率類此

少帝

平勃之留少帝以侯代王也辟拭君之名也少帝其惠帝子也夏侯晏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為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鄭地古言

呂后以張敖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其皇后子乃出言曰我北

即為變太后聞而幽殺之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呂后崩訪呂誅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乃共陰使人召代王立為天子東牟侯興居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載少帝出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論謁者皆指兵而去代王遂入聽政夜誅少帝于邸史記丞相陳平劉章等從代王至邸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紀文

此皆史記所載因之非重堅以少帝為呂氏子也壯即為變是太后使皇后名之者前書四年已幽死矣其載出少帝者常山王弘也可混為一人耶謁者衛端門止文帝之入也可謂滕公肅宮時事耶且弘亦真惠帝子則滕公謂非劉氏詎肯忍受無語太尉往論謁者即為指兵耶至夜誅于邸漢廷竟無一鳴其冤者耶惠帝附見呂后紀通云惠紀張后事見外戚傳亦不云殺其母而取之何所據而云然耶又云平勃恐有唐五王之禍少帝豈能為中宗帝氏誰當為鄭惜武三思耶七國之

難見錯激成之與少帝不得其終何干耶若爾則

漢書惠帝有紀

晉八王之禍又因何事耶

在呂后紀前

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劉伯

孫云諸美人元幸呂氏隱身而入宮生子

余昔官諫垣曾與鄭公同事自云前生為僧若宋

張安道然者且著古言今言等書異以傳後而少

帝之事其無稽若此不過用以欺世學耳史漢俱

在人人可盡欺乎觀此則謂大學為子思所作其

雙言益可徵矣又同時有工侍當禮者豈城人也

因談時事有及姑蘇吳音者禮曰却是那音那音

在坐者曾與吳失曉之與禮各以其言為怪禮之

雖嫌也而保若此款知如汝人亦曾見之禮不但

對祥所云已也

文帝

文帝時鄧通為大中大夫以佞幸見愛擬于至親為

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冠襲禮帽騎駿馬從侍

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雖射

苑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

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大中大夫賈誼亦

效諫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

為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

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聞章尋頭佞諛得意以

哀屈原離諛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惡也

困學紀聞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

之譖攷之漢史無通譖賈生事蓋誤疑未詳也

少翁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

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親云天子自

惟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多甚

以客禮禮之

李夫人李延年女弟也妙麗善舞由是得幸少而蚤

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上思念夫人不已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通夜張燈燭設帷帳陳

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

惺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今樂府諸音

家弦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

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

設獨帳惺今帝居他帳過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

王也

元狩四年史記少卿以方術致鬼如王夫人之
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為李
夫人事按李夫人卒時少卿死已久漢書誤也今
從史記通鑑荀悅漢紀亦云李夫人

抱朴子謂史漢皆云李夫人謬徐廣封禪書註趙

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獨無李氏靈又以為李夫

人王于年拾遺不言少卿而言李少卿野客

李夫人死校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為致其神婉

若生時帝悅欲就之仲君曰宜遠望不可迫也拾遺

司馬在孟堅前通鑑從之是也野客引徐廣註未

注即史記王夫人事也潘岳詩短于新詩而為李

少君夫少君元光二年死矣此譌誤之書拾遺記

謂董仲君野客以為少君又誤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

時人語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詩記

漢外戚佞幸傳俱無之此晉載記符堅寵清河公

主慕容冲事也詩紀不知何據云然

賓雀

淮南子時則訓云季秋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

同春秋高誘注云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南之彭蠡

以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異雜爾未能見之
于是月來過周雒也賓雀者老爵也棲宿于人堂宇
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鄭云來賓言其客正
去也正義云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陸德明云
呂云賓雀與鄭異

正義云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木入禮記

者為今故禮云鴻鴈呂云候鴈意以鴻鴈為是也

按易通卦驗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而呂覽淮南

皆云候鴈則呂說為是且高誘從學盧植植於鄭

玄俱從馬融則高誘之說不為無據陳澧乃云候

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客然則孟

春鴻鴈來之來為主乎為賓乎湖州茅氏淮南說

評注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後至者為賓蓋依諸

說也刻本書而用別注且棄鄭注謂之批評可乎

乃序者復為張大之益可笑已

杜詩別浦鴈賓秋顧况云安得凌風翰南浦賓矣

京劉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雲汗濕狀賓鴻次第

劉海胡笳九拍曰當日蘇武車平問道是賓鴻

傳信東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遠豈止觀鄭傳耶

呂氏仲夏母燒炭高誘注曰為澤木未成不欲火

物淮南曰母燒灰注曰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
注同而炭灰字異蓋傳寫誤耳禮月令鄭注為傷
大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大之戒者為灰陳皓曰
火之戒者為灰禁之亦為傷大氣也夫仲夏物長
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為而茅復高陳二
注并用亦未審也

蘇武

蘇武武帝時為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
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富單于使人責人故漢人衛
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專任終不聽於是

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書以梅厚水并束

三

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君猶子事

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銑鉞湯鑊之
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

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

始元四年單于年少初立魏律謀歸漢使不還者蘇

武馬宏等馬宏者前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
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以通善意

李陵書

劉子玄辨文通所載李陵與蘇武書蓋齊梁文士擬

作于因得陵與武五言詩亦後人擬作

李陵答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

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江淹詣建平王上書云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

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血而繼之血也

宋建平王景素明帝初為南兗州刺史江淹隨之

廣陵今郭彥文得罪辭連淹係獄中上書云云

李陵與蘇武書詞彩流靡不類西漢人必後來所

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編於李傳斯為謬矣

按此不云齊梁文士擬作也蓋于瞻之誤

蘇武傳中則子玄之誤也

衛青

衛青嘗從入至其桌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

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

人奴之為一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為二句生讀如

生乃與會等為伍之生同謂人方奴我得無笞罵足

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或以

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下便凡近矣

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

奴之道待不答罵足矣安得望封侯

嘗有相衛青者曰青人也當封侯青曰人婢之生

得無答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前紀

王充云人奴之道荀悅曰人婢之生則生字亦讀

如會等之生字乎移下一字何即凡近乎衣之變

言固也稚隆灾木機史何耶

張騫槎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者者年年八月

有浮槎來甚大往送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

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

老毛忽忽亦不覺重夜去十餘日登至一處有城郭

狀如舍其最遠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半牛者次

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

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

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物志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

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織女又見一大夫牽牛飲

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槎機

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某日

犯牛女槎機石為東方朔所識制星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

說唯張氏先博物志云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

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

一石俗呼為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

中官差適夫昇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

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

乘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因話錄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為張騫雖老杜

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

句後學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博物志云然

亦未嘗指為張騫也及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

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槎何

所據而云槎止似張騫使虛置八月槎博物志

龜策傳

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日者龜

策列傳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正龜策傳

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陋畧無可取漢書

太史公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周室之下官常寶

歲者龜至而卜官曰太卜官至今上即位傳聞

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塞大宛南收北越卜筮至預見未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龜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耽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驚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余至江南觀其行事江傍家人常畜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

按此言云太史公曰云中今上又及巫蠱皆武時事蓋宋傳語也至褚曰以下乃補傳耳正於宋魏不加別白際識褚氏使子明之惡不著通鑑至蠱獨起亦不載焉後人評史最無及之者

牛耕

古者牛惟服車書曰犂牛車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實子野云漢書趙過始為牛耕前世俱是人耕也然再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牛名者多字耕孔子第二冉耕字伯牛司馬犂字子牛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耦耕至漢趙過始民牛耕按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符趙過特教人耦犂費省而功倍爾

明妃琵琶

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載琴箏筑篳篥之屬作馬上

之樂杜華以為典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怨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弱文帝諸改之匈奴傳始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今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選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

王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于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夫漢送公主于馬上作樂李倫製辭意昭君亦爾未嘗謂昭君自彈也圖經即以昭君怨實之不知

何所本也而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
彈琵琶賦辭者多即以為昭君實事周王褒昭君
辭云惟餘馬上曲猶作出關聲唐詩云琵琶
馬上彈行路曲中難盡皆承前人之誤耳

朝夕鳥

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
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為用之
御史臺有栢及鳥因在朱博之前也正史甚明今
多以為栢自博栽鳥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鳥集
而云後白氏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
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
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吳之語古曰史書
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

顏氏謂以野鳥為鳥為之鳥是指知失謬誤者舉
之而後世本無不作鳥者豈相承之誤久而難變
耶又本傳栢樹鳥去長老異之以為御史臺休廢
之兆非吉事也而後人乃以為御史臺故事曰栢
臺曰鳥臺唐中宗制曰鳥臺峻扶望總銑冠晏殊
類要云栢臺圖書之府東坡云栢臺霜氣夜妻妻

肯相沿之過也

夫御史臺中有栢即謂栢臺矣太山有秦皇封五
大夫松可曰松山嵩山有漢武封大將軍栢可曰
栢山前人不考而致謬來者習非而相沿後之學
者幸勿尊古而卑今哉

太初元將

哀帝時待詔夏賀良等言帝子之歲詔以建平二
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制太平皇帝
歷代紀年作太初元將

李尋傳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云漢紀改年為

太初元年通鑑同尋傳綱目改元太初更

書云改元不書所改此其書太初何從之也

況武帝嘗改太初乎故併更書

夫太初武帝年號也相去未遠而本紀云太初元
將尋傳誤遺元將二字而後皆承誤遂與武紀相

訛綱目書法更為曲說嗚呼此豈細事耶與哉

楊雄

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非庶幾之才不
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
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

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論衡

玩楊子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文上俠

積遺損之才文上俠

楊子雲處前漢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繫亂世

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徙於是覃思著玄桓譚謂之絕

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儔也范曄

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

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從來相承而用益又以篇詩為

傳又云家素貧者謂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其酒

餽從遊學與前幾學作奇字凡隔數小字不相涉

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何所本也寶通

孟子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以據事直書瑕

書死得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然既於綱目書

死又於蔡琰胡笳序云今錄其詞非起琰也亦以

甚雄之惡云耳用意深刻如此是豈責備賢者之

意哉補序正夫自稱陽秋子不知春陽之說矣

夫王莽篡漢武氏篡唐一也而武禍為烈子雲仕

莽仁傑佐周一也而狄辱更劇綱目於雄書曰莽

大夫楊雄死於仁傑乃書其官封與謚焉褒貶輕

重迥矣不同豈覆轍借王惡而不知其美不事女

主未見盧娘母子之事耶發明於楊謂其海波不

溺於狄以為至誠能動然則堯舜在上詎異義難

之福而編柱既令於時諫猶未至耶故知不能無遺論矣

更始 張衡云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

子 96-741

時後來所修理常判筆者也

光武

光武於兄續恩禮極薄孟始謀者續也結案係者續也創洪業者續也其見殺於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謂宜首加續封而彙示天下然後封其二子可也顧連理至建武十五年始因封諸子而贈為公又至十七年公皆進王而始贈為王觀勉恂耿況不奉王即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焉今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叔附也况遂奉光武則續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連錄其功又絕無特異昭宣之典

卷二

光武

卷二

於劉盆子之兄恭敬於劉縉焉之續三創案係生死數千人朱鮪等殺續及降竟不封續之罪夫續之功之親視續何啻百十何於恭之仇報之如彼而於續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戰之經則光武薄於兄之恩義甚矣而後世通不論及孫權稱尊號追謚兄策為長沙桓王封子詔為吳侯陳壽評曰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榮未至于止封侯於義倫矣

夫稱號追謚承祚謂于義為倫光武之薄兄也通鑑綱目無一言繼之者劉縉錄載前以所未發者

但本紀云建武二年三月封兄子章為太原王與為魯王十三年二月降章為齊公與為魯公十五年四月追謚兄伯升為齊武公

嚴子陵

嚴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因稱嚴氏若釣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皆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宣和間方臘寇江浙敗於州為嚴州蓋本於此范曄後書

卷二

嚴子

卷二

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通曰嚴光而傳之無乃以田千秋為車千秋乎

不義侯

彭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實建德攻衛州隔黎陽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
楊其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為大逆我何可姑
姑命立斬奴而還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
降建德此舉光武有惠德矣

年號誤

先武封禪後赦天下詔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
元元年志建武中元二年東夷來貢東夷後雅州

志云雅州古碑與有漢碑蜀郡保治道記紀年號云

建武中元二年志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碑

云建武中元二年六

月就志成都府志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

按此碑刻皆先武時事也而後漢紀建武三十二

年改為中元二年無建武字袁宏漢紀亦止云中

元元年誤也通鑑考異云中元元年四月改元從

袁紀范書柳又誤矣

即州蕭江上東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開地得古

封石有文二十九字云永嘉元年二月十二日蜀

都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張王幽字孫儒

晉懷帝永嘉元年是歲丁卯辛特據蜀改元

子 96-743

已五年特于志稱太武亦已三年正朔不及此蜀
刻也又不作嘉其意誤為嘉無疑李齊

左雄傳牧守不敢輕舉孝廉迄於永嘉非嘉字也

通鑑綱目俱誤袁宏記作元嘉更誤

集

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景令喬有神術每
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怪帝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家

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

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上方詠視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優也每當朝時景門下

不坐自志關于京師天下王植子堂前香案其中

便立香案於城東土首成墳下姓乃為立廟號景

祠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無復聲音但云景太史

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展省察氣祥或言此今

即仙人王子喬也

按左傳景公子高為景尹方城之外無不欣戴白公

勝作亂迎及惠王退老子景景人追思立祠功施于

民以勞定國兼斯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

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國家畏天之故於上西門城上

候望懼有得夫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廟世之

証道一事哉通

應劭風俗通云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千寶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乃隱應氏所通而枚其流俗怪說范曄求漢事旁取今昇之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今俗之舉者說見履歷朝則云漢書舊記擬彼虛詞成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稱之者乎通

夫鳧屢之事應劭笑其矯誣矣干范襲其怪說而後人遂以為縣令故事杜甫簡王明府云葉縣即

官署南水東公祖未見風俗通

仙人有鶴王喬其一即子喬也其一為相人今天

元蓋所引即前章也乃云相人令誤

葉秀葉州記云縣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被為武陽人為相人今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文註

元二

鄧騭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人士飢荒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章懷註案元二即元元也蓋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

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四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今按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雲殘橋梁斷絕孔耽碑云遭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註未必然也金石錄

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陳忠傳

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

陵生是草五本四年半零降五縣五年之復生六

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張衡傳

此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詔瑞貴

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

德布流以致其祥瑞其為非灾青之語益可決疑

文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演羌寇叛郡國地震大

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

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鄧騭傳

陳忠仕于永初中與鄧騭同時則益可信元二之

為元年二年矣鄧騭傳

鄭后紀云誕平之際海內無主元二克運危於累卵此亦作元元字殊於義未安

元二之厄不可脫或云即元元也其揚孔碑元二字趙明誠云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攷曆書無之竊謂恐即入元百六而為陽九次為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為元二耳元二蓋穿鑿之論元元字多見於兩漢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元紀元元安所歸命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蓋印指元元為民也又文帝紀金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宣紀元元元元民勞子耕稼安傳元元意民得免于戰禍東元朝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以傳元元為民夫此以元元加民字上則鄧騭傳元二之史人士飯蔬陳忠傳元二之兒百姓流亡皆重樓矣

歸侯

張衡以圖緯星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立言於前
有徵於後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劉向
子閔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至于
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緯成于
漢平之際也歸侯從書通人謂起于哀平人謂

孔子將死遺誡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
上我之堂據我之床飲吾酒唾吾棄食吾飯以為
糧頭我衣裳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戒亡秦
世有此誼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
經傳廣既啓於是悉如誼者之言又如誼文刊在
塚壁政甚惡之及達沙丘而修別路見一群小兒
草沙為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吳
驅除名政吾衣裳坐曲床濫長九州滅六王至於
沙丘亡春秋北

郊金刀名為赤帝後次代周上

墨子生為赤帝春秋

也書考靈曜云孔子為赤制故作春秋書者漢
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有人仰金刀握天鏡春秋

河圖曰怪目勇敢重瞳天兩刀楚之邦宋均曰項

羽也

蘇竟字伯况平帝以明易為博士善圖緯能通百
家之言與劉歆兄子棻書曰夫孔丘秘經為漢赤
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漢以火德承克雖休必
亮明

武帝幸河東欣然中流與群臣飲譔乃自作和風
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宣
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
群臣進曰漢應天受命作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
不絕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于臣妾乎上曰吾醉
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
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故事

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助佐期曰漢
以許昌失天下及魏承漢歷遂改名許昌也

漢有周舒者善內學時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

晉書北何遜為當塗侯也

漢曰黃圖微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意何也

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志

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

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

平陽白燕三代世表昔霍叔封于晉晉即河東霍

光豈其苗裔耶

漢元成世道士言識者云赤厄三七三七二一

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極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與後

相宗及莽篡漢二百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敗光

武興焉宋書

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識漢家歷

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

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其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宋紀

光武嘗與兄伯昇及鄧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

等燕語少公頗學圖識云劉秀當為天子或云是

國師公劉秀平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宋符

李通父守初事劉歆好星曆識記為王莽宗卿師

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通與光武

相見握手俱言識文事漢書之臣李陽也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韋融自關中奉書來

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關野四七

之際火為主宋紀

公孫述引識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平

二公明漢至平帝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

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祐地象曰帝軒轅受

命公孫氏提授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

守而乙絕卯金也數移書中國光武患之乃與述

書曰圖識言公孫即宣帝也承赤者黃也姓當塗

其名高也代漢者當益高君豈高之身耶傳

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

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與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

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竟被殺出

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劉歆以哀帝建平

元年改名秀後傳

案神怪之言皆在識記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

子條暢增益以未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新論

夫圖緯之書見於前傳彰彰如此平子之說蓋以

光武善識儒者多學圖緯所以歆言故稽者無

緒元命苞之謬以為成于哀平之際耳續通志

通人謂起于哀平似未詳究也若謂劉向父子圖

定九流亦無識錄則干寶晉紀論所引劉向之識

劉歆改名為秀以應其占何耶

衡傳注

張衡思玄賦云覽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于注

聖賢家墓記云馮夷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

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劉攽曰注為

河伯龍魚案河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衡集上事云河洛玉九六藝四九凡八十一篇龍
魚河圖其一種也各書中多引之貢父在宋博極
群書乃曰注為河伯龍魚何耶

佛入中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西域浮圖法始入中國

綱目分注云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使求

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

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人生時所行善惡皆有

報應善為宏潤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

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而王公貴人獨

楚王英最好之

高僧傳云此地有沙門之始謂宣大書漢書

著疏害之源也綱目乃止分注附見楚王英事

蹟慈之下焉豈偶有所遺耶抑別有意耶而尹起

卒亦畧不及之安在其為發明耶

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集

孔子對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湯湯乎民

無能名丘疑其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列不云佛

郭林宗

結生以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

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秦
世棲棲惶惶席不暇煖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
似抱朴子曰林宗有機辨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
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于四方故能挾之見
佳暴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俗民追聲
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
尼父之所病况于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
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
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耳于時陳蕃
實武之徒雖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
原野而但為漢末之聲譽不能獨有魯士以
自居故未出不能安土治國後風易俗入不能保
屬筆祖述六藝自樹自媒言行相伐口稱節遜心
榮利觀傾視汨水洋洋靡未有異于庸人也其拒實
舉者不過求以避亂載秦盈車蓋游俠之徒耳以此
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無乃焦烹之方雲鵬乎
諸葛元遜云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
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辨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責
之歛然猶解見趨于棄時也後進慕聲者徒惑卑
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行

不覺重案安能知

張天

漢書曰張陵于衡為係師衡于魯為嗣師號曰三師
三入之妻皆白日昇天

笑道

張陵避瘴丘社中得呪鬼之術書遂解使鬼法煮
平末為蟒蛇所翕于衡奔出尋流無所畏負清議
之議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糜鵠足置石
崖頃謀事辦畢赴期發之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
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未民山極嶺集閣外雲臺
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常辭
接續學方掌九靈方夜衛入久之乃出曉諭曰
後駕晨華爾各還所治事心持存師念還
密袖送骨鶴直衝虛空民獠愚慧貪言登仙既死
利生欺罔天地逆莫過此之甚也
破邪論云張陵弄婦見陵傳三國志云陵死子衡
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妾色兼行鬼道往
來益州牧劉焉之家焉死子璋以魯驕恣盡殺其
母室曹操征魯降拜鎮南將軍安得白日昇天耶
伯喈後

蔡邕女文姬興平中亂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

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邑善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董祀文姬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云家既迎今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還顧之兮破人情後列女傳

羊祜父衡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后同產弟祜當討吳賊有功當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本傳

王尋輕蔡襲曰我與安期千里共游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克兒世說克祖睦蔡邕孫也

觀此則伯喈有襲睦二孫女亦不止琰矣

蘇武既廢漢取胡婦子為之後猶武子血胤也中郎無後曹操乃取蔡襲之子為之後是與大業為父子矣演倫義甚焉本傳自明此出何典記

董承獻帝丈人

獻帝皇后伏氏重承女為貴人曹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妻累為諱不能得後列女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承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宋元嘉時人

唐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安堵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無賜緋服因大酺欠玄宗見

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自述自此遂目丈人為太山齊書

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嶽妻母為泰水妻之伯叔為列嶽往往因此謬誤愈甚齊城山記

邢邵曾戲盧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憂懼見丈人蒼蒼在髮差以自安北齊書

劉玄佐在夷門常混將入相玄佐拜呼為兄白既為兄弟未申敬丈母不敢入驛玄佐母聞之喜出謝

楊於陵為韓滉婿同年進士章八元恃才浮傲被係之於陵曰告丈人乞其生

擬上二帝唐以前似未專為妻父母稱也

孔融

孔融見曹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鑿大業山陽郡慮承望風旨構成其罪令路粹枉狀奏融下獄弃市本傳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具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跡事隔于人在代終之規啓

機于身後噪噪焉暢暢焉與崑王秋霜比質可也

文舉英偉冠世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蓋

人中龍也曹操陰賊喻恨拚鬼域之雄者耳其勢

決不兩立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

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

語公之無成天也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

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

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輔

備誅操宜無難者東坡

溫公通鑑於文舉之事不能改易前史何奉曹氏

之史不為忠臣義士洗雪其冤而云論事溫雅可

玩考實難可若行但能張羅網羅而自理其疎

不知春秋之旨也此義不明何足以示鑑於後

荀彧

荀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

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遠義識亦疚焉三國志注

劉氏之失天下苟生為之也死有餘愧焉足為成

也宋宏後此功臣贊又云始救生人終明風暴何耶

彧為曹操謀主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

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責可以為

忠平救盜穴牆登樓多得金玉已後不與同挈得

不為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宋

荀彧於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

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

奪其美以誅或寧不信乎宋

晉義熙十二年十一月劉裕北伐遣長史王弘還

建康議朝廷求九錫時裕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

穆之由是愧懼發病或之卒也亦此類耳

典畧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

娶轉以與荀彧父紹舉衡勢為彧娶之為論者所

譏據史謂紹為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處亦舉

孝廉何顧稱為王佐才而父子暴暴紛華中心權

勢身名不之惜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縱

不畏於聖賢獨不愧於傳公明乎宋

夫暴勢壓唐已愧公明之義去衣從德更非謂焉

之明稱為子房而耳受勸廢伏后而陽辭不曰與

爭天下者惟紹則曰天下未易可圖論勝敗以劉

項為比議興復以高光並言孝獻寄居尊位徒為

曹氏借口而裴松之乃于婁唐廢后曲為庇護且

云是則二紀布誠百代後誠表端之証吾誰欺乎

司馬仲達鍾繇傳玄共溢美荀彧蓋一時美附之言
范曄以為殺身成仁逆臣寧知大義而君實以
牧言為非謂或死漢室仁居管仲之先子瞻謂其
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又以為聖人之徒何耶

曹操

政和中武吏吳達公路云曹操迫脅君后無復臣禮
逆節已顯會其病故篡竊之惡漏在身後昔人謂其
不敢危漢者亦未覈其情耳

帝王
系譜

歐陽修曰新與魏皆取漢者今方點新而進魏疑者
以為與姦而進惡夫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

迹之優劣而己然漢之德安和而後
並繼繼而大業其秦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

亡也故秦併並爭而魏者得之魏之取漢無異漢之
取秦秦之取周也故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

魏者晉也推其本末而晉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史通云論王道則曹遜而劉順歐陽修論正統而

不點魏其實客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見于國

史通
國平國書序

學林就正卷之二終

學林就正卷三

明陵陳輝文伯甫集

吳龍光校

昭烈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
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
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
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晉書

曹公之創王業也賊然母后幽逼上上罪百田虞翻
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

而而善評晉修其非其所指言劉王地居漢室
順而起夷險不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

武譬以侯伯宜章秦終楚莊而善評抑其所長攻其
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與千攸承蜀乃僭偽之

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習鑿齒之操
漢晉春秋不以劉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

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
以絕彼瞻鳥防茲逸鹿歷觀古之為文以諷其上者

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
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

改五行之正朔撰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耶史

陳壽著三國志以魏為正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蓋私意也其死未幾習鑿齒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蓋公論也章望之作明統論以非歐陽脩近世張拭經世紀年謂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而附吳魏于下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

題魏書武元年辛丑蓋少帝與興元年庚辰為魏後漢書既正其名乃後撰註文之署者併書之體學陳壽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意章于後以釋衆之遺恨也周必大二都賦首蜀次吳魏

朱子曰三國當以蜀為正而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某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因作綱目以蜀為主又曰晉史自帝魏後賢何更張故潘崇云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此綱目所以繼履麟而作也

失鑿齒之論載于晉書知幾史通徐堅稱吳朱子正通鑑之非詎未見此二書耶嗣後歐永叔不默曹魏見非于章望之鄭如幾以魏紹漢致難於張無垢姑無論已至于敬夫則朱之友也伯恭文鑑曾移書議之而經世紀年謂此為節目之大者其相與論難寧無一語及之耶又平園長朱數歲且相臣也而引用其說則此書固已行于世矣朱獨未之見耶豈以敬夫既沒而不欲顯其名耶其微意所寄益可異已而尹起莘潘榮華之益為稱贊無論也

司馬彪曰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後漢東晉為此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通鑑

先主年十五母違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逢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谷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見非常人也而贊與先主善贊年長先主兄事之通鑑

昭烈初見孔明孔明曰將軍既帝室之肖信義著于四海對孫權曰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

張松對劉璋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曹公之深
譽也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臣等以
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杜瓊韓周等劾即位曰大
王出自孝景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本
鄭泉云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責吳
劉宗下輦而自王蜀都
袁宏孔明贊云宗子思寧薄言解漢
劉淵即漢王位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
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記
晉融諫符堅伐晉堅曰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
為中國之新君上孔明明實宗祿克復晉
晉祚劉裕不辭太史令駱建陳天文符晉
武杜子南陽漢末而其樹祀先主有蜀應之而
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南史
昔人所云昭烈若此溫公乃以其能紀其世次不
紹漢統夫世次不詳乃陳壽之疎而不當以疑昭
烈也若以疏遠而黜之則見存之劉嬰其親光武
孰親則當貴光武以奉嬰而不當自立矣溫公既
不貴光武奉嬰或立劉氏之視且賢者顧可以昭
烈於漢而比之南唐

霍治書云楊煥然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
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
巴漢燼將燃蜀婦望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
寇誰家後攻宋軍迴始見綱目其書乃寢頃使劉
道濟尤不平之修書名三為亦見綱目而不行
中統初郝伯常使宋被留儀真就買書作續漢史
既脫稿忽長箋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披高顯巾
簪已做了也惜未見蕭常書耳宋
諸公之論若此似于前諸書俱未見者九成書遂
頗富乃詳載之豈亦止見綱目耶
蜀記云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獨五河地為正閏
曰當驗天文往者焚賊守心而文帝崩蜀蜀
此其徵也溫公或據此以王魏耶宋志黃初四年
二月癸卯月犯大星占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五
月先主崩七年五月而文帝崩可以為據耶晉天
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焚賊守心文疑是入太微
孫權使鄭泉聘蜀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饒
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
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江表
東發日抄謂蜀為陳壽所私稱豈未見此傳耶

俞文龍云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稱王漢中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或傳聞漢帝見害不能聲罪致討乃遂乘此即位武擔故費詩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諸葛亮反怒而黜之大制本傳詩雖忤旨左遷以為亮怒而黜之誤吳書鄭泉亦同實說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侯連兼以保衆心今賊種禍大主欲圖袁林正討連連尋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親舊物正其宜也詩可謂開惑矣其點也宜哉

衆論之曰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文龍于志豈惟

議太字而朱及此邪新錄載之亦多言矣

諸葛伊呂

孔明長角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子美詩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王鶴林張良近太公之材畧孔明近伊尹之出處

彭萊與諸葛書云足下當今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志

吳戴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憂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較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子

井齊楚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僚

良籌妙畫咸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于言行並

微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

受寄讓過許由負辰莊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

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阜則伊寧彼管晏

豈徒聖宣慷慨李興諸葛

晉張輔樂毅孔明優劣論云余親孔明之忠可使

奸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但與樂毅為伍

哉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不以丕之盛終身不敢

驕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

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諸葛老

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迹湮沒多矣此開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

功業不同而同為百代殊絕之人物遭時雖有異

易地則皆然夫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子

弟死義于國與偕王諸呂者遺教孰得才由於學

學由於靜與事黃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

而取信天下與事女主而取愧於娘母者孰優以

益州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一世與華中

國之大而困于西寇以幣獲免者執愈苟使三公
虞漢宋不免仕吳與魏必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
於法正稱琬輩而已何以同諸武侯哉南國
蜀國不置史記注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諸葛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左主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
改元此本傳語也傳與評不自乖違耶
朱子云孔明治蜀不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
志故甚畧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
業之急有不暇及此理

海云蜀志史職故史解嚴關按實錄元外祥
為國于江水成都有景星出益州言為李綱
君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又王崇禧東歸
益掌禮儀都正為秘書即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其
校無缺屬詞有所失而云不置史官得非厚誣諸
葛乎史通因夫還成都姜維事也謂成都有景
星見亦誤 朱子之云豈未見此耶

壽亭侯

宋紹遠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關公刺良于
萬衆之中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羽為漢壽亭侯

延熙十四年冬費禕復北駐漢壽十六年禕為魏降
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右主

晉壽縣本段萌城劉氏更曰漢壽年陽何志云晉壽

屬梓潼晉惠帝立按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梓

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疑是蜀立云惠帝立非

也宋郡

鄧艾與姜維戰于段谷大破之詔以艾為鎮西將

軍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魏志

二十四年秋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于漢帝曰

漢寇將軍漢壽亭侯關羽程敏政關公考云漢壽

者封邑亭侯者爵也東漢制有縣領有鄉侯有亭

侯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又昭烈勳建漢

其官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臣聞茶若以漢為

國名則不當以之錯置于職名之下其說是矣但

曰勸進曰前將軍皆誤

張志淳南國漫錄云漢壽為亭名又誤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漁者以為金競而訟於

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為壽亭侯

此必關公物遂留長沙官庫中唐吏見印上時有
光燭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關公祠中光

遠絕淳熙四年王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
函而未發忽光燭四起衆皆驚愕遂不敢獻重谷
柯九思嘗取秦漢以還樣印子用紙印其文
剪作片子帖背成帙或圖其樣如壽亭侯印雙紐
四環之類為二卷嘗親見之非考 臆誤也久矣

薛敬文

薛綜少明經善屬文造祝文三頭薛令皆新衆咸稱
善所著二經解傳于世吳志

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于研求或率意而
斷斷京賦稱中黃育獲之傳而薛綜注謂之

予是不聞曉曉虎之人也夫還勇而驢關尹夫

太甚故舉以為戒大心

按今選注無此語嗚呼磨刻日久任意去留本
之不存於今也一二段也故蘇刻云綜本馬中宇
作如竿別刻亦無之矣

抱朴子

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
王之力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
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遠致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
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及今

斗始以無舍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
可食其街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乃知天下之
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彼二曹無書不
覽然初皆謂無而收年乃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
信神仙不足怪也

傳下曰是若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車水會賓
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汗之冀偽恐
解衣燒之布得火燁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
燦然潔白如水幹也後西南夷傳

廣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

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熱無舍生之氣著之典

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曰先
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廟門之外及太
學與石經並示來世至齊王初立西域獻火浣布
詔示百僚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後神

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

布一朝以為誕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聖

斗始老而少容曹子建密問其所行始言取鯉魚
一雙令其一暑藥投沸膏中鯉奮尾鼓腮遊行沉
浮有若履洲其無藥者已熟而可斂又問寧可試

不言此藥去此踰萬里始不自行不能得也始若
遭秦皇漢武則復徐福集大之徒矣禁紂殊世而
齊惡森入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辨正
按大浣井始事明明如此而維川云豈其意主有
仙而遷就其說耶

晉元帝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植
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壽者就其將牛金而
恭主姬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孫盛
寔是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傳兩口植二
寔是酒一口寔是酒自飲寔是酒寔是金金飲之
寔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
瑞馬後有牛牛元帝母夏侯氏與琅邪國小吏姓牛
私通而生元帝沈約宋符瑞志

司馬融嘗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孫琅邪王觀妃夏
侯氏字鐫環與金奸通遂生獻買姓司馬仍為觀子
由是自言河內溫人初為王世子又襲爵魏書
沈約著書好誣前代於晉則故造奇說云琅邪國
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患叙宣帝以毒
酒煞牛金符證其狀觀收因此乃云司馬融晉將

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叙為金子計其年代全
不相干通火牛繼馬後始于孫盛

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
收舊史以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
元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
考校謚識特署論以明之舊唐書

初秦始皇東巡齊江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
天子氣出於吳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勢於是秦
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鑿北山以絕其勢孫權之
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遠于孫氏四百三

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况帝之渡江也乃至
百三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北齊書

元帝渡江望氣者云秣山紫氣時時晨見石
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未
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帝果繼大業魏書
魏木聲于豫章庾仲初弊梓權秀于祖邑宣帝繼

為豫章太守故云祖邑新吳南

永嘉六年七月癸亥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
進退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

興揚土天文

懷帝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厚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紀

夫江東王氣見於五育之前枯梓更榮薈于豫章之邑則元帝之祥亦既久矣孫盛謬承俗說沈約好誣前代而晉書愛奇好異遂以以呂易羸者例之胡寅乃以元帝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且以六馬化龍為冒姓之識趙與時以半隸為後謂晉已絕夫以呂易羸謂當踰期而生吾猶不敢信然況此計其年代全不相干也哉

溫嶠

溫嶠

溫嶠

溫公初受劉司空溫使勸進母晉氏國駐之溫而後進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溫晉書發詔

孔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

乃不過其品及蘇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

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

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而已時人咸稱嶠居公

而重愉之守正晉書

太真性履純深辭親蹈義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

機與千群探穴而忘死言念主辱祗赴國屯唱率

群后晉書戎行謀敦勇峻若雪分天之仇皇與旋軫

卒後夷庚之燭及卒帝下冊書曰汪室危而後安

三光幽而後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陶侃上表曰

大將軍嶠忠誠著于聖世勲義咸于鬼神人之云

亡嶠實當之晉書其視陶侃首鼠兩端度亮輕率致

寇忠誠勇畧相去何啻千里今之言晉事者止稱

王謝何耶

毛寶放龜

搜神記毛寶見漁人釣得白龜贖放之江中寶後將

戰敗投江如躍着物漸浮至岸視之乃所放龜也

續搜神記云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

武陽市買一小白龜養之漸大其人放之江中後

邾城遭石虎之敗寶與從人避江莫不沉溺寶

所養龜人于水中覺墮一石上浮出視之乃所養

白龜其人至岸龜猶迴首數顧焉宋明

按晉書邾城之役寶亦溺死軍人放龜事亦附傳

末白帖引搜神記直以為寶事蓋誤合壁記纂要

王等書俱承誤不改爾雅異復以毛寶過江白龜

載之而渡為異楊信民姓源殊璣謂寶游江上見

漁人得白龜贖放之文林瑯琊漫抄謂寶為將登

梓得所遂溺河死嗚呼是時安得預有符堅也夫

幽明等錄諸公或未及見也而晉書豈亦俱不載
目耶

王導

王導能彌縫一時之缺無百年長久之計陳頌勸抑
浮競不能從王敦殺周戴不能救十救不赴國難召
為少府郭默襲殺劉胤即以默代之諸將如賈宇等
不奉法不能懲石勒寇襄陽死大半不能乘

王導不豫下壺與王導俱受顧命成帝即位群臣

進璽王導以疾不至璽正色于朝曰王公豈社稷

之臣耶大行在殯璽嗣未寧是人臣辭疾之將導

聞之乃與疾而至

王敦謀逆詔征之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趨大

軍者軍法從事敦遣王含向京師導遣含曰

朕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惶之情不

能自己兄之此舉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

蘇峻入宮逼來與幸石頭日來帝前肆醜言辱

楊乃携二子隨路奔奔于白石惟劉超登雅侍

及峻平導入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

如是事有慙色

成帝每幸王導府拜導妻王氏有同家人孔坦密

啓成帝不宜往拜導聞之曰王茂私黨所耳若才
望之嚴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舉距當敢

爾不林語下傳亦載後坦以言事忤導出為廷尉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是時帝已

年長每幸司徒第猶出入見王導夫人潘氏如子

弟之禮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之象也

天武九年十月日食時帝既冠當親萬幾而委任

大臣者君道有虧也

周札守石頭城王敦擊之札開門應敦敦後晏樂

一門貴盛謀殺之敦死札故吏為札訟冤事

其為人臣之節當與周戴同何都墨敗之曰敦之

逆雖屢霜日久解札開門令王知不報若敦討

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耶朝臣雖無此

難而不能從

此孟子所謂遠辭豈非懼犯天下之清議而欲

為已地乎史衡錄

初蘇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遂悉以衆歸順王導

將來顯之溫燭曰術輩育亂全其首領為幸何可

樓言寵授導無以奪傳

王導輔政主幼時難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

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舉兵廢導而都鑒不從
至是庾亮又欲率衆黜導與都鑒箋云大教不掃
何以見先帝于地下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亮傳
庾翼與庾冰書曰大較江東政失以僭僞豪強以
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雖皆前宰之悖謬
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隔此中自不
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翼傳
觀陶庾之舉庾翼之書則導在當時固自有定論
矣其互見於晉書別傳者亦未嘗假借也讀史者
尚並觀之哉

王敦步部瑛示以詩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人

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即觀前書
云導真為網羅臣也江左之政不綱而王允允傳
太盛史家掩惡以欺後世千載而下無一語疵之
者誰謂公論百年而後定哉升錄

謝安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
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碁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

人嘗謂三布囊死之旨其布囊乃懸于廬山舊隱
之樹杪焉廬山

修靜太始七年率宋建三元靈齊述異記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
述三張弘竹二葛鄉張之士封門受籙意在王者
遵奉會梁祖啓還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
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
遊託以謀則興興通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勅
令上統法師與靜稱試靜與其婿大綱北齊文宣
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後

修靜

卷三

十九

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三丙辰相去六十載
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年十三歲
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是時慧遠死已三十餘年
陶死二十餘年安取所謂三笑乎王僧虔行
蘇子瞻石恪畫三笑圖贊云彼三士者得意忘言
廬胡二笑其樂也天不言其為誰也黃魯直特實
以逮公陶陸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陳舜俞皆
有述焉豈皆未詳諸書耶趙希遠作廬山獨笑
沈璇夫修靜不遠碑似可據述異任昉所錄乃云
太始七年建齊何也山疏云修靜已死大明時釋

守善曰麾指麾也言為荀勗所指麾也

荀勗性自矜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顏延之為傅亮所嫉遷始安太守謝勝謂之曰昔

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三

十顏詠阮詩蓋以之自托耳

梁裴遠為廣陵太守為王蒙之密語左遷始安

守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安

才不及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類也

墓誌

齊太子穆祔葬與陵主石誌王儉云石誌不出禮

通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

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之作王球石誌

無銘誌故以純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

備祀之重禮殊恒烈既有來策謂不須石誌

王儉曰石誌起顏延之為王球石誌

殷湯陵在汾陰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思破陵求

物先有石弩以銅為鐵盜開疑門矢發中三人

獲思便為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

諸樂器再得其銘思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

泄為主司所理乃于水取得其銘曰吾死後二千

年終困于思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古銅盤篆奇古文曰右

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寶考圖經乃

比于墓銘

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

無所報為蜚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虞父

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畢氏遂葬於霍太山

關關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君玉

吾之邦遷于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

仲尼問于太史大校伯常壽祿常曰夫衛室公所

以為靈公者何耶祿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

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柩有銘

焉曰不馮其子靈公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

久矣

陳州古基俗云高崇墓為馮馬見所發初得石刻

曰逢馬而破遂發之不疑毒煙飛箭隨機輪而出

因斷其機得金磚禽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其他

異物不可數計恐非高崇當陳君耳

子 96-761

吳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紀

原張說謝碑額表云孔象季札之碑

滕公爲至東都門馬鳴弔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

滕公使士卒掘馬入三尺所得石槨滕公以燭照

之有銘焉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

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

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

其即安此乎死退葬焉

西京雜記

魏子襄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郵立

墓應教大馬未陳奄先草露滑由歸於居士龜

墓主

上

下

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

爲安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植柏

林至今茂盛上事始云厥後墓志恐因此始

張永嘗開玄武湖適古塚得一銅斗有柄文帝訪

朝士何承天曰此亡新咸斗也王莽三公亡皆賜

之一在塚外一在塚內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爲

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承天又起冢內更得一手有

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宋書

葉少蘊云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

自東漢始

國朝

按范書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教

附窮天地制作倂造化以綴撰平子碑文也金石

錄有張平子子碑平子後碑平子殘碑不云墓銘

疑此誤少蘊云齊武欲爲裴后立誌石墓中以

爲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

有銘自此始

因

元嘉七年謝靈運祭古冢云銘誌

不存世代不可得知則宋前已有之云裴后誤

元至元中姑蘇朱氏卜葬陽山之原役者治地得

石封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旁有刻石曰此石

爛人來換石果斷矣遂命掩之

蘇志原集文第

東都豈都市物築市垣掘得古塚土藏無碑甕棺

墓主

墓主

上

下

木陳朽腐之便散屍上着平上情朱衣得銘

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建者

祭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兩京記

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原葬此日將

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使人有所聞知若無珠才

異行但記姓名歷官父母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

有銘文

多載

有得晉王祥墓誌者叙祥之世家及其孝行如卧

冰求鯉諸事甚詳且云祥死身皆成魚紋

東都植業坊十字街隨代釀家案傍作害得銘曰

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戎銘有數百字見前

賈淵字希鏡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宋孝武時

青州人登古塚銘云青州世東海女即帝問文學

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暴司馬

越女嫁荀晞兒檢果然史南

孫綽字興公少以文才垂稱為著作即於時才等

之士綽為其冠故溫王郗度諸公之薨必須綽

而後刻石晉中興書

殷湯比干等志出于後時儉客或不知也史記述

手固人所共見者且奉天賈淵俱宋時事固當

于傳聞矣乃云不出種經何耶獨錄事始以楊

于漢柱于春馮去儉遠矣豈亦不見諸書耶

利

利韻會以為佛寺非也王巾頭陀寺碑列利相連

周翰註列利師也又崇基表利剎記註利塔也南

史虞愿傳孝武莊嚴利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

為兩利各五層劉孝儀平等利下銘惟公塔妙跡

可傳又云豈如神利取介變煙果簡文各同泰寺立

利啓寶塔天飛宋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利侵雲

半塵詳前說利為佛塔無疑說文又解為柱釋氏要

覽利梵利瑟此云竿即幡柱也沙門得法者便當建

幡告四遠明持其味

韻會利柱也增韻又僧寺

梵語刺瑟胝此云竿今畧名利即幡柱也輔行云

西域以柱表利示所居處也法苑云阿育王取金

竿金幡懸諸剎上謝詳名義

魏任城王澄既云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柏寺

舍教乘五百空地表利未立塔宇不在其教釋達

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圖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

復有鐵轂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通鑑

明統帝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戶子布

畢柱素壁名義

在約敗走陸法和曰前此洲乾曆吾建一利寶

賊標可向求之約果抱利柱驅繞出鼻擒之謝

今守株桑門迷瞽道士良繒碎于剎上金丹康於

塔下而謂為禍曰期以報業明持其味

按利之非塔明甚周翰劉良以為塔誤也而謂接

綏綏致辨更誤

簡文詩

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去仙人以泥霞一杯

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枕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辯為莊周言也

河東蒲坂項曼都好道學仙妻家亡去三年而返

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卧形有

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

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傍其寒懷愴口饑欲食

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

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卧復可至

此河東曼之曰斥仙

曼卿之詐仲任已先稚川言之矣簡文用之固誤

劉孝標亦未原其妙也

劉峻梁安成王秀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

及成梁武帝命學士撰華林遍畧以高之

詩云并彼鸞斯傳鸞早居早居鴉鳥也正義曰此鳥

名鸞而云斯者語辭同鸞彼蕭斯免彼斯傳或有

斯者新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傳學而類苑鳥

部立鸞斯之目是不精也

說文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早居秦謂之雅徐鉉

云今俗別作鴉非是無斯字

毛郭小爾雅謂單居為雅鳥既曰雅又曰鳥語必

重複後人不知雅即鴉字而讀作大小雅之雅遂

加鳥字謂之雅鳥殊為失理蓋雅即鳥也

量通云師曠禽經有鸞斯楊雄法言頻頻之鸞其

於斯斯非以為辭也今按斯乃語助禽經法言皆

言鸞斯猶詩序以益為益斯皆是承誤

孫奕曰董氏信爾雅禽經以二字為名李氏迂仲

又信楊子以二字為名不知詩人以斯為語助者

多矣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柳鹿名

可乎

編年錄孝標不知亦及此否乎

韻會辨鸞斯詳矣乃支韻後出鸞字而云鸞鸞

鳥何耶豈以玉篇廣韻俱載之而不欲去之邪

降誕

顧野王云誕大也天子生日降誕

晉元帝咸寧二年生于洛陽初誕有神光之異

室畫明

謝宣遠吞雲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龍

夫以重瞳之質誕于頽晉景均終身受體黃中

聖天絕何數以合乎

南齊紀天誕獻聖河嶽炳靈

魏高允房氏頌誕茲今胤出感孔昭

王昌齡本諸此

梁元帝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

講自阮修空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宋劉

思標豈梁時已

行此說耶

潘岳魏公九錫曰誕育丞相向曰誕謂生也

按降誕之說蓋起于詩誕彌厥月之語毛傳云誕

大也箋云大矣后稷之生也以為生則前云載生

載育轉惟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語意皆重複

故為大則誕實之臨卷誕實爾爾誕我我如何等

句誕說康輿誕彌八折上陳天庭

吳新

朱氏曰生民之什多誕字皆訓大後有石崇爾者

類但發語詞

呂氏詩記

楊桓云誕發語詞从言从延

訓也以此詞引八所言也

六書

壽昌頌允茲漢室誕有二后胡廣黃遷

趙載選

左思贈妹詩我今妹應期誕生左九嬪誄為生

公主誕應休積孔坦與石聰書將軍出自名族誕

育洪育任昉王儉集序公之生也誕授命世是宜

謂誕為生平

為生文母誕膺純和

晉武帝王太后

書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殖我殷誕受厥命多方云

有夏誕厥逸乃大昏逸不克終日是書大誕多連

言之則誕字訓大似不可拘拘如孔傳毛鄭云云

也詩云誕先登于岸依毛鄭注則更牽強

詩書中凡云誕者乃也問也欺也生民詩上文明

言載生載育故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寔之臨卷誕

皆訓大非訓生育也今人直謂慶生為慶誕生展

為誕節是為慶大與大節矣

顧川語小

按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則訓乃亦非

書無逸云乃諺既誕孔安國曰欺誕也左昭元年

伯州犂曰子姑憂于曾之欲背誕也注表三十年

子曾殺伯有背命故誕將為國難荀子修身篇曰

匡行曰詐易言曰誕淮南說林云管子以小誕成

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詳慎說文詞誕也徐曰

妄為大言也皇甫謐三都賦序云綴文之士恢張

其文博誕空類表宏漢紀云西方有神其名曰佛

世俗之人以為虛誕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武機

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劉琨答盧湛

書然後知聘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文士傳

阮籍放誕有傲世情晉中興書孫承公少誕任不

羈晉陽秋羅友誕肆非治民才孫楚莊周贊誕

鼓正放此誠言世說有任誕篇宋符瑞志武帝少時談節者酒魏大武紀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並致妖孽廣韻欺也增韻詞放也

此說字正解也習非不悟可笑也夫

開元十七年八月上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燕百僚于花萼樓下以後遂相沿為降誕節而不知改正矣

蕭方等

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壽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宋以下二十九國元帝遺世子方等

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壽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宋以下二十九國元帝遺世子方等

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壽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宋以下二十九國元帝遺世子方等

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壽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宋以下二十九國元帝遺世子方等

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壽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宋以下二十九國元帝遺世子方等

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壽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宋以下二十九國元帝遺世子方等

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八

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豈未讀安帝紀耶

容齊四筆述歷代史云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

豈以等字謂武敏等耶鄭樵通志畧序劇論班固

自視前無古人而藝文畧霸史條亦云湘東王世

子蕭方撰何耶又云武敏之一百卷御覽錄不載

賜死

北齊高緯武平四年六月壬子幸南苑從官賜死者

六十人本紀漢元帝四年民多賜死賜者暑於中熱而死也

齊主將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通鑑

齊主將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通鑑

通鑑誤賜為賜已非實錄綱目直書曰殺其從官

經亦甚矣尹起莘曲引以挺與刃者為証又甚哉

蠅蛆混看

後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蠅蛆

中看之極樂後主即夜索蠅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

諸斛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侍從臨觀喜

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北齊書此

通鑑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蠅于器

置俎觀之極樂云綱目因之

夫蠅蛆微物可以混看俎之驕暴不知可置何語

中通鑑誤書而綱目臣之豈未檢本傳耶

隨隨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梨
肉也隨從走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文中子

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
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斗霍及考易於族父仲澤
王通隋蜀郡司戶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
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
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楊雄法言例為客

年表

卷三

三十一

主對晉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率
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讓曰文中子勅傳王績也世系
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自存傳勅傳通隋末聚徒河汾間
做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
書不顯惟中說獨傳新續

劉禹錫作王質筆卿墓誌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
勉勉生怡怡生潛潛生質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夫
又云門多偉人

文章有六說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劉
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李綱與朱

皮日休文中子碑云孟子之門人有高弟子公孫丑
萬章馬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
齡孟子之門人辯辯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
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

司空圖碑云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生文中子得衆
賢而廊之以俟我唐故房杜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
之道以齊真觀治平之盛三賢贊云房李魏公同師
文中子嘗謂其徒連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劉勰精於儒術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
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黃

年表

卷三

三十一

曰若以人聖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
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賈氏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

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

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因學十

王氏六經今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

薛收姚義所記然觀其書疑唐室既興與福時

輩依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

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

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圭魏徵陳叔達薛

收之輩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陳叔達撰魏徵實懷德之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司馬公補傳

王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微行為史臣所引通主於開皇四年李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三年嘗一至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楊素蘇威李德林請見解而有憂色授琴鼓瑟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

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十年如存於關朗則

百二三十歲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

道衡仁壽二年出為棗州總管楊帝即位召還通

仁壽三年始到長安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

儒養於孺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

公見子於長安通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當在是矣

汝往事之無失也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

門人抑又可知矣鄭氏夫論

中說所載其高第曰程仇董薛程元仇璋董常無

所見據唐史薛收以父道衡在隋非命崇志不仕

大業十三年唐高祖起歸國十四年三月煬帝遇

害於江都杜淹所作通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

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

殆夫子召我也乃召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

亦不同名實江都有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

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也斯已矣

子謁隋祖一接而陳十二冊編成四卷薛收曰辨

矣乎董常曰非辨也理當然耳

按通謁文帝時年二十收方十三歲安得即有此

論耶又云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

足習也夫習者讀耶講耶

子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

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于是乎可與友

也禮此皆薛事之偽而可疑者其他無用辨矣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歸而有憂色

俱呼其名以語門人夫通在長安僅二十歲耳而

素等皆老臣幼不孫弟不聞扣腹之誠耶

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

疑又曰玄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后錄房杜論禮

樂事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

謂徽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解董程

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禮樂夫先之呼名謂以

師道自居似矣後乃稱曰先輩何率違也據晉云

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隋時預有此耶

唐傳李靖王珪長通十三歲溫大雅長通十二歲

溫彥博長通九歲房玄齡長通六歲魏徵杜如晦

亦長於通夫以孔子之聖微生畝猶恃長稱名執

謂靖等還肯忘年并心北面於通門乎辨論

本傳徵長通五歲杜少一歲

中說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為三教蓋亦六朝

流習耳達其言識多有近理如曰庸者常樂為

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求輕施者必多奪

問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然要其

指歸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說於聖門未有得

焉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德與無為而以戰言雖

老子未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老之弊謂詩書

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玄長而晉亂非老莊之

罪齊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虛玄

矣果則修齊戒矣秦果盛詩書乎日內人有不

及云裴希引衍珍言也此誤

中說問答之辭多效論語通雖學過顏魯寧當以

孔子自任效雖學步不幾於無恥乎石亭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書宜別

稱三子不當比于莊列荀楊四子論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矣

似仲舒而純不及子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

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

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

夫通之可疑者如此則禹錫則應乎通為東漢

其子孫善自表飾禹錫等遠漫為濫辭如王

得無言其惡者耶乃宋之柳開孫何皆以為聖人

朱子以仲舒昌黎相擬而鄭曉更推尊之云豈皆

徒觀其書不審其偽乎故六籍奴婢零瑯謂為豪

傑有見之言云

董常習書告于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嘆曰通

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噫

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

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一天下而四帝並

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續書之借也

東臯子答陳尚書云王凝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

事連長孫太尉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凝直言

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魏公奏事見太尉魏公曰

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及其坐果實耶太尉何

疑焉按杜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

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以張亮事始有反跡

承乾廢乃以謀反誅二十一年高宗即位無忌始

拜太尉此其前後差差不實之尤著者也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為隋蜀郡書佐見隋末

帝獻十二策豈隱者乎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係辭為孔子書又云

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某年未嘗與之言及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開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

皆阮逸所著遂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房玄齡幼雅日王通悅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

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俾有大譽矣

玄齡開皇十五年乙卯舉進士年十七矣通年才

十二可云房之幼雅通以細眼奴呼之耶

文中子見孫勃弄筆今題太公遇太王贊曰姬昌

好德呂望潛華城關近風雲尚餘漁舟倚石釣

浦橫沙路山山僻溪深岸斜斜翻懷惡龍鈴辟邪

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舊唐書文忠子隋義寧元年卒勃年二十八蓋貞

觀二十二年生也楊炯明集序陳群稟太丘之訓

時不逮焉是勃未及見祖也丁用晦之說乃如此

觀二事則文中事多後人虛構益可徵矣揮塵錄

或云其書皆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則未可憑云

迷樓

浙人項果能構宮室先進圖本帝大悅詔有司營之

經歲而成工巧之極自古無有帝幸之大喜顧左右

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

幸江都唐帝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乃命

焚之經月火不滅

錫帝至廣陵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水輕羅

單蒙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藝名香於四隅煙氣

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為神仙境不我多也

王觀揚州賦四帳無所兮跌迷藏之樓注南部煙

花錄揚帝於揚州作迷樓樓上安四帳以娛樂

按煙花錄以迷樓在江都劉芥謂在長安然志樓

在揚州而分注引記中語亦誤

海山記

煬帝為西苑鑿五湖多乘龍鳳舸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關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人歌此曲

望江南南隋煬帝已有此曲詞調甚新麗一名夢江南一名憶江南一名江南好一名歸塞北一名謝

秋娘樂府雜錄以為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始撰

非也聖煬帝望江南云並是此曲可校而歌也聖

樂府雜錄云望江南者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

日為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進入教坊

學林卷三

遂改此名一名夢江南據此則隋時無此詞也且

曲詞畧不以隋人語其為劉斧虛構無疑而漢溪

云詞調新麗且云一名謝秋娘夫既名秋娘乃又

云非衛公撰則謝亦隋之妓耶

孔子祠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

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永徽中

制今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

祀開元八年勅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曾

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像像坐於十哲之次二十七

年制夫子追贈諡為文宣王昔緣周公南而夫子西

坐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

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優秩充國公

朱子以勾龍奔得常祀無如孔子之盛歐永叔謂

孔子後天下皆以為先聖二公豈亦不考于古耶

李陽冰縉雲孔廟記撫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

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立

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房玄齡

舊唐傳房玄齡字喬金石錄諸葛亮

書房名字與新史傳同案相世系表玄齡字喬陽

志寧傳房碑與表同又唐十八學士圖皆墨迹云

房玄齡字喬年

房唐名卿也而名字載者不同史可畫據乎

滕王閣序

武德六年建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浮雲共松嶺張

蓋明月與巖桂分數遙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是時士無賢愚以為驚絕豈非

其餘習手王勃滕王閣記世以為新語曰落霞

一色子以謂唐初綴文製尚南朝徐庾體故駱賓王亦有此等句庾子山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子知勃文蓋出於此北齊書庾信馬射賦云一色王勃效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因事

宋以後小說此語甚多因摘古語在前者識于左
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子君子與小人
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子桓譚云趣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等入司祿典司命連彩司危典
司非榮曜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典宗人同時唐昧

與伊霍宣氣與韓彭石中書
虛癯空形骸與萬物俱有子法
蟬蛻與大椿齒年客傲
風並絕李充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虛子
神賴與無窮並吹大冶與造運齊根先主

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世與乾坤
比長鴻基與山岳齊固又文教與武功並宣祖豆與
千戈俱運義周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
陰謝玄書奮劒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客
禪語與五陰俱冥未用與本觀同畫明

春夜同幽冥流與渴津並匿六度與崩岑俱三乘
與絕軸解或揖遜與子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
之所遺榮華與鐵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宋劉柳薦永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民

慶典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次
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
金霍與上官共主王
與秋雲競爽齊至仁與造化爭流雷

志與白雲共悠高情與青松共美王
月俱照孤芳隨山河共遠又巢由與伊且並流三
與四門共軌王華表與緼緒同歸山溪與蓬萊俱
俱逸又清猷與空人爭旦緹帳與素纈交輝行
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東

岡並燎繡紳與繡榮共日安
固戒行與寶珠等色妙
秋曼共明虎與龍宮並閱至德相

齊導蕭珍至言與秋陽同朗群疑與春氷俱釋陸

陸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三曜均永陸

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又諸王穆穆

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朗禮佛發礫石與琬琰

俱焚蘭艾與芝蘭共蓋劉孝標聖言與俗說分條古

聞共今跡相證謝靈運文雅與綺殺相宜逸氣並雲

霞俱遠謝靈運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

又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又月相與鳥

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謝靈運朝葉與露露共鮮

曉花與薰風俱落謝靈運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

霞共遠謝靈運青樓與丹臺競乘白金共紫雲

輝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謝靈運上林

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鸛鶴俱獲

上淑親與金燧相宣清顏與玉壺同照謝靈運王曆與日月

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謝靈運王曆與日月

惟休金馬共乾坤俱永謝靈運託身與金石俱固立

名與天壤相弊謝靈運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

比跡謝靈運金劍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謝靈運

旌旗共雲漢謝靈運高鋒與霄天比爭謝靈運趙

逸云為君共光帝謝靈運臣與伊臯等謝靈運

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等堅謝靈運

桂蕊芳自然共挂璋比紫謝靈運把梓與榜標俱

流魚鱗與蛟龍共盡謝靈運塵勞與雲沍俱銷億兆

與天地同泰謝靈運金星將發女節華曆月與婦

娥競爽謝靈運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與天地同化

職貢與雲雨俱謝靈運共光華並亘謝靈運抗志與

夷皓齊謝靈運已與謝靈運刑法與禮儀同運

丈德與武功俱遠謝靈運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

日俱永謝靈運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闊

丹陽大與駿展比麗謝靈運與謝靈運共建謝靈運

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雁又鳳松將鶴喚俱表春鳥

共摧歌並韻謝靈運陶冶與陰陽合德獲育共天地

齊謝靈運雅度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並遠謝靈運

與金石同和簡牘與爐塵共盡謝靈運儒雅與深

寡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謝靈運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

將鷹鷂並擊謝靈運

將鷹鷂並擊謝靈運

將鷹鷂並擊謝靈運

宋云沈佺期峽山寺賦仙人共天樂俱行花雨
與香雲相逐此皆王勃落霞云之句之祖也

上一字

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魯仲連與功與造化

爭流德與天地齊布嚴遵老身與草木俱朽與日

月並彰論名與朝露皆晞生與蜉蝣並化抱朴子質與

荆王參真鑒與南金等照孫綽質心與玄氣玄合體

與陰陽冥諧帝注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杜

與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北長抱朴子化

與和氣相宣政與秋霜並肅此類不能盡

下一字

番棘與瓦同積明月與鏐同蒙打鼓與雷爭

把火共電競耀元龜然

勅序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

王間栖頭陀寺碑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凌

徐敬業賂賁王

唐史云徐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賈

敬業敗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舫將

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之將王那相斬之

則天時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

竟養一人貌類於已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

養者斬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

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則天為僧其侶亦則

天實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歲與弟子至

南嶽衡山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

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

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

終故來此等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書

聖果果如朝而卒遂矣於衡山

敬業敗與賁王俱逃將帥慮失大恩得不遺策將

死者數萬因求類二人者玉首以獻後雖知不施

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

至亦落髮偏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

且以興復唐為名故人多護脫之本事

帝在房州

臨海潘氏曰帝在房州為古開群蒙也註朱子作綱

目宋書中宗為王每年之首書帝在房州人皆不識

尤既濟為史館修撰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立
本紀奏議非之曰則天后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
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
而移運革名天紀倒張北司燕啄之蹤難平備述
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降居
藩邸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廢
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徒稟後制假臨太實於倫
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則
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
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為唐書帝紀乎且孝和

唐書

卷三

四八

繼天應運在太后之前而叙焉則顯太后之一

方之唐書米見其可也夫孝和以自魯聖太公也

孝年獲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乎改足以貢

足以表年何所拘闕裂為二紀昔魯昭之出也

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

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

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曰皇帝在房陵太后

行其事改其制其姓名歷位年辰崩葬別纂錄

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

順聖武后云

范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
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
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
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
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天下者
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
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
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唐書

卷三

四九

唐書用之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州孫之翰范泰未滿其

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迥氏謂三子不

以故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為此其

考春秋而未熟者與朱子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

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昭二十二年恭王崩王室亂二十三年天王居於

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定

六年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

周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辟僖朝之亂也

後氏曰王者至事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乾侯晉地曰公在非其地也

林竹溪逸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休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為周而史不以周斷之蓋賤之也雖稱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按此說非也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在則唐在周特借偽尔若以春秋號重拱則曰武氏重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例之如季氏僭魯武氏既唐周命國號為周既唐而又有周有周則唐矣無唐重人必惡重唐而與季氏也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同一時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碍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未嘗有他號也立書曰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據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唐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况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魯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取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帝

元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擢立期禪命若至子九月又改元光宅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國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昭明於後世云

桃李

門下士為桃李或以李廣贊桃李不言為始非也狄仁傑薦姚崇張柬之等或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此

其出處也樂天和綠野堂詩令公桃李滿天下是唐
人已用之矣錄新鑑注考試官所取謂之桃李即
所謂幸作秋門之桃李是也實不注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

人矣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

葵藿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

葵藿也說韓詩魏文侯時子質北見簡主云誤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狄仁傑事唐詩滿

城桃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李廣

傳旨意殊不類按說死陽虎云此其事祖也唐公

朝義廣詩不種桃李種善德正用此事韓詩

顧春錄章王書門有將相宜樹桃李已用之矣

王冬敏上張說書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敏

亦公一株桃李也按國史補作上裝耀卿誤

韓非子陽虎走趙簡主云夫樹橘柚者食之則華

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柳

覽引樹相梨橘柚者

景行

明皇孝經序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景行字本
詩車臺景行行止之語此若依舊音去聲讀則景行

先哲一句亦難強通蓋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為言

皆取喻之辭若德行則不類朱子于詩則以景訓大

行訓道乃謂大路之可行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

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往往

泥此一句倡為景慕之說傳攷經傳景之為言大也

明也未聞有訓慕者或有以景類景蘇命名既已無

謂矣甚者有景賢之稱則是自名曰大賢可乎示見

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

景莊景儉等俱大差誤遂相承王猛字景畧

史記天禧而見景星景星也爾雅云四時

和為通正謂之景風易卦通驗夏至景風至西京

雜記瑞雲曰景雲典引云逢吉丁辰景命也蔡邕

注皇天之天命也蔡邕楊公誅曰功成化洽景命

有傾世說周顒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廣

雅曰景昭也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敬

疑神梁元纂要云春日媚景報景秋曰朗景清景

王渙謂仇覽曰今日太學或曳長裾飛名譽皆主

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率景行

按諸說景字俱不云慕也

劉愷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遁避封十餘歲不

出侍中賈逵上書曰愷孝友讓封景仰前修有伯

夷之節注景猶慕也詩曰景行行止

顏延年詩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銑曰傲學彼

高松貞堅之節選董常曰大哉中國故聖賢景慕

馬大中子

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云不獨二疏為可慕

他時當有景孫樓此豈皆因達書耶

初學記

卷三

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

要以類相從上制田初學記至是上欲令皇太子及

諸王檢事綴文尔南都新書中山劉子儀發其書曰非止

初學可為終身記春明退朝錄

初學記月門以吳牛對魏鵲魏鵲者引曹公歌行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為橋斯甚疎濶如此則盡言

魏鳥乎漢武秋風辭云豈木黃落今屬南歸今月

門既云魏鵲則風事亦可用漢鴈矣若是採擬文

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而之甚賈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云鵲是黃吳堂有

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蓋耳學之

盧鴻

盧鴻字顥唐書籍廬嵩山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開元六年從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不受

通鑑綱目因之

舊唐逸民部盧鴻一字浩然詔曰鴻一應詔而至

引同南宗神秀卒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為其碑

文傳冊府筆札部盧鴻一善篆籀楷隸隱于嵩

山隱逸部亦云盧鴻一中岳劉真人碑同

杜子美詩

昔賢如孟子左氏稱夫子止曰仲尼弟義名也卷五

宗陽東慶議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轍蓋以天子而

用聖語耳劉琨詩西仲涕孔丘李白鳳歌笑孔丘王

安石驅馬臨風想聖丘俱雙解矣杜而醉時歌乃云

儒術何有干我哉孔丘盜跖俱塵埃卷五無思豈止

釋罪名教哉唐書謂之詩史而後無異識何耶

城隍

城隍之名不經見而史亦不書惟唐李陽水有當塗

縣城隍廟記陽水開元以後人則在唐已有矣新書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
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緡雲縣令李
陽冰躬祈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
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耄吏乃自西谷還廟于山
巔以答神休陽水記今云當塗誤

慕容儼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
陸軍奄至城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
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獲溪
約復以鐵鑲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波夜
驚遂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儼出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

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云教和產物助天育人

開元中滑州刺史常秀莊來城樓望黃河樓中懸

見一人三尺許通語秀莊知非人問是何神答曰

城隍之神又問何來答曰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

端河路我固不許就後五日大戰河涇恐力不敵

願得二千人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秀莊

許諾至日帥勁卒二千登城河中忽爾晦冥湧史
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

命予擊亂射白氣滅之初黃河俯近城下此後肅
退至今五六里也廣吳記

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
卒引見城隍既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曰當令君
去君頗相識否吾即宣城內史桓彝也為是神管
郡耳司戶既蘇言之明記

李陽冰謂城隍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成都城隍
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常弔州碑謂言于
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祈雨
文二首宅如韓文公之於潮魏信陵之於舒皆祈

祭文辭連亦有祭井竈鄉社神護之語則亦

吳越為然蘇州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蘇志

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出於史則又不獨唐

而已唐羊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蘇志

鄭耕穀夫知荆南有虎入市嚙人郡大駭競修浮

圖法禳之鄭謂市民曰城隍廟寔閭里所係荒頻

已久盍以齋金修葺之有陳務者出曰某願獨是

不須齊金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繫一窠嵌一枚

於窠中字在其下宛若新墨云惟大周廣運二年

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傍大題四字是陳而修

陳氏以緋巾襲之廟於府前公奇之特為刊其事於新梁之勝

焦明本祠晉列將自後致仕尋醫行至江其賜

洲結郭而止唐建中四年李希烈反城丁交戰神

力衛助軍城得康觀察使李謙奏開貞元四年封

為城隍王廟號萬勝鎮安王

陸機逸士賦潛魚泳止嬰鳥來

今謂進士及第為遷鶯因毛詩伐木丁丁鳥鳴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又曰嬰其鳴矣求其友聲

鶯字頃歲省試出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無

東漢書錄曰詩伐木

大興汪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

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

禽經稱鶯鳴嚶嚶是後人附合張平子東京賦

鳩黃關關嚶嚶則以嚶嚶為麗黃用自漢已

不可謂自樂天始也

楊雄羽獵賦王雉關關鳴鴈嚶嚶群嬉乎其中

賈田賦王雉鼓翼於庚亥鳴交頸頤頤關關嚶

爾雅云關關嚶嚶音聲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

矣既白來鳴又云以嬰則非以為鶯鳴的矣

楊雄在平子前歸田亦平子作也雄曰鴻鴈嚶

嚶云倉庚來鳴詎可謂嚶嚶為麗黃自漢已然乎

蔡文姬詩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

女果筠贈別詩云白雲方眇眇黃鳥尚關關

羅綜悲落葉云黃鳥關關動相失不云嚶嚶也

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遷喬寵以番傳

劉琨吞虞謀詩先光段生出幽遷喬

祖溫為燕秀表曰中舉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

之望

此皆不指為鶯也

會經不載所著今名自漢七君隋經籍志

志宋崇文書目皆不載

周釋慈命酬戴逵書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

李嶠詩雲情清絃裏還香暗木中友生若可真

李白荆門望蜀江詩花飛出谷鶯聲在樂天前

折桂 蕭琮曉鐘鳴云懷瑾握瑜松折桂

代人謂及第人為折桂昔晉武帝問郗詵曰卿自

為何如曰臣封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枝之一也

之片王今人謂為折月桂月中然地安得有桂
攀折桂枝耶淹留

韓子

孟子公都子問性朱子曰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知
此文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程子
曰原性韓子少時所作

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
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
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
賤辭離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

性

性

性

人皆善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

皆善及其不善物化之也封為孩子之時微

其不善之性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啼聲而

還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今倖者孟子之言情性

未為實也荀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

偽也稷為見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美

稟善氣長大就成荀子之言未為得實也告子論

性無善惡之分以決水喻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

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孔子道德之恒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自

孟子以下陸賈董仲舒劉子政滿儒傳生聞是
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惟世碩公孫尼子之

徒頗得其正夫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

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

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

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

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

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

稟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

或輕性誠說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

者壯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蓋皆知水土氣物形

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余固以孟荀言

性善者中人以生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

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

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傳曰譬如堯舜禹稷高與之為善則行鯀讎桀

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

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子華崇侯與之為

善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

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

惡是謂中人古今人物表

楊終引詩云皎皎素絲在斯絜之上智下愚謂之

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後

荀悅曰天命人事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

事存焉耳聖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

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

智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可上下者也漢紀

三品之說前人言之詳矣而獨言昌黎朱子豈皆

未之見耶抑亦韓文考異決以大顓三書為韓筆

意耶又皮日休相解云上善出于性大惡亦出于

性中庸之人善惡相化居也日休未善未惡而

善惡不及之何耶

程子語錄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正心而

及致知格物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言萬善

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格之

條自而後可以為自修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異

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天

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杜

若云無頭學問則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將無同耶

楚詞山鬼不見天常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

之則曰天路幽陷難追攀語蓋祖此宋爾韓子亦

誤矣韓

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阿折芳馨兮遺所思余

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陰難兮後獨來皆下三字

也而獨此云終不見天乃四字焉王逸洪興祖皆

如此讀文義頗不類後安帝贊被而微遂授天

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馮衍題志

賦惟天路之同軌班固幽通賦仰天路而同軌張

平子西京賦要美門乎天路靈憲序云先王將步

天路用定靈軌仲長統昌言為蕩平若昇天路而

不知其所終七啓云天路長兮往無由清爲賦

仰天路而聯瞻衣宏三國名臣贊云就就衆賢衆

首天路昔人用天路者甚多安知屈子不用天路

而必以天路屬下句謂端子之亦誤乎

裴休李德裕

裴休字公美性暴悍林往往掛袖所有男女多爲師

女僧見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俗無

不惡之李德裕性奸玄門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

術求弟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後無所托

身死未崖謾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魁不守諸儒之

行各迷三教之宗都成點污空門妖淫玄教自莊老
之後彭黃以前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
壽夫蓋心之難制氣亦難防者也至君心中造業身
外求真梁武帝為寺家奴豈嫌囚喪長孫后號觀音
婢難識產亡所謂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捨惑之於
黨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裴
公曰趙氏女皆尼氏女師翁見即晉公見却教術士
難推箕胎月分張與阿誰錄

行李

李字除巢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
李之徒來杜不研窮意理通注云行李使人也通鑑
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家
舊文便字作岑傳焉誤耳

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為李久者李也子
周之職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
知武子使對鄭伯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於寡君注一介獨使行李使人也
子產與晉人盟于平丘諸侯請兵好以為事行理
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史天官書索隱曰李即理也元介也

俱物以起胡建傳黃帝李法師古曰李者法官之
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名曰李說苑作理法
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山川阻遠行李時通

古理李通其具載前書者明甚齊翁俱未見耶

雲仙散錄

雲仙散錄凡三百六十事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
錄一事周而復始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
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有
者極多贅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鑾筆記之類一
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
若東晉宋文籍直應一律

俗傳後云書如雲仙散錄之類皆變可笑孔傳
六帖悉載其中事自稱其書

皇華傳白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

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示傳遂賴以勸焉

白念金鑾子請衰病四十身婚瘵三歲女一頓捨

我去影魂無處所又與爾為父子八十有六旬

據此則金鑾之死止二歲四月二十日耳安得十

歲也其他皆妄言無問之矣

朱溫

天下惡梁久矣五代蜀下梁者春秋之志爾五代史

歐論魏梁為正統草望之為非著明統三篇宋史

朱溫狡猾安忍如奪兒如虎通鑑博論以為迹

其罪戾王公以來一人而已歐陽不以為偽宜亦

掩其以秦魏為正之非乎司馬於篡唐之後即書

曰梁太祖而綱目分註四月以後梁太祖朱晃開

平元年豈亦司馬同姓之故耶夫晉王之姓唐所

賜也天祐紀年唐之號也以後唐為正不猶愈於

溫耶

貞宗時王欽若等修冊府以莊宗為後唐朱溫為

國位止稱唐晉梁周不云五代

景祐二年郊赦梁道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

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

夫欽若號稱五鬼猶知正統所在果直謂之本朝

且論不錄梁後歐陽司馬何為也哉

五代史阿保機自號曰天皇王以其所居地橫

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蕭翰美丹

之犬族其號阿鉢妹嫁德光本無姓氏呼為國舅

李松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

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云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蕭

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吳

武為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

德孰為優對以蕭何天皇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

其后亦賜姓蕭氏大呂

神宗嘗問王介甫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介甫

對曰臣不曾子細看但見其每篇首必曰嗚呼則

事何皆可嘆也東坡

韓通

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識之曰如此是第二

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錄

蘇子瞻問歐陽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傳於

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歟公曰韓通無傳惡傳焉

善善惡惡公默然野客

宋太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

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

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袁粲為齊所殺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

丘墳晉亮兩王榮單餘裔粲前年收英瑩兆未修

材官可為經畧粗合周禮

夫宋祖贈通已有制矣表聚傳發武亦未嘗禁沈也且永明又有改葬之詔歐豈不見之耶嗚呼南董尚矣讀孫盛沈既濟傳寧無汗顏耶

椿堂

實禹鈞五子儀儼俱偁晉漢周時相繼登科焉元贈詩云燕山實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一作五枝芳縉紳多誦誦之
丹桂

元劉應李翰墨全書父門云父曰靈椿今本作椿府引馮詩靈椿一株老

荆之南有真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傳簡之危從美靈椿今未央

致遠與天地齊流輝燁與大椿齒年

詩僧書秦檜云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空無

用不祝公兮鶴與龜龜龜沒金泥中

有題貢西山生祠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椿願祝

修齡王鶴林觀此是宋時猶未以椿為父也

元湯良臣赴聘金陵箕仙有詩云見說椿花已零

落一生事業逐秋風肺湯父已亡

宋胡繼宗云稱人母曰萱堂事合璧事類同

俗謂母為萱堂按孫氏引韓詩云焉得諼草言樹

之背諼訓為忘非謂為草名背者向北之義諼與

萱同音而諼之義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

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大而萱草

忘憂出于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

又有萱堂之稱不知何據蘇軾集鳳樓野客叢書同

蔡琰云我與兒兮各一方對萱草兮憂不忘

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子集

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

阮嗣宗詠懷詩寄軍樹蘭房

陸贄贈從兄詩安得忘歸早言樹背與襟

謝惠連獻康樂詩積憂成疾無萱草將奈何

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王融和南齊詩

江淹擬潘岳悼婦詩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

徐勉報伏挺書所逢萱蘇言不盡意

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研讀志倦慰若萱草

梁元帝與劉知微書鴛鴦還信以代萱蘇

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兼

流波終朝不息始知兼兼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圖

圓輕扇合歡之用為虛

廣德中孫恪於洛中大第見袁氏嫡庭中萱草吟詩云彼見是忘憂我看同腐草

聶夷中詩萱草生堂階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門不見萱草花是唐以前未嘗以萱比母也

說者因萱諼同音遂命萱為忘憂之草蓋以萱合其音以音合其義耳然忘草可也而憂字何從出哉蓋諸儒附會之語耳本草花名宜男風土記懷妊婦人佩其花生男傳玄賦克后妃之盛飾兮

紫薇之內庭則古之婦人蓋佩之矣苟以當詩之忘草則服而佩之適以增怨曠之思耳

陸機詩安得在馬草未嘗指為忘憂也

鳳凰鳴矣於彼高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府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流不覺萱草北堂謂也今

作母事要謂為鳴也今以為黃鶯非也

夫靈椿莊列寓言樹背詩人寄意黃鶯詩人借萱草而銷憂馮道之詩對仙桂以致賀並未嘗指其

為父為母胡李乃創為此說而百歲椿萱之詞遂同然而不悟嗚呼犬馬有養注書者已不識孝字

矣草木無知可借為怡侍之喻耶

絕倒

絕倒極矣也

本草云鳧笑令人臍下常痛斯堪絕倒

有承即急詣穆優室慰謝優曰他日內通但請先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孫光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行織種花牛嚼覽而絕倒

李壽各弟婦拜作歌後語聞者莫不絕倒

成帝服昭儀春邱膠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

王澄每聞衛玠語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于三個

王敦鎮豫章衛玠避亂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顧生思倖造化得妙物于神會是使陸生

前侯焉絕倒

宋陶繼之枉殺大樂伎後陶憂復入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絕倒狀若風顛良久方醒

仇育與魏崔敏談論至苦始自經史終于老釋凡
十餘日辨揚百氏六藝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
觀者無不盈量志歸

梁四公記

李苗梁李膺子也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
見魏延計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
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北齊崔瞻校子也為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傍
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
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

北史

隋陳孝意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起為鳳門郡丞
在郡朝夕哀感一發聲未嘗不絕倒

上

則天時侍從薛稷嗣於縣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
令侍御醫張文仲隨至宅候之心痛日吁而稷
崔鉉妻李氏妬忌一日家僮于堂下試戲為妬快
悉賴李氏昔所為李怒罵之鉉大笑至絕倒
漢晉以來所云絕倒如此誤以為笑不知趣自何
人齊蕭寶融凡以正誤也而亦以為笑焉後遂
非不悟雖志林亦有聞者絕倒之云豈人則難變
謂椿堂為父母之類耶

學林就正卷三終

學林就正卷四

期陵陳羅文勝伯

男龍光

戒石銘

太宗書戒石銘賜郡國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

孟蜀明德四年祖著官箴頒于郡國曰朕念赤子
肝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
條羅錫為理留績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
侵削毋使虐下民易震上天難欺朕與是初

國是繫之羅錫為理留績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
為民父母莫不仁惠勉爾為誠朕無私私好惡
凡為文皆本於理常謂李吳徐光溥曰主衍浮藻
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為也

蜀書

蜀主官箴凡二十四句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

玉言

貴耳集

梁顥

梁齊開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
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

以為口實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

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

十二子固大中祥符元年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

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

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

容齋四筆

梁內翰穎中狀元年二十三

朝野雜記

宋史王禹偁始與鄉貢穎依以為學嘗以疑義質

千禹偁禹偁拒之不吝穎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

所質禹偁大加器賞禹偁字元之太平興國八年

擢進士則天復三年應舉皆委巷之賦談耳

宋史云雍熙二年乙酉進士書德元年甲申

六月泰卒年九十二若云八十二登第則解褐

卒一百二歲矣宋史作于元人則隨筆雜記之說

記其年月皆同蓋顯生于乾德元年癸亥耳

冊府元龜

太宗時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脩三大書曰

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

周必大文苑英華跋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

用之賓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未

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志

卒光於太平之冊府元龜

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

奏請杜鎬錢惟演夏竦修冊府元龜又命孫奭註

音義凡九年至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

宋史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門具奏之此再降

出真宗常有簽帖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多

手書或召對指示商畧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

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

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

髮故謬誤處皆簽帖以進大年乃盛服彭年大學

請與同修自是進奉降出不復簽帖

夫冊府之修前書俱載二公豈不一考故實耶

玄武

武當山在均州之南先名太和一名仙室一名太嶽

玄帝昇真之後謂曰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故更名玄

一名武當元學上經

室山真武奉元君之言遊覽至此改名太和因樓止

修煉後人謂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更名武當山

武當圖記今均州之南三十里有村曰樂都傳云古

靜樂園村之東山下古陵教塚傳靜樂園王之塋又

仙傳玄帝降生於靜樂之國風土記均州上古時有
康之國玄帝聖德不欲以有康國稱之而取其人民
安靜樂善易之曰靜樂唐聖嘉

玄帝元始化身黃帝時下降符太陽之精托胎靜樂
國王善勝皇后孕秀十四月而生紫雲元年也歲建
甲辰三月戊辰初三日甲寅庚午時生而神靈經書
一覽無所不通十五辭親修道軒轅五十七年庚子
九月丙戌初九日丙寅於紫霄峯上昇至大頂天柱
峯乃止

玄帝修鍊未悟玄一日欲出山行至一澗忽見老嫗

持斂斜磨石上帝曰磨杵何為嫗曰為針耳白不來

難乎嫗曰功至自成帝悟其言即返巖而精修至

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象

牛蛇象女龜象塵危室壁皆龜蛇蟠結之象司冬

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六十石氏星經

玄武本北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為真武

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真武現繪其像為

北方之神披髮黑衣仗劍踏龜蛇從者執黑旗自

後奉祀益嚴加號鎮天佑聖或以為金虜之讖

醴泉觀本拱聖營也天禧初營卒有見龜蛇者因
建真武堂有泉湧堂側汲之不竭民疾疫者飲之
多愈乃詔就其地建觀名醴泉東京

諸葛侃晉孝武太和中於內寢婦高平張氏窓外
聞有如鷄鵲聲甚畏驚而視之見有龜蛇之形象

似今畫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被誅廣古今

唐太和中朱道士嘗遊廬山憇于澗石忽見蟠蛇

如堆繒錦俄變為巨龜訪之山叟云是玄武西陽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經一龜鋪翠殺之其

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識者云玄武神也

武當山有石門石室相承云尹喜所棲之地五

君內傳云君字長生入武當山果仙是也魏書

武當一曰太和亦曰崇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

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傳山

香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

謝允舍羅邑宰隱遯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水經二

歷陽謝允字通通年十五為蘇峻賊軍王允所掠

賣屬東陽蔣鳳家嘗行中山見虎檻中狗竊念狗

餓以飯飼之入檻方見虎攀木仰看允乃開檻出

虎賊平之後允詣縣別張魯烏程今張球不為申

理枉拷楚允夢見人曰此易入難出汝有慈心
當救拯理見一少年通身黃水遙在柵外時進獄
中與允言語獄吏知是異人由此不敢枉允蒙理
還都西上武當山太尉庾公問而慰之給其糧資
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盛稱子非世間
人也勅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得無是君允
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先生乃是昔日
所夢人也問允復見黃童不因賜以神藥三九服
之便不飢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

既望

王

太和山形長嶺大有神靈棲處之者甚多

六

蔡邕銘論云昔召公作詩先王錫朕鬯山于

魯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

野陸佐公編武當漢屬南陽郡均州即武當縣也

吳廣州刺史滕修歸晉封武當侯水經漢水又東

南經武當縣故城北此武當之見于傳記者今圖

曰自謂志曰後人是誰之云耶

孫君仿聲皮處士語陳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

隱居搏住棲焉歷三十餘年

宋史隱

學道此山者常有數相繼不絕若於此山學者必

有降督輒為獸所逐

郭仲產南

倪岳正祀典疏曰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

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

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

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

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聖真武靈應

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

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

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成功白日飛昇奉

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纓玄旗統攝玄

武之位則此道家附會之說殊為誕妄

補陀大士修行無所得將下山遇人求遠磨一

尺曰將為針大士笑曰鉄尺可針乎其人曰今生

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悟再歸補陀成道

此蓋道流撰真武事所影附者也

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

大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鑽一石盤厚五尺許

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

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

其

武果有此事則真語何不言之耶

夫玄武之宿修道之侶載籍歷歷如此初無玄帝

一應展修錄云安者建德縣人何氏建德縣人

杜撰

石中立在中書時盛度藥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知白
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
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湘山野錄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極為荒唐廢教不思朝列
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假說者沒包彈杜撰為

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杜之云者

猶如假耳湘山野錄載盛受南朝書火焚建德

杜撰又知杜撰之說其味久矣

漢何遜為官易者為田何遜以詩為田何遜杜撰

觀杜田生今之假言謂自撰其所為者為杜撰

曰杜撰者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撰何之易學

承無所自耶

或云廣成先生杜光庭撰仙傳錄異等書率多自

作故人有無稽之書者名曰杜撰名城

江南閭里間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為名頗率經

據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大誤時俗其人

未甚識字輕為執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

為所誤吾家子孫不得枚戕顧氏此說似為可據

歐陽修

歐陽公吉州廬陵人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

皇之龍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仕中外惟其母鄭夫人

僅一至其地公中歲欲家穎上有思穎詩十餘篇又

有續思穎詩十七篇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

一年而卒其道遠于穎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松楸之

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穎人龍岡之上遂

無復有子孫臨之北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

壤于每讀二序輒為太息筆公退休居穎前第讀其

無回音故廬息園喬木之意周益公歸休并直卿以

詩贊之云六一先生遺言穎穎由是作穎

不向潞江住疊殺音原白雲山龍岡有舊蹟

之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吳文正嘗撰宮記中亦

深寓不滿歐公之意殆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顏真卿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卒二十

一年殯僧舍不葬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聲動

嗚呼唐書公等修也讀魯公傳得無惕然深思乎

歐公晚年之營營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

陰私者激於公主濮議之力也然既明言所後者

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真無二上明矣公亦何

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况帝王正統相傳有
自又非可常人比耶也

永叔濮議熙寧初知亳州日書成上之蘇子瞻永
叔客也亦以臺諫之論為直云

司馬君實

溫公判西京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
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笑曰司馬出程伯
休父故曰程見錄凍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父
之後

溫公因子長自序其先而誤也首篇已辨之矣

溫公不喜釋者謂其微言不能出吾書蓋其於

信又云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日而祈佛是
其親為罪人也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
薦祖先何也

溫公嘗論九族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

周人語轉亦如閩中人言清濁之清則不改言丹
青之青為要又以中為黍虫為塵不知芥本是芥
亦閩中人語轉丹青之言要也五方之人語言若
是者多閩人以高為秋荆楚以南為難荆為斤文

士亦多不悟也詩話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
戾止言觀其旂左傳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
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煇煇火中成軍號公其
奔旂字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幾聲
相近故後人相承呼之訛矣

趙聞道

趙抃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伎日所為事入夜必水
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

趙抃為青城宰學散樂妓以罪為邑尉追還太痛
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事見史清獻帥蜀日

有校書郎趙鼎者之戲語之曰趙鼎者鼎其有

幸妓應聲曰校頭梅子豈無絲羅曉使盡宿趙其
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遠之旋又令止之老兵
忽自懷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
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信清修人也即此二事

王安石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
釣餌巢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

安石許人也使謀食釣餌一和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

傳皆為其駁訟云開見錄東此王敦澡豆也人之

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也惠二玉殆律云

王介甫勸學文云讀書不貴讀書萬倍利貧者

因書富富者因書貴云自斯言一入于胃中未得

志之時已萌舍獲既得志之後恣其搖克雖有清

議實之不休然司白簡執法議者又未必非若人

也惟知肥家庭族亦不知其蠹國害民得非銅駝

于勸學文而然耶東谷

安石上仁宗書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東谷

征誅文王先征誅而後得音于天下孔子所至使

其君臣指所習雖排逐而終不變夫在上之聖人

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有所施為變章

則其事蓋如此矣介甫皆悞妄作蓋見此書使仁

宗少售其言豈待熙寧而後天下騷動哉日

安石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公平生心事

盡見此詩矣夫徙木三丈而酬金百斤天下寧有

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信誠可乎

異議法不行安石所為不近人情者皆勞所導呂

惠卿輩奴事之宋史

周之所以為治者盡見於尚書周官之篇後千餘

年至王莽時候有所謂周禮六典者出曰此周公

之法也使果出於周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然

其煩苛若此果可見之施行否耶設果嘗行于周

時將異事殊亦可行于後世否耶介甫遂據之勇

為新法嗚呼不忍言矣相

小兒嘗拾一錢於道在明後日之來往于得錢處

常德德焉意其復有也至介甫見周人勸放牧牧

施舍散飲致太平既得政欲乘其嚙嗚呼見真蠹

矣夫所

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蓋祖述新室五均

六筭之餘意也雖券尚不能必行而今甫決意行

之書

東坡言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

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國

徐王白臣不別賄物若贏勝只告罷了新法

安石行青苗助役法熙寧八年交趾大舉入寇書

之露布以試其非中國有失乃為外國所輕如此

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為忠而以楊雄

劇秦美新為善是欲使劉氏以天下子莽而雄之

叛逆為無罪也可乎哉學

介甫昭君詩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

心此可見其心術矣賈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

臣可叛君妻可弃夫平其視樂天黃金何日贖城

眉之句蓋天淵矣王明妃曲曰咫尺長門閉阿嬌

八生失意無南北山谷嘗與王深甫語此詩詞意

深盡深父以為非是可謂忠孝之心詩林

關象締逼荆公改為天閨山谷對表極言其是劉

貢父曰直是怕他道詞意深盡之云其亦怕他

意耶

介甫于上前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

行唐介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

介甫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

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變色以此議論悖理

傷道豈特執初而已王

荆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劉學老老之書

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

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

舉云胡安國云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

而使人主不得聞胡說學士不得相傳孔倫

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

自荆舒之學行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

庭不讀國風而陽誓秦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

亡之事其效可觀矣學

唐子方一日見介甫誦經因勸介甫不若

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正是修其

做執政數年活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

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將以危之上

笑而止道

神宗問安石開卿嫁女盛飾卿大儒何亦如此

荆公曰王荆公嫁女蔡氏慈聖宮賜珠璣直數千

錢史稱安石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

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然耶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嘆老

僧化成為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

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恨然然服去意遂決華曾華言安石客上曰安石輕重非客也觀此豈輕富貴者耶

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介甫意以處異論者介甫首以觀察使開居鍾山者八年

介甫熙寧末語凜下曰天不生才且奈何孰可繼

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也蓋獨元

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賢地

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遂吟者久之始曰

如何且作一人更下二指則曰無矣是時

未病吉甫則已陳云

王平甫談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

介甫不能聽姪秀病至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精

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秀雖

疾立之構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

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

甫大怒

劉公以秀病夜焚紙錢平甫感曰天也行倉法

時新立倉法胥吏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為不便故

孫公

王雱卒介甫罷相哀悼不忘題詩金陵寶公塔旁

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白鳳鳥去千

秋果木摧蓋以比孔子也觀此詩則介甫豈特賦

性執拗其如駿何聞見錄

元豐末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愧

於文彥博矣復曰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陛

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

安石監諸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

朕豈獨此一事

周禮包用安石配享神廟東坡謗自勸力言介

不可後縱之狀抄

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政和三年追封舒王詩

曰戎狄是膚荆舒是德或者云亦表之意也

汪信民革撫州人紹聖中省試第一嘗語人云吾

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蓋指晏

元獻王介甫也

劉荀亂華編小序云方石教塘割幽燕遺契丹之

日孰知為宋朝遺禍之原哉建王安石創新法為

辟國之謀又孰知為紹興者召禍之酷哉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

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安石之說

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

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崇寧初蔡卞之兄京東政詔配文宣王廟列顏孟

之次楊時言於欽宗降從祀宋史高宗曰今日之禍

皆罪蔡京王黼不知生于安石宋史淳祐元正理

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

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為萬世之罪人以此祀

孔子廟庭合與削去於以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

小令國子監日下施行宋史

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呂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愷之

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奸其喜

怒如此見聞錄

王荆公薨晁秘書少監端彥以外姻為愆罪而戒

僧和我乃大唱曰如賢嫉能罪消滅聞者無不笑

後山

朱子嘗謂陳同甫莽漢唐于三代是精金頑鐵作

一錫銷朱子錄安石為名臣而躋之韓范之門何

不分別金鐵之甚耶宋史

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曰神宗

之昏惑合報獻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

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宋史

張時泰廣義云若神宗之昏庸闇弱當以報獻桓

靈目之宋之未亡特幸焉耳

夫時泰止云神宗昏庸周德恭發明原無神宗

石之說假說誣人用修亦太甚哉

青真小五先生者官王介甫廟至繼後先生曰介

甫天上野狐也安得有後繼繼以開其史事京曰

李士寧者異人在醴泉親見士大夫絡繹拜神

一本冠問之曰汝非難見乎末冠者為之釋為

甫也士寧謂之曰汝依此去踰一紀為宰相矣後

果相神宗士寧未幾尸解去條白京曰彼實靈物

歟其形中則聖賢耳今我冠佩王貴人也中或高

產多有焉要其心斯可笑魯公為領之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

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

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宋史

陳公輔字國佐紹興六年為吏部員外郎聖旨命
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
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
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
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于
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
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傳亂
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
危存亡理亂為教君賢相忠臣義士之範無幾石
使學者不讀史漢生舜之某楊雄不能死又仕之
更為制泰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
焉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為遺事四始人月發
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雖以存身使公卿大
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王居正字剛中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
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東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
上之及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高宗作色曰是
豈不害名教耶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遂
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府二書晚侍
天下是不復言王氏學上一下

蘇子瞻
東坡荆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
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
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朱語
東坡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
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
最也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
是坡公首為無稽造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
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翦其領危變幻之習以
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
源以一學者之暇廢其書可以隨任濁流之
朱子答詹元善書云儒名而無學猶猶其不
氏兄弟乃以儀奉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
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
蘇氏之學大抵不知義理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
其意之所欲其父子兄弟少目之言如此其不可勝
舉朱子古史餘論
一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坡與介甫議論素異介甫欲
更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坡議上即召
見問何以勸朕公特進人之乃曰臣為意陛下求

治大急聽言本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
來然後應之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
黨皆不悅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
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
事愈力介甫愈恨此因王之狼狽而自改耶
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
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綰好佛捨人事而修異
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
少也夫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今之學者取
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
人謂者於市者非莊老也書不售也讀其文而
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捉豈
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夫
下之士能如挫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
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厲世磨鈍者廢矣陛下
亦安用之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哉本
此東坡闢邪翼正之功見于實用者也來子乃云
蘇公早恰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不
知道每與其徒言學校尤宜禁絕豈恥言性命之
語有以重其怒耶

答蔡季通書云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
望他日為劉安之雞犬耳是豈佛老之菁華耶
慈聖曹后一日見神宗不悅問其所以神宗答曰
羣臣有執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
乎老軾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
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
黃州之謫責耳
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誰比近臣
曰唐李白文才願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
之學唐虞
慈聖先軾曹后太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爾
天下兒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
東坡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潘宗
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
裕陵特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
甚不懌來者
東坡挺挺大節每為小人忌惡崇觀間京下用事
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
禁禁求軾墨迹甚銳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
遂從風而靡高宗即位以其文實左右讀之

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曾孫喻史

周必大云帝皇每稱東坡止曰子瞻而不名孝宗

最重其文御製序贊命有司與集同刊太學俞然

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

也

子瞻作翰林林希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必啓

賀云父子以文章名世畫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

方正決科冠冕量公孫之對

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傳觀載籍之傳幾海

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至振而金聲

李林

華水心云蘇文衆屢行空腹機微忽數千百言

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有來古今議論

之傑也

朱子曰蘇文如鮑魚此豈皆沉淪于鮑氏之魚肆

者耶

修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

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

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

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

之公其不可是知此所謂石壓笋斜山者是也

坡自僊耳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

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

致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

中詔求蘇黃墨迹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

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盡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

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東坡之歿士夫祭文甚多惟李方叔文尤傳如道

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鑑平生忠義之心容

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誠與不誠誰不直傷聞

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教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李林

明蜀有彭老山坡生則重坡死後有

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楊援聖二十年天下觀

危過公華策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

起頴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紹述之說起新法復

行頴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

若此若其文章聲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

抄

夫子瞻之見知于君上者如此其推尊于士虎者

如此而朱子極力醜詆之且有寧取介甫不同蘇

氏之言其編名臣言行錄于坡議論所取甚少嗚

年誰毀誰舉直道而行當尔尔耶

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師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下矣蓋借其名公之子不宜有此未子語錄

王尊孫謚授璽于桓玄謝安孫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嘆嗣守之難也無忝乃祖一陶潛而已

梁師成稍知書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于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

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稍出以翰墨為記

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主其父事之

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

坡族孫元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遂為言者

以家世坐累

坡紹聖初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徽宗初徙廬永

獨子過侍之凡生理所須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

至海上為文曰志隱坡公覽之曰吾可以安于島

夷矣坡建中靖國初卒於常州過葬坡汝州郟城

遂家穎昌自號斜川居士其叔徽每稱過幸以訓

宗族云傳陳氏曰過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

觀本傳則過自坡卒後未嘗一日立朝也梁政和

宣和間始得君擅寵過安得出入于其門乎師成

自謂坡子自當以兄弟遇過過繼無恥詎肯喪其

妻以母禮乎梁閣宦也又安得有妻乎且元老從

孫猶以家世坐累為榮孝索如過乃爾失身于可

賤乎黨洛而厚誣東坡既已不厭人心矣無端而

故入過罪何在其是非至此耶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

賜應須更萬回時謂之薛萬回賈似道初開時浙

潛來沒深源每有劄子與事必稱若萬回曾有人

謂之朱萬拜深源晦翁曾孫也

綱目云晉虞士陶潛侃之曾孫也按淵明自叙云

長沙公於子為族祖同出漢初大司馬陶舍昭穆

既遠已為路人則侃與淵明分源五百餘年不知

梁統何據而本傳稱為祖孫自後論淵明者皆本

於此辨夫云昭穆既遠即潛非侃孫矣然沈約

宋書已先載之伯厚無忝之言蓋亦承誤朱子云

某已先在乃影附張說事以甚錄范之過耳子元

車載發事而不及師成等傳豈未詳耶

馮京

馮京字常世其父商也無子將入京妻遺以金置妾已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曰妾父綱運欠折將妾陪償耳商惻然遣還其父不索其直歸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喜簫鼓喧闐迎狀元京乃生舉仁宗皇祐元年狀元蘇林王雲京死後題云姓五字見在馮京之父式為左侍禁京付父任道州讀書於兵官廨後鄉省發試俱第一後人建三元亭于前石山突兀名曰斌山亦以馮父子云蘇氏題見時彥父為鄭州衛校部差押綱成都時未有子妻遺金只妾怪其以布搥髮曰妾父為雅州縣死無以葬需妾以辦耳父惻然即歸妾又親護其喪事歸而其妻有娠一夕夢金紫人同侶數人衣褐金紫者留中堂衣褐者入內室及旦邦美生堂後九犬生故邦美小名十狗後舉元豐二年狀元高馬涓父從政未有子時父後夢一老翁來謝曰我妻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得子名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後入黨籍力與紀夢要覽云父夢一羽人曰天賜尔子慶流涓涓明年生子因以涓字名之及長赴試復夢羽人曰汝欲

及第當中三魁已而果第涓非三元

按三人登第相去僅四十二年不應俱有還妾夢報也亦猶還帶之事至田錄以為白敏中據言以為裴中立耳要之劉斧記時小名猶為近是而馮京傳奇丘公因之豈俱未見高議耶

京家貧甚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大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授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鉤牽去驚回顧免之頸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連作三元蘇氏題見侯歸錄勝元發事也羅亦以為京則俱誤可知

遺學源流

朱子江州書堂記云濂溪不歸師侯然英道體之屬者根極領要張南軒曰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變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劉立之敘述兩程曰孟軻沒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刪開榛蕪開示本原聖人門戶脫然可入胡安國楊時基志曰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

朱震子發撰易集傳衣中具述源流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神農故傳神農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

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說傳許堅傳范諤昌說
昌傳劉牧移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
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
極經世書敦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
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篇宋史二
晁以道右易云胡武平宿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
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易學于其家茂叔以其學
傳二程遂大顯于世太極圖通書其所著書也
夫二家之說恍然如此諸公故乃云豈亦孔子不
師老子意耶

紀瞻與觀榮同赴洛在路共論易太極圖曰晉虎
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道繫三
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准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
地平兩儀交太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
雖經諸聖孰知其始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
藏其身于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
說非易者之意也意者亦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
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何可
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生于此非復
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

北魏圭谷竟陵王云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
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於天表老
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集
天平四年李業興使果梁武問曰易有太極是有
是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北史
陸九韶字子美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非正
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
極二字晦菴答云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
子美不以為然而詆譭淡曰易之太極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
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道言無
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
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見若實見太極上面必
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其體字上面加無
極字正是體字上之床下面著其體字正是架屋
卜之屋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
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
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周子無極而太極即老子無生有周子重無字以
無為本觀下文云無極之真不言太極可見况原

本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而朱子刪去自為二字乃以吾儒正理釋之則而護之過矣

莊子太極之而不為天地而不為久亦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之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

呂純陽授陳希夷易妙及心易希夷授种放种放授穆脩穆脩授周濂溪周濂溪授二程二程授司馬光海蟾帝君受易發明仙道復南授張紫陽張紫陽作悟真篇授石泰之后三傳至諸葛王堯又二傳至清庵李元素北授王重陽重陽乃以易妙

可圖書分卷十化并陽七真

無然於靜社聖既擬天寶書

玩物喪志

程子嘗言學者不可玩物喪志只知讀書寫字雖是事一向好着亦自喪志謝良佐見明道舉經史不錄二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汗流面赤程云此便是惻隱之心

韓駒疏論科舉之弊云今之學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老莊絕俗之人剗心去智之說也自孔子之聖而曰不知亦之好學又曰我學不厭其

於門人應對諄諄以學為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耻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慎之失專車之

魯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今之進士類皆宅自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入仕後雖向所讀數書又將捐去則我知喪帶所有名特枵然之腹而已公卿百執事大則謀王體斷國論小則辨權事決疑獄上備左右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枵然之腹立乎本期之上則亦何望也鄭子皮用一不學尹何為邑子產磨之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此臣之所以私憂也

程伊川坤六五黃裳元吉注云臣居尊位弄弄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

邵濤云伊川因宣仁垂簾有慈母后意此又義之所為發也蘇仲虎云伊川在元祐時以罪逐故為此說以詆垂簾之政

毛璞易傳云甚矣正叔之陋也臣子於君公皆除也界外是也何必專以女媧武氏當之必以婦人

子 96-803

為陰是見章之見章見文經不經見若武氏之
變固未甚于羿奔也而謂彼猶可言殆有胥吏舞
文之態胡明仲讀史管見論武后革命特舉此以
言之得無所見偶同耶抑私其所主耶晦菴明知
此語有為而發乃宛曲為之說曰伊川舉武氏女
娼事看來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此又何曾
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可謂欲蓋而彌彰也志雅
武氏之禍固也女娼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
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此既非所以說經而亦
豈所以道國事哉丹浦

學林

卷四

三

呂樞撰編文鑑前輩名人之文見獨殆盡有通經
而不能文辭者亦未奏屬其間以自矜黨同伐異
之功縉紳公論皆嫉之史臣所謂通經而不能文
辭者蓋指伊川也朝野

夫所謂通經者以其明倫也以此訓書於君臣之
義何哉律以漢事蓋不止南山種豆之詩已也倘
遇王珪李定輩豈但止黃州之謫耶嗚呼子瞻高
不勝寒之句神宗以為終是愛君視此何如識者
不顧大體特為貶斥豈欲逃于天地之間者耶

氣質之性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論性曰有天
命之性有氣質之性註孟子公都子總注引之

熙寧時張伯端平叔青華秘文神為主論曰天神
者有元神有慾神元神者先天以來一點靈光也
慾神者氣質之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自為氣質
之性所蔽之后如雲掩日氣質之性雖定先天之
性則無有然元性微而質性彰如人君不明而小
人用事以蠹國也且父母媾形而氣質具於我矣
將生之際元性始入父母以情育我故氣質之性
每遇物生情焉今則徐徐剷除主於氣質靈龜本
原始見百姓日用乃氣質之性勝本原之性善反
之則本原之性勝氣質之性此得先天制後天而
為之用也

張即前書紫陽真人也張朱用其說而匿其名豈
諱其道者流耶陽儒陰釋獨張子詔也與哉
宋儒之論有謂性即理謂命為今者矣謂有天地
之性氣質之性者矣謂有義理之命氣數之命者
矣有謂在天謂之命在今謂之性者矣就其言而

張橫渠之性安得以理言命安得以言哉性一而已安得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哉命亦一而已安得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哉天與人亦一而已安得有命在天性在人之分哉萬曆丙寅
張橫渠喜論命來問康節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乎邵氏
張邵所得此可辨矣豈可專以邵為數學耶

孟子弟子

元豐甲子六月晉州學教授陸長愈上言朝廷追封
孟軻為鄒國公竊謂春秋釋奠宜與孟子並配文宣
王禮部著詳設位于兗國公顏子之次大儒
孟子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詔以樂正克配
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侯公
孫丑壽先伯萬章博興伯浩聖不害東阿伯孟仲孫
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克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
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公孫子平陰伯咸
丘蒙項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
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子汝陽伯渡江後無知者後一

楊時

欽宗即位為諡號太本因爭配享事為孫仲益所改
孫言楊時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時曰
慎毋攻居安京長子攸蓋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也
龜山遂罷朱子

否六四包承楊時以下文小人合並句讀之言否
時當包承小人蓋欲解洗其從蔡京之失也

金人入汴雲焰燻天二宗若辱社稷况理矣時上
封事曰于今急務莫有過于去安石之配享矣

石配享去固是也乃於是時去耶去是金耶是施
那時可以急病舒患計慮者更無要務是者耶時

程門高弟此其平生理矣
諸將無功狀王

今之稱帥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數人者曾不能
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儘能少抗敵未退
數里間遽狼狽退軍虜殘明州無噍類而陛下再有
詔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允守建康韓世
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以王瓌隸杜允而世忠八
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費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
遁迹之計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之心也洎克力
戰時時憂患變卒為朝劉光世亦要不

出工兵方與韓相朝夕宴飲賊至數里間不知則朝
廷失建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
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而張
俊方且以萬人殺復數十人之功冒不賞之賞自明
引軍至溫道路鷄犬為之立空韓世忠逗留秀州放
軍四掠浙西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周望
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回而
不來元參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
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通州縣要索千計公然
移文曰無使檄至其意果安在哉今日諸將法
皆當誅王瓌本練杜光允敗于前而瓌不敢當是
斬以今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
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道者使
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

宋史止云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

岳鵬舉事見學

宋史論斷謂淮西之舉岳飛在營張浚惡飛聽其歸
終毋表而不能留洪邁乃謂岳飛在九江憂兵柄一
失不容再得至燕程至鄧有言復故任汪藻一舉岳
於張俊而不別白又舉謂之鯁鯁常才又獨言岳軍

中游手竄名而庸者最多亦觀韓世忠墓志以武穆
為跋扈而與范瓌同稱朱子曰論張韓劉岳數將之
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機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
蔡介夫曰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高宗聽
檜為金牌趣班師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况有中興之事一以委
卿之屬耶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

張時泰曰少保當時若矯詔滅金而得罪豈不愈於
賊檜矯詔而殺已耶

岳至孝宣撫張瑄母死既葬廬於墓側上遣使

國書慰之

有本末者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

忠上表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聽勸監司守臣

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

奉詔後屯襄漢三年不解衣經事

此豈憂失兵柄者耶

廖宗時錄璵卒制起復璵子廼為工部侍郎廼

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

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嗚呼廼遇明君賢相得遂其情岳值昏主去檜乃

殞其身命也悲夫

紹興辛巳金主遣使告登位修好洪邁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既而倍之扁驛絕饋者三日又令館伴者來謁極不遜邁懼留表易陪臣授之邁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饒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俾語當時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王

洪邁奉使其父皓嘗薦之為虜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誚之云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七日忽飢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笑既為

孫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時青髮村牛好握頭時便握頭魏

夫邁奉使辱命貽君父羞視來弁之固拒驛門忍饑待盡殆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矣憂失兵柄之云豈欲援岳以自解耶謂其為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者非耶

史稱邁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觀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嗚呼止一厚誣鵬舉已耶元末入臨安王邀擊之六戰皆捷虜之食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翁軍來也爭來降附附

岳鵬舉征群盜逼廬陵託宿墨市質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盥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謂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離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洪邁為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展告行即有律錢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展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素東野語此軍中有將手竄名者耶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對曰意欲誅叛為卿等所害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

飛所願有一范蠡而不應問如飛者蓋亦江南之見者乎館伴者默不能對春檣閣之難言

飛不以不職貶其人魏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為虜所大畏朕不敢以名稱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慶吉此豈醒齷常才耶

觀孝章諸將無功之奏則張韓光世與岳同稱所謂老子與韓非同傳者而孫觀謂其改危同之免璦佞臣不可使執筆朱子固舉王允之論以節之矣

朱子云然飛亦積習之先期固請祖溫之拜
表輒行此真橫也韓信之威齊自王季光弼之擁
兵不朝此直橫也如武穆者亦可謂之橫乎觀其
和議成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帝
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垂手無雲終
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不實
與孔明出師表同一忠憤激烈而戰勝攻取殆為
過之朱子目擊其冤而言之若此何耶論
夫正心誠意朱子平生之所學也學此四字所以
求止至善也子厚臣散非文王所止之至善乎
精志君父之大誓而據岳復之傳錄乃曰是法
向前所殺不知大將之拜將何所為而君臣父子
外更有誠正可學者耶抑文王不足法而所止之
外別有所謂至善者耶
鵬舉班師宋端儀謂其過變而不知權夫旬月之
間下齊十餘城任非不專也諒入而樂殺奔以身
為萬里長城知非不深也心疑而道齊死使關外
之寄誠可以逆居則二人者當生為之矣秦令夫
曰苟利於社稷事之亦可此既以食果之類焉
也又曰將在軍將令獨斷不聽此又夫不聞天

謂之類是也故使愚之發倉果也忽有詔曰不發
萬亞夫不聞天子詔也而天子以他將代第不知
亞夫仍為將否耶黥仍發倉否耶又曰孝子之於
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此其說猶不通且父之命
子命嫡子乎命孽子乎以宋高之事言之則梅嫡
也飛孽也孽不得以奪嫡則班師與否又不待辨
而益明矣論
夫將不專制久矣桂趙克國之破西羌嘗諸詔而
仲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
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祖溫劉裕之事制
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叔濟
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裕溫又非王之所
肯為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為乎此
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徐有功
方汪伯彥黃潛善養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
黃傲然謂無事故上亦不甚虞比江都宮中方有
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翼然驚惕遂病兼廢
故明受祖後二宮皆絕孕趙野
苗劉作亂時矯詔祐詔貶張浚高宗在吳勝宮
方臘左右來告苗劉變者于手手為之傷要後

詳見後波數竹下舉手示之痕跡猶存王

秦檜死高宗告楊沂中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裨

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為逆未詳

夫以高宗之昏庸孱懦值賊檜之通虜柄權而必

須有輒斃岳于獄時太乃咎其不矯制宋儀端以

不知權識之當時使王行權遠君命以前征軍士

必將解體誰與為戰耶其十二金牌轉而為討叛

之詔岳將何以為辭耶是自棄其師無敗其身也

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為之哉必史作勇

秦檜舉死終高宗世不聞有追雪之意蓋高宗

志決偏安而鵬舉報復之功日薄使二靈可還

宗能為共伯乎且其將諸將稍悉時各以其故為

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來間密奏必為諸軍但

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數危有萌不可不應上為

之動王夫鵬舉堅持靖康雪恥之恨而高宗者機

疑忌自為之心賊檜陰懷捷練縱歸之約而日為

巧鑄差君保國之謀有不售其姦而盡其心者耶

即縱有百飛亦不能成功而自保矣況金人以故

終來責乎故何韓岳無驗白其冤於檜檜不

死白此上意也遂改命方侯高殺之嗚呼檜之罪

上通于天矣而高宗之不孝不君竟無能聞其微者何耶

和議成徽宗顯仁帝后將還欽宗挽其輪而曰

之第與吾南歸但得為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于

九哥也后不能却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

誓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問所見大異不久后失

明醫療者莫效有道士金鉞一撥左翳脫然後明

后大喜請復療其右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以一

即存誓可矣后惕然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留

謝不吝而去朝野遺記

紹興中楊存中在虜諸軍之旗中有雙勝連

諸之二勝環取兩臂北還之義后得美玉以

環以進高宗日尚御裏偶有一伶者在傍高宗指

示之曰此環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跪捧接

諫觀徐奏云可惜二勝環乃放在腦後高宗為之

改容夜將

秦檜紹興十五年賜第望仙橋有詔就第賜燕假

以教坊優伶率執威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

軍者前檜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綺從之詎語雜

至檜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將忽墜其幘頭

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錄為雙疊勝
伶指而問曰此何錄曰三勝錄遂以朴擊其首曰
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錄掉腦後可
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史相
觀是問所見大異之言二勝環優人之諷則君相
之迎還二帝者可知已

至正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詔脫脫討之連戰皆
捷哈麻諸子皇太子御史承風旨上三章劾之有
詔罪其老師費財削爵安置淮安詔至軍中參議
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

營被殺今奏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重臣勿
開則天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
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即出兵甲及名馬分賜
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閭察見雪雪節制元
脫脫聽詔即岳之班師也史稱脫脫始終不失臣
節雖古之有道大臣無以過豈介夫未讀此傳耶
而時太無論已

鄭元祐修岳寺疏云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
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于七家意氣如祖龍
川乃遇晉元空教言於擊楫韓柳

張魏公素輕銳好名之士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
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
其門且其子斌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

張魏公素輕銳好名之士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
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
其門且其子斌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

張浚

張浚至陝西兵三十餘萬富平將戰乃詐立曲端
旗以懼虜委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
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何氏
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莫如符離之事而
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餘
路不得已貶其罪既而保遜言者于外及符離之敗
而重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
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郡受之叛公論沸騰言
路不得已貶其罪既而保遜言者于外及符離之敗
而重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
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郡受之叛公論沸騰言

擁兵歸至諸軍大潰恚怒俱發汝僅以身免奔還
閩中開陝之限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
富平之役野語淳熙間高廟配享洪邁舉此為浚
罪遂不得侑食王

呂祖謙編文鑑張枋時在江陵移朱子書曰伯恭
好弊精神於閑文字中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
承當編此等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也野語

夫枋之論呂是矣然史稱其內贊密謀外參機務
則家度論議豈無承君德補治道者而乃使宋之
天下遂大壞而不可復支如此則所謂遺學者漢

亦可觀矣當時認謂之策借之以于野語官固也
後儒不敢置議於其間野語偽學之論勝人心也一
至此哉

四朝史所載如張浚傳所書未刺者乃是附會
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遺囑書疑鄺璠之
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
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葉公紀事
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法哉不審
其是非登之信史欲傳之千萬世可乎野語
富平之奔鄺璠之叛符離之潰三切雖而宋之國

脉八脫九死張浚固宋室巨害也字枋乃云先君
心學素定富平之敗推枕便熟夫富平之敗死者
四十萬人為國為下宜如何其請死謝愆而云推
枕便熟是子及于棄不崇朝而肆諸市朝者也為
之子者復忍刺刺誇之為心學耶野語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
驗年而卒就歛通身透明肺腑筋骨歷歷可數墨
微如水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野語
由是觀之則道學之所養可知矣

李穡之云南軒賜章服勅為朝忠簡繼運而不
引避東萊除館職既遣陳叔進行詞職方後又
之而不辭嗚呼介甫辭官辭矣此不天野語

懷氏曰洪邁編唐人絕句萬首上之重華宮可謂
矣而多有本朝詩人在其中如李九齡郭震賡白王
西王初之屬其尤不潔致者果何仲言也野語
慕容垂朱休之范靜妻等輩唐人耶

論語集註
集註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此不低些野語一字不得

藏一字不得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

自漢至宋註書翊聖者不知幾人而論語尤所致力朱子集衆善而折衷之可謂有功於聖門矣所謂宜序諸篇首備列諸儒之姓名地址或全用其說或兼用其說或補以己意立為凡例也今論語中有名氏者知為諸儒之言有愚按者知為朱子之言其無名氏與愚按者安能知耶

陸氏曰也一作半程子曰數煩教也皆不沒其名矣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不以程子名賢人之

驕而為其好色之必不以范氏名何也然而識之

說三說伊誰之言與或曰集言不必人曰亂也

書馬氏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書鄭氏惟辭義精深者乃不書氏爾吁一儒有功諸儒盡廢死者有知

寧不痛恨耶

孝經古文孝經云閨門之內具禮矣

孝經刊誤云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

而惠不及者朱子之說也其意謂應文勢聯貫實生一辭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十七又增子曰及誦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逐已下凡九十餘從古文因欲撮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音者別為外傳顧未敢耳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說得切要處著士庶人章說

而持其末氏則經文所無詳書之矣而傳則盡刪其所託魯孔谷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

元龍大率編纂大訓以刊誤歷卷

孔子曰魯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欲觀我衆

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孔騰字子襄畏秦法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漢氏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與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註

許慎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
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衛宏所校

許中上父計
俱說文叔

臣衡疏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
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王儉七志以孝經為初鄭
譯與母別居被劾隋文帝詔賜孝經令其熟讀天
寶中玄宗自為序註元行冲追疏授學官則顯德
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皆是書也而乃疑
其非聖人之言則孔子易象謂非文王本義毛詩
小序以為鑿空其語也固宜

秦始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終七年耳

相傳經世疎遠者不伴其孝經與尚書俱出
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傳
賸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通公孝
經上詳

朱子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
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倣倣
而不散擬議也

陳

孔安國解皇極為大中朱子曰皇者君稱極者至
極之義孔氏之心姑以隨文解義不知害之至此
漢以來千有餘年

之使其惠害流於萬世是豈獨孔氏罪哉
尚書
考靈曜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
大中之解不獨安國矣

朱子荅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汨
亂使人駭懼開洪造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
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
夫孔果誤解皇極何即害流萬世子韶書縱不佳
不讀已耳曷至令人寒心耶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
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排繫辭致周

禮疑孟子議書之篇征顧命典詩之序不難於
經况傳注乎斯言可以歲談經者之膏肓

學庸

石經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下而不知其理
仁子曰非禮勿視云云勿動二十二字

大學序曾子之傳獨得其宗兩程夫子實始傳信而
表章之中庸序幸此書之不泯二程者出得有所考
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

云

禮正義云十目所視節作記之人孫曾子之言
證之自唐以前不云曾子作也

五見
經去

漢有鄭康成注曲臺中庸說
宋熈頤有中庸傳三卷吳武勝有中庸疏一卷

唐權德輿明經策問禮記云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弘教微言在茲韓子原道明明德于天下者云先誠其意

宋景德中講中庸九經天聖四年命張知白進讀中庸陳修身治之道五年賜進士王堯臣御書中

庸後遂以為常八年賜王拱辰等大學篇各二軸歷觀史籍大學固久已表章前世矣三程乃各為

改正序謂實始尊信而來章之改正豈尊信耶中

庸自宋梁以來各有註解可云幸此書之不泯耶

且易置章次序補格致議者至今紛紛也何其自

信之篤耶抑未見前諸書邪

易乾元亨利貞本義云伏羲觀察以畫奇偶係辭

解因河圖以作易本義失亨而利于正近思錄元

亨利貞天道之常自相乖違學者何所適從耶

朱子致王介甫書云先君自少學荆公書鄧志宏

嘗論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

為不可脫者題曹操帖云余少曾學此時劉共父

方學顏書余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謂我所學者

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默然無以應

昔楊雄云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彼曹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議以信祖東向

及社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曉

元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

南史臧壽駁鄭玄以二祧為文武之謬云宋志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丑聚各自為說文之

必至消歇于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

化人豈異而猶不同其害未艾也

伯恭嘗勸晦卷於獨探氣質上做工夫與晦意論

伊川行實云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殊勝實者

也蘇蘇澈揚振厲若金較勝實者頗似未嘗

注中東坡字改為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

正之耶或者因辨論而加改耶出于前說固無害

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呂氏讀詩記朱子戲其為毛鄭依臣也

呂伯恭卒陳同父祭文畧曰方夜半之劇論嘆古

今之未嘗謂人間之提出非天意之徒生耶方來

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晦庵見之大不契意與安

人亨曰諸君子聚頭議論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

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宋宋宗曰今日之禍

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
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讎而方揚眉拱手以
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諷喉菴也使
陸子靜謂門人云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
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齊起人不平之心是
以為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所深排力詆蓋損朱子
也似亦指為偽學矣

朱子嘗云陸子靜不善言語其學正似造子又云
子靜分明是禪乃子靜死曰可惜死了告子率門
人詣佛寺哭之蓋斥為禪學也夫禮哭師哭友各
學朱子

有其處此豈平旦相與義耶呂子約死嘆曰子約
竟齋許多齋矣道理去矣是誠何心哉

程蘇之門人相攻遂至洛蜀分黨朱陸之門人相
攻則幾中分天下矣軾與九淵猶云間然而程朱
所以自養者何如當不一止其人為國惜乎且呂

伯恭欲向九淵一聽固為紫陽所沮而兩家簡牒
往復話舊膠結及九淵卒猶曰可惜失一告子太

公無我宜如是邪傷

非天子不議禮而定宗禮吾猶及史之闕文而補
路幾定武成仲尼信而好古而憲法小序文獻

不足則不能微而欲分禮記為經傳易有聖人之
道四而注易專於小筮春秋以尊周而作而謂仲
尼改周正朔王通續經則譏之綱目雖獲麟非續
經類耶韓子好文辭則小之而作韓文攷異不益
下韓耶谷

劉清之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後卷曰而今有司
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
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名
謂清之敬夫是矣家禮之定宋制耶

朱文公談道者書百世宗之其評論古今人品誠

有遠公是而遠人情者如王安石之姦則未戒其

季六

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姦蔡絛
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則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

天下垂涕者也則譏其亦橫孔明則名之為益天
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老莊韓文公則文

致其太顛往來之書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

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識者豈於有過中求無

道之厚通耶升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奉制為慮後卷嘗以法言章
句歲之曰勢授止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威

無為為通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
守問及晦菴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
之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

胡絃常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過絃
不辭其也然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復鷄尊酒山
中未為乏也及為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會政
太常不果乃以疏草授沈繼祖繼祖遂論熹資本
田邪加以使忍第後進張浮駕說收召四方無
行表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
力之者名者利觀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為之因

指其大罪有六其諸中其賤賤之私盜竊擄奪之
惡無所不至且目甚為大獲大慈乞加少正之
以為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詔甚嚴嚴
熹謝表畧曰頃叨任使旋即便安致煩重勅畫持
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汚行茲故入
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為僧房諒皆
考覈以非誣政使寬投而奚憾

夫恭近於禮斯遠恥辱絃不足道朱亦自取耶

通志畧

鄭夷孫通志畧其卷首序論自謂總百代之憲章

學者之能事其五尋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畧
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然夷考其書於天文地理
器服則失之太簡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畧
天寶以前則盡寫通典全文天寶以後則竟不復陸
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為已意附其旁而亦無所發明
乃自謂雖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其識司馬
子長全用舊文間以里俗采摭未備筆削不遑又
班孟堅全無學識專事剽竊自高祖至武帝七世
竊還書不以為慚至其所自為書乃如此豈五畧
論之說乎

道學

吳興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
春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彈枯吹生凡治財賄者
則目為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為倉林讀書作文者
則目為玩物習表居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其所讀
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
詭其學自正心修身齊家至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
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
絕學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
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覽為賢者則可以鈞鑒

名致騰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
擢危科為名士不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
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識及其黨必憚
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節可畏如
此然夷考其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
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炎之
下也其後至淳祐咸淳間每見所謂達宦朝士者必
憤憤冬烘敵不罪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者
亦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察察之則殊有大不然
者以至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尚忍言之哉

劉應瑞

劉應瑞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建
而廢則天子大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子
以為大惑此人所難言也

生祭文山文

王象牛

嗚呼丞相可死矣華元眼將子胥脫走丞相自欲死
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
瘁則諸葛矣保捍關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
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空無所成而太節亦無所
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

驚惜豈丞相苟欲脫去耶而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
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識
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陽今以亡國
一夫而欲抗天下况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
事勢無可為而君臣皆為虜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
節決大難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巡為上李
陵降矣而日欲有為且思剋頸以見志使陵降後死
他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
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
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于

劉應瑞

劉應瑞

劉應瑞

曰吾三公不可辱于賊為一不利自當割牛耳
伐果卿王友貞謂皇甫麟曰吾吾世誓不可為賊
錮卿可盡我命令丞相以三公之位棄難脫之誓
機明辨豈堪在光弼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
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使
乎以舊主尚在未忍弃捐也李昇慕楊氏之業遷其
子孫於廣陵周世宗征淮南撫安楊氏景升盡殺其
族蜀王衍既歸唐莊宗尊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
進之計竹族盡誅夫建共曾處保坐帝安舊王正坐
不危疑焉臣循事于龍體豈無李昇之疑或京進之

計則丞相子僧主不足為情而使為害矣人不七日
殺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
吐周粟而友孫竹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
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
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太山而或遭舊
王憂縱不斷趙有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
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
為位其間聞訃則哭宋達民舞文成書之貼沿途壁間

失械繫自便求得黃冠則不陵亦陵矣安仁之敗

固魏天祐所以致詰謝枋得者也讀易翁語可悲

亦可慨哉 文惠廣才疎卒以窮死世衰集應

澤陽周旭字孟獻晉寧康中錄於巴西為蜀所

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道旭躬治達陌謂使者云

煩君語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

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道足成名耳乃吾

考楚不食而卒歛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歸視

屍屍歛迴眸髻髮張裂精瞳明亮迎盼堅堅親

而喜稱乃厚加贈賻吳

孟威之死文山似之矣孟威蒙堅厚賻而元祖無

聞焉堅真英傑主哉

孟威忠孝英烈如此文山正氣歌及萬翁祭文謂
不及之豈皆止據各史忠義傳耶

河源

元世祖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
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番朵甘思西
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
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大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約
自河發源至中國計萬里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
折焉元史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為信

至是始知其源之所自西漢書西域傳云千古奇事

唯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氷入中國流為河西漢書西域傳云

公按壁于河曰有知白水左傳國語云有知白水

龜茲國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西漢書西域傳云

名樹枝水西漢書西域傳云阿耨達北面出徙多河為河源

貞觀四年命李靖討吐谷渾伏允以侯君集為之

副君集歷破邏賓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

空虛積雪之地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柘海北望積

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舊唐書李靖傳云

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九月遣使請盟乃

命大理卿劉元鼎充盟會使至二年五月會盟訖
是時元鼎往來渡黃河踰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
河合河之上流在洪濟橋西南二千餘里其水春
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形
如鉞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
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在
其間水甚清冷經歷水色遂赤縮為諸水所注漸
既黃濁故世舉謂西戎地又曰河湟又其源西去
番之列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
延碛尾瀾五十里向南漸狹小北自沙洲之西乃
南入漢國至北轉微狹其地連綿
南之直西元鼎所經見此地
張騫使月氏十三年乃歸身所到大宛大月氏
夏唐居而傳聞其傍國名具為上言大河有兩源
云紀騫與烏孫遣使報謝騫還到拜為大行歲餘
卒後漢使至安息發使隨漢使來及死西小國皆
隨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出
于閼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崑崙云史大
太史公曰為本紀言河出崑崙今自張騫使大夏

之後也窮河源為時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漢書
騫傳贊河源下去河源于閼字使大夏之後也窮
河源去也字義遂不明故趙璘云漢書載張騫窮
河源然觀史記則騫何嘗窮河源也
鮑照東武吟云始隨張校尉乃募到河源後遂卒
輕車重賞出塞垣亦誤
夫君集已過星宿川矣而史記唐書明甚蕭察都
實之窮河源而為昂骨為志輟錄載之丘云始
知源之所自豈皆未讀舊傳耶而史衡無論已
劉希賢嘗謂云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
丘君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使索子
錢散則觀此一節恐亦無多散錢矣
許衡
許衡中統初應召過劉因因謂其太速答曰不如此
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兩微劉因俱以疾辭或問之
曰不如此則道不尊輯
金高陵楊興宗嘗宋南渡著龍南集以見正統之
所在天下之所同戴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也與
宗可謂卓識之士元
王旭上許衡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以世

俗待先生者特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于齊先生所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漢蘇門之舊隱卧西山之白雲遠汴汴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旭不敏請擬本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謝枋得云元制人為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元之儒也許衡以儒自名而後肯屈膝於被髮左衽之蠻曾不虞其身之為娼為丐也胡元牧要迎鄭清亂其倫即為獸草尾而不避人者也衡得盡行遁以托遺軀來自居者不知亦嘗論及于此乎

衡仕胡元固已獲罪於聖門衡與諸賢最相親之則是舒王之配享夫子而終見視李者也衡如有知豈能一朝居示

劉因云衡挾老氏之術而節重天下揚俊民謂兼人宗之如伊洛因斥之蓋亦不然其仕元也而因作渡江賦以著重忻幸豈聞見習樂所局歟

元通鑑節要

聖宋和穆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遇風作也陳槿宋鑑以為唐

介詩且改強為狂畫室為今日蛟鼉為魚龍豈未見本集耶范詩凡三首合併通網亦作介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示輟耕錄徐世隆挽文山詩也張先啓元鑑以為王磐作夫磐謂許衡為神明不以仕元為非肯為文山挽詩耶金鑑史編亦以為磐併誤

昭明

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班文而象虎名曰騰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以為鳳與虎也

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章者四其四皆似鳳而非也

非也章者明也金身至則衆之威也西方騰金身總白至則衆之威也南方騰金身總赤至則水之威也北方騰金身總黑至則火之威也中央鳥名王雀亦曰鳳凰全身總黃

建武時大鳥集東陽郡沈約表云鳥身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云焦明質赤至則水之威也

夫以焦明為昭明有離乎之誤也而未見本書者逐筆之于記林或存之于試錄皆耳學之誤也

衍義補

范仲淹所進大學衍義補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該

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有論聖
神功化之極為補前書自以為備觀其所著鍾情麗
集雖擬元植而猥鄙尤倍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謔浪
更甚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不幾于娼家讀禮乎南園漫錄
丘仲深博學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
劉文泰許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桀矣當
與同寅劉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稅如盧
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卷之
丘嘗粉糯米餅上進尚食監效為之不逮也司膳
二者俱被責中官笑之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上

廣文選

廣文選廣蕭子之遺也漢籍散亡存十一于千百廣
之云者如尋水而聚之海者也呼難言也劉氏
張淵觀象賦魏書具載初學記止抄二百餘字楊
云張鏡蓋唐諱也而畧不知改與湘東王書蓋
昭明與弟繹論文者乃云晉庾子慎而人代謬
誤又如魏文帝置酒坐冠間魏明帝昭昭素明丹
古詩駢車上東門等篇皆具前選而後出之廣耶

王伯安

崔后渠云今孔經之在世猶服戴之玉周漢也駱

之臣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令教自立社稷矣
羅整庵云陽明拾先賢所弃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
陽明之學專講良知夫良知良能孟子說也今遺
其半不與孟子相悖乎近有謂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為良知者可謂拾陽明之餘嗜者矣

林貞恒云人才入講學之塗則設心即險用情
即偽愛官即急害人即深意皆本于陽明陽明可
謂聖門之莽獠也卷之

陽明謂秦焚書有合于刪述文中子續經可俟之
聖人至若羅太宰書以朱子為楊墨之類而身仕

開明校正之責

安言

猗嘯傷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為
侯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之子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左傳公問名於申繆對
曰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桓生也與吾同物命
之曰同無同非我子之說也造此偽言何耶
他如謂韓詩不足名家不知有內傳薛君章句周
人士四產八男不知出于春秋繁露之類不能悉
指序云詮錄授見果可以示訓耶

左氏始末

左應德左氏始末蓋倣通鑑紀事本末序謂以左氏內傳為主而綴悉委曲有逸出于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夫史記外傳可併入左傳而云本末耶且創名立義亦多可議如潘鎮始于唐李而桓文吳越周之封建諸侯也可強以唐末事繫之耶而他無論已

詩紀

馮氏輯詩紀起上古訖隋末搜括靡遺又按其差誤次其紊亂詩以八分人以世係斯亦勤且精也

宋索廣傳文帝滑臺陷沒詩十四韻不錄北伐詔

李于鱗

群臣誦十四韻並錄藝文九韻金樓子藝林詩苑

蘭英有為顏氏女詩張璠章王綜奉傳聽鐘鳴悲

落葉俱不見錄金陵志齊東昏帝樂苑潘妃為京

令百姓歌之書北齊歌謠下楊用修趙李經過之

誤而兩載之可云搜括靡遺校其差謬耶

李于鱗

李于鱗詩語侏儒其文尤悖謬常不可讀其徒崇獎

之謂為前無古人其所選唐詩序謂唐無五言古詩

陳子昂弗取也李白縱橫莫能欺人杜甫自若亦惟

天寶生才不盡是何題評而其黨亦相與和之耶

金山西郭

驚不偽書也阮逸偽元經李奎偽徐符劉歆偽周禮

因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淺陋者也一百

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畫性之書不得上列學官使

諸儒傳習可慨也

公治長在縲紲小說謂長識鳥語為鳥所誤沈佺期

詩曰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皆可笑也

解默語者介葛盧解鳥語者公治長

四則二事也而信口雌黃豈誇多自參謂無能識

其後者耶他如梁洽令李膺蜀記張陵為蛇所齧

謂漢有二廣美虞學詩得宗立程嬰杵臼

仁宗臣僚差誤不能悉舉也序謂與李于鱗

連為桓文與司馬相為周旋豈互相標榜耶

二鳥中不通之語甚多又元美詩浩蕩天為三

晉黨蓋高亦黨耶詞云天鷄唱醒低語別牛哥從

來有此呼耶其同年林貞恒嘗比之龍龍裂云

學林苑正卷之四終

學林就正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耀文在明季諸人之中頗能考證所作正楊集攻丹鉛諸錄之譌雖詞氣叫囂有乖大雅而疏通引據尚不失精詳此書則聚諸駁雜異說詆呵聖賢如引慕容盛之論比周公於曹操之流據汲冢書之文誣文王以商臣之事小言破道莫甚於斯若夫南宋諸儒力分門戶或不免主持太過不得其平如抑蘇軾詆岳飛之類誠不愜人心是非之公隨事辨正未爲不可耀文必以張栻晚得異疾指爲僞學之証則深文苛索有意求瑕將伯牛之歌芣苢亦爲內行不謹乎又若許衡隸籍河南已非宋土中閬金源一代相距百有餘年而乃責以仕元曲相指摘是東晉之士當越三國而宗漢朝北宋之人當隔五代而心唐室其吹索無理益乖刺不足辨矣

玉唾壺二卷

〔明〕王一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唾壺二

卷《提要》

玉唾壺自叙

王子為齊都事五拜讀書於齊宰相於閣書之朽墻
歛之唾壺滿而冊脫因以名焉客有問於王子曰子
奚王唾壺吾嘗觀之矣其言穠而寡要其事槩而不
紛指亮曲說小智慧辭厭六籍而陳腐指前人之瑕
病子為王唾壺邪吾恐夫將子面之唾不得乾矣王
子曰吾武公之謂我也夫狂簡不棄糠粃可食邈矣
春秋恥此小補焉以為尋丈之木不若寸蘭之動嗅
純綿之布不如疏錦之耀視故為之耳杭州王一槐

王唯壹目錄

卷上

秦漢用夏正

後唐始稅耗

伯夷伊尹原毀

武王謚文王

子瞻號老泉

朋友服考

西王母考

相君考

馬明王考

春秋訛字

周易訛字

論語錯簡

千文考異

蘭亭考異

曹娥碑八字辨

養生論二句解

漢宋三物微

落霞孤鶩釋

水落石出釋

卷下

伊尹六就湯

東坡三遊赤壁

四公孫弘

兩辨才

賈誼一太息

淵明五子不同母

李白二女不選婿

淮西碑事考

太湖名考

論孟爾雅

雜氏族記

韓文正誤

蘇文正誤

詩家說

詞家說

畫家說

儒家說

書學家說

醫家說

玉唾壺上

臨淄令王一槐

秦漢用夏正

史記年表秦不置閏為後九月蓋以十月為正朔故於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然而為後九月漢襲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言後九月是秦漢皆以建亥之月為正朔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也若改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前不置遠接後九月紀年亦自十月而起以至於正月是十月未嘗改為正月也但太初九年始改歲正自月而起正朔曆數合而為一又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常之次立春驚蟄居之是漢以前曆法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若以十月為正月則皆方孟冬豈宜立春驚蟄也哉秦漢用夏正未嘗改月無疑本朝周祭酒極論辨不恰此可憾也

後唐始稅耗

三代以來什一而稅更不聞有加耗租稅有加耗不知始於何嘗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悞責其

多取回為輕量明宗曰倉庫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無折缺乎吏因曰自來主藏者所以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糧有加耗實妨於此後世官貪而吏奸其害不可言矣

伯夷伊尹原毀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當昔已有之不待戰國列仙傳湯問務光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強弱疑其強力也滋味說是其忍詬也然列仙傳稱劉向撰而文章不似西漢人亦不足信又曰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咎咎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子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後人撰為扣馬之諫疑本諸此此語可作伯夷伊尹之原毀也

武王謚文王

唐梁肅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說不過以論語孟子泰誓武成之文為證而無武王追王之實語余讀伯夷傳始得之其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曰文王東伐紂其言號者追謚之變文耳文王

爲武王所誅無疑司馬遷於刑罰志不言張湯變法
之由却於貨殖傳見之於周紀不言謚文王却於伯
夷傳言之其書類此

子瞻號老泉

老蘇號老泉子瞻號東坡而葉石林燕語云蘇子瞻
謫黃州號東居士東坡其所居之池也晚晚又號老
泉山人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東坡又有老泉山
絲印梅聖俞集有題老人泉寄蘇明允詩只言看泉
鑿泉子不言其爲號歐陽公作蘇墓志但言人號老
蘇而不及其所自號則泉乃東坡晚年號耳豈涉一
老字而後人遂其父和葉蘇同特燕語謬不謬也

朋友服考

朋友無制服孔叢子曰昔魏叔閑大夫太顗散置生南
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武及魏叔死四人爲朋友
之服然不知朋友何服風俗通大將軍掾燉煌皇度
爲師太常張文明制杖仲尼殯門人制爲心喪三年
若喪父而無服七十子喪亦不聞互爲何服儀禮喪
服有曰朋友麻此即朋友之服也爲不持縗素而已

唐無有冠武祛祛之制唐崔融與杜審言交善融死
審言爲服總管王魯齋爲何北山服深衣加經帶蓋
朋友顧義之輕重無常制也而儀禮之一言隨下上
矣

西王母考

世傳西王母之事蓋不足信汲冢同書穆王采八駿
西巡待宴於瑤池而捧王母之觴漢武外傳亦以七
夕會於耳泉王母捧仙而降祖妣二說相傳至今不
知孰冢出於晉太康中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之言
蓋偽書也而武帝又好神仙之事故傳會其說按爾
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則王母乃西方
荒裔之國猶國名女真宛王母寡之類其實無此婦
人也即有之亦女主耳猶今之土官穆王漢武之事
所必無者又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
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
墟荒裔之國與鳥獸同居恐或有是然無仙桃瑤觴
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
歆濟之祀典可謂不智矣

湘君考

湘君之為舜妃不知其所本始昔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遇大風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妻而葬此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不言為老何帝之女皆傳疑也郭璞傳乃謂為天帝之女若舜妃則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璞又以湘君為水神而二妃不當為其夫人然又以為天帝之女妄矣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與璞合劉向鄭玄皆以二妃為湘君是皆謬妄之傳蓋不足信

韓退之嘗作黃陵廟碑亦未嘗辨以余論之凡此之疑皆於生書舜陟方乃死之文未明也故謂南巡之崩於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苟明之則湘君之妾不辨自釋蔡傳未嘗退之下方之論又摹倣不真按韻會陟通作臨定也方墳也又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顏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方今江漢間傭掘土猶以方論則是舜定其墳而後乃死而未嘗南巡也要孟子卒於鳴條之言為是夫舜非死於蒼梧二妃又何溺於沅湘也哉湘君之為

舜妃妄矣又嘗考之舜之子商均為封之於虞虞去沅湘為不遠或死而葬祠於此後訛而為湘君耳且諸侯之妻邠人稱之曰君夫人其湘夫人者無乃商均之夫人與温州有杜拾遺廟後訛而為杜十娘江陵有中包胥廟以伍子胥嘗封諸申遂以為伍子胥廟商均之為湘君其此之類與

馬明王考

因家祀蠶神馬明王妄誕可笑樓鑰耕織圖詩亦曰馬華縷玉肌能神不為尋按周禮馬質掌馬禁原蠶蠶者龍之精與馬同氣禁原蠶恐耗馬也豈有馬華縷女化蠶之理哉荀子蠶賦有曰屢化如神又曰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後有村學究必作女身馬首化為蠶神遂有捏其像而祠之者苟鄉廢死於蘭陵後封為蘭陵王其始本之故訛而為馬明王也馬者因其像明王者陵王之誤耳

春秋訛字

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唐司空圖表聖著疑經謂不當書天王使來求金余讀春秋書並無天王

使來求金之文不知何據據此余謂春七伯三字與天王三字更畫相近似表聖所見者三家之本乎

周易詁字

否之匪人之匪人乃三匪人指下卦三陰猶需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指下卦三陽言三訛而為之也漸之進也乃漸漸進也古人有疊字其下一字皆作二更不重寫如秦嶧山碑御史大亦不作夫字二訛而為之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乃天地之宜與字即朱字華書與作与天作乙二字文相似而誤耳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著易舉正三卷容齋隨筆載其明白者二十家大抵以繇彖相正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蓋未有此等見也

論語論語錯簡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當與由知德者鮮矣合為一章焉字當從注疏屬下句如曰何不如丘之好學也正與由字相對勉齊云學者一出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場身故耳亦是此意史記世家子路溫見之

不但有子貢色作告以一貫等事而不錄此語况溫見色作氣象一也賜則語以道由則少其德亦非是且全篇不成文意其為錯簡無疑蓋本在不如丘之好學句之後今乃逸在汝以予為多學章之後本在雍也南面篇之前乃逸在恭己南面章之前本在公冶長第五却誤分於衛灵公第十五此簡所以錯也孔子曰見善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當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合為一章不當加圈亦不必加孔子曰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程子謂當在此章之首胡氏謂當在此句之上各有牴牾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顏曾閔冉之技能之矣故云見其人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則未之見故引夷齊以當之隱于首陽山隱居求志義不食周粟行義達道也言景公所以表夷齊耳其斯之謂與其惟此人之謂與漢桓寬並欽論曰古平居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

賤易志惟仁之虞惟義之行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曹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此漢人以首節為魯閔二節為夷齊而以景公表之矣元閔復行追封夷齊制曰逃孤竹之封并首陽之餓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此元人以二節為夷齊而合兩章觀之矣世間達者所見畧同

千文考異

武帝學書命殷鑠石於二王帖中選取千文召周興嗣韻之一夕而成湏髮盡白其傳如此王著摹勒淳化帖謂為漢帝書劉克莊亦謂千文實始於漢而歐陽文忠公亦謂章帝所書前世學者多為此語不特始於羲之子謂古必有此數字武帝又取二王書所有者命興嗣更為千文耳此亦臆斷今以教學童謬矣特多如用發殷陽有作商陽者鳴鳳在竹有作在樹者此兩通桓公臣含有作輔合者此避宋諱泥然寂寥有作寒寂者趙魏用橫有作魏橫者此當乙

如麻特已長有作無特者不知有籍甚無竟之無女養貞棠不知己有執扇圍索之繁靡如字棠作烈此重複也至于律呂調陽則無義載宗恒岱則失音採畢幸即則不通章呂字當作畢字當作畢文記也恒序當作泰焉誤也餘則則成歲律呂則調陽恒為北嶽非其所宗殆辱則近耻當於林畢以幸即凡此不改非蒙正之道也昔人讀千文至心動神疲而得養字大張堂鬼圈冊示者乎

蘭亭考異

王逸少楔序今所傳者乃初書本故有塗抹之跡如可不哀哉作痛哉亦可悲已悲夫亦將有感於斯作作斯文此述可見者如歲在癸丑實原作歲亦詹石僧不知老之將至實原作曾不知老之將至蓋在字即赤字所改故下脚長癸丑二字即詹字所改上詹作癸字下曰作丑字故皆體面丑下空處則若字之地也爾雅歲名在丑曰赤詹若文正用此僧傍立人乃鈎進行裏筆勢今人脫有字必於其傍作一人其形如立人後人臨摹遂作僧東觀餘論又傳會為徐

佛體染舍人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
此不足信因為晉史逸少傳無僧字不知正因僧字
而誤之去也夫蘭亭代為王氏所寶至七世孫智永
傳弟子辨才所謂付授有緒者也安得出於梁而
僧權為並押縫也此又可笑唐來諸人考鑒精審辨
不到此有遺論矣

曹娥碑八字辨

邯鄲漢曹娥碑成蔡邕往讀之題八字碑陰而去
羽黃卷助歸外蔡邕曰人不識後楊修解曰曹娥好
辨至今人莫有異者余謂妙即好意不類漢人碑字
書妙本作妙作少女者俗作伯皆精書學不宜以幼
婦為妙字隱語楊脩以俗書解之陋矣愚意恐是唱
字幼婦為昌口耳其曰絕唱好辨庶語不累字亦正
楊修復起必從吾言矣或修遂就老耄耳書與好事
者共之

養生論二句解

文選嵇叔度養生論曰頭處險而癭齒者晉而黃六
臣註皆未詳余按二句一言蜀人一言晉人今已蜀

婦人類多大頭俗謂之抱頭貌美者常苦此必為廣
領藏之巴蜀謂天下最險處也食其水則生癭此淮
南子所謂山陰樹瘠食此水則患癭也山西之人類
多黃牙其人食棗所染醫說載食棗黃牙云北人出
入必懷棗而食故多黃牙山西晉地也故有此

漢宋三物微

王莽傳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
以羊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
用金或用桃葉華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兩曰
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角當中央
後穿作孔以糸絲華其底如冠纓頭刻其上而作
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夫靈父四方赤青白黃四
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庶疫剛痺美我敢當其
一銘曰疾日瘳卯帝令變化慎爾固伏化茲靈父既
正既直既融既方庶疫剛痺美我敢當師古曰今往
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余嘗
得一玉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疫
曰變化作變龍靈父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

俗書也。服漢人而所說乃與物不類。師古又獨取其說。蓋師古未嘗直見而服所見者。或當省文者耳。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余所得者相迥邪。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曆始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上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宰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余嘗得漢印文曰假司馬印。曰軍假司馬。曰別部司馬。曰部曲將印。曰營江太守丞印。乃漢官印。皆太初後所置。然字數不一。可足之者。又不足不必之字者。又不用印字。字多者。又不著。是以五數施於印文。而余所得乃不類如此。豈亦未之見而臆說者邪。文獻通考郊社考馬端臨說其畧曰。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圜丘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魏晉以來。圜丘方澤之祀。未嘗相溷。宋承五代之弊。政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嶽鎮瀆山川邱陵墳塋。原衍皆在。后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儀注所具。

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極二百卅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此晉賀循所言。緯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余得一小卅高四寸。闊半之疊紙。而盛前後斷缺在者。止九拍所具。悉郊祀品式之數。蓮豆簋簠槃匱。鉶爵簠。姑。各各。有數。禮神十二玉。咸畫小紙。各隨形色剪而貼之下。各註所祀神位。其從祀總數正配五位止。穀田位。陳西兩朶殿二十六位。東西南三廊共七百九十一位。又有小終貼其下。云圜壇第二第三龕內壇外共八百一十一位。於祭玉之後。則云紹興勅以闕祭玉。但隨方色奠幣焉。此乃宋物。必郊祀特禮儀使所執者也。位數與通考皆不同。端臨宋人。謂此儀註乃先公當昔奉常禮院所供數。乃不同。不知何謂。當孰據邪。余謂三物乃二朝制度所係。考之史文大異如此。姑著之以備祀宋之微。

落霞孤鶩

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為篇
中傑句然未嘗知落霞乃是鳥余嘗遊於養鳥之家
有鳥類鸚鵡而色豔如火主人曰此霞也子之先君
謂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是此鳥子聞之乃吾先子
之言不幸幼失怙失教多矣然不知何所出

水落石出釋

前赤壁賦山高水小水落石出為赤壁妙語今人盡
其圖作瀑布以寫其狀殊失其旨蓋山高則月小水
落則石出耳故趙孟頫作水洞石出亦此意

玉壺臺上

玉壺臺下

臨淄令王一槐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柳子厚伊尹五就
桀贊是六就湯其曰湯誠仁其功迥一就湯也桀誠
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一就桀
也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二就湯也既而又思曰尚
可十一手使斯人騷被其澤也又往就桀二就也桀
桀不可而又從湯三就湯也以至於百一十一萬一
三就桀四就桀五就桀也卒不可得乃相湯伐桀則
六就湯也伊尹始就湯中間五就桀終乃相湯不去
是就桀為五就湯為六也此伊尹出處之大節不可
不知

東坡三遊赤壁

坡仙赤壁之遊者三今人但知其兩遊以有二賦也
而不知其嘗與子通一遊矣余嘗見其跋少游龍井
題名記曰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道人致問且以題
名相示者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

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遊棹
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
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以寄太虛
也元豐三年八月六日記余考之此乃第一遊而前
後賦則第二遊第三遊也二賦景亦不過衍此廣之
耳此數語足以當一賦云

四公孫弘

公孫弘有四其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其一在
中山為秦策言司馬喜求相其一在越斷髮為左騎
其一在漢為平津侯

兩辨才

唐僧有辨才居於越藏蘭亭序廟翼照而出之宋僧
亦有辨才居於杭與秦觀蘇軾為世外交有米元章
書二僧同名同卿皆能詩皆有古人墨迹皆年八十
餘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今考之具存無恙而一太息不傳文鑑策

集皆失之亦可為太息者也嘗讀其新書內有銅布
一篇疑即是矣不然何以曰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二

淵明五子不同母

陶靖節有五子賁子詩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蓋不同母又與儼等疏云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註云曰作不據此則註為是也

李白二女不選婿

唐人重選婿壻亦重翁李白太傲脫一世獨不累此
轡正作青山墓志云一為陳雲之妻一為劉勸之婦
皆失身於下俚

淮西碑事考

退之平淮西碑當者謂事不實命剝去之勅段文
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新史吳元濟傳皆謂
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歸多裴度功而愬特以入
蔡功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斷去別
撰而李商隱讀韓詩亦有諺之天子言其詩之句然
羅隱有說石烈士推碑殺吏之事復召翰林段學士
撰淮西碑並田錄亦云元和中有還卒推倒平淮西

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言李愬乃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據二說與正史本傳全不同其款以陰中之說韓公而不若小說之真與

太湖名考

蘇州太湖禹貢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國語謂之太湖吳越春秋謂之笠澤周官職方氏謂之五湖

論孟爾雅

余讀論孟語子其事物註釋有他書發明者爾雅一

卷及避宦而失之志臨湍又苦無書不復記憶漫得

十二三又不能詳姑存之以俟考曰論孟爾雅云

匏瓜 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見詩

註焉能繫佩也不食苦不食也

荳芥 芥細華也琥珀拾即是

荳 香白芷曰荳豕所香出國老談苑

巨擘 國老談苑蚯蚓大者曰巨擘陳仲子在齊為

巨擘若充其操不過蚓而已

鳥獲 呂氏春秋鳥獲有力之獸也蓋人有力者因

名之

匹 崔豹古今註驚鵲曰匹鳥如此則匹非省文

褐寬博 褐不黃不皂賤者服之髡乃毛布即今之

緇非黃者不得衣也

負版 衰之背方幅曰負版出服者式之謂式負版

者也如其如視諸斯手指其掌之類

端章甫 正其章甫之冠

舊黃 朽黃也黃朽而不可較故仍之防盜臣角

龜玉 龜玉是玉器見韓昌黎詩下註

沽酒 詩毛氏註一宿酒曰沽三代無沽酒者

楸棘 爾雅郭璞曰楸棘

束脩

門 俱出示兒編不能記憶也

國人以粟 出呂氏春秋當務內

直躬 呂氏春秋貴直篇

三嗅 韓文公云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呂覽

曰子路掩雉而後什之

怒 說文念字下曰怒也从心介聲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怒乎介切

孟仲子 孟子之子名罉公孫子內有仲子問

公輸子 漢武帝古云詩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

按此二人也

南子 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景公曰殺夫對曰臣

欲張公室也與佛胥事同蓋魯之南子也示兇編

老彭出見同上

華周 杞梁華周人揭曼碩集曰云

版築 版山版也築居也如卜居曰卜築見書

平世亂世 平治平也亂作亂治也禹稷當亂世而

平治之故可賢顏子當治世而窮隱之故可賢

服事殷 服周服也以周之服而事紂

從心 從心讀曰縱心見柳宗元集縱耳目之欲亦

曰從

進止 見顏子之進未見顏子之所止故可傷也

以長食粟 長於食粟而已

可 古人許與曰可如秦漢詔制曰可是也昔也不

然今乃可也

有朋 白虎通引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

君子 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出白虎

通

先生 先生者猶先醒也後生者猶後醒也出賈誼

新書

匹夫 白虎通曰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

義也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晏子春秋麥丘封人祝齊景

公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子之 公行之子曰子之

乘 乘誌也猶今之府誌曰郡乘族譜曰家乘晉之

誌直曰乘

故 求其故求其曆書也如後人作六書故之類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此十字當句桓譚新語

曰奮乎百世之上下是也

雜氏族記

孟軻字子輿出傳子

阜陶字庭堅出左傳文公十八年

曹參字子敬出博物志

漢高祖太上皇名端字執嘉出唐宰相世系表刻秦

璽王工名孫壽

智永羲之七世孫名法極

羊祜蔡邕外孫父名衡

滕王閔記都督閔公壻名吳子章

韓文正誤

昌黎文用事有誤處余嘗為之正者凡若干條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然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史記老子生殷武丁十九年庚辰非出於三代之後不見然於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也讀墨子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衰第子論語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子賢賢非辯漢諸武帝名微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又諱轍為通鄆州谿堂詩孰為邦蠡節根之蟻爾雅食苗心曰蟻食菜曰蟻食節曰蟻食根曰蠡節根之蟻非與孟尚書書及秦滅漢興且百

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止愬高帝元年終十六年非與百年之後始除也國子助教河東薛居憲誌銘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三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候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步遠者鵠差大高出百數十尺無此仰射法也殿中侍御史李君憲誌銘山者艮艮為皆易艮其背非為皆也平淮西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輝潞綱目平夏平蜀皆在元和元年平江東在二年平澤潞在五年皆曰明年非廣州孔子廟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稷乃其佐享非主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呂氏春秋責直論殷之鼎陳於周之庑其社蓋於周之屏又曰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蓋社稷築壇無屋所以取達天地之氣唯存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奉之也非尊之也此當非毛穎傳明祚八世孫說世傳當殷特居中山得神仙之術

能匿光使物竊短娥騎蟾蜍夏十七年四百五十八
年明祿既佐商八世孫不得當殷時張平子謂羿積
不死之藥於南王母羿妻短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
蜍蓋后羿帝相時人共妻奔月已久不得言當殷時
竊短娥且騎蟾蜍也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褐當作耗褐編舁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
布也累拜中書令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
遊是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
僕射唐馬建廣刑後為中書令是也秦無中書令官
名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漢明帝時佛
法入中國浮屠之說非秦所有穎與絳人陳玄弘裴
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絳州貢墨魏州貢瓦硯會
稽貢紙皆唐事言秦不宜用之蒙將軍拔中山之毫
崔豹古今註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蒙恬拔中
山之毫非

蘇文正誤雜文附

嘗讀東坡文間見誤處錄出不能盡也貢誼論引孟

子充虞路問不豫之事誤為公孫丑上薛尚書書太
宗駕親征遼東當時大臣房觀輩皆力爭不從貞觀
十七年魏徵卒二十二年魏徵遺表諫征遼房觀皆
力爭非上神廟書魏徵充魏克薄文帝之世立於太
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
而死文帝時晁錯上遼事詔為太子家令後對策高
帝擢為中大夫文帝之世非止於太子家令也景帝
即位以為內史至二年申屠嘉死始遷御史大夫遷
錯而嘉死非二疏論孝宣中興以法取人殺蓋韓楊
三良臣先生憐之宣帝元康三年二疏去神爵二年
蓋寬饒自到五鳳元年韓延壽棄市五年楊惲腰斬
三人死而先生去誤矣又李白餞副大使李兼用序
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高帝十一年正月信
死三月越死彭越韓信後非盧藏用陳伯玉文集序易
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序卦傳泰者通也物
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受泰非李洪水議兵策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乃孔子曰此

誤也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東夷非

詩家說

古人絕唱詩亦有可議如雍陶雙鷺云立當青艸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愚謂立與行二字不若互易之春鉏於青艸尤易見窺伺於白蓮殊未知也鄭谷鷓鴣云雨昏青艸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愚按崔約古今云註鷓鴣極惡濕月下飛則以木葉覆其背上以避露雨昏特恐不過青艸湖邊也杜牧金陵懷古云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非孫皓事也

詞家說

四時曲首句云花壓欄杆春晝遲是用溫庭筠詩句琵琶記曲畫眉序首句云攀桂步蟾宮宮字不是調當作窟同來窓下拈針指指字當作箭皆大揭錢一句云幾回和淚觀紅豆人以貴妃紅淚解之不是紅豆一名相思豆唐詩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

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畫家說

歷代帝王圖伏羲作畫卦象一手執筆伏羲時豈有筆李公麟七十二賢圖作兩人伸卷同觀狀孔子時豈有然蘭亭流觴圖作羲之觀鵝景脩禊時不得有鵝樓鑰耕織圖播種作前進勢不知布種乃却行文房職官圖凡十八事而孔通奉職最要乃不錄皆畫之病一欠缺也

儒家說

伊川曰西銘原道之宗祖朱子亦曰韓退之只道得第二層愚謂西銘止言乾坤不言太極亦有一層未到今若曰乾稱父坤稱母太極稱祖予茲耿焉乃混然中處未知不可也伊尹放太甲孟子曰太甲賢又反之又曰三年處仁遷義而帰然不言太甲之不賢伊尹何以處之然後見聖賢用心之所極孟子亦有一層未到

書家說

撫即摹字韓文公有題刻板年月者作撫刻余謂

撫字當作模字然宋板書不宜有誤暴欲改正未敢
及讀格古要論載朱文公跋叙古十文有曰用撫刻
莫南康郎齋撫下音曰即摹字又載王魯齋跋嶧山
碑有曰自晉時以下又三撫矣然後知撫字即用作
摹字但不省其原乃於廣韻見之云出漢書余雖讀
漢書不記在何處始知校書之難如此學不至向筆
末可輕易塗改也

勤 杭州太守盧玉潤其初小吏也給事於學士楊
士奇之間有中官來問勤字楊不知命盧馬與之退
而考玉篇勤勞也於是心悅之遂有此命今人以懶
用熱曰勤

笑 荆公字說新成東坡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
鞭犬有何可笑按字書笑仙妙切說文喜也從竹從
大李陽冰判定說文從竹從大義云竹得風其體大
屈也如人之笑歐陽氏曰俗從竹從大非笑乃他計
切

指螺 今人以指上紋為羅又以張者為笑圖者為
羅蘇子瞻臨石供曰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土螺文

作螺字廣韻又作蛄

藍縷 今人以衣敝為藍縷子美詩云山僧衣藍縷
告訴棟梁權續仙傳又作繼縷廣韻又作繼縷

醫家說

神未 翻胃病醫家所難治有藥曰神未其法先相
地及歲干在空亡或退氣然後日虛日布種又日虛
日收之懸於空中俟日蝕特暴乾又俟月蝕特春於
橋上以待虛日數揚煎湯飲之可愈

治蚯蚓蜘蛛蟻咬法 近觀一方書蜘蛛蟻者以雄
黃末傅之又云蟻咬人毒入肉取芋汁塗之今曰芋
近蟻則不生未聞蟻咬人蜘蛛有毒也又載湘西軍
將張韶為蚯蚓所咬其形如大風須眉皆落每夕蚯
蚓鳴於體抑又怪矣席上腐談論石鼎聯句云特於
蚯蚓竅鳴作蒼蠅聲非蚯蚓之鳴蓋石鼎如蚯蚓藏
身近中之竅而乃中湯鳴如蒼蠅之聲耳月令蜚蠊
鳴蚯蚓出二物同處而生故說文蜚蠊叫得腸斷曲
蟻乃得歌名崔豹古今註蚯蚓一名曲蟻善長吟於
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之何耶豈所咬者乃蜚蠊邪

此物理之未容辨者

昌陽引年 韓公曰昌陽引年漢武帝登嵩山忽見
仙人曰吾九疑山人也聞中岳有石萐莆一寸九節
食之可以長生謝君直歌曰一寸九節通仙灵張籍
詩曰石上生萐莆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
青面如雪羅浮山記又曰山中萐莆一寸二十節余
遊九華山石上萐莆亦有一寸二十節節者不知果
可仙否

人參無妄 今居藥者以人參為貴多取贗本售人

潛夫論思賢曰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
門冬反參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三
代以下皆以支羅服參橫麥合藥病日店而遂死也
人參無真自古然也耶溫庭筠詩煙香風細人參蕊
人參亦有花也

蘇蘭辨 宋書褚澄精醫術見人有面黃腹大者診
其脉問以所嘗平生好食糖心鷄彈曰是矣乃以蘇
子五升煎湯令飲之吐出五鷄雞頭翅皆具候其脉
尤未也再以一升煎服之復吐二雞乃以井炒湯解

遂平愈藥性蘇子寬中不生吐薊子善後嘔蘇蘭字
訛耳果然則差之毫釐之謬以萬里也

鉅單 西華古輪臺也其地馬駝鼻患腫毒即難抹
土人識之伺其將潰以囊承其口腫落而收之得物
如鷄卵其堅如石曰鉅單軍中用之無水而渴即掘
地置其中毡覆之可得水一二升猶亦有之又云馬
駝能祈雨者能聚水不知何也

哈甫融 西域鄯善國多驚粟土人參針其壳得漿
謂以收獲龍承之積而煎膏曰哈甫融其性滋熱果

潛夫論思賢曰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
門冬反參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三
代以下皆以支羅服參橫麥合藥病日店而遂死也
人參無真自古然也耶溫庭筠詩煙香風細人參蕊
人參亦有花也

蘇蘭辨 宋書褚澄精醫術見人有面黃腹大者診
其脉問以所嘗平生好食糖心鷄彈曰是矣乃以蘇
子五升煎湯令飲之吐出五鷄雞頭翅皆具候其脉
尤未也再以一升煎服之復吐二雞乃以井炒湯解

遂平愈藥性蘇子寬中不主吐藟子善發嘔蘇藟子
批耳果然則差之毫釐之謬以萬里也

鮮卑 高車古輪臺也其地馬駝鼻患腫毒即難抹
其反識之伺其將潰以囊承其口腫落而收之得物
始鵝卵其堅如石曰鮮卑軍中用之無水而渴即掘
地置其中毡覆之可得水一二升猪亦有之又云馬
駝若能祈雨猪者能聚水不知何也

哈甫融 西域鄯善國多驚栗土人參針其虎得漿
馴以收驚龍承之積而煎膏曰哈甫融其性溫熱果
熱之驗也今貢人多謬其說

碧玉 儀真觀有道士姓蘇嘗飲於貨藥家樓中樓
藏諸藥酒半道士耳後忽下黃水急捫之已失其中
上玉環復捫其一亦化動道士大驚成病人教以竊
其環得之燒屍者云得物如拳碧玉也工貢之祿為
環耳其人患瘡病而死樓中藥必有能起者不可知
也惜哉道士病尋愈

玉唾壺下

玉唾壺二卷

浙江范樸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王一槐撰一槐錢塘人萬厯末官臨淄縣知縣
此書即其在臨淄時所作皆辨證經史之言前有
自序謂書之朽腐歛之唾壺滿而冊脫因以名焉
其中如據東坡龍井題名記跋知其嘗三遊赤壁
據爾雅食苗心曰螟駁韓文根節之螟句為誤亦
間有考訂至如謂蘭亭序曾字作僧乃原作立人
鈎進行裏後人臨摹誤加而不知為徐僧權押縫
題名權字滅而僧字存又以馬明王為蘭陵王又
以王勃文落霞為鳥名又以曹娥碑幼婦為冒口
改絕妙為絕唱則穿鑿太甚矣



21181888442131